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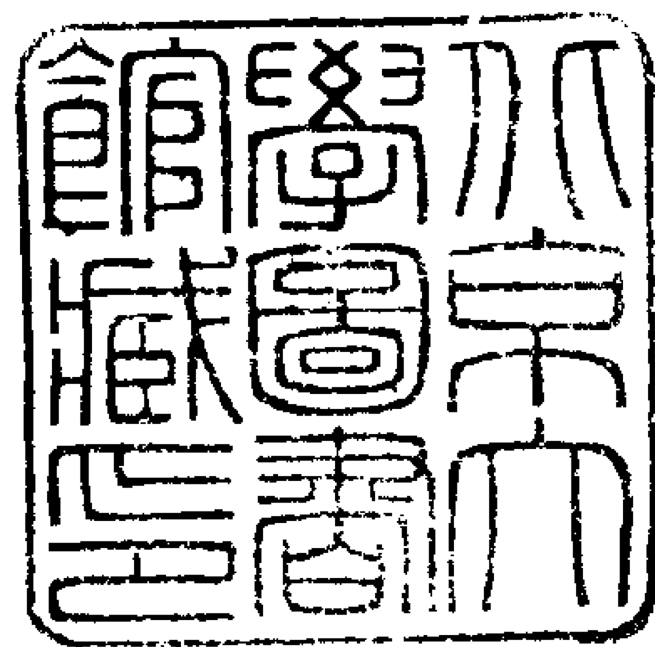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齊魯書社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16



齊魯書社

同文聲形故五卷古今韻轉一卷等切開蒙一卷字學音韻辨一卷 鈔本

清胡宗緒撰。按同文聲形故，有汪師韓書後，略云：桐城胡環隅司業少傳韻學於安溪李文貞公，晚歲撰同文聲形故一書。按書以故名，洪容齋謂通其指義，其在小學，則杜林蒼頡故是也。元戴侗撰六書故三十三卷，通釋一卷，有序文載在元文類，其書不可得見，大概因許氏釋文而訂其得失焉。司業之書，其自序以為位別陰陽，等分粗細，母盡四十有五，母立而聲隨，聲盡四十有一，聲窮而母定，一經一緯，二體相乘，得千八百九十之數，四之為縱轉四聲，得七千五百六十，而天下之聲盡矣。旋宮通轉合韻之得，是益明，反紐等子排攝諸門，得是可廢。且謂元周得清書以韻分陰陽矣，今以陰陽定位而求字，蓋鈌者四百有四十，擬為斟酌增訂，一補斯文從來之遺漏。其書前列五圖，後分四聲為四卷，所謂四十五母者，公恭江岡薑光庚驚朧扃羈龜賫佳媧該傀居孫驕交高鉤鳩中麏昆根干官間關撝勳歌戈瓜嘉迦〇金〇弇兼緘，是之謂母。所謂四十二聲者，見〇溪羣〇疑端〇透定〇泥幫〇滂並〇明精〇清從心邪照〇穿牀審禪曉匣影喻非奉〇微〇來〇日，是之謂聲。余舉以問友人之究心音韻者，或是之，或非之，要皆非知司業者。其書未付諸梓，又著有古今韻轉等切開蒙、字學音韻辨各一卷，並未刊。

音韻正訛四卷 明刻本

明孫耀輯吳思本訂耀字廷燦本字道生俱宣城人是書大旨字宗正韻分屬四聲聲各一卷先輯同音而以圖為主（如添龥等字皆與天字同音則皆隸屬於天字之下而天字加圈以別之餘仿此）次輯同韻而以音為宗俾音歸一而韻屬同又以四聲為綱次其目錄以六十五韻為目次於篇口復以千三百餘音分列目錄之下以便尋聲索韻依韻求音蓋字學諸書俱數畫尋音見而識之是編則調聲索韻思而得之又分孰古孰時孰俗孰為正音孰為轉音孰為借音一一辦別於本音之下故曰正訛前有崇禎甲申宣城梅標言序一首僅稱吳而不及孫蓋由吳屬管子仲韜持書索序故也

石鼓文考證一卷 家刻本

清吳廣霈撰廣霈字瀚濤號劍華涇縣人清官江蘇候補道日本公使館參贊入民國任清史館纂修八年卒是書成於光緒丙午初廣霈得沈樹鏞家藏舊搨本復於京師得精搨二份較沈本尤多字迹殘畫又假李瑞清所藏明搨本因采諸家金石著錄校勘考證以成茲編云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提要版式

校錄石鼓文音訓不分卷 家刻本

清周庠撰庠字養田績溪人寢饋篆籀之學垂五十年偶得嘉禾清儀閣所藏石鼓文乃出元國子司業潘迪石刻音訓細為校勘遂成此編以潘本為主補按二十餘條疏其艱澀更覺文從字順以今所存之字較潘氏計見存三百八十六字又亡六十一字其中有闕而未亡與將亡而猶可辨者一一核注於字下有長洲朱孔彰序光緒己未庠自序光緒丁酉弟紹斌跋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秦漢瓦當文一卷 家刻本

清程敦撰敦字未詳歙縣人少負才有狂名負笈遊學蘇杭間一日至西溪見汪梧鳳所為文大折服遂留不疏園受業後為縣令陝西於秦漢宮殿故址或閭巷間劚地得瓦當甚富因著錄秦漢瓦當文三卷以示孫淵如星衍京師而繫以書曰歎為此書附諸小學之末竊謂非他金石文字所可比數蓋秦漢篆文留於今者絕少存此於今足以覘一代風尚所趨且於說字解經不無裨助至玄武朱鳥等瓦可以識古行陣旌旗所繪而朱鳥之象說者未有明文觀此知為鷙捷之鳥若鷹隼類也夫自昔傳注之學得於意度者恒不若目擊其物為審以鄭君之精博而讀檝尊之檝為娑訓鳳凰毛羽娑娑迨晉太康鑿背之檝出而其說遂破古制流傳足寶貴也云云可知敦之著錄所闕匪淺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說文段注撰要九卷 家刻本

清馬壽齡撰、壽齡字鶴船、當塗廩貢、試用訓導、以知縣用、嘗主講鎮平縣清陽東臺縣西漢兩書院、說文之學自金壇段氏注出、集其大成、壽齡鑽研已久、編為義類、其目凡九、曰誤字、曰譌音、曰通用字、曰說文所無字、曰俗字、曰假借字、曰引經異字、曰引經異句、曰異解、一以段義為主、分條析縷、展卷燦然、今學者讀段氏書、鮮不望洋而歎者、得是編為之梯航、庶從事小學者樂其易易、由是以求六義之精蘊、不惟小學藉以互暢、將經學因以昌明、豈獨有功於段氏而已哉、

詩書集傳補義六卷 鈔本

清方宗誠撰、是書每經三卷、有同治四年自序、略云、朱子詩集傳、蔡氏書集傳、大體純正無疵、余反覆玩味有年、間嘗引申其義、以發二書之大綱要旨、至集傳中偶有所疑、附記於後、以質世之君子、然必關繫世教人心者、然後為之疏通證明、固不敢為繳文碎義以破道也、

十三經校勘記識語四卷 刻本

清汪文臺撰。文臺是編自記云，向借讀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不能竟學。道光庚寅，買得南昌盧本，點看一過，意有未安，別為表識，實求其是云爾。歿後，子錫蕃以其稿請張西圃、繆芷汀兩觀察呈之劉中丞秉璋。中丞屬芷汀讎校訛誤，補綴殘闕，由書局刊版附校勘記以行。

經義圖說八卷 江都陳氏刻本

清吳寶謨撰。寶謨事蹟未詳，桐城乾嘉間人。先是宋布衣楊甲撰有六經圖，乾道間苗昌言為之校刻。茲本采錄頗多，更正亦復不少。集既成，又得太原閻百詩徵君四書釋地，凡所引證可以羽翼經傳者甚多，亦選錄數十條附於後。嘉慶二十四年，江都陳達衢穆堂購得原本，分八卷，為刊行世。并云其取材富，立論精，而經圖之典切而覈，洵讀四子書與夫考三禮者所必過而諮焉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讀論孟筆記三卷補記二卷 鈔本

清方宗誠撰、有同治四年自序、略云、四子一書、集羣聖之道之大成、集注一書、集漢唐以來儒者傳說之大成、三代以上論道論學與治之言、折衷於孔孟之書而是非立判矣、三代以下論道論學與治之言、折衷於程朱之書而醇疵立見矣、余潛心論孟集注有年、咸豐間避亂山中、嗣後客遊山東、校經之暇、皆以其所偶得者隨筆記之、歷今十餘年、成讀論孟筆記三卷、其疑而待質者、爲讀論孟補記二卷、非敢謂於聖賢經傳有所發明也、姑存之以驗異日之進退云爾、

學庸臆解不分卷 同治甲子刻本

清張承華撰、是書凡十六篇、多能發朱子未發之蘊、其敬止一篇、言自知止至能得、敬之意皆寓於其中、非有主敬之功、而何能得止乎、故敬止之言、雖第引以釋止至善之義、而止至善統乎明新、則大學一書、無往而非止、即無往而非敬、敬字固貫乎誠正修齊治平之全者也云云、尤具卓識、觀此足知朱子謂大學不言主敬、尚非定論、自序略謂余三十歲前、於章句篤信之深、不敢稍異、及細讀朱子大全文集、則自謂大學向日改處多未親切、說致知二字亦頗散漫、又曰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心竊訝之、復取經文細加玩味、二十餘年、似有悟入、乃恍然於朱子所謂致知二字頗散漫者、以未知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指意心身家國天下而言、而乃以爲是凡天下之物也、所謂大節目猶有謬誤者、以大學分經傳而改古本之文、中庸分三支而遺修道謂教之義也、而所以改、所以遺者、則以未能理會誠意章之解、與鬼神章之解、故此所由屢改未定、而晚年之論亦自與

章句不同也年來講說之餘間有所見隨而筆之題曰學庸臆解皆按之經文本旨參之儒先之論以發明朱子未竟之心云云是書之旨趣從可知矣書附刊學庸補釋新編後

學庸補釋新編不分卷 同治甲子刊本

清張承華撰承華字舜卿號蓉溪桐城人諸生素耽性理主講河南許州書院三十年是書分大學補釋中庸補釋二篇雖多與朱子立異而理明辭達言簡意該於大學則仍古本原文分六大章而以誠意章內雜引詩書中言明德新民止至善者為致知之事子曰聽訟一節為總束上文非有錯簡無勞補義於中庸則分六大節以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止為第一節以為全書總冒以仲尼曰以下十章至唯聖者能之止為第二節以為點明全書之目乃子思引夫子之言以明作中庸之意後乃即性道教之意而申言之以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四章至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止為第三節申率性謂道之義以子曰鬼神之為德以下四章至明則誠矣止為第四節申修道謂教之義朱子章句於修道之教無所發明承華沈思既久一旦恍然悟鬼神之為教乃知全書只是一箇文字以唯天下至誠以下十一章至其孰能知之止為第五節發明性字之意而歸於聖人之至誠以詩曰衣錦尚絅以下至無聲無臭至矣為第六

節為全篇之總束與首章相應首章從天說到人由源以達流也末章從人說到天由末而歸本也近馬其昶著學庸誼詁畫分章段與此略同視章句為精密矣承華又引漢書藝文志云子思作中庸上下兩篇今所傳只一篇蓋下篇即大學後漢賈逵云子思言道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謂二書立意既同文法亦類如出一手斷大學為子思所作下篇之書即承上篇而詳其目尤為確論本編仍首大學而次中庸從四書本以人人所習讀也書有陳肇鏞李棠階序及咸豐辛酉承華自序同治甲子刊於河南

改四書改錯不分卷 鈔本

清戴大昌撰大昌婺源人蕭山毛氏奇齡著有四書改錯一書謂改朱子學庸章句論孟集注之錯也大昌謂毛氏譏朱子注誤耳若云四書誤是歸咎孔曾思孟也即一標名已見乖舛他更何論因仿非非國語之例而為是書掎摭毛氏之誤而重糾正之其後黟縣程朝儀著四書改錯改亦與此書用意相同皆朱子之功臣也

四書拾義五卷 家刻本

清胡紹勳撰、紹勳字文甫、績溪人、道光丁酉拔貢生、咸豐元年薦舉孝廉方正、嘗從族兄培翬讀書於歙縣紫陽山房、得治經門徑、故學有根柢、是書即訓詁聲音以斷古今之異義、其於漢宋諸儒之說有未安者、即旁通交推、更互演繹、而大暢其義、言詞審慎、絕無好為攻擊駁難之習、如論語思而不學則殆、據公羊傳何注訓殆為疑、不從舊注疲殆之說、孟子所存者神、據爾雅訓存為在、神為治、言所在之地、無不治、不從舊注其化如神之說、等條、皆實事求是、無鑿空之弊、長洲陳奐謂其精覈可接武閻氏四書釋地、培翬亦謂其能博求之周秦古書與漢魏以來相傳舊詁、於音訓假借源流、瞭然於胸、皆確論也、書已刊行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四書圖考十三卷 家刻本

清杜炳撰、炳字雲巖、太平人、道光壬寅歲貢、是編仿江永鄉黨圖考而廣其義例、曰天文、曰地輿、曰宗廟、曰朝聘、曰禮射、曰冠昏、曰音樂、曰典籍、曰井田、曰武備、曰宮室、曰器用、曰衣服、都為十三卷、備覽舊圖、分門別類、證以經傳注疏諸子百家、於其不合者改之、所無者增之、必使圖與書合、一目瞭然、絕無疑滯、而後已、其潛心考證、抉奧拾遺、足補朱子章句集注之所未備、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論語補注三卷　家刻本

清劉開撰。開有周易緒言，已見前。又書謂四子之書，研治者衆，言宋者流為空虛，言漢者溺於瑣碎。是注釋考證雖多，鮮有益於經義。開治論語，不敢私逞己見，亦不苟同先儒，必求合孔氏之旨而後已。其有足相發明者，必審擇而後折衷；其或注有未妥者，但存疑以備一說。蓋期以聖人之書，證聖人之言，而泯漢宋異同之爭也。又著有大學正旨二卷、中庸本義二卷、孟子拾遺二卷，其用力於四書者，可謂勤矣。惜其祇刊論語補注，於同治戊辰間，餘皆未嘗刊也。

論語大學偶記一卷　家刻本

清汪德鉞撰。是編亦附於其七經偶記中。其論語偶記有云：學問之道，求盡其性而已。其用力大端，不外於五常五事之間。聖門弟子列論仁二章於學而時習之後，明乎學之要在於求五常之德性，而五常以仁統四德。言孝弟為仁之本者，以五倫言仁也；言巧令為賊仁之甚者，以五事言仁也。大學偶記有云：程子定性書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此數語乃正心極至之功。所論皆能見其大義。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格目版式

四書益智錄二十卷 家刊本

清桂含章撰。是書雖為應舉而作，然微言大義，旁見側出，不尚奇詭，不務窮博，誠紫陽之別子，陸王之功臣也。光緒初，其五世孫正華刊行，有薛時雨、何金壽、馮煦諸序。

四書述要一卷 家刊本

清楊玉緒撰。玉緒字誕斯，號清建，桐城人，邑增生。植學敦行，言動以禮，自其祖述釀研窮經義，著有詩經輯略十六卷，父雲際緒學早歿，玉緒少承家學，研精理蘊者數十年，是書已付刊行，世同邑縣學生張七來與有參訂焉。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四書注說參證七卷 家刻本

清胡清熙撰、是書有姚氏文田序、略謂績溪胡思平先生、積學敦行、造次必於儒者、所撰四書注說參證一書、不務立異、而背先儒、亦不肯苟同、而失經意、期於推闡道原、補苴罅漏、洵可為朱子功臣、而其斷斷致辨者、則尤在性情二字、謂經無以性屬理、以情屬欲之文、因舉孟子所言為證、足正漢儒以來詮解之誤、竊謂性原於天、本無不善、情發於事、則不能必其一歸於善、中庸以未發為中、此確然無所偏倚者、所謂性也、至其發之於事、則必皆中節、而後謂之和、以其猶有不中節者在也、泉之始生、淵然而清、及其流溢四出、則雜於物、而為滓穢者有之、謂此非即始出之泉、不可也、謂此即泉之本然、亦不可也、情之於性、亦猶是已、是書辨論二百餘事、具解中庸鬼神謂朱子解釋極精、但經言實未有此、亦足以袪學者之惑、先生之文孫東度、為余同年生、以將付梓人、屬為校勘、因書此數語歸之云、書已刊行、

四書典林三十卷四書古人典林十二卷 家刻本

清江永撰、四書典林成於雍正十二年、凡分二十六部、其題七百三十有奇、大抵為舉業而設、亦有事見集注、可引用者、注云出注、四書古人典林、成於乾隆十四年、凡分七部、約二百人、據其凡例、蓋為四書典林續編也、來安歐陽象點勘記云、四書古人典林、與所著鄉黨圖考、均有裨於初學、其書於古人事跡可信者載之、不可信者辨之、芟之、如所論南宮适非南宮敬叔、公子荊非公南楚、羿未嘗廢太康、曾西為曾子之子、政逮大夫、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為四世、各條皆確有證據、多有與釋地合者、至四書典林、分類抄撮、以多為貴、非古人典林比也、云云、今取核之、象之所言極允、其書在當時頗傳之、

讀書竺子會心不分卷 家刻本

明朱苞撰。苞字以九，涇縣人。少承其父一麟家學，有聲藝社。嘗謂竺子會心真是從來聖賢傳心之脈，因取以名其書。趙紹祖以其原書卷帙浩繁，稍加採輯，刻入涇川叢書。凡大學十條、中庸二十條、論語七十六條、孟子七十八條。而跋之曰：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定為集注章句，而發狂肆詆者至譏其狹小。讀者之眼孔，此其無傷朱子明矣。然迂泥自狹之徒，又或兢兢墨守一字不敢外窺，又豈朱子之所許耶？夫古人世不相及，而心則相通。我能以心上通於古人之心，即旁搜遐證，不得謂異而非同；我不能以心上通於古人之心，即抱闕守殘，不得謂同而非異。試觀朱子上採諸家注疏以下及同時輩賢之說，折衷論定，而或問語類文集之中，前後之參不嫌並存，泯其異同而廣其疑問，此其用心之公溥何如。而學者顧猶泥而執焉，或輕以肆焉，獨何心哉？以九朱先生以竺子會心自名其著書，而真為善守朱子者也。

孟子時事考證四卷 刻本

清陳寶泉撰。按史記孟子與荀子合傳，寥寥數十言，於所遊鄒滕任薛魯宋之事略不一書。至通鑑綱目，特書適魏之齊去齊以明聖賢之去就，而書非為一人發，故略舉其大而始末不詳。寶泉以通鑑綱目為經，雜取史記、國策、竹書紀年與夫諸家編次孟子事跡圖譜，信而可徵者合而錄之。稍有未當於心，則存疑以俟後之君子。兼旁及七國之形勢，徵引賅洽，考證明備，較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更為精密矣。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標孟一卷　光緒丁亥李氏刻本

清汪有光撰。有光有檀弓批本，已見前。孟子之文，時有奇氣，而要其歸，粹然一出於正。標孟一書，其於章句，心融神悟，冰解凍釋，若舍孟子無文者。乃自序曰：當今之世，而不急急然以文誘人，則孔孟或幾乎息矣。然後知其憂深而思遠也。蓋將欲斯世由孟子之文而上進於斯道也。書有康熙丁巳有光自序，康熙丙寅曾貞吉序，光緒丁亥李宗媚為捐資刊印，姚氏清祺復為之跋。

大學古本釋論五卷　明刻本

明吳應賓撰。應賓字尚之，桐城人。萬曆丙戌進士，以目眚告歸，家居四十載，惟閉門著述，闡發性命之旨。中庸、論語皆有注釋。是書本陽明王氏之說而發揮之。書凡五卷，提綱釋篇名，釋古本，釋首章第一，釋誠意修身第二，釋齊家治國第三，釋平天下第四，新本辨第五。所謂新本者，僞石經本也。

孝經十八章輯傳不分卷　家刻本

清汪宗沂輯宗沂有十翼逸文已見前是書有光緒二十四年自序略云宗沂垂老居韜廬讀孝經考信為先聖孔子晚年手定之書易大傳而外未有如孝經之博大者也孔子作孝經見於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其言曰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注疏序曰夫子說孝經一十八章緯說云孝之一字包十八章蓋十八章之析已古矣吾故曰孝經有逸傳而無逸經且孝經與十翼同出孔子為秦火所不及實儲方來經濟之用為學術之正軌傳斷自西漢而六朝唐宋以後次之其涉偽古文者概不采及十八章末各為章指仿漢趙岐注孟子之例而擴充之以發明經旨抒心得今而後可以證天地合祀之大可以折父母異服之誣可以探禮樂之本原可以合仁孝為一理而孝經之得立於學官比隆於論語尤可計日而待矣書已刊行

孝經章句一卷或問一卷　家刻本

清汪紱撰紱以為孔子與大學并傳曾子大學得朱子章句人人知所共習孝經雖定為刊誤而未及注釋朱子書自惜之乃因朱子之本詳其訓詁究其指歸着為章句使經傳互相發明并為或問以附其後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春秋集義十二卷　家刻本

清方宗誠撰。是編有光緒九年自序，略謂唐宋以來傳說春秋者殆數十家，而於聖人本意則亦有得有失，間有求之太深，而於聖人平易坦直之懷不盡能相似焉。余窮春秋數十年，考究左氏以下數十家之說，以求春秋之大義。光緒五年宰棗強，將告歸，因取平日所最洽心者纂為是書。其所取先儒之全說者，悉著其姓氏；其以意集衆說以為一說者，則不細分某氏某氏，用朱子論孟集注、詩集傳例也。

春秋傳正誼四卷　家刻本

清方宗誠撰。是編係咸豐十年作於直隸按察使司之書齋。自序略謂，曩予於詩書二經若有見於三代治亂之要，既嘗著為經說，以示從學之士，使知窮經必得聖人所以經世之心，而不可徒溺於章句訓詁而無用。今為諸生授春秋三傳，見其中有可法可戒而未盡者，與其似是而非者，皆一以義理為權衡而折中之，使知讀史雖主於達用，而要不可不知其本原之所在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春秋偶記二卷 家刻本

清汪德鉞撰。是編分上下兩卷，亦為七經偶記之一種。於孔子取義微旨，多會通左氏、公羊、穀梁與胡安國四傳而折衷之。書謂春秋會盟聘葬必書者，見禮樂之自諸侯大夫出也。侵伐戰圍攻取必書者，見征伐之自諸侯大夫出也。此春秋之大綱也。論語天下有道章，蓋治此經之樞紐矣。所論洵為獨到。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讀春秋二卷 家刻本

清趙良霨撰。案春秋三傳，自唐啖助、趙匡、陸質之徒，羣以為不足據以說經。至宋儒而更以比附時事，愈失經旨。良霨謂不知經無以得其意，不知傳無以得其事。是故未嘗舍經而泥傳，亦未嘗離傳以釋經。考訂折衷，頗多心得。

倣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春秋比事參義十六卷 家刻本

清桂含章撰。含章字鑑亭，號坤三，石埭人。康貢生。乾隆時，舉博學鴻詞科，以疾不與。卒年九十三。春秋一經，條列件繫，而為書者，始於沈棐之春秋比事。其後元趙汸之春秋金鎖匙，清毛奇齡之屬辭比事記，方苞之通論及比事目錄，皆其支流也。而四傳之名實權與，於元俞臯之春秋集傳釋義大成。是編以事相比，同於沈氏，而並列四傳，則又俞氏之舊，貫穴經傳，得折衷，不似啖趙之舍傳求經，務為深刻；蹐筆削於中韓，亦不似有明諸儒彙經誦傳，剿取經中一二字以為標識，有同稗販。本末源流，犂然有當。咸同亂離之際，家物蕩然，其元孫東堂囊是書於背，臥起與俱，幸而獲存。垂沒，以授其弟正華。至光緒壬午，正華始刊之金陵。蓋經數十百年，積四世之心力，乃得行於世。前有全椒薛時雨、江夏何金壽、金壇馮煦三序，又邑人徐執琢撰傳，與正華所識凡例。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春秋集傳十六卷 家刻本

清汪紱撰。是書自序有云：欲以發明經義，自當求之於經；通經以傳為階，自當博綜於傳。傳之立義各殊，自當折衷於一。一無可執，斷之以理。理無常是，衡之以中。中無定體，參之以時。時有不同，案之於事。聖人之道，時中而已，隨事順理，因時處宜。春秋筆削，不以是乎？是以敢斟酌四傳，（謂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及胡傳。）而去取之。時或斷以己意，甯淺而無深，甯直而無曲，序事必綜本末，論事必於周詳，有疑則寧闕，無敢鑿也。其所取用，足以發明經義而已。

春秋直解十二卷 家刻本

清方苞撰是書蓋以胡傳有所未安因自著一春秋傳大都融會宋元明諸儒之說而成苞先有春秋通論百章分別其條理繼成是書凡通論所載悉散出於書中而不復易其辭

左傳杜注摘謬一卷 家刻本

清朱景昭撰景昭有讀詩劄記已見前是編為無夢軒遺書之第三卷凡指摘杜氏謬誤八十五條至定公四年傳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而止非完書也持論多精確如文公六年經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杜云猶者可止之辭景昭謂告朔之廢昉於此書謹之也猶朝于廟幸之也若曰猶未盡廢云耳蘇潁濱曰猶三望猶繹可以已也猶朝于廟幸其不已也杜說非云云若斯之類皆大有裨於經義迂謹之儒有為注疏所拘圍者循誦斯編則思過半矣

左傳杜注辨證不分卷　家刻本

清張聰咸撰。聰咸字阮林，一字小阮，號傳巖，桐城人。嘉慶庚午舉人，任覺羅官教習。績學早世，少見賞於姚鼐。遊京師，阮元、王引之、胡承珙皆亟稱之。其治春秋左氏傳，憤杜當陽集解之襲舊說而不著其名，又如長曆非法、短喪誣禮，皆大乖於經義，乃博采衆說，糾正其失，徵引繁富，誠治是經者考證之資。續溪胡培翬爲之書後，是書初名左傳刊杜，金壇段玉裁謂其過激，乃易今名。今段氏經韻樓集中有左傳刊杜序，即題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讀左管窺二卷　家刻本

清趙青藜撰。青藜字然乙，涇縣人。乾隆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累官山東道監察御史，充湖南鄉試正考官。是書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鱗次櫛比，穿穴甚深，是真讀書而能得古人之心者。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方氏左傳評點二卷 光緒癸巳刻本

清方苞點定，有果親王刊本。大抵辭義精深處用丹筆，敘事奇變處用綠筆，脈絡相灌輸處用藍筆。原本傳印甚稀，金匱康泉書於榮城孫佩蘭處得讀其書，爰仿馬平王氏輯歸方史記合筆例，摘錄起訖，為方氏左傳評點二卷，以附左傳義法舉要之後，俾世之治古文者覽觀焉。光緒癸巳刊行。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律易一卷 家刻本

清繆闐撰。闐既作律呂通今圖說，恐五音正十二律之說失之臆斷，於是由干支之位推天地之數，乃知律由聲生，聲由數定。又思漢宋諸儒皆以律呂配乾坤二卦，而坤之取象復各持其說，於是由八音所不收，採聲理所從出，乃知坎離為太極，而既濟未濟即旋宮之全象也。復思虞氏謂卦爻有消息之氣，月令謂五方有分屬之音，於是別陰陽之聲，定順逆之調，乃知二至之卦中孚與坤也，二分之卦震兌也，四立之卦恒咸蠱漸也，四季之首无妄履屯與姤也。音無不節，調無不諧，則簡易得七聲之源，變通合四時之配，律與易固相得益彰也。故作律易附於後，并附原音瑣辨、律呂名義、算數辨。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絃徽宣祕不分卷 家刻本

清繆闐撰律呂之道久恙紛爭而琴學之失傳於今尤甚是書發明宮之必由角變而六音出於變宮諸器制於變徵較然不爽發古人未宣之祕而律呂之全聲音之備無逾於此矣

樂器三事能言一卷 家刻本

清程瑶田撰瑶田考工創物記内於鐘磬鼓三事言之極詳阮氏雲台撫浙三年以杭州府學久未修葺乃重新之校錄禮樂器徵瑶田至浙備諮詢焉瑶田本考工創物記内所言者簡錄成編所言悉鐘磬鼓三事題曰樂器三事能言即此本也

音調定程原音不分卷 家刻本

清繆闓撰按葉懷庭納書楹譜揩聲按拍並臻精妙借其宮商根柢氣數本原未嘗研慮闓既成原音二種恐其中花甲音調與河洛卦爻未遽取信因即音調指掌衍為定程六十格詳列聲律之陰陽分別時日之宜忌以資利用復於葉譜之膾炙人口者每音音取一二曲或六七曲為式未備者闕之別為變通借用之方知音自能神會也

燕樂考原六卷 家刻本

清淩廷堪撰廷堪為徽州樸學大師著述甚富有禮經釋例等禮經而外復潛心於樂謂今世俗樂與古雅樂中隔唐人燕樂一關蔡季通鄭世子輩俱未之知因以隋沛公鄭譯五旦七調之說為燕樂之本又參以段安節琵琶錄張叔夏詞源遼史樂志諸書考之琴與琵琶之絃音從遼史四旦定四均二十八調四旦者華言四均琵琶四絃故有四均七絃七調故有二十八調燕樂比雅樂高二律不用黃鐘濁聲用夾鐘清聲蔡元定所謂燕樂用夾鐘為律本也琵琶之七調即三絃與笛之七調是即今之伶工字譜之合四乙上尺工凡六五亿仕伬仜也宋燕樂本十五字今祗用此十三字二十八調之中今祗用七商而七角七羽亦不用書凡六卷甘泉江藩稱其由燕樂通古樂思通鬼神矣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律呂通今圖說一卷 家刻本

清繆闐撰。闐字又嗛，號可齋，蕪湖人，官甘肅平慶涇道。闐於書靡不讀，於藝靡不精，而於稽古賞音尤能遂詣。備聲靡不窮源而竟委，嘗病言律者理數紛爭，棄聲音而不論，言聲者守譜嫻習，並律呂而不知其，牽合而言者則又疑議於聲律之間，既置和謬陰陽干支清濁於不問，於是反覆尋繹，悟夫聲之所以有宮者，黃鍾之氣也，氣之蓄於黃鍾者，陰陽畢具，則聲之發而為宮者，必不能清濁偏呈，是以隔八並進而順逆之勢成，左右遞原而子午之位定，一聲歧出而高下分，二律齊宣而剛柔合。況律也者，體也；聲也者，用也；而樂也者，循體以達用，且協乎時序者也。故按之琴箏而旋宮之理備，譜之簫笛而支度之數符，分屬之於干支而音調之迴環亦莫不諧，且順於是。為圖與表與譜與指掌者，四十有六，為說與論與闢謬指南辨正者四十有七，於古之律呂、今之絲竹可一旦而通。初稿成於咸豐庚申，至同治癸亥而圖說乃備。因與所著律易統名為庚癸原音二種。

一經廬琴學二卷 家刻本

清姚配中撰。配中，易學大師，有周易姚氏學，已見前。又精於樂，注經之暇，以琴自娛，謂琴譜所傳，僅存宮調五音，而羽角又復借宮立體，則三音而已，至其外調轉絃，更難依據。按譜求音，譌傳不少，於是為之論，以訂傳受之譌，為之圖，以定巨細之位，為之譜，以明所參考，又取琴操十五章為之解題，而詳辨之，皆非空言無實者之比。配中嘗語包世臣，謂七絃各有本數、倍數、半數，損益上下，旋相為宮，以定宮商角徵羽正變清濁之位，而六十律三百六十四聲，俱以和相應。凡吟猱必在角羽位，蓋君臣所有事，皆為民物，故吟而上，猱而下，往復迴回，必當民物之位也。

樂經律呂通解五卷 家刻本

清汪紱撰。是書自序略云，先王教人莫先禮樂，而樂則僅爲樂記一篇，律呂器數都無可考。蔡西山綜攬諸儒所論，以成律呂新書。樂記言理，西山明律，因合樂記及西山書疏通其意，復上採周禮考工，下及儒先注疏，以考其器數聲容之略，亦成續新書二篇，以附於後云。

樂經或問三卷 家刻本

清汪紱撰。按樂教可考者，雜見六經，然散而無統，略而不備。先儒亦有論說，乃擇而未精，語而未詳，言理而遺器。理既無憑，執粗以遺精，器於何當。紱因蒐輯以成此書，用補樂經之缺，條理秩然，本末交密，於古者以樂教人之意，亦可少入其藩籬矣。

學禮管釋十八卷 家刻本

清夏炘撰是書皆舉其釋禮之文並不分經區類於郊廟明堂燕享朝會井田溝洫冠昏喪祭之制與夫訓詁聲音一名一物之細罔不畢舉剖析折衷至當

讀禮條考二十卷 道光十七年刻本

清王曜南撰曜南字燦文婺源人廩貢生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辭不就曜南邃於經義著述甚多其說禮尤綜漢宋而得所主謂聖人之道散見於禮後之人考其制以求其道則不得徒核其名物象數沾沾於瑣屑也必於說禮諸家探其精義而審其有當於宋儒之理者以求明夫經旨則無非即物窮理之實功此志於道者之始事然也所見洵為獨到書已刊行有道光二十九年同學吳憲文跋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夏小正箋疏四卷 家刻本

清馬徵慶撰。徵慶父古虛，夙精五禮之學，著有二五徵數啓蒙一書。其月令篇即取夏小正而為之箋。徵慶因從錄出，述為疏義，博採盧辯、傅崧卿、朱晦庵、金履祥以及近人黃叔琳、孔廣森之說，以闡明之。

夏小正集說四卷 光緒十年刻本

清程鴻詔撰。鴻詔字伯敷，號黟農，黟縣人。道光己酉順天舉人，殿試一等，銓難滘教諭。咸豐辛酉，曾國藩視師江皖，延入幕，以軍功累官至按察使銜山東補用道。少受經於俞正燮、汪文臺，兼精星算。著有夏小正集說，謂古歷大要天度四分，無歲差，無南極，皆蓋天衍渾天本非古人所知。其為夏小正集說，以小正說小正，不執渾難蓋，兼涉中西。初曾并所著釋文刊刻，洎丁兵燹，板燬於火，時復校訂增刪。至同治壬申，始成定本。由同學汪啓蘭等重為校刊，距肇稿以來三十年之久，蓋云慎矣。

讀禮記十二卷 家刻本

清趙良澍撰。按禮記自漢鄭玄作注，精奥博洽，唐孔穎達作正義，已有不滿於人，至元陳澔集說，而疏陋尤甚。是書本之鄭孔，兼取陳氏及宋衛湜所集百四十家之說，與近世李光地、方苞諸家之說，皆一一研究於文義，求其安於疑義，存其是於異義，折其衷，庶幾破門戶之見，酌異同之論，而非斤斤於抱殘守缺者也。

禮記章句十卷 家刻本

清汪紱撰。按陳澔禮記集說，或雜引他說而不為折衷，或隨手摭援，不順文義，而其間擇之未精，語之未詳者，亦所時見。紱因取而為之，蒐輯舊聞，更參己見，斟酌去取，別為章句，句梳字櫛，盡掃自來說禮諸家矯誣束縛之病，而歸之精當，猶撥雲霧而見天日，豈惟纘考亭之緒餘，抑亦為小戴之功臣也。

五服釋例二十卷 同治七年刻本

清夏燮撰。燮字謙父，一字嗛父，當塗人，夏鑾子、夏炘弟。道光辛巳舉人，由青陽教諭改江西宜黃知縣。儀禮喪服一篇，本為周公之完書，無佚文，無漏義。燮以治禮者求其條例，謂於經所不見而後求之傳記，傳記所不見而後求之注疏，此摘埴而索塗，扣槃而捫燭者也。莊子所謂世人但知求其所不知，而不知求其所已知者。夫已知之例，具見於經，而人不察也。於是參互推證，以得其定例，分尊服例、正尊私尊服例、不降服例、尊降例、厭降例、出降例、殤降例、從服例、報服例、女君與妾異同例、適子庶子異同例、大宗小宗服例、族親服例、士與大夫以上異同例、弔服例、五服精粗等殺例、五服變除例、兼服變除例、通禮例、變禮例二十類，每類又各分子目，闡發詳明，足成專門之業，非但可與淩氏廷堪相駢斬也。

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七卷 家刻本

清胡承珙撰。按鄭君注禮，并列今古文，而或從或否，非審定聲義，莫從折衷。承珙是書，取注中疊出之字，并讀如、讀為、當為各條，排比疏櫛，考其訓詁，明其假借，參稽羣經，旁采衆說，一一疏通而證明之，可與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並行焉。

儀禮正義四十卷 道光五年刻本

清胡培翬撰。培翬字載屏，號竹邨，績溪人。嘉慶己卯進士，官戶部廣東司主事，為徽州經學家績溪三胡之一。培翬承其祖匡衷之學，又師事歙淩廷堪，為學精審，於三禮尤洽熟。以儀禮為周公作，有殘缺而無偽託，鄭注而後，惟賈公彥疏盛行，然賈疏略失經注意。因博采諸家之說，覃精研思，積四十餘年，重為作疏。其例有四：一曰補注，二曰申注，三曰附注，四曰訂注。何謂補注？鄭君康成生在漢時，去古未遠，其視經文多有謂無須注解而明者，然至今日非注不明，故於經之無注者，一一疏之，疏經即以補注也。何謂申注？鄭君之注通貫全經，囊括衆典，文辭簡奥，必疏通而證明之，其義乃顯，昔人謂讀經憑注，讀注憑疏，是故疏以申注，乃注家之正則也。然六朝唐人之作疏，往往株守注義，不參衆說，今惟求之於經，是非得失一以經為斷，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凡注後各家及近儒之說，雖與注異，而可并存者，則附錄之，謂之附注。注義有未盡確者，則或采他說，或下己意，以辨正之，

必求其是而後已，謂之訂注。又別為儀禮賈疏訂疑，專辨賈氏之疏失，宮室提綱，專明宮室制度方位之辨，儀禮釋文校補，則補陸氏釋文所略，三書均單刻。未就而正義亦缺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五篇。時沔陽陸建瀛適總制兩江，屬陳君奐詳校授梓，仍依原帙分四十卷。其未成之士昏禮下五篇十二卷，則其門人楊君大堉所補也。書中有堉案及肇昕云者，即大堉所補之說也。肇昕為培翬從姪，亦邃於禮學。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十卷 家刻本

清程瑤田撰儀禮喪服緦麻章末長殤中殤降一等四句鄭氏以為傳文遂有扞格難通之處瑤田涵泳白文確知為經則全篇一貫矣又不杖期章惟子不報傳文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傳文鄭氏以為失誤瑤田根據經史疏通證明以規鄭失其以足徵名者謂徵之於經傳本文而無不足也惟胡世琦主鄭氏為書數千言與瑤田駁辨匡衷孫培翬著儀禮正義益申鄭氏而瑤田已前卒不及見之矣

禮經釋例十三卷 家刻本

清淩廷堪撰廷堪字次仲一字仲子歙縣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官寧國府學教授廷堪慕其鄉江慎修戴東原之學復從翁覃溪阮文達遊於禮經用力最深謂儀禮委曲繁重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得之中材可勉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因著禮經釋例區為八類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飲食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例上下二卷曰雜例一卷共為十三卷至於第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經意乃復為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大興朱珪讀其書贈詩推重之不別立宮室例者宋李氏如圭儀禮釋宮已詳故也又撰復禮三篇弁諸其首尤卓然可傳

六書或問十二卷 刻本

清汪紱撰。是書以朱子家禮所省而儀禮所存者，為斟酌而增益之，擧冠昏喪祭鄉射士相見，以切於民生日用者，設為問答，以明之。於朝廟大禮，非天子不議者，不及焉。

喪禮或問二卷 家刻本

清方苞撰。苞於康熙壬辰癸巳間，因事繫獄，既作禮記析疑，復出餘力，著是書，以為教於家者。凡儀禮或問二十七章，戴記或問五十五章，其於先王制禮之意，有灼知曲盡，而非傳注所能及者。自謂撥人心之昏蔽，而啓其善端，莫近於是書，洵不虛也。

宗法小記一卷 刻本

清程瑤田撰、宗法為國家之基礎、詩所謂宗子維城是也、宗法解散、宗法遺意、常存於家族之間、瑤田所著宗法表云、宗之道、兄道也、大夫士之家、以兄統弟、而以弟事兄之道也、其所為表義確而言詳、真能得宗法遺意、讀之可以知宗族制之由來、近來親屬之法改變、讀宗法小記、不禁有今昔之感、

溝洫疆里小記不分卷 刻本

清程瑤田撰、孟子論井田只言其大略、井田之法、在於溝洫、溝洫之制、見於周官、但遂人與匠人之言溝洫者、即有異同、瑤田著遂人匠人溝洫異同考、繪遂人溝洫之圖三、匠人溝洫之圖三、考知匠人遂人、雖有異同、實則彼此義互相足、所謂有以偏辭言之者、有以兼辭言之者、瑤田既考定溝洫之制、又復考定溝洫之名、又復著論駁宋人王與之黃文叔鄭樵陳汲言溝洫之誤、瑤田於溝洫之考證、可謂勤矣、吾人生數千年後、可以略窺數千年前田土之制度、當於是書求之、

考工記圖二卷　曲阜孔氏刻本

清戴震撰。震以考工一記，非精究少廣旁要，斷不能[illegible]其制度，以盡文之奧曲，因取經文及鄭氏註，分別於前，各為之圖，以翼贊鄭學，擇其正論，補所未逮。其於輈人、龍旂、鳥旟之屬，梓人、箕虡、車人、大車、羊車之屬，皆不具圖者，自謂思而可得者，微具其端要，以留待學者之致思可也。斯誠能得論著之體矣。曲阜孔氏刊本。

一瓻堂詩集一卷　家刻本

國朝余光耿撰。光耿字覲文，一字介遵，號念齋，婺源人。康熙四十四年舉人，榜後病歿，年五十三。事蹟具縣志學林傳。集一卷，道光、光緒通志皆著錄。四庫存目謂光耿為明萬歷壬辰進士懋衡子，距康熙百十四年，斷不相及，而疑江南通志作康熙乙酉舉人為誤。考婺源志，光耿乃順治九年歲貢、兵部主事維樞子，維樞為懋衡孫，光耿乃懋衡曾孫，四庫蓋昧於考也。光耿嘗謂人品貴正大，文品貴切實，若詭隨從俗，便謂之無品，故其詩亦樸實平近，不尚藻采云。

文嘻堂詩集三卷 康熙刻本

明朱茀煌撰。茀煌字子衷，號玉蝸，自號滴須江漁，無為州人。崇禎七年進士，官至兵部武選司郎中。事蹟具州志仕績傳。集三卷，有高郵宋犖序，末有其孫端跋。清四庫存目茀煌樂府學李賀，間出張籍、李商隱間。古近體出入三唐。嘗自題詩稿卷首云：詩須有為而作，文主無心乃傳。又云：從前各夢事，見我篋中詩。其宗旨可知。徐釚謂其紀事之作，和而不流，哀而不激，七絕尤擅場。尤侗亦謂其思深志遠。然州志載其林居詩云：蝸居小舍寂如菴，僮事耕桑女事蠶。夢自屏間回薊北，山從枕上見江南。輞川住有王摩詰，趙國人推張孟談。風過漁舟殘醉處，湖光一片柳毿毿。又頗有閒適之致。又戰城南一首，則紀州人沈志傑擊賊被殺事也。

黃元龍詩集八卷附尺牘二卷 明刻本

明黃奐撰。奐一名允文，字元龍，歙縣人。事蹟具縣志詩林傳。別有元龍小品，已著錄。是集八卷附尺牘二卷，家刻本。奐博涉經史，工詩文，為汪道昆所器。所居羅穎樓，考核先世遺書，裒藏其中。著詩文甚富。

筠軒集十三卷　明刻本

元唐元撰。元字長孺，號筠軒，歙縣人。泰定四年，以文學授平江路儒學錄，歷建德路分水縣教諭、南軒書院山長，以徽州路學教授致仕，卒。據朱文選行狀，元有敬堂雜著、思樂雜著、吳門雜著、分陽雜著、金陵雜著、老學叢稿，幾七千篇，分為五十卷，乃其子桂芳所輯。此為明程敏政編，卷一至卷三五古，卷四七古，卷五五律，卷六七律，卷八五絕、六絕、七絕、四言詩，卷九序，卷十記，卷十一說跋，卷十二辭墓銘，卷十三贊、祭文、雜文、賦。為唐氏三先生集之第一種。元與洪焱祖、俞趙老，號新安三俊。又嘗以詩謁方回，回亟賞藝圃三詩，杜本撰墓誌，稱其詩慕陶杜黃陳，又入歐曾，知尚非阿好也。

北遊集一卷　明刻本

宋汪夢斗撰。夢斗字以南，號杏山，績溪人，晫孫。景定二年，江東漕貢進士，授承節郎、江東司制幹官。咸淳初，遷史館編校。入元，以尚書謝昌言薦，特召赴京，授徽州路學教授，卒不受官，放還。乾隆縣志載夢斗入元，以薦為將仕郎，似夢斗曾受元官者，不知何據。是集都百十五篇，乃北遊紀行之作，末附杏山摭稿數條，則後人所集夢斗講學語也。是集為來孫湛刻，有同縣侍御章端序，稱其辭華耽寂，浮雲富貴，又稱其微婉以諷事，悲鳴以泄不平，蓋即指其不受官言。又夢斗爲燕賦歸云：不死雖然如管仲，有生終是媿淵明。見謝尚書云：執志只期東海死，傷心老作北朝臣。又云：正須自愛不貲身，亦可證其無受元官之事也。

竹洲集二十卷　刻本

宋吳儆撰。儆字益恭，初名偁，避秀邸諱改。休寧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官至奉議郎、通判邕州，召除知州，兼廣南西路安撫使，親老丐祠，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卒，謚文肅。是集二十卷，乃曾孫資深裒輯，嘉熙二年表上。有端平乙未程珌、淳祐七年呂午、嘉熙戊戌洪揚祖、嘉熙改元外曾孫墉、陳塤四序，端平甲午羅任臣跋，惟羅跋稱竹洲集近始刊出，遂獲盡觀其全，似端平初其集已刻。陳序稱公之子載將梓公集，又似其時尚未刻者。程序後羅跋且一年，初刻究在何時，今不可考。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皆不著錄。明弘治初十世孫雷亨重刊，前列原序四篇，又弘治六年同縣程敏政序，後附儆兄俯棣華雜著一卷，又附錄敕誥、進書表、文謚議、行狀、傳贊及往來投贈諸作。考清丁丙藏書志載舊寫本竹洲集僅十卷，卷一至卷九為奏議、政議、表啟、書、記、序、祭文、雜著、銘贊、賦、詩、樂府，卷十為棣華雜著，前有程珌、呂午、洪揚祖三序，後附陳亮、陸九齡、張栻、朱熹序、贈書簡及程卓撰行狀、進書表、謚誥、敕牒，又稱其賜謚敕牒款式當出自宋槧，或編次在二十卷以前云云。案進書表本云臣儆文集總為一十冊，疑十卷即表進之書，後乃分為二十卷也。

東齋文集十一卷 明刻本

明金瑤撰。瑤字德溫，休寧人。嘉靖十一年選貢，歷會稽、廬陵丞，擢桂林中衛經歷，以母老不赴。事蹟具縣志文苑傳。集十一卷，存文七十餘首。瑤早有才名，歐陽德、呂柟與論學，深器之。又與鄒守益、聶豹交莫逆。林居三十年，談道著述，至九十不倦。會稽志稱其學邃政醇，信篤論也。

香屑集十八卷 同治十年重刻本

國朝黃之雋撰。之雋字石牧，號㾮堂，休寧人，華亭籍。康熙六十年進士，官至右春坊右中允，降編修，復坐事革職。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罷歸，又十餘年卒。事具國史文苑傳。是集十八卷，卷一自序偶體文一篇，集唐人、五季人文句，凡二千八百餘言。卷二和韓偓香奩題次韻，凡五律、五排、七律三體。卷三五古，卷四七古，卷五至卷九五律，卷十至卷十五七律，卷十六五排、五絕、六絕，卷十七七絕，皆集唐人句為之。卷十八集杜五律、七律，都九百三十首。又卷首詩話八則，卷末自題絕句十二首，乃康熙己卯前作，有焦袁熹序。雍正十二年，海寧陳邦直刻，並跋。同治十年重刻之。雋鄉試連斥，乃為此以寫憂。自題絕句有云：三十功名志未伸，其時蓋猶少壯。集中句無重出，每首中人無疊見，其波及五代，闌入詩餘，皆沿全唐詩例為之。又句繫人，人繫題，俱考諸本集，其有一刻某人者，從所知；一作某字者，從所用。集杜亦通首無複題，通卷無複句，至通集中重出三十許句，則緣最後所

集不足與前一例具名香奩以所詠皆綺羅脂粉而又割綴殘碎也、

李義山詩集箋注三卷附年譜一卷詩話一卷乾隆癸亥刻本

舊題吳江朱鶴齡元本、江都程夢星刪補、乾隆癸亥江增寧刻、並序、考蕭掞敬孚類稿卷十二、方息翁傳、稱又有李義山詩集箋注、其表弟江都程夢星借刊、世多有其書云云、息翁為方世舉號、據此、是編固出世舉手也、李商隱詩集、在宋有劉克張文亮二注、俱失傳、故元好問有却恨無人作鄭箋之句、明末釋道源始創為箋注、鶴齡又取道源草本增刪刊布、惟鶴齡秖詳徵隸事、未歷句釋字疏、至作者精神意旨、不過一二發明、蓋不免擇未精、語未詳、得其似、未得其真之病、又朱箋多取錢龍惕陳帆潘眸之說、自箋僅什百之一、此則反復本文、或以彼詩證此詩、或以文集參詩集、復博稽史傳、詳考時事、某篇為某事而發、某什係某時所抒、一一考辨、系各詩下、注雖多從朱氏、亦間有增改、又以朱編年譜、於時事多疏漏、重加考訂、並采詩話附後、雖後來馮浩注本、謂所定義山卒歲甚於朱、然浩固云安知後人不更糾予之尚有

遺憾考訂之事、以探討而致精、蓋不足為世舉病也、

望溪集不分卷　乾隆十一年程氏刻本

國朝方苞撰、苞字靈皋、號望溪、桐城人、仲舒次子、康熙四十五年會試中式、未廷試、以母疾歸、五十年坐南山集累、編旗籍、五十二年召入南書房、官至禮部侍郎、乾隆四年落職、越三年、賜侍講銜、歸、年八十二卒、其文散在徒友間、失稿者十且三四、初門人大興王兆符、書錄苞經說古文、雍正九年復手錄文集為之序、又滿洲顧琮、書錄苞文十之四、其由郵致者十之二、乾隆五年、亦編錄為之序、然皆未刻、至乾隆十一年、門人歙縣程崟、始就王顧所錄、又所得近稿刻之、凡二百五十九篇、各以類從、不分卷、已又增刻百二十二篇、然亦有已刻而撤去者、世傳為苞自定、據蕭穆敬孚類稿、穆曾見初刻本、載師友門生批評、凡三百二十五篇、都一百四十餘〃、後悉刪去、又據戴鈞衡重編集序、增刻本篇數多寡、亦微有不同、最多之本、為三百八十四篇、即鈞衡所據本也、惟全祖望鮚埼亭集、方定思墓誌、載苞謂祖望文未出者十九、願異日與吾兒整頓之、蓋即指程刻以外之文、苞父

子既亢後卒、祖望亦卒於乾隆二十年、終未踐韭頓之約、蓋程刻之文、皆苞所據意者、其他作尚夥、或其時尚有避忌、或尚待改訂、亦尚有不欲存者、皆程刻所不及知、雖後來迭有增輯、而以苞所云十九未出者論之、尚多闕佚、其顯見者如兩朝聖恩恭紀、內載湖南洞苗歸化碑文、黃鐘為萬事根本論、時和年豐慶祝賦、敘文內載三事九篇之書、今皆不傳、又敬孚類稿載寧化吳賢湘藏苞與雷鋐尺牘數十紙、伊秉綬分其半、縣人汪志伊得六紙、而鈞衡所搜集外文、并補遺亦無之、則流落何可勝計、道光通志、據四庫目錄作八卷、似程刻外、又有別本、然不可考、苞論文主義法、嘗謂南宋以來、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遺老、尤放恣無一雅潔者、古文不可入語錄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素不喜班史及柳文、條舉所短而詆之、人或以為過、而苞守其說彌篤、萬斯同嘗勸其勿溺於文、遂壹意窮經、尤嗜宋五子之言、其論行身祈嚮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兆符謂苞於是言、實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身肩而力取之、李光地亦謂為韓歐後出、其文體正法嚴、蓋能韓之筆、闡程朱之理者也、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白香山詩集四十卷附年譜二卷 康熙四十二年刻本

國朝汪立名編。立名號西亭，歙人，由內閣中書陞郎中，出知順寧辰州兩府，攝兵備道。事蹟具縣志宦績傳。是編長慶集二十卷，後集十七卷，別集一卷，又蒐輯各本為補遺二卷，而以新定年譜一卷，舊本陳振孫年譜一卷，併元稹長慶集序，舊唐書本傳冠首，又采諸書之有關白詩者，分注其下。其刊詩不及文，據宋齊語題曰香山集，則據元稹序也。康熙四十二年刻，有朱彝尊宋犖序及自序。據春明退朝錄，居易自勒文集五十卷，後二十卷，皆寫本藏東林香山二寺，後東林本為高駢取去，香山本經亂亦不存，後唐明宗子從榮又寫本置普明僧院，蓋即今傳本。又據陳振孫書錄解題，吳郡守李伯珍知忠州，漢嘉何友諒皆嘗刻是集，各有年譜一卷，然二本編次不同，又有外集一卷，皆非居易自記之舊，其本今莫知存佚，舊傳明郭武定侯本為最，馮班猶謂其失次第，然此本今亦罕見，世所行者，有蘇州錢考功松山馬元調二本，然編次叅雜，而錢為甚。至明胡震亨唐音丁籤所錄，分體太瑣，以一題割隸二卷，所注前後集亦頗有誤，皆不得為善本。是編引用凡一百二十餘家，所校有萬間堂本，苕溪草堂本，泰興季侍御依宋刻校本，其辨海圖屏風為諷王承宗事，及元白隙終之謬，皆與陳譜闇合。又謂歸田詩當係元和六年，香山九老無狄兼謨盧貞，有李元爽僧如滿，致仕在會昌二年，年七十一歲，皆足補前人之疎略也。

東閣剩稿一卷入塞詩一卷懷南草一卷豎步吟一卷叩舷吟一卷宜田彙稿一卷香蘅詞一卷松漢草一卷 家刻本

國朝方觀承撰、觀承字遐穀、一字宜田、號問亭、桐城人、式濟子、雍正監生、由平郡王記室賜中書銜、官至直隸總督、加太子少保、乾隆三十七年卒官、年七十一、謚恪敏、事蹟具國史列傳、詩凡八卷、有錢陳羣、沈德潛、陳兆崙序、為述本堂詩集之一種、道光光緒通志皆著錄恪敏公集十卷、卷數與此不合、今據本書著錄、觀承少攖家難、其傷心拂鬱、備見於出入關塞諸篇、陳羣謂其遭窮苦、紀風土、穠慕溢於言表、德潛亦謂其詞達理舉、締搆謹嚴、一歸於和平溫厚云、擬陽詩選錄十一首、桐舊集錄三十七首、南州詩略、湖海詩傳、李富孫鶴徵錄、袁枚隨園詩話、李調元雨村詩話、方世舉蘭叢詩話、皆載其詩、並見集中、

隨村遺集六卷 乾隆四年刻本

國朝施瑮撰、瑮字質存、號隨村、宣城人、閏章孫、雍正六年歲貢、事蹟具縣志文苑傳、詩為杭世駿訂、分體編卷、首五古、次七古、次五律、次七律、次五排、次五絕、次七絕、一名剩圃詩集、前有乾隆元年福建吳高序、四年刻、光緒通志著錄勝圃集、無卷數、瑮以詩學世其家、高稱其襟懷高曠、節奏自然、宛雅三編錄十九首、見集中、

萬青閣文集二卷 家刊本

國朝趙吉士自訂卷一首制策次奏疏次論次序次祭文次記次傳次跋次像贊次啟次書次乞言次行述有康熙二十九年江闓三十三年姜宸英序卷二首文牒次策次論次序次記次募疏次說次辨次跋次書次啟有康熙八年龔鼎孳十二年李文纘陳之渼十四年卓人皋序內卷一之休寧縣志序祭章旻菴文祭李靖如文祭園菴姪文祭李母崔太夫人文祭祖考文祭徐母馬安人文祭于太翁文祭胡道南徐敬菴趙怡齋三先生文祭朱晦菴諸公文祭張太翁文祭王母宋夫人文張蔺菴傳題汪蘿隱像汪紫滄集唐跋嚴敦五燕山草跋徵刻續新安文獻志啟張元友集唐詩跋韓鶴岳梅花三十韻跋詩簡啟陳太翁捐粟惠民錄跋卷二之都門育嬰堂募疏凡二十二篇均目錄所無又卷二牒交城杜稷南壇八蜡文本三篇目併為一重修交城志序附編目凡例并小序凡三十五篇又除卷一家嚴七十乞言後附沈荃等公啟卷二募修定慧寺疏後附見端卦山文昌閣疏二篇外都二百三十六篇卷二題敉愛堂原本刪存刪吉士令交城時曾刊有敉愛堂集也惟卷一題李南枝像乃七絕二首不應入文卷二文牒有祭文六篇分隸亦未當據江闓序稱通歸林下彙輯生平疎草古文詩詞書啟刻藝史牘成集云云與四庫總目所載大略相同此本僅文二卷當為全集之一種也

林卧遥集二卷千叠波餘一卷補遺一卷 家刻本

國朝趙吉士撰康熙二十七年吉士由戶部給事中罷職寓京城宣武門西之寄園三十年金壇于漢翔寄七律四首吉士次答嗣凡有作皆叠其均共得詩千首命曰叠均千律分為上下二卷皆漢翔及汪灝評點又附子景行七律一首卷首有小照並灝題識前有康熙三十六年熊一瀟三十五年徐秉義及趙士麟序馮雲驌識語後有汪光被後序嚴允弘跋千叠波餘一卷詩五百八首有康熙三十五年戴名世序續編一卷詩五百四十八首有康熙三十八年翁叔元三十七年煙霞憶者序補遺一卷詩二十八首前有康熙三十九年自識都二千八十四首四庫著錄僅三卷千五百首光緒通志著錄同蓋皆未見續編與補遺也今據本書著錄叠均首元白春生春深唱和各二十首徐積和路家新居十五首中峯禪師梅花百詠外從未有一均叠至五百餘首至叠均中為藥名詞名數目度權量五色八音花月吟物體迴文叠字等體凡前此所無吉士自言思路險而愈入

心境闢而愈開良然惟卷下見夏駰詩注有子林卧初唱宛來作序語宛來蓋駰字今集無夏序名世序今南山集亦無之至煙霞憶者據吉士所撰寄園寄所寄乃明末凌義渠降乩所署名也

藤香館詩删存四卷附詞删存一卷 光緒五年刊本

國朝薛時雨撰。據目錄，原編詩凡一千九百八十六首，删存八百六十一首，乃咸豐四年甲寅至光緒三年丁丑之作。原編詞曰西湖櫓唱、曰江舟欸乃，都三百十六闋，删存百六十五闋。光緒五年刊。前載秦緗業、陳鍾英、馬譽聰、趙銘序，譚獻、張景祁跋，又自識。並像贊、行狀，後有袁昶、劉壽曾、秦際唐、馮煦書後，譚跋凡二，行狀則光緒十一年子葆楹補刊也。時雨性聰敏，九歲能詩，其詩境七律云：詩境如雲半在空，但經鍊冶總能工。翻新意怵他人奪，絕妙詞防舊句同。又寄景祁絕句云：閒吟也自尋歸宿，私淑香山向往陶。景祁則謂其不規規於格律，而滂沛浩瀚，一暢其所欲言，於蘇爲尤近云。張應昌採入詩鐸，蔣敦復芬陀利室詞話，摘其詞甚多。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藤香館詩鈔四卷 同治七年刊本

國朝薛時雨撰。時雨字慰農，一字澍生，晚號桑根老人，全椒人，咸豐三年進士，官至浙江杭州府知府，署糧儲道，引疾歸。事蹟具縣志宦績傳。詩係自編，凡四卷，自咸豐四年甲寅至同治六年丁卯，都九百五十一首。前有秦緗業、陳鍾英序，吳昆田、李慈銘題詞，後有汪鳴鑾跋，趙銘後序，譚獻書後，張景祁跋。同治七年刊，光緒三年板燬於火，此係僅存者。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援鶉堂文集五卷詩集七卷 家刻本

國朝姚範撰。範字己銅，又字南青，一字石甫，號薑塢。桐城人。士基孫，孔鋏子。乾隆七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致仕歸，年七十卒。事蹟具國史文苑傳。範生平不苟著書，歿得四十年，曾孫瑩乃掇拾為是集，序而刻之。惟瑩所撰姚氏先德傳，又作詩六卷，誤出一人而互異，疑刻後又有所增輯也。範友同縣劉大櫆，江有龍，萊西王洛，方澤及天台齊召南，山陰胡天游，昭文邵齊燾，仁和杭世駿，詩文皆力追古人，得其閫奧，大櫆稱其窮幽陟險，動心駭聽，而義法不詭於前人，桐舊集詩三十六首，見集中。

海峯先生文十卷詩六卷 光緒元年家刻本

國朝劉大櫆撰。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峯，桐城人。雍正七年，十年，兩舉副貢，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十五年舉經學，皆不遇。官黟縣教諭，歸卒年八十三。事蹟具前國史文苑傳，道光、光緒通志皆著錄。海峯詩集十二卷，文集八卷，國史本傳又載詩文各八卷，卷數互異。考蕭穆敬孚類稿大櫆詩文有舊刊本，無評點，文不分卷，依類相附，首論著，自辨異至讀萬石君傳，凡二十六篇；次書，自與吳閣學書至答吳殿麟書，凡十一篇；次序，自刪錄荀子序至曉江酬唱集序，凡七十五篇；次記，自浮山記至如意寺記，凡二十八篇，內惟黃山記有圈點句讀評語；次傳，自偃師知縣盧君傳至記楊節婦陸氏事，凡三十五篇；次墓誌銘，墓表，自翰林院侍講張君墓誌銘至知凌雲縣方君墓誌銘，凡三十四篇；次少宰尹公行狀，章大家行略，終以祭文雜文，自祭尹少宰文至胡氏賢母贊，凡十九篇，共二百三十三篇。蓋大櫆官黟時所刻，姚鼐與大櫆書，文集雕刻款式皆不佳，當即指此本。後門人

方剛手書文集定本刻行、此本遂不甚傳、方本凡八卷、大櫆弟琢所刻、卷一論著、卷二書、卷三贈送序、卷四書集序、卷五記、卷六傳、卷七墓誌銘、墓表、卷八行狀、行略、祭文、雜文、就二本互校、舊本有方本無者、答姚南青書、與張閣中書、左君文集序、釋諱凡四篇、其本無方本有者、續難言、續泰伯高於文王、答周君書凡三篇、又方本之春秋發微序、即舊本之春秋究遺序、字句大同小異、惟文內葉君書山、改沈君蒹山、舊稿謂方本所無之四篇、當是大櫆晚年所刪、非方本

有遺、至春秋究遺、為葉酉著、無大櫆此序、蓋大櫆本為葉作序、未及用、及沈求序、遂刪改葉序應之、所書似得其實、方本之外、朱孝純曾刻於揚州、延吳定任校讐、遭亂板均燬、同治十三年、族孫繼鴻貲重刊於河南、並合刊其詩文、每篇自為起訖、篇後有批評、而以大櫆所撰論文偶記冠於集首、前刊國史文苑傳、吳士玉原序、光緒元年和州鮑源深序、後有劉琢跋、所據蓋即琢刻本、繼鬧之子也、同時安徽巡撫滿洲英翰、亦刻於皖、徐宗亮、鄭福照任編校、依姚選古文

辭分類、並用古書首尾相銜法、次為十卷、詩則依舊本並比、而刊落圈點、文二百三十一篇、詩九百十四首、前有英翰序、及吳士玉原序、文目後有宗亮跋、據徐跋、所據蓋即方本、今據以著錄、大櫆游方苞門、姚鼐實從受古文法、然苞不為詩、大櫆則詩文並工、鼐古文辭類纂錄其文、後來雖不無異議、要不足為大櫆病也、

廣英堂遺稿一卷 同治八年刊本

國朝包慎言撰是集凡一卷初僅文十二篇乃咸豐十一年儀徵劉毓崧所衷集同治八年同縣洪汝奎續得家傳衷詞二篇合爲十四篇毓崧子壽曾等讎全付梓並跋慎言客揚州久與寶應劉寶楠及毓崧父文淇爲道義交其學深於詩書條舉鄭氏箋異毛而正義誤說者十餘事中年兼治公羊以禮記中庸爲春秋綱領欲取公羊義疏證中庸而未有成書惟取兩漢書曆志所述殷曆作公羊曆譜以正杜氏長曆之謬又博采漢唐以前說論語者斷以己意爲論語溫故錄二書亦僅有傳鈔本餘悉佚不可見是集除所增二篇外皆考訂經史之作尚可見所學大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中復堂遺稿五卷遺稿續編二卷 家刻本

國朝姚瑩撰遺稿五卷卷一文卷二至卷四狀卷五尺牘共六十八首同治四年子濬昌刻並有識語爲中復堂全集之第十二種續編二卷卷一狀卷二書共五十首附全履華異綸書一首爲全集之第十三種瑩以咸豐元年授廣西按察使贊理軍務稿中書狀皆在軍時作凡一時地勢兵形及調和諸將撫勵士卒諸事猶可考見之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考槃集三卷 同治八年刻本 光緒十五年刻本

國朝方東樹撰古體二卷今體一卷皆自定附錄遺詩十四首則其子閬所增都一百八十四首原刻於亂李鴻章刻於同治八年前有梅曾亮鄧廷楨題詞各二則其孫龍光又刻於光緒十五年蛟之李刻卷二多寄唐鼎泉五古一首卷三多重別石甫五律東山書院題壁七絕各一首而無附錄十四首又梅曾亮鄧廷楨題詞僅各一則而有董國華五古一首又年譜載晚年詩名考槃集隨時刊刻起道光十三年癸巳迄二十八年戊申五古二卷七律一卷云云今集卷二實有七古一首卷三實有五律一首七絕八首然皆戊申後作東樹論詩之旨具所撰昭昧詹言又自信其詩特深以為道於文梅曾亮毛嶽生張際亮亦皆以為不可及云

半字集二卷 同治八年刻本 光緒十五年刻本

國朝方東樹字植之桐城人績子諸生咸豐元年辛亥事蹟具國史儒林傳是集古今體各一卷都百餘首道光十二年自編並序其名半字者以佛書有半字滿字義以別小乘大乘志力不足學未至也十三年同縣胡方朔於廣州亂後板燬李鴻章刻於同治八年有管同梅曾亮沈欽韓姚瑩題詞光緒十五年其孫龍光重刻有其父績論詩一首姚鼐評二則管同梅曾亮張際亮馬沅姚景衡姚瑩馬瑞辰姚東之姚元之贈詩又馬瑞辰評胡方朔識語皆李刻所無即管同沈欽韓評亦與李刻小異疑本胡刻所有而李刻去之也東樹十一歲即效范雲作慎火樹詩今在集中其寄羅月川詩自謂東坡寄劉孝叔後七百年不多有管同沈欽韓亦以為信惟年譜載是集齊山及池陽雜詩皆三十七歲作自序謂衰錄四十後作蓋約略之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劉孟塗集四十三卷 道光六年刻本

國朝劉開撰開字明東一字孟塗桐城人縣學生年四十一卒事蹟具國史文苑傳是集文十卷詩前集十卷後集二十二卷駢體文二卷惟詩後集原缺第八卷實止四十三卷道光六年姚東之刻道光光緒通志皆作詩集十六卷後集二十四卷散體文駢體文各八卷今據本書正之開年十四以書謁姚鼐與方東樹梅曾亮管同稱姚門四傑雖早卒詩文已足名家方宗誠謂其天才弘肆光氣煜爚王先謙續古文詞類纂錄其文桐舊集古桐鄉詩選皆錄其詩並見集中

紫石泉山房文集十二卷 光緒十三年重刻本

國朝吳定撰定字殿麟歙人廩生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年六十六卒事蹟具國史文苑傳是集十二卷首論著次書次序次記次傳次墓銘墓表次權厝志壙志行略次祭文都百五十篇乃定自訂門人鮑桂星刻並序前列國史文苑傳並事實傳誌道光光緒通志皆著錄光緒十三年黟李宗煝重刻有王先謙序定師劉大櫆而友姚鼐王灼任大椿文宗司馬遷及先秦諸子集中言命書性書中書權書禮經諸制灼以爲補儒先所未及鼐亦以爲有益於風俗人心王先謙錄入續古文辭類纂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紫石泉山房詩鈔三卷 刻本

國朝吳定撰光緒通志著錄定詩集六卷是集三卷五古九十六首五律五十首五絕四十三首嘉慶十五年門人鮑桂星刻據鮑士貞跋詩蓋定所抄示故附刊文後又謂定初學杜甫繼乃刻意漢魏六朝五言諸體之工置之古人集中殆不可辨王灼撰墓誌亦謂其詩不多作然原本騷雅視盛唐以下蔑如也

惜抱軒詩集十卷詩後集一卷外集一卷 道光元年刻本

國朝姚鼐撰鼐字姬傳一字夢穀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累官刑部郎中乞病歸嘉慶十五年重赴鹿鳴宴加四品銜年八十五卒事蹟具國史文苑傳是集古今體各五卷都六百五十一首乃鼐自定初名得五樓稿嘉慶三年刻乃易今名六年刻文集又以詩集附後十二年從子原绂刻於廣東後集一卷未及刊而鼐卒據嘉慶二十一年其子雉跋乃雉所錄經鼐刪存者都七十九首又補遺十六首附詞四闋外集則跋帖四十首也道光元年華亭姚椿刻道光光緒通志著錄無後集今據本書著錄鼐嘗謂詩道非一端然要貴有才氣其詩從明七子入而以融會唐宋之體為宗旨尤能以古文法通之於詩晚學蘇軾多見道語鼐自謂可附廣集梅曾亮則謂以山谷之高奇兼唐賢之蘊藉蓋集所可及張裕釗又以鼐七律與施閏章五律鄭珍七古並推為一代之冠然袁枚謂其七古雄厚王文治謂其五古韻味尤勝吳汝綸亦謂各體皆深古雅健耐人尋繹則所長固不

僅七律也王昶湖海詩傳趙紹祖蘭言集徐璈桐舊集皆錄其詩

惜抱軒文集十六卷文後集十卷 道光元年刻本

國朝姚鼐撰前後集皆分體編次前集嘉慶六年刻十二年從子原綬重刻於廣東後集未及刊而鼐卒道光元年姚椿刻道光光緒通志皆著錄惟以後集爲續集則誤今據本書著錄鼐論文以内充而後發理得而情當爲貴嘗曰氣充而靜者其聲閎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曜而不浮雖問法劉大櫆然自以所得爲文不盡用劉法也與吴定居最久有所作以示定定所不可輒竄易數四必得當乃已世謂方苞文概以才勝學識不及鼐乃理與文兼至鮑桂星亦謂其淡遠閒遠樹幟方劉之外未仕殁於當世文少許可獨心折鼐焉惟蕭穆敬孚類稿載道光庚戌戴鈞衡得鼐書大概詩集後一文於京師還入桐城文錄而前後集皆未載是鼐尚不無逸文也王昶湖海文傳李祖陶國朝文錄黎庶昌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皆錄其文

石莊小隱詩八卷文二卷 鈔本

國朝光開霽撰開霽原名超字孟超更名積厚再更今名字夢巢一字慕巢桐城人聰諧玄孫光緒監生宣統元年舉孝廉方正卒年五十九是集詩八卷都五百五十四首開霽自定文二卷亦自定未印開霽家世能詩亦頗法其鄉姚鼐詩如留別馬昺堂哭女翠題潘瑨華菖蒲海棠圖桐城公園文如書錢淑人誌表傳買田冊閱述諸篇皆不失典型石莊其所居名也

玉山文集二卷詩集四卷 家刻本

國朝周馥撰馥字玉山建德人以軍勞官至兩廣總督光緒三十三年乞歸民國十年卒年八十五事蹟具國史本傳文集二卷首論次辨次說次議次序次書後次跋次題次偶書次書事次書次記次墓誌銘次碑次傳次祭文都五十五篇民國十二年子學熙等刻為全集之第四種馥少以代人啟事見賞於李鴻章其後歷官從事與相終始集中如貨幣議書補救北運河水患事書補救山東黃河事書補救永定

河患事皆關時用至戴孝侯詩序書朝鮮約章後書戴孝侯傳後義志節公傳尤與甲午庚子兩役有關為治國聞者所取資也詩集四卷初為鄭嘉緝子式校訂正始咸豐十年庚申迄宣統三年辛亥存八百餘首為四卷式校並為之序民國九年並以壬子後作仍為四卷前有自序即於是年印行明年馥歿子學熙等以庚申正月後至辛酉九月所作十三首附後都九百二十四首民國十一年刻為全集之第五種馥自言少愛唐詩行役所至輒題數語生平事迹

略具其過膠州澳一首流傳至海外譯成英文尤詩壇之佳話也

吳先生文集四卷詩集一卷 光緒三十年刻本

國朝吳汝綸撰汝綸字摯甫桐城人同治四年進士歷知直隸深冀二州署天津知府謝病去主講蓮池書院光緒二十七年加五品卿銜充大學堂總教習二十九年卒年六十四是集文二百二十七篇詩二百八十二首附試帖四首詞四首又附聯語一卷乃其子闓生所編光緒三十年賀濤等刻為吳先生全書之第三第四種據姚永概撰行狀汝綸日手一卷評論得失一以文詞高下為準以為文者實吾國歷聖相禪之至寶苟與閎博精偉之識其為文未有不爛然可觀獨古人之文或其辭高或拘束時忌微言孤旨往往匿於篇章之中非好學深思者不能發今新學日出不窮苟能兼收並蓄皆足助我化裁損益之道很深閉固絕與寰駭以為不可及者皆由識之不足其於文事或未深造云云永概游汝綸門稱高弟所述蓋得其真也

彶樓遺集三卷竹居小牘十二卷 家刻本

國朝張士珩撰士珩字楚寶號彶樓一號竹居又號治衲合肥人光緒十四年舉人歷官直隸江南候補道賞四品卿銜民國六年卒年六十一是集三卷都八十八篇多遜世後作乃其子繼皇所輯審定於馬其昶前有其昶撰墓誌繼皇撰行述及徐世昌序後有劉朝望郭熙楞及繼皇跋民國十二年刻於北京士珩師孫衣言汪士鐸而友俞樾秦際唐顧雲陳作霖鄧嘉緝諸人嗜史漢文選尤專精漢書晚嗜佛老亦頗資以為文王闓運湯熙皆重之又竹居小牘又十二卷據自序原有味古齋尺牘數卷又也園尺牘數冊皆無存竹居成始偶抄書稿名曰竹居小牘然佚者尤夥存者祇十餘卷光緒二十九年刻士珩喜讀左國及兩漢詔令其致黃仲弢書尤為孫衣言所稱

慎宜軒文十二卷詩九卷 家印本

國朝姚永概撰永概字叔節號幸孫桐城人濬昌第三子光緒十四年第一名舉人選太平教諭未赴民國十二年卒年五十八永概詩文初印於光緒三十四年凡五卷有馬其昶序再印於民國八年各八卷詩有膠州柯劭忞及兄永樸序文有閩林紓新城王樹枏序此本文十二卷民國十一年刻詩九卷民國二十年印永概從吳汝綸游汝綸謂其才氣俊邁句皆騰躍紙上雖百鈞萬斛而運之甚輕蓋能紹其家學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東溟文集六卷外集四卷文後集十四卷文外集二卷刻本

國朝姚瑩撰瑩字石甫號明叔晚號展和又號幸翁桐城人嘉慶十三年進士官至廣西湖南按察使咸豐二年卒年六十八事蹟具國史文苑傳文集六卷首論次說次辨次序次贈序次書後次跋次書次記次傳次行狀行略次墓誌銘墓表次賦次祭文都七十八篇外集四卷首說次記次序次壽序次書次記次傳次墓誌銘次文次判次告示次諭次引都四十二篇皆自訂初刻於福建有山陽汪廷珍題辭及道光元年同縣方東樹序道光十二年裒前後所作摘益次序復刊於江陰武進李兆洛寶山毛嶽生仕編校有兆洛識語惟去廷珍題辭二十九年續刻近著復檢廷珍舊題冠文集之首並附自記文後集十四卷首論說次議狀次書牘次贈序次序記次書後次傳狀次碑文次墓誌銘次雜文都百五十篇文外集二卷首考次議狀次書次序次記次壽序次札諭都二十七篇道光三十年刻於金陵咸豐二年板燬同治六年子濬昌刻於安福縣署為中復堂全集之第

補梅書屋詩草一卷嘉慶十六年刻本

國朝王麟生撰麟生字孔翔號杏園婺源人友亮仲子乾隆附貢嘉慶二年卒年三十一事蹟具縣志文苑傳詩僅八十五首弟鳳生輯法式善張問陶定有式善問陶及陳用光序附刻雙佩齋詩集後麟生初師袁枚既又從姚鼐論詩詩日進其早卒固鼐所深悲也

金陵雜咏四卷 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國朝王友亮撰友亮字景南號東田中年自號葑亭一作葑町婺源人上元籍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官至通政司副使嘉慶二年卒年五十六事蹟具國史文苑傳乾隆三十二年友亮居白鷺洲就郡乘所載山屐所經者仿高啟姑蘇雜咏例分體咏之中綴二十餘年至五十七年始以友人勸卒業計題二百三十詩二百六十凡四卷有自序及五十九年吳錫麒序

讓堂亦政錄一卷附嘉定贈別詩文一卷 民國二十二年印本

國朝程瑤田撰瑤田選嘉定教諭以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到官五十六年七月去任是錄乃其任內所作曰聯扁曰告示曰節孝看語曰詳稟尺牘曰雜著曰古今體詩都為一編取孔子是亦為政之意名曰亦政錄前有自序附嘉定贈別詩文一卷民國二十二年安徽叢書編印處刻入第二期叢書中

懶雲詩鈔三卷 刻本

國朝趙友廣撰友廣字穎存號懶雲涇縣人青藜從孫乾隆增監生年八十卒事蹟具縣志文苑傳是集三卷有族祖青藜族父良霨序道光光緒通志皆著錄友廣五古專精選體七律意存别裁不墮旁徑趙氏淵源集錄四十首桃花潭文徵錄七首見集中

雙佩齋詩集八卷 嘉慶十年刻本

國朝王友亮撰友亮詩集渡江集各二卷皆自序未刻已刻者有金陵雜詠視潛小草皆吳錫麒序雜詠並有自序然皆非全集據集序全集幾及萬篇存二千餘首凡二十四卷法式善楊芳燦何道生等刪存九百六十三首吳嵩梁編為八卷嘉慶十年胡永煥刻於京師有袁枚法式善楊芳燦何道生張問陶吳嵩梁胡永煥諸序暨姚鼐撰墓誌銘光緒通志著錄無卷數今據本書著錄友亮十歲能詩卒年五十六是集自乾隆十七年壬申至嘉慶元年丙辰凡四十五年存詩蓋自十二歲始其論詩謂中無所得高談王孟韋柳為欺人袁枚多采其詩入詩話世遂謂其詩格近枚然枚暮年頹放下筆不檢友亮作書規之因而改竄者不少是友亮論詩雖主性靈固不為袁派所囿也

台巖詩草四卷 家刊本

國朝趙良霨撰良霨字雲起號台巖涇縣人青藜第五子乾隆縣學增廣生年五十卒事蹟具縣志文苑傳詩凡四卷前有嘉慶二年浙江姚梁序長子雷生刻良霨少承家學與諸昆相師友尤工五言梁稱其性情和粹氣度夷曠意興機趣超朗其詩可知趙氏淵源集錄六十首縣志錄四首均見集中

肖巖詩鈔十二卷文鈔四卷 家刊本

國朝趙良澍撰良澍字肅徵號肖巖涇縣人青藜第四子乾隆六十年進士授內閣中書嘉慶四年引疾歸年七十四卒事蹟具縣志儒林傳是集詩十二卷文四卷光緒通志著錄無卷數今據本書著錄良澍承家學詩文皆有法度趙懷玉稱其宗法唐人縱橫變化洪亮吉謂其七古七律尤勝趙氏淵源集錄九十五首見集中

新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退思粗訂稿二卷 嘉慶四年刊本

國朝朱文翰撰文翰字見菴歙人芜里子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官至浙江溫處兵備道是集二卷卷一駢文卷二古近體文即散文都四十六篇前有自序略謂己未春請急歸明年館桂德毓文書院取曩著汰存附以近作云云己未嘉慶四年也光緒通志著錄退思稿無卷數今據本書著錄文翰師胡心泉而為孔廣森之甥學有淵源駢文尤雅馴與廣森近光緒通志儒林傳載文翰有退思初稿續稿所謂初稿當即是編惟續稿之存否今已不可知耳

華溪草堂詩集一卷 家刻本

國朝陳芳撰芳字郁庭青陽人乾隆府學生事蹟具縣志文苑傳詩一卷都百三十六首又附其祖提七律一首為陳氏群珠集之第一種芳自題詩卷云元詩宋句幾回過郤悔從前攻苦多會得松風流水意左司沖澹右丞和其取法蓋在韋應物王維二家袁枚隨園詩話錄其一絕云岸曲橋橫草樹萋書堂佛寺水東西溪亭日映闌干外九十九峰影盡低其詩今在集中草樹萋作綠樹齊縣志錄五律五絕各二首七律一首潘瑛詩萃亦錄其詩均見集中

悔生文集八卷 家刻本

國朝王灼撰凡八卷文八十一篇分體編次無序跋道光光緒通志皆載賓麓文鈔四卷今據本書著錄灼守方劉宗法論文自西漢後推韓柳歐蘇曾王外此則韓門之李蘇門之晁及明之歸有光而不取孫樵皇甫湜集中論辯讀子書後諸篇及荅丁小雅書皆自抒所見不為苟同王爰湖鄭用牧鄧石如葉元習諸傳佚聞遺事多為他書所未載惟衛武公論謂武公為篡蓋據史記衛世家及孔穎達說然司馬貞已謂遷採他說為此黟縣程鴻詔有恒心齋集亦有此論據左傳正義引世本及詩序證共伯之善終武公之非篡其說甚辯此則不免疎於考也

考槃集文錄十二卷 光緒十五年刻本

國朝方東樹撰道光二十二年門人戴鈞衡輯錄東樹自為序未刻同治六年從弟宗誠選錄百有三篇首論次雜著次序次書後題跋次書次贈序壽序次記次傳次墓誌祭文次家譜序傳誌哀詞終制凡十二卷附駢文年譜各一卷題曰儀衛軒文集有宗誠識語又卷首有蘇惇元撰傳及崇祀鄉賢錄通志儒林傳卷末有許丙椿跋李鴻章等贈資刻光緒通志著錄方儀軒文集十二卷又外集一卷即是本外集蓋即所附駢文也又光緒十五年其孫龍光刻本凡二百三十九篇題曰考槃集文錄編卷雖亦十二然記在贈序前墓誌後有墓表一目卷十二即駢文又無蘇傳許跋崇祀錄年譜亦另刊似為戴編之舊然書之宗誠識語所稱篇數實少八篇莫詳其故又據年譜東樹年二十八自訂少作文曰櫟社雜編今書是本所錄如天道論用人論皆自注少作蓋即雜編之文欲觀東樹之文固當以是本為備矣東樹少承家學又從姚鼐游久於文慕曾鞏朱熹嘗自言其文

款閒詩集不分卷 家刻本

明趙司直撰司直字維生涇縣人嚴貢兩中副榜鼎革隱居年九十六卒事蹟具縣志文苑傳集有知縣侯世淮序道光光緒通志皆著錄不分卷數與刻本同司直列名復社與吳應箕劉城沈壽民萬應隆交最厚世淮序云維生詩命意抽靈匠心軌哲抒奇碩磊落之胸而調以淵懿渾浩之氣蓋深有得於性情之正者並錄入所刊貴音推為集中冠冕壽民稱其近體大雅不羣不染近時習氣應隆亦稱其宗法漢唐青虹閣詩評則謂其沉理絃趣高絕塵表如幽谷芳蘭碧漢閒雲其詩可知云

化碧錄一卷 貴池劉氏刻本

明曹大鎬撰、大鎬字兆京、又字京山、貴池人、寄籍廣信、桂王時、以巡撫程應昌薦、授總兵官、旋授恢勦直浙江閩總督、節制三十六營文武、稽核將吏功過、聯絡各路官義兵馬、賜蟒玉尚方劍、兼理糧餉、便宜行事、兼兵部尚書、掛平海大將軍印、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少保兼太子太保、封定南侯、永歷五年、辛卯四月被執不屈死、事蹟具縣志忠節傳、大鎬在獄、裂衣刺血作家書、處分後事、既見戮、光大鑑賫以歸、道光五年貴池修志、後裔以血書並遺詩送志局、凡書十一首、詩九首、縣人蔣塗生錄副、顏曰化碧錄、並為序跋、民國元年劉世珩刻為貴池先哲遺書之第十九種、其補遺別先二首、則世珩弟世瑗從高承挺白靖錄錄出也、據大鎬與弟晟書、殉難詩百首、此僅什之一、又遺囑十事、亦其三、然其請死三書、從容慷慨、百折不回、抑亦正氣歌之續也、

嶧桐集二十卷貴池劉氏刻本

明劉城撰、城字伯宗、改字存宗、貴池人、諸生、崇禎十二年、以史可法張東文薦、考授郴州知州、皖撫黃配玄檄任九江同知、均不赴、鼎革居、永歷己丑、召為給事、道遠未達、明年辛卯、年五十三、私謚貞文、事蹟具縣隱逸傳、城詩有何來集、為崇禎十一年戊寅至十四年辛巳北征時作、有己丑自序、又癸未詩、有吳應箕序、皆刻於明清間、殁後、子廷鑾彙已刻未刻稿、屬和州戴移孝編為文詩各十卷、有康范生、余懷、吳非序、康熙十七年戊午、督學邵嘉出俸佐刻並為之序、閱十二年乃訖工、乾隆間被禁不行、道光通志作十卷、誤、光緒十八年貴池劉世琿重刻、然所據多譌舛、詩九卷、又奪二十九三十兩葉、劉世珩假得六合黃氏所藏康熙本、則脫葉俱在、與吳應箕樓山堂集合刻為貴沙二妙集、並從蔣臣無他技堂稿增入題後一首、康范生謂其詩擬杜甫、文擬陸贄、余懷亦謂甲申後詩、伯仲杜甫、蕭穆敬孚類稿、則謂其論古今及紀事、均有真知實見、論兵及池州防守議上史黃張鄭

諸書、具在經世之略云、其以嶧桐名集、則以無凡為

取嶧陽孫桐之義也、

伍喬集一卷貴池先哲遺書本

南唐伍喬撰。陸游南唐書載喬廬江人，舉進士，仕至考功員外卒。後主本紀又載乙亥歲命戶部員外郎伍喬於圍城中放進士孫確等三十八人及第。是喬實仕至戶部員外也。計有功唐詩紀事亦作廬江人，而康熙池州志載喬貴池人，保大十三年進士第一，南唐亡，隱九華山。以攷疑喬本廬江人，而遷貴池也。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均載伍喬集一卷。國朝御定全唐詩錄喬二十二首，此本僅七律二十一首，又斷句一韻，乃劉世珩所輯，為貴池先哲遺書之第九種。喬幼學詩，聲調寒苦，有虔童羸馬之歎。李調元五代詩鈔亦錄二十一首。

棲山堂集二十七卷貴池劉氏刻本

明吳應箕撰。應箕字風之，更字次尾，貴池人。崇禎十五年副貢。乙酉起兵，應金聲牒授池州推官，監紀軍事，進道秩，兵敗不屈死，五十二。事蹟具明史本傳。案應箕詩有前東游草，崇禎四年辛未游吳越作。又後東游草，崇禎七年甲戌作，有新建蘇桓序。又丙丁集，崇禎九年丙子、十年丁丑作，有劉城序。又梁谿唱和詩，崇禎十一年戊寅作，有周鑣序及自序。又己卯詩，崇禎十二年己卯作，有陳子龍序。文有擬進策兵事策各十，時務策七，崇禎九年丙子作，有周鑣序。然皆一時或一地之作。崇禎十二年，諸弟子始搜散逸刊棲山堂集於南京，有張自烈、劉廷鑾序。乙酉後鏤板不可復得。順治十年，劉廷鑾、吳非始合已刻未刻編為二十七卷，並訂正於張自烈、吳遇，又搜掇細碎入之。十一年冬授梓，十五年秋刻成，有李時跋。乾隆間被禁不行。明史藝文志作二十八卷，道光光緒通志皆作四十七卷，四蓋為二之誤。道光二十八年涇縣潘錫恩刻入乾隆正氣集，僅十八卷，內缺第七八兩

卷以九卷作七卷、二十卷作十八卷、又卷八兵事策缺第一至第四、卷九時務策缺問兵一首、卷十六缺記六首、卷十八缺賦二首、又卷七擬進策十首、不載標題、序亦奪六十五字、咸豐三年、南海伍崇曜刻入粤雅堂叢書第二集、而侯方域陳名夏劉城所撰序傳、仍各有缺葉、此外有逢原齋活本、又十行二十一字本、無序跋、皆不知何人所刻、同治四年當塗夏燮刻於江西永寧官廨、並增編年譜一卷、光緒六年貴池王用賓又刻之、燮卒、書不復印、板亦零落、惟王刻板存貴池公所、光緒二十四年、貴池劉世珩得夏刻本、與劉城嶧桐集合刻為貴池二妙集、並從留都聞見錄注、增入五律一首、今據以著錄、應箕嘗云、文自韓歐蘇後幾失其傳、吾文足起而續之、又謂古文惟樸與堅、斯其至者、詩、何必不然、又喜稱說杜詩、亦時口李何王李、張自烈謂人與文似陳亮、詩旨似屈平、陳維崧謂其高文遠識、成一家言、有極筆之嘆、蓋應箕文自足傳、不僅以人重也、

田間詩集二十八卷康熙刻本

明錢澄之撰、據尺牘與宋賓顒云、宛平東海諸公、為梓拙集、去夏始事、今秋告成、有集六種、已刻其五、詩集二十八卷、文集三十卷、刻板仍留吳中、弟明歲八十云云、案姚刻止於五十歲、此當為五十後作、又案年譜、澄之生萬歷四十年壬子、至康熙三十年辛未、年八十歲、此云明歲八十、是刻於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宛平謂王崇簡、東海謂徐乾學也、乾隆朝禁燬、此則僅存者、澄之論詩重氣韻神悟、不肯一字假設、又好苦吟、一字必數經改竄、又謂詩者、文之最精、一句而有數折、一字足當數轉、凡文之數十百言、不能盡者、詩以一句盡之、數十百言作轉者、詩以一字轉之、其事至難、其法至巧、鄭方坤詩人小傳、謂其格每進而益上、思屢變而不窮、得白陸神髓、而融會出之、昔人論隮隮詩云、心存忠愛、地處閒遠、情真景真、事真意真、田間一集、庶幾近之、韓菼謂其沖淡深粹、出於自然、度王孟及陶、沈德潛謂其似陶、在神理不在字句、樅陽詩選錄八十八首、桐舊集錄六十七首、明詩

綜錄三十首、明詩別裁錄八首、錢謙益吾炙集、陳維崧篋衍集、朱笠亭明詩鈔正集、亦錄其詩、並見集中。

田間文集三十卷宣統二年重刻本

明錢澄之撰、分體編次、都二百八十八首、康熙二十九年刻於蘇州、有唐甄韓菼、乾隆朝燬禁、光緒通志著錄、宣統二年、族孫品三重印、後附年譜一卷、止於六十一歲、則澄之子撝祿所述也、文多涉明末遺事、如與澹歸禪師書注云、澹歸即金給事堡、昔在端州、與同官、時宴集劉客生寓中、自不請客、予嘲之曰、張天師命虎請客、中途虎飢食其客、天師大怒、虎曰我從來祇知喫人、幾時會請人、來比語喧傳、致諸君有五虎之目、道隱以是被杖垂死、與史載五虎訛異、可廣異聞、又方子留墓表云、乙酉鄉試、與同學相戒不赴、有臧生者、獨往試獲雋、大罵與絕交、桑子留名授、臧生名天格、龍眠風雅載授懷臧三、哭臧三詩、但深致悅惜、似無大罵絕交之事、又哭仲馭墓文、祭徐復菴文、均有充咸磔死霞閣語、桑充咸為孫臨字、括孫氏家傳、乃戰死、非磔死、又黃得功救桐城紀事、與潘江黃公生祠記所述、多不同、蓋傳聞異詞、不足為病、澄之自言文必再易稿、後成若縱筆無所揀擇、意到

筆隨自然結搆、亦間有之、然終非所長、韓菼稱其理明詞達雅不欲附一家、絕去塗飾、唐甄謂其清瑩甘潔、縈紆不滯、使讀者目明心開、合觀二說、可以得其概云、

肆雅堂詩選十卷 刻本

明孫臨撰、臨字克咸、改字武公、桐城人、崇禎元年恩貢、隆武朝以楊文驄薦、授兵部職方主事、拜福建監軍道按察副史監文驄軍、丙戌八月、與清兵戰敗被執不屈死、年三十六、私謚忠節、事蹟見明史楊文驄傳、清乾隆朝通謚節愍、據臨妻方氏命子説臨丙子入閩見擯、遂有肆雅堂集之刻、嗣有大略齋詩文稿我𥚃集楚水吟諸刻、又臨孫元衡撰傳、稱臨著作多散佚、存者僅肆雅堂集大略齋集、我𥚃集前軍中作曰楚水吟、後軍中作曰焚餘草百餘卷、新城王士禛選行於世、是臨詩不止一種、且多已刻行、是集樂府一卷、五七古五七律各二卷、五七絕合一卷、共詩七百餘篇、乃元衡屬鄒平張賓居所編、蓋即士禛所選者、有賓居士禎二序、元衡兄曰書刊臨詩示弟云、漁祥山人善采詩、長白山人篤好之、漁祥謂士禛、長白謂賓居也、臨幼從兄頤學、十歲能文、與同縣方文方以智左國柱周岐吳道凝結澤園文社、稱六子、又與復社永社幾社諸人相引重、賓居謂其詩紆鬱憤悶、

懷慨激烈，士禎亦謂其和平怡愉之詞寡，幽憂憤痛之詞多，其詩可知。余懷板橋雜記載臨被執，並縛其姬葛嫩，主將欲犯之，嫩大罵，嚼舌碎，含血噀其面，將手刃之。臨見嫩抗節死，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考元衡所撰葛姬傳，臨舉兵震澤，以軍餉登岸，兵小不戢，騎見姬貌，逼之，姬大罵，嚼舌含血噀其面，胄刃趨水死，臨作詩弔之，有壯士未曾酬馬革，芳魂先自裹鴟夷之句，其事蓋在乙酉秋，詩今在集中，是嫩實先臨一年死於震澤，足證板橋雜記之誤。汪有典史外，誤與余懷同，蓋皆未見其集也。

方山子詩選不分卷　明刻本

明鄭作撰。作字宜述，自號方山子，歙縣人。事蹟具縣志、詩林傳。詩為李夢陽選並序。道光、光緒通志皆著錄，不分卷，與刻本同。作家本商賈，搆精舍方山讀書苦吟，與同縣程誥並著詩名。游河南，師李夢陽，夢陽為作方山精舍記，並贈詩云：近時好事最者誰，徽州鄭生差愛我。王寅謂其雄渾跌宕，有風骨。朱彝尊亦謂其俊利勝五岳山人，的定評也。

居諸集不分卷 明刻本

明梅守箕撰。守箕字季豹，號丈嶽，宣城人。縣學生。年四十五卒。事蹟具縣志文苑傳。是集皆騷賦四五言古詩，有王世貞序、從子台祚評。江南通志、道光通志皆著錄不分卷。數光緒通志作居諸錄，誤。守箕九歲能文，與從子蕃祚、嘉祚、台祚、咸祚、國祚、鼎祚，稱七子，遊南京，與湯顯祖、曹學佺、何無咎、潘之恒、馮具區、屠隆相唱和，又與茅坤訂忘年交。陶周望、邱謙之咸推服，以為不可及。同縣湯賓尹贈詩云：座上若無梅季豹，也容他輩得昌狂。其見重如此。世貞謂其騷賦取材屈馬，而別具悲慨婉冶之態；五言於漢魏合者並氣度色澤得之，惟四言不能窺風雅藩，要之陳梁而後絕影。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謂其咏懷諸作，恐鼎祚亦當避席云。

止菴遺集八卷 家刻本

明江天一撰。天一字文石，號止菴，歙縣人。諸生。金聲門人，與聲同起兵，俱死。事蹟具明史本傳。清乾隆中諡節愍。集八卷，乃其弟文月所輯，門人洪祚永校錄授梓。有永豐湯來賀、宣城吳肅公序。天一次無湖家書云：我文雖無大用，實有關係，三弟可為收錄，傳諸後世。又謂事有關係，議有裨補，方可采錄，若徒文采吾無取焉。則其所為文可知。來賀稱其英詞生氣，洋溢楮墨，雖或感憤嫉俗，時有過情，然皆義關君父，生民之所繫命。肅公謂其數陳竑議，感痛奸回，遇幽貞至孝，若負創者之呻吟，其感發塊磊，雖應酬題跋，間篇短牘，必於世道人心肫肫亹亹云。

博依集二卷刻本

明方以智撰。以智字密之，號曼公，又號鹿起，自稱龍眠愚者，桐城人，孔炤長子。崇禎十三年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永曆朝，歷右中允，侍讀學士，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庚寅，為僧，名弘智，在天界為無可，入匡廬為五老，在壽昌為藥地，為墨歷，或訛為不立，最後居浮山，補愚者之合詩以匡廬而號曰浮廬。康熙十年卒，私諡文忠。事蹟見明史方孔炤傳。是集二卷，詩數百篇，蓋其少作，有文震孟、陳子龍、徐世溥序，道光、光緒通志著錄。以智論詩主內發性情，外嫺節族，中邊皆到，必陶鑄騷雅，森詩漢魏，然後可興鮮衣盤礴，其宗旨可知。子龍謂其鎔鑄體裁，力蹈古則，世溥謂其樂府古風浸淫漢魏之能，備擬歷代，兼擅衆長，高深蒼鬱，一振唐風，三百年所僅見，震孟亦謂樂府歌行，直追漢魏，筆陣縱橫，在晉唐間云。

周恭節公全集二十六卷年譜一卷乾隆元年刻本 光緒二十七年刻本

明周怡撰。怡初名愷，字順之，號都峯，改號訥谿，別號都華野人，太平人。嘉靖七年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私諡莊簡，天啟二年追諡恭節。事蹟具明史本傳。集凡奏疏一卷，文錄十卷，詩錄八卷，尺牘四卷，雜錄三卷，皆弟恪所輯，始刻於萬歷元年，六世孫元錡重刻於清乾隆元年，並取門人吳達可所編年譜一卷刻之，十一世從孫勝弼又刻於光緒二十七年。前有洪朝選、許穀、姚三辰、李鳳翥、宋斅、王綖、洪亮吉、汪廷珍、萬承風、白鎔、胡敬、張鱗、郭承恩、鄂木順額、卞士雲、車克慎序，後有趙青藜、田榕、方澍跋，及祠堂圖詩，有晉義英序，年譜冠以誥命、史傳，有鄭江後序，江南通志及道光、光緒通志皆作訥溪文集二十七卷，明詩綜又作訥齋集，今據本書著錄。惟奏疏後附岑用賓、詹沂二疏，據詹疏有吳達可裒集遺稿，鄒元標序之語，鄭江序又謂元標序年譜，今集與年譜皆無鄒序。又詩錄卷一祝太孺人誕辰，案辰原作宸，乃形近而誤，薄言捷之下，語氣未完，卷二今日良宴會後有空白

七行尺牘卷三懸雪荊川公子後有空白十八行是原輯已有闕佚又詩錄卷一之閱鶴似應入七古卷四擬古一首又自有感至偶成口號凡廿首自漫懷至天界寺凡六首似均應入五古編次亦不無可商怡從鄒守益王畿學又以忠節顯王綬謂其論撰雜記吟詠雖其餘事然皆性真流出有見道語非苟作者汪廷珍亦謂其雖無意為文而生氣遠出刻鏤章句者不能及云

詠懷堂詩四卷外集二卷丙子詩一卷戊寅詩一卷辛巳詩二卷丙子詩補遺一卷 活字本

明阮大鋮撰大鋮字集之號圓海懷寧人萬歷四十四年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事蹟具明史本傳詩為大鋮自刊詠懷堂詩分體編卷首四言次樂府次五古七古次五律七律次五言排律次五絕七絕凡四卷有葉燦鄒靈序及自序外集分甲乙兩部凡二卷有自序丙子詩卷上一卷有自序及馬士英序又戊寅詩一卷皆丁氏八千卷樓舊藏辛巳詩二卷有張福乾序丹徒柳詒徵得於舊書肆以上皆民國十七年印丙子詩卷下一卷常熟丁初我所藏傳抄本十八年印葉序作於崇禎九年乙亥內稱大鋮里居八年詩不下數千百首是詠懷堂詩乃崇禎元年丁卯至八年甲戌所作又丙子詩自序自乙亥後系曰詠懷堂某年詩然丙子至戊寅中隔丁丑戊寅至辛巳中隔己卯庚辰又戊寅詩有卷下無卷上表中道有序此亦無之蓋已不無闕佚大鋮論詩推三百篇離騷漢魏及阮籍陶潛沈佺期宋之問陳

子昂、王維、儲光羲、高適、王昌齡、常建、謝翺諸家，而不及李杜蘇黄，其宗旨可知。明史稱大鉞有才藻，而削其詩不登，四庫及安徽通志亦不收錄，錢謙益雖錄其詩七首，亦不加評騭。朱彝尊明詩綜附論於李忠毅詩前，曰：僉壬反覆，雖有詠懷堂詩，吾不屑錄之。又靜志居詩話論阮自華詩有云：君子誦詩論世，寧舍詠懷堂而取霧靈集云云。潘江龍眠風雅，載自華謂大鉞曰：詩是吾家事，宜單出獨樹，杼柚予懷，以子之爲才，不千秋是圖，而日與某某相酬唱，吾悲其風之日

下也。言已輒相持涕泗久之。自華，大鉞從祖也。據龔序，崇禎甲戌桐城民變，大鉞嘗助餉請兵定亂，是大鉞於桐城不無關係。乃龍眠風雅於寓公錄懷寧汪之順、汪宗魯，續集亦錄范又蠡、楊昭雍，均不及大鉞。至近人始盛推之。近人嘗謂其五古、五律最工，七古、七律、七絕非所長，既歷舉其佳句，又謂其所缺在天性不足，言不由衷，價值亦因之稍貶云。

環石齋詩集八卷 乾隆刻本

國朝趙知希撰。知希字太音，號環石，涇縣人。司直曾孫。康熙五十九年舉人，官至直隸晉州知州，以憂歸。年六十八卒。事蹟具縣志宦業傳。凡八卷，乾隆間刻。前有雍正三年翟思暄序、雍正十三年張璨序、乾隆九年弟青藜序、乾隆十五年胡蛟齡序，又乾隆九年弟際飛、再姪師政跋。知希詩取材中晚，出入宋元，集中近體擅長，七絕尤妙。趙友廣錄入蘭石詩鈔，稱其雋永生新，戛戛獨造，耐人咀味。趙氏淵源集錄一百三

首，縣志錄九首，均見集中。

南山集十四卷補遺三卷年譜一卷 光緒二十六年印本

國朝戴名世撰、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號藥身、又號憂菴、別號南山、世人隱其名稱曰宋潛虛、以宋為戴族所出也、桐城人、康熙四十八年一甲第二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五十二年以南山集論死、年六十一、名世文集名不一、有蘆中集、問天集、困學集、巖居川觀集、禁書目有孑遺錄、意園文集、憂患集、偶抄、戴田有集、戴田有全集、除孑遺錄外、餘皆不復可見、存者惟尤雲鶚所刻南山集偶抄、僅百餘篇、為其文五之一、道光二十一年、縣人戴鈞衡得吳氏許氏兩本、合之尤刻、汰六十餘篇、存二百五十餘篇、編為十四卷、首論說、次序、次書、次贈序、次傳、次墓誌、次記、次雜著、次紀行、次孑遺錄、前有朱書、方苞、尤雲鶚序、孑遺錄本別自為書、方正玉曾為刻行、有王源、汪灝及正玉序、鈞衡又采本集及戴譜、編為年譜、然皆未刻行、光緒十六年、桐城教諭合肥王哲始得抄本排印、雖有戴編年譜、然為文二百五十、為卷十六、編次凡雜糅、據凡例並有增入若干篇、又有光緒十八年印本、卷一無史論、左氏辨、盲者說、卷十無贊理河務陳君墓表、卷十一無樊川書院碑記、凡五篇、又卷一有田字說、褐夫字說、烏說、凡三篇、無重印序跋、不知何人所印、至二十六年、縣人張仲沅乃取戴本及他本參校、得文二百六十二篇、又輯補遺三卷、共文十四篇、又增徐宗亮所撰後序及傳、凡王本有、張本無者十三篇、除庚辰會試墨卷序、永康令沈君募助說二篇外、餘已入補遺、雖排印亦多譌誤、然尚存戴本之舊、此後印本為多、如宣統二年國學扶輪社所印、僅六卷、文百五十六篇、蓋非足本、徐宗亮稱名世文多散佚、戴本如四紀略、皆未載、其他可知、蕭穆撰名世事略、稱搜得紀略四首、他雜文百餘首、詩三十首、擬合戴本重編、蕭歿、藏書散出、今已不知所在、名世少師潘江、傳其學、江稱其有遷愈風、名世亦以自負、然名世實有志明史、今可見者、僅孑遺錄及四紀略、與諸忠義傳、魏文帝所謂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者也、

望溪文集十八卷集外文十卷補遺二卷附年譜二卷 文集年譜咸豐元年刻本集外文補遺咸豐二年刻本

國朝方苞撰、戴鈞衡編、就程刻最多之本三百八十四篇、編為文集十八卷、又就方傳貴所刻集外文、合之邵懿辰、蘇淳元、王寶仁、方思露各家所鈔輯、去其重複、附以諸友所得尺牘、都一百八十二篇、編為集外文十卷、又以惇元所輯年譜二卷、附後、均刻於咸豐元年、刻既成、又從湯品三得文一篇、單為鍔得文十九篇、讀書筆記六十則、邵懿辰得史記評語九十餘條、益以時文自記二則、與沈廷芳尺牘三通、聞見錄三則、編為集外文補遺二卷、刻於咸豐二年、內奏議一體、方氏曾鋟板而不入集、光聰諧刻入龍眠叢書、遺並燬、此與所載祠規、皆懿辰抄自方譜、雖韓夢周所編逸集、任兆麟所藏逸稿、皆未得見、然較傳貴所得已多至數倍、其為功於苞集、蓋非淺鮮、光緒通志所載卷數與此同、惟以補遺為四卷、而無年譜、則誤也、

梧生詩鈔十卷文鈔十卷 家刻本

國朝傅桐撰、桐字味琴、號梧生、盱眙人、咸豐歲貢、事蹟具縣志人物志、詩凡十卷、前有道光二十一年武林章楊嚴序、桐學詩於盱眙王蔭槐、效成兄弟、得其雄傑、又文鈔十卷、皆駢文、前有道光二十五年王效成序、二十六年包世臣序、效成謂其將由東京而子雲、淮南以極吳越語、世臣亦謂其熟精選理、雖治聲色、省體勢、而壁壘堅深、波濤鼓盪、滄溟山岳不過、世臣固不輕許者也、

息園詩存九卷 家印本

國朝方希孟撰希孟字峰民一字小泉晚號天山逸民壽州人同治康貢分省補用鹽運司詩為希孟自訂按年編次自咸豐五年至宣統二年凡五十六年民國二十一年印希孟十歲賦落葉詩驚其長老生平足跡徧天下張裕釗盛昱馮志沂樊增祥易順鼎王樹枏皆與唱酬推為作者

蓉洲初集六卷味經山館詩鈔六卷文鈔四卷遺文三卷遺詩二卷尺牘二卷刻本

國朝戴鈞衡撰鈞衡字存莊號蓉洲桐城人道光二十九年舉人咸豐五年卒年四十二事蹟具國史文苑傳初集六卷詩三百十二首道光十九年刻光緒通志著錄鈞衡初從朱雅張敏求游好撫漢魏陶潛李白王孟明七子之言嗣游方東樹門詩乃一變茲集所載與敏求之閒花亭集猶淵源相接也又味經山館詩鈔六卷乃自道光十九年己亥至三十年庚戌凡十二年詩原四百餘篇刪存二百九首咸豐二年門人王祐蕃刻刻後又刪五首前有自題並方東樹光聰諧文漢光孫鼎臣喬松年江有蘭方宗誠馬三俊徐子苓馬瑞辰張肆評語祐蕃跋所錄皆己游方東樹門詩用昭昧詹言說力去客氣假象者也又味經山館文鈔四卷存文六十首咸豐三年刻前有方宗誠序並自序鈞衡文初學劉大櫆繼從方東樹游乃以姚鼐古文辭類纂為宗又味經山館遺文三卷遺詩二卷尺牘二卷乃鈞衡遭難後舉未刻書付

有恒心齋文十一卷詩七卷駢文六卷詞二卷曲一卷
外集二卷

國朝程鴻詔撰。鴻詔字伯敷，號黟農，黟縣人。大興籍。式金子。道光二十九年舉人。銓鷄澤教諭，以軍勞保至按察使、山東補用道。事蹟具縣四志儒行傳。詩文皆分體編卷，駢文有同治十一年休寧吳文揩序。外集則集句詩文，皆刻於同治間。鴻詔受經於同縣俞正燮，汪文臺受駢文法於山陰夏煕。其讀梅曾亮伯規山房集云：少小好駢語，癖與先生同。中馬窺周秦貌，以難為工，差稱唐宋文派，別在舒桐。又自謂學詩四十年，不下數千首，不似古者不足存，惟不似却似而適為吾詩者存之。宗旨可知。然曾亮從姚鼐遊，衍桐城之緒，鴻詔長於掌故考訂，亦近正燮、癸巳類稿也。

雲峯文集十卷　道光辛卯家重刻本

元胡炳文撰。炳文字仲虎，號雲峯，婺源人。父斗元，從朱子從孫小翁得書易之傳。炳文尤潛心朱子之學，上溯伊洛，以接洙泗淵源，無不推究。延祐中以薦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調蘭溪州學正。至大間，族子淀為建明經書院，以處四方來學者。儒風之盛，甲東南。卒謚文通。其學以博聞實踐為要，其議論皆本於天衷民彝之粹，其文章則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無。所著易通、四書通等書皆已梓行，纂述之餘別有文集二十卷，厄於兵燹，散逸無遺。至明成化中，其七世孫用光暨子鄉進士濬窮搜博訪，僅復其半，復壽諸梓。臨川吳文正公嘗稱炳文曰：有功聖門，莫若朱子，（有功朱子）莫若雲峯。朱子發揮大聖之淵微，雲峰又發揮大儒之淵微，希聖希賢，同一心耳。文正於炳文蓋有默契焉。斯集諸文殆炳文著述緒餘，有志之士取而讀之，因其言語文字之間，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則考亭之墜緒可尋，而斯道不為空言於天下矣。然則是編未容以才人韻士之文視之，不妨與集部互見，并著錄子

部儒家焉書有明莆田陳音海陵儲瓘婺源汪舜民
三山林瀚博羅何歆休甯汪循及炳文八世孫濬等
序清道光辛卯有黟縣胡積城炳文從裔為之序而
重刊之又有雲峯筆記性理通等書行世

滁州志四卷 明刻本

明胡松撰松字汝茂滁州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南
京吏部尚書卒謚恭肅是編乃松官禮部精膳司郎
中時以使事歸里知州林元倫以志事推重於松松
秉筆屬成此志先述天文山川物產各一篇次則皆
用編年紀事間亦附以論斷與他地志之分目者不
同頗為創作

十六國年表一卷 家刻本

清張愉曾撰、愉曾字庭碩、徽州人、按崔鴻十六國春秋本有年表一卷、詳見北魏書本傳、惟其書久佚、今通行者乃明屠喬孫僞撰、愉曾因據原書補撰是表、以年為經、以國為緯、足補屠氏之缺、

名臣經濟錄二十卷 鈔本

明黃訓撰、訓字學古、歙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是編輯洪武至嘉靖諸名臣所建白著述、凡言而可行、行而可久、及紀實而可鑒戒者、咸會萃一編、故名經濟錄、（一稱皇明經濟錄）内分十門、凡開國一卷、保治四卷、内閣一卷、吏部一卷、戶部二卷、禮部兵部各四卷、刑部二卷、各衙門一卷、後陳御史九德加以刪次、又成為十八卷、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三家世典一卷 鈔本

明郭勛撰。勛鳳陽人，係郭英六世孫，襲封武定侯。明初功臣封侯者皆不得襲，獨英至明亡乃絶。正德中，奉命鎮兩廣，因輯中山王徐達、黔甯王沐英及其家世系、履貫、勳閥、遭遇本末，以為此書，大抵本之實錄國史也。

蘇米譚史二卷蘇米譚史廣六卷 鈔本

明郭化撰。化字肩吾，宣城人。是編雜採蘇軾、米芾軼事可資談柄者，各為一卷。既而又廣蘇軾事為四卷，米芾事為二卷，皆摭拾小說為之。譚史自序題辛亥，蓋萬歷三十九年也。

史通訓故補注不分卷 家刻本

清黃叔琳撰。叔琳字崑圃，大興人。本為歙縣程氏子，以父為大興黃氏後，故為大興人。康熙進士，累官詹事，以重赴瓊林，加侍郎銜。史通述史籍源流，與古人得失，其中頗多墳詞僻事，非注不顯。各家注本，以王惟儉本為最善。叔琳是注，乃以王注為藍本，刪繁補遺，重梓行世。及浦注出，頗多暗合，而黃注遂微。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月令通考十六卷 鈔本

明盧翰撰。是書博採旁搜，凡稗官野史、博物雜記，靡不攟摭，附於各月之下。曰天道，曰治法，曰地利，曰民用，曰攝生，曰涓吉，曰占候，曰迹往，曰考言，曰擴聞，臆列星布，燦然具備。經以十二辰，緯以十事，用配干支，其用心良厪矣。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款式

使琉球錄五卷 康熙淳刻本

清汪楫撰。楫字舟次，休寗人，寄籍江都，以歲貢生署江蘇贛榆訓導。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授檢討，纂修明史。二十二年春，充册封琉球國正使。是錄備載册封典禮，及山川景物。楫至彼國，宣布中邦威德，王及臣民皆大悦服，錄中亦略述及。使臣瀕行，例有餽贈，楫概卻不受，琉人至建卻金亭誌之，蓋不負使節者也。

校補海國紀聞 家刻本

清俞正燮撰。正燮字理初，黟人，道光元年舉人。是書詳紀海外通商諸國情形，皆係得諸傳聞。是時中外初通，正燮以為殊方遐國，人所忽必當察，遂成是書。亦瀛寰志略之流也。

庚子中外戰紀二卷 刻本

清程瞻洛譯述。瞻洛字嗣伊，號筱菴，桐城人。光緒諸生。是書原為法國武弁佛甫愛加來施米農合撰，詳載庚子中外戰事，與華人所著拳匪紀事一書，拉雜湊合者不同。瞻洛於光緒壬寅供職江南製造局，乃取是編與鍾離劉翹翰共同譯述，成二卷，凡分六章。一紀俄人在滿洲之舉動，二紀俄人備戰守之機謀，三紀俄人臨戰時之佈置，四紀聯軍在直隸之征進，五紀聯軍援使署之源流，六紀聯軍進攻保定之運籌。

白白齋貨殖傳評二卷 家刻本

明姚康撰。康初名士晉，字休那，桐城白苓人。為明諸生。順治十年辛年七十六。是書分上下卷，全卷借龍門傳語加以箴世之評，其意具見於評後。至其齋之顏以白白者，取白戰白醉之意，蓋以明其貧也。

讀史漫筆二卷 貴池劉氏刻本

清吳孟堅撰是編乃其縱觀諸史偶出臆見隨筆論斷以衡其世衡其人兼衡其心裁決明敏如老吏斷獄片言立定使人不敢矯誣而總歸於忠孝之旨以期挽回世運扶植人心自謂首關龍逢而終文文山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孟堅蓋深有隱痛也前有王澤弘張鴻猷曹曰瑛姜宸英李清映盛符升王岱張芳陳維崧潘耒黃虞稷華黃宗觀張總彭始震鄧漢儀吳璜鄭濂沈喬生張秀璧劉湘羅世珍張忭等二十三人識語而每條之下亦多有評語邑人劉世珩刻入貴池先哲遺書中

史弋二卷 家刻本

清汪楨撰楨字訥溪康熙時南陵人是書取垂戒之義得論二百餘首分上下二卷效史記列傳之始自伯夷夏商以前闕焉未備謂之史弋者取詩人時亦弋獲之義言千慮之一得前有汪越序及楨自序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提要版式

九畹史論一卷 舊刻本

清翟鶚撰。鶚字懷清，涇縣，乾隆時人。幼負俊才，能詩古文辭，而屈於有司之繩尺。是編亦爲趙紹祖刻入涇川叢書中。凡文五篇，曰辨方望溪淮陰傳書後，曰書東坡賈誼論後，曰馬援論，曰武氏論，曰唐藩鎮論，多發前人所未發。

史斷不分卷 家刻本

清周卜政撰。卜政字時亮，號存齋，桐城人。從事性命之學，淹貫經史。所著史斷，足與程師恭媲美。乾隆二十六年成進士，嘗主講永年書院，卒後門人私謚曰文安。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史說不分卷　鈔本

清姚東之撰。東之字佑之，一字幼楷，號伯山，桐城人。道光二年進士。由河南臨漳縣知縣，歷廣東揭陽縣知縣、遷綏傜廳同知、肇慶府知府，終貴州大定府知府。是說共五十六條，旁搜遠引，字必求其有據。於人所休習者，皆以特見釋之。遇有不然，雖負盛名，不少假借。末有地考數條，指陳疆域山川，尤為詳悉。

讀史雜記一卷　家刻本

清方宗誠撰。是書所論，起西漢，迄明末。凡書法之不當者，前人議論之不公者，具真知灼見之筆，一一為之駁正。如史記不為惠帝立本紀，宗誠則謂有乖於春秋正名之義。明莊烈帝言有君無臣，宗誠又謂當時豈無臣哉，賢否混淆，黜陟任意，致賢良忠亮之士不能盡其用，實有臣無君，非有君無臣也。此皆讀史有得之名論也。

綱目續議二卷 家刻本

清胡爾梅撰。爾梅字子和，桐城人，官無為學正。是書蓋續江左朱氏之綱目議而作，以為朱子綱目書既浩繁，不無脫誤，元代汪克寬考異、徐昭文考證辨核詳悉。咸豐甲寅得朱少文之綱目議讀之，更覺能補考異考證所未備。按考異據綱目刊本與朱子凡例相戾者得九百七十餘條，考證據諸儒同異間亦竊附己意得二百五十餘條，至朱氏之綱目議則於二書之外特成七十二則。爾梅之續議凡遇汪徐書中有可疑者，既舉數條稍加辨論，然又將平時條記同於朱氏而無義例可證者，概行塗抹，是以屬辭比事之餘，僅存八十八條，即平語中所謂以春秋之是正綱目之非者也。書成於同治元年，同治十年新鐫。前有許光鏞序及爾梅自序，卷後有九家評語及程子箴、陳立賢兩跋。

拙齋十議一卷 鈔本

明蕭良幹撰。十議者：一稅糧議，二漕運議，三吏治議，四鹽法議，五採木議，六功臣土田議，七皇莊子粒議，八國財耗蠹議，九河西鈔關議，十優卹船戶議。十議十，惟漕運及河西關鈔、優卹船戶是當官時所作，因萬曆庚辰良幹曾奉命司關也，其餘七議則皆攜諸時勢，得之見聞，足備枋國之鑒戒者也。

祀禮從宜一卷 明鈔本

明吳文光撰、文光字有明、婺源人、嘉靖丙午舉於鄉、除應山知縣、動民皆以至情、後歸與洪垣、游震得講學、議論宗紫陽、時王守仁之學盛行、文光曰、我不敢為考亭罪人、尤頗為陽明忠臣也、

便民政略無卷數 鈔本

明陳嘉慶撰、嘉慶潁上人、永樂間以舉人知湖北安陸縣、精敏有才節、縮甲里賦、均徭簡、乃酌畫其法、曰便民政略、意在徧諭閭閻、俾民不為胥吏欺耳、官終工部郎中、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經濟典彙不分卷 鈔本

明余鳴雷撰。鳴雷字長公，婺源人。余懋衡子。食餼入太學。凡天官、河渠、疆域、禮樂、律法、兵制，上下數千年，沿革得失，皆能悉數。少從父敭歷中外，多所贊畫。居母喪，手錄孝經，朝夕泣讀，幾至喪明。晚乃屏處山中，輯述父書，紹明性學，以終其身。學者稱章節先生。

閩獻漫記一卷 鈔本

明汪康謠撰。康謠字淡中，號鶴嶼，休寧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浙江諸暨令，升戶部主事，遷郎中，出守福建漳州。為自約者八，約屬者三，又有八禁五不擬著為令，舉卓異第一。擢漳南參議，崇禎改元，擢福寧兵備，以疾告歸。日講學天泉、還古兩書院。是書蓋記其在漳所讞之獄也。時有汎海遭風者七十四人，鎮將及僚佐利其金，誣坐為寇，康謠廉得其實，盡釋之，是為康謠在閩最大之善政。

兩郡理言無卷數 鈔本

清趙善增撰。善增字公受，涇縣人。順治間以薦授雷陽（雷州唐置又稱雷陽今海康縣明以後為府屬廣東其舊治也）推官。時嚴疆叢脞，督餉搞師，善增釐奸剔弊，衆賴以安。後調肇慶（肇慶廣東府名宋置明以後屬今高要縣其舊治也）推官，改瓊州（瓊州唐置明以後廣東今瓊山縣其為府亦屬舊治也）教授。著有兩郡理言，自記其為推官時事。

策略六卷 刻本

清汪紱撰。紱時清廷設科取士正盛，初場試四書文，二場試五經文，三場則為試策，蓋由通經以求致其用也。是書雜取經史、地理、性理、政治各學，考其沿革損益，俾學者粗得門徑，以供對策之用，故曰策略。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崇儒舉要六卷 家刻本

清章世臣撰。世臣望江人，仕履未詳。是書以學制祀典以及聖賢後裔封職襲職士林所當講求，乃纂次學校之制，自五帝至隋為一卷，自唐至清為二卷，三卷採諸儒奏議名論，徐氏圖考附焉，四卷臨雍幸魯典禮，五卷至聖祀典並追崇盛典，六卷配哲從祀，七八卷為世爵世職及闕里學額祀田亦入焉，名曰歷代崇儒考，顧其數約十餘萬言，慮涉繁蕪，無以貽示後生，爰節為崇儒舉要，分列六卷，而體例一仍全編之舊。

曾廟從祀議荅二卷 鈔本

清洪恩波撰。按光緒庚寅兩江總督曾忠襄公修宗聖志，檄恩波至山東嘉祥采輯宗聖祀典世系，既至謁廟，見從祀十八人位次多舛，乃悉為攷正，上書山東巡撫張曜，釆其議入告，歸更質諸友朋，采摭羣議，成從祀議荅兩卷，末附孟廟祀位考，皆博贍精覈，前有張通典、劉崇海、陳玉樹、姚永概、袁成龍諸序，而陳序謂武城不在嘉祥而在費縣，亦有特識。

文廟通考一百三十二卷 刻本

清翟激芳撰。激芳字潤之，號藝圃，涇人。道光紀元由優貢生舉孝廉方正，官廣德州學正。自來志孔廟者若明陳鎬孔允植之闕里志、沈朝陽之闕里書、清宋際李慶長之闕里廣志，雖亦以類排纂，而皆限於方隅。此書凡關於聖蹟祚嗣謚號文獻各節，無不考證詳明，且網羅舊聞，通及褒寓及文廟者，以此書為最詳備焉。

選舉沿革表三卷 鈔本

清馬徵慶撰。是編綜覈古今選舉之法，麗以十目，曰徵聘，曰薦舉，曰貢士，曰制科，曰辟置，曰恩蔭，六者皆舉賢之事；曰學校，曰科目，二者為興賢能之事；其出於舉賢書升之後者，曰銓選，曰考課，本此十者製成此表，以便觀覽。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備荒通論不分卷 鈔本

清章謙存撰。謙存原名天育，號犀臺，銅陵人。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任江蘇寶山縣訓導。襄籌賑饑，多所全活。是編皆根據籌振時之經驗，令人得先事豫防，無泛設之語。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海運南漕叢議一卷 鈔本

清齊彥槐撰。彥槐字夢樹，號梅麓，又號蔭三，婺源人。嘉慶十四年進士，授庶吉士，選江蘇金匱知縣，有治績。是卷即其在金匱時所建之海運議也。時蘇撫為陶澍，以易河而海，事屬創舉，難之，召彥槐再三詰駁。彥槐條對詳明，澍詞屈，彥槐得旨優獎，陞蘇州府同知。後十餘年，卒行海運，蓋仍彥槐策也。

鹽政利弊書四卷 鈔本

清胡稷撰 稷字公望原名光棻盧江人道咸間由舉人員外郎任川東道歷江南江西鹽道兼署江西按察使所著是編於鹽政利弊得失皆本身經歷之言故能委曲詳盡

十六條附律易解無卷數 家刻本

清夏炘撰 清制國家設立鄉約教官與有司官一體宣講所司諭要源分往四鄉宣講聖諭廣訓歷有年所僻壤荒區無不周徧仍恐鄉曲愚民不諳文理不通官音於是乃就十六條用俗語詮釋摘取簡明律例附於其後俾閭閻易於通曉而遠罪由於畏刑名之曰十六條附律易解復附講約餘說十四條於後語誠殷殷語長心重亦正人心厚風俗之一助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提要版式

古今全史一覽十卷 明刻本

明舒弘諤刪集、弘諤字士一、旌德人、增廣生、博學工文、造就後進、多知名者、是集刪削鑑紀、專主紀事、至明止、歷代帝王惟存其名號、然遇崩立或有異故、始為特書、不則略之、附分野圖、使古今形勝、曉然在目、又附統系圖、使古今由來歷歷如覩、有注釋、有詳校、分代用◎、國號用△、地名用口、官名用○、姓名用丨、截句用・、取便覽也、前有崇禎元年曹勳序、崇禎二年自序、

後魏書音義一百三十卷 刻本

清淩廷堪撰、廷堪字次仲、一字仲子、歙人、六歲而孤、就讀窮巷中、粗記姓名而已、去學賈不成、年二十餘始復嚮學、舉乾隆己酉江南鄉試、明年成進士、殿試三甲、例授知縣、自請改教、乃選授寧國府學、廷堪博覽強識、於六書、九章、八線以及古今疆域之沿革、職官之異同、史書之參錯、藩屬之源流、井然條貫、即歷代名人詩歌、文章、隨舉皆成誦、是書於魏收所著後魏書、詳著音義、附之以傳、以為延壽北史、君實通鑑、亟褒收作、點竄罕加、可知其有著作之才、具良史之識、而齊文宣誇史之罪、李百藥穢史之名、實不足為收病也、

西魏書二十四卷 南康謝氏刻本

清胡虔撰。虔字雒君，號楓原，桐城人。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初在翁方綱幕府，南康謝啟昆為方綱門下士，撫粵西時，聘虔主秀峯書院。是書載自魏孝武帝西遷關中，迄宇文受禪止。趙翼謂得史裁之正，其採摭亦甚詳，可稱良史。惟與小學考皆標題謝啟昆為撰人，其實兩書俱虔代為之。蓋謝為布政、巡撫，必請虔與偕，相從終始，故兩書悉得告成，而啟昆自序亦不沒其實也。

明史略七十卷 家刻本

清程嗣章撰。嗣章字元朴，一字南耕，歙人。程廷祚弟也。七歲能詩，既長習舉子業，連閱於有司，頊頊不得志。後習刑法、食貨諸務，為人作奏，得鼂董遺意。是書尤具精力所注存也。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程式

史記八書質疑二卷 鈔本

清汪鋼撰。鋼字允堅，號鈍齋，婺源舉人，官盱眙教諭。八書為史遷所創，後史多因之，即禮、樂、律、歷、天官、封禪、河渠、平準也。是書專對八書而質疑，較尋常勘史之作，自不侔矣。

讀史識存十卷 道光乙未刊本

清王溽撰。溽字楚泉，號樂坡，六安人，諸生。家貧，以舌耕餬口。然承其家學，博覽載籍，於羣史探討最精。是書即其讀史時隨筆所記也。卷一史記六十則，卷二漢書四十五則，卷三後漢書三十六則，卷四三國志魏四十六則，卷五蜀四十六則，卷六吳四十二則，卷七晉書至明史五十七則，卷八雜論說二十六則，卷九雜考辨二十六則，卷十晉書同姓名續考一則，補遺二十二則。道光乙未其門人醵資刊行。

通鑑集要二十八卷 明刻本

明吳守謨撰。守謨字君陳，休寧人，嘉靖間國子監生。是書所列三皇五帝紀一卷，夏紀一卷，商紀一卷，周紀二卷，秦紀一卷，西漢東漢紀五卷，後漢紀一卷，晉紀一卷，南北朝紀一卷，唐紀四卷，五代紀一卷，宋紀八卷，元紀一卷，都二十八卷。按涑水通鑑、紫陽綱目卷帙繁重，循讀爲難，後雖有江旭奇、諸理齋之通鑑集要，號爲簡明，而先後失倫，輕重失裁，稱謂失當，仍襲已誤之轍，不足以昭法訓詔來者。守謨之輯是書，旁蒐百史以核其真，會諸綱目、續綱目以正其例，進退編年諸書以折衷乎一是，經營慘淡，煞費苦心。又與其從子可端釐正文體，考訂音釋，使讀之者展卷瞭然，無煩詳察，尤足嘉惠後學也。

綱目前紀不分卷 明鈔本

明謝九成撰。九成字鳳儀，繁昌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吏部郎中，年三十五即投劾歸，杜門卻掃，於數千年事故靡所不窺。是書詳略得中，論議皆關風教，說者謂不讓仁山之作也。

陟園考訂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重刻本

清錢遴撰，沈鎬同修。遴字枚一，學者稱陟園先生，懷甯人。康熙乙丑進士，歷知馬湖屏山縣。是書前有桐城張英、俞樾等序。初刻燬於兵燹，光緒初，邵景書等再刻於吳中。據遴自序，書初名史學鈔，後與鎬往復校勘，乃定今名。并云：或予操墨而沈子運斤，或沈子引繩而予實削墨，予缺有間，沈子攻之，沈子有瑕，不吝予治。鎬亦言錢先生下詢於鎬，先生稍摘其大，鎬亦頗化其拘，先生躬自操觚，小子佐以鉛槧。蓋全書為遴所撰，而實鎬與同修也。內定九法，一曰音，二曰注，三曰考，四曰補，五曰辨，六曰記，七曰評，八曰訂，九曰按。以此九法致力於綱目，洵可謂奄有諸家之長，而復考亭面目矣。書名考訂，蓋即九法之中，舉其二以名之也。

戰國編年二十二卷 家刻本

清金蔚藍撰。蔚藍字岱睛，雲山人。咸豐元年恩貢生。自學無師承，而鑽研能得其秘，尤精先秦時事。是書自周貞定王元年始，以左傳終於是年也；至秦始皇二十六年齊王建降止，以秦自是并天下，而六國皆亡也。六國雖滅於秦，秦亦不久而失，故并附秦亡之事於後，亦猶左傳有悼之四年一節，為全書大結束也。體例仿通鑑綱目，而稍加擴充。雜引諸書，皆注出處。已亦參以論斷，末又善賈誼過秦論之推言，表錄其上篇，以明七國之成敗及秦之所以亡，餘二篇則因論二世子嬰，不復載。此則效司馬遷而略子嬰通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皇明副書一百卷 鈔本

明吳士奇撰。士奇字無奇，歙人。萬曆壬辰進士，知福建甯化縣，升南戶部郎中，出守江西吉安，爲政簡靜，督學四川，作三蔵五要，累擢南右布政使，入爲太常卿。是書凡分帝紀十四卷，表四卷，志九卷，列傳七十三卷，起洪武，迄隆慶，蓋私家編述之史也。書未梓行，祇有鈔本。

左傳紀事本末三十卷 家刊本

清高華撰。華字旦兮，桐城人，明末諸生。是書倣袁樞通鑑紀事本末而作，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具在左傳一書，乃用樞體彙次爲一百五十篇，有專紀，有合紀，亦有附見，要於左傳本文之外，不增隻字，以爲聯絡，亦猶樞之彙次通鑑也。前有華自序，謂此仍丘明之書，而非予之書。又謂機仲復起，其亦許予爲同心。華蓋不敢自居於作，而又願竊比於樞，此自謙之甚。有清一代，爲是書者頗多，當稱高士奇爲傑出，以華相較，如驂與靳矣。

左傳紀事本末四十卷 家刻本

清馬教思撰。教思字臨公，號嚴沖，桐城人。年垂五十，始舉康熙十八年進士第一，授編修，充會典纂修，署日講起居注官。紀事本末，刱於宋袁樞，同時章沖將左傳事迹排比年月，名之曰春秋左氏傳事類本末，與樞通鑑紀事本末並行。教思是書，蓋亦有慕乎章著，而為之者，自高士奇之左傳紀事本末出，於是與章馬鼎足而三矣。

路史補箋十二卷 家刻本

清陳寳泉撰。寳泉子鳳石，涇人。乾隆己酉舉人，歷任江蘇淮安訓導，石埭教諭。宋羅泌於孝宗乾道庚寅成路史四十七卷，引據浩博，文采瑰麗，其子苹承命為注。寳泉更搜輯羣書，擇要補箋，雖未即完備，究羅氏之功臣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款式

朔史不分卷 家刻本

清馬徵慶撰。徵慶原名徵麟，字素臣，一字鍾山，寧鍾■、在時呈請改今名。咸豐和，以文生從戎，歷參曾文正、李文忠幕府，遞保同知銜，以知縣用。十二年，部以前保選授太平縣教諭，後改舒城。徵慶以為遷史之五帝本紀、三王世家，率多乖謬，而蘇轍古史又非詳贍，羅泌路史亦未盡典覈，他如稽古錄、通鑑外紀、通鑑前編之屬，亦大致因循陳編而已，因參酌竹書紀年、繹史、尚史以為底本，而復取管晏呂覽諸書以補遺缺，草創鉅著，謂之朔史。

征苗錄無卷數 鈔本

明葉嵩撰。嵩字德敷，祁門人，宏治乙卯舉人，歷官廣西慶遠知府。田州岑猛謀逆，嵩征剿多所贊畫，猛授首，餘黨未平，單騎往諭之，以功晉秩參政，自撰征苗錄以記其事。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所知錄六卷 新學會社刊本

明錢澄之撰。澄之原名秉鐙，桐城人。生當明季，曾挂籍唐桂二王之朝，國變後易名澄之，字飲光，杜門課耕，晚號田間老人。是書行今有兩本：一為荊駝逸史本，一為新學會社本。荊駝本上卷隆武紀事，中下卷皆永曆紀年；新學本據傳鈔本排印，隆武紀年一卷，永曆紀年三卷，南渡三疑案、阮大鋮本末小紀二卷，共六卷。荊駝本之永曆紀年二卷，乃排印本之卷中，又較荊駝本多附錄三卷，文字亦互有異同。隆武時，澄之以大學士黃道周薦，授延平府推官，閩亡入粵，桂王除禮部精膳司主事。永曆三年，應臨軒特試，改庶吉士，次年授編修。及永曆自梧州奔南甯，澄之不及從。永曆紀年亦至是為止。澄之自為凡例，言閩事自乙酉十月以前，皆得諸耳聞，至於延平行政，贛州用兵，亦秖記其親見者而已。粵事自戊子秋九月過嶺，到肇，略有見聞。戊子以前，皆本諸劉客生日記。客生名湘客，陝西人，由諸生薦舉入官，永曆中以唐事兼副都御史。當時所謂五虎之一也。全祖望謂錄中多袒五虎，蓋本於是，而論敘金堡，又足為所藉口。然黃梨洲亟稱是錄可信，李慈銘亦謂是錄所記議論平允，敘五虎事頗無恕辭，謝山蓋未細檢也。惟唐王父名器墭，誤作名義；通政使馬思理，從魯王官至大學士，卒諡忠宣，誤以為八月丙戌縊於福州；永國公曹志建，非草澤出身，又誤以為河南流賊。此則出於一時失考，近人已有言之者矣。

天啓遺事不分卷（鈔本）

明李憲撰、憲貴池人、崇禎庚午舉人、阮大鋮在南都、憲與吳應箕等倡為防亂公揭、（共一百四十三人、顧杲為首、憲為殿、）鄭三俊主南京察時、驅除魏璫黨殆盡、憲實佐之、是編又作天啓事實、

野史無文二十一卷（鈔本）

明鄭達輯、達字士行、號奈村農夫、合肥人、生於明季、入清不仕、足跡半天下、所至網羅前代舊聞逸事、擇其可信者、而後筆之於書、非他家之撮錄可比、是編計十二種、曰前朝宮殿服御諸遺制一卷、曰西巷北狄諸部落一卷、曰當今巡幸東南二卷、曰本朝災祥二卷、均殘佚、其存者曰讓皇帝本紀二卷、曰烈皇帝遺事二卷、曰明末難諸臣二卷、曰永歷皇帝本紀二卷、曰西南死事諸臣二卷、曰魯監國張黃二臣傳二卷、曰鄭成功海東事二卷、曰鄭成功海東事二卷、曰流寇張獻忠陷廬州府事二卷、所載諸事、多有他書所不詳者、向係手鈔稿本、共訂四冊、今刊行者、惟余瑞紫獻忠陷廬一種、定名流賊張獻忠陷廬州紀、已合二卷為一卷、

交山平寇錄無卷數 鈔本

清趙吉士撰。吉士字天羽，一字恆夫，號漸岸，又號寄園，休寧人。順治辛卯舉人。康熙間知山西交城縣，累官户部給事中。交城有交山，巖居阻邃，自明季即為劇盜所聚，吏不敢詰。吉士因勸農閱荒，率數騎入山，宿土室，訪其山川險易，居民順逆，悉得其情。一日與同官飲郤月湖，張樂，賊聞不爲備，夜半，忽斂兵疾行，由間道擣賊巢，擒百一人，撫定山民一千四百餘户，其不從賊者，以羊酒旌之。自著交山平寇錄，以記其事。

南都紀略不分卷 鈔本

清吳孟堅撰。蒙吳應箕殉節，破家所藏書籍，盡逸兵燹。孟堅於表兄李家，得鄒玄岳所藏甲申南中數月邸鈔，因略記其姓氏事實，存什一於千百，備他日史家之一覽。孟堅自序謂甲申三月以前不敢書也，甲申八月以後不足書，不忍書，然亦略載其事於後卷，以存其意。孟堅之旨，亦可悲矣。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皖砦紀事一卷 鈔本

清朱書撰。書字字綠，宿松人，康熙時以選貢入太學，尋舉進士，官編修。乞假歸，築室其邑之巫山，曰杜谿。是書紀皖砦始末。皖之役，起事者再，平定者再。王葆心謂垂六七年，蓋始於荊山王朱常炎，迄於石城王朱統錡。常炎所當之敵，為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統錡所當之敵，為江南江西河南總督馬國柱、操江巡撫李日芃。常炎未幾為其曲部余垣所執，出降。統錡結寨飛旗砦，歷時較久，所轄砦軍亦最精，且時有歸服者。而諸砦中尤以英山之張福寰據三尖砦，與潛太桐霍諸砦擁護最力，步武亦最齊。鄭成功北上之役，張煌言督師蕪湖，未幾失敗，慈谿諸生魏耕請其赴英霍山砦，無所遇，乃潛行入海，即此也。

穆天子傳注不分卷 鈔本

清檀萃撰。萃字豈田，一字默齋，號廢翁，又號白石先生，望江人。乾隆辛巳進士，歷知祿勸等縣。穆天子傳亦為汲冢書之一，晉郭璞曾為之注，是注繼郭之後，引澄淵博，雖間有未諦，蓋不在丁謙之下。

記和州戴氏文字之獄一卷 抄本

不詳何人所輯自序謂僧方玉山夜中參觀奉天宮內各法抄偶至一室見英君劍亭持乾隆間一舊卷見示視之乃當時刑部咨定和州戴氏文字之獄一案因思此獄向所未聞私家雜述亦未見載乃將原卷及上諭抄錄一通以供衆覽戴氏文字獄者戴移孝之碧落後人詩集與其子戴昆約亭遺詩也據奏摺中所稱僅長明寧易得五字遂指為狂悖處以剖墳戮屍其子孫坐斬妻沒為奴財產入官亦可謂酷矣蓋清代文字之獄如莊廷鑨查嗣庭戴名世曾靜呂留良等案皆昭昭在人耳目然或名位不甚顯遂因先人遺著稍涉不敬遂致酷吏搜求奸人媒蘖駢首受戮而舉世不知者不獨一戴氏也讀是編者其能無慨於中哉

樞密奏議一卷 鈔本

宋王蘭撰蘭字謙仲廬江人一作無為人孝宗乾道五年進士官武學諭遷樞密院編修官除宗正丞出守舒州陛辭奏疏數條皆極言時事之未得其正者還除殿中監察御史又疏陳時政闕失除禮部侍郎兼吏部光宗時遷知樞密院事兼參政拜樞密使時或議建皇后家廟力爭以為不可因應詔上疏條列八事不報罷去後帥江陵在今湖北湖南蘭在官盡言無隱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終以不合去

河東奏議一卷 鈔本

明汪以時撰。以時字太易，婺源人。萬歷己丑進士，知河南嵩縣，鋤兩大猾，擢御史。論稅使四出之可畏，備極剴切。復條陳時務八款。未幾，督理河東鹽使，奏開株南池，徵收鹽課。以時抗阻，被逮遇赦，得釋。巡按山西，出死囚，靖邊境，遷南太僕少卿，陞正卿，卒。此卷即以時任督理之章奏，雖區區一小冊，亦可見其敢言一斑也。

奏議一卷 鈔本

宋朱弁撰。弁字少章，婺源人。既冠，入太學。詔補修武郎。高宗建炎初，以通問副使隨王倫使金，備受幽辱，始終不渝。直至紹興十三年和議成，方得歸。官終奉議郎。是卷援據精博，曲盡事理，頗似陸贄。

奏議十二卷 鈔本

宋汪澈撰。澈字明遠，婺源人。因僑居饒州，故又以爲饒州人。第進士。高宗時爲殿中侍御史，歷官參知政事。孝宗即位，張浚使江淮，以澈督軍荊襄，後不合而去，卒謚莊敏。澈知人能薦士。高宗時，以和戎弛備，澈數陳養民養兵自治緊備之說，凡數千言，皆在卷中。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奏稿一卷 鈔本

宋張敦實撰。敦實，婺源人，張敦頤弟。高宗紹興五年進士，歷任監察御史，後遷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直慶王府贊讀，以老歸。敦實任御史，知無不言，卷中如戶部退駮鄉邑絹萬六千疋，敦實抗疏至再，乃得旨收付左藏，可謂深知政體。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經筵講義一卷 鈔本

宋程元鳳撰。元鳳字申甫，歙人。理宗紹定二年進士。寶祐中累官右丞相兼樞密使。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力辭去。後起判平江府。度宗即位，進少保，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謚文清。此卷爲其在經筵時之講義。敷陳剴切，不失相臣風度。

張廷毓奏議不分卷 鈔本

明張芝撰。芝字廷毓，歙人。弱冠成弘治九年進士。授大理評事。丁外艱。起補西粵督學。爲書一編，發明伊洛淵源，導示教本。所至興風節，振頹靡。西粵士風爲之翕然一變。會蒼梧猺獞反，監軍討之。猺深匿箐林中，以計盡其矢石，畢就俘。尋得疾，乞休，不許。擢荊南道副使。卒。無子。是書蓋芝官評事時所上。所言皆經國大計，人有以非言官訾之者。芝曰：一職所效幾何，言或見用，利澤無窮，他不足計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都憲奏議十二卷 鈔本

明吳琛撰。琛字與璧，繁昌人。景泰辛未進士，擢御史，巡按四川。明達果斷，有聲。英宗復位，石亨專權自恣，琛與同官劾之，出知直隸遷安縣。五日天變雨雹，命還臺職。累加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總督兩廣。是編蓋官僉都御史時所上也。

行臺奏議一卷 鈔本

明孫仁撰。仁字世榮，貴池人。景泰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督徵內糧，監京倉，盡釐宿弊。出知順慶府，調西安。成化中，遷陝西參政，歷左右布政，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戶部右侍郎致仕。是書乃平生之奏章也。

廉使奏疏二卷 鈔本

明余珊撰。珊字德輝，號竹城，桐城人。正德三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世宗立，遷四川副使。嘉靖四年應詔上疏陳十漸，反覆萬四千言。後以故官涖廣東，遷四川按察使。是卷蓋其任按察時之奏疏也。惜未見刻本，僅有鈔帙而已。

內外制二十八卷 貴池劉氏刻本

明丁紹軾撰。紹軾，貴池人。天啓六年，官至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未幾卒。說者謂熊廷弼棄市，紹軾為之也。及紹軾之卒，三垣筆記遂證實為熊棄之由，其實遼東傳出，自馮銓而夜半了當，則黃立極之陰謀也。是卷為紹軾承詔時所草，觀此而紹軾之為是為非，亦概可知矣。

獅山奏議無數卷 鈔本

明柯相撰。相字元卿，青池人。正德丁丑進士，知永新縣，歷吏科給事中，劾去宦邪數十人，奏裁內府暨諸司庫藏以鉅萬計。累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築蘭皋邊牆三百里，寇不敢犯。改督兩廣，不赴，歸。著有奏議公移諸稿。

三巡督撫奏議四卷 鈔本

明胡宗憲撰。宗憲字汝貞，號梅林，績溪人。嘉靖戊戌進士，歷知山東益都、浙江餘姚一縣，擢御史，巡按宣大，又出按浙江，擢右僉都御史，代撫浙江，尋以爲兵部侍郎，代總督，加右都御史，又兼浙江巡撫事。從上疏請得節制巡撫及操江都御史，如三邊故事。帝即晉兵部尚書，如其請。江西盜起，又兼制江西。賊平，加少保。萬曆初，謚襄懋。是卷即其任節制時之章奏也。雄才大略，亦於此稍見一斑。

諫垣遺稿不分卷 鈔本

明金燕撰。燕字尚賓，潛山人，嘉靖癸丑進士，知浙江桐鄉縣，擢禮科給事中，嚴嵩柄國，疏詆其奸，謫判彝陵，後為尚寶丞，是稿即燕任給事中時所上之奏疏也。

撫蜀奏議不分卷 鈔本

明徐元泰撰。元泰字汝賢，宣城人，嘉靖乙丑進士，官吏部主事，分校禮闈，以不錄張居正子，左遷山東參政，居正歿，遷順天府尹，時蜀中河東楊柳寨酋恃險剽掠，巡撫不能平，乃以元泰巡撫四川，生擒賊魁，俘馘千餘，併其餘亂夷，悉討平之，論功進兵部尚書

郁諫疏草四卷 鈔本

明蕭彥撰。是疏前有蜀人陳效序，今已佚。趙紹祖云：明史初行丈量法，延甯孟田高文薦請三年征賦，公言二鎮多沙磧，奈何定永額。詔購金珠，已停市，而命以直輸內庫，公言不當虛外府以實內藏。再言察吏之道，不當視催科為殿最，部議允行，而張佳允以舊例請。又疏爭劉日升行狀。上詔司農取珍寶折價，皇女誕生詔取賞用，秋祭山陵又詔取賞用，先生三爭之。承運庫、銀作局、御馬監中貴並有所請，先生皆三爭之。再上書言新建王守仁、新會陳獻章當從祀廟庭，下禮臣議，久之報可。

陳九龍先生年譜 鈔本

不詳撰人，似為九龍之子棠合而成。此為鈔本，係九龍曾孫可佳手錄，後有門人施宏猷跋。九龍初名秀祥，繼易復祥，字光庭，號文臺。四十後結茅九龍山，學者稱九龍先生。祁門人。萬歷初補廩膳生。少跅弛不羈，既從諸名師遊，乃有志千秋之業，常會講於本郡各縣及白下、宛陵、南雄、高淳、江都、泰州等處，以王學為歸。又於內典若有夙契。著大易發蘊、經說、尚書極易會通、素王統、嘉禮會、九經翼七篇、範百樂、長林知言、愚謂、九懷賦等。臨歿有祈命辭、正學疏，載入譜中。此譜自嘉靖十九年起，至萬歷三十八年止，即履祥生世之年也。

楓山章文懿年譜二卷 鈔本

明沈鶚撰。鶚字應薦，號函峰，桐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後擢右都御史，巡撫浙江，改福建。在浙江時，嘗信楓山之學，因為編年譜二卷。楓山者，章懋之號，又號闇然子，蘭谿人。成化進士第一，授編修，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政績甚著，致仕歸，屏跡不入城府，奉親之暇，以讀書講學為事。嘉靖時，卒謚文懿。

表忠錄一卷 鈔本

明池州知府王崇輯。係錄萬歷中請祀黃觀之疏，並士大夫題詠碑記之文。觀字伯瀾，一字尚賓，貴池人。洪武中會試、廷試皆第一，授編修，累遷禮部右侍郎。建文初，遷侍中，與方孝孺等並親用。奉詔至安慶募兵，聞變投江死。福王時追謚文貞。

里中功臣傳不分卷 鈔本

明張符撰。符豐縣人，餘未詳。明初功臣，以豐人為多。迨後藍玉事發，勳舊殲滅，株累波及全豐。是書因慮各功臣之湮沒無彰，乃訪之父老，稽之國史，並采及家乘私集，以備鄉里書獻之徵，亦有心人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齊山寺僧譜四卷 鈔本

明王鴻撰。鴻字平圃，灊山人。是編作於嘉靖甲子，自記謂予髫年甲午春，因關人北江調試，得遊齊山。丁酉復試於禹午山，往來凡三禩。兹同姪樓桂、柯、枳，姪孫立功，以公務避暑，久客山中，迺作是譜。爰命宅相胡納梅錄以貽之。其姪柯亦有序，謂寺僧宗仙，別號雲峰，風度閒雅，議論清逸，夜坐偶談及寺原有譜志，燬於兵燹，今散漫不可考。叔父平圃素諳譜法，明辰即考之碑陰，撰次其世代先後，悉井井有條絡云。

休甯理學先賢傳不分卷 鈔本

明范涞撰。涞字易原，號晞暘，休甯人。萬歷甲戌進士，知江南城縣，累遷浙江按察、福建布政。是編於宋取程文微大昌、吳文肅儆、程勿齋若庸，於元取陳定宇櫟、倪道川士毅，於明取禾楓林升、趙東山汸、范雲溪準、汪仁峰循，共九人。論者稱其綜核嚴正。

茗洲吳氏家記不分卷 鈔本

明吳子玉撰。子玉字瑞穀，休甯人。童年好學，過目成誦，晚應萬歷間貢，授應天府訓導（明都應天府，後稱南京）。撫按薦入史館，卒於官。子玉為休甯之茗洲人，是書殆其家乘也。

宋遺民錄傳十卷　鈔本

明方思撰。思原名孔炳，字爾身，桐城人，仕履未詳。據方子穀方氏詩輯小序云，思嘗取宋遺民錄各爲小傳，人繫一詩，事核詞婉，君子尚其志焉。是其表章遺逸，有足多者。

古今女範四卷　鈔本

明黃尚文撰。程起龍繪圖，尚文字布周，起龍字伯陽，並休甯人。是編上溯成周，下及明代，凡列女之可爲師範者，悉予羅列，分聖后、母儀、繼母、孝女、賢女、辯女、文女、武女、貞女、烈女十門，共一百二十人，前列圖像，列事蹟，俱出史傳、小學、故事諸書。

明儒通考不分卷 鈔本

明汪佑撰、佑字啟我、號星溪、休甯人、生於明季、每日遵朱子課程、作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功夫、甲申後隱居教授、與同志闡紫陽大會、是書導黄宗羲明儒學案之先河、明代諸儒行止及學術源流派別、詳載無遺、無錫高世泰、至千里借鈔、以爲得見此書、撰目無識名、爲通考、其實一種學史也、

崇朝忠節死臣列傳一卷 貴池劉氏刻本

明吳應箕撰、是書爲其所撰啟禎兩朝剝復錄之第七卷、分見荊駝逸史、秋浦雙忠錄、及貴池先哲遺書、所錄諸忠節、皆死於閹禍者也、今存者、惟趙南星、高攀龍、繆昌期、顧大章、袁化中、周朝瑞、周宗建、周起元八傳耳、據應箕自序、有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六人、因汪文言獄逮死者也、又有周起元、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黄尊素、周宗建、繆昌期七人、則因李實疏奏逮死者也、又有趙南星、則遣戍遇赦、爲逆黨所抑、卒死於戍所者也、又有王之寀、則以爭梃擊首功、爲逆黨論劾、逮死獄中者也、共十六人、各有傳、他如劉鐸、夏之令、蘇繼歐、丁乾學、吳裕中、張汶、吳懷賢、皆以逆璫死者也、因附名以見、是則十六人傳、今僅存其半矣、即附名諸人、亦不可得而見、吳孟堅謂楊左二公傳、已刻入前集、罹兵燹、逸去六傳、其或然歟、

蝗蝻錄不分卷 鈔本

明阮大鉞撰。大鉞字圓海，懷甯人。萬曆丙辰進士。天啓中任户部給事中、太常少卿等官。崇禎初以比附魏忠賢落職，乃避居秦淮，談兵說劍，坐客常滿。復社名人周鑣、黄宗羲、顧杲等草留都防亂揭逐之。弘光立，又與馬士英朋比爲奸，排擠善類，作正續蝗蝻錄、蝇蚋錄，蓋以東林爲蝗，復社爲蝻，諸和從者爲蝇蚋。通有妖僧大悲之獄，乃密與張孫振謀，更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目，冀將正人君子一網打盡。此錄命名之意，已較點將錄每下愈况，雖過而存之，亦未始不可見奸人技術之兇。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孟子生卒年月考辨證無卷數 鈔本

清董桂新撰。桂新字茂文，號柳江，婺源人。嘉慶壬戌進士，年僅三十二而卒。是書力糾閻氏之誤，於孟子遊歷先後、出處始末，不遠證他籍，祇求之本書，令人油然起信。

倣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展式

孔子生卒年月論不分卷 家刻本

清程鴻詔撰。鴻詔字伯敷，號黟農，黟人。道光己酉舉人，銓直隸雞澤教諭，後參曾文正公幕府，積階至按察使銜山東補用道。是書證明孔子生年生月生日之誤，又證明卒日之誤，遂斷定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卒於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年七十四。以爲信注不如信史，信史不如信傳，與經具徵。特識。

孟子年譜一卷 家刻本

清禹徵夔撰。徵夔見前。是編係依狄子奇編年所從之三遷志例，斷定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二日）爲孟子始生之歲，而周赧王（史記作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爲終卒之歲，凡得八十有四歲。以孟子出處之事爲經，戰國各事爲緯，臚列頗爲明備。欲知亞聖身世者，是書當與狄著並錄矣。

方植之年譜一卷 鈔本

清鄭福照輯。福照見工植之名東樹，晚號儀衛老人，補增廣生，博覽經史義理一宗朱子。是譜始於乾隆三十七年九月八日，終於咸豐二年，東樹卒之次年。凡東樹生平行歷及其重要著述，皆備焉。譜成於同治六年二月。

崇祀鄉賢錄附行略一卷 鈔本

不詳輯人。錄中載安徽巡撫裕祿題請崇祀方東樹於鄉賢一疏，又禮部覆准祀鄉賢一疏，又附安徽通志儒林傳一則，錄後行略一篇，則東樹子方間方戍所述也。

黄文貞公忠節紀略四卷　家刻本

清劉瑞芬撰。瑞芬字芝田，貴池人。咸豐間從李鴻章由知縣起家，官至廣東巡撫，出使英國大臣。是書爲明遜國名臣黄觀而作。觀字伯瀾，謚文貞，亦貴池人。已見前。瑞芬名此書曰忠節紀略者，以所紀觀死忠、妻女死節之事實也。卷一爲觀之遺文，卷二至四皆爲附錄，其先原有康熙間柯自遂本，年久失傳。光緒間瑞芬重爲編錄付刊印行，其表彰鄉先賢之意可謂篤矣。

程可山先生年譜一冊　家刻本

清汪宗沂撰。宗沂字仲伊，一字詠村，亦號弢廬處士，歙人。光緒庚辰進士，截分山西知縣，告病歸後舉學行，加五品卿銜。幼從學於程可山。可名志熀，後更名熀，字光燕，號可山，歙西槐塘人。先世以業鹺流寓揚州，故可山占籍儀徵，爲優廩監生，後以軍功奏保訓導，加五品卿銜。生平色和語溫，不自表襮，惟訓飭生徒則嚴厲不少寬假。教法尤備，以是揚歙之間，及門成名者接武。宗沂既受業於熀，及熀沒，宗沂已得優貢，又受業於熀族人程桓生。桓生爲熀高第弟子，官至兩淮鹽運使。故宗沂於熀之言行知之極真。是譜始自乾隆六十年，訖於同治十三年，共八十年，即熀歲數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雨陽懿行錄二卷 家刻本

清葉日昭撰。日昭字喬雲，號少元，合肥人。廩膳生。光緒丙戌以軍功保舉，即選訓導。是錄分上下二卷。上卷爲講學、廣教、建議、卓識、先見、貴雜、忠諫、篤親、慈幼、厚友、育才、知人、薦賢、劾姦、尚廉、崇儉、課功、守正、秉公、勵操、盡職、興利、修廢、杜弊、扶善、抑邪、全良、重節、成美、景賢、恤民、理財、樂施、免徵、平賦、均徭、折獄、伸枉、洗冤、雪誣、消訟、弭患、備荒、救災、賑飢、濟困、拔淹、拯溺，共四十八門。下卷爲武功、戡亂、靖邊、嚴防、招安、潔身、殉節、死事、復雠、饋書、循分、安命、知足、貽謀、世德、寵遇、著述、善文、工詩、能書、擅畫、精醫、明數、達禮、博古、巧思、妙語、解嘲、改過、才具、義行、道術，共三十二門。末附補遺。所錄皆葉氏一宗之事實。日昭在合肥，號爲淹博，乃是錄光緒二十四年跋語，猶自愧讀書太少，遺漏殊多，未獲稱爲全璧，願冀同宗補其闕略。蓋深知學海之茫無津涯，不敢自信一人之耳目，遂靡有弗周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遺民心略不分卷 鈔本

清吳孟堅撰。是書本效法心史之意，爲顧子方、陳定生、沈耕嵒、梅惠連、張芑山、劉存宗、沈崑銅、閻古古、黃宗羲九人各作一傳。是九人者，高風勁節，或爲洛邑之頑民，或作西臺之痛哭，或亦慕義身死，未得明目張膽，與天下共見。孟堅乃錄其梗概，使後世知諸君子留天地之正氣。後附高士吳萬三、湯嚴夫、李敬仲三人，因其處心積慮，並令千載下想見其氣志，而爲之扼腕，故一併錄入。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漢西京博士考二卷 鈔本

清胡秉虔撰、秉虔字伯敬、號春喬、績溪人、嘉慶己未進士、官甘肅丹噶爾同知、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屬奉常、漢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掌以五經教子弟、宣帝黄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此西京博士大概也、是書將博士之散見於漢書紀表誌傳者彙錄成編、藉以考見西京博士之盛并尊崇師法之一斑云、

輿頌錄二卷 鈔本

清葉日昭撰、是錄亦分上下卷、內前後漢自曹參至度尚共一百十四人、三國自邢顒至周瑜共十人、東西晉自王導至陳安共三十一人、南北朝自沈麟士至陸襄共五十四人、隋自崔儦至朱整共三人、是為上卷、唐自李乂至薛大鼎共三十八人、五代自張琳至竇禹鈞共三人、宋自韓琦至李充言共四十人、元自蘇濟至葉衡共四人、明自謝遷至黄道周共三十人、清自毛奇齡至宋犖共五人、是為下卷、皆擇其有成語者錄之、如漢之曹參、則錄其蕭何為政、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之歌、清之宋犖、則錄其狼出角、虎添翼、獲人飛、觸人食、誰弭其災邦之司直之歌、他俱倣此、書成於宣統二年、日昭年已七十有五矣、搜輯之勤、令人佩畏、前有張鴻漸題辭、

甘州明季成仁錄四卷 鈔本

清胡秉虔撰。是編詳考李自成陷甘時死守殉節諸忠烈，而捐廩祠祀事亦順次敘及。篇前有姚文田、鮑桂星兩序。按明季流賊之亂，自關中蔓延天下。甘州以僻在西偏，故被禍稍後。至崇禎十六年，闖賊移兵往攻，自巡撫林日瑞而下，慕義捐軀者至不可勝記。秉虔兩宰張掖，博訪周諮，輯成是編，各系以傳，期無遺漏，亦風世勵俗之一助也。

太平節烈志四卷 鈔本

清張以絳撰。以絳字行，太平人。嘉慶十一年歲貢。先是乾隆時太平教諭魏于蕎修志，以列女一門卷帙過繁，乃將已旌者錄入，待旌者置之節烈志。及以絳應聘分纂邑志，仍本前例續著是編。內容則力求詳審，補遺訂訛，條理秩然。宜仙源書目，是志亦得列入也。

顯忠錄不分卷 家刻本

清夏炘輯。炘字心伯，號弢甫，當塗人。道光乙酉舉人，歷仕吳江、婺源教諭。是編炘自序謂：順治己亥海上之變，鄭成功犯金陵。煽動及於大江南北，婺源在萬山中，降弁畔卒來閒滋事，中雲村王公祐光及其族七十餘人奮袂而起，斬竿爲兵，揭帷爲旗，以挫梟雄而安城邑。事經二百年之久，咸豐元年，余偕前署令汪君蜀舲聞於朝，四年五月奉旨崇祀忠義孝弟祠，並刻名石碑以垂永久。同人既詠歌其事，又稟諸公牘，付諸剞劂，顏曰顯忠錄云。

涇太二十七姓團練記及浪遊自述共二卷 家刻本

清王祥儲撰。祥儲字子餘，太平人。道光己亥舉人，官至樂平縣，未蒞任卒。是卷一爲涇太團練之始末，一爲祥儲一己之經歷也。當太平軍自武漢順流而下，破九江，陷安慶，涇太一致震動。於是議決團練歸祥儲統率，嘗一解府圍，兩復縣城，三復石埭，又轉戰於涇西之黄柏、萬肩兩嶺，與石埭之崇覺寺，太平之陵灘頭、安仁坊、苦竹橋等處，殲敵甚衆，一時有鐵打六合、銅鑄涇太之語。欲知當時團練苦戰之成績，及祥儲之勞心焦思，此兩書所叙頗爲詳盡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春秋名賢列傳三卷 家刻本

清方宗誠閱訂，其子培濬纂輯。培濬字哲甫，號穀齋，盤生。宗誠初為諸生講論左氏春秋傳，兼及公穀，以為不別淑慝，慮無以定賢否而決從違，因命長子培濬取傳中名賢事言纂為列傳若干篇，去取義例散見論贊之中。大旨皆宗誠指授也。書未成而培濬没，宗誠復命從子培聰為補輯其缺漏之半，而為正其論斷之或失者，共為三卷。前有序例，略謂太史公作史記列傳止載管晏數人，又多記其軼事，而大節目反不著焉。雖意在不欲重出左氏之書，然非所以立百世去取之則。又甚者伍子胥以臣讎君，為之立傳，而申包胥之精忠義烈，安君父而復社稷者，反不列於傳焉。余考左氏傳所載名賢可取者，自衛石碏至魯子服何得數十人，或識足以見微知著，或才足以傾否濟屯，或忠足以安邦家，或義足以動隣國，或不幸君不見用，而守節不二，視死如歸，固不得不取以為法也。惟言行可錄，間大節有虧者，則不著。楚鄖旻至卻缺妻凡十五人，亦足為列女之式，故附焉。

歷朝節義錄八十四卷 刻本

清汪維誠撰。維誠字省吾，宿松人。由貢生官至湖北松滋縣知縣。當咸豐三年太平軍破安徽時，維誠以青陽訓導丁憂家居，以守死善道自矢，撰絕命詞，繼之帶間避往山中，編輯是書，以自勵。意在激濁揚清，秉以刺時之官吏望風而逃者。

太平仙源東溪項氏家譜 家刻本

太平縣有東溪者，項氏居之，族派滋繁，其本宗有歙處臨淮一支，曰俊公，於東晉遷睦州，傳至唐季，遭黃巢之變，聚族被殲，獨永公四子得全，遁入歙，歷十六世，有慶三者，隨其父倫寓興國軍，旋於宋度宗咸淳三年遷太平，隱黃山下，遂爲仙源始遷之祖，自咸淳以來七百餘年矣，此即其卜宅東溪而後之族譜也。

皖學編十六卷 家刻本

清徐定文撰。定文字質夫，石埭人，仕履未詳，是編專取本省古哲先儒編輯小傳，不旁及他省流寓游宦，亦概不牽引，首列閔子，暨新安父子，餘則按時代編次，事實俱本正史原傳，與宋元明學案間有殊，自家來行狀者，至人物籍貫，純以一統志爲據，依如呂祖謙桓寬戴憑廖扶，一統志已分載浙江金華府及河南汝甯府，茲編遂不再錄，顧無攀附之陋習，書於光緒丁亥輯成，宣統元年由定文次子履謙印行。

歷代口碑錄四卷 鈔本

清葉日昭撰。是錄卷一前後漢計一百六十九則，三國計五十七則，東西晉計九十六則，卷二南北朝計一百七十七則，隋計二十四則，唐計二百五十七則，卷三五代計五十一則，宋計三百三十二則，卷四元計四十三則，明計二百八十一則，統計一千四百六十七則。凡歷代之有稱號者，略述其稱號之由來，其載於編、其體與興頌錄相等。自二字三字以至五字，其有兩稱號者，則不厭其複，如前後漢既載鄭玄經神之二字稱號於前，後載玄之康成書帶草五字稱號於後，可謂無所遺矣。惟每朝名人之順序時有錯亂，蓋所錄既多，不能一一詳校，亦勢使然也。

廣高士傳三卷 劉氏刻本

清倪釗撰。釗字幼迂，無為人。是書作於光緒丙申丁酉間，民國甲寅，其孫劉繼彭刊於中江。先是高士奇繼皇甫謐撰續高士傳，世鮮傳本，釗因於正史別史中為廣蒐羅，自晉皇甫謐始至明文徵明止，共得一百三十五人，分上中下三卷。自序謂山林隱逸及官卑而挂冠早者錄，顯宦則否，學術優而不詭於正者錄，方外則否，至前後易轍與士安名不純於終始之旨相盭者，亦姑從闕如。據此數語，可知當日別擇之精矣。

安徽節孝待旌錄六十卷補正一卷 宮鈔本

清莊孫敏等纂。先是道光初，安徽創修通志，時凡節孝貞烈之未旌者，不列於志中。適纂待旌錄一書，按府縣編錄，與通志併行。至光緒初，長白裕祿撫皖，命郡守莊孫敏等將道光六年後節孝貞烈之未旌者，詳搜博訪，據依前錄體例，續纂於後。生今之時，讀是錄者，其觀感當又不同於昔矣。

新安外紀不分卷 鈔本

清許楚撰。楚字芳城，號旅亭，又號青巖，歙人。幼業儒，稱名諸生，為王士禎等所歎賞。是書係蒐采鄉先民耆舊逸事而成，當屬稿時，不憚負油素裹糧走數十里，訪求故老遺蹟，或從敗紙破壁中得一事，輒於累作數日喜。楚蓋發願欲使幽忠奇烈賴以不沒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伺渡紀略無卷數鈔本

清孫元炘撰。元炘字賡虞，亳州拔貢，乾隆初以州判職分發河南，委署永城縣丞，值河決，調辦南岸新河，以功題補決州州判，當安南來朝，時委辦迎澤渡，撰有伺渡紀略。

蘭幽彙記四卷家刊本

清馬樹華撰。華樹字公實，號葆涓，桐城人，嘉慶丁卯副貢，官於河南汝南通判，咸豐初太平軍陷桐城，死於難。樹華於先朝掌故及邦邑家世舊聞，捃摭最勤，明季殉節諸臣，特恩賜謚建祠，詔許續采遺佚，未及旌者上聞，乃據諸傳記野史及私家別集百數十種，錄其可徵者為蘭幽彙記四卷。

使蘭日記一册

清丁潛峰撰。潛峯懷甯人。名未詳。道咸間官至州倅。是書即其為州倅時自豫督餉奉蘭往返之所記也。夏炘云潛峯連不得志於有司。屈首閱曹。又馳驅數千里外。可謂窮矣。然其豪情逸思。遂勃紙上。又何其壯也。

秋浦雙忠錄四十卷 家刻本

清劉世珩編次。貴池舊為秋浦郡。秋浦有水西南來繞郡城東北入江。故隋唐均以秋浦名貴池。今則專以秋浦名建德矣。是錄之雙忠。故貴池人。世珩猶據古而題其書。蓋其時之建德。猶未有是稱也。雙忠者宋華岳明吳應箕也。世珩搜輯兩人所著共五種。志為編入是錄。岳所著為翠微南征錄十一卷。依文瀾閣本 翠微北征錄十二卷。據元鈔本 計兩種。應箕所著為啟禎兩朝剝復錄十卷。據樓山堂本 留都見聞錄二卷。依舊鈔本 續書止觀錄五卷。據樓山堂本 計三種。五書皆以錄名。故即謂之雙忠錄。華吳兩人所謂殊其事不殊其志。而世珩所編亦永為秋浦生色矣。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歷朝通鑑輯略五十六卷 家刻本

清朱璘撰。璘字青巖，婺源人。任湖北武昌同知。康熙二十七年署湖北鹽驛道。以平夏逢龍功，擢河南南陽府知府。是書追蹤綱目，芟繁就簡，學者稱便。後附明紀輯略，顏曰明紀全載。自明太祖至福唐桂三王止，擇精語詳。惟關於遼事者，別出為耐巖考史錄刊本。因此多將關於遼事者刪去。

二十二史引八卷 鈔本

清程坦撰。坦字符瑲，桐城人。諸生。工詩文。是書因病全史之繁冗，乃加意編輯。上自古皇，下逮元明，合為一帙。事綜原文，句成五字，正乖謬，補缺遺，明統系，增註釋，皆所以便舉業也。蓋于綸捷錄提要彈詞之外，又成一體，較五字鑑略，殆有過之。因取便誦讀，故皆用韻。一帝之後，韻即更換。且各事註首用大圈，釋句用單圈，語堪採引者用密圈，至姓氏、國號、地名，則用旁識，更可醒目。卷首有歷代帝王世系圖、歷朝國號歌、歷代帝王考、歷朝都城歌、二十二史歌。又有吳中張曾斅等序，及坦自序，弟起均、男鍵等跋。書成於乾隆十八年，惟至今尚未付梓。

十六國春秋輯補百卷 家刻本

清湯球輯補。案魏崔鴻所著十六國春秋，隋志一百卷，唐志一百二十卷，魏書本傳亦作百卷，惟加叙例一卷，年表一卷。至宋元間其書已佚，崇文總目及晁陳諸家皆不載。此書明屠喬孫、項琳等乃偽託鴻名撰成百卷。球習心著述，更剌取各書所引舊文輯成是書，并錄晉書載記列傳及宋魏兩書以補其闕，又撰年表冠於首篇，經緯秩然，十六國先後叙次一依鴻傳，正其違謬，校其異同，遂使散亡之籍頓還舊觀，此書出而屠書可廢矣。

三字鑑略一卷 章氏刻本

清章琢其撰。琢其見上。是編為其晚年課孫時所作，以為史學一門，坊間雖有韻史、史鑑節要、十七史蒙求等書，非義蘊精深，即語句詰屈，童穉難於講誦，因摭拾陳言編為短句，俾兒童易讀易解。民國十五年其門人章子雲序而行之。

史略八十七卷 家刻本

清朱堃撰。堃字筠如，咸同時涇人。是編取自漢迄明之本紀列傳，加意採摘，集其精華，以為信史。間有史所失載而載於他書者，亦為旁搜，以資參考。大致君不論明庸而取政可以觀得失，臣不論忠奸而取事可以為鑒戒，分不論貴賤而取道有以立綱常，蹟不論顯晦而取行有以維風俗，人不論士女而取言有以垂箴規者，咸在甄錄之列。名之曰略，非趨簡陋，實志於導引也。

鑑略一卷 鈔本

清李韶鈞撰。韶鈞字蕭珊，太平人。是編就史鑑原文，綴為四言韻語，上起盤古，下終有明，帝系以次相承，人事各從朝代，凡制度沿革，政治隆污，世運升降，人品賢否，胥提要鉤玄，取便初學。前有旌陽劉守昌序。

四字鑑六卷 鈔本

清李魁第撰，字汝梅，懷甯人，咸豐時登賢書，是編為其家居授徒時所作，上起盤古，下迄明末，取史書要語，編成四字，平仄互轉，取便蒙誦，自謂成於咸豐丙辰六年，前有光緒己卯桐城齊光國序，稱其明統序，詳起訖，揭都會，與夫君相臧否，沿革得失，莫不簡括賅舉云。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讀史正氣錄十八卷 家刻本

清姚德鈞、劉秉衡同輯。德鈞字允平，壽春人（在今壽縣），光緒初，曾攝棠邑篆。秉衡字虛谷，江西永新舉人。是編摘錄廿四史中之有關氣節者，分君德、后妃、臣道、父道、母教、子道、夫妻、兄弟、朋友、師弟、為學、居官、修己、待人、處事、豪俠、隱逸、婦女十八類，大旨不外倫常行習立身涉世諸大端，共得九百餘條，誠正人心、勵風俗之良書也。德鈞既創是錄，秉衡見而同輯，長洲謝掾為之編次，續溪程遵道太守、金壇馮韻軒茂才則負校刊之責，皆有功是錄者也。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綱鑑摘要八卷 光緒壬寅刻本

清章琢其撰、琢其字珉塾、號石巷、桐城人、光緒諸生、工詩賦、善書畫、尤長於史學、國變後、築惜陰山館、聚徒講學、是書乃擇綱鑑之要者而存之、自撰例言、謂為蒙學求捷徑、亦由淺入深、由近及遠之意耳、熙州馮汝簡序、稱其簡而不漏、光緒壬寅印行、

四書集疏不分卷 明刻本

元汪炎昶撰、炎昶字懋遠、號古逸、婺源人、幼有奇志、然短於記誦、常以堅苦自勵、至忘寢食、於書無所不讀、鈎深探賾、洞極淵奧、其學淵源六經、得程朱性理之要、取朱子所注四書、采擇羣書、發揮微旨、每有得則疏之、不汲汲於成書、時海寧有陳櫟方居家著書、嘗請炎昶所著四書觀之、炎昶與陳初不相識、即盡送其書、陳所且告之曰、平生無他技能、惟不護疾忌醫、是其所長、千萬不必致疑於直言也、時炎昶年近七十、猶求益不厭如此、亦可風矣、

四書或問辨正不分卷 刻本

明何應遷撰。應遷字元吉，號虞山，懷甯人。萬曆壬子副貢。初與給諫宣國柱、吏部顏渾讀書暘明菴。其學以敬為主，以知行並進為要。屢薦不起。嘗事顧涇陽、高景逸。講學東林，為副教。厥後張江陵廢天下書院，應遷與景逸屏迹湖上。天啟丁卯，景逸死義，應遷得景逸別聖遺表、及別友人書，痛哭成疾，卒於金陵。著有四書或問辨正，行於世。

讀孟子志一卷 家刻本

明梅鶩撰。鶩於孟子亦有特見，謂李泰伯、司馬公之非孟過矣，而格之以夫子，則不能無偏者。後人不審，且强合之，是以崎嶇偏仄，而不復成議論矣。於是有讀孟子志，又為之會通例，又別為孔孟異同。

四書竊揆不分卷　明刻本

明杜應成撰。應成字曰人，太平人，邑庠生，博學多識，與族兄應理合志躬修，以講明理學為務，陵陽五松、九龍、天柱諸會，應成咸與焉，諄諄導誘，靡不曲至。著書甚多，論者謂是書為尤能闡發聖道云。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四書講義不分卷　鈔本

明左正誼撰。正誼字龍媒，號硯農，桐城人，生而岐嶷，就外傅，讀四子書，輒曉大義，年十八入郡學，鍵戶龍眠，究心太極、西銘諸書，窮濂洛之淵源，考朱陸之同異，以倡明絕學為己任，一時人士爭執經問業，屨滿戶外。所著是書外，尚有五經解義，蓋皆為授徒而作。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四書覺路二卷 鈔本

明汪大業撰。大業字簡宣，婺源人。崇禎壬午郡院試皆首拔，授徒歙婺間，從遊日衆。悉舉濂洛關閩之旨相啟迪，聞者始悉聖學真傳。著有四書覺路、四書要旨、學庸表注、學庸圖說等書，尤為後學所傳誦。前志及府縣志均著錄，作覺迷，蓋誤。

四書圖考不分卷 鈔本

明吳蒼舒撰。蒼舒，新安人。是書有吳應箕序，略謂甲戌春過新安丹山，聞有吳蒼舒先生者，精經學，攝衣請啟，得聞所未聞。先生因出其所撰四書圖考相示。是書圖考精核，視昔人加詳，而所解釋則一根正經，衷於經朱之說。觀於是而知先生之學有功先聖，其可傳無疑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四書宗朱集解不分卷 鈔本

清潭文昭撰文昭字士遠旌德人康熙丁卯赴部考驗候選教諭是書自序略云今之辨論四子書者徧天下孰不自以為孔孟羽翼哉顧其間有名翼而實悖馳者其為學術害不淺蓋聖賢之旨由周迄宋隱晦於其間者幾千百年周程朱張出而其理乃昭于天下然集其成者惟朱子至於朱子而後有大全有蒙引有存疑有淺說要皆朱子之支庶也顧朱子之說亦自有辨有內外注有大小注有朱子手定者有門人所述者於是章句之外或問語類諸書皆朱子也而朱子之說遂不一故吾於朱子則辨其注之何以內而何以外也孰為大而孰為小也而且正注之外別發明答問之間力驅疑惑無他言一準諸理而朱子之所以為功孔孟者盡在是矣於是主之以朱子未已也而又輔之以大全參以蒙存淺說其與朱子合者則登之與朱子離者則去之凡以欲定一宗焉耳或曰四子之書大全有取焉蒙存淺說有取焉其他更有取焉何宗朱子而不盡出於朱子余應之

曰此余之所以宗朱也宗其旨而不必泥其詞也

大學中庸章句翼不分卷 家刻本

清吳曰慎撰、曰生平致力於宋五子書、以誠敬為宗、與休寧施璜、無錫張夏同受業於東林書院主講之高彙旃世泰、世泰忠憲公從子也、後歸歙、會講紫陽、還古兩書院、四方來學者甚衆、著有大學中庸章句翼、所以羽翼朱熹大學中庸章句也、

四書辯辯一卷 鈔本

清胡泉撰、泉字白水、號松巖、太平人、生性端嚴、植品不隨流俗、交遊遍海內、與周鹿溪、黃石齋、劉念臺、張天如、楊維斗皆友善、又從金正希問業、學益進、時傳陽明之學者、作四書辯、以非程朱、泉復作四書辯辯以糾正之、又有四書訂是、皆以羽翼程朱者也、

學庸章句句解六卷 家刻本

清鄒世瑜撰。世瑜字葢九，桐城人，府廩生，少負雋才，工駢體文及詩，人爭傳誦，潛心理蘊，四子書皆有發明，家貧不能付梓，散在生徒間，多放失，惟是書僅存，皆親切簡明，令人易曉。

潘氏四書講義不分卷 鈔本

清潘繼高撰。繼高字駿孫，婺源人，廩生，外史華子，早受庭訓，即知聖學在主敬致力，莫外於知行，於程朱之學獨有心得，著有四書講義，嘗以其學庸講義質於識齋施璜，識齋稱其發明聖功，皆本諸躬行心得，

學庸粹言四卷 鈔本

清陶制宜撰、制宜字玉書、當塗人、郡庠生、家貧力學、於宋五子書、精研其蘊、晚年粹於易、齋頭懸一聯云、讀有用書、行無愧事、嘗本性理之旨、以釋學庸、著有學庸粹言、

四書審問錄二十四卷四書撮二卷 家刻本

清胡承福撰、承福字備五、涇縣人、雍正癸卯副貢生、二十年始領鄉薦、時方競習帖括、承福獨講求經史、已乃沉潛理窟、周覽百家、嘗纂輯四書審問錄二十四卷、又成四書撮二卷、中載朱陸異同、辨別儒釋宗旨、

學庸圖說二卷 家刻本

清江永撰。永有河洛精蘊，已見前。是書以大學中庸通部統繪一圖，各章分繪一圖，其或重或輕，或速或斷，或分或合，悉依次編列，融會先儒之語標其下，并摘其大要附於後，以便學者。

學庸口義一卷 家刻本

清湯友信撰。友信字景范，號誠齋，太平人。廩生。雍正初，以學政孫嘉淦保薦，授西河令。旋調補嘉興，所至有聲。此學庸口義，乃其家居時為門弟子講演稿也。太平自周訥溪、杜了齋、王心印諸公講學，後流風所扇，學者莫不瓣香姚江。友信於學庸兩書之通章大旨，注疏以下異同得失，仿照正義淺說體例，一一挈其要領，衍為口義，悉以朱子為宗。又著有四書或問記疑，頗能剖晰濂洛關閩源流，儀封張伯行稱為理學正宗。

學庸困知錄三卷 鈔本

清汪景頤撰景頤字布正號觀齋舒城人雍正時歲貢生少好學築屏山草堂於梅心驛東讀書其中足不踰戶者數年沉潛理學獨宗朱子時本心得發為文章高古質實是書皆前賢所未發盧江孫雄祺桐城周大璋咸推重之

學庸講錄四卷 鈔本

清陸懷古撰懷古字薪傳渦陽人歲貢生是書凡數十萬言大抵先標明全旨繼叙明大意終旁引或問淺說存疑及元明諸儒之說以曲暢而互證之雖各條辨之宏博而謹嚴過之雖遜大全之淹貫而精核似之蓋錄當時講解之語積久成帙筆舌互用條理分明正未可以高頭講章少之也

四書講義摘辨十卷 家刻本

清吳日莊撰日莊字貢園號月華桐城雍乾間人博綜典籍授徒於家數十年從遊多才俊之士所著四書講義摘辨一以朱子為宗意謂朱子而外諸儒之宗論宏議亦皆各具卓識而極其旨趣但學者之患讀其說而不明其義猶弗讀也明其義而不能析其異同得失以折衷於朱子猶未明也集名摘辨即摘其不合朱子者而辨之然則是書之大旨可知已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四書詮義十五卷 家刻本

清汪紱撰紱謂四書自朱子集注而後惟勉齋諸賢躬承師說有所發明何王金許陳胡吳史而下已浸失微言之緒有明大全之纂當日君若臣皆失其道安能得聖賢之旨而抉擇於羣賢得失之林故朱子所非者復載之或朱子所取者復畔焉或朱子所嘗言而意旨別屬者又復此混附而不能察其言之有因於是糾謬辨譌以成是書蓋皆以發明朱子之學者也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大全蘊萃十卷 鈔本

清朱良玉撰。良玉字釋山，含山人，諸生。下帷攻苦，研析經義，謂四子書近自困勉錄外，講章率多出入，迺著四書釋注大全蘊萃，冀能折衷羣言，要於至是。

四書萃要不分卷 家刻本

清甯裔年同姪汝桂輯。裔年字仙條，歲貢生。汝桂字月盧，以恩貢候選教諭，均阜陽人。裔年皓首窮經，陶泳於四子書，三十餘載，參考羣疏，萃其要領，削其繁瑣，且能出以己見，以期理有的解，所謂由博反約者也。惜學庸論語方成，即病，孟子七篇乃囑其姪汝桂續成之。有乾隆戊子汝桂序，汝桂編孟子萃要亦有乾隆癸卯自序，又有民國二年阜陽甯元義澄甫序，民國十年印行。按阜陽縣志稱汝桂輯裔年之說為四書講義六卷，當即此書之原名。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畫溪經義七卷 家刻本

清吳珣撰、詢字矩軒、是編乃仿四書文體爲之、題皆出四書、自序謂乾隆癸卯之秋、自金陵抱疾歸、偃臥荒園、寂寥無以自遣、取平昔所著四書文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然所謂四書文者、究而論之、亦窮理格物之一端、明道立言之一體也、今閱其全稿、雖取制義體而不尚藻飾、研求義理、其借四書文體以發揮經義者乎、書已刊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四書萃精三十四卷 鈔本

清王筆熾撰、筆熾字顯光、號驤山、婺源舉人、篤志窮經、博考漢儒以來諸箋疏、元元本本、殫見洽聞、晚年訓後進、尤確守程朱之學、著四書萃精三十四卷、以貧未付梓、藏於家、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原式

四書釋名不分卷 鈔本

清胡東度撰是書於所釋各名多推本古誼於其疑借及流轉遷變之迹詳哉言之如學下云此段借之字當作斈說文解字斈效也從子爻聲又云斅覺悟也从冖冂尚矇也臼聲篆文省作學是斈為效放之誼學為覺悟之誼今經典多借學為斈遂分斅學為二字而覺悟之誼專作斅求下云此裘字之古文說文裘皮衣也從衣求聲一曰象形與衰同意古文作求本象皮毛外向之形小篆加衣而寒則求衣又為索取之誼今經典皮衣專用裘而以求為索取之求義皆精確原稿初佚今仍從甘肅得來

四書集注釋義雪疑不分卷 鈔本

清朱荃陽撰荃陽其字名未詳荃陽渥縣人自蕭山毛氏奇齡為四書改錯以攻朱子後儒多起而駁正之荃陽亦病毛氏之失為詳釋義蘊而剖雪其疑滯中如孟子定為三年之喪毛氏引高宗諒闇三年以為商制非周制先忘卻論語何為高宗古之人皆然之語中庸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孔子周人所言正周制此足斥短喪之謬維世道而範人心其他亦多昭晰無疑所辨論皆心和氣平絕去囂張之習

學庸辨疑錄一卷 鈔本

清趙正欽撰。正欽字文明，號潛夫，宿州人，諸生。少穎悟，讀書過目不忘，及長沉潛經術，尤以涵養性情爲務，論事待人悉本公誠，所著書多燬於兵燹，惟是書尚存家塾，亦吉光之片羽也。

四書條考四卷 家刊本

清楊澂瀾撰。澂瀾原名春，字學淵，宿松人，增生。是編取四子書中名物象數制度之攸關祀典在焉者，無慮數十百條，纂言提要，列目而備考之。皆集注之所未悉，取諸載籍之中，而有餘。惟條目但就四書標題，實則熟精三禮、左傳、爾雅、說文諸書，爲考據專家之學也。卷中逐條分若干篇，篇各題云考。論語考殆居過半云。

四書口義不分卷　鈔本

清崔憲章撰。憲章字崑泉，太平舉人。幼孤，事母孝。以禮自持，有拒奔女事。潛心宋五子書，嘗言為儒之道在實行最得力一恕字，因以如心顏其室。學者稱如心先生。著有四書口義，謹德呂賢基稱為有本之學。

大學中庸稽疑不分卷　家刻本

明梅鷟撰。鷟謂大學中庸，正為禮書，而中庸又其通論，且其釋之也以統紀則清矣，以文義則失矣。而物格貫隱之訓，亦非仲尼之徒所敢知者，又別為之稽疑。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格目版式

讀大學中庸筆記二卷 鈔本

清方宗誠撰、是書自序有云、大學中庸二書、論孟六經之總匯也、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章句一書、集傳注之大成、而折衷於至當、余讀章句及或問語類、間有會通於心者、因筆記之、以示生徒、亦聊以誌一得之見、以待質於君子云爾、

四書疑句輯解二卷 鈔本

清李偉人撰、偉人字俊侗、祁門人、工於詩、著有綴耕吟稿、又著有四書疑句輯解二卷、解釋疑句、多獨到處、如解論語子見南子章、謂南子即南蒯也、子見之、猶往公山佛肸意也、予乃予奪之予、讀上聲、予與也、猶許也、否不與也、指南蒯之叛言之、當南蒯叛季氏、人所否而不與、子路不悅、蓋揣子與其叛也、夫子矢之曰、吾而與叛人、是與所否矣、舉事逆天、天亦厭之、此夫子以天事卜人事乎、又如解孟子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句、謂據管見、以我非愛其財五字為句、而易之以羊也六字另為句、須重讀而字作大轉合、急讀也字作態任勢、若謂我本非吝惜些財、而現在卻又是以小易大了、似乎於上句仍是不自知何心一種疑驚情狀、於下句宜乎直如筍合縫、姑錄而存之、雖皆別解、而義甚精、

四書改錯改四十卷 鈔本

清程朝儀撰、朝儀字仲威、號抑齋、黟縣人、廪生、光緒庚申安徽巡撫馮煦舉耆儒碩彥、生平篤守經旨、忍饑味道、兼綜漢宋、不立門戶、著書滿家、皆以正人心、息邪說為主旨、茲編自五十二歲、經始草創、閱八載而成、刪裁繁駁、稿十餘易、蓋尤其精力所萃也、自序略謂、朱子論孟集注、大中章句、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自漢唐注疏及宋以後諸儒詮釋經文、舉無出其右者、惟元陳天祚有四書解疑之詆、論者以間孔剌孟等之、而毛奇齡者、恩其辯博、輕肆詆譏、初為論語稽求篇、四書賸言等、於朱注好為異同、最後與其徒造四書改錯一書、題卷首曰西河合集、取生平自著數十種中凡譏集注章句者、摭出、而重加翻駁、至四百五十餘條、士風日薄、厭故喜新、憚長浮囂、不得不重加辯論、爰即集注章句之為所翻駁者、沿其流而討其源、鑿鑿疏明、俾學者知朱注無一不稱量而出、得四百餘條、以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為編次、合四十卷、即名之曰改錯改云、

論孟雜說辨一卷 鈔本

清程朝儀撰、當今之世、羣喙爭鳴、凡著書立說者、多喜標新領異、以推倒前人之注解為能事、朝儀恐人心不古、世道漸微、於是依據集注、兼採諸儒先說而條辨之、

學庸淺說二卷論語詳說二卷 鈔本

清崔寅衷撰。寅衷字懸欽，太平人，光緒間廩貢。所著學庸淺說、論語詳說，與朱子章句集注間有異同。大學遵古本，謂大學之分章節次，古本有據，今本無憑。又稱論語吾無隱乎爾一言，是夫子自明其無隱，即無微言可知。

俞氏論孟二經平議重訂四卷 鈔本

清程朝儀撰。朝儀以曲園俞氏所著羣經平議中論孟二經平議，多標奇領異，其所議者何趙二注，而猶與朱注為難，因重加訂正，計論語平議原百八條，重訂七十九條，孟子原八百七條，重訂七十二條，附打茶香室經說（亦俞曲園著）二十九條，合訂凡百八十條，錄之。論孟各為二卷。門生胡元斌為之跋，有云：竊惟儒者著書，不僅為一人計，而實為天下後世計，方今中原多故，百喙爭鳴，六經語孟，久視為迂拙無用之書，而無人顧問。俞先生老成名宿，既治之，而喜為煩碎纖微，名治經而經實轉晦，後生有志窺聖人微言之要，其道莫由。微君於傳經之暇，有論孟平議之重訂，異時正學昌明，列而問世，此書之為益後學，不尤有足多者乎。

毅齋經說一卷 家刻本

明查鐸撰。鐸字毅齋，涇縣人。嘉靖己酉進士，授德安推官，累至廣西兵備副使。是書見闡道集第五卷。語錄中趙紹祖析出單行，刊入涇川叢書。跋云：毅齋經術湛深，尤邃於易。今觀其經說，說易者凡十七則，皆標題；說學庸論孟者十三則，皆聯續不別標題。其說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也，曰：乾何以稱大哉，蓋此真陽無古今，無邊際，凡宇宙之大無所不包，其大無外也。坤何以稱至哉，蓋此真陰凡乾之所包括處，坤無所不到，即志之所至氣必至焉之至，與乾同其大也。乾坤何以皆言元，蓋乾坤雖各一，其體實同出於太極，同是一元之太和，所謂同出而異名也。其說進德修業也，曰：進修亦自既失之後言之，非其至也。若吾人真性本自不已，無退也，何有於進；本自渾成，無壞也，何有於修。其說顯仁藏用也，曰：顯諸仁者，即用而體在也；藏諸用者，即體而用在也。此之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其說中庸譬如行遠章曰：道原無高卑，無遠近，吾人造道則於卑近，不是始於卑近，終於高遠，高遠即在卑近之中，即是智崇禮卑之意。其說論語不知而作章，謂此知是德性之知，不萌於見聞，從多見多聞而入者，已落第二義，故曰知之次也。其說由知德者鮮章，謂聖門之學只在一知字，知德則孝弟忠信皆從明德流出，不知只是由德。聖門由德者多，知德者鮮，未知則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皆不得謂之仁，知則是由仁義行，非行仁義矣。故難其人，皆見道語。

明儒經翼七卷 鈔本

明杜質撰。質字惟誠，太平人，從錢德洪、王畿遊，多所指授。是書有貢安國序，略云吾友杜質氏壯年從學，五十有聞，念聖經久湮，而明儒之論，有契於古者頗多，因采輯成編，皆有本之言，將以羽翼六籍，俟諸百世。輯既成，梅守德純父氏題曰明儒經翼，予又為序其編次大意云。

十三經纂注十六卷 明刻本

明田有年撰。是書刊於杭州臬使署，為有年一生學力所萃，經部大觀也。明人治經，多株守永樂四書五經大全，求其鈎稽故訓，為十三經注疏之學者，頗鮮。有年博覽淹通，獨持風氣，纂為是編。提要鉤沉，蒐輯唐以前經師訓故，節比章梳，編訂成帙，不限於注疏，而取足補注疏闕略者，加詳，尤於毛詩、三禮諸經弋獲為多。皆纂組舊文，不斷制，一掃望文生義陋習，

白渠經概三百卷 馬氏藏稿本

清錢彝編。彝字秉之，號白渠，桐城人。諸生。以經學教授四十餘年，老乃得候徵訓導，未赴官卒。彝負瓌特之才，鬱鬱無所試，以墳典自娛，研經為文，視先代諸公堂廡大別。方苞少時承其緒論，後遂蔚為儒宗。其卒以經學文章開啟學派，亦考流別者所宜知也。於諸經皆有纂述，著易概二十二卷、書概二十二卷、詩概三十二卷、周官概二十卷、儀禮概四十卷、禮記概四十六卷、孝經概二卷，都三百卷（據桐城耆舊傳，但卷數未合，前志作二百四十卷，亦不合，俟考）。皆編輯諸儒先之說，擇善而從，以示折衷，而不參論辨者也。其稿本存馬其昶家。

三禮會籥三傳會籥各一卷 鈔本

清黃生撰。生字扶孟，歙縣人。自以為鍾靈秀於黃山白嶽，故就己姓而號白山，即名黃白山。前明諸生。清初明季遺儒越在草莽，砥礪名節，恥事新朝，相率刊落聲華，專治樸學，懲明儒之空疏無用，其讀書以通大義為先，惟求經世之務。因痛宗社之變，則好研究古今事蹟成敗、地理山川阨塞，以為匡復之圖。因讀古書欲求真解，則好研究訓詁名物、典章制度諸學，而從事考證。凡斯諸端，實開清代樸學之風。若黃生者，亦樸學先導大師之一也。此三禮會籥、三傳會籥等書，均精慎詳明，惜僅鈔本，未能列布，亦文獻之憾事也。

五經解隨筆一卷 鈔本

清胡廷璣撰。五經者，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及三禮也。休甯趙繼序序之，略謂辛未春徵入都，會以罷歸，過華陽，值賡修邑志，因得偏覽鄉先生之著作，於中有胡氏周易聽見，力掃傅會支離，獨尋象占本肯，為先人所部，心甚韙之。既又進考經傳羣說，皆卓然自成一家言，擬諸古人，其程文簡之論詩，王太古之講易。嗚乎，同郡有斯人，而余愧未之前聞，又恨不獲生同其時，與之相視莫逆，而上下其議論也。

尚書戴記便讀一卷 鈔本

清羅士修撰。士修，宿松人。是編長於用漢儒章句之學，而略於取唐儒義疏之言，於二經音讀、訓故、篇目、次第、卷數分合、今文古文之轇轕、大戴小戴之雜糅，俱一目了然，學者便之。

讀經疑義十卷 鈔本

清潘邦協撰。邦協字律和，歙縣人，邑庠生，粹於理學，言行一準先儒。嘗著論曰：非漢人之學，聖制無以明；非宋人之學，聖功無由入。後學判為兩途，皆非也。與桐城方百川、靈皋兄弟為莫逆交，考訂禮經，咸共事焉。著有讀經疑義。

綠天書屋經解一卷 鈔本

清方城撰。城字辰山，號西莊，桐城人，方中發次子。性恬淡，好讀書，少罹族人難，避地富陽，後歸里，由白鹿移居西莊南澗東籬，陶然獨醉。晚年專治經學，著有綠天書屋經解行世。

九經說十七卷 家刻本

清姚鼐撰。此編皆其平日說經之作，集為一書。卷一二為易說，卷三四五六為書說，卷七為詩說，卷八九十為周禮說，卷十一為儀禮說，卷十二十三十四為禮記說，卷十五為春秋說，卷十六為論語說，卷十七為孟子說。鼐謂說經之正，當擇善而從，均不見其善，則均不敢從，不堅附一家之言而不變。又謂漢儒之考證，宋儒之義理，其尤善者固也，然漢儒說義理，未書無精當之語，宋以後考證，又未始無越過漢說者，亦在善擇之而已。是可覘其學之所在矣。

繩軒讀經記十二卷 鈔本

清胡匡憲撰。匡憲幼治周易，即欲重刊本義，以復漢志十二篇之舊，繼治毛詩，別撰毛詩集釋二十卷，已著錄。每歎唐宋以來，不明古人字借聲轉之理，而妄欲解經，說愈善而去之愈遠。此書所解，皆謹慎可信，無鑿空之弊。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款式

煦堂經說四卷 鈔本

清潘步雲撰。步雲字華雯，歙縣人，歲貢生。酷嗜經籍，旁搜金石遺文，貫穿古今，不專以文藝自見。遇有鉅學鴻生，輒互相考證，一見如舊相識。日旰燈殘，談論不輟，耄年尤喜尋覽殘編。著煦堂經說四卷。

望嶽樓經學質疑十卷 家刻本

清朱霈撰。霈字井南，原名榮朝，字熙仕，黟縣人。乾隆癸卯舉人。晚更窮經，蒐羅眾說，著周易質疑一卷、尚書質疑二卷、毛詩質疑三卷、春秋質疑四卷，附錄公穀傳義，凡十卷。自序謂陶靖節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夫疑而曰析，則固得之於人矣。疑而曰質，則猶蓄之於我也。析之者誰乎？曰吾以存吾疑，以待質之天下後世而已。余徽人也，家有樓，距黃嶽九十里，天朗氣清，天都蓮花諸峯歷歷可見，因名之為望嶽樓。乾隆戊申曾刻望嶽樓詩稿，今是書亦多半成於是樓，遂名其書為望嶽樓經學質疑云。學使汪廷珍為序之以行世。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倣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六經奇英不分卷　鈔本

清陳常撰。常字功五，太平人，邑庠生，倜儻不羈，經籍典禮，皆精心考核，一日遊學宮，見禮樂殘闕，慨然自任，詰閭里訪求舊典，并其詩歌習之，歸捐資置樂器，為一邑倡，館白下時，訂有六經奇英行世。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五經疑義一卷　鈔本

清胡殿英撰。殿英霍邱人，胡晁子，歲貢生，自幼束髮受書，即研究諸儒學說，務求心得，至老不倦，嘗集五經疑義，參解異同，彙為一編，論者謂其有經生家法焉。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西京博士考二卷 鈔本

清胡秉虔撰是書詳考諸經博士源流而西漢傳經之師法以見有道光十一年秉虔自序略云博士之官肪於周末而莫盛於漢之西京初設官時不過取通古今備顧問而已自武帝罷黜百家專置五經於是博士之選嚴博士之品日益尊蓋博士之設所以崇師法也東漢之初雖增博士至十四人然自是以後學尚兼通而顓門之業衰矣師法漸亂博士之官亦漸輕故博士以西京為盛今即其散見紀表志傳者彙而錄之猶可考見師法於什一云

七經精義彙纂十二卷 家刻本

清石蘊元輯蘊元字聿臻號鏡心宿松人嘉慶乙丑進士入翰苑充武英殿纂修官庚午命充貴州正考官宿松志稱蘊元經術文章為宿松杜溪（即朱書）後一人而遭際尤善儀直修書得窺中祕亦更久且博乾嘉間經學由考據路駁漸折而趨向義理風會丕變姚鼐等實起而應之天下翕然景從義理與考據參焉時蘊元族兄渠閣以通經見重於大興朱文正珪元與互相質證上下其議論因得遍交筆下鴻儒碩學退而纂述所業凡十三經注疏悉博采而甄綜之彙纂成帙惜多散佚弗存是編乃取御纂七經所次諸儒先三經傳說三禮義疏周易折中各家集解之屬擇其尤精選者依經彙輯次第成之凡十二卷

十三經注疏正誤不分卷 家刻本

清汪萊撰。萊字孝嬰，號衡齋，歙縣人。嘉慶丁卯優貢，官石埭訓導。書謂鄭氏三禮注，一義必通貫全書；一文必準稱千古。又謂鄭氏易注，以象為主，先取本卦之象，無則取之卦之象，之而互之象、爻辰上值列宿之象。令聖人繫辭無一語虛設，較王輔嗣之宗尚元虛，誠為得已。然猶有議者，夫子言象者，言乎象；爻者言乎變。是解彖辭，不應取之卦之象；解爻辭，惟當取一爻獨變之象，誠為篤論。著有十三經注疏正誤，前志著錄，亦漢學專門之經學家也。

經義質疑一卷 鈔本

清汪煥其撰。煥其字隣梓，號石門，婺源人。嘉慶戊午舉人，任錢塘主簿。其為學，於諸經皆淹貫，有折衷諸家之互異者，筆而存之，蠅頭細書，積成卷帙，名曰經學質疑。

十三經通義四卷 鈔本

清潘道南撰。道南字佩三，號仰峯，婺源人。廩貢生，歷任鳳陽甯國宿松訓導。初入塾讀孝經，即知爲人子之道當如此。年十六，隨季父健齋及族叔耘經學論心性要義，務窮旨趣，博學力行，以程朱爲的。東鐸時，教人皆先器識而後文藝。其居鄉訓子弟，四書五經外，必課以小學、近思錄。著有十三經通義，

諸經溫故四卷 鈔本

清章平學撰。子大澤續成。平學字蘭軒，績溪人。大澤有易經漢魏注勘，已見前。是書以說易居多，指解明切，於漢魏各家注，推勘尤精覈。大澤之易經漢魏注勘，其多禀承家學乎。

儀禮詩經各疏解不分卷 鈔本

清郭近陽撰。近陽字午山，霍邱人。歲貢生。有夙慧，童年塾諳諸經，雖宿儒不能過。鄉薦不售，教授里中。一時門牆之盛甲潁郡。兵燹後，鄉塾能明章句訓詁之學者，皆近陽私淑弟子也。著有儀禮詩經各疏解，未刊。

七經圖考一卷 鈔本

清陳嵐江撰。嵐江字景川，霍邱人。歲貢生，候選教諭。積學授徒，精考據學。是編蒐討至為精詳。殁後，同里趙奐湖輯以詩有著書別自有名山之句。惜兵燹後僅存鈔本而已。

經義考實四卷 鈔本

清李時溥撰，時溥字博齋，懷寧人，道光壬午舉人，精漢隸，博覽典籍，尤肆力於經，精天算之學，從遊者多通品，授壽州學正，卒於官，生平著述甚富，除經義考實外，尚有春秋地理考實等韻解、國朝地理圖考、天文圖考、算學精蘊等書，皆為其門人孫氏所什襲，刊行者，惟經義考實云。

五經管言七卷 鈔本

清江鳴岐撰，鳴岐字釆其，懷甯人，道光壬午舉人，性至孝，家貧課徒自給，乙未授江蘇安東縣訓導，五年以母老請終養，仍以課徒資事畜，年七十一，先母卒，所著五經管言，經兵燹散失，僅存易三卷、書一卷、詩三卷，士論惜之。

諸經隨錄五卷 鈔本

清方清漣撰。是書五經各為一卷，皆其誦讀有得，隨錄成編，如邵寶簡端錄之類，在學案語類劄記之間。考據義理兼綜焉。大旨究以融會程朱為歸。

經學會纂一卷 鈔本

清石兆嵩輯。嘗合稽漢宋諸儒之說，證其得失同異，於易周禮左氏春秋用力尤深，著有經學會纂，即融會羣經，以通此三經者也。名曰會纂，實有專精

經文別異四卷 鈔本

清陳大訓撰大訓字藏書號言川宿松人性豪邁好讀書傳聞強識而兼知兵皆得於經訓深也各經文字異同以坊刻本較明監本九經頗多譌脫以明監本較別本十三經注疏十三經則亦如坊刻之於監本然而以注疏本考石經及諸舊本文字抑又有種種之別異是書悉臚列鈎稽之雠勘精密其於顧炎武九經誤字沈庭芳注疏正字沈炳震九經辨字諸書殆於蒐輯無遺

讀經心得二卷 鈔本

清張永觀撰永觀字宅培號叔安宿松人歲貢生老猶精研經史博覽羣籍是編皆開卷有得隨筆記之往往出於傳注箋疏外者以史證經以時事證經取之左右逢原所謂讀書得間也大旨趨向義理一派不僅以記誦為功考據見長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經腴抉要五卷 鈔本

清劉儲楨撰。儲楨字叶吉，號翦洲，宿松人。廩生。恬靜寡營，刻苦勵學，誦聲常達旦。甫逾三十，遂卒。是編取經之渾渾灝灝、噩噩爾，其體油油然，其光沃沃然，其膏而腴者，選言樹義，甄要錄之，於以激六籍之芳潤，流羣言之藻葩。殆仿婺源江永四書典林例而一變其體格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經解略存一卷 鈔本

清賀選銓撰。選銓字敬夫，宿松人。歲貢生，候選訓導。信道甚篤，本心得為躬行，強識博聞，尤沈潛經術，淹貫諸疏。是書為其解經著作，幾經刪汰而存之者，所列數十百條，皆專門考據之學。蓋遇諸家聚訟，輒博采古書傳記之屬，反覆經旨，衷諸義理，以和解之。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經義傳鈔十卷 家刻本

清賀選銓輯。是書原名經義叢鈔，石編書目載有二十卷，殆廣錢塘嚴杰補編（亦名經義叢鈔，見阮刻經解）而輯。然嚴編但就清代儒林中取材，此則并宋元明諸儒說經解經之書叢集之、彙其選者、編次成鈔、大都通志堂經解、采取過半，編各冠以序錄，略如古經解鉤沈之類，備著著者爵里暨書目義例，此外皆纂錄原文，不攙加斷制，用符叢鈔之體。清儒經部著作，除專門考據家外，王夫之、李中孚、方苞、姚鼐諸人之書，搜集獨多，意在補學海堂一偏之失，不斷斷漢學師承，執一先生之言以終也。

五經彙解十卷 鈔本

清賀萱撰。萱字渠芬，號牧堂，門人私謚曰樂羣先生，宿松人，咸豐辛亥舉於鄉。家世傳經，著有五經彙解，以便便之腹，抽乙乙之思，觸類引伸，諸多妙解，搜傳注之寶笈，鎔漢宋之兼金，絕無考據義理一偏之失

易經箋異春秋箋異論語箋異學庸箋異孟子箋異各二卷 鈔本

清胡紹勳撰、紹勳有易經箋異等書、紹勳謂古文假借取同韻者多、取通韻者少、取合韻者尤少、古韻分部自宋鄭庠以後、由漸加詳、至歙江有誥定為二十一部、極精極密、其分配入聲以說文偏旁諧聲及周秦人平入同用之章為據、尤前人所未見及者、勳初見二十一部諧聲表、因作易文箋異春秋文箋異四書文箋異等書、凡說假借、悉依二十一部定為同韻通韻合韻、蓋信古人韻部確有界限也、此五書、績溪胡氏書目不載、見四書拾義江有誥序中、前述紹勳語、亦見四書拾義自著略例、是則此鈔本流傳者尠矣、

小雲經說不分卷 鈔本

清胡培受撰、培受字子謙、號小雲、績溪人、諸生、受其父東元之學、治爾雅說文、多有心得、於毛詩字借聲轉之理、俱能觸類引伸、於易通鄭氏荀氏虞氏諸家之義、此書為其兄培系所編、

齋中讀書記不分卷 家刻本

清胡鑾昕撰。是編凡五言古詩十六首，為其敘述經學源流之作，芟繁摘要，括以聲歌，若網在綱，如衣揭領，俾學者治經之餘，得由近代學術之流別，以辨歷代學術之流別，而入門之塗，乃不迷祈嚮，其有功後學為何如也。光緒己亥績溪胡氏世澤樓刊板。

求放心齋經解十二卷 鈔本

清舒學詩撰。學詩字興吾，黟縣人，幼受業於同縣胡朝賀，精於考據之學，書經披覽，必加丹黃，遇有疑義，詳為注解，遇有譌舛，細為讎校，徵引博洽，疏證明確，至一字偏旁之誤，一音輕重之分，不稍假借，著為是解，藏於家。

羣經解三十二卷 鈔本

清王昭墀輯、昭墀字淑度、太平人、光緒初廪貢、是書體例視雪樵經解大致相同、皆採擷前代經家言、分別編次、惟雪樵經解僅五經而止、此則五經而外、凡周官、儀禮、論語、學庸、（按學庸原在禮記中）孟子、孝經、公羊、穀梁傳、爾雅等經、靡不俱備、其關於經義上各條解釋、亦視雪樵為多、有兄昭瀍跋語、謂經師人師、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不圖今於手足間得之、

華胥赤子遺集說經篇一卷 家刻本

清方鑄撰、鑄有周易觀我、已見前、是編所說、為詩、春秋、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頗多得間處、如豳風七月歷言十二月最詳、不應獨遺三月、鑄謂按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向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則所謂蠶月者、正言三月也、又言中庸語誠、誠莫切於孝、中庸者乃衍孝經之緒、所論皆精確、是編亦華胥赤子遺集中之一種、

說文札記不分卷 鈔本

清胡秉虔撰、培翬謂公於毛詩說文、用力最深、而毛詩小識未成、說文未有專書、今自甘肅周子楊處、得其遺稿、則毛詩說文皆有筆記、其毛詩筆記、即毛詩小識也、說文未有書名、姑以說文札記名之、所記各條、除考證字之形聲及古義外、其於說文解字、从貫達說文解字引經說文解字敘與漢志異同說文敘錯簡等皆言之綦詳、

說文類求不分卷 鈔本

清程式金撰、式金字友石、黟縣人、大興籍、嘉慶庚辰進士、道光初以知縣官四川、歷攝鹽亭遂甯等縣、六年升敘永廳同知、所至民愛戴之、式金至京時、嘗病言字體者舛繆紛出、乃日夜治說文學、記其所引經書古籀大小篆正俗字漢律漢令奇字方言及各家之說、以類相從、題曰類求、嘗持示俞正燮曰、以此為學有當乎、正燮言友人歸安嚴可均為說文學亦如此、式金喜、乃續輯其書、又著有說文紬珠、未見、

說文校字錄不分卷 鈔本

清汪文臺撰。按大徐說文，自嚴氏可均校議出，而宋前原本稍稍復見。文臺後出，亦據唐宋類書、小徐篇韻及梵經音義，凡可校是書者無不采，用力精勤，時有溢出嚴校外者，誠為讀許書之善本。其弟子程鴻詔迻錄孫刻本上，獨山莫氏有臨本，惟尚未編成部帙，且無定名，茲據舊本所錄著之。程本藏南陵徐氏積學齋，莫本藏秀水王氏學禮齋。

說文經字考疏證十卷 鈔本

清胡肇昕撰。肇昕有儀禮正義正誤，已見前。經字考者，福泉陳恭甫編修本錢竹汀少詹說文答問而推廣之者也。錢氏答問為之疏通而證明者，有薛君子韻。肇昕爰仿薛氏之例，取陳氏書悉心考究，於其略者疏益之，失者捄正之，別為疏證，洵足羽翼陳氏，頡頏薛君矣。後之學者得數君之書，參互考訂，融會貫通，由是以讀諸經，不通其不可通，不段其不可段，庶古誼明，而不致改顛從陂，易陸為逵，致為通儒所非笑乎。書有族父胡紹煐序。

朱子注四書引用說文解字考一卷 家刻本

清石秉壬撰。秉壬字樹節，號任甫，別號伯偕，宿松人。光緒己丑舉人。朱子注經，與漢儒立異處殊多，然四書集注頗援引說文本義字訓，以為詁。開章習鳥數飛之屬，即是不勝覼指。但不諳小學者，無由知之。秉壬弱冠登賢書，通經最早，小學尤所素研。急就凡將胥語塗轍，而於許書搜討尤勤。用能於朱子注四書明引暗引變通引之之處，悉羅羅清疏，如數家珍。朱注引說文每不注明語出許氏，又往往用其訓而小變其文，自非兩書皆平日熟貫於衷，斷不能臨時借書於手也。

說文檢字考正不分卷 鈔本

清羅厚焜撰。厚焜有毛詩義疏，已見前。精研小學，以說文字部難於尋檢，毛謨所撰說文檢字頗便初學，而頭緒梢棼，爰取番禺黎氏說文通檢，校訂其失得，而是正之，詳慎精密，不僅以能繙檢字書見長。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說文通訓拾遺不分卷 鈔本

清程朝儀撰。是編自序略謂：先元和師名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一書，所謂道音韻之原，發轉注之蒙，究段借之變，小學之教，洵乎大備，區區小子何敢妄贊一詞，惟檢討之餘，不無萬一之脫略，輒志固陋，敬識下方，間附夥方言，合八十餘條，謹寫而藏之敝篋，他日待與仲我共訂焉。仲我者，駿聲子孔彰也。

六書段借一隅二卷 家刻本

清程朝儀撰。自序略謂：六書之有段借，因聲音之通，取傳寫之便，非不適用，然習用不察，則久段不歸，烏知非有故有專於用借字而本字遂廢者，抑有專為借字用而本誼轉隱者，如辭受之辭從辛從受，經傳以辭訟之辭為之，而辭受之本字廢；鼓擊之鼓從支從壴，經傳以鐘鼓之鼓為之，而擊鼓之本字廢；陶再成丘也，經傳以為甄匋字，而陶丘之本誼隱；犬逐兔於艸中為莽，經傳以為草茻字，而犬莽之本誼隱。若斯之類，遽數難終，爰據先師說文通訓稍為拈出，字雖寥星，序次仍依許書，分上下二卷，以便檢討。

朱子解經引用說文考一卷 家刻本

清程朝儀撰。朝儀以許氏說文解字一書，實經訓之鈐鍵，朱子說經於古注外，時依據說文，其答呂伯恭書，亦汲汲欲刊說文，蓋深見詁訓不明，不足以解釋經義也。近世為漢學者，往往鄙夷宋儒，訾其空疏，豈知朱子訓詁之精實，為今漢學家導之先路耶。因考其引證說文之顯然者，為同學稽古一助焉。

正字通略記四卷 家刻本

清徐文靖撰。是書在文靖所著管城碩記中，自謂廖昆湖正字通凡例曰，慮四方沉湎字彙日久，故部畫次第如舊，闕者補之，誤者正之。余按舊本闕者，正字通仍多所誤，今於經史所習見習聞者，約略記之。

石鼓文考一卷 家刻本

清汪肇龍撰、肇龍字松麓、一字稚川、歙縣人、家貧、習賈已、而喟然曰、是非甚巧偽、不得稱善賈、立棄而歸、其族有官侍御名存寬者、勸之學、則大喜、從受章句、至忘寢食、於是爾雅說文、以及水經地志步算律呂、音韻古禮、家器數名物之學、皆能綜貫、乾隆壬午、以副榜貢太學、嘗遊京師、觀太學石鼓文曰、是可注而讀也、退則摹其文而注釋之、著石鼓文考、定為周宣王時史籀篆、非後周物、肇龍於尊彝鐘鼎諸古篆、雲鳥蝌蚪之文、過目輒辨、暗中可手捫而識之、蓋古今絕學也、

經典正字隸書糾繆不分卷 鈔本

清江有誥撰、有誥嘗謂經典多損文之字、後人每以損文之字、為正義、因一一求其正字、如論語學而首章、不亦說乎、謂說、懌說也、後人當作悅解矣、鮮矣仁之鮮、魚名、當作尟、有朋自遠方來、來、瑞麥也、當作徠往字、从往則來、亦當从徠、他如歎之為與、惜之為省、經典中指不勝屈、悉當為之是正、凡此皆採纂前夙、淘汰後惑、學者得其說而求之、可以無專己守殘嚮壁虛造之謬矣、又著有隸書糾繆、以祛俗學之誤、二書不戒於火、版燬、稿悉付煨燼、而目已瞽、乃口授其子錫善重錄、並擬踵成例、為補輯若干篇、

康熙字典補證不分卷 鈔本

清王炯炎撰。是編為板南類稿之一種。康熙字典一書。可謂集字學之大成矣。然卷帙浩繁。不無譌誤。道光七年曾重修之。高郵王引之作考證三十卷。改正二千五百八十八條。炯炎本王氏之意。為補證之。旁徵博引。具見精心。雖未知視王氏之考證如何。要自不可沒也。首有論反切二條。後附字典遺字若干。亦係稿本未刊。

六書類釋二卷 鈔本

清馬文蔚撰。文蔚字未詳。來安人。嘗官交通部僉事。以六書自篆隸迭更。浸失古義。唐宋以來譌謬百出。爰根據說文。參以羣經。及周秦諸子。考正孰為本字。孰為叚借。孰為俗體。引證繁富。論斷謹嚴。俾後學由許鄭而上窺倉籀。可謂好學深思矣。

七音類集述不分卷 明刊本

明汪九漪撰。九漪字紫瀾，休甯人。少嫻文詞，晚年專精邵子易學。原本廖氏，以聲音為理數，綂宋而參用祝氏異同之旨，著續皇極經世書七音類集述。其孫應銓直尚書房，嘗以其書進御。

詩韻析七卷 家刊本

清汪紱撰。紱有周易詮義，已見前。所撰詩韻析一書，乃為笠翁之詩韻譌謬誤人而作。然笠翁所編，專為作詩者用耳。是著則上溯夫天地之元音，推究乎禮樂之原委，即一端以見全體，偶因笠翁詩韻而觸發也。豈徒以正笠翁之譌謬，而與之較短長乎。但自序尚隱而未發，其義蘊略見於凡例二十四則中。

五聲反切正均六篇 家刻本

清吳烺撰烺字荀叔號杉亭全椒人性敏工詞賦乾隆辛未高宗南巡迎鑾召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官甯武府同知所撰五聲反切正均六篇言簡而義精證博而旨遠實能發前人未發之祕分目如下辨五聲第一論字母第二審縱音第三定正均第四詳反切第五立切腳第六蓋為杉亭集中之一

聲譜一卷 家刻本

清汪萊撰萊有十三經注疏正誤已見前萊精於九章之學而於經學小學亦多博通是書專明切韻之學開合俱分土金木水火五宮用平上去而無入聲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三聲論一卷 家刻本

清汪莱撰。是書辨入聲為上濁。其言略謂聲止於三。曰平曰上曰去。三聲皆有濁聲。而上聲之濁最顯。定聲類者不審其精。請之過急。乃於清聲之後。繼以上聲之濁而別之為入聲。相沿至今。習焉不察。韻書葛藤從此起矣。其言窮源溯流。洞見韻書疵纇。

切字拾瀋二卷 鈔本

清江子清撰。子清字杞芬。婺源道光時人。是書為其曩裒拾瀋之一種。先是其曾祖廷姚字涵采有切字捷徑一篇。寥寥數十言。古奥難解。子清因撰切字拾瀋為之疏通證明。所言多取其族儒慎修氏之說。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古音一卷

清江子清撰。是書亦為其箕裘拾墜之一種。先是其曾祖廷姚有五音清濁辨。文極簡質。子清因撰古音一卷。全宗歙江有誥晉三氏廿一部之言。

校錄華嚴經音義不分卷 家刻本

清胡肇昕撰。按嘉道以來。海內嗜古之士。網羅放失。裒輯舊文。幾於無奇不徵。無秘不發。距僅儒者一家之書。即釋氏之有涉儒義者。罔弗留心搜討。真所謂磬天地之藏。窮古今之奧者。唐沙門慧苑撰華嚴經音義。專釋梵文。兼通儒典。肇昕得陳氏獨抱廬刊本校錄之餘。糾正數處。如據說文諸書以訂殤徵从亻之謬。據詩釋文以斥讀殤為殤音移益反之非。他若因殞而辨卑非犨後之古文。因湯而申湶為湶瀋之本義。皆精確。惟其學識明達。而又濡染祖訓。故能觸處洞然也。

經韻參考辨正四卷 家刻本

清汪維誠撰維誠（前志作珹）字訒夫一字省吾宿松舉人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以胡林翼薦知湖北松滋縣隋陸法言切韻即宋廣韻舊目（陳彭年邱雍所刊）為今世所存最古之韻書然茍不諳經韻終不可以讀古經傳記之文蓋有詩經韻有羣經韻皆三代之音也學者應即百有七韻之禮部韻略以考廣韻二百六部而古音今音可見一斑汪進乃探宋鄭庠之古韻六部而漢魏及唐之音見焉杜詩韓文可讀矣猶未見三代之韻更以清儒顧炎武詩本音江永古韻標準段玉裁六書音均（均韻古今字）表之屬考之索之周之密之圈圈乎先秦以上毛詩周易虞陸之音略備之矣是書由唐韻窺廣韻由廣韻歸經韻由詩經韻辨羣經韻而以合參鄭顧江段四家之書凡集傳釋文諸家有未愜合者概以是準之靡不從而正也

翻切簡可篇二卷 家刻本

清張燮承述燮承字師筠含山人切音之法肇於西域其分晰唇齒喉舌開合齊撮清濁輕重之間初學讀之恍若河漢茫無畔岸殊未易明是編分上下兩卷上卷為翻切入門簡易篇三篇第一篇為讀韻首圖讀橫直圖及讀入聲各口訣第二篇為韻首圖各韻橫直圖韻首圖凡三十三字即分三十三韻皆見母之字內分開合口正副韻高該鉤歌岡干根庚迦為開口呼正韻光官工昆傀乖鍋孤瓜為合口呼正韻江經交嬌加堅金皆饑結為開口呼副韻弓涓君居訣為合口呼副韻其三十三韻各韻橫直圖直圖為二十一字所以諧唇齒喉舌之九音橫圖為橫讀之五字所以分陰平陽平上去入之五聲學此者在乎能讀讀之之序先讀韻首圖次讀橫直圖圖俱讀熟再看後切字樣子便卒業矣讀橫直圖只須擇字多圖少者一二圖讀至爛熟其餘則隨口讀去自無舛誤所以易也第三篇為翻切樣子即示人以切字方法附打碼樣子撲席樣子（即空谷傳聲）下卷為音鑑節

要恳商璜言、其音鑑節要乃取大興李汝珍嘉慶間人音鑑節錄其要、恳商璜言則泛論音韻、并附錄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有咸豐元年長洲陳奐序、鳩茲周甚跋、又道光十七年、咸豐四年樊承自識、同治十有一年、刊於姑胥、

韻紐蒙求不分卷 家刻本

清張燦樞撰、按韻書至翻紐等韻之編、去古之言音學遠矣、然古人韻緩、後世音繁、沈約四聲之後、有翔五聲六聲譜者、自姚孫炎始製反切之法、恐一字之音難準、故以兩字之一母一韻定之、即以一音翻為兩字、反之為言翻、反切之反同於翻 切之為言急、急讀便成所求之一音、緩讀則是反切之兩字、經傳中不可為叵、邦婁為鄒之例、毛舉難勝、反切之道、即此已明、宋人乃牽合華嚴字母等攝、以入反切、字紐字典等韻諸篇因之、煩碎顛倒、童蒙甚有文士老儒不解紐弄之何謂者、是編於等韻之學、深究要眇、別樹標射簡捷要訣、定見溪端疑等切紐為二十標、取三十二標中重複混淆、輕重毫釐差忒者、合併之、惜其十有二紐文曰見溪疑端透泥幫滂明精清心照穿審非曉影來日、其切音之法、則頗采清人樊凌虛五方元音、審宮聲、辨清濁、剖判陰平陽平、各別部居、不相雜廁、合上去入區五為聲、音韻天成、自然暢曉、學者便之、

琴律切音四卷 家刻本

清周贇撰。贇字子美，號山門，寧國人。同治甲子舉人，官徽州府學教授。贇幼穎悟，祖啓楹授以音韻之學，能通其意。謂自周文武增義琴為七絃，至六朝琴學亡，而韻學起。然沈約之分韻，神珙之字母，剽竊相沿，乖謬已甚。其餘以經籍論韻者，為經學；以字體論韻者，為字學，皆無當於音理。惟周彥倫之分四聲，周挺齋之分五聲，乃韻學數千載立法定制之名家，萬古不磨之令典。因潛心探討，見凡平去兩聲之字，平為陰者去必為陽，如呼風之類是也；平為陽者去必為陰，如谿鳳之類是也。驗諸人口，萬不差一。乃集其字，配以上入，橫列陰平陽平上陽陽去陰去入陰六字為六聲圖。於是音法始備，切音乃有定法。且以琴律名音，但舉其名，不待反切，即知為何音。以音理貫通天文、地理、人道，凡十餘萬言，無一字剿襲舊說。極六十年之精力，續五千載不傳之絕學。湘鄉曾文正公歎為千載神悟，信矣。

方言訂訛不分卷 鈔本

清徐穀瑞撰。穀瑞原名穀少，字展成，懷甯人。康熙戊子舉人。雍正中，世宗親揀民牧，臨軒召對，敷陳剴切，上悅，賜今名，授直隸文安知縣。在任三年，以儒術飾吏治。著有方言訂訛。按穀瑞父祖儒，字制經，緝史審音，辨晝世之博者罕能及焉。穀瑞之學，蓋淵源有自也。

小爾雅廣義 家刻本

清胡世琦撰。世琦字瑋臣，又號玉樵，黟縣人。嘉慶甲戌進士。治經宗漢儒，銳意窮根柢，同時治小爾雅者，有同縣胡承珙、長州宋翔鳳，而世琦與宋非素識，與胡僅一通札商，未嘗見其書，命名偶同，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也。中如廣量藪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鍾二謂之秉，世琦謂藪二下有半二字當在鍾二下，蓋衍於前而脫於後，若如今本則缶為四斛，鍾為八斛，正左傳所稱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者，不應與上文豆區釜藪之量忽生異數。鍾二為秉，又與聘禮記秉十六斛之數不合，且太平御覽引小爾雅作藪二謂之缶，缶二謂之鍾，鍾二有半謂之秉，確鑿可證也。又廣器車轅上者謂之轙，據方言車輨為轙，輨者車軸耑也，即史記田單傳之鐵籠，籠與轙通，說文龍，笭也，笭車笭也，笭一作軨，說文軨車檣間橫木也，車檣橫木謂之笭，亦謂之籠，又援釋名及小戎傳箋，而知蔭笭之陰垂轅上，則笭亦在轅上，笭既為籠，即可作轙，猶車軸頭為轙，亦作籠也，名異而實同，凡此皆精卓可據，絕非憑臆之談，故陽湖洪亮吉稱為精審，金壇段玉裁亦云校之博，考之精，為當時學者所推挹如此。按是書清史作小爾雅疏證，蓋誤。

廣方言六卷 家刻本

清王炯炎撰。是編為板南類稿之一種。卷一釋言詞、釋親屬。卷二釋宮室、附舟船釋器用、釋天、釋時令、釋地。卷三釋飲食、釋衣服、釋草木。卷四釋穀蔬、釋禽、釋獸、釋水族、釋蟲豸、釋方言。卷五方言彙考。卷六方言雜錄。方言之作，昉於子雲。揚氏精深博奧，訓詁詳明，與爾雅相表裏。清仁和杭氏有續方言二卷，掇拾周秦古籍、漢儒傳注中語，單詞隻句，頗形簡略。近人章太炎氏作新方言，援古證今，擇精語詳，直如白太傅詩，老嫗可解。謂為方言可，謂為通俗文亦可。炯炎自序，謂家居無俚，亦嘗留意斯學。瀏覽載籍，凡有關於方俗之語，隨筆簡端，久而益富，都為六卷，顏曰廣方言。雖蒙挂漏之譏，聊備參稽之助云。

方言札記不分卷 鈔本

清胡秉虔撰。是稿亦從甘肅得來，稿本中得之。於方言分節與字句之連續或分離，及後人校本，皆多所訂正。如方言鍑，釜屬也。音富 北燕朝鮮洌水之間或謂之錪，音腆 或謂之鉼，音餅 江淮陳楚間謂之錡，或曰三脚釜也。音技 吳揚之間謂之鬲。音歷 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鍑。舊皆謂之鬲以上為一節，釜自關以下別為一節。秉虔謂當合為一節，而節首鍑字當作釜。又鬲釜當連讀，鬲亦釜也。鬲釜或方俗有此稱耳。又如方言耋老也，盧文弨抱經堂校本云，耋耋之省文，猶耄亦作耄。秉虔謂說文秊八十曰耋，从老省从至，則耋乃篆文，耋乃隸字也。玉篇以耋耄為正字，注云亦作耋，亦作耄，盧氏蓋據此，然與古背。其考訂細密，與精審殆與王念孫讀書雜志相彷彿。

周官精義十二卷 官刻本

清連斗山撰。斗山嘗謂周禮古謂之周官，歷來諸家注本題周禮者十之九。聖祖欽定義疏，始引漢志復其本名，蓋此書所言雖周家之禮，而所分者實六官之職，其義蘊精深，皆先聖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思而得者，昔人所謂天理爛熟之書也。欽定周官義疏包舉百家，至醇且備，第初學畏其浩煩，不肯卒讀，而坊本樂趨簡易，概從刪節，致使學者徒知訓詁，其文詞無由會通，其精義。斗山因就欽定本悉心斟酌，博綜約取，經文之下，先列御纂，次輯注疏，末參總論、餘論，名曰精義，較全書為稍減，視坊本則差備。卷首有自識凡例八條，以明全書大旨，卷末附郎兆玉總錄奇字一篇，而欽定本聖祖所制日知薈說十則及欽定周官總辦八條亦備錄第一卷中，示學者以窮經稽古之準的。乾隆四十一年，安徽督學使者梁溪秦潮為序而梓之。

周官偶記一卷 家刻本

清汪德鉞撰，是編為其七經偶記之一。禮有云宮室無度，足以耗財木；衣服無等，足以損布帛；飲食無節，足以糜穀粟；祭祀喪紀冠昏無式，則愚民皆競於奢侈，以傷於物力。大司徒以媺宮室同衣服之政，下於州黨族閭親民之小吏而奉行之，而祭祀冠昏飲酒黨正皆教其禮事，掌其禁戒。賈子曰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此類是也。後世一切聽之民間，朝廷雖頒有成令，而有司奉行不如法，此民所以不富而教之所由不成也。欲由經義而推及時弊，以求古今來有國家者盛衰得失之由，可謂通經而能致用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考工創物小記八卷 刻本

清程瑤田撰。瑤田有禹貢三江考，已見前。鄭君考工記注，極其詳實，然於各物之制造法及其尺寸大小，不能原始要終言之，極其細。瑤田創物小記，參互羣書，稽諸勾股方圓之數，得其真確之形狀，如戈戟劍鐘，皆繪有詳圖，并記度數之廣狹，可按圖以驗。器為古器物學者必不可少之參考書。鐘鼎彝器之學，晚清雖極其發達，然只能為文字之考證，不能為器物之考證。瑤田此書，可為古器物學之先導矣。

磬折古義一卷 刻本

清程瑤田撰。考工記言磬句、磬折，鄭氏度直矩解之，致與前後經文不合。瑤田謂磬折不明，由於倨句不明，欲明倨句，先辨矩字。矩有曲有直，倨句之云折其直矩而為曲矩，即今木石工所用之曲尺，著磬折古義一卷。

周禮正義未定稿 鈔本

清陶敬信撰、敬信字涵一、南陵人、乾隆丁巳貢生、肄業成均、學使鄭江以是書進呈御覽、得邀宸翰品題、謂其明晰平妥、著充三禮館纂修、入學政全書、為諸生鼓勵、書成、議叙懷遠訓導、卒於官、鄭江序是書、亦稱其簡而明、約而該、為得制作精意云、

周禮井田圖考不分卷 鈔本

清胡匡衷撰、是書論井田多宗鄭旨、而授田一事、謂遂人所言、言田萊乃鄉遂之制、大司徒所言不易一易再易、乃都鄙之制、鄭氏注載師以都鄙授田為鄉制、與經意違戾、因為畿內授田考實一篇、以弁其首云、

纂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稿本版式

水地小記不分卷 刻本

清程瑶田撰以注解經以疏解注不如以經解經以注解注更不如以本經解本經以本注解本注周官識內經地考一篇讀鄭氏考工記匠人注一篇皆是以本經證本經以本注證本注得其違背之處彼此互證以求其是其求之不得者則不妨各存其說以附多聞闕疑之例瑶田云古人著書於所聞異辭而無所折衷者必不為茍同設不以經證經以注證注決不能見及於此

釋周禮時月不分卷 鈔本

清夏炘撰炘有讀詩劄記已見前是編自序略謂古人著書各有體例尚書春秋實為史書春秋主於編年尚書主於記言然其稟時王正朔則一也周禮六典是為禮書禮非周公獨造皆淵源唐虞二代朝覲祭祀田獵稼穡之類古人悉以建寅起數變從周時即為不順是以周禮一書凡時皆從夏正月皆從周正因表而出之以為治周禮者一助云

周禮敘官考不分卷 鈔本

清田浚撰。浚書謂六官綱領，備於敘官，自有宋朱申撰周禮句解，以為贅疣也，而刪之，導後世讀周禮者之簡陋矣。是書考訂賅洽，多根據典要之言，大旨以不謬欽定周官義疏為歸，綱舉目張，頗能詳人所略

周禮四書互證四卷 鈔本

清呂飛鵬撰。周禮一書，以道制欲，以義防利，以德勝威，以禮措刑，藹然唐虞三代之遺意，非春秋戰國以後所能彷彿也。飛鵬病學者限於資稟，苦全經繁富，難卒讀，讀亦鮮有條貫者，因取周禮中之與四書相發明者，別而出之，以四子書為目證，以周禮經文，其有一目而錯舉數事者，則仍從周官之次，間亦取注疏之善者附之，雖其繁複，取其菁英，誠為治周禮之一助也。

周禮述義不分卷 傳鈔本

清胡培系撰、培系字子繼、績溪人、廩貢生、官寧國府教諭、胡氏自匡衷培翬代傳經學、而尤精於禮、培翬重疏儀禮、培系三十以前撰周禮述義稿十數冊、罹難散佚、僅此一傳鈔本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儀禮釋例一卷 家刻本

清江永撰、是書標曰釋例、實止釋服一類、寥寥數頁、蓋未成之書、其釋冕服一條、辨注家冕廣八寸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為之之誤、其說驗諸事實、最為細析、又謂冕有前旒無後旒、故大戴記及東方朔俱云冕而前旒、所謂蔽明、其說雖與鄭注互異、亦可相參、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儀禮正誤一卷 曲阜孔氏刊本

清戴震撰。是書曲阜孔氏刊本。孔廣森序云：君之入局也，西京客史夙善徐生，東觀中文遂分淹禮，乃取忠甫識誤、德明釋文，殫求亥豕之差，期復鴻都之舊，互相參校，頗有整齊。削康成長行之條，退喪服屬經之傳，為儀禮正誤一卷。

禮經偶記不分卷 家刻本

清汪德鉞撰。是編為其七經偶記之一種。禮經謂儀禮也。偶記中於冠禮、昏禮、覲禮、喪禮，皆有發明。其謂古者君宗并重，詩曰君之宗之，周官九兩之法六曰宗以族得民，其勢與牧長師儒埒，故先王制服，庶人為國君服齊衰三月，丈夫婦人為宗子及宗子之母妻亦服齊衰三月云云，猶可考見古時尊重宗法社會之遺意。

儀禮小識不分卷 鈔本

清胡秉虔撰。是編胡氏書目不載，亦近從甘肅得來者。其中如士冠條言士有已仕者，周禮之上士、中士、下士是也；有未仕者，禮記所言居士及學士、選士、俊士、造士之類皆是。正不必任職居位始稱士也。字條疏云：殷質，二十造字之時，便兼伯仲叔季稱之。周文，造字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若孔子始但字尼父，至年五十乃稱仲尼是也。秉虔引檀弓正義云：人年二十，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則又舍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謂二十之時，伯仲皆配某甫；五十之時，直呼伯仲，謂較此疏為長。又謂昏禮以納采為第一禮，無行媒文，則世無蹇修未通而可以采擇禮者，故曰昏禮多闕略，此其一也。所論皆有特識。

喪禮考要不分卷 家刻本

清田浚撰。是編取鄉先賢南齊沛郡劉瓛之喪服經傳義疏、梁廬江何佟之喪服經傳義疏、何允之士喪儀注、宋朱子家禮、元吳霞舉文公喪禮考異諸編，博考綜覈，而辨證之，執中定論，務攬綱要，不為餖飣家言，與時人喪禮或問（桐城方苞著）、古喪禮家喻（太湖雷天銓著）等書同條共貫，允稱禮宗。

儀禮正義正誤不分卷 家刻本

清胡肇昕撰。受業胡宣鐸輯。肇昕字曉庭，又字筱汀，績溪人。廪貢生，為徽州經學大家東度之孫，培翬之從子。宣鐸字昭甫，光緒間副榜貢生，嘗任安慶府學教官。肇昕嘗設館邑之北鄉，講經之暇，特摘取培翬所著儀禮正義刊本中之譌脱與衍文，指授同堂丹墨，并下隻字去取義例，所關宣鐸以耄年歸老，念昔日從遊，惟已獨存，睠懷師訓，鍥而不舍，爰於庚申為之輯錄，而鋟諸梓，并誌其緣起焉。

三綱制服尊尊述義三卷 同治七年刻本

清夏炘撰。炘有讀詩劄記，已見前儀禮喪服一篇。於父綱、君綱、夫綱三者尊尊之義，求之經記，列服雖百有四十餘條，引申觸類，曲暢旁通，若綱提綱，靡不振舉。炘於倚廬讀禮時，窺得斯旨，爰列三綱，冠乎其首，條引經記，以屬之，并益以先儒之議論，發凡起例，一篇之中，輾轉申明，使大義炳若日星，無復可疑矣。清史稱是書於古聖制禮以維繫綱常之意有所發明。

讀儀禮彙編不分卷 家刻本

清王瑞周撰、瑞周其字、名未詳、婺源人、其書取宋李氏如圭釋宮揭之於首、次則取江氏永敍略以明其節目、次則取吳氏廷華章句以挈其要領、又摘錄張氏惠言之圖於上方以輔之、次則取淩氏廷堪釋例以觀其會通、又有宋氏治咸者作儀禮制義十四篇、體雖卑而陳義甚高、詞雖近而溯源甚遠、亦採附於末、因名之曰彙編云、

儀禮集解十八卷附禮節圖一卷 鈔本

清劉發書撰、發書字挽九、號猷齋、懷寧人、同治元年舉孝廉方正、性孝友、謹禮法、取與以著述自娛、貧窶不形於色、卒年八十有二、是書大旨原本注疏、參考諸家、有未盡者、乃下己見、理明典覈、取達經旨而已、

儀禮先簿不分卷 家刻本

清馬徵慶撰、徵慶以三禮之中、儀禮最號難讀、必為之提挈要領、乃能得其條貫、因從其所著禮雅一書中摘出十七篇、別為一編、命曰儀禮先簿、以為幼學梯航之助云、

逸禮大義論不分卷 家刻本

清汪宗沂撰、宗沂於禮樂二經、鈎深探賾、數十年以為逸禮三十九篇、均係周禮、西漢未立博士、其說遂亡、乃綜集經傳諸子注疏言及逸禮者、繫以後論、吉禮六、凶禮五、軍禮三、賓禮四、嘉禮一、通言五禮者一、凡十九篇、名曰逸禮大義論、

禮記衷言十六卷 明刻本

明李天植暨王圻、古之賢同輯。天植、廣德州人。隆慶辛未進士。圻、上海人。之賢、梁山人。俱嘉靖乙丑進士。三人同官於楚。又聘教諭廖自伸、諸生葉維禎等合輯此書。然第為舉子場屋揣摩計、其於經義初無大發明也。

射學要編不分卷 家刻本

清李標撰。標字育九、桐城人。是書首列射學十二則、曰射原、曰學法、曰射式、曰演草、曰治心、曰養氣、曰命中、曰馴馬、曰騎射、曰弓矢、曰射忌、曰射宜。次為古射制弧矢考、及古名射錄、而論馬諸說附焉。我國弧矢之利、自黃帝創其始、厥後五射六材之制、著於冬官、志正體直之義、詳於戴記。秦漢而後、間有成書、未彰全理。標謂學弧雖屬一藝、實與禮樂相表裏。是以古人寓名於序、立教於庠、其義意良深。是編綜述淵源、詳覈體要、上窮三代之遺、下採百家之奧、使學者知不僅以彀率為事、誠可謂學擅專門、而技進乎道者矣。自停科舉、射遂失傳。近方提倡尚武、研求國術、安得重刊是書、以承絕藝而廣流傳乎。書有康熙丁未吳三畏序、已刊行。

檀弓批本不分卷 光緒丁亥李氏刻本

清汪有光撰。有光字謙子，黟縣人。生平篤好孟子、檀弓，故標孟外，又有批本檀弓一册，丹黄錯互，訓故解釋略倣荊川、鹿門文編、文鈔義例，且能得其意義之所存。斯善讀經者已。禮記檀弓一篇，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悉備，誠與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之旨，有相發明。而其文章之逸氣，尤為可喜。得有光評說之學者熟復深思，悟其旨趣，則所謂東坡之文瀏灕灑脫，神趣飛舞，全得之檀弓者，安在古今人之不相及耶。書有康熙乙卯有光自序、北海曹貞吉序、光緒丁亥李宗媚跋。於標孟一書捐貲刊成後，并是卷而重梓之，姚氏清祺復為之跋。

檀弓問四卷 家刻本

清張習孔撰。習孔字念難，歙縣人。順治時進士，官至山東提學僉事。是書揆文審義，句斟字酌，上自注疏，以逮諸家之說，增修其未備，進退其未安。學者得是而玩之，可以治檀弓，即可以治全經矣。

禮記義疏補注不分卷 鈔本

清劉世莊撰。世莊字鄉臣，宿松諸生。孔穎達禮記疏，博贍無比，實能闡發鄭學，然名物訓故，間失之疏。是書羽翼鄭孔，意在拾遺補闕，多取宋人衛湜集說，持擇精嚴，頗稱縝洽，足為治孔疏者所參考。

九容廣注二卷 家刻本

清汪志伊撰。志伊字稼門，桐城人，乾隆時舉人，以知縣累官兩湖總督。是書有嘉定錢大昕序，略云：禮主於敬，而敬之現於外者，則為容。曾子言所貴乎道者三，而以容貌之遠暴慢為首，容貌與顏色自是兩事。故論語九思亦分貌與色為二。古人多言修容，猶今人言習儀也。禮記少儀一篇，多言容，而是容重九言尤切於日用，行習動靜語默之節。朱文公謂九容九思，便是涵養，蓋道之須臾不可離者，全在此處體驗。張橫渠言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與禮家以九容入少儀篇，其意若合符節。然九容如概以一言，學者或未能推類以盡其餘，此稼門先生所以有廣注之作也。先生於庭訓最嚴，既躬行以為之率，而於童稚時加意焉。謂少儀注簡而約，埀髫難以領悟，乃為一一指點，勖以當行，戒以不可行，若示諸掌，若銘諸紳，而要歸於心之勿放，此豈徒為童蒙訓哉。

禮記偶記一卷 家刻本

清汪德鉞撰。是編為七經偶記之一種。解玉藻山澤列而不賦，謂列厲古通用，故烈山氏亦稱厲山氏。山澤列而不賦，即厲而不賦，所謂林麓山澤與民共之而有禁厲者也。解立容德，謂古德字作悳，古特字作犆，德乃犆字之訛。立容犆，謂其竦身特立，不偏不倚也。一據變聲，一訂字誤，皆精確。

禮記小識不分卷 鈔本

清胡東皋撰。是編胡氏書目不載，亦近從甘肅得來。與周禮小識、儀禮小識合為一冊者也。本編多正孔穎達禮記正義之失，於經義異同處能融合而觀其會通。如謂經傳多言裼襲，或言袒襲，或言袒裼，或單言袒，又有言肉袒、鉤袒者，大抵裼襲皆指上服言。開上服而見其裼衣，謂之裼；掩而不開，即謂之襲。為質文之相變，而射儀、喪禮，時而袒，時而襲，則以禮服、喪服及深衣袂皆寬二尺二寸，妨於治事，故有袒謂捲起衣袂也。有事則袒之，無事則襲之。若袒裼，則袒去外衣而全露其近體之服，為傲慢放肆矣。肉袒見於覲禮、左傳，乃待罪之儀，當為袒去右衣而露其臂。士虞禮之鉤袒，則以手指鉤其袂而起之耳。如此詳釋明辨，以皙能令讀者觸處洞然。略舉一例，餘可概見。中庸、大學二篇原列禮記中，亦並及之。

禮記經注校字不分卷 鈔本

清朱濂撰、是書僅曲禮檀弓兩篇、蓋未成之本、於文字區別甚嚴、凡合於古者、必宗說文以定其點畫、其不合者別為俗字、於假借之字尤反覆考證、不憚鄭重分明、俾學者隅反、而曉然於六書之本旨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禮記集說補義一卷 家刻本

清方宗誠撰、按元陳澔禮記集說、後儒多譏其疏略、少所發明、然大體簡明、未可盡非、宗誠以前儒說禮之書有足資補正者、隨時輯錄、必其關繫經義之大、然後為之疏通辨明、其細碎無足重輕者、則置之勿論、

仿欽定四庫全書提要款式

大戴禮記札記不分卷 鈔本

清胡秉虔撰。是稿亦從甘肅得來稿本中得之，中有一條云：古人文字多假借，大戴禮記而作如，是作氏，艸作屮，眉作麋，順作慎，敵作適，猶作由，偏作辨，咎作鄙之類，若據本字讀之，則不可通矣。秉虔聞見既博，而又精熟於說文形聲及叚借，宜其校正古經，觸處洞然無所扞格也。

夏小正札記不分卷 鈔本

清胡秉虔撰。是編亦從甘肅得來稿本中得之。大戴禮記夏小正篇，前儒多病其經傳混淆，畢軒孔氏則謂小正亦別有全經，此特其傳耳，後人復就此篇分別經傳，失其真矣。秉虔頗主是說，嘗謂夏小正不及二千言，上而天文節序，中而人事，下而草木鳥獸蟲魚，罔不備載，前儒謂與明堂月令相表裏，然觀四月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一正，蓋大正所取法也，則當時尚有大正一書，所記必係夏天子禮樂征伐乘時行政之大，惜乎其不傳也。

大戴禮記箋證不分卷 鈔本

清胡培系撰。是書博采莊養恬、丁小疋、汪叔辰諸家之說，附以己見，為之箋證。其例有五：一曰正譌，審正戴氏、盧氏、孔氏諸家校勘之不同者；二曰考異，參考與周禮、周書、小戴、荀卿、賈誼諸書之文之有異同者；三曰訂注，釐訂自來注家於經文譌誤而曲為解說者；四曰補注，旁采洪氏、孔氏、三朝記注、阮氏曾子注釋等書，以補盧氏之缺；五曰附存，備存近儒之說，發明經旨或與注異，而義可旁通者。蓋孔氏補注後，巍然巨著也。

演禮私議不分卷 鈔本

清江永撰。按永嘗作書致汪氏紱，謂古禮雖不可盡行於今，今人亦當知其文、習其數。當世所行鄉飲酒禮、饋羊僅存，而坐席儀節節皆非古，思別有演禮私議，欲取儀禮士相見、鄉飲酒及戴記投壺，依古禮為儀注，選童子八歲以上、十五以下，假立賓主，教之威儀進退，以今服代古服，以蒲席擬古席，以壺代尊，以瓷代俎豆，以瓦瓶代投壺，以刻木代雉贄，以茶代酒，以脯代牲，或就祠堂，或就家塾，令禮童熟嫻於此。演而觀之，一則使今人見先王之禮如此其彬彬郁郁；二則使童子習於禮陰，以化其驕逸之習，長其敬謹之心，亦可寓小學之教；為投壺近於嬉戲，而極典雅，鄉飲詩歌取鹿鳴、四牡、關雎、葛覃諸篇，以意為之音節，教童子歌之，以鼓磬節之；投壺禮奏貍首，而以圜圖方圖之圖，擊大鼓小鼓節之，可見古樂之彷彿。凡此皆迂拙之見，違俗之論，亦惟可與好古知道者商之耳。紱覆書云：先王之禮未可盡用於今，此語亦未然。夫先生之大經大法，禮儀三百，萬世所當率循，若

夫文章制度所得與民變革者，即三王且未嘗相襲。如足下之所謂以蒲席代古席，以壺代尊，以瓷代俎豆數者云云是矣。其說皆見於此本。按禮者所以表其謙敬，嚴其秩序，而又協之以樂，以調和之，用以淑性陶情，而化其驕逸，去其暴戾，固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叔世廢禮蔑義，而民多暴行，敢於犯上作亂，安得兩賢其人本先王禮意制為今禮以挽澆風哉

三禮集解不分卷 鈔本

清周源渠撰。源渠字秀川，宿松庠生。三禮之學，鄭氏為世宗師，儀禮尤以鄭為絕學。注文古奧，得賈孔義疏之屬，章梳句楚，乃明。數百年來，羣儒代興，鑽研索解，著述如林。至學海堂阮刻經解，說禮乃不下數十家，皆衍注疏之支流者也。源渠時肄業鍾山書院，問三禮故訓於惜抱老人，深見器重。義理考據，得合證淵源，不立門戶，參以唐杜佑、清顧炎武、秦蕙田說禮之書，著為是編。集漢宋兩家之解說，紛紜還而反諸經，衷諸聖，欲用救乾嘉以來考據之時弊，流而為煩碎支離者也。

三禮考證十卷 家刻本

清胡學禮撰。學禮字文木，號立齋，績溪人，歲貢生，任崇明縣訓導。生平潛心理窟，精研六籍，及宋五子書，尤究心三禮。是書於先後鄭注、賈孔之疏，無不蒐討，而以朱子為折衷。凡鄉黨冠昏喪祭諸儀節，多所訂定焉。

三禮鄭義通釋十二卷 家刻本

清胡在田撰。按釋文序錄，漢儒自鄭君外，注周禮及儀禮吉服者，惟馬融；注禮記者，盧植。鄭君盡注三禮，發揮旁通，遂使三禮之學，合為一家之學，故曰禮是鄭學。在田治禮宗鄭義，著有三禮鄭義通釋十二卷。

禮志不分卷 稿本

清夏炯撰。炯字仲文，一字仲子，號卯生，當塗人。夏鑾次子，少承父學，兄弟互相師友，當塗四夏，炯其一也。（四夏曰圻曰炯曰塽曰燮，皆夏鑾子）體弱而好書，雖病必置書枕席。初嗜閻顧江戴之學，益進治諸經注疏，嘗謂聖賢大經大法，具載於禮，乃著禮志，窮源究委，草創未竟，僅有稿本而已。

禮書旁通十二卷 馬氏刻本

清陳寶泉撰。寶泉字記方，號鳳石，涇縣人，乾隆己酉舉人，淮安府訓導、石埭教諭。此書原本宋陳祥道禮書而刪其序述經文，存其融會論說。其於四子書有關禮制者，則取三禮義疏、五禮通考、陳氏樂書、惠氏禮說等諸名論以附益之。凡所採取皆有據依。舊志著錄禮類，朱珔為寶泉墓志，述所刊行書無此種，此蓋其弟子馬超宗於寶泉歿後所刊，故有異同參差也。

陳氏禮書詳節十卷 家刻本

清程旻昌輯、旻昌字根善、歙縣人、幼而孤露、苦志讀書、講漢儒之學、尤精熟三禮注疏、是編蓋取宋陳祥道禮書、加以別擇而節錄之者、自著尚有經解一卷、未見傳本、

翼禮一卷 明刻本

元程榮秀撰、榮秀字孟敷、休寧人、嘗從婺源許月卿受周易學、自謂伊洛之後、先世從遊考亭、非程朱之書不之好也、延祐中以教官授建康路明道書院山長、旋調嘉興路儒學教授、丁內艱歸、以朱氏禮出文公既歿之後、中多未定之論、乃錄取文公言行之有涉於禮者、而編次之、為翼禮一卷、

律呂管見二卷 家刻本

清江永撰、永生平又精於音樂自謂律呂一書覃思有年別有見解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非自然之法、黃鐘之管九寸計其管中積分以圓分約之正合兩歲之日數大呂以下十一律以漸而短均勻截之以應節氣則律與歷冥符其施之管絃還相為宮別有活法而候氣灰飛之說未可深信凡此見解因讀前漢律歷志而啟悟繼讀朱子琴律說而生疑又觀琴十有三徽疏密布置以泛聲彈之當徽有音不當徽無音驚歎音律通神其所以然之故古今絕無發明者爰懸琴於壁仰臥思之忽得其理以伏羲先天卦畫及節氣納音相通以琴徽為本證以他事為律呂管見二卷其中要語有云算周髀以求黃鐘之積分推琴徽以求聲律之度數考古人轉絃換調之法仿俗工尺四上之粗乃知律呂別有精微亦別有法度執蔡氏之律呂而求合於管絃無異於按圖而索馬刻舟而求劍云、

樂律纂要四卷 家刻本

清余大中輯、大中字鶴亭號拙齋、一號立夫宿松人、以歲貢任鎮洋訓導、大中既校訂鄉黨圖考於江永書無所不窺、爰取律呂新論、律呂闡微二書、合以清聖祖御定律呂正義索隱鉤深探賾叩妙、擇其要者索而繹之於五線六名八形號三遲速之類多所闡明、亦欲洞聲氣之元妙器數之用所有明以前樂律全書鍾律通考之屬間亦撮取其菁華首有樂律卮言二十則、

聲律小記一卷 家刻本

清程瑤田撰、按聲律與算術相通、絲絃長短之數、竹管高低之度、皆根據於算術、史記律書隔八相生三分損益之說、本為古法、特其所載十二律之數則不甚符合、不明算術故也、瑤田邃於算術、所著琴音記、由算以得數、由數以得音、琴長三尺六寸自中分而遞分之、至於三十六、乃次第其所分者而命琴之度、不紀其數者可布算而知之、其布算之法以琴長三尺六寸為實、如中分之、則以二為法、實如法而一得尺八寸、是為二分之一、如三十六分之、則以三十為法、實如法而一、得一寸、是為三十六分之一、音之長短輕重、悉於是定、明於度數、聲律學中之專門藝術也、

左傳翼三十八卷 乾隆庚申刻本

清周大瑋撰、大瑋字聘侯、桐城人、雍正二年年五十四歲成進士、授湖南龍陽縣、築濱湖圩隄、時集諸生講學、年老請改教職、選華亭教諭、生平湛深經術、尤工左氏春秋、貫穿融洽、往往自有心得、出於尋常目論耳食之外、嘗評論左氏傳義法辭令、勒為一書、名之曰翼、根柢注疏、芟繁節要、時以己意正其未當、於其人物臧否、事行得失、斷制謹嚴、有讀書論古之識、而大指存乎論文、鈎元提要、左氏之規矩法度、精神意思之所存、犂然井然、得其三昧、書成於華亭學署、窮愁著書、汗青頭白、歿後三年始鐫板行世、有乾隆庚申同學弟張廷璐序、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評點東萊左氏博議不分卷 家刻本

清朱書撰。書字字綠，宿松人，家於邑東立溪莊，亦曰杜溪，後因以號其稿。康熙癸未進士，選庶常，授編修。是書意在取東萊浩博之文，膚以救學者浮偽之病，間有辨駁，繩其未能全合於道者，期協於義理中正之規而已。評論多洞見癥結，嘗謂學者之道，在於精義而立言之法，貴乎反經，有以窺聖人之意，而不失乎人心之所同然，斯為得之。

左傳翼服一卷 鈔本

清胡匡衷撰。匡衷有周易傳義疑參，已見前。左傳自當陽集解出，而賈服諸家之注遂佚，孔穎達左傳正義，於賈服等說，必盡駁以從杜，匡衷以為非持平之論，且謂今之杜注，唐以前書亦有引以為服注者，足見集解多本舊詮，因著翼服。又著有春秋列國職官譜，今未見。

左傳補注一卷 家刻本

清姚鼐撰。鼐字姬傳，一字夢穀，桐城人。乾隆癸未進士，累官刑部郎中。是書自序略云：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蓋後人累有附益。余考其書於魏氏事造飾尤甚，竊以為吳起為之者蓋尤多。夫魏絳在晉悼公時甫佐新軍，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鄭之後賜樂獨以與絳？魏獻子合諸侯而述其為政之美詞，不恤其誇，此豈信史所謂論本事而為之傳者耶？此與魏大名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談，皆造飾以媚魏君者也。自東漢以來，其書獨重，宋儒頗知其言之不盡信，然遂以譏及左氏，則過矣。近時有顧亭林、惠定宇皆為之補注，余以為有未盡，乃別記所見者若干云。

左傳服氏注義不分卷 鈔本

清胡澍撰。澍字甘伯，號石生，績溪人。咸豐乙未舉於鄉，捐升郎中，分發戶部。京曹多暇，則日以著書為事。初負笈杭州，與歸安楊峴、會稽趙之謙、德清戴望相友善。比居京師，獨為潘伯寅侍郎所引重。侍郎滂喜齋叢書，唐釋湛然輔行記，其手輯也，精聲音訓詁之學，尤篤嗜高郵王氏書。所著是編，亦胡匡衷左傳翼服意也。惜燬於兵火，僅有鈔本而已。

左傳菁華八卷 鈔本

清余良弼撰、良弼六安人、光緒歲貢、書謂左氏傳於春秋時政民俗軍事最為詳贍、然未分國記載、初學難得要領、爰仿左邱明國語體例分國編輯、擷其精華、芟其繁冗、俾便學者誦讀、

春秋公羊發微不分卷 刻本

明吳亮明撰、亮明字叔任、號望陽、全椒人、以通經稱、崇禎丙子侍御倪元珙、張瑋、吳道昌等交章薦亮明賢良、詣京受業於山陰劉宗周、志趣愈純、授修仁縣令、國變後築四愁庵於邑北山以見志、精研諸鉅儒書、證以師說、著春秋公羊發微若干卷、全椒縣志稱清康熙十三年得之歷陽山僧、為金光辰序訂云、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公羊傳補注一卷 家刻本

清姚鼐撰。鼐於公羊傳，嘗謂何邵公注所載，皆西漢以前舊說，禮記、漢書有與同者，蓋漢人采公羊家說以為書，非何氏采禮記、漢書為注。鄭康成注經，每列先儒說於前，而別出己意於後，其體最善。若邵公，單皆使古今之說相亂，如西宮災等解，非漢書五行傳載之，豈知董子之言哉。九錫之說，蓋本公羊經師之辭，非出禮緯也。孔子作春秋，微辭，齊魯儒者傳之，公羊家載之於注，此真聖人辭也，非出春秋緯也。漢人多習公羊之說，往往勦其說以為書，皆謂何邵公引緯書以說經，其誣甚矣。今書雖僅十八條，而殊多至理之言。

春秋集傳一卷 鈔本

明楊時秀撰。時秀初名臺，字叔茂，號禹峯，懷遠人。嘉靖乙未進士，授浙江海甯縣知縣，累官山東按察司僉事。少治春秋，慮無師授，其父賓謂之曰：聖經精微，工夫到者，當自得之，汝第於經中熟玩之耳，何事外求為哉。自是潛心經旨，日益融暢。嘗謂學者讀春秋而不考其傳，是猶升堂而不由庭户也。是書為其居官時所作，采擇左氏要語及公穀二傳之不悖聖經者，編附於胡傳之下，故名曰集傳。

春秋五論一卷 鈔本

明金居敬撰。居敬字元忠，休甯人。從朱升、趙汸學。凡二家著述，多其校正。著有春秋五論。按趙汸於春秋用力至深，著有集傳、師說、屬辭、補注、金鎖匙等書。居敬春秋之學，其淵源有自來矣。

春秋三傳小識不分卷 鈔本

清胡東度撰。是書胡氏書目不載，近於甘肅得來稿本中得之。事實多遵左氏，謂如左氏傳云：太叔出奔共，又云：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則鄭莊實書殺段。而穀梁解經，鄭伯克段於鄢，云：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若無左氏，則鄭莊抱殺弟之名矣。故事實必左氏為斷。事實既定，由是參考公羊、穀梁二傳，并融合群經子史及說文等書，以辨其是非得失。於左傳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公羊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穀梁傳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之失，皆多所訂正。

春秋約讀一卷 鈔本

清胡瑞臨撰。瑞臨字宜吉，靖溪人，邑庠生。平生篤嗜春秋，且經名師友之授受，於是本之左氏以求其端，參之公穀以博其趣，要之胡氏以求其斷，彙而集之，而聖經之褒貶予奪寓目了然，名之曰春秋約讀。其子銘紳跋，謂其於詩書易禮無不精究，然未經纂輯，晚尤篤志麟經，融會白文，傳意纂錄成帙，芟煩就簡，體要俱備云。

春秋指南一卷 鈔本

清姚士藩撰。士藩字耕莘，號澤亭，桐城人，縣學生。性淳樸，工記誦。家世春秋取科第，江南稱專門。士藩早受家學，沉潛諷繹，得文定之傳。里居授徒，請業者日進。著有春秋指南。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春秋兩端二卷 鈔本

清胡清熙撰。是書自序謂夫子因魯史記作春秋，以示萬世。孟子始表章之，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孟子之言，春秋之宗也。故求春秋者，必自孟子始。杜元凱註春秋左傳，以為孔子因舊史記註多違舊章，故因而修之，以復周公舊典禮經之遺，取左氏微而顯等五言，以為春秋之例，皆直書其事，而得失自見。胡康侯作春秋傳，以為聖人之經，未嘗苟作，一字一句，皆見聖意，蓋儼然揭君臣父子之大倫，懸之中天。兩端之旨，較然不同。如杜氏所言，謂孔子於舊史外，無所發明，不見聖人作經本意。如胡傳之說，似不無添設穿鑿之見。大抵春秋義理精微，不易窺尋，學者要以孟子為宗，而就此兩端，反覆尋究，以折衷於至當，則不易之論也。

春秋管見一卷 鈔本

清胡廷玉撰。廷玉號古梅，婺源人。嘉慶己卯副貢，調署廣德州學正，不就，居鄉成就後學。著有春秋管見，博採諸儒精語而折衷之。夏弢甫、方子箴、張季直、江湘嵐均為作序，僉謂有裨經術。

春秋求故四卷 家刻本

清余煌撰。煌字漢卿，號星川，婺源人。以天文名家。其書推勘比較，析入毫芒。其尤精者，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自來推者俱不入食限。煌則謂前宣七年六月實朔癸卯日辰正一刻十二分，月距正交初宮十三度三十四分，入食限。其脫簡誤移於此。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劉歆、徐發俱以為當作十月，而不明其失。煌則謂經文下書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甲子在己丑前二十五日，得同月。經文冬十月三字本在日有食之既之上，而秋七月三字係備時月之文，另為一條。後人錯簡顛倒，遂使甲子誤冢上文為七月之事。以經證經，可謂發前人所未發矣。

春秋解義十二卷 家刻本

清王曜南撰。是書以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為主，旁採鄞萬氏、無錫顧氏、武進莊氏等說，以輔之。依蕭山毛氏春秋傳之例，節錄三傳原文，粗存梗概。薈萃諸家之說，集括詞句，折衷己意，以便記誦。而錄其所出之姓氏於上方。末附十二公時事考略二卷。若網在綱，如裘挈領，誠藝林中不可少之書也。有當塗夏炘序。婺源縣志又有春秋總說四卷，未見。

孔子生卒年月論一卷 鈔本

清程鴻詔撰。鴻詔嘗為孔子生卒年月論，謂經窮而史，史窮而注，故信注不如信史，信史不如信傳與經。孔子之生也，不惟見於賈逵、服虔氏之注，而見於公羊氏、穀梁氏之傳；其卒也，不惟載於司馬遷之史、左邱明之傳，而載於弟子所續之經云。

春秋世系考一卷 刻本

清田浚撰。案杜預春秋釋例內有世族譜，清儒陳厚耀因撰春秋世族譜一書以廣之；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後附世系一門；而近人太平崔駪，亦撰春秋世系四卷。諸書皆互有詳略出入。浚為考訂杜、顧諸儒之書，而作是編，與駪書蓋可相輔而行云。

春秋測微不分卷 家刻本

清田浚撰自唐陸淳撰春秋微旨裒列三傳異同裒以其師啖助其友趙匡之說遂開掊擊三傳之風而臆斷說經不明事故始末終不足以識麟經之指歸是書例取微左傳之事以求公穀之義而測春秋之微一掃膏肓廢疾墨守之偏見案白又書別着石鵲論揭石隕鵲飛之旨甚微不另著錄

春秋四傳合編[illegible] 家刻本

清石昕撰案春秋學除用三傳外若宋儒胡安國傳自元延祐以來功令久列學官清聖祖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亦但於胡傳中之託諷時事實與經旨違戾之處隨事駁正之而傳文固仍與三家并纂此所書之所以有合編也其義例頗近李鼎祚周易集解掇取羣言不輒自擅議而於四傳同異得失之處持擇特精

春秋述凡不分卷 鈔本

清胡嗣運撰、自序略云、左氏傳春秋稱凡者五十、杜元凱謂周公舊典左氏振其體例、約以為言、然春秋所書有諸凡所未及者、尚多也、公穀稱凡者少、其釋經通辭亦無非凡、可以備左氏諸凡之闕、三子者於春秋可謂有勞矣、而左氏功大若作三軍、舍三軍之類非傳則無以推經、夫春秋之教比事屬辭、比事則義係此文見彼、屬辭則有體例、初學者不先觀其例之常、莫由參其例之變、因反覆左氏諸凡、旁及公穀二傳例之通者、兼識諸儒之說、間附鄙見、因目之曰述凡云、稿未刊行

諡法彙解 春秋王朝世表以上共一卷列卷一 春秋列國世表共八卷自卷二至卷九 春秋四裔表 古國表以上共一卷列卷十 春秋卿大夫世系表二卷 鈔本

清王炯炎撰、炯炎幼受左氏傳於其父、曉峯心竊好之、既又苦其頭緒紛拏、索解殊不易、及讀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見其於春秋一代之掌故、與疆域之沿革條分縷析、融會貫通、則大喜、獨惜其於諸侯世次、僅散見於朔閏表中、而無特別之專輯、爰取春秋所載之邦君先妃、其始終興廢之由、而著為錄、次稽其名諡年數之實、而列為表、其缺焉者、又旁採他籍以補苴之、有異同者、亦分注於下、并表及前後之世、都為一編、名曰春秋列國世表、以供讀傳者之研究焉、採逸周書諡法解列諸簡端、名曰諡法彙解、又以春秋乃尊王之書、大全列國年表、周與諸侯並列、恐非經旨、乃別為王朝世表、列于列國世次之前、以正名分、名曰春秋王朝世表、其在列國世表後、則有四裔表、凡諸戎狄諸南蠻見於春秋經傳、皆各詳其事實、並別其種族、而為之表、又有古國表、炎謂虞夏商

時古國本無當於春秋之局，而左氏傳中往往序及，故於春秋列國之末，亦考其世系、封爵與其國都之所在，略述其梗概，著於編。其春秋卿大夫世表，則別為上下兩卷，凡世系相承者，仿歐陽公譜例，以直行下，凡弟平列。其敘言於春秋世卿利弊推究甚詳。今書稿孤本尚藏於家，未刊行。

爾雅文字考十卷 曲阜孔氏刻本

清戴震撰。是書之成，蓋在乾隆戊辰、己巳、庚午間。震自序略謂：士生三古後，世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視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遠無以異。昔之婦孺聞而輒曉者，更經學大師轉相講授而仍留疑義，則時為之也。竊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取而讀之，殫心於茲十年。是書舊注之散見者六家：犍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鄭康成（按鄭氏無爾雅注，周禮大宗伯疏引之）、孫炎，皆闕逸難以綴輯。而世所傳郭注復刪節不全，邢氏疏尤多疏漏。因援爾雅以證詩書，據詩書以證爾雅，由是旁及先秦以上凡古籍之存者，綜覈條貫，而又本之六書音聲，確然於詁訓之原矣。偶有所記，錄之成帙，題曰爾雅文字考，亦聊以自課而已。

爾雅補注一卷 家刻本

清張裕葉撰。裕葉字侍喬，桐城人，乾隆乙卯副榜，歷官歙縣教諭、滁州學正，性敏悟，無書不窺，十行並下，過目不忘，故其學識淹貫，博綜鄭、賈諸箋疏，旁及天文、算術、射法、醫理、星相、堪輿，莫不洞曉，學者稱華巖先生，著有爾雅補注，皆極精覈。

爾雅注釋不分卷 家刻本

清劉雲閒撰。雲閒字琢玉，宿松人，爾雅注家，除郭璞外，明以前罕精者，惟鄭夾漈號稱簡要，猶不免或失之疏。是編刺取古書，分章訓釋，逐條皆有擂摭，其精確處堪以羽翼郭注、邢疏矣。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爾雅古注合存二十卷 家刻本

清董桂新撰、爾雅一書、自漢晉唐宋以注名者八家、唯郭璞鄭樵二注行於世、桂新謂漢犍為舍人及樊光李巡孫炎諸儒講爾雅者、家自為學、並在璞前、未可偏廢、注雖佚、然時時見於他說、網羅放失、未有其人、乃取陸氏釋文與本經義疏、旁及十二經史記兩漢三國之疏若注、水經文選諸家注、與凡雜見前人諸書者、輯成爾雅古注合存二十卷、

爾雅札記不分卷 鈔本

清胡秉虔撰、是集績溪胡氏書目不載、亦近從甘肅得來稿本、書未有名、姑以爾雅札記名之、各條皆考證精密、如解釋宮陝而修曲曰樓、曰說文陝隘也、从阜夾聲、陝宏農陝也、古虢國、从阜夾聲、今隸書陝隘之字變作狹、唯此經尚存古體、解鶻鵃劉疾云、郭注未詳、按此即鶻鵃也、下文鷯鶉、其雄鶛、牝痺、郭注云鶉引李巡云鶴屬詩正義鶉一名鶴考禮記表記、引詩鶉之賁賁、今毛詩作奔奔鄭注云、爭鬭惡皃、蓋鶉鶉為嚴鷙之鳥、得食則爭而相鬭、而雄者尤甚、劉說文作鎦、殺也、劉疾猶云厲疾耳、月令征鳥厲疾劉厲聲之轉、解不蜩王蚥云、郭注未詳、或謂不當讀為丕、丕大也、丕蜩、大蜩也、王蚥者因其獨大於諸蜩、而別為此稱耳、略舉數條、餘者可知、

孝經集義不分卷 鈔本

明余時英撰。時英字景淳，婺源人，浙江布政使一龍之父。從學於郡守益。是書宏綱大要，一以朱子刊誤為宗，間出己見，為之更定大義，以附於後。中間注釋則取諸家傳注而折衷之，亦如諸書之集注然。首有自序及趙鏜後序。見朱彝尊經義考。

孝經小識一卷 鈔本

清胡秉虔撰。是書胡氏書目不載，原稿亦近從甘肅得來。於孝經古文今文辨之最悉，謂漢初孝經有兩本：河間人顏氏父芝子貞所藏，河間獻王得之，此今文也；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之，此古文也。今文十八章，即唐明皇所注，古文則分二十二章，其餘字句多寡異同處尚多。如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古文續作績，孔傳云績功也，謂父母生子撫育顧復之功也。秉虔考漢書藝文志謂班氏之意，似以孔傳為長。兩以順天下，古文皆作以訓天下，孔傳云訓教也。秉虔謂順訓皆從巛，疑今文段借，漢書藝文志謂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秉虔多一一考證之。

孝經章句　孝經問答各一卷　鈔本

清張錫嶸撰。錫嶸字敬堂，靈璧人，咸豐壬子進士，平生研窮孝經，謂學者苟深味乎是經，而會通於本原之地，則知性中之善，達乎百為，貫乎萬事，無不以孝為本，即極之踐形盡性，經綸參贊之全，亦止完此孝之分量，此入德之基址，六經之體要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孝經本義注一卷　鈔本

清劉維迴撰。維迴號丹溪，太湖人，增廣生，幼讀孝經，輒掩卷流涕，及父母沒，泣血哀毀，喪葬居廬，皆如古禮，嘗注孝經本義一書，受業士李長森欲以付梓，維迴泫然曰，撫心抱歉，其可以問世乎。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孝經外錄二卷 鈔本

清王知琢撰知琢宿松人孝子而能文章事著述者也是編其居廬時所錄方幼時即喜讀孝經前後兩表皆廬墓晨起出授徒夕居廬每篝燈讀孝經就述作乃衷輯卷軸得古孝行七百餘人集為斯錄二卷亦猶桐城周氏岐孝經外傳績溪胡氏源憲孝經外史之類也

校訂鄉黨圖考十二卷 家刻本

清余大中撰是書傳原書以行別有單行本檢九類中考據精博者一一詮次之如宮室深衣車制之類是其有偶爾疏漏如辨路門外無議政之堂以天子屏為在應門外不知王之路門內外皆當有屏諸若此類則詳考三禮經注爾雅疏逸周書大戴禮之屬以訂正之附案語凡全書數十百條蒐訂靡遺如聖蹟編辨孔子生卒年月最審尤其獨到處也有康熙五十七年自序時年八十有五矣其序略謂鄉黨圖考江慎修氏書也江氏之於注疏功亦勤矣惟考典制者多宗鄭賈而鄭賈去古近者亦千餘年掇拾煨燼創為注疏亦得失之林也江以一人之見據注疏為說求無訛誤宜其難矣丙午南闈以鄉黨過位二節命題自來講章皆謂堂在治朝不知堂在燕朝一時雋者大都得力江氏圖考居多顧江氏圖考亦醇疵參半竊恐學者益滋訛誤爰遵欽定三禮義疏御案各條為校訂之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論語古本證異不分卷　鈔本

清胡匡衷撰、是書自序、略謂古無四書之目、論語別自為經、在漢傳者、則有三家、自康成作注、以魯論參考齊古、讀正其字、於是三論合為一本、迨魏何氏作集解、又多與鄭異字、唐末陸元朗撰釋文、於諸經本辨其異同、而所載經注、亦往往與邢疏本殊、近所傳梁皇侃義疏本、尤多異字、有宋朱子取論語為之集注、皇皇大義、炳若日星、但其中或則字沿俗體、而詁訓有違、或則文從近本、而古義莫見、至篇章分合參與舊不同、衷因總諸古本、以今四書本校其異者、錄為一冊、間採通人之論考之字書疏通而證明之、用以存論語古本之舊、或亦講求詁訓者之一助乎、

論語注參二卷　家刻本

清趙良猷撰、良猷字竹坡、涇縣人、盲而劬學、無力購書、多借人書手鈔、日夕不倦、卒年僅三十有五、手批論語、各以小紙條粘於各章之下、蠅頭細書、幾不可辨、凡古注與儒先之有異說者、無不萃於其中、間加論斷焉、子紹祖依遺稿分條輯錄編為二卷、

論語講義不分卷 鈔本

清汪德鉞撰。是書係未成稿、其解子張問十世章、因革損益之說、尤能正朱子集注之失。按馬融注論語、以三綱五常解因、以文質三統解損益、朱子集注因之。德鉞謂三綱五常、定之自天者也、非夏殷先王所創也、不可謂因。且孔子言禮一而已、焉以為五常、則益之以仁義智信。信如其說、曰殷因於夏之仁義智信、周因於殷之仁義智信可乎。蓋因與損益為一事、損者損其禮、益者益其禮。禮也者、吉凶軍賓嘉之謂、非指其辭讓之心、為禮之端而言也。湯武革命、故禮亦隨之。然革其節目、而不能革其大體、故同一始加冠、而牟追章甫委貌異其制、同一三加、而收冔弁異其名、同一尸、而夏立殷坐周旅酬、同一降神、而殷先求諸陽、周先求諸陰、同一飲、而異其明水醴、同一尊、而異其山著犧象、乃因風氣之醇澆、而有盈縮、監前人之得失、而裒益其多寡、是聖人之善其因也。禮者、人之隄防也、其因與損益、亦若是而已。故君臣父子之名、不可即名以禮、而仁義智信之德、不可獨以禮當之也。其說皆能發前人所未發。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三家論語考異不分卷 鈔本

清曹史匠撰。史匠（史匠其字，名未詳）涇縣人，道光壬辰舉人。論語在漢代有齊魯古三家，惟魯論流傳至今。然自鄭康成以張侯論為本，復參考齊古而為注，故陸德明釋文言魯讀某為某，今從古者數十事，是今本已非純魯論之舊矣。若齊古尤散佚，莫由分剖。史匠廣事蒐討，間出己見，定其孰為齊孰為古，可謂賅備精詳者已。

論語論仁論忠告不分卷 家刻本

清夏炘撰。是編自序，略謂孔門師弟傳受莫著於為仁。故論仁章五十有八，仁字見魯語者凡百有五。自漢以來，儒者類不得其解。唐韓子博愛為仁，不知仁性也，愛情也，愛者仁之用，而非即仁之謂也。程子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朱子本其意而釋之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尤為確當。嘉慶間有以論語論仁論見示者，取其論觀之，牽強附會，破綻百出，懼其言之足以惑世，將為斯道之累，爰就所見駁而正之。

論語首篇啟幼一隅錄不分卷 鈔本

清疏夢逵撰。夢逵字幹之，號逸齋，別號白雲馬，桐城人。道咸間郡庠生。光緒乙亥制科舉孝廉方正，辭不就。是編成於光緒三年，大旨宗主朱子，於語類或問二書多所采錄，他如王氏匯參、張氏翼注、論文、周氏正義、方氏口義、鄭氏杜氏備旨諸家之說，亦多有取焉。自序略謂朱子曰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既為先務，說之具可緩乎，顧思為初學說書，不詳則難透，不簡則厭煩，然而難矣。將欲詳乎，陳書滿前而彼不能擇其要；將欲簡乎，觀書一本而彼又僅相其皮，用懲斯弊，輯為是編，集衆善本而成，期於簡而能透，詳而不煩，逐字挑醒，反正著明，俾初學一目了然，而要不與朱注相背，不過舉一隅耳，能反三焉，是在學者，因名之曰啟幼一隅錄云。

逸論語一篇 鈔本

清汪宗沂撰。宗沂嘗謂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匡衡傳齊論，本於后蒼，蒼作曲臺記，而小戴之中若聘義記子貢問，至鄉飲酒義言觀鄉知王道，均述孔子語，則冠義以下七篇，或均齊論逸文。又漢人引書有僅稱傳曰、記曰、孔子曰者，魏晉之間，又與魯論比附，併引者疑亦齊佚語，因輯為佚論語一篇。

論語傳二卷 家刻本

清方鑄撰鑄謂論語二十篇當作一篇讀毎篇當作一章讀血脈貫通在學者自得上論言一貫謂孝也下論言一貫謂禮也禮達而分定雖禮亦孝也其解溫故章謂古人有新知無新學新學之名見於宋史以識安石非美辭也學者學乎故非故又何學故中而有得是學之有本故可以爲師日月皆故也而光景常新學而不厭者不厭其故也解加我數年章之五十謂指河圖河圖中五次十置五十不用而以一二三四六七八九推之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在其中錯綜成文則非五即十或爲十五五爲天數十爲地數十五爲人數人得天地之中雖十五亦五十也故謂之五十語雖別解具見心得是書亦爲其華胥亦子遺集中之一種

大學旁注一卷 刻本

明朱升撰是書自跋略謂大學以修己治人爲綱要以致知力行爲工程然而知止能得之間必有事焉經所謂定靜安論語所謂仁能守之孟子所謂居安資深者是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蓋致知力行二者皆道問學之事動而道問學靜而尊德性二者工夫如寒暑晝夜之更迭而無間尊德性即大學之正心也大學誠意是省察克治於將應物之際正心是操存涵養於未應物之時與既應物之後然而八目於致知之後即繼以誠意而正心但列於其後者蓋大學爲入德者言使之先於動處用功禁其動之妄然後可以全其靜之眞也此聖賢之心法爲傳學之本也而旁注不能詳具故表而著之云

大學指南不分卷　家刻本

清胡國鉞撰。國鉞字鉉五，一字夏采，桐城人。康熙間歲貢，教授鄉里，好讀程朱諸儒先書，致力於聖賢之學，晚年探討愈精，與同邑方日新、孫學顏并以朱子學導後進，所謂桐城三隱君子者也。雖異說淆亂之時，而桐城正學一脈綿延弗替，溯厥淵源有自來矣。國鉞嘗言昔之讀書必殫心聖學之源流，聖功之次第，孳孳矻矻，究索研窮，以求盡夫大學綱領之實，悉致夫大學條目之功，然後窮可獨善，達可兼善，盛德大業以一身備之而無難。因著大學指南，取程朱立教讀書之法，以挽時趨。

大學札記不分卷　鈔本

清胡東度撰。是書績溪胡氏書目不載，近從甘肅得來稿本中得之，其於大學不斷為何人所作，謂程子只說孔氏之遺書，最好於大學本義，則以為學宮名，謂小戴學記大學之法、大學之禮、大學之教，大戴保傅篇，八歲出就外舍，束髮入大學，并指學宮言之，音當從泰，於大學全書次第則尊信古本，謂王文成之前宋末已有臨江黎氏（立武）依舊次序著大學本旨一書，而蕺山劉忠介公亦取之，李文貞公（光地）又有榕村大學古本說一卷云。

大學古本參誼一卷 家刻本

清馬徵慶撰。徵慶是書自序略謂大學一篇，要指不推言性之者率性之道，而復言反之者學道愛人之事，不示人以生安順性命之理，而務使學利困勉者腳踏實地，逐數以入焉。及其致用亦必由內以達外，方其明體必先由外以入內，所謂以禮制心，自明而誠，此四教文行忠信之梯航也。觀其自序云云，而是書參誼之大意可知。書遵古本，故名之曰大學古本參誼云。

中庸講義三卷 明刻本

元程逢午撰。逢午字信叔，休寧人，幼穎悟，喜讀書。宋理宗寶祐、度宗咸淳間兩舉進士，不第，入元杜門教子，不復有祿仕意。嘗任紫陽書院山長。紫陽朱文公之鄉，逢午生猶及接識諸老，習聞緒論，朝討暮考，得其指歸，既至則為諸生紬繹中庸，編為講義三卷。其說本之文公，而言外不傳之妙，則逢午所心得。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中庸旁注一卷 明刻本

明朱升撰。是書自跋略謂：中庸經朱子訓釋之後，說者益多。其間最有精卓之見者，饒氏也。有融會之妙者，思正李先生也。精於文義、切於體認者，棲山袁氏述吳氏之說也。今茲旁注，既各取其長矣。至於知仁勇之用，至誠不貳、不息之分，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若此之類，一得之愚，間見焉。

中庸札記不分卷 鈔本

清胡東度撰。是稿亦近從甘肅得來。東度斷中庸為子思作，引孔叢子居衛篇言，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翔攻之，宋君救之，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困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又史記世家亦有子思困於宋，作中庸之語證之，并謂論語載孔子曰：定不足徵也。中庸則曰：有宋存焉。以作書在宋，故婉易其辭也。書中精義亦多發明，如謂君子之道，費而隱，與鬼神之德，微而顯，首尾語意正相轉說，總以明道之隱微者，實至顯著也。鬼神與妻子兄弟同一例看，皆是道之所在，不可以鬼神為道。解哀公問政章蒲盧云：爾雅果蠃，蒲盧。蓋果蠃取螟蛉為子，祝之而化，故以作人存政舉之證。朱子取同時沈存中之言，以為蒲葦，不惟無據，且改盧為蘆矣。按家語云：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其著待化而成四字，正就果蠃為取譬作解，是此一名物，夫子自言之，而又自注之，何改釋為？此皆補朱子章句

所不及而弁有以正其失者也

孟子雜解一卷 明刻本

宋游酢撰按墓誌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今所存孟子雜解止八則疑多遺佚然不可考矣是編亦為游定夫先生集中之一種其解聖人人倫之至謂人倫至於聖人而後至者蓋非盡性不能也其解盡心節謂盡其心則心地無餘蘊而性之本體見矣知其性則廣大悉備天理全而人偽泯矣夫是之謂極高明存其心者閑邪以存其誠也養其性者守靜以復其本也欲不外馳忿不內作反聽內視以歸有極則存其心之道也其志致一其氣致專至大至剛以直則養至此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足以事天夫是之謂道中庸極高明者理極於知天也道中庸者德全於事天也知天者知其理也事天者履其事也知天智之盡也事天仁之至也仁之至智之盡也則死生為晝夜矣豈殀壽所能惑其心哉故曰修身以俟之自作元命而已凡此所云皆與周易中庸相發明

孟子小識不分卷 鈔本

清胡東叟撰。是書胡氏書目不載，亦近從甘肅得來稿本中得之。如解死徙無出鄉節，謂鄉大而井小，若鄉田而同一井，更無是理。今詳語脈音句，自爲一事。重在無出鄉第二句以下，自爲一事，所重在出入相友等。鄉田同井乃喚起語，若云鄉中田之同井者，其出入必相友云云也。解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亦與集注異，謂係子貢贊夫子之詞，謂見先王之禮即知其政，聞先王之樂即知其德，差等百王，莫或違式，非虛靈洞澈之極，何以有此，夫子所以獨擅生民未有之盛也。義皆至精。

孟子講義就正編一卷 鈔本

清程元撰。元字會之，號仁山，婺源庠生。母喪明，不欲遠左右，絕意進取，惟著述是務。尤肆力於六經，考據鄭孔諸家，而理主程朱。嘗以孟子七篇井田封建與周官王制不合，著有孟子講義就正編。

四書章圖發義二卷 明刻本

元程復心撰、復心字子見、號林隱、婺源人、特授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後、給半俸終身、自幼嗜書、師朱文公從孫洪範、而友雲峯胡炳文、中年益篤學力行、嘗取文公四書集注之說、有對待者、若體用知行之類、有相反者、若君子小人義利之類、有成列者、若學問思辨行之類、隨例立義、章為之圖、以究朱子為書之旨、名曰四書章圖發義、後學之士、苟能因圖以求解、因解以求經、則四書義理瞭然於胸中矣、按此所謂圖、即今之列表、朱彝尊經義考作四書章圖、蓋誤、

讀易筆記八卷 明刻本

宋王炎撰、炎字晦叔、號雙溪、婺源人、孝宗乾道五年進士及第、由崇陽簿累官至中奉大夫、軍器監、是記總說象例、在前經傳皆有解、於象數頗有發明、據炎進表、作十卷、今但六卷、並繫辭二卷、凡八卷、闕說卦、其自序有云、捨象則理不著、捨畫則象不明、文王周公開其端、於言之中、而存其意、於言之外、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則象所蘊蓄、義味深長、可玩而不可厭也、又云觀六爻之象、而未合於爻象之辭、是未得其象也、說爻象之辭、而未合乎六爻之象、是未得其辭也、象與辭未能融會、而曰得聖人之意、其中否、特未定也、管蠡之見、何足以窺測高深、本之於畫、驗之於辭、對觀互考、二者如合符契、則筆記之、其未達者、闕焉、戴表元後序有云、易以象為書、而理附焉、漢之易存者、惟焦氏一家、士大夫占筮多用之、然亦疑古聖人之為此書、何緣止於卜筮、最後乃得朱文公本義、啓蒙於程邵外、時時出入涉趙漢上、而一斷以占法、上不失潔淨精微之教、而下可通吉凶鬼神之故、於

是盡舍他學而學之。今又得雙溪王公華把其説以畫起家，以象明理。又謂雜物撰德，與於中爻，而互體不可廢。討論講習，又在文公鄉閭師友間，幾於鶴鳴而子和也。爰又撰有象數稽疑及易解，未見。

易說一卷 同治六年重刊本

宋游酢撰。酢字定夫，學者稱廌山先生，建陽人，為程明道先生高弟。神宗元豐五年進士，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而卒。事蹟具宋史本傳。按楊時撰酢墓志載酢罷歸，客歷陽，因家焉。卒葬和州含山縣車轅嶺之原。年譜同。和州志亦詳載之，則酢已由建陽遷和州，為和州人矣。清乾隆間桐城左宰書語其苗裔曰，孔孟之道，得二程而明。故朱子以二程繼聞知之統。二程之教，得游楊而廣。故先儒以游楊為親炙之宗。然則游酢之遺韻流風，至今未泯，有自來矣。是編見游定夫先生集中，即清同治六年曾重刻於和州官舍者也。其解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謂揲蓍之法，遇九六之數則變。乾以純陽，故陽極而亢。坤以純陰，故陰極而戰。如其不變，則亢而災，戰而傷，不能免也。乾以用九而變，故无首而吉。坤以用六而變，故永貞而利。其解至哉坤元，謂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无所不包，至則无所不盡。乾之大无方，而坤則未離乎方也。坤順承天，則於乾之道亦無餘矣。故曰至哉坤元，言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地道於是為盡也、皆深契易理、

易圖一卷 明刻本

宋程新思撰、新思字玉塘、宣城人、著易爻象承來之圖、以乾位乎正南、以坤位乎正北、自坤而東、轉一陽為復、二陽為臨、至三陽為泰、則位正東、大壯之四陽、夬之五陽、又自東而南極於乾焉、自乾而西轉一陰為姤、二陰為遯、至三陰為否、則位正西、觀之四陰剝之五陰、又自西而北極於坤焉、坤再為復生、生無窮、其圖乃變先天而順月氣、以配月之弦望晦朔者也、先聖作易、以前民用、邵子先天本之華山陳氏、亦以氣數占來、使民知吉凶避就之所在、新思為此圖、自言以之經世、又奚難哉、可知其用心探討、亦思有以濟斯世耳、書有黃震序、

外翼四卷 明刻本

宋胡方平撰。方平既爲易學啟蒙通釋，已見四庫。又爲外翼四卷，考象求卦，明數推占。其言曰：本義開象數義理之原，示開物成務之教。朱子言易，開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數，而後易可讀。啟蒙四篇，其殆明象數以爲讀本義而設者。象非卦不立，數非蓍不行。象出於圖書而形於卦畫，則上足以演太極之理，而易非淪於無體。數衍於蓍策而達於變占，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而易非荒於無用。其間又多發造化尊陽抑陰之意，易之要領孰大於是。明乎此，則本義一書如指諸掌。又撰有易餘閒記，未見。

三陳九卦說一卷 傳鈔本

宋胡鼎金撰。鼎金字青剛，重城人。究心易學，作三陳九卦說，曰：文王九卦之取上經，取其三，取履於乾。先天之乾所以父巽離兑於上者，敘倫於履矣；取謙於坤，先天之坤所以母震坎艮於下者，敘倫於謙矣；復卦乾陽反動於坤陰之下，復禮爲人之本也。而三才之道備矣。六卦之取於下篇，（恆損益困井巽六卦皆下篇）至於巽以行權，聖人之用意微矣。其說易多類此。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心易詳說一卷 傳鈔本

宋汪昌壽撰。昌壽字伯叔，號鐵崖，旌德人。度宗咸淳元年進士，由金陵戶曹轉入幕府，改秩浙西帥司主管機宜文字。宋亡，歸隱，以山水自娛。元世祖至元中以學行請興鄉校，築室曰東林，題其堂曰與造物者遊。昌壽自少學問淵博，無涯涘，晚年究心易學，所著是說，往往心會其微。

四聖一心錄一卷 明刻本

元程直方撰。直方字道大，號前村，婺源人。通諸經，尤深於易，闢書室曰觀易堂，與傳初菴為莫逆交，畫得邵氏不傳之秘。程鉅夫曰，大易之學，自伊川七分傳作，而理始明，康節經世書出，而理始備，先生翼啟蒙以探理之賾，續玄玄以索數之隱，於理數之學實有功也。按啟蒙翼傳，與胡一桂所著書同名，或作易啟蒙傳。其四聖一心錄、觀易堂隨筆，均未見。

周易大傳附注一卷 明刻本

元鄭玉撰。玉字子美，歙縣人。覃思六經，絕意仕進，而勤於教學，受業者至不能容，即所居構師山書院處焉。順帝至正十四年，除翰林待制，辭不赴。十七年，明兵入徽州，守將要之出降，玉曰：我豈事二姓者哉！自縊死。嘗謂易於諸經為首出，而獨為全書，天地萬物之理，古今萬事之變易，無不具，而吾身心四體，出處進退，易無不在，是故不可一日不講。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辭以為經，而取夫子十翼之辭以為傳，其戴十翼之傳辭義深奧，則附以注，名曰周易大傳附注，庶幾三聖人之書不費辭說，而義自明云云。其旨趣殆與費氏易學為近。

讀易志一卷 明刻本

明梅鷟撰。鷟謂易者聖人所以通天人之書也，而鷟為先後天且謂義文為不相謀，是固異乎夫子之言，而大傳中所釋太極道器神氣性理云云，則以王韓莊老之意，而謬為聖人三代之旨，於是有讀易志，又別為之稽疑。蓋鷟尚未免孔老門戶之見也。按孔子嘗稱老子為猶龍，且曾問禮於老聃，孔老原無二道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原式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易意四卷 抄本

明方大鎮撰。大鎮字君靜，號魯嶽，桐城人。學漸子。萬曆己丑進士，累官大理寺少卿。璫禍作，具疏乞休。陞南京光祿寺卿，未就。時方毀首善書院，大鎮筮得同人于野，遂引疾歸，自號野陶翁。其父學漸嘗撰易蠡，蓋以易世其家學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汪氏易原一卷 抄本

明汪良璿撰。良璿字子玫，號拙庵，婺源人。萬曆壬辰進士。自幼好學，多所撰述，尤精易理。年八十，尚孜孜不倦。族弟綎為序。是書有云：思接造化，筆開元杙，流出心胸，原於性命，吐棄糟粕，成一家言。蓋道其所得，

易測一卷 鈔本

明王鴻賓撰。鴻賓字仲時，婺源人。自幼以聖賢為志，其學大要以赤子之初機為天然之體，亦遂以赤子之初機為天然之功。讀易至易逆數也，曰逆之為書密也。夫求際赤子之天機，莫若密。於是益闇然潛退，若直欲無言者。著有易測行世。

周易詳解十卷 明刻本

明徐元氣撰，弟元泰補。元氣字汝和，號復陽，宣城人。嘉靖壬戌進士，由刑部員外郎累官南京通政司。元泰字汝賢，嘉靖乙丑進士，由文部主事累官兵部尚書。是書一刻之成都，再刻之汝南，後刻於滇，有汝南吳同春、金溪聶良杞、汾陽陳文燭、長水沈懋孝、順陽李蓘、汝南張九一為之序，閩米游撰、吳江杜偉為之後序。吳同春謂其書卑不抗之使高，淺不鑿之使深，近不推之使遠，明不抑之使晦，斯讀易者之標準也。

易研五卷 傳鈔本

明顏素撰、素字質卿、號與橫、懷甯人、萬曆甲戌進士、授中書舍人、後起南大理、尚寶卿、仕至應天府丞、自少講求性道、毅然以聖人為可學、而至結廬石門、窮究古今、尤邃於易、所學大抵得之程朱、易簡直捷、以見性為宗、是書前有朱之蕃序、明史藝文志著錄、江南通志則謂顏素屬草、仕之環續成之、蓋失考、

周易麟解十二卷 鈔本

明梅士昌撰、士昌宣城人、天啟時諸生、是書以春秋事實、釋卦爻象占、天啟甲子自為之序、略謂昔孔子學易、而曰假我數年、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且欲天下萬世皆無大過、遂作春秋、以紀二百四十年吉凶悔吝得失憂虞之事、令讀者有焉、故知春秋者、魯之史、易之明證、余因是輯周易麟解一十二卷、其例則易某卦、某彖某象、某爻、某辭、春秋某國、某人、某事、以之綱列目陳、事理比屬、觀者易見、使世人知周易為萬世寡過之書、春秋為萬世易占之通例、苟從此明憂患與故、知幾洗心、其於道也、殆庶幾焉、是書一作梅瑞祚撰、瑞祚士昌之父、殆瑞祚未及卒業、士昌續成之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原式

大成易旨四卷 刻本

明崔師訓撰、師訓字惟永、號宏臺、太平人、萬曆戊戌進士、官至福建福甯道參政、是書據朱彝尊經義考作二卷、止說上下經、有仁和黃汝亨序、今刊本四卷、多上繫、下繫、說卦、序卦、雜卦五篇、師訓六世孫五源求得鈔本補入、陽湖洪亮吉序、稱其於易尚能實事求是、非宋元以來浮詞說理者所可同、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易問一卷 鈔本

明劉餘清撰、餘清字不疑、懷甯人、淹貫六藝、沉潛理學、隨父若實侍方大鎮吳應賓之門、講朱子晚年定論、直截簡易、兩人謂若實曰、吾道中一人也、仕蕪湖訓導五載、倡明理學、提掣良知之奧、以主敬為宗、一時臺司郡邑、胥以胡安定目之、會詔裁各學訓導、諸當事以重餘清故、特留蕪湖一員、後歸隱瓖溪、日訓子弟以性理之學、著有易問行於世、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易微一卷 鈔本

明石思琳撰。思琳宿松人。學邃於易。避亂建德。與鄭司寇三俊商榷時務。陳兵寇大略。又入說皖撫營兵可疑狀。言皆中。斯其治易有心得處也。是編長於用變。知微之顯。學者宗之。

大易奥義一卷 鈔本

明戴元侃撰。元侃字二如。婺源人。幼孤。奉母余氏訓。經書皆母口授。年十四。遂蔚黌宮。旋從其舅余紹祉讀書大鄣山。攻苦力學。盡得其舅氏之傳。時值鼎革。遂致諸生。隱於卅峯精舍。專意經學。尤邃於易春秋。是書惜未付梓。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款式

彖象求是說六卷 家刻本

清程廷祚撰。廷祚既成易通諸書，晚年又撰是說，書謂自王輔嗣注易，一掃圖緯之說，而宋元諸儒，乃尊希夷，致河圖洛書、互卦變卦之氣，紛然雜陳，又拘執爻位陰陽乘承比應之體，其書愈多，易學愈晦，蓋廷祚之易，固自成一家言者也。

周易傳義疑參十二卷 鈔本

清胡匡衷撰。匡衷字寅臣，號樸齋，績溪人，歲貢生，即培翬之祖，累贈資政大夫，為徽州經學家績溪三胡之一。讀書遇疑義，必究其所以然，雖儒先傳說，不苟異同，諸經於易尤深，是書析程朱之異同，補程朱之罅漏，大抵多採宋元各家，羽翼程朱之說，以相訂正，而亦時出己見，於二書深有裨益，蓋所謂傳者即程氏易傳，所謂義者即朱子本義也。

易學待旦一卷 鈔本

清姜安節撰。安節字虺中，初為山東萊陽人，以父埰明崇禎間官禮科給事，抗疏劾晉輔，廷杖謫戍宣州，遂家宣城。國變後，以累代忠貞，不求聞達，杜門學道。初有契於姚江良知之說，以為簡易直捷，旋復棄姚江之學，以孟子為宗，凡所論撰，一軌聖賢，著有易學待旦。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周易臆見一卷 鈔本

清胡廷璣撰。廷璣字瑜公，績溪人，康熙丙寅拔貢生。是書自序略謂諸經止言理，而易兼言數，理本不易，以數求之，而理之截然不易處，更見分明。朱子本於程子、邵子，依古經作本義，蓋審之精矣。然易與天地準，理數精微，蘊涵廣大，原非泥於一人一事之故，即文法亦圓活不滯，循序熟玩，輒生意見，特以質之古人，多有不合，故漫存所見，以與反覆研究，必俟其融會通方為了義。蓋廷璣學求自信，其於古人成說，苟心所未安，即不敢冒昧相從也。按周易臆見，即五經解隨筆之一種。

大易旁通十二卷 刊本

清光成采撰。成采字雲五，桐城人。雍正二年進士。是書自序有云：蹟至生生之謂易，安知死死之非易乎。一念及此，氣之鬱者若舒，心之塞者若通。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采愚何所知，亦惟以順任自然者解免而已。書在龍眠叢書中，惜為殘缺不完之本。

周易聽見補義七卷 鈔本

清胡匡定撰。匡定字性山，號霽嵐，績溪人。諸生，以姪秉虔貴，貤贈文林郎。初匡定祖廷璣撰周易聽見，於朱子本義多所發明，及補正處，匡定復覆考諸說，有可與互相發明者，或時出己見，更為分注其下。首列伏羲畫卦次、周易上下經次、孔子十翼，其自序謂易之為書，以象明理，苟尋研六十四卦而不由八卦四象溯乎一奇一耦，則畫卦之故不明；文王六十四彖辭即是六十四箇時候，苟不本二體推研成卦之由，則繫彖之意不出；周公三百八十四爻辭即是三百八十四箇地位，苟不就各爻推研其義，則繫爻之意亦不著。易是一箇渾淪太極，分出陰陽，懸空說理，卦有卦之全理，爻有爻之分理，得其合可以知分，不僅作六十四卦觀可也，得其分可以知合，即作一奇一耦觀可也。所闡易理至為深邃，融澈可謂能承家學者矣。

易義別觀三卷　乾隆六年刊本

清梅毓撰毓字至紀宣城人庠生少貧力學嘗謂易之為書數肇於河圖象立於庖犧而辭演於文王周公孔子其道大矣顧四聖人之旨有同有異茍執一說以求之則不足以知易因成易義別觀三卷其目次為畫前之易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周公之易周子之易邵子之易程子之易朱子之易而周公之易為最詳分為三篇附易論六條曰河圖洛書曰先天後天曰陰陽曰天人曰羲文周孔曰周邵程朱有乾隆六年辛酉自序

程氏易讀四十卷　鈔本

清程壎字賡虎一字讀山歙縣人乾隆甲戌進士知嘉魚縣改鳳陽府教授生平邃於易學是書大抵雜采漢唐宋以來諸儒說易之尤粹者兼取變體互體似體伏體反體按徽州府志作易讀本蓋誤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周易詮疑不分卷　家刻本

清夏應銓撰。應銓字雪亭，無爲人，乾隆壬午舉人，性純孝，以廉潔著。於學無所不窺，而心力尤瘁於周易詮疑一書。謂易道以元亨利貞爲統會，凡吉凶吝厲之占，皆以理爲斷，則貞宜無不吉矣。而易辭顧有所謂貞凶、貞厲、貞吝者，語意猶云此揆之於貞德爲凶、爲厲、爲吝耳。意謂必作如此解，方得漸釋所疑也。有乾隆甲午自序，及道光庚寅同里後學高學濂序。謹案易爻以變動爲用，而六爻皆定則爲貞，貞則成既濟。然而卦旁通，必利乃貞。若不利而貞成兩既濟，終止則亂，其道窮矣。故貞有凶有厲有吝，此義例至嘉慶間江都焦循所著易通釋乃始大發明之。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易經釋義一卷　鈔本

清黃中琦撰。中琦字奇玉，祁門人，歲貢生，授寶應訓導，精究易理，是書爲會萃諸家參互考訂而成。桐城馬登賢曰：奇玉湛深經術，釋義一書，主理不主數，大旨宗程傳，而自出精意參之。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易經直解二卷 抄本

清沈賢仰撰。賢仰字翹甫，霍山人，增生，性純篤，敦尚孝友，與人恭而有禮。讀書先重躬行實踐，而後文詞。晚年為居敬窮理之學，講明宋儒近思錄，尤精於易。是書頗能融會先儒箋疏，洞察古今物理。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西樓易說十八卷 傳抄本

清楊家洙撰。洙字東川，懷寧人，乾隆五十三年歲貢生。性樸訥，積學礪行，少雄於文，晚乃獨研經義，尤深於易，著西樓易說十八卷。既成，致其友江濬源書謂：講章行而六經晦，易與春秋尤甚。春秋程朱無成書，四傳分行，兼歷代諸家解說，終未灼見屬辭則折衷書法為難。易得邵圖、程朱傳義，精奧廣大，然邵子無注，程傳理精而例疏，本義亦為朱子未及改正書，故遺漏尤多，益汨於羣儒之紛紜殽雜，易道晦矣。今易說成書，亦庶幾闡其歸趣，正其舛謬，補程朱之所未備。家貧未梓，歿後十餘年，濬源取而稍加裁節，欲為刊行，不果。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款式

周易精義纂不分卷 鈔本

清汪士雄撰。士雄字又雲，旌德人，邑增生，家貧力學，及長游涇川趙侍御青藜之門，甚見器重，講學之餘，尤以風節自勵，生平著作甚富，多散佚，惟是書存於家。

矩軒周易五卷 家刊本

清吳詢撰。詢字重約，一字湘麓，號畫溪，又號矩軒，桐城人，嘉慶時諸生，精通性命之學，歷遊齊、魯、閩、粵、豫章、錢塘，登匡廬、武夷，以探覽古聖賢棲息之迹，以歸學益精博。其論易以易為五經之源，研窮圖象，依朱子益推衍之，其說有六對四分，諸爻各變，發前儒所未發。

六十四卦會圖不分卷 家刻本

清許懋昭撰懋昭字蒼輔桐城人道光辛丑卒年八十三是書有自序謂大哉一氣之流行也天地其所合萬物其所造往古來今皆其所逃及而不可見也伏羲氏示之畫焉無乎不可見也三聖人修之辭雖各有其趣而畫皆經之矣畫也者氣也太極也太極非畫合而言之爲太極分而言之爲陰陽畫止於六而已乎論陰陽之流行變化則加倍之法千萬畫猶不能已亦不知幾千萬象之不同試觀天下之萬事萬物之不同不已者非其故耶而聖人則以陰陽各六畫而六十四卦見六十四卦見而四千九十六卦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是圖可包孕無窮矣此所謂易也

周易集注八卷 鈔本

清吳定撰定字殿麟號澹泉歙縣人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其論易謂易之初象而已詞明象象明意意者何道也漢儒玩象而忘意魏晉以降又苦象之繁而索聖人之意於冥冥之中均爲失之

周易小識八卷 稿本

清胡東度撰、東度字伯敬、號春喬、績溪人、嘉慶己未進士、歷官甘肅丹噶爾同知、卒於任所、為徽州經學家績溪三胡之一、自少習聞庭訓、於諸經大義、已自通曉、後依方茶山入都、肄業成均、居京師久、名公鉅儒、咸從受教、試禮部為朱文正公阮文達公所賞拔、而於同年則姚文僖公、王文簡公、郝蘭皋、張皋聞諸公交尤契、故其學具有根源、尤精於訓詁音韻、是書乃取易經中文字句讀異同、詳引而辨正之、無不精確可據、東度著作原稿、近由甘肅周子純太令處得來、凡十餘冊、是書在焉、夫以時越百年、地隔萬里、歷經滄桑之變、而書稿仍未散佚、得歸故鄉、亦足異矣、

易圖駁議一卷 刻本

清董桂新撰、桂新字茂文、號柳江、婺源人、嘉慶壬戌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桂新於十三經注疏及諸子百家秦漢以來儒先之說、周覽參稽、考訂異同、然後會其指歸、以約於大興朱文正公珪、稱為通經博雅、卒年僅三十二、是書殆猶胡渭圖明辨意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樣式

周易外傳十五卷 鈔本

清孫家撰。家字養正，黟縣人。治周易分五門，一易緯，二易爻，三易流，四易跋，五易衍。皆究揲均布，推加減飛行診望之法，補注附說，作表摭拾奇賸，總名周易外傳，凡十五卷。又通音韻，有易韻一卷。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周易困學錄四卷 家刻本

清楊嘉撰。嘉字曦齋，桐城人。是書箋疏叢碎，紬繹象辭，多有心悟。其族孫椿年字蔚齋，為董理之，并以己意為補注。同鄉姚永樸序之，略謂吾皖樸學稱徽州，其在江北則推吾邑鄉先輩，研究羣經，咸有撰述，而以易名者，莫如方中丞孔炤之時論，錢先生澄之之易學，張文端公英之衷論，方先生鯤之易蕴，皆著錄於四庫。顧易蕴經兵燹後少傳本，中丞文端兩書雖存，世之誦習者亦寡，惟田間易學行於世，書之顯晦蓋有數存。楊曦齋先生嘗撰周易困學錄若干卷，自言授徒之餘，遇困生疑，輒錄所見，久之成帙。蓋是書作於道咸間，當時治經者皆承乾嘉諸老之餘緒，崇尚漢學，於易則以卦氣、五行、納甲、消息、爻辰諸說為宗。先生乃歸獨朱子本義，因象數以求義理，閉戶江濆，不屑與時賢爭一日之譽。同治中懷甯馬先生徵麟（即為徵麐之初名）見其書，深服其論參兩倚數之說，以為深通簡括，勝於安溪李氏。先生之言曰：天地積實之數，天三地二，則參其三而天之數成，三而五，五而七，

七兩九、參以三也、兩其二兩地之數成、二兩四、四兩六、六兩八兩、以二也、兩二老二少之數、即依參兩兩定、道統於三才、故倚數極於三、三其三為九、倚於參、純乎天之數、老陽也、三其二為六、倚於兩、純乎地之數、老陰也、二其三一其二為八、則倚於兩、老陽所生少陰之數也、二其二一其三為七、則倚於參、老陰所生少陽之數也、卦之奇偶、爻之九六、無不由於參兩之法、其說可謂精矣、戊申冬、先生後裔將授之梓人、徵序於永、模爰述先生學易之大旨歸之、

周易本義正不分卷 鈔本

清田浚撰、浚字匯泉、宿松人、增貢生、積書數過、輒成誦、以經學受知於汪文端廷珍、曾主六合書院講席、是書大旨、以朱子本義為宗、而補以眾說、頗似元胡炳文周易本義通釋、著書甚多、俱待刊行、

讀易一卷 家刻本

清王景南撰。景南五河人，惟耿介不諧時俗，所學必究其精微，尤嗜易，與人談易，終日不倦，嘗言吾之講易，雖牧豎可曉。其後同里王汞渠編是書為二集，一曰景南談易遺筆，一曰景南易鈔，茲仍以讀易名之，蓋從其朔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伯山易錄七卷 王氏刻本

清姚東之撰。東之字佑之，又字幼檣，號伯山，桐城人，道光二年進士，累官貴州大定府知府，少受學於姚姬傳，思撰述發名，及屢任煩劇，竟以吏能顯，是錄每節後分纂義、本義、錄義，三者詳之，錄義中象辭上下傳，多言某卦與某卦旁通，但尚未明時行與相錯之義，道光戊申受業內鄉王檢心子涵甫校刊之。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周易四聖通義三卷略例一卷 稿本

清胡永泰撰。永泰字素齋，新安人。是書成於道光十三年。大旨以孔傳為主，兼言象數圖書。其略例載古今易序，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謂之古易，漢魏晉唐宋元明之易謂之今易，今易興而各逞一家之說，無所指歸，是以歎古易之不傳也云云。頗具卓識。書僅存稿本，未刊行。

周易廓二十四卷 咸豐辛亥刊本

清張世銘撰。世銘字大治，又字雪樓，甯人。道光乙未進士，歷任甘肅隴右古浪知縣，以爾敏為治，甄拔寒畯，有人倫鑒。遷同知，遽引疾歸，營室天柱峯下，顏曰求志居，讀書著述，至老不衰，卒年八十七。是書前二十卷皆釋經傳，卷二十一圖說，卷二十二漢易源流考，卷二十三春秋筮法，卷二十四讀易雜說。有咸豐元年自序，略謂易之在天下，其廣大精微，極於窮理盡性至命，而由天理之於人事，則初不越乎倫常日用之故，而為愚夫愚婦所與知與能。伏羲文王周公特假象以明義，使人求盡於倫常日用，恐懼修省，以保其生。故曰吉凶與民同患，作易之心可得而言也。孔子為之傳，其心即伏羲文王周公之心，心無二，易亦無二也。而今之言易者何多途也。綜其大凡，門戶之分，曰漢，曰宋。宋易流別，肇於陳摶，衍於康節，先天之圖，自朱子奉為宗主。元明以來，置辭變象占不言，而求諸未有卦畫之前，天下之人窮高極深，淪於洸洋不可究詰之域。近世諸儒乃欲以漢易矯之，患氏

棟尊於前，張氏惠言踵於後。惠猶旁及他人，張則主翻一家，（三國時吳人虞翻）其所作虞氏義、虞氏消息大義論晦於是。況思默索，每於智窮力盡之餘，書然以解，若有鬼神來告。起戊申，訖庚戌，三年書成。凡以漢宋自名其學而離經叛道者，反求諸孔子之傳，輒昌言以排，名之曰周易廓。楊雄有言，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今之言易者，其害豈但楊墨哉。咸豐辛亥刊於獨秀山莊。

讀易心得一卷 鈔本

清方清漣撰。清漣字璧江，號敬亭，宿松人。道光丙午舉人。以學行舉咸豐元年孝廉方正，任滁州學正。是書為其讀經隨錄之一種。皆手錄讀易得心語。經本依王弼。學說宗程朱，是其治易主旨。書未刊行。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周易溫故所知錄一卷 抄本

清胡苟撰、苟字克生、號東潭、桐城人、篤謹能文、後益講求經學、每雞鳴起、必取本經反覆尋繹之、然後研究義疏、教人先行後文、務為有本有用之學、其於易著有溫故所知錄、及雜卦說、同縣方宗誠稱其雜卦說尤能得前人未盡之蘊云、

周易觀玩錄一卷 家刊本

清胡澤順撰、澤順字梅坪、涇縣附貢生、捐職訓導、咸豐十年、涇防失守、殉節、少聰穎、好學無所不窺、年四十後、益耽平實、讀書以遺在自反為歸、是書乃取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義、

周易本義旁參不分卷 家刻本

清石布恕撰。布恕字雲舫，宿松人，廩貢生。學宗漢儒，而折衷程朱義理。見功令專用朱子本義取士，注疏之學寖微，因著是書。取王弼以上鄭康成、陸績諸儒之說，參考之，於本義多所裨益。嘗謂學海堂經解不收桐城一字，非當也。

周易玩辭半解一卷 鈔本

清楊求煕撰。求煕一名星源，字飛泉，號瀑涯，宿松人，庠生。篤於天親，溫厚孝友，博涉諸子百家，而一反之於六經，務求心得。尤精易理，通貫天人，專於觀變玩辭，尋其真諦。

易象探微一卷 家刊本

清沈鎮撰。鎮字洪度，宿松人，諸生，克享遐齡九十八乃終。生平於學無所不窺，尤明於象數。易宗虞翻說，推究精微，觀象玩占，多創獲之解，知幾其神，有燭照之微，每以易道驗諸人事，輒先言後應。談漢易者鮮能及之。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周易初學快觀六卷 家刊本

清高賢撰。賢字見思，六安州人，潛心易學。咸豐時，館於龍舒韋氏之吾愛廬，夏日以易課諸生，因取諸家之序，講閱之，俱未洽意。謂來氏爾絕體注則失之太繁，李氏兆賢體注則失之太簡，於是偏閱羣書，取其顯豁有當於本義者，仿盱南汪子奉瞻周易便解例，采而集之，填序講於白文之中，使人便於觀覽。間有他說可取者，亦采置本義之外，以備一說，不悖乎本義，而亦不爲本義所拘。象則取諸來知德注，義則參之諸家，每爻之首，必引古事作證。本李氏兆賢體注間有參以己見者，則以賢按別之，逐一標出，使學者一目瞭然。越一歲書成，共分六卷，有丙子夏自序，卷首有凡例，有河圖洛書、八卦方位圖，有雜說明易中義例。光緒辛丑，其曾孫述曾爲之校訂，而刊行之。板存家塾。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先後天圖說一卷 抄本

清王李尊撰、李尊字留三、英山人、庠生、苦志勵學、博通經史、尤精周易、是書蓋深得來氏蘊奥、按明來知德著周易集注、其立說專取繫辭中錯綜其數、以論易象、而雜卦治之、參互旁通、自成一說、當時曾推為絕學焉、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周易正象一卷 刊本

清馬徵慶撰、是書言互卦、象天地之氣、爻本於素問、以易象為帝王制作之大原、古目為周禮、本於春秋傳、皆易家所未及、言變有氣變、有占變、氣變為不動之變、即象有之、占變則動而後變、凡言變其不變者自在、亦較先儒卦變諸義為精、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原式

異易叢言不分卷 稿本

清李二南撰、二南字冠風、霍邱人、歲貢生、著寓圖教諭、年十三四已熟讀十三經、尤邃於易學、善占驗、咸豐間髮捻之亂、縣令葉、每聞賊警、往詢休咎、所言皆奇中、是書稿藏於家、

千頃堂讀易家訓二卷 家刻本

清黃有壬撰、有壬字澤梅、號梅龕、宿松諸生、為人為文俱與古為徒、生平著述極博、而散佚頗多、是書孤本僅存、分上下經二卷、取六十四卦各為訓義一篇、洵體用兼備之書也、大旨察剛柔中正之用、知進退存亡之旨、主於以易道濟天地也、運始乾坤、終既濟未濟、每篇皆融合卦爻、周易為言吉凶悔吝、備著之意、始為宏濟艱難而作、顏曰家訓、實即經世莫外焉、所言皆準周易折中御纂立論、不偏主一師之說、

易卦圖象 鈔本

清方忠軾撰。忠軾一名式，字可憑，號慎齋，太湖人。自幼讀書魯鈍，而會悟絕人。遭洪楊亂，人多憂嘆，忠軾獨泰然。亂後益發憤讀書，辨別經傳之真偽，嘗曰：聖人之道寓於諸經，諸經亂，大道因之而晦矣。又曰：注經不難，明道為難。所著易卦圖象，方宗誠謂其論經傳之有增加，不敢盡從，而其卓然之識，好學深思，真韓子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也。又著有周易發微，未見。

大易筮法直解一卷 刻本

清馬徵慶撰。徵慶原名徵麟，字鍾山，號素臣，懷甯人。嘗任太平、舒城等縣教官。是書以占筮之法與推策占日同原，大傳自有白日當空之文明，且備矣。雖須四營十有八變以自致其齋戒神明之德，而實操之以易簡。先儒每以繁重私意鑿之，而法筮為之晦澀，乃詳為解析，務使明白，使學者不致視筮法為大難。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提要版式

易音十二卷 刻本

清馬徵慶撰。是書專著易之本音，自顧氏炎武作易音於經音之下，注以廣韻部目，其與廣韻齟齬而不相入者，則缺而不注，並為說曰：雖孔子亦用方音。其後江氏永服膺其言，以非顧氏不敢道。徵慶以為顧氏拘廣韻，以求古音，復有節外生枝，如廣韻於古音變宮之分隸上下平者，顧氏視若鴻溝之劃，尺寸不敢踰越。以此上繩古音，未免失當，故其書不揣摩擬議，而總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使聲音與樂律同源，與顧氏書異趣。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十翼逸文一卷 家刻本

清汪宗沂輯。宗沂字仲伊，一字詠村，號弢廬，歙縣人。汪故歙鉅族，世席豐厚，族衆數百人，建不疏園以貯書，即故婺源江永、休寧戴震讀書地也。宗沂居園數年，手披口誦，廣涉百家，然所歸仍在經。成光緒庚辰進士，截分山西，告病歸，曾主講安慶敬敷、蕪湖中江本郡紫陽各書院。宗沂治經大旨在博徵羣籍，以存已佚之經，集合衆說之長，以釋未佚之經。其治周易也，謂說卦三篇今佚其二，古籍引易，具有不載今本者，均為說卦逸文，因輯為是編。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周易議平二十卷 家刻本

清程容光撰容光字葆堂懷甯人博覽羣書尤精於易晚歲默察世變曰某歲八月之交清其沼乎辛亥之役人皆服其先是書大旨遠法程朱近宗焦氏嘗謂伏羲繫易其卦有八文王演之為六十四周公孔子不能增減其數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朱子窮卦變之奇略理而言數雖發明進化之例人心惟危可懼哉程子言易必折衷以理至焦氏尤闡發其微此易學之宗也

箕子明夷解不分卷 家刻本

清張燦樞撰燦樞字樹人號斗槎宿松人須光緒二十年鄉薦為易明夷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前漢孟喜趙賓後漢荀爽諸子皆以箕子為當從古文作其子其讀荄子讀茲荄茲讀亥子坤終亥乾出子用晦而明為箕子之明夷之象燦樞解箕子主用施譽說與馬融陸績說合以明夷上六登天照臨當君位六五比（音毗 比之比）於闇君似箕子近殷紂朱子本義亦同之稿未刊行按說易以清乾嘉時江都焦循為最精確以其發見旁通相錯時行之三大公例也彼謂荄茲固非箕子亦不必泥說文其丌也其即籀文之箕其為箕籀文其子即箕子即其子也中孚九二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易以剛在五稱我柔在五稱其剛與柔孚柔以交而為剛稱子小過五柔中孚二之小過五變柔為剛故云其子和之乃中孚二不之小過五而小過四之初成明夷故云其子之明夷謂小過所成之明夷也其說錯綜鉤貫而悉得其會通蓋易以六書段借為引申帝乙鬼方皆非其實又何疑

於其子之不同乎、

讀易綱領一卷 刻本

清焉徵慶撰、徵慶既著周易正蒙、發明易義、又廣引邵子、朱子、蔡氏、元定吳氏、澄薛氏、暄蔡氏、清之說、并著義例六條、以爲是書、名曰綱領者、謂如提綱挈領意也、

周易觀我三卷　家刻本

清方鑄撰。鑄字劍華，號華胥赤子，桐城人。深於易學，謂孔子言加我數年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所謂五十，即大衍之數，起於河圖。河圖之五以陽得陰，故兩之得十。五乘十，十乘五，皆得五十，爲太衍之數，由是生蓍。因蓍以生爻，因爻以立卦，而易由是作。爰本說卦以求象，本序卦以取數，本雜卦以索文。象以表明之，文數皆以譜繫。象以爻繫，數以卦繫，文以易以著其實。書爲華胥赤子遺集之一種，分三卷。卷上爲爻象表、卦數簿（純取河圖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數以通卦數）。●文簿（占法以十有八卦而成卦，推法求以十有八變而成文）。卷下爲河圖、圖八卦方位、圖洛書洪範合卦位之圖、皇極圖（即五常圖），皆有說。後附總說、卷末爲發凡推卦法。後陽湖吳貞亮書其書命名曰周易觀我何也，鑄謂易之我，無不在，二者觀非二不可以得三，旅非二不可以得四，益非二不可以得五，故觀曰我生，旅曰我心，益曰我德，於二得○。即於二得我，故曰觀我也。其遺集全編民國十一年春印。

易述不分卷　家刻本

胡遠濬撰。遠濬字淵如，懷甯人。清光緒十七年舉人。嘗主講中央大學。所著易述自序云，理散於萬，而道貫於一。老子云，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夫益與損，二者至相須也。蓋學日益，以擴其聞見，久之，豁然有所貫通，然後損之又損，以至於一，是爲道。由是隨益隨損，交資互進，殆無已時。此古人由博反約，其致功莫不如是也。昔張橫渠云，不記則思不起。又云，心中苟有所得，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余既精研科學，有年，稍稍得其會通，輒用橫渠法，以記所得，爰命名易述，以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分篇，取其得將所記隨類附入，或月得數篇，或數月得一篇，必俟胸中累積有所融貫，然後下筆，非是不強作也。按易述分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四篇。見勞謙室文集中，多用韻語，發揮妙諦，詞極古雅。其遠取篇有云，月光於西，日光於東，既寒而雪，又炎以風，於地各異，於時則同。何春何夏，何秋何冬，照見天則，維知之崇，心弘八區，足躡一隅，貴高賤下，從吾所居，萬趣一軌，神器乃虛，通者咸得，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來罔不如卑躬就禮，絜道之樞，此一段詮釋繫辭，知崇禮卑，致天卑法地，妙義至為透闢，非見道之深，何能為之。

一四二三參兩說一卷 鈔本

明程智撰，智字極士，一字子尚，號雲莊，休寧人，伊川十七世孫，深究易理，至忘寢食，入禮山閉關三年，重疑悉破，曰一四天地之元，二三天地之交，佛知天地之元，意主無生，道知天地之交，意主長生，至參兩倚數，用六用九，大衍五十，惟儒者能之，此生生之謂易也，著一四二三參兩說，按易之數，一為太陽，四為太陰，二為少陰，三為少陽，用九者體一，一即太陽之乾元也，用六者體四本乎一，而方之為四，四即太陰之坤元也，少陰中有陽，少陽中有陰，陰陽相錯，則天地之交也，一者由無而入有，四者由有而入無，而二三之交，則天地位而萬物育，參天兩地配合得五，五者何，參天兩地之實數也，一切加減乘除勾股方圓，用徑冪積九數之法，悉倚五而成矣，用六用九爻之變也，大衍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蓍之揲也，儒者之參兩倚數，用六用九，大衍五十，其殆體天地之元，而通變神化於天地之交者乎，智其知道矣。

周易詮義十五卷 家刻本

清汪紱撰。紱一名烜，字燦人，別號雙池，婺源人。與江永齊名，東南大儒也。縣學生。母江孺人，精通經史，以其父幕客金陵，歲不通音問，家貧甚，其子艱於從師，又恐時師弗能教也，乃自課督，室中置長榻一，母坐治鍼黹，虛其半置書，又設小几坐紱於旁，教之諷誦，細為解釋，向讀心專一，不得左右顧。慈母也，通嚴師焉。紱八歲時，戲折竹枝，排八卦，母見之，語曰：八卦有斷連，汝所排皆連畫，妄也。紱曰：兒以仰體為陽，俯體為陰也。母曰：是得其意矣。孺子他日，其能神明於易耶。及著詩書詮義二書成，乃作是書。然易稿者數四，最後定本成於乾隆丙子，其於初稿自立識論，精與朱子本義牴牾處，皆痛為掃刷，至於異說糾紛，則明辨益力。蓋詮義一從朱義也。惟義有粹精，不可移易，本義未及收者，則採以附朱義之後。

見易編不分卷 舊鈔本

元王埜翁撰。埜翁字太古，婺源人。幼好孫吳說，不屑於學，弱冠大悟，閱經史，工詞章，晚乃嗜易。先儒論易，陽實陰虛，埜翁獨謂天氣運，地形停，陽虛陰實，自為一家之說，與當世無甚合者，而堅執其說，終身不變。許月卿嘗為之序，吳澄著纂言，多采其說。

述賢二卷 家刻本

清洪榜撰、榜字汝登、一字初堂、歙縣人、戴震弟子、亦漢學專門之經學家也、乾隆戊寅以舉人應天津召試、授內閣中書、其於易學、著明象未成、終於益卦、書因鄭康成易贊作述贊、又著有周易古義錄、未見、

書傳補正輯注一卷 明刻本

明朱升撰、升有尚書旁注、已見四庫存目、是編自序曰、朱子傳注諸經略備、獨於書未暇及、升不揆愚陋、竊輯見聞、既為讀經者作旁注、綱目有統、離合成章、又為讀傳為傳輯、補缺正訛、發明旨趣、亦既有年矣、今為此編、不過約取傳輯補缺正訛之文、僅使傳文周密、經意通暢而已、庶幾文字簡潔、而學童誦習不憚其繁、若欲求其發明旨趣之詳、則有傳輯在、時至正庚寅二月、按至正為元末順帝年號、則是書猶成於元時、

尚書傳異不分卷 明刻本

明江旭奇撰。旭奇字舜升，婺源人。以貢太學，授安岳簿，移台州衛經歷。是書據張江陵、申吳縣二公及吳中江氏、呂字周氏、黃葵陽氏、袁了凡氏、孫伯潭氏、顧涇陽氏、張侗初氏、周玉繩諸所詮說，研索十年，删繁補漏。又五年而後成編。首有萬曆戊午旭奇自述。

尚書通論辨偽例十卷 家刻本

清姚際恒撰。際恒字立方，一字首源，歙縣人，浙江仁和籍。諸生。少折節讀書，泛濫百家。既而盡棄詞章之學，專事於經。年五十，曰：向平婚嫁畢而遊五嶽，予將以注九經。是書為其九經通論之一種。朱彝尊為錄入經義考。時閻若璩力排晚出古文尚書之偽，際恒持論不謀而合。蕭山毛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攻若璩之說。奇齡故善際恒，數與爭論，際恒守所見，迄不為下。際恒是書若璩多採之，以入古文尚書疏證

尚書存真不分卷 稿本

清胡清熙撰、清熙字思平、廷璣子、績溪人、歲貢生、候選訓導、以孫東度貴、貤贈朝議大夫、是書自序、略謂諸經莫古於書、秦火以前原本篇數、無從稽考、漢求遺經、始有伏生之書、止二十八篇而已、說者謂孔壁古文、孔安國所傳、然不傳於世、東晉梅賾始上其書、與伏生書較然不同、上古之書、淵確古奧、其幸而存者、片字隻文、固宜奉為至寶、若概存以雜亂之、反不見重、朱子嘗欲作書說而未果、蔡仲默集傳亦本朱子、然稍傷於繁、故因蔡傳而增損之、至於偶有別見、亦不必苟同、要存以俟後之人參互考訂、以博其旨、務得真諦而已、

書義補正不分卷 鈔本

清方苞撰、苞字鳳九、號靈皋、亦號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後落職修書、特賜侍講銜致仕、苞教授高密、以詩書授諸生、其已刻行者詩義補正、而是書原稿舊藏朝邑閻氏、本名尚書述、其目凡八、曰正義、曰考證、曰考定、曰辨正、曰通論、曰餘論、曰存異、曰存疑、卷帙頗繁、重桐城馬其昶因錄取要語別出之、題以今名、

尚書續義不分卷 鈔本

清潘華撰。華字肇夏，婺源人，歲貢生，蒙城司訓，顯道子。自幼即毅然以聖學自任，而尤篤守朱子遺書。顯道有尚書彙纂，華因爲續義，以申成父說，可謂克承家學者已。

尚書義考不分卷 鈔本

清戴震撰。震字東原，休甯人，乾隆壬午舉人，乙未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與婺源江永齊名，東南樸學大師也。此書備采諸家之說，而折衷之，原定虞夏書四篇、商書五篇、周書十九篇，今止存堯典一篇，蓋未成之稿也。末附義例十三條。

禹貢集注不分卷 稿本

清潘宗碩撰。宗碩字在澗，歙人，潘邦協子。乾隆乙酉舉人。始生三月，每瞻顧而泣，邦協手經籍示之，則流視而色喜。及長，貫通經義，淳安方進士棨如贈以句云：經術湛深千古事，文章流別一家言。可以知其學矣。是書有稿本藏於家。

禹貢三江考三卷 刻本

清程瑤田撰。瑤田字易田，又字易疇，歙縣人。乾隆庚寅舉人，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與戴震、金榜并為江永高第弟子，世所稱樸學大師也。是書乃其考論禹貢三江之作。其言曰：今欲考定三江，當取禹貢經文讀之。禹貢云：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言揚州之水大治，於是而彭蠡水不沸騰，而既豬定矣，則向之陽鳥散處澤旁之高卬無定居者，今彭蠡豬而濱地治，獨生蘆葦以為陽鳥之棲，而得其所居。於是匯澤之漢水至是行江中而為北江，會匯之江水至是亦安瀾而為中江，而彭蠡所納上流之水北入於江者，自然行江中而為南江，而三江之名成矣。三江之名既依經文是正，復旁徵博引，或駁諸家之說，或申三江之義，而二千年來傳誤之三江說一廓而清矣。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尚書今文古文考不分卷 鈔本

清戴震撰。尚書二十八篇，濟南伏生所傳，後附孟太誓一篇，用當時隸書寫之，故稱今文尚書。而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者，多十六篇，許叔重說文解字敘記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蓋如商周鼎彝之書，故稱古文尚書，以入於祕府，未列學官，故謂之中古文。震作尚書今古文考，考訂甚詳，段玉裁編戴氏年譜云，先生言作此篇極認真，非妄語也。

批書集傳不分卷 稿本

清俞正燮撰。正燮字理初，黟縣人，道光元年舉人。古文真偽為六經中一大案，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証，歷指梅本剽竊所自出，證據確鑿，本成信讞。正燮著癸巳類稿，謂閻氏說古文醇疵相半，此批本更廣引羣書，證梅本剽裂雜湊，凡閻若璩王鳴盛等所未及者，又一一疏比指實。此本現為同縣王立中所得，未梓。

寫定尚書一卷 家刻本

清吳汝綸編。古尚書百篇，今存者二十八篇。虞夏商周之文可見者盡此矣。揚子雲稱四代之書以為渾渾爾、噩噩爾、灝灝爾，韓退之稱虞夏書亦曰渾渾。近儒考辨偽篇，論已稍定，而所謂渾渾者瞢然莫辨焉。汝綸病之，頗采文字異者著於篇，庶綴學之士有所考求，揭韓氏之說而得其意焉。

尚書篇義正蒙不分卷 家刻本

清馬徵慶撰。徵慶書謂尚書古文之偽，宋元諸儒引其端，有清閻惠諸先正疏證尤悉，然於今文鮮有正其誤者，且多為漢義所牢籠，偽序謬亂舛漏益多。是書取證於竹書紀年，間及墨子與大傳遺文，多發前人所未發。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尚書合訂二卷 家刻本

清汪宗沂輯。宗沂有十翼逸文，已見前。書謂梅賾既造僞古文，與今文併合，於文二十九篇，若甘誓、金縢、酒誥、湯誓、微子、無逸之屬，均有竄易，非復伏生所傳之舊。而馬鄭所注古文，亦非孔壁真簡。乃考定今文，證以漢人所引，以去梅賾所竄易。別甘誓、泰誓、泰誓於逸篇，曰今文存真。別輯古文諸佚語，合以甘誓、泰誓定爲二十四篇，曰今古文輯逸。括爲是書。

尚書今古文篇第考一卷附篇第譜一卷 鈔本

清張燦樞撰。燦樞嘗謂六經惟尚書燼於秦，而捨於漢，作僞於東晉，南齊隋之間，厥後篇次混淆，贋鼎雜出。益之蔡沈作傳，而今文古文之辨，彌大亂真。是編爲治尚書學者刋僞存真，而作與閻百詩、惠定宇、江徵君聲、王光祿鳴盛、段大令玉裁諸家之書相出入，自謂爲習尚書者導先路。蓋一覽是書，即並閻惠諸儒之書，而得其要領矣。考後附篇第譜，凡四經而七緯之。虞夏商周書爲之經也，七緯者，首書序，以譜百篇之舊，次伏生書，以譜今文，次孔氏書，以譜古文，次逸書，以譜古文，次逸書，以譜古文之亡，次梅賾增多之書，以譜僞，次僞孔傳全目，以譜真僞湊合之迹。千年聚訟，一覽判然。書成，付其弟燦奎暨門人輩各寫藏之，待刋行。

詩集傳音義會通三十卷 明刻本

元汪克寬撰。是書據朱子詩集傳，參考音義，求其會通，引古今之書凡百餘家，疑者辨之，闕者補之。朱子之欲更定而未及者，亦從而正之，殆與孔穎達正義、陸德明釋文無異，而其簡而不繁，精而不疏，則尤過之。至其自序，謂以興詩成樂之效，望於來學，其用心固不僅以通經為學者期矣。危素、宋濂皆為之序，甚見推重。

詩學略一卷 明刻本

明汪應蛟撰。應蛟字澄源，婺源人，萬歷甲戌進士，官右僉都御史，嘗經理朝鮮，巡撫天津，後死於難。是書自序謂古詩三千，夫子僅存十一，篇什雖簡，而忠孝恭順、禮義廉恥之節，森然悉具，以言乎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則備矣。子謂詩可一言蔽之，曰思無邪，夫學詩者誠求端於無邪也，茲略已多乎哉。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倣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毛詩箋疏不分卷 明刻本

明田有年撰。有年字孫若，號瑞偶，宿松人。崇禎庚辰進士，仕至浙江驛傳副使，署臬篆，嘗自號迂叟。纂清貽館著書，其中學先經術，致力注疏，十三經皆有纂述。而以毛詩名家，開清儒考據之風，有箋疏百篇行世。明人說經，除李先芳（有讀詩私記）、朱謀㙔（有詩故）數家外，鮮通毛詩故訓者，有年意在張毛鄭之緒，不主新安，用鄭漁仲說，廢黜小序，其大旨以漢學為歸，詳於名物訓詁，疏證與清儒陳啓源毛詩稽古編為一類也。

詩經注解不分卷 鈔本

清殷祚昌撰。祚昌字元仲，宿松人，明崇禎歲貢。是編雖宗詩集傳立解，而名物訓詁疏證纂詳，說經鏗鏗。與田康使抗席，祚昌偕有年及副使張鳳翥嘗共結乃來社者也。厥修既合，經術斯同。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詩經辨體不分卷 鈔本

清何景寅撰景寅字在中甯松歲貢授上元訓導歷英山宜興教諭署宜興篆是書屬稾於田康使兩浙官舍景寅時以經師主康使所也學宗宋儒頗爲守集傳之說然素多學而識於四始六義之辨窺見本源體大思精深識删詩之旨與餖飣掇拾諸家殊矣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詩經詮義十五卷 家刻本

清汪紱撰紱服膺朱子之學是書大旨謂朱子詩傳字字皆以意逆志而得之是以能拔乎爲說之外而獨抉作者之心彼不就經文細加涵泳而徒强經文以附會時事穿穴鑿孔自謂服古有得於詩旨曾何當哉是書發本朱子集傳之說而益推闡發明之而於鳥獸草木之名亦時裁考據以其小疑或漏遺云

毛詩集釋二十卷 鈔本

清胡匡憲撰、匡憲字懸中、號純軒、績溪人、邑廩生、以子秉虔貴贈朝議大夫、匡憲承其父清烈之家學、博通群經、嘗謂傳注中毛詩最古、鄭氏已不能盡通、今本毛傳多為王肅竄亂、異同之迹尚可考見、蓋積十餘年之力、而成此書、

周頌韻考一卷 鈔本

清程啓佑撰、啓佑字後純、歙縣人、乾隆丙子舉人、官銅陵教諭、幼穎異、讀書等身、讀文獻通考、兩月而竟、同學者抽卷問之、其應如響、晚年所造益精、是書盡排成說、獨標心得、

黄氏詩考五卷 家刻本

清黄啟興撰。啟興字石香，婺源人。毛詩小序，自南宋鄭漁仲始著書駁之，朱子集傳亦嘗采用其說，攻序者遂不遺餘力。然而三百篇中，自天文、地理、朝興、章下至鳥獸草木，一名一物之微，罔不具載。讀詩者必先由訓詁以通乎制度名物，而後作詩之旨可得而明。而攻詩序者，於此往往不復措意。是書不空演文句，唯取各篇字義，逐一訓釋，於名物制度，徵引考證尤詳。至其作詩之意，則闕而不言，以俟涵泳經文者之自得。誠為有裨詩學之書。末復為附考數篇，並及齊魯韓毛朱子各家之說，而無所偏主，蓋慎之也。書有績溪胡培翬序。

詩經約解不分卷 鈔本

清汪自輿撰。自輿字書士，一字居夫，桐城人，縣學生。生而穎秀，刻苦讀書。後入成均，屢困場屋，遂絕意功名。生平孝謹誠篤，勇於為義，凡事關鄉里利弊，必首倡而力行之。著有詩經約解，說頗扼要。

毛詩集腋二卷 家刻本

清劉代桂撰代桂字少頴宿松庠生是編取毛傳鄭箋孔冲遠正義合諸陸璣詩疏及爾雅釋文之屬名物訓詁俱依經樹義甄而錄之轉加考正亦漢學家支流也題曰集腋乃取千金裘非一狐腋之義可窺見其搜採之博矣

杲溪詩經補注二卷 鈔本

清戴震撰是書采輯毛傳鄭箋朱傳三家之說於經文之下而自為說以發明之大旨與所作毛鄭詩考正相同而此更博稽羣籍以相參証并於各章後自為小序而為之說亦依傍原序及傳箋之說為之其書首卷為周南次卷為召南蓋未成之本也

毛詩偶記三卷 家刻本

清汪德鉞撰。是編爲其七經偶記之一種。於詩義頗多發明。如云東山勞歸士則代敘其念夫婦之情。四牡勞使臣則代敘其思父母之念。歸士豈無父母。使臣亦有室家。然一則備兵甲徒役之選。一則承宣德達情之任。其勞於王事雖同。而其賢否不一。則其所思亦異。故各舉其心之最切者言之。又云。變風始於柏舟。終於狼跋。何也。柏舟遭夫婦之變。狼跋遭君臣之變。變在人倫。皆變之大者也。故風亦以終始焉。又柏舟怨而不過。猶有先王之遺風。狼跋則因而能安終不改其常。是皆善於處變。故錄之以示則也。又云。不大聲以色者。不道之以政也。聲謂發號施令也。色謂象魏懸書。不長夏以革者。不齊之以刑也。夏謂楚夏。朴作教刑也。革謂鞭革。鞭作官刑也。古以興通義皆至精。尚有詩經文字異同考未成。蓋德鉞雖爲信宋儒書。然亦潛心考據者也。

毛詩小識不分卷 稿本

清胡東度撰。績溪胡氏書目。載東度著周易小識。下引胡培翬語云。公於毛詩說文用力最深。而毛詩小識未成。近從甘霖周子揚處得釆東度手書遺稿十餘冊中。有謂毛詩各條。多根據說文及作詩時之事實解詩。當即其未成之毛詩小識也。如解旄邱四章。謂流離即鶹鷅。（爾雅鳥少美長醜爲鶹鷅）聲近假借耳。以興衛之君臣有褎然之盛服。有充耳之盛飾。逍遙愉樂。此流離少好之時。然苟且偷安。將至微弱。終似流離之美而醜矣。意在書外。似美而實譏也。解鶉之奔奔章。我以我兄。女兄也。娣刺宣姜之詞。我以爲君。女君也。妾刺宣姜之詞。解有不孝句。謂孝當作季。季古學字。故鄭箋訓爲效法。說文季。效也。从子爻聲。效與斆同。泮宮爲敎斆勸學之地。故上云匪怒伊教。此云靡有不季也。正義解爲善事父母之孝。失之。義皆精確。是書雖曰小識。而詩之大義微言寓焉。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毛詩補傳不分卷 傳鈔本

清戴震撰、是書成於乾隆十八年癸酉、自序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子之言詩也、余私謂詩之詞不可知矣、得其志則可以通乎其詞、作詩者之志愈不可知矣、斷之以思無邪之一言、則可以通乎其志、風雖有貞淫、詩所以表貞止淫、則上之教化時或寢微、而作詩者猶覬挽救於萬一、故詩足貴也、今就全詩考其字義名物於各章之下、不以作詩之意衍其說、蓋字義名物、可以詳覈、而知作詩之意、非論其世知其人、固難以臆見定也、姑以夫子之斷夫三百者、各推而論之、用附於篇題、後司馬氏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又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漢初師傳未絕、此必七十子所聞之大義也、

毛鄭詩訓詁考證不分卷 鈔本

清馬宗璉撰、宗璉字魯陳、一字器之、桐城人、以舉人官東流教諭、少從舅氏姚鼐學、通古訓及地理沿革、後入都得交同輩名人、張惠言、邵晉涵、王念孫、任大椿、陳壽祺、郝懿行等、若研講習、聞見益博、嘉慶辛酉廷試成進士、又一年卒、詩經一書、以毛傳鄭箋為古注、宗璉是編、殆如戴震毛鄭詩考正、足以輔翼傳箋者也、

詩地理考實不分卷 鈔本

清胡東元撰。東元字仲言，號雲林，績溪人。東度弟，監生，贈奉直大夫。是書以王伯厚詩地理考薈輯衆說，無所論斷，爰博稽古地志諸書，證以今名，務歸衷實。

校補王氏詩考二卷 家刻本

清趙紹祖撰。紹祖字繩伯，號琴士，涇縣人。曾任滁州廣德州訓導。道光元年辛巳，舉孝廉方正。安徽布政使陶澍聘修省志，歷主秀山、翠螺各書院。紹祖爲學，無弗窺究。是書蓋以宋王氏應麟詩考掇拾三家遺文，明董斯張補之，猶有闕失，乃復廣討羣籍，以補其未備，存未備而校其失誤焉。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提要版式

毛詩纂歌十二卷附說纂略二卷 家刻本

清王朋撰、朋字禮賓、太平道光時人、專治毛詩、是書大旨、患箋疏諸家之繁雜、而欲其便於記誦也、書成、江夏王成璐為之序、稱其援掄識見、卓卓有所發明、

毛詩補禮六卷 鈔本

清朱濂撰、濂字理堂、號藕壯、歙縣人、監生、淹貫經史、尤邃於詩禮之學、謂毛鄭皆漢大儒、去古未遠、其言有所據依、上溯有商、下訖春秋、暨生民行葦公劉諸篇、則又為虞夏之時、凡可補禮文之闕、及與禮文相證明者、旁搜博採、條分件繫、證以羣經注疏、先秦古書、及唐宋諸儒之說、近人言詩禮、亦博觀而慎取之、其說采蘋、謂父禮女在嫁女之日、毛言將嫁女、明不以教成、祭與禮女為一、正義為非、說葛生角枕錦衾、申毛鄭義、為大夫妻攝主以祭、其說皆極精確、足繼其鄉先正凌次仲之緒矣、

讀詩蒭記一卷 家刻本

清朱景昭撰。景昭字默存，合肥人，諸生，與徐子苓齊聲，有合肥三怪之目，以其文與行不諧俗為怪也。袁甲三統軍淮上，辟與戎幕，子保恆繼起，並倚任之。景昭感其知遇，遂與袁氏父子同進退，參贊軍謀二十餘年，上功輒堅辭，終身不爵於朝。所著書凡九種，其弟本昭為編輯之，曰無夢軒遺書，前有光緒庚子張汝綸序、辛丑袁世凱序、民國壬申何振岱序、癸酉其孫家珂印行。此為其第一卷，皆讀詩時有心得者，則

蒭記之。凡九十餘條，沉思孤往，心會其微，如謂二南之後，繫以三衛，閔魯衛之衰也。周公、康叔實相濟美，兄弟之國為最親，魯無風，故先叔衛，王之後繫以鄭，周之衰，鄭為之也。繻葛為無王之始，故傷之，幽之前繫以曹。曹亡而春秋遂終，變風終於曹檜篇末，皆思治之詩，無聊之極也。齊秦皆大國而稱霸，故存之，存陳風，惡楚也。陳蔡近楚最弱，故不繫楚風而獨繫陳燕無風，遠也。宋無風而有頌，比於魯也。杞許之屬，微也。終以豳，思周公也。十國之風無魯，而寫其慨者，於

魯尤甚。故夫子曰：不復夢見周公也云云。示學者以後先離合之故，尤為明切。

毛詩多識篇二十八卷 家刻本

清馬徵慶撰。徵慶嘗謂詩三百篇，其興觀羣怨之指，往往出於野人女子之為，其於草木鳥獸昆蟲之微，有會於事父事君倫紀綱常之大，其情緒遙深，辭指明著，非博聞而多識，蓋不克會其寄託之情也。自毛傳鄭箋以逮陸元恪之疏、孔冲遠之正義，旁及郭景純、邢叔明、陸農師之書，多能推闡物理，名義曲證，旁通，說毛詩名物者，洵不可概見矣。然如大毛公者，可謂矜慎之至，降及鄭氏，其與毛公異同，已不能無失。如邶風鴈雁二物之辨，商頌元鳥遺卵之說，均不免參差。徵慶是書薈萃先儒之說，擇善而從，以為薦藉之憑、梯航之助也。

詩說一卷 鈔本

清汪宗沂撰。宗沂既為五聲音韻論，更推其學以說詩大旨，謂古詩之音均可譜，非考古字循古音，末由使學徒諷習，因審辨音讀，以詩韻協樂律。

毛詩義疏辨四卷 家刻本

清羅厚焜撰、厚焜字甄甫、號彼山、宿松人、光緒壬午舉於鄉、淪貫群經、而以毛詩名家、此書自其肄業國子南學時、已屬草、通籍後、乃足成之、考據精博、時取爾雅、說文、釋文、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山海經、太平御覽、廣記之屬、以匡正孔疏正義之誠、未是者、本本元元、足資多識、祭酒宗室盛昱、推見推重焉、許為戴東原毛鄭詩考正之儔、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詩經古義一卷 鈔本

清余錫庚撰、錫庚來安人、光緒間廩貢生、以朱子詩經集傳、風行海內、其注鄭衛國風、不根古義、改為淫奔、乃廣蒐韓魯毛三家舊說、改正之、凡十餘章、又改正朱注誤解四十餘章、如周南兔罝章、根據墨子為散宜生閎夭之詩、陳風月出章、舒為夏徵舒之名、皆考證精確、發前人所未發、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毛鄭詩譜疏證不分卷 家刻本

清馬徵慶撰。譜之為學，旁行斜上，執簡可以禦紛，鄭君詩譜自謂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良可寶貴，惟持以尚論時有鑿枘方圓之乖，且有可通蓋闕之慎，徵慶因為疏通證明，以為詩學之梯航云。

詩經七聲四音譜四卷 家刻本

清馬徵慶撰。徵慶精於音學，是編以詩經乃用以入樂，因為七聲四音以譜之。七聲者，工凡笑一溢四上五六路也。四音者，正宮為一音，與工凡合正徵齊變徵止為一音，與一四合商為一音，與上合霸材寸角路為一音，與五六合正宮變宮通正徵變徵通霸角通，惟商為獨。徵慶謂古無平上去，偏部之音亦無入聲，凡入聲多讀作去聲，每章字句多旁注以七聲於字之形聲，尤多考證，書已刊行。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毛詩釋疑一卷 鈔本

清羅厚焜撰。與詩義疏相輔而行，前主辨義疏之義，此直因齊魯韓三家師說久微，間有雜出伏見諸故籍中者，如班固所云，或取春秋，採雜說，咸非其本義，若韓詩外傳之類，皆廣蒐而彙輯之，傳以辨證，主釋毛詩，疑難二書，蓋皆注疏功臣也。具有鈔本待刊。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逸詩類錄不分卷 鈔本

清王炯爻輯。炯爻字燮陽，舒城人，歲貢生。是編為所著枚南類稿之一種，尚未刊行。所錄自經傳而外，如國語、國策、史記、漢書、說文、晉書以及周秦諸子、漢魏六朝而下諸家撰述，凡所徵引之涉於詩者，概采輯之。或有為昔人已著為逸詩者，皆詳注之。具搜討之富，考證之精，為不易及矣。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太谷集一卷 家刻本

清周穀撰、太谷之道、在易、其旁通術數、類皆易之支流餘系、太谷論易之說、不概見、而仰瑜一泉之序太谷集者、其旨可得而窺也、（太谷初師揚州韓子俞仰瑜南昌陳少華一泉、一泉宗釋氏之教、而仰瑜治老氏之學也、其後穀自入山修道、道成、而仰瑜一泉更集所學北面奉穀為師）一泉之言曰、我太谷生羲文數千載後、發言釋義、皆生民罕見之言也、言易則曰乾一陽氣也、坤一陰氣也、屯二氣交於下也、蒙二氣凝於上也、需訟者運寒暑也、師比者建戲國而分井邑也、言性則曰天之賦

我曰命、父母賦我曰身、合得曰性、釋格物則曰格、格諸視聽言動之物也、夫視繫乎目、目外物也、目繫於肝、肝內物也、肝繫於心、心繫於背、易曰、艮其背、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故視思明、明足以致知、聽思聰、聰亦足以致知、致知而後格、弗格則易為怠慢耳、言如也、動亦如也、釋放心則曰人之始生也、知視動、而視動之心已放矣、知言聽、而言聽之心已放矣、欲求其放者、必得非禮勿視、動非禮勿言聽、言近乎聽、言訒則不聞、視近乎動、動无妄則不睹、既後已放之心、可復

其初也、若斯言也、皆大有功於聖學、發前人所未發者也、仰瑜之言曰、讀太谷之乾、乃知大赤之氣、外包運日星而不墜、曰天、讀太谷之坤、乃知深黑之氣、內孕載山海而不洩、曰地、讀太谷之屯、知坎中之陽、乃太赤之氣、下凝而為山陵原隰、旁四斷而涵萬川、下震一陽為純赤、一陰為純黑、赤黑相陶、升而雲、降而雨、天地之化育自茲始焉、先生雖述羲文周孔之義、而闡物成物、其功不亞於作者矣、

汪仁峯學案一卷 鈔本

清余龍光撰。龍光字甑山，婺源人。道光乙未舉人，歷仕江蘇婁崑山青浦等縣知縣。其祖父元遴為汪紱弟子，以理學稱。龍光早歲讀王陽明書，後乃溯源家學，潛心程朱之書，以居敬窮理力行為宗旨。著是書。汪仁峯者，明儒休甯汪循，嘗著存正學辨者也。

吳康齋學案一卷 鈔本

清余龍光撰。吳康齋者，明儒吳與弼，江西崇仁人也。康齋承洛閩之學，而實踐之，非其義一介不取，隱居教授，不求聞達，一再傳而敬齋、白沙、陽明、甘泉之徒起，頗揚師説，追尊所自，而康齋遂為一代儒林弁冕。龍光為編學案，以傳其學，可謂能嗣其餘韻矣。

守拙軒日錄一卷 抄本

清余鳳書撰。鳳書號雲石，婺源人，道光戊申歲貢，就職訓導。家貧力學，篤於倫理，講學數十年。來學者以小學近思錄端其趨向，六經子史植其根柢，於宋元後學術異同多所辨證，凡詆毀程朱者，必加痛斥，爲學以躬行實踐、改過勿欺爲本，門下士多以學行政績著。晚年遭長子銓桂殉難之變，猶手一編不釋也。

困學齋文存不分卷 家刻本

清張承華撰。承華字辯卿，號蓉溪，桐城人。夙承庭訓，邃於性理諸書。自道光丁未即主講許昌，多所造就。所造就所著困學齋文存，有經說雜著兩種，翁辛百家優遊饜飫，本所心得筆之於書，掃除一切習見語，不必强同於古，亦非立異於今，理皆平實，事皆切近。其經說尤有發前人所未發者，可謂深造於性道之學者矣。是書自序以外，有同治間葉坤厚、裔松年、方呂輸、光緒間姚思賢等序。

遜敏錄四卷 同治四年刊本

清蘇惇元撰。惇元字厚子，桐城人，國子監生。道光庚戌舉孝廉方正，不就。少孤貧廢學，年二十後始工書斷，爲詩古文，爲方東樹門人。三十後乃宗法宋儒。自周程以來，儒者書無不博覽窮搜，而究其是非異同也。乾嘉間海內學者以博綜爲能，號曰漢學。惇元獨好朱子學，名其堂曰儀宋。是書乃其從劄記中錄出，嘗命方宗誠爲之校訂，斥旁蹊，明正軌，平近易知，切實易行，洵足爲學者法程。宗誠序之，謂讀其書不特可見先生學識之正，持守之堅，而數十年師友講論切磋之益，聚散存亡之感，與夫世道治亂盛衰之所以然者，皆不禁感觸而隱痛於心焉。同治七年，伯嗣强甫爲之刊行。

毋不敬齋全書三十一卷 家刊本

清方潛撰。潛字魯生，本名士超，桐城人。其學由程朱而陸王，由陸王而老佛，由老佛而孔孟，匯孔孟老佛程朱陸王而爲一。憂患之中演繹成書，以爲俟諸百世庶幾無疑，而惟性即理也四字未能釋然於心，質諸霍山吳竹如，反復辨難，乃忽變其初之所見，是名其齋曰毋不敬，所以示別於靜寂之學也。全書次第首彙與吳竹如辨論書爲一集，曰辨心性書。次存舊說而辨別之爲一集，曰心述。次存近所自得爲一集曰述餘。次彙文詞爲一集，曰顧庸集。次彙詩詞爲一集，其自述凡例，謂是書以辨心性書爲律，心述爲彙，性述爲斷，述餘以次雜證之而已。書已著錄集部，以其於學術有關，因互見之。

包軒遺編三卷 家刻本

清張泰來撰。其友方潛於其歿也，爲輯其遺書成三卷。泰來字瑞階，號包軒，又號鐵山，桐城人。天性篤孝，痛母倪苦節，奮志舉業，十七歲入邑庠，而遂得嘔血疾。後乃與方潛相策以深思實踐，識高而志卓，知聖人必可企而至也。然每自恨體弱，歎其失時，年甫三十即歿。是編乃其讀書有得雜記之言。其中原人篇謂由其初而觀之，人與天爲徒；由其後而觀之，人與物爲役。虛實說謂世間萬事倏忽變滅，都無足恃，惟此性命之真確有可據，故惟聖賢能虛衆人之所實，衆人之所虛，皆聞道而有領悟者也。餘如生箴、寢箴、言箴、笑箴、衣箴、食箴、書箴、交箴、心箴，語至精粹，亦皆足資警世。

小學近思錄類解不分卷 鈔本

清王廷燮撰。廷燮字烈光，號春臺，婺源人，邑庠生。咸豐初，舉李康方正，砥行礪節。汪文端公視學浙江，延燮分校人，不可干以私。以親老不遠遊，主講福山書院，講明心性之學，遊其門者，氣質爲之一變。爲文渾穆高古，真氣洋溢，胥從至性中流出

拙修集十卷 涂氏刻本

清吳廷棟撰。廷棟字彥甫，一字竹如，霍山人。端重渾厚，聰明內涵。偶得近思錄讀而好之。道光乙酉以選拔貢大學。官至刑部右侍郎。致仕歸寓金陵。學務實踐，不為空言。篤守孔子下學上達之序，程朱居敬窮理之訓。生平進退取與，必嚴義利之介。論學與倭文端公為最契。不事著述。退居金陵時，文端屬校理學宗傳辨正八卷。桐城方宗誠輯公讀書札記及與人論學書為十卷，曰拙修集。所言皆理氣心性之辨，格致存養之功。六安涂宗瀛為刊行之。

拙修集續編答問一卷 家刻本

清吳廷棟撰，楊德亨輯。德亨字仲乾，石埭人。廷棟生平不主講學名，惟務窮理精義，躬行心得。遇友朋後進質疑問難，則必功偲明辨，不少和同。德亨初為李二曲之學，年六十餘，見廷棟，乃折節讀程朱書。廷棟嘗與方宗誠書，稱其篤行好學，省察嚴，從義勇，專心讀近思錄，再三玩味，始記所疑，俾予反覆論辨，以暢其旨。是編乃錄其答問語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讀陽明批語不分卷 家刻本

清楊德亨撰。德亨字及里居見前。自壯歲窮經後，乃宗二曲反身之學，讀書務求實踐，時以成己成物為心。當太平軍據徽池間，攜家流離江右，顛沛造次，無一日廢學。是書於陽明之說，取其是，析其非，雖精深謹嚴不及整菴、楊園、清獻諸大儒，而和平中正，不為一切和同之言，亦不為深文過當之論，則真君子之用心也。有同治四年方宗誠序。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黄嶽生明經遺集不分卷 方氏刻本

清黄嶽生撰。嶽生，六安人，事蹟未詳。是書有光緒乙酉方宗誠序，略云：嶽生秉性篤厚，學尚躬行，居鄉里宗族，敦周禮之六德六行，倫紀之間，肫然惻然，委曲周至，必求無憾。今觀其遺文二卷，以善自淑，即以善淑人，居窮處禮，抱獨善之操，懷兼善之量，化行一家，漸及於閭里州邑，若明經者，其亦可謂躬行善之君子歟。集中記事記人，詳贍曲盡，而一片愛人利物濟世之心，委蛇肫摯，成人之美，樂道人之善，誠可師法，惟質勝於文，未能深澤於古。其子禮耕屬宗誠為刪節存之。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象山集節要六卷 家刻本

清方宗誠輯。宗誠以象山之學，與朱子牴牾，為後世詬病，然平心論之，要有不可沒者在。蓋其篤實親切，正大精微之論，卓絕艱苦之行，實足與紫陽並駕而齊驅，不可以其開禪學之門而絕之。同治五年，自武昌歸安慶，因取陸子集為節要一編，首年譜，次講義，次奏劄，次語錄，次書，次雜志，分為六卷，存其醇而去其疵，以為學陸子者之準則焉。

人譜補正不分卷 家刻本

清方宗誠撰。自序略云：治亂之機，由人心生焉。人心之邪正，係乎學術之明晦。學術明，然後人知求全其本心；不失，然後性情醇；性情醇，然後廉恥立；廉恥立，然後氣節盛，而經濟猷為亦莫不由是而著。由是處則為良士，出則為良臣，以為子則孝，以為臣則忠，以處乎世，則可以制治保邦，弭患於無形；以處厄難，則可以經綸大經，臨大節而不亂焉。生復寡有志於學，一日偶取劉念臺先生人譜示之，因其原書多語弊，為之補正焉。嗟乎！生苟由此求之，為人之大本得矣。觀宗誠自序所云云，後之閱是書者，當思無愧於人之名，而有以踐乎人之實也。

斯文正脈不分卷 家刻本

清方宗誠輯自序略云道之顯者謂之文孔子所云斯文在茲者蓋即指斯道而言也斯道也孟子後蓋絕之千有餘年直至周子程子出而後其統始續朱子益擴而大之宋明以來大儒輩行而明之於是聖人所示道體之精微學問之旨要然後復明於世而有當於人人之本心豈非孔子所謂斯文在茲者乎因取周子以來大儒之文次為一編朝研而夕究之發其旨趣以會其歸名之曰斯文正脈既以自勵即以示學徒云

叩鈍璅語十二卷 鈔本

清姚昌濬撰昌濬字孟成號慕庭晚號幸餘桐城人堂子生平清介自將宅心仁厚因亂從事戎幕為曾文正公所知及官江西又受知於沈文肅劉忠誠二公皆稱為循吏而昌濬第行其心之所安初不以大吏之抑揚為愠喜也是編為昌濬日記起同治壬戌訖光緒庚子凡三十九年讀書所得與夫省身接物記事訓子之言皆略具焉仲子永樸隨侍竹山官舍彙鈔之分十二類見蜕私軒文集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顏學辨八卷 家刻本

清程朝儀撰。朝儀字仲威，號抑齋，黟縣人。諸生。六安賡颺書院山長。宣統元年任安徽崇古學堂監督。是書以清初博野顏元著書創說，標舉六藝，激於世變，往往歸獄考亭。其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每能錮惑後人。而同治間德清戴望又輯顏氏學記以張之，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因取元之著述及後人所為年譜、學記，一一辯而闢之，加以論斷，蓋有衛道之意云。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抑齋寱語不分卷 鈔本

清程朝儀撰。朝儀教學語，子希濂與同學諸子輯錄。自序有云：予性耽孤陋，素寡交遊，課授之餘，寂然瞑坐，意有所觸，仍不得已於言，第旋言之而旋忘之。兒子希濂與同學諸子輒退而有記焉。積久卷成，予見而歎然曰：二三子之嗜學也。許氏之言曰：寱，瞑言也。通俗文曰：夢語謂之寱。予之言得於瞑坐之時多，則夢語耳，而侍記乎夢語，識不足存。姑留之，以示子孫，庶幾呼寱者而使之覺乎。因即以寱語名之。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思辨錄質疑一卷　鈔本

清程朝儀撰。是編自序有云，吴竹如侍郎拙修集中，有思辨錄存疑一卷，所訂皆性命之精。朝儀質魯學疏，不能識大而識小，今夏讀桴亭是錄，於吴氏存疑外，意有未慊，竊識簡端，積若干條，錄為一卷。非敢擬前修而質先儒，千慮之得，冀折衷一是云爾。

論孟雜說辨　鈔本

清程朝儀撰。朝儀成是書，年七十七歲矣。其年譜有云，當今之世，羣豕爭鳴，凡著書立說者，多喜標新領異，以推倒前人之注解為能事。先生恐人心不古，世道漸微，於是依據集注，兼採儒先諸說而條辨之。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講學錄一卷 馬氏刻本

清張傳誥撰、傳誥字知生、桐城人、久客蜀隴關中、與甘肅古浪人龍德字中亭者相善、老而歸、友馬其昶、嘗約其昶遊浮渡、宿華嚴寺、五日共榻卧、為述其學之得力於龍君者、於是其昶始知龍君、適龍君慕桐城浮渡之勝、亦絜妻子來、乃約其昶再遊浮渡、見龍君未幾、傳誥病、不果往、龍君亦病、先後三日死、貧不克葬、其昶與知君者賻錢為合葬於挂車山草糞窪之巔、并為文表其墓、謂二君者之生不并域、間數千里、變通同氣、及卒猶夙期而偕征也、二君之學、皆主於清虛寥寂、却萬感無以世事自攖、謂老佛之歸趣則一、不得有所奴主、深以學之不明、人之迷失其本心、顛倒誖惑為憂、是書有淹上答問、有講義、有會語、有論學書、融會儒釋、皆至精粹、其殆讀楞嚴而明真心見真性者乎、具此超凡之知見、則心能轉物、而不隨物轉、吾皖近年自楊仁山居士而外、罕見其匹也、灊陽馬紹英深知其學而篤好之、並其所著抉私錄校印、而公諸世、并附跋語、以志景仰之忱焉、

抉私錄一卷 馬氏刻本

清張傳誥撰、所言抉私、皆從根本上抒論、嘗謂鑑空衡平、惟無私心、故無欲、然後心心相印、不然、心且非心、直是念念生滅、滅而生來之妄想、而猶貿貿然曰、心本無私、是猶鏡既有翳、安望其照之徹、戥既無星、安望其稱之準乎、真名言也、是編有民國壬子灊陽馬紹英序、略謂桐城張知生先生、闡明聖學、鞭辟近裏、口講筆述、勒為成書、其於良知識知之辨、真性習性之分、極能剖析毫芒、闡引釋理、以發明之、要未可以言詮泥也、世變日開、既不能起董韓諸賢於百世之上、維持世道為人心之大防、又不獲親宋明諸儒、上承孔孟心傳、緜絕學於不墜、獨幸私淑諸人、得聞先生學詣、當今之世、使人人皆如先生之反身律己、息妄全真、擴其大公無我之心、以躋夫道德優勝之域、則大同之治可期也、然則傳誥是書、關係之大可知矣、

黄立菴遺著二卷 鈔本

清黄敦禮撰敦禮字肆仁號立菴黟縣人邑庠生程徵士朝儀倡程朱之學於里中敦禮篤信而從之遊徵士之門多能文鴻傑之士每廣坐問辨敦禮端默無一言及退皆一一謹記之又能以己意發揮師說徵士雅重之年甫四十溘然遽逝遺著二卷首抑近錄次抑抑齋記聞抑抑齋記聞者所以别於同門友胡敬菴之抑齋記聞也抑齋為朝儀號朝儀晚年慕德孟光亟顏其齋曰抑抑敦禮多抑抑齋記聞本此由其受業程希濂為之輯錄其子高第高梁校而刊之黟自抑齋徵君得元和朱豐芑博士經學之傳以教授鄉里從遊之士不下數十百人如立菴與朱君少坡胡君敬菴皆其高第弟子也

皖學編十六卷 宣統元年刊本

清徐定文輯子復謙重刊定文字質夫石埭人是編倣湯文定公關學編湯文正公洛學編魏蓮陸先生北學編例專取本省先賢先儒編輯小傳凡錄一百六十二人附見者一百四十人而以先賢閔子先儒朱韋齋先生先賢朱子居首專為論學而作蓋謂學術明而事功文章由此出若徒有事功文章而未講理學不敢泛入諸儒有勳績隆重著作繁富者亦不能備載以自有史傳文集可供博考也理學雖以朱子為宗而陸王學派有持躬篤實立論精純者亦一一編列以化門戶之見自有此編而我皖學術之變遷可得其概略矣初板刻未竟燬於拳匪之變書其次子復謙攜得是書草稿以出塗乙添注斜上旁行鈎勒至不可辨讀爰廣購史志及本省先儒家傳互相訂正篝燈手錄凡五閱月而書始完因付印以公同好其書為宣統元年春明萬卷樓刊本有李文敏洪良品序及自序

潛莊叢著不分卷 鈔本

清葛懷民撰。懷民字曼生，別號潛莊，懷甯人。光緒乙酉拔貢。喜誦莊老書，妙達玄理。又喜讀參同契及抱樸子諸書，心知其意，遂一心從事於性命之學。閉關習靜，雖親友莫能見其面。五年之久，精氣神翕聚爲一，性光時時發見，觀書兩目炯炯如日月，微心妙義豁然貫通。前時研究者，多儒先之書，如周易及邵子皇極經世之類。至是更博觀佛典，凡天台三論般若達摩諸宗，靡不融貫，而尤盡心力於華嚴，意領神會，於是無時無處不見有華嚴之旨趣。靜修既久，舊疾盡蠲，夙病短視，至此如失。民國十五年卒。先生道高而學邃，殆儒而深於佛老，修性復命，以反其真者也。叢著凡三種：曰讀莊隨筆，曰鳴道篇，曰潛莊詩偈。其讀莊隨筆，當析出著錄道家。鳴道諸篇，皆首四字標題，繼以七言絕句詩，櫽括其旨，然後以長篇之文闡發其義蘊。書尚未成，然所以沾溉後人者，固不少矣。詩偈集古近體詩一百二十五首，中有梵修小偈廿首，指示學者道妙，反復玩索，神味尤爲無窮。

原人訂本四卷 合肥張氏刻本

清陳澹然撰。澹然字劍譚，桐城人，私淑陽明，以天地生民爲己任。清末曾舉碩學通儒。原人一書，爲其憂患之作。其自序有云：自甲午而後，泰西哲學浸入吾華。久之，民約天演諸書流行益廣，權利競爭之說深入人心。每思獨著一書，剖明曲奧，奔馳江海，不暇以以爲。丙午（光緒三十二年）春，偶至皖江，親見詩禮之家析居既定，兢兢微物，父子相夷，親屬解紛，飆舉物競，爭存爲職。久居鄉曲，聞此愕眙，深懼人心奇變，盡決倫常操守之大防，大亂不知所屆，因撰原人一書，始於是年五月，至七月乃成。中間苦思三月，寢食俱忘。既欲其深，復求其顯，平生著作，無過此書。其大旨以公理治心，公憲治國，公法治天下，而以公史公教治天下之原。捨是，乾坤或幾乎息。中庸所稱質鬼神、建天地以俟聖人，孟子所稱有王者起，必來取法，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訂本成，特發其凡，質諸萬國知言君子，而以哲俠辯公史議附焉，皆其流也。然則先生著是書之微意，從可知已。其名曰原人，何也？曰傷人之私己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忘人將以悚其心使之自反而求其安也其爲編曰上中下曰後編爲陳氏五種之一書成武昌知府望江陳樹屏印諸鄂上遼陽毓衡再印於瀋陽合肥張廣建復取是書刻之南昌

蔚雲新語不分卷 合肥張氏刻本

清陳濬然撰蔚雲其軒名也書序有云武韜濬然著書三百卷原人比於孟子忠略比於史遣論治比於賈生談兵比於諸葛即終身不遇固已足垂天下而無憾矣今乃獨纂新語而序述之津津焉尊仙佛重鬼神悍然闢韓朱以犯天下何也則應之曰自開闢以來中國人類之繁所以獨雄天壤者孔教重倫紀敬鬼神人心肅然莫之敢恣而務爲相生相養故也蓋鬼神之力實隱御死生禍福之大權使人莫窺其

涯際敬之篤則人心日懷恐懼不敢自即於慆淫自韓子斥仙佛爲不經朱子注中庸鬼神之爲德謂鬼神爲二氣之良能不敢一言情狀論說一偏禍輒中於人心而不覺降及今茲新學之徒遂益斥鬼神爲虛誕人心至此則凡奸淫劫奪爭殺橫行又烏足怪將欲挽回世道警惕人心非尊仙佛敬鬼神其道無由此則蔚雲新語之所以作也果報既彰殺機斯弭其著書之微意歟

物詮八卷 家刻本

清汪紱撰。是編自序略云，物外無道，道外無物，是以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聞書洗心退藏，窮深深研幾，覺天地間無物無偶，若程伯子手舞足蹈，乃敢大觀天地，覃及動植，樂其一致百慮同歸殊塗，偶錄所得，集成此編。本高祖清簡公中詮之名，（按紱之高祖明戶部尚書汪應蛟諡清簡，著有中詮一書。）命曰物詮。天地萬物賾不可窮，乃觀其源焉。天地萬物於是乎在。其舅氏江廷鐸亦為序之略云，余甥燦人天資卓越，迥出尋常萬萬。流離瑣尾，遨遊四方，乃於諸生考德問業之餘，慨然有悟於天地萬物生成之理，日月星辰出沒之方，飛潛動植化育之由，六合九州生產之異，五行生尅制化吉凶消長之故，五聲六律八音正變節奏之道，以及象數方名胎息孕育之源，莫不具備。

古事圖考不分卷 刻本

清富汝桂撰。汝桂字月廬，阜陽人，生■清中葉，讀書希古，輒於瀏覽經史之暇，考察各處河道，並將律呂星象王制及春秋地勢歷代泉考一一究索，繪圖列說，俾考古者易於互證，可謂篤於考訂之學者矣。入民國後，其後嗣誠齋等保存遺著，為之捐貲付梓，以廣流傳。有民國二年姪元孫元義序。

讀經隨筆不分卷 家刊本

清胡匡軾撰。匡軾字君衡，績溪人，邑庠生。年十六，居父母喪，哀毀盡禮。弟匡轍僅七歲，撫之成立。食則同席，寢則同牀，飲食起居，時存愛護。性喜靜，手一編，書罕與外事，孜孜然致力於漢學。凡遇印證之處，及參考羣書而別有會心者，輒錄之。是書見績溪金紫胡氏宗譜本傳。傳爲乾隆五十一年同邑馮光晨所撰，

讀書偶筆續筆三筆 各五卷 抄本

清董桂新撰。桂新字茂文，號柳江，婺源人。以父朝勲績學齋志早卒，思紹而先之，與兄桂敷、弟桂科，讀書山中，以窮經相啓迪，自十三經注疏旁及諸子百家之書，秦漢以來儒先之說，周覽參稽，晝夜疾病寒暑無少間。成嘉慶壬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充詞林典故館協纂官。是書深爲大興朱文正公、富陽董相國所賞，稱爲通經博雅。卒年僅三十二，惜未竟所學

經義聞斯錄不分卷鈔本

清胡東皮撰。東皮字伯敬，號春喬，績溪人。嘉慶己未進士，歷官甘肅丹噶爾同知。稟承家教，學問淵深，與匡衷、培翬齊名，號曰三胡，著作甚富，多入經部。是編有胡培翬識語云：此書雜考諸經，分條記之，其曰聞斯者，著其本於庭訓也。

寸陰叢錄四卷家刻本

清姚瑩撰。瑩晚年有西藏查案之行，既蕆事，川中大吏檄補順慶府之蓬州，既抵官，以事簡，公餘輒讀書經史百家，偶有所得，隨筆記之。是編蓋瑩晚年之作也。其體例與識小錄大略相似。

椎經齋劄記一卷 鈔本

清孫起峘撰。起峘字孚如，號炭之，桐城人。嘉慶辛未進士，官蘇州府教授。是書於六經傳注百家撰述，皆有所論辨。歙縣淩次仲序之，謂方諸王弇州之藝苑卮言、楊升菴之丹鉛總錄，其精粗深淺之判，蓋有不可同日語云。

新義錄一百卷 家刻本

清孫璧文撰。璧文字玉塘，太平縣人。同治六年舉於鄉。博聞強識，善鑑別，善考證，於地理校勘目錄之學夙有專長。是編乃其校讎書院藏書時，隨手採輯，類別門分，以便學者作有系統之研究，久之作成一百卷。考古錄即其結晶也。昔顧亭林著日知錄，謂古人先我有者，則遂削之，有不合者，時復改之。璧文自跋則云惟恐其說之不出古人，蓋其學有本原，融會貫通，每遇一事，必詳具顛末，加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鐵嶺楊子通序，稱其雖間傷煩瑣，而於疏解疑滯，折衷至當云。

牖景錄六卷 家刻本

清徐璈撰。璈字六驤，桐城人。以名進士得部曹，改官大令。屢仕繁劇，公暇輒手一編以自娛。所著詩經廣詁、河防類兩書已著錄。是書乃就所瀏覽經史諸子百家之書，隨時加以考訂，本其所心得者而條錄之。零珠碎錦，均足沾溉後學。書名蓋襲明徐三重之舊，取北人讀書如顯處視月，南人讀書如牖中窺日意。

小雲經說 不分卷 鈔本

清胡培受撰。兄培系輯。培受字子雲，績溪人。是編有培系識語，略云：仲弟小雲幼受經於先君，十三經讀畢，先君授以江氏鄉黨圖考，遂知治經之塗徑。弱冠後，偕余讀書紫陽山，治說文爾雅，時有心得。於毛詩字借聲轉之理，俱能觸類引申。於易通鄭氏、荀氏、虞氏諸家之義。生平不著書，偶有所得，隨手散佚。茲就余篋所藏者錄之，用見梗概。

釋人疏證一卷 抄本

清胡澍撰。澍字荄甫，一字甘伯，號石生，咸豐己未舉人，官戶部山西司郎中，精於小學。是編有胡培系識語云，孫淵如先生集中有釋人一編，君博稽古訓，為之疏通證明，嘉定朱右曾見而稱之。

使足編不分卷 家刻本

清章謙存撰。謙存字犀台，原名天育，銅陵乾嘉間人，以明經選授寶山教官，所著有強恕齋四賸：一經賸，二文賸，三詩賸，四筆賸。此編為其文賸中之一種，原名備荒通論，賀耦耕方伯嘗采入經世文編中，仍原名也。茲刻略有刪潤，大意謂天下之本在農，農民困則天下困，天下之困解而止，而農民口食之困有定數，田畝工作之困無定數，但解口食之困而不可止，以故天下即不困，而農常困，不獨凶年困，樂歲亦困，

語云三年可使足民，孟子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然則耕三餘一，耕九餘三者，非農自餘也，聖人使之然耳。何以使之？亦曰補助行而民無稱貸之累，糴糶行而民沾補助之實，積蓄備而民賴糴糶之資，如是而已。農民工作之田，睄一畝之田不能有費，籽種有費，常年有費，顧募有費，所費有費，牛力有費，約而計之，率需錢十上，農耕田二十畝，則口食之外耗於田者二十千矣。其通論一，採周禮經文之顯見者，列之略為疏解，以為通經致用之助。通論二，由管子而下，其有關於倉法者六事，參考而詳論之，為宰治者鑒焉。通論三，則謂託諸

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一介之士、存心愛物、必有所濟、故所紀皆閭時政、附論一首、解杜甫詩耗稻兩字、謂耗稻乃散稻、尤見特識、方今中國農村困敝極矣、循覽斯編、深歎我國富民良策多埋沒於斷簡殘編中、有志經世者盍起而講求之、

聚斂箴言不分卷 家刻本

清夏炘撰、炘有述朱質疑已著錄、是書自序略謂頃於書肆中見鈔幣芻言一本、乃吳中王亮生鎏所著、不覺喟然嘆曰、是桑宏羊孔僅之所未及籌、而又必佐以張湯郅都之酷法、而後可以行者、不意經生而為此論、其流毒何可言哉、萬一以後民生日繁、國用不足、計臣急於持籌、竟以此書為口實、則亂天下者、必是書也、余不勝杞憂、作聚斂箴言以救之、後之為民慈母者、其尚有取於斯言、按此書與鹽鐵論命意略同、末世民不聊生、禍害並至、多由苛役暴斂所致、長民者盍取是書讀之、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病榻罪言不分卷 鈔本

清方東樹撰。東樹有漢學商兌等書，已著錄。年譜載先生年七十一歲作病榻罪言，即道光二十二年也。先是道光十八年，客粵時，大臣請嚴禁洋煙，下督撫議。東樹著匡民正俗對，陳所以禁之之道，勸制軍鄧公覆奏不從。英領事義律桀驁不受約，居省城。東樹勸制軍陳兵斬之，制軍慮啓釁，謝不敏，然終反覆生變者，義律也。及是英人犯順，東南數省皆被禍，大帥多退避。東樹時時痛心切齒，因作此書，極論制英之策。遣人上之浙江軍門，惜方議撫，不能用。

草茅一得不分卷 家刻本

清戴鈞衡撰。鈞衡字存莊，號蓉洲，桐城人。少有異才，思以詩文名世，壯歲遊方植之之門，乃奮志為通經致用之學。道光己酉舉於鄉。咸豐之亂，桐城失陷，請兵收復。嘗著草茅一得，上之當道。謂今日之事，最要四端：一嚴軍令，一求將才，一明賞罰，一籌大局。軍令不嚴，高官厚賞不能得其死力；將才不求，大帥一人不能衛鋒肆應；賞罰不明，雖有軍令將才，人心不可得而固；大局不籌，雖有目前克捷，賊勢不可得而滅。又論嚴法令、明教化、勵氣節、改科舉、破資格、久任使、肅軍政、省例案、節財用、禁奢侈，皆按切時務，反覆至數萬言。

選舉私議不分卷　鈔本

清蘇惇元撰。惇元書慨天下政事之美敝，風俗之醇澆，士習之浮實，皆由於學術之邪正。學術正則能陶成人才，取德行之士以仕官為政，則教化端而風俗醇。風俗醇，則國治天下平矣。後世法敝，棄本取末，不察其德行而考其文藝，又為無用之空言，故弊不可勝述。

學治體行錄不分卷　家刻本

清王鳳生撰。鳳生字振軒，婺源人。少時聞知不足齋叢書見蕭山汪龍莊佐治藥言、學治臆說，心竊慕之。迨嘉慶十年，以通判需次浙江。又二年，奉大府檄修蕭山之西江塘，始獲交龍莊子蘇潭吏部。蘇潭復出家刻是編見示，藏諸篋中，時以自勵。比年歷權玉權玉環平湖蘭溪等篆，試以所言徵諸行事，益如布帛菽粟之不可離。惟時異勢遷，或其說偶有未備，竊為推類以盡其餘。又以宦浙久，涉歷益多，癸未夏，有龍游勘案之役，因就蓬窗記憶，即向所採之緒論，身體力行者，參以己見，並附益之，名曰學治體行錄。有道光癸未桐城馬伯樂序，及鳳生自序。

邵氏危言不分卷 鈔本

清邵作舟撰。作舟字班卿，績溪人。廩貢生，植行端粹，進學湖深。客津門久，參北洋大臣戎幕，籌筆多暇。撫覽時局，著為私議，名曰危言。是編首冠總論，次列三綱，曰用人，曰學校，曰理財。凡為書二十五篇，立旨端平，謀畫邃密，古今治術，條貫畢陳，可以樹基，可以馭變。其總論內綱紀篇有曰：道光咸豐以來，中國再敗於泰西，使節四出，交聘於外，士大夫之好時務者，觀其號令約束之明，百工雜藝之巧，水陸武備之精，貿易轉輸之盛，反顧赧然，自以為貧且弱也。於是西學大興，人人言其書，習其法，欲用以變俗，至以為中國綱紀法度，一皆未善，不可復用。此謬說也。用夷變夏之機，固將萌於此矣。日本其前事已夫。善為國者，必審乎吾之綱紀法度，其於政教得失，何若講之明，操之熟，雖舉隆古之所創，異族之所長，參而用之，紛紜百端，而吾綱紀法度，所以出治立教之意，終無少變，而後可以為治也。中國者，神靈之域，而聲明文物所從出者也。吾帝三王以來，四五千歲，聖賢英智之徒繼起，而畢出相與創政立教，講述損益，窮乎天人之奧，而極於性命之微，一事一理，至明且備。然則今日之綱紀法度，固積四五千歲之智而後有此，所不逮乎泰西者，獨器數工藝耳。奈何驚其末而遽自忘其本乎。是書為光緒十年以後所作，其言如此，至今日而大驗矣。

政綱目十四篇 鈔本

清邵作舟撰、是書約政綱爲十有二、曰定心志、敦德量、好學問、勤政事、任賢能、遠嬖倖、崇教化、正紀綱、重本業、講武備、一號令、明賞罰、由綱分目、定心志之目四、天說業尚簡靜、清嗜慾、平血氣、敦德量之目八、親骨肉、禮藩封、敬臣工、子庶民、柔遠人、保勲戚、寬過失、恕狂愚、好學問之目六、窮經籍、通書史、練掌故、尊師儒、納諫爭、廣延納、勤政事之目六、勵宵旰、覽奏對、精廟謨、奮剛斷、親典禮、謹細微、任賢能之目六、廣登進、覈言行、辨材器、專委任、嚴考課、明黜陟、遠嬖倖之目四、正宮庭、抑婦寺、懲佞諛、斥方術、崇教化之目六、端表率、興禮樂、整學校、黜異端、申教條、培風俗、正紀綱之目六、奎法度、頒爵祿、明職守、詳品式、謹出納、清版籍、重本業之目六、盡地利、通商賈、飭工作、薄稅斂、均徭役、急荒災、講武備之目八、申節制、精器械、裕屯餉、蕃畜牧、考形勢、恢方略、鎮蠻夷、治盜賊、一號令之目四、專政本、昭誠信、簡詔命、嚴沮格、明賞罰之目六、敘功伐、抑僥倖、平律令、肅典刑、用恩威、慎喜怒、書凡十

有四篇、可與其所著危言參觀、稿藏於家未刊行、

人道綱目不分卷 鈔本

清邵作舟撰。是書倣明濬大學衍義補體例，而體用完備，規模宏遠，條理縝密，尤為過之。綱目既張，而四部充棟之書，皆我注脚矣。洵經世大文也。原意綱目定後，乃援引古今中外典籍以實之，全書脫稿定成鉅觀，惜僅成綱目一編，而設是編總綱二：曰修己，曰治人。修己之綱二：曰正心，曰修身。正心之綱三：曰仁、曰智、曰勇。修身之綱三：曰持躬、曰盡倫、曰任事。治人之綱二：曰知人、曰安民。知人之綱二：曰任賢能、謹親暱。安民之綱四：曰正紀綱、曰厚民生、曰教宗化、曰講武備。各綱之中，皆有細目，細目之中，又分綱目。觀其全則至遠至大，觀其分則至纖至悉也。書僅有抄本，未刊行。按是書成於晚清，所列條目多切中時弊，今中國果本此為治，則國本已固，何至為風雨所飄搖也。

救時要策萬言書二卷 自印本

清吳廣霈撰。廣霈字瀚濤，別號劍華道人，涇縣人。光緒朝舉人，曾為出使大臣隨員。乙未之秋，中東戰局既平，發憤慷慨，閉戶著萬言書，擬遠追賈生，近效同甫，伏闕上言。書分六大綱：曰安內，曰馭外，曰籌財，曰經武，曰用人，曰變法。就六大綱而分晰言之，又各有條目者十。參酌古今，盱衡中外，亦經世才也。旋以阻梗，書弗果上。嗣因友人刊布，乃修定全稿，益以雜著策論，分作上下兩卷印行。

寤言二卷 鈔本

清陳澹然撰。澹然有原人等書，已著錄。是書為陳氏五種之一。述義有云：自新學行而文子革命之說作，高明之士，輒挹東西文術，號召吾華，悍然詆吾國數千年聖神建制倫常文字之大原，謂舉不足勝東西人之遺唾。嘗竊痛之。夫天地之氣機流動，至今日極矣。若謂吾國二千年流積寢軼古初，舉而正之，宜也。必舉古聖神建制，蔑然殊卓天壤者，而自絕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家少孤賤，獨嗜經世古文之術，不敢泥陳說以閉新機，尤不敢創新論以推世本。唯深見倫常心術為建言治事之根荄，競競焉屬此區區，妄冀遠祧孟氏，建一說以求協乎人心世運之自然。病夢悲愴，莫由返視聽以成吾說，大懼英年才俊惑新說以抉吾中國綱常名教之藩，因謬舉近著微言，質諸海內知言君子云。其感愴世變之深心，殆昭然若揭也。

求是編四卷 鈔本

清王裕承撰。裕承字雨人，阜陽人。幼務經世之學，由京曹改外，歷宰大姚、順甯、浪穹等縣，拒晴平寇，為時所稱。是編凡四卷，大致頗類營城碩記，惟平議學術而外，兼及於政治耳。

節韻幼儀一卷 家刻本

清汪志伊撰。志伊字稼門，桐城人。乾隆辛卯舉順天鄉試，官至工部尚書，出任閩浙總督。先是陸桴亭先生謂小兒五六歲時，語音未正，未能使讀長句，欲擇禮經中曲禮少儀參以近禮，斟酌古今可通行者，編成一書，或三字，或五字，節為韻語，務令易曉，名曰節韻幼儀，俾之即讀即教，知行並進，於造就人材之法更為容易。顧陸氏有此論而未及成書，汪氏遂師其意，精心編錄凡四十條，即以節韻幼儀名其書。

居跂邇言二卷 鈔本

清汪濬源撰。是書分上下二卷，亦筆記之類。語多警切，足資勸戒。所論人之幼時知識未開，嗜欲未啓，心思耳目，隨教而移，自其入學之初，當導以格言正論，使之浸灌於義理之正，消融其氣質之偏，久將習而安焉，志凝而守固。凡任教育之責者，當細玩斯言。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純正蒙求句繹不分卷 鈔本

清吳熹撰。熹字贊二，號吾廬，婺源人。歲貢。少穎異，於書無所不窺。年三十時已著有易經補註、書經補義、禮記集說、詩文集又若干卷。一日自悟以為言朱子所已言則贅，言所未言則背，遂盡焚之。常謂人心趨向端資蒙童，因取雲峯胡先生純正蒙求，倣其故實而句繹之，書未及行而歿。

釀齋訓家雜編五種五卷 家刻本

清鮑東里撰。東里，和州人。是編凡五種：一曰十三經源流口訣，二曰二十三史口訣，三曰聖門諸賢述略，均四言韻文，四曰歷代國號總括歌，五曰直省府名歌，則七言韻文也。是五種者，於經之源流、史之得失、列代之國號、直省府名歌，則七言韻文也。是五種者，於經之源流、史之得失、列代之國號、直省之郡名，歷歷言之，如指諸掌。至孔門七十二賢，雖老師宿儒有不能悉舉其名者，亦括以有韻之文，而又補其遺佚，闕其疑，似不徒為記問之學而已，敢使童蒙固無過於此者。

四言家訓二卷 鈔本

清疏幹之撰。幹之別號白雲蕩叟，桐城人。同里方宗誠序之略云：疏君幹之，篤行士也。所著四言家訓，原本程朱與羅忠節公小學韻語，若合符節，而具條分縷析，尤爲親切不膚，眞養蒙之善本也。夫天下之亂極矣，亂極則治，理之常也。然治之本必在乎正人心，治之機必在乎興人才，而所以扶翼人心培育人才者，則又在乎學術明而師道立，歸道立則善入多，而後天下乃可以長治久安。疏君是書，用意誠深切矣。

書分二卷，上卷首本小學立教之意，次本小學明倫之目，而廣之；下卷本小學敬身之目，而廣之，又推餘補要，皆小子所當知者。原版被焚，僅存抄本。

四言家範不分卷 家刻本

清疏幹之撰。家範之輯，皆引古人事實，以資則傚，所以繼家訓也。自序有云：家訓者，猶小學之嘉言；家範者，猶小學之善行耳。易大畜之言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二書欲以自畜其德，並欲與生徒共畜其德。前之家訓，非僅誦善言，此之家範，又豈徒紀故事而已哉。其惓惓於家以養正之功，至深切矣。所錄多本經傳子史，及朱子小學、近思錄、宋名臣言行錄等書。已有刊本。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養正詩歌不分卷 鈔本

清疏榦之輯。榦之既著以上各書，又輯養正詩歌，皆本小學之序，旁徵博引，使學者服習之，有以淑其性情，而徵諸實踐。凡出其門下者，舉動不苟，望而知為先生之弟子也。

養蒙彝訓一卷 家刻本

清方宗誠輯。宗誠有周子通書講義等書，已著錄。是書錄先儒論學韻語，簡明易誦，切實易行者，凡十篇，次為一卷，俾子弟童而習焉。朱子小學題詞，示學之旨要也，故著諸首。程董學則、朱子讀書法、陳北溪小學詩禮、方正學幼儀雜箴、張子東銘，皆立教明倫敬身之事，故繼之。夫明倫敬身之事至廣博也，要其操存之實，不外於非禮勿視聽言動四者而已。次程子四箴，所以明守約之旨。然其要則又一言以蔽之，曰居敬，故以朱子敬齋箴、陳畏齋夙興夜寐箴次之。念茲在茲，日夕乾乾，則天君泰然，而百體從令矣。故以范氏心箴終焉。初學既誦習此書，而又附陳確菴小學日程，以為檢身之具，務期實踐躬行，則所以養其良能，以為修己治人之本者，亦庶乎其有助也。

還古書院講義不分卷 鈔本

清施璜輯、其孫還續編。案明萬歷間、休甯縣令祝世祿、始建還古書院於休甯之萬歲山、嗣是新安多士、以還古書院為講席者歷百五十餘載、惟明季還古主會所請者、無非姚江高弟、所講者皆陽明之學、入清以後、而士風一變、咸宗紫陽、此還古書院講義皆講紫陽之學者也、是編為還古書院志之第十三卷、以其有關學術、故析出著錄之、夫振古以來、道之昌明、必賴講學、講學以開來繼往、必藉敬業樂羣之所、還古以歲時會講、扶植正學、而徽州遂以東南鄒魯著稱、今宇內皆慕乾嘉以後徽州經學之盛、而不知自宋元明以來、迄於清代雍乾之際、徽州尤以理學著稱也、

理學歸一不分卷 鈔本

清汪知默等輯、知默有本書畏書篤行錄、已著錄、清初休甯汪佑以紫陽書院為明道之壇坫、乃與知默等訂六邑同人振興其會、歲以朱子生日行釋菜禮、遵白鹿遺規、天甯誨書、嚴斥岐趨、使循正軌、知默等輯合講語、名理學歸一、以寄無錫高世泰、世泰世泰合魏裔介刁包諸人語并梓之、為紫陽通志錄云、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方齋小言一卷 鈔本

清方正瑗撰。正瑗字引除，一作遂號方齋，桐城人。中復子。康熙庚子舉人，官至陝西潼關道。是書爲諸生肄業而發。其本旨在慮人之無知，而欲使人知其所知，以至於無所不知。言鳥獸草木之情，可以知陰陽化育之理。言寂感方圓之故，可以知死生變動之權。言小而知大也。此所謂達道，此所謂真知也。

關西講堂客問一卷

清方正瑗撰。正瑗以講堂明先王之道，闡性命之理，莊言以出之，中材之士或不能領悟，於是爲寓言譬況，旁引曲喻，欲人心悟而神怡之作，爲是書。深入顯出，使人一見之而瞭然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菜羹吟一卷 鈔本

清胡繼鳳撰。繼鳳字儀生，涇縣人，歲貢生。少穎異，書過目輒成誦，性孝友，母久病，晝夜不解帶，數年弗懈，後事繼母孝不衰，友愛諸幼弟，教育成立，與弟學乾并以聖賢自期，獎誘後進，陶情山水，著是書以勉勵學者。

朱子教條一卷 鈔本

清孫喆輯。喆字二吉，宣城人。年十二，父歿，哀毀如成人，及長，母歿，廬墓三載，有司屢旌其孝行，以諸生三舉優行，雍正二年舉孝廉方正，生平篤志聖學，言動不苟，整躬率族，振貧卹孤，排難解紛，存亡繼絶，至老不倦，為文純正平實，輯是書以勵多士。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勸士錄不分卷 鈔本

清梅理撰，理字元爕，號生谷，宣城人。生而穎異，未弱冠食廩餼，乾隆丙辰解元，授桃源學教諭，能整飭風教。諸生有貧不能就傳者，招至署中，口為講授。是書亦馬氏仙源勵士參語、胡氏教士通言類也。

讀書說不分卷 鈔本

清吳廷燀撰，廷燀原名泰臨，字張行，號塢山，桐城人。嘉慶辛未進士，歷官四川知州，道光己丑以疾歸。為政一本儒術，實心教養，化頑為良，蜀人德之，去而見思。為學務躬行，不喜為詞章，非甚病，簡策不去手。日課鈔四子書，接引後輩，溫然如老諸生，年逾八十，嗜書不惓。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預教編不分卷 鈔本

清董大鵬撰。大鵬字扶萬，號師魯，婺源人。恩貢生，乾隆甲申授望江學博，正身率士，以明義理、敦品行為先，性生孝友，尤多義舉。所著此書皆有關家庭教育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汪氏家範一卷 鈔本

清汪志伊撰。志伊有節韻幼儀，已著錄。是編集古人格言，類而次之，由淺及深，即小見大，檢束身心，隨時警省，欲使汪氏弟子世守勿諼，故名之曰家範云。

嶠山家訓一卷 鈔本

清吳廷燀撰。廷燀有讀書琵，已著錄。治家嚴，禮數，五世共田宅，不分異，婚喪皆從古制，守素樸，宴客遵司馬溫公五簋約，入坐聽事，肅肅如也。婦孺聲不外出。吳氏芸暉閣家法聞一時，因撰是書以示後人。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家居瑣言二卷 家刻本

清張杰撰。杰字如三，號西渠，桐城人。張文端公英同懷兄。天性孝友，以需次明經得授吳門學博，董訓諸生，興行講藝，一時文教振興，彬彬乎盛有安定弟子之風焉。年六十乞休，結屋龍眠社壇山中。性素儉約，於聲色華麗之物絕無所嗜，好方嚴端諒，遇人無所委曲迴護，必進直言，風規嶽嶽，為里門矜式者數十年。生平書無所不讀，而尤長於史，每舉一事必洞悉源委，談論娓娓不倦，暇日以所以教子孫者輯為是編，分上下二卷，所言多切身心之要。前有文端序，後有十五世孫平祁、十七世孫仲友跋。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教女彝訓不分卷 家刻本

清方宗誠輯、宗誠有養蒙彝訓、已著錄、又謂詩可以興觀羣怨、即女子何可不學、夫詩因取詩三百篇中足為大法大戒者三十一篇、分為十二類、以正女教、古詩烏鵲歌一首附焉、使天下父母及為夫者皆以是教其家、講明而諷詠之、則所以養其德性、和其心思、端其本、善其則者深矣、有女教而後有妻道、有妻道而後有母儀、有母儀而後有賢子孫、人才之盛、治化之原、實由於此、見柏堂集宗誠自序、

訓俗遺規節要二卷 鈔本

清袁瑛撰、瑛字修亭、青陽人、是書今少傳本、據翟繩祖序略云、桂林陳榕門先生輯先哲格言為訓俗遺規、青陽袁君修亭節其要、重編惠世、書分二卷、採輯凡二十三種、貫倫常周日用、實為修身教家之準、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知非錄不分卷 家刻本

清朱奐若撰。奐若號逸仙，壽州人（壽州今壽縣）。道咸間歲貢生。少有雋才，多大略，留心時務，厄於場屋，不獲施。後以病目學醫，名噪遠近。是編乃博採古人之書，取其可法者若干條，可戒者若干條，錄成一帙，名曰知非錄。蓋用遽伯玉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意也。朱鳳鳴序稱其簡而不漏，淺而不膚，旨趣則顯而易明，頭緒則清而不紊，可以正人心，可以厚風俗，可以令迷者識路，可以令敗者回頭云。

引逸編不分卷 家刻本

清疏幹之撰。幹之有四言家訓等書，已著錄。是編自序有云：嘗讀周書多士至上帝引逸，不覺喟然三嘆曰：大哉！惟皇直欲舉斯世而袵席之，盡斯民而仁壽之也。其愛人為何如哉！然亦非責之以高遠難行之事也，不過冀其於倫常心性間，為其所當為，盡其所當盡而已矣。是編採諸書，擇前賢之格言有關於倫常心性者，別其門類，序其前後，置之案頭，聊以凜鑒觀之棘云爾。見之者，謂其有合於上帝引逸之意，足資學者惕厲也，因共梓而行之。

山天衣聞一卷 家刻本

清方東樹撰。是編多警世名言，閒參佛理，如云知身不是我，煩惱更何侵，又曰未知今日我，又屬後來誰。又云軀殼的我要看得破，則萬有皆空，而其心常虛，虛則義理來主，性命的我要認得真，則萬理常備，而其心常實，實則物欲不入，皆至精警。中有言語條忌、舉止條忌各若干條，學者常舉以自省，尤為有益身心。山天為大畜卦，其象辭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衣聞者，周書康誥所謂紹聞衣德言（紹繼其所聞而服行）。書之命名本此。按年譜，是編乃東樹年七十三歲時約取古人格言以訓示其三孫之作。

鑑行集不分卷 鈔本

清唐天培撰。天培字玉泉，桐城人。主而悖萬，入泮後即淡於科名，留心正學，一以明善誠身為歸。是編取類多宗蔣太史之臣鑑錄，但臣鑑錄俾臣鑑則專為人臣立言，此則統貴賤老幼男女，無不在勸懲中，其命意不同，而條理亦自有別。博採古今，取其善足以法、惡足以懲者，分門別類，委曲周詳，尤懷然於福善禍淫之天道，謂人有不為善去惡者，斷無不畏禍求福者，惟不知禍福皆由善惡而來，故外善求福而適以求禍。誠使人皆知善惡之報，雖然不更將天下無非畏禍求福之人，即無非為善去惡之人，亦即無人不可受福而遠禍。觀其自序云云，其真與人為善之君子乎。

抑齋劄記不分卷抑齋記聞不分卷 鈔本

清程朝儀撰、是書自序有云、生性鈍拙、每讀子史及儒先語言、苦不能記、有會心處、輒識簡端、積久成卷、姑錄之以作自勖之資、又抑齋記聞亦朝儀教學語、門人胡元吉輯錄、附識有云、元吉受業抑齋先生之門、執經問難、即事辨疑、先生一一開陳、或由淺以入深、或言近而旨遠、或因事而寫勸懲、爰以所聞筆之於冊、晨昏展誦、用代韋弦云、

學蔀通刊不分卷 家刻本

清禹徵慶撰、徵慶原名徵麟、字素臣、一字鍾山、懷甯人、守愚子也、博學反約、實事求是、曾文正一見嘉歎、稱為當代大儒、此書為其思古堂子部雜著之一、仿明陳建學蔀通辨例也、

程理之遺書三種 家刻本

清程斐臣撰。斐臣字理之，黟縣人，增生，純孝，安貧，潛心程朱之學，年十九刲股療父病，號居易山人，爲書三種：曰導我先路，曰順理則裕，曰童子必讀書。皆發明理學維持禮敎之言。

八士辨不分卷 涇川趙氏刻本

明董傑撰。傑字五城，（江南通志字萬英）涇縣人。平居端謹，無情容。成化丁未進士，累官至江巡撫。以人才不古，僞學亂真，故作此以辨正。蕭拙齋筆記曰：五城當聖學未開之日，而獨卓然以學問爲事，雖謂之無所待而興之豪傑可也。其所著八士辨亦頗有發明。按傑沒於宸濠之難，爲王文成前輩。時涇邑水西書院未起，良知之學未講，故拙齋有聖學未開云。八士辨者，曰真士辨，曰負名士辨，曰詭士辨，曰中士辨，曰冒名士辨，曰儒俠辨，曰銳士辨，文祇七篇，以儒俠一篇分爲二，故名八士辨云。見涇川叢書中。

聞道集十卷 光緒十六年刻本

明查鐸撰鐸二子琪郯次稿鐸字子警號毅齋涇縣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廣西兵備副使移疾歸繕水西書院講王畿錢德洪之學後進多歸之生平篤志正學獨信文成致良知之說湛深諸經尤邃於易其學皆從向上一層入手能見道體本原而復歸其功於實際可謂得聖學之真傳者矣年七十四卒入祀鄉賢祠清康熙朝予祀北京鄉賢是書十卷一奏疏二三書劄四五語錄六七八九文類十雜吟文體雖異總之皆聞道耳卷末為行實行略祭文呈稿墓誌銘光緒十六年重刊板藏涇川查氏濟陽家塾

楚錄不分卷 鈔本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明俞寒泉撰寒泉涇縣人事蹟未詳是編有查鐸小序略云楚錄者寒泉俞先生錄記吾事啓導楚王之言也先生從事致知之學以默識本心為宗嘗謂寂然者事心之功一切應感皆從寂體流行不事纖毫人力可謂易簡理得矣故輔導開悟因事納忠雖言殊指異大抵皆發揮此意楚王善之迨其告歸猶委曲勉留可謂一時知遇先生之學亦少試於藩王矣賈生傳長沙無慮數萬言然皆指陳時事未嘗及本體乃今稱為至言傳誦不已以言皆實事而精神更有出於言語之外也今先生歸矣主盟水西興起後學皆其任也苟退藏益密則精神愈廣今日之言自當有不可磨滅者甯特知遇楚藩而已水西同志欲梓而存之因僭言於簡首

太極蠡測聖學淵源希顏錄各二卷 明刻本

明夏西園撰。西園一作西周 涇縣人。曾任學博。自為諸生時。已習聞陽明良知之教。其教授諸生。先德行而後文藝。嘗倡議捐俸修復水西書院。昌明正學。所著有太極蠡測、聖學淵源、希顏錄諸書。董鐸稱其潛心於性命之微。津津有得。其言足闡遺經。其闡道集中有與學博夏西園書。爲太極蠡測之評論。有關於學術者甚鉅。略謂承示太極蠡測。又引河圖洛書於中。末又入良知之教。此見千古道理無二。學脈亦無二。又

見究心已久。故明悉如此。然須反入身來。務求入頭處爲是。孔子曰易有太極。又曰易無體。此無而太極也。此則伏羲之一周。子復加以圓圈者。見此一原自圓成。原無欠缺。原無止息。此正本來真體。然非有玄虛一物另在一處。太極生陰陽。太極即在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陰陽即在五行之中。五行生萬物。五行即在萬物之中。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也。言無極而太極。而陰陽。而五行。此自無而向於有。造化之順也。萬物之所以生也。言五行而陰

陽。而太極。而無極。此自有而反於無。造化之逆也。萬物之所以成也。體不離體。此與河圖洛書同意。河圖左旋爲順。洛書右轉爲逆。逆而不順。則不能生萬物。順而不逆。則不能成萬物。此即周子圖說之意。易謂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逆數也。此即周子主靜之意。吾人日用。只知順去。不知逆反。故多離根。若良知作得主宰時。用不離體。此用逆之學。即周子主靜意也。但今之認良知者。多從神發知上認。不知更有未發真體。知本無知。致良知者。原從無知致良知者。原從

無知上用力。此方是返還真機。承示圖說。敢以請正云云。其指導聖學入門處。殆至爲遠澈。

愚謂不分卷 明刻本

明陳履祥撰門人編次履祥字光庭號九龍祁門人遊於耿天臺羅明德二師之門得聞道而見性其門人為輯語錄一編名曰愚謂讀書得閒語多玄妙如正心條云大學曰正心而孟子曰勿正孟子曰求放心而邵康節曰心要放愚謂要放得便求得勿正時是正心中樞條云中無定在歟曰若無歸著處更何為中中中有定在歟曰纔有著落處便不是中夫性體流行何著何不著若於動靜云為處比擬猜度是為子莫之執中若於動靜云為外懸空抱一是亦子莫之執中君子而時中故曰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此之謂中樞學路條謂學術各殊要期於道道者率性之謂要期於見性愚故以見性為孔孟千古學的語皆不落邊際非知道者不能作也全編凡七十六條惟可欲一條引老子常有欲以觀其妙常無欲以觀其竅與原文不合按老子道德經原文乃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恐記憶偶誤耳宜正之又釋道儒真各條尚未泯儒釋門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户之見蓋履祥已見道而於二氏之學則猶疏也書有萬曆乙未同門友人姜鴻緒燿先序其謂精義入神與康濟經綸不得判然為兩洵得是書旨趣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存正學辨不分卷　鈔本

明汪循撰。循字進之，號仁峯，休甯人。天性剛正，自信以為聖賢必可學。宏治丙辰進士，宰永嘉，行呂氏鄉約，創鹿城書院，祀温之理學先哲。凡忠節皆表章之。嘗從莊定山遊。凡天下士有德望者，均禮為師友。獨與王伯安論學諄諄反覆，謂可無疑者四，足為妄訊朱子之戒。其著是書，意在尊朱也。

廣崇正辨不分卷　鈔本

明吳宗周撰。宗周字子旦，宣城人。少孤，以篤孝旌於朝。宏治丙辰進士，出守臨江，首重師儒，聚生徒講習。數年，民知禮讓，郡中稱治。平生實踐躬行，非徒高談性命。學者稱石岡先生。

正蒙解不分卷

明貢珊撰。珊字廷肅，宣城人（前志作甯國人，誤）。家貧力學，博聞，性孝友，母疾，和藥嘗糞，凡病疽吮之。正德辛未進士，知唐山縣，覈清河官地以還民，時以佛稱之。入覲，卒於京，唐山民奔走哭奠，爭出車錢，護其喪歸。

日省錄不分卷（明鈔本）

明何瑭撰。瑭字宗堯，桐城人。正德辛巳進士。年二十二時，即以斯道自任。官南兵部主事，有直指餽金，慮其不受，戒使者致而去。瑭欲辭不得，乃易錢周九市之丐者，曰：代直指為惠。後以忤中貴歸。凡從遊者，告以稽古明道、立法善俗，為先生平慕曾子之學，作日省錄，因以省名齋，學者稱省齋先生。

獨居錄不分卷 鈔本

明江宗訊撰。宗訊字君疇，黟縣人。少孤，奉母孝，與兄宗諒友愛弗替。性嗜學，結廬復山之巖，涉獵經史，貫穿古今。聞鄒南皋倡學江右，負笈問業，嘆曰：道學正傳，其在是乎。歸而杜門不出，窮究理學，以程朱為的。居母喪，哭泣盡哀，三年未嘗見齒，士林宗之。

良知辨一卷 鈔本

明江景撰。景字希道，南陵人。少好讀書，日記萬言，已而嘆曰：萬言徒增己障耳。於是一意於文行交致之功，從湛若水遊，鄒守益、錢德洪以畏友目之。以舉人為嘉興、汝甯推官，不避豪右，未幾乞歸。每言聖門之學，以實踐為功，真知為貴。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古源日錄一卷 鈔本

明李呈祥撰。呈祥字時龍，青池人。以歲貢赴廷試，復告歸。即築一軒，自署曰尚志。日端坐其中，研經衡道。嘗謁王守仁於江西，辨析同異，深契良知之旨。歸而教授，何喬、丁旦皆其入室弟子。郡守屢薦其文行，公卿皆敬慕之。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理學要錄一卷 鈔本

明洪垣撰。垣字峻之，號覺山，婺源人。嘉靖進士。受業湛若水之門。由永康令徵授御史，先後論宮僚庸劣及選政貪欺事，朝右震懾。巡按廣東，未竣，出為溫州知府。尋落職歸，復與同里方瓘往從若水。若水為建二妙樓居之。家食四十餘年，年九十卒。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信遊奇遇錄一卷 鈔本

明濮陽漢撰。漢字致昭，廣德人。嘉靖戊子舉人。辛業南雍，授工部司務。奉命往江西，遇鄒守益講學於上清宮，豁然有悟，因著信遊奇遇錄。信謂江西廣信

圖書性理訂疑一卷 鈔本

明濮陽淶撰。淶號真菴，廣德人。嘉靖丁酉舉人。公車詣京時，以楊繼盛忠諫死，素服往哭，幾被禍。通判南昌，平花園積冠，獲豐城刦盜，積穀備賑，全活者衆。致仕歸，學宗伊洛

游氏近思錄不分卷 鈔本

明游再得撰。再得字汝見，婺源人。震得弟，亦從學湛若水、羅洪先、鄒守益之門，壯年即謝去諸生，力學礪行。嘗作四箴為兄震得規，震得斂容謝之。鄉人有不善者，多自愧避，畏其知。遇有不平，多為釐正，解息遠近之人。有不願之公庭，惟再得是聽者。是書乃自記心得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理學遺編四卷 家刻本

明蔡悉撰。是編凡四卷：一為書晦彝訓，二為大學注及居身十要，三為當時寮寀及門人贈悉之詩文，四為悉自作之文九篇，附以著述書目。清乾隆五十九年，其九世孫邦甯編刊之。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自言草不分卷 鈔本

明鄭岱撰。岱字維宗，涇縣人，年十四補邑諸生，聞會講水西精舍，咸得發揮文成之旨，慕而學之。二十年無所入，偶有述許魯齋言千百人中常有知己，欣然會心，久之自悟曰：今而後知聖人之學心學也。四書六經一一皆有頭緒矣。由是益加精研，遂得力於諸書。是書蓋即自道其心得語也。

昌道言五卷 明刻本

明胡斐英撰。斐英字濬然，涇縣人，生於明季，是時涇縣查毅齋、蕭拙齋之流提倡心學，一時水西講會諸人均載縣志，而斐英閉戶潛修，姓名弗彰，則其不依附聲氣可知。是書初言一卷，中言四卷，其於道學門戶無所偏主，如辨危微而以別氣質之性、義理之性為未精，既與元孫自強太極辨中駁張子之說，合辨理氣而謂仁義本於孩提愛敬，則又非左袒姚江，惜書中所述師友淵源及門弟子等，以志不詳載，今率無考矣。

克己錄不分卷 鈔本

明涂榮臺撰。榮臺號望軒，潛山人，邑庠生。少從其從父皖川講孟子浩然之氣一節，退而著知言養氣論，皖川甚驚異之。長而閉門授徒，不求聞達，其學以省身克己為要。

逹觀語錄不分卷 鈔本

明汪濟撰。濟字君楫，黟縣人，邑庠生。克承家學，早歲自力於道，靜重寡言，以誠敬為本，以孝弟為先。湛甘泉、若水、李見峯、希士諸人，創興中天書院，大會六邑學者，相與闡明聖道。濟值會期，雖病必赴。又創里仁講會，作六歌以勵俗，學者翕然宗之。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理學臆言不分卷 明刻本

明李得陽撰。得陽字伯英，廣德人，嘉靖乙丑進士，知蘭溪縣，遷戶部主事，榷淮關，盡蠲浮苛，歷升九江知府，築三洲隄，建澄江樓，萑苻悉靖。時柯陳氏本友諒遺種，明綑之踞險為患，得陽白當道，擇其文理粗諳者，給以子衿，蠹孽潛消。尋以都御史撫楚，鍥戒賦役全書，永為規式，奏止荊衢沙永採木之害，乞養歸，起南工部侍郎，著是書凡數十則，有句餘邵圭序并自序。

三一點不分卷 明刻本

明陳履祥撰，門人章伯輔輯錄。伯輔宛陵人，所記錄其師隨人隨事指點之語，凡三十一條，故名之曰三一點，又曰雲中點。履祥取而稍加刪正成書，自序謂藏之雲山石室，其瑜其瑕，天下後世其必有以我點人者而還點我也。其中學天條有云：孔子知天，天知孔子，只是學而時習之。趙方伯曰：今何以時習？曰：天時行時轉，人時轉時習，不轉不化，非天學也。孔子時習只是下學，孔子下學只是知天。其側重時之一字，足與易之通變神化，惟其時物相發明。博約條有云：孔門之學不出博約二字，諸子皆從博以約，惟顏子從約以博，如問仁章說天下歸仁，而曰由己，此自博之約處，己約而天下博也。又歸到非禮勿視聽言動，此自約之博處，禮約而視聽言動博也。顏子只從禮上請事，罷不得，從不得，諸子從事事物物尋討，如何歸併得來，尤見聖學真諦，履祥其知道乎。萬曆己未，同門李登序之，略謂光庭敏於受學，辯足而神王，東南人士宗之。宛陵章伯輔所錄三一點，予讀之憬然

躍然所點我者甚至即在人可知光庭以道之浩浩涵諸衷止諸其躬無意於有言而惟出諸當機之論三一僅輯其所聞遺而未輯者奚翅千百惜矣雖然苟一言而點我也即三一為有餘云

廬中言三卷鈔本

明孫緯撰緯字季昭宣城人與兄經同師陳履祥時多言無善之善是為至善緯力辨之以為此告子之學按陽明論學每題四句為教法有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者苟非悟得本體此義殆未易明也緯性至孝母卒廬墓三年是書蓋廬墓時所著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拙齋學測不分卷 明刻本

明蕭良幹撰。良幹字以寧，號拙齋，涇縣人。少慕文成之學，會同志講究，多所自得。由戶部主事官至陝西左布政使。所著學測有大學古義一條、答問臆說十七條。其學亦注重向上一層者。其答問臆說有云：一友舉學而時習章，謂夫子開口說學字、習字，却不明言所學所習，未知其畢竟何所指。余曰：學，心學也。聖賢相傳之學，惟從事於心，故凡言學者，皆求諸心之謂也。故夫子止曰學，而不復言學何事。自後世求之於外，而學始不明耳。時習者，時習此心也。習如練習之習。夫子嘗云：操則存，操非操持之謂，即操練之操，所謂習也。吾人之心原是活潑潑地，原是潔淨灑樂。惟放蕩縱恣，欲根流注，始為憧憧，始有窒礙，故不得悅。若時時練習此心，不動於欲，久之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復還活潑本體，何悅如之。至於悅，則既自得矣，學之能事畢矣。由是而朋來成己成物，固樂也。即不幸而人不知，焉吾心之真樂自在，又何慍也。此其學不厭，教不倦，所謂成德之君子也。又解默而識之曰：默識者，默識此心體也。識非知識之謂。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也。中庸一書專發明默字。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便是默識。以此解經，洵為獨到。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朱子三大辨不分卷 鈔本

明柯之來撰。之來字咸虛，貴池人。工文詩，倣七子，淡於仕進，究心理學。是書於陸氏微義一一析而正之。又論湛若水諸解，優於新建。新建春王正月之辨，則大非也，儒者多韙其說。

克復錄不分卷 鈔本

明王元吉撰。元吉字德修，和州人。以貢歷官復州衛教授。居官先志節，後文藝。家居杜門著述，自娛。少師周怡，耿定向，以躬行聖學為己任，仁義道德為根本，性孝友。侍父疾，籲天嘗糞，疾果得愈。至於還遺金，焚借劵等事，不可勝數。人稱竹岡先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朱子語類纂述不分卷 鈔本

明范涞編。涞字原易，號晞陽，休甯人。萬曆甲戌進士，知南城縣，累遷浙江按察、福建布政，所至興利除害，雅尚程朱理學。南中為張江陵祝釐，涞獨不赴。巡撫海瑞謂南中得倜半人，涞其一也。著休甯理學先賢傳。於宋取程大昌、吳儆、程若庸，於元取陳櫟、倪士毅，於明取朱升、趙汸、范準、汪循，共九人。論者摘其綜核嚴正。是書皆採擇朱子語類之精要者。

天關證學錄一卷 鈔本

明詹軫光撰。軫光字君衡，婺源人。萬曆己卯舉人，公車北上時，耿定向講學金陵，遂止不行，留受業，稟其相印可語為天關證學錄。後任亳州學正，歷升平樂知府，解組歸，著有會講百八箴、自講百八箴。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梅邨晤言不分卷 明刻本

明萬懋學撰。懋學字伯思，績溪人。萬曆間監生，授仁和縣丞。是編凡七章，曰廣樂志論，漢仲長統有樂志論，故曰廣樂志論曰真心妙應論，曰妙有真無論，曰涉世微語，曰省身規誡，曰在澗漫談，曰示學人。清乾隆初湯顯忠序謂集中諸論洩兩儀之秘鑰，開後學之聾瞶，舉釋老兩家精言妙諦，以數語直徹源頭，而實則根本儒先真實之理，步步俱有歸宿，既以省身，亦以儆世。其玄孫士鞱附刻其子應秋石文齋集後，茲析出著錄焉。

省身至言十卷 鈔本

明趙士登撰。士登字應膺，涇縣人。萬曆庚辰進士，由黃岡縣累進南吏部右侍郎，攝扶宗事。生平孝友，祖母病革，龥天請代，母沒慟絕，復蘇，旦必問父安否，遣產悉讓二弟，立朝時凡所忤者，有急仍為曲解，其度量類如此。留心學問，服膺薛文清、王龍溪語錄，手未嘗釋。

續自警編不分卷 鈔本

明胡篤卿撰。篤卿字培元，太平人。萬曆癸未進士，歷守漢陽、雲南、撫州三郡。所至有聲。黔國公書薦其才可大用。旋致仕歸。性謹厚，居鄉卑牧。是書蓋續宋歙縣趙善璙自警編而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性善書一卷 鈔本

明吳應賓撰。應賓字尚之，一字客卿，桐城人。母孫氏夢飛星入口而生。少誦千言，博覽羣籍。成萬曆丙戌進士，官編修。以目眚告歸。家居四十載，惟閉戶著述，闡發性命之旨。同里左光斗、方大任皆以理學薦。特詔不赴。上疏極論時政，上嘉之。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甯澹語二卷 鈔本

明方大鎮撰。是書首提至善二字為宗，謂至善無所為而為，不是至善，有所為而為。以此明義理公私，即以學術邪正分儒禪，以治術誠偽判王霸。篇中所言反覆辨論，舉不外乎此旨。惟禪乃心學，不得云邪學者，當善辨之。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證學語錄一卷 鈔本

明張五權撰。五權字巽仲，宣城人。少習舉業，聞江有源聞盱江之學，輒從之遊。敦行不辱，以名教自砥。晚好言無生，多靜坐。臨終顧謂家人，斂必儒服。門人私謚曰懿靖先生。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水火解一卷 明刻本

明崔廷宏撰。廷宏字銘誠，太平人。淹貫經史，嘗從羅汝芳、王畿遊，精研性命之學，與焦竑結社金陵，著是書，分上下內外天人三篇，探幽抉奧，直入南華之室。竑徧示同人，罔不心折，陳繼儒施鳳來序以行世。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知生或問一卷 鈔本

明方孔炤撰。孔炤字潛夫，桐城人。大鎮子。萬曆丙辰進士。崇禎間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後督大名軍務。此乃孔炤因師失利，身繫囹圄，與黃道周推論易理，成此一編，其於死生禍福之道，可謂知之明矣。

倣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一四二三參兩說不分卷 明刻本

明程智撰智字極士一字子尚號雲莊休甯天崇間人歲十九不識一丁一日作奇想曰父母生我但知眠食與禽犢何異遂欲究厥本來往徑山投某異僧久之不聞一語自是或歌或哭人以為得狂疾忽從静中得悟遂辭僧下山取儒家書徧閱如夙習見論孟曰聖人之糟粕也見三禮曰形器也見大學中庸曰近之矣然猶條目也見周易則大喜曰道在是矣一四天地之元也二三天地之交也佛氏知天地之元意主無生道家知天地之交意主長生至參兩倚數用六用九大衍五十惟儒者能之此生生之謂易也因著一四二三參兩說以發明之全文穀聲晚年禪學蓋本智說

守白論上下篇 明刻本

明程智撰智於三易外又為公孫龍子之術有守白論上下篇其辭曰不着形質不雜青黃之白是為真白此彼相非之謂指指有不至至則不指不指之指是為真指是非交錯此彼和同是為指物青白既兼方圓亦舉二三交錯直析橫分是為指變萬變攘攘各正性命聲負色勝天地莫能定惟人言是正言正之物是為名物惟名統物天地莫測天地莫測名與偕極與天地偕極之物其誰得而有無之幻假之是為真物指而非指非指而指非指而指而指非指是為物指一不是雙二自非一隻雙二隻黃馬堅石惟其所適此之謂物變其下篇曰不落形色不涉是即自地之天地中取天曰地天統盡形色既盡是即有天之地天中取地曰天地天地地天地天天地閃鑠難名精光獨透曰真神至精至神結頂位極名實兼盡惟獨為正曰神物天地之中物無自物往來交錯物各自物惟審乃知曰審知惟審則直惟至則止縱橫周徧一知之至曰至知實不曠位名不通位惟慎

所謂名實自正。曰愼謂彼此惟謂當正不變。通變惟神。神化惟變。曰神變其宗旨。則曰天地惟神。萬物惟名。天地無知。惟神生知。指皆無物。惟名成物。公孫龍子之學絕於世久矣。智蓋融會釋老之言。假守白論以闡明妙道者也。至乾嘉時歙程晉芳猶及見其書。晉芳為正學論。於亭林梨洲安溪三君外。于推論及於智。以為當時如念臺石齋輩皆尊服之。謂是三代以下第一人。鼎革之後。逃於禪。今其書具在。其高明廣大之識。信乎曠世才也。

嚮言一卷 刻本

明方以智撰。以智字密之。號鹿起。又號曼公。桐城人。孔炤長子。崇禎庚辰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桂王時拜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入清後為僧。名弘智。居浮山稱愚者。在天界為無可。入匡廬為五老。在壽昌為墨立。為藥地。又合浮山匡廬而號曰浮廬。是編所言皆經史中之犖犖大端。加之以論斷。極有識見。與不顧事理。信口雌黃者。有上下牀之別。其題曰嚮言者。譬人有病久病而不愈。思欲舒寫鬱陶。伸導其志意。而弗能。則吐其胸中什百之一二。筆之於書。書亦言也。故遂命之曰嚮言。

明儒通考一卷 明刻本

明汪佑撰。佑字啓我，休甯西鄉方塘人。方塘在白嶽之麓七里許。佑於明季講學白嶽，羣號爲白嶽山人。又所居村有水曰星溪，後屋臨流曰星溪閣，學者亦稱星溪先生。自幼嗜學，言動循禮。弱冠時見江水滔滔，即悟至誠無息之義，謂學有間斷，皆屬虛妄所致。從此戒懼慎獨，去妄存誠，粹然一出於正。明季與薄子珏、楊維斗諸子講學於姑蘇，已而歸隱養親，絶意仕進，講學於紫陽、還古兩書院者幾三十年。詳訂會語，嚴立會規，以尊朱崇正爲己任，學者翕然從之。爲學以實心窮實理，以實功成實修二語自勵。是書辨别極嚴，無錫高世泰十里借鈔，謂得見此書，暝目無憾焉。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五子近思錄十四卷 家刻本

明汪佑輯。是書以朱子原編近思錄條撮取周、張、二程之精言，分爲十四門。此則以朱子之說增補之，取考亭門人蔡氏謨所輯近思續錄、丘文莊濬所輯朱子學的、高忠憲攀龍所輯朱子節要，彙補五百四十八條，散附於原書十四門之後，名曰五子近思錄。佑謂誠取五子之書，潛心厭飫，而濂洛關閩之道會於一，前聖後聖之道亦昭融於一，正學永麗乎中天矣。清康熙間其子鑑校刊之。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道統源流一卷 家刻本

明金德玹撰。德玹字仁本，休甯人。家世業儒，至德玹貧而好學，手自鈔錄，箱帙滿家，雖飢寒困苦，手不釋卷。六經、三傳、諸子百氏、山經地志、醫卜、神仙、道佛之書，靡不研究。世家士族爭延為西席，子弟經其訓誨，悉有禮度。嘗以先儒遺書精神心術所寓，湮沒不傳為己任，訪藏書家得書多種，抄校既畢，為刊行之。劉用章先生深嘉其志。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性理宗要一卷 鈔本

明程昌誼撰。昌誼字越來，婺源人。七歲能屬文，弱冠即宗擧黌序，為文直追秦漢，書法酷似歐陽。性尤孝友，居喪一遵朱子家禮。蒿目時艱，不樂仕進，遂築室西山之麓，顏曰未成堂，日課子姪以性理之學。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訪道日錄一卷 家刻本

明余紹祉撰。是編亦在晚聞堂集中。崇禎十三年歲在庚申，紹祉年四十有五，髮稀齒豁，衰相種種，乃決意棄諸生，專修性命之學，結廬梅源高阜處，將盡謝世緣，作一閉户先生。又思古人三上洞山，九到投子，此事豈容坐致，乃束裝爲吴越之遊，訪密雲、雪嶠諸尊宿。兹編即其訪道時所經過之日記也。紹祉有云：此事開口便錯，擬念即差，杜口息念，又被死水浸殺，將如之何？將如之何？此中却有些子氣息，是真解悟六度萬行之中，更有向上一著者矣。

汪子寐語不分卷 鈔本

明汪懷德撰。懷德字夢得，婺源人。弱冠舉於鄉，渡黄河，忽夜半舟覆墮水，若有物負之，得不死。署教彭澤三載，成進士，授歸安令，以最召擢御史，尋巡下江。時廟議紛紜，南北局若水火，乃抗疏衛正，捍邪無少避忌，以親老拂衣歸養，俸資屋室，均析諸弟。居鄉不入城市，治家不務積藏。

道統元機一卷　鈔本

明張楣撰楣祁門石坑人幼慕道徧遊名山參訪得悟歸來築室雙峯下扁曰愚隱所著有道統元機一卷其卷首有太極圖贊云兩儀之主宰萬物之根蒂大道的本原長生的正理百果核内仁五穀穀中米數年勞苦哉今日尋見你極大極小極堅耐莫收莫歛莫敗壞體數渺茫難形容四圍上下無邊界在理無釁亦無臭着物有相有四大不知老死在其中識破跳出圈子外洵見道語

就正言二卷　陳氏刻本

明楊遜撰遜字子順甯國人初以習靜操持為功後歸陳九龍陳令自識其心受所著九經翼久之覺性體自然神智開朗立品孤介不屑仕進晝居普陰寺集同學講論一時景從着是書九龍為序而行之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倣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讀書鑑二卷 貴池劉氏刻本

明吳應箕撰、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崇禎壬午副榜貢生、順治元年、清兵破南京、殉節死、事蹟附見明史邱祖德傳、性倜儻善談論、力持清議、與東林諸賢相應和、生平以經濟自負、文詞雄偉、為一時才俊之宗、華亭陳子龍以宋朝陳亮比之、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太極一貫解一卷 家刻本

明李惟一撰、惟一字君守、蒙城人、官婺源訓導、少志聖賢之道、初其父梓字必恭、研思孔孟、著書數萬言、無所不包、而冠以太極一貫之旨、使學者由博反約、惟一能世其學、遂闡而修之、刊書行世、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朱程問答三卷附集一卷 鈔本

明程資輯。資字仲樸，婺源人，官至南昌太守。是篇蓋其遠祖允夫先生與晦菴朱子問答之語，皆辨難論孟子之奧，暨洛太極西銘鬼神禮樂之羣疑者也。高陵呂柟為之序。

元卯素話一卷 家刻本

明余紹祉撰。是編亦在晚聞堂集中。卷首小序謂余幼多所好，弱冠以後，覺從前所為皆以性養物，一切謝去，而習氣難除，時時發為詩歌，所不能盡者，出為零星散語，上下天人，出入元釋，未必無一言之幾乎道。積而成帙，題曰元卯素話，手錄一通，貯以石函，藏於大郭山深巖中，五百年後，當有得之者。其族姪鳴雷跋云，素話一書，排偶處似屠緯真，幽雅處似陳仲醇，點化處似沈蓮池，恬淡處似詹君衡，而自悟自得之處，則為子嚼本色，真知言也。按是書精粹，彷彿洪應明之菜根譚、屠緯真之清言，學者置案頭，時一省覽，可以立命，可以樂天，實大有裨於修養。

山居瑣談一卷 家刻本

明余紹祉撰。紹祉字子晦，別號元邛子，晚歲學參疑號疑菴居士，婺源人。幼負俠不羈，十八始折節讀書，晚年一志禪修。甲申之變，烈皇殉國，遂裂衣冠，具道服，遁迹高湖之巔。雖學宗門，得大光明，然其於綱常名教，扶傾拄仄，念茲罔致也。所撰晚聞堂集十三卷，是編亦在晚聞堂集中。卷首小序有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余頗會此意。余在萬山中所經心者惟是山居瑣事，以故出諸吻者盡是山居瑣談，有可錄者輒取松枝書之蕉葉，共得如干條。倘王元功仲長子先輩復起，請以此貽之；否則留以覆瓿。今讀其書，所論山水廬舍、起居道侶、詩學遊覽、安禪養丹、山行彈琴、手談蒔花、瀹茗飲酒、夜坐聚談、對雨對雪、景行治生、讀書樂志、園居菊圃、竹圃梅坡、樂林巖洞、遊興灌園、清供三十一條，超然物外，不著一塵。洵所謂守真樂道，皭然泥而不滓者乎。觀其起居條內有云：至午掩固端坐，觀照自性。亥子之際，披衣正坐，行功如早時，坐至鼻息極微，若有若無，所謂綿綿若存，所謂至人

之息以踵，神與氣交時也。嗚呼，可以覘所養矣。

金忠節公語錄二卷 劉氏刻本

明金聲撰聲字正希原字子駿休甯人嘉魚籍崇禎戊辰進士累官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明末保徽州被執不屈死贈禮部尚書謚文毅事蹟具明史本傳清乾隆中謚忠節是編有辛未春吳興劉承幹跋語略謂金忠節公正希以大儒而為純臣致命遂志炳耀日星而其生平得力處則在儒釋兼通根器透澈於大本大源之地淬心勑力孜孜匪懈適丁明季劫運遂以忠義著而先生學術所從來反為氣節所掩無人究及公私刊傳亦僅鋪敘事業而已迨康熙中葉黟縣李氏重刊先生集八卷而經解語錄尚付闕如惟梨洲明儒學案載論學語數則而於涉及佛理處則芟削淨盡至其評論先生之言尤有不能不辨者梨洲謂先生精佛學以無心為至充其至則所過之境皆可以無心了之而先生起爐作竈受事懔慨無乃所行非所學此大不然梨洲解無心為木石之無心不知無心者無成心也若預設一成心以幹事在儒門則為意必固我在佛門則為執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著先生受事懔慨正其大雄大力豈得斥為起爐作竈謂所行非所學梨洲著宋元明儒學案為三朝耆儒表章面目厥功至鉅特以狃於門戶習氣不得不支離其詞谿刻立論其實先生光明偉大除化畦畛自得受用固毫末無加損也方今學術淆昏允當蒐印先哲遺著之有關世道人心者稍資挽救特取乾坤正氣集中金太史集內語錄二卷付諸流通以餉學子并略抒管見綴於簡末云其謂正希生平得力處在儒釋兼通根器透徹可謂知言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九邊萊要不分卷 鈔本

明沈有則撰、有則字士範、宣城人、懋學伯子、萬歷甲戌進士、官行人、少警穎、淹通經籍、綱六藝、下至騷賦楷隸、靡不工、著九邊萊要諸篇、數十萬言、志經世巨務、沈氏累代簪纓、以理學世其家、所著皆有本之學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廟算不分卷 鈔本

明劉振撰、振字自我、宣城人、少高尚博學、慷慨善持論、嘗縱遊燕趙齊梁間、中原多故、范景文巡撫河南、振以布衣上書談時事、多中、甚見優禮、由是知名、尋返金陵、鍵户撰著、輯古今治亂得失、作是書、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新安理學先覺會言二卷 鈔本

明新安韓夢鵬輯、是書明刻本卷一為新安同志會約之序、蓋當時王學盛行、郡有郡會、邑有邑會、乃至一族一家、亦莫不有會、江南通志謂皖南講學之盛一時民淳俗樸、有三代風、讀此可以想見、卷二為主會諸先生之所講論、或拓四書六經以彰大義、或揭性命天道、以闡微言、或飭倫紀、或語家常、讀之令人油然生其孝弟之心、蓋不僅資為口說已也

西園遺訓二卷 鈔本

明貢鏞撰、鏞字元聲、宣城人、少從會稽劉師邵學、性行淳謹、博洽工詩、夜有盜入其家、家人執之、鏞命勿燭、更給布粟遣之、謂家人曰若一識其人、將使終身報顏矣、有患疫者、人咸避、鏞獨持藥往視、生平不至城邑、嘗錄古隱士有述無名者、以自況、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教家二錄 鈔本

明從仕撰。仕字子美，繁昌人。研精性理，與耿定向、焦竑為莫逆交，倡道東南，學者稱仁齋先生。構藏書閣，聚書數萬卷，海貫博洽，於天官、律運、戰陣、醫樂、奇門、六壬皆得其要。

吳氏遺訓箋釋不分卷 明刻本

明吳熙伯撰，遺訓孫騫箋釋。熙伯，當塗人，博學工文，雅好遊覽，遍西江白鹿洞讀書有年，歸里從焦竑遊，倡明濂洛之傳，構潛靜齋樂道自娛，不干仕進。焦竑贈詩曰：照人古道能維俗，蓋世才華獨著書。其文行可想見梗概。臨易簀時，作遺訓百餘言，平實正大，包孕無窮。施閏章、笪重光輩稱其語語真詮，過馬援、柳玭之訓。其孫騫字樂園，信之篤，守之謹，因於其每句每段，為加箋釋，以發明之，俾昭示來茲，永為世法焉。後附跋言甚多。

門人問荅錄四卷 鈔本

明吳文光撰文光字有明婺源人嘉靖丙午舉於鄉除應山知縣錢粮令民自封投櫃景王之國督撫委午全楚驛傳文光量爲裁節境內晏然歸與洪垣游震得講學議論宗紫陽時王守仁之學盛行文光曰我不敢爲考亭罪人尤願爲陽明忠臣也

學覺窺斑不分卷 明刻本

明貢安國撰安國字元略號受軒宣城人窮究性命由明經司訓湖口嘗主白鹿洞書院門人錄其所傳安國見之題曰學覺窺斑言自詣與覺人皆非其至也其門人查鐸爲之序略云學覺窺斑者吾師受軒貢先生與同志論學語也覺也者吾人之靈性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入井怵惕見牛觳觫不假學慮而各中天則是孰使之吾人之覺性爲之也是覺也原於混沌動於幾微通貫於倫物照耀於古今自聖人以至於迷人一也而何俟於學也爲其蔽於氣習也蔽於氣習斯迷矣而靈性固在也存乎學焉耳學也者所以去迷而還吾之覺也故迷而覺不學也覺而復迷學之不力也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斯學之善也此千古聖人之學脉而亦即學覺窺斑之所由名也

語錄會紀不分卷 鈔本

明張振德撰、振德字覺之、祁門人、初為諸生、聞鄒一墩講學、悅之、遂率諸生集同志講學、邑會、季舉郡會、歲舉徽甯池饒四郡大會、每歲暮春舉於四郡之中、至老不倦、卒、門人私謚曰敦毅先生、

大學指南不分卷 家刻本

清胡國鈛撰、國鈛字鈛五、一字夏采、號莫齋、桐城人、安慶府學生、少以文行為時所宗、一日得呂氏所刻程朱書、讀而好之、慨然肆力聖賢之學、不復有仕進意、其教人主內外交修、文行並進、凡所講貫、必舉義理歸之於身心、嘗言昔之讀書者、必殫心聖學之源流、聖功之次第、孳孳矻矻、玩索研窮、以求盡夫大學綱領之實、悉致夫大學條目之功、然後窮可獨善、達可兼善、盛德大業、一身備之、而無難、因著是書、取程朱讀書立教之法、以挽時趨、乾嘉閒、海內漢學昌熾、詆毀程朱、而桐城方姚諸君、獨持正論、則以清初時有胡國鈛莫齋方日新閑阿及孫學顏克用、有以為之倡、而開其先也、桐城一派之師友淵源、方宗誠撰有三隱君子傳、詳之、見柏堂集、

不得已二卷 中社影印本

清楊光先撰。光先字長公，歙縣人。明崇禎時，求文武材，李國禎以光先對，遂懸大將軍印待之。適人迎未至而明亡。清初用日耳曼人湯若望為欽天監監正，以新法造曆書，又傳天主教。光先以布衣抗疏。康熙四年，授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五辭不就，乃輯其前後所上書狀論疏，釐訂為上下二卷，即是編也。光先謂西洋邪教流行，三光以晦，五倫以絕，將盡天下之人胥淪於無父無君，故不得已而有言，因即名其書為不得已，而自刊行之。此書初出，西人購以重貲，每部二百金，焚毀略盡。雍乾間傳本已鮮，間有存者，皆節錄，非全豹。民國已已，盋山圖書館以吳慰祖所得王欑臣寫本，付中社影印上下兩卷，具足，末有錢大昕、黃丕烈、錢綺等跋，並錄蕭穆所撰別傳、神道表於後。

杏園賸簡二卷 龍眠叢書本

清吳詢撰。詢字重約，一字湖麓，號晝溪，桐城人。縣學生。工詩文隸楷，博述古誼，精通性命之學。是書分上下二卷，上卷多講理學，如一日之間不可令心體有和暢時，涵養得終日不動氣，便窺見聖人心體語，皆精警；下卷以詩文評語為多。書在龍眠叢書中。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存心錄一卷 池州洪氏刻本

清王珝撰、珝字上玉、太平縣人、康熙時布衣也、風度凝重、望之儼然、嘗讀孟子至存心章、恍然有悟、於是著十二規、以明天理之本、然著十二戒、以遏人欲於將萌、名之曰存心錄、忠厚悱惻、藹然仁言、後附雜藝十餘篇、原刻以兵燹無存、池州洪業富為重刊之、有前縣尊郭嵲之序、

讀書書所見錄不分卷 鈔本

清吳蘭芬撰、蘭芬字春田、休甯人、附監生、家世講學、有志紹述、隨父明禮入都、為山陽汪文端公所器重、南歸潛心性理之學、從格致始、躬行孝友、型鄉式俗、以行先文、後訓及門、

龍溪密諦不分卷 光緒二年刊本

清李袞燦撰。袞燦號梅村，含山人，順治中以貢知泗陽縣，遷冀州知州，復補荊門州，擢衛輝府同知。袞燦為清初理學名儒，見之實行，著於政績，其原本根於有宋諸儒，而兼嗜明儒王陽明先生之學。王龍溪畿，陽明之高足弟子也，當時天泉問答，龍溪首為四無之說，謂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故學須自證自悟。陽明謂此是傳心秘藏，所以接引上根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此時豈容復秘，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頓悟，仍當漸修，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袞燦服膺其說，獨見本原，於龍溪全集中錄其本體工夫合一者五十餘篇，手為箋注，名曰龍溪密諦，當時孫夏峰先生為之序，云將授梓以質之世，第此刊本世少傳者，至光緒二年含山李氏後賢乃復刊行之。

倣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思誠錄不分卷 鈔本

清施璜撰。璜為學以復性為宗旨，主敬為工夫。自為日記，立存心、行事、讀書、接人、吐論五目，注其旁曰：無錄，怠也；錄善掩不善，欺也。怠則恥，欺則甚恥。每日從朝至暮，以所行所得註於下，題曰思誠錄。如是者四十餘年。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朱子異同條辨不分卷 家刻本

清李沛霖與弟禎同訂。沛霖字岱雲，庠生。禎字兆恆，均盱眙人。沛霖篤守朱子學說，其於四子之書，尤尊信朱子之章句集注。所訂朱子異同條辨一書，不但異乎朱子顯然離叛者不復收錄，即同一朱子之言，猶必析其毫芒，別其疑似，其用心於朱子之學，可謂勤矣。蓋自周子以太極一圖、易通數十篇揭斯道於既衰之日，而二程子繼之，有以發明其不傳之旨，其高第弟子，如游、楊、謝、呂諸家，亦間出其所見而為之說。惟朱子出而集其成，往往採擇二程先生之言，其於諸家之說，有合者亦間及之，不合者則又雜見於語類、或問、精義、輯略諸書，以證己之所然與其所不然，擇焉精而語焉詳，求於聖人之道，無毫髮之憾而後已。而是編則更能發揮朱子與各家異同之蘊奧也。按是書乃解釋四子書，當入經部，惟專講朱學異同，因並見於此。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內省錄箋釋一冊　鈔本

清趙嗣晉撰。嗣晉字煥堂，號桐崖，廣德人。康熙辛未進士，授武城令。內省錄為山東巡撫王國昌著，載居官要略四十二條。康熙三十九年，嗣晉宰武城時，奉頒此書，為之箋釋付梓。有吳襄、巫禎孫序及自序。

正王論不分卷　鈔本

清吳肅公撰。肅公字雨若，號晴巖，別號街南，宣城人。少從叔氏炯徵君沈壽民學，炯棄舉子業，肅公亦深杜鍵户，力窮聖學，以崇實用。中年以後，頗好經術，研求於理學心性之旨。時姚江王守仁傳習錄盛行宇內，肅公著是書，於王氏學說有所論辨，殆於其提倡良知之說，不無懷疑云。

錞于錄二卷 家刻本

清張圖撰。圖字仲灌，號南岡，六安人。庠生。授徒家塾，性簡默，侍親則笑語懇款，親爲歡暢，每夜必潛俟親熟睡而後去，天未明則已侍寢門外矣。夏則洗杭席、滌溺器，事必躬親。性又樂施，親故中有負債者，爲償之。歲凶，負逋者盡焚其券。病時手不釋卷，曰：讀書之樂，萬慮皆捐矣。是書大旨歸本程朱，亦多先儒所未發者。晉語：戰以錞于丁甯，儆其民也。錞于，樂器，圓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丁甯，鉦也。書之命名，錞于義本此。

子貫附言一卷 鈔本

清胡元暉撰。元暉字乾九，涇縣乾嘉間人。子貫者，元暉手輯自老聃莊周以至衛公兵法談子化書，無不紬其精英，鉤其玄要，而以己之所著附焉。趙紹祖取其自著，刻入涇川叢書，名曰子貫附言，仍元暉之意也。并爲之跋云：其用意忽隱忽見，立言時淺時深，以峭筆達幽情，以沉思綴俗語，與乎曠乎如，莫測其端，而及其渙然，乃與道而大適。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及將子二卷 家刻本

清許雨田撰。雨田字深稼，號多亭，桐城人。少穎悟，日記數千言，乾隆己卯歲貢，困於明經，壯遊京師，上書方望溪侍郎，望溪極稱許之，謂不在汪鈍翁、魏叔子下。後主講雲龍書院有年，晚歸鄉里，專意著述，其尤著者曰及將子。是書分十有二目，曰理應，曰明通，曰學性，曰人治，曰明質，曰心化，曰同訓，曰半止，曰述解，曰拙藏，曰識豫，曰約旨，遠而天地古今、禮樂制度，近而一身之心性術智，罔不賅備。其言多有根柢，惟間有闌佛語。胡宗緒為序而行之。

道古堂初刻不分卷 家刻本

清方矩輯。矩字晞原，歙縣人，乾隆諸生。其學宗婺源江永，其文宗桐城劉大櫆。生平為學，自漢注唐疏以洎宋五子書，博涉偏覩，擇善而從。嘗謂孔門而後，言絕義乖，儒流滅裂，然人道所以不終為鬼魅者，程朱之力也。吾儕師尊之不暇，而敢妄有瑕疵乎。所著道古堂初刻，取前明說經之作，擇其尤雅，綴輯成書，略存經義一綫，以待後之學者。胡賡善謂是書風律直埒安溪而自然過之。

日知筆記二卷 家刻本

清胡光琦撰。光琦字步韓，號韞川，婺源人。幼穎異，為學居敬存誠，以考亭正學為宗。乾隆壬辰進士，知四川鹽亭縣。三年，獄無重囚，儒風丕振。充丙午同考官，甄錄皆知名士。乞養歸，講學於福山，著是書。汪廷珍為之序，謂其虛心涵泳，深有得於為己慎獨，而察天理存亡於日用倫物間，紫陽真脈庶幾在是。其餘古文詩集若干卷，皆發抒至性，自成一家。

行健齋日知錄五卷 抄本

清俞升潛撰。升潛字用初，號健齋，婺源人。乾隆戊子舉人，司鐸揚州。習多浮靡，升潛加意訓導，士風丕變。居常無疾言遽色，而嚴嚴氣象，不可以非禮干。阮元少師事之，銘其墓，謂師道自揚州胡潤州後，一人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內省筆記一卷　家刻本

清李筠撰、筠字煥文、婺源人、家貧力學、事母盡孝、補博士員、遊進士光琦胡公門、恪遵慎獨之旨、潛心程朱、治四子書五經、輒多心得、反身實踐、悉合規矩、無疾言遽色、暗室獨處、如對神明、授徒依小學節目、講求冠昏喪祭之禮、皆躬行之、

近思錄輯要六卷　家刻本

清程尚友輯、尚友字樸亭、婺源人、庠生、讀宋五子書、言動莊敬、獨居不敢惰、其論學必本之躬行、母病風不語、尚友侍疾三年、視聽於微眇、撫兄遺孤、恩誼周至、宗黨匱乏必濟、歲歉必賑、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華記存二卷 鈔本

清江濬源撰。濬源字岷雨，號介亭，懷甯人，乾隆戊戌進士，官臨安知府。是編分上下兩卷，論性道，語多平實，惟謂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生衰周之季，務為恣肆無範之言，掊擊聖人所以治天下之法，則似未明老莊列之真諦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程氏正學論七卷 自刻本

清程晉芳撰。晉芳初名廷鐄，一字蕺園，號魚門，歙縣人。其祖業鹺，寓居於揚州，殷富豪侈，晉芳獨愔愔好儒，罄其資購書五萬卷，招致方聞綴學之士，與共討論。乾隆閒成進士，授吏部主事，纂四庫全書。少讀蕺山劉念臺人譜，見所論守身事親大節，輒心慕之，故自號蕺園。以後綜覈百家，出入貫串，於漢宋諸儒之說，一以程朱為職志。是書反覆於體用博約之際，以為宋儒說經不無小失，至於天道人紀，節心制行，為有用之學，百世師之可也。

實學錄不分卷　鈔本

清余進長撰。進長字鏡湖，號西堂，婺源人。增廣生。少力學，以外王父汪雙池無嗣，祀於家，於雙池著述多尋繹手錄，以志景仰。為文獨發性靈，清剛之氣，不汨時趨。又善誘人，後進多所成就。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四書述陸輯言不分卷　鈔本

清陳桂齡撰。桂齡字枝一，涇縣人。家貧力學，設教水西書院，四方從遊者甚衆。是編雖云述陸，多出己見，其精粹實不在平湖下。官建德縣教諭，勤於督課，仿胡安定遺法行之。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求志編不分卷 刊本

清呂縉熙撰。縉熙字敬甫，壽州人，遷居六安。幼穎悟，志趣越儕輩。既長，讀司馬溫公、程朱諸儒書，奮然興起，篤志潛修，不應舉求仕。著是編，其論學有曰：學者心欲下而志欲高，心不下不能求益，志不高不足任道。又曰：鑒以空而明，心以虛而靈，有成見者，心之蔽也。讀書觀理，無往而不窒矣。又曰：饔者炊其下而獲其上，懼其洩也。好名之念，德之洩也，君子慎之。其論治有曰：為治莫先於正君，莫要於舉賢，莫重於立教。三者得而天下平。其論立書有曰：古者為文以明道，後世為文以說人。以文說人，其人可知，其世亦可知矣。順德羅惇衍視學安徽，深器重之。撤防後嘗造廬相訪，甚推其書，以為似明儒呂氏呻吟語。諭士子讀書勵行，以呂君為則。其書多格言，惟論惟則，誤。桐城戴鈞衡存莊曾屬方宗誠為訂正焉。見方柏堂集。

趙氏語錄不分卷 鈔本

清趙玉撰。玉字藍生，號盧舟，桐城人。嘉慶己未進士，選庶常，改工部主事，升郎中。癸酉林清之變，部曹星散，玉至署，有自署出者，要與俱。玉曰：此何時，忍言去乎。入見長官，長官大喜，令督火藥局，與兵役雜處，不食三日。擢知漢陽府，事多善政。漢陽固沃壤，在位六年，一無所取。及歸，囊橐蕭然，惟書數十廚而已。

養園隨筆不分卷

清汪桂月撰。桂月字秀林，宿松人。嘉慶庚辰恩貢生，舉孝廉方正。嘗玩孟子存心養性之言，因自號曰養園。所學宗朱子，以守身為本，及物為用，實能踐履之。是書皆體驗有得之言，桐城方柏堂稱其學行為一邑之宗云。

正志錄不分卷　家刻本

清許鼎撰。鼎字子秀，號玉峯，晚年更名會城人。其初工詩善書，能文章。其父東山慮其流為名士，授以薛文清讀書錄，由是奮然有求道志。嘗受謝上蔡云：克己宜從難處克。因思未能寡欲，何以入道，當先克去之。困窮嗜學不倦，不求置陋室纂鈔一編，於漢唐宋明以來碩學名臣論學論政切要者必錄之。二書皆自抒其心之所得，其大旨有曰：體天地之道以垂教，其教正，二帝三王孔孟程朱皆體天道以垂教者也。何謂體天道，人倫日用各盡其善而已。又曰：儒者有轉移風俗之具，不因風俗而轉移。其論學有曰：學當極其規模之大，盡其學養之純。又曰：易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學者須常存此意，於心校量顯晦，使非為己之學。又曰：能慎獨乃為能惜陰。其論教有曰：初學事事教之務實，以涵養其本原，久則聰明自出，才智自生。若以機巧外飾導之，則人欲日肆，天理日消，有聰明亦必塞，有才智亦必小，誤人不亦多乎。方東樹見其書，稱為純粹深通，光明俊偉，皆由本

躬行反身理會推見至隱學者讀其書究其氣象不特由之可以入道亦可想見其為人

待定錄百餘卷殘本 鈔本

清方東樹撰東樹精研性理之學每日鷄鳴即起深夜始就寢隨觸劄記或枕上有得攬衣起書嚴寒酷暑無少間是書凡百餘卷自天道治法人情物理修齊之要格致之方存養省察之旨以及說經考史詩文小學無不探賾抉奥辨析幾微嘗言儒者之學從正不及中中必純粹以精而純粹以精必在明辨晳故其學以窮理為要年譜載先生年五十三歲八月作待定錄序有曰余所著待定錄於身心性命之旨修己接物之方體驗甚悉則讀是編可以見其學矣書未梓行咸豐間燬於賊僅有殘本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未能錄二卷 鈔本

清方東樹撰、年譜載先生年五十九歲、客宣城、著是書、自序略云、閩縣孟瓶菴先生、以損益二卦歸之復卦、作未復錄、曰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凡四篇、用意密切、至矣善矣、然不逮戴山人譜六言為有始有卒、余參劑劉孟二書、自輯其所後為十言以自程、曰理獨、曰衛生、曰修內、曰慎動、曰敬事、曰獨幾、曰盡倫、曰執義、曰安命、曰積德、術家言吾歲行不利在卯、每自念吾今日死而明日尚存也、曷為明日死而吾今日先云乎、凡不修之人、形雖未絕、而生理早泯、雖生而死已久矣、管子曰、壯者無怠、老者無偷、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過、欲之未能、勉之而已、其書分上下二卷、卷上即上列十目、卷下為類記、

進修譜不分卷 鈔本

清方東樹撰、年譜載先生年六十歲、主宿松松滋書院、著進修譜、自序略云、進修者、本易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語德者本體、業者致用、德業並進、如釋氏教乘雙修、學者不得其門、又昧於所從事工夫本末次序、不知率踏邊見偏見、至死不悟、可哀可憫、吾譜之所以作也、四子六經諸史皆譜也、吾曷為復作之、此吾所私具也、義理天下之公、曷為有私、吾所謂私者、如人皆冠履、視之則同、然而吾所自具合吾首適吾足、不同於人之所有也、其譜之類凡八、窮理一、審察二、實三、冀宜四、節五、止六、借所七、恒八、借所乃用、泰西鄧玉函撰奇器圖說中語、謂人之為學分所有二、一本所、二借所、本所在內、曰明悟、借所在外、曰圖籍也、

紉牖編四卷 鈔本

清左朝第撰、朝第字匡叔、一字偉安、桐城人、嘉慶庚午舉人、揀選知縣、從姚郎中學、生有忠信之質、熟於明史、晚兼習禮、是書乃所訂家禮、繫以箴銘、能得程朱遺意、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思適居鈐語四卷 家刻本

清方東樹撰、年譜云、先生年七十七歲、作思適居鈐語、取經史所載古今述傳、而義未安者、為之論辨、凡四卷、僅刊首卷、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內訟齋隨筆一卷 家刻本

清石廣均撰。廣均字方墀，宿松人，孫元之子。受學於汪桂月，以聖賢之道相勗成。道光丙戌進士，授主事，尋乞養歸。居憂哀毀盡禮，尤以繼志為孝。凡捐義舉費數萬金。治家整肅，一言一動皆足為法。是書擷性理諸書之精粹。所著尚有人譜詩箴、古今仕學金鑑等書，未見。

經訓感應篇一卷 家刻本

清俞粹純撰。粹純字布文，婺源人。嘉道間貢生，授陝西乾州州判。林文忠則徐撫陝右，委查倉廒，嘉其能，以知州陞用，權州事。愛民訓士，以勤康稱。少時讀書秣陵鍾山，攜姚姬傳、孫淵如、蔡生甫、朱蘭坡皆器重之。同邑朱錫珍、洪軒皆從之遊。

續近思錄一卷 鈔本

清何克庵撰。克庵以字行，南陵人。潛心朱子之學數十年。是書踵原編體例，取朱子之言，詳審而縷分之，令其文意相屬，條貫可尋。克庵與歙縣鮑覺生交最稔，此書之作，鮑實贊助之云。

過庭聞見錄一卷 家刊本

清夏炘撰。是編多識其父之嘉言善行，方宗誠致夏弢甫書有云：承惠書并過庭聞見錄，仰見太先生學行性情，無一不可師可法，而先生之記錄純實不浮，真孝子仁人之用心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太谷經一卷　家刻本

清周穀撰。穀字星垣，一字太谷，自號空同子，嘉道間石埭人。求師訪道，足跡遍海內，其後自入山修道，晚居揚州傳道於其徒，其爲學貫穴六經，旁通釋老，而自闢門戶，時時緯以理數，其於方術小道，時不自拘檢，而遊戲三昧於儔人中，以是叢世譏。穀遺言爲弟子所記者，號太谷經，有黃厓、龍川兩定本。其徒矜重之，不輕褫於外。黃厓者，穀弟子儀徵張石琴積中授徒山東肥城西六十里之黃厓，於同治丙寅死於黃

厓冤獄者也。龍川者，穀弟子同邑李晴峰光炘，於穀門下年最少，張李二子有臨河贈別唱和之歌詞，皆淵妙，皆惛惛儒者之言也（見本志周穀傳）。穀之道一傳於光炘，學者稱爲龍川先生，再傳泰州黃濂明絛年，自積中家奇禍，畏其生而毀之學者益自閟，世莫睹其閒奧，世傳晚清石埭有兩奇士，一曰仁山，一曰太谷，洵不虛也。

瑑春詞二卷　寫刻本

清江炳炎撰。炳炎字研南，錢唐人。是編上卷七十七闋，下卷四十九闋。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四，論其詞曰：江研南詞取法南宋，頗有一二神鮮處。又曰：合者得其神理，如只有東風，依依分綠上楊柳（按綺羅香中語），又柳影云：誤了闌人也曾描出春前怨，宛雅幽怨，視少游、碧山，幾於化矣。瑑春詞在國朝不甚顯，然識者

當相賞於風塵外也。八聲甘州云：記蘇堤芳草，翠輕柔，柳絲拂簾鉤，趁花風吹帽，扶藜買醉，正好清游，日落亂山銜紫，倒影掛中流，喚櫂穿波去，月滿船頭，不料嬉春散後，對白雲揾別，烟水都愁，數那家池閣，曾嘯碧天秋，到而今歸期未穩，夢六橋，飛滿舊鷗，更初轉夢驚回處，卻在揚州，極寫清遊之樂，便覺揚州俗塵可厭，煙花三月下揚州，從不可無

此冷水澆背之作，此論最為精塙。炳夫所撰雖間有淺滑，而其體氣清意婉，結體雅正，非泛之學南宋者所可擬也。

桂隱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劉詵撰。詵字桂翁，廬陵人。延祐間，復科舉，詵肆力於名物度數訓詁箋注之學，十年不第，轉習辭章。至正中，卒。是編乃自璜川吳氏藏鈔桂隱集本中錄出者，僅六闋。詞妙中流麗，謁金門初見桃花云：「春愁淺，窺人忽見桃花臉。桃花臉輕寒初透，小窗猶掩。東風裙蹙湘波颭，相逢處處如人面。如人面，劉郎老去，怕伊重見。」即就桃花人面展轉反覆，而不覺板滯。謁金門云：「春睡倦，自揀花枝行遍。昨日新紅今日變，細挼將袖染。翠剪迎風撲面，雙燕飛來還轉。簾外楊花簾裏燕，相逢如未見。」詞語流轉，而用意深微。滿庭芳次韻毅菴有云：「看疏如有恨，密似相依。」亦能融情景於一也。

春草堂詞集二卷 道光刊本

清謝埅撰。埅有春草堂詩鈔，是編為其所撰之詞，上卷六十六闋，下卷四十五闋，附劉敦元全作念奴嬌二闋。埅論詞曰，詞之於詩，猶齒髮之於身也，何則，詞為詩之餘，即齒為骨之餘，髮乃血之餘也，況詞與詩同發源於漢魏，詩變於六朝，成於李唐，詞創於五代，備於趙宋，云云，所言虛而不實，浮而不切，故

其所製，殊無可取，慢詞尤為疏淺，律亦不細，然其天資甚高，善於摹擬，若薩靈擬溫助教楊柳枝，擬牛給事浣溪沙，擬薛侍郎小重山，擬和學士河瀆神，擬張舍人虞美人，擬顧太尉女冠子，擬毛秘書謁金門，擬馮學士諸作，可謂形似。善薩靈云，閒情片片，屏山隔，怪簾草妬羅裙色，楊柳一絲絲，日高春晝遲，花開不甚惜，花落長相憶，惆悵凭闌干，花光拂

袂寒。謁金門云，春奧測，換了柳梢顏色，燕子一雙飛覓食，銜將花片入，漫道似曾相識，頻踏舊時風格，記得去年今日，離筵紅淚溼，雖不如花尊之深厚，而以濃豔之筆，達深曲之情，則一也。

西村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史鑑撰。鑑字明古，松陵人，宏治十二年進士。人稱西村先生。是編自其西村集中錄出者，凡三十五闋。詞雖淺俗，而用筆時得宋賢遺法。菩薩蠻贈妓云：柳腰清減花容瘦，眼波凝綠眉山皺。春去已多時，不堪聽子規。相逢時話舊，淚溼羅衫袖。對酒莫高歌，聞歌愁更多。少年游題小景云：青山重疊繞回谿，空翠溼人衣。好似嫦娥曉臨妝鏡，石黛掃雙眉。丹楓映水如漂錦，秋色誤春姿。風振華林，滿空紅籟，走上小亭時。鮮連環云：潮水西流，肯寄我鯉魚雙否。賀新郎天台云：霧帳雲房深幾許，夢魂中不管流年度。古寺石橋風雨響，瀉下半天瀑布。有頭白老僧常住，世上名山能有幾，強登臨，莫待青春暮。並能於直筆之中，而見其氣象也。

露蟬吟詞鈔一卷 嘉慶刊本

清唐仲冕撰。仲冕字六枳，號陶山，善化人。乾隆進士，知荊溪縣，累官陝西布政使，權巡撫。是編凡百零九闋。其詞氣力厚重，而語不經意，句多累字，為可惜耳。三臺云：正衰年官況，似水早秋別情，如雨為半生寄興，滿江湖，愛帆席和鷗飛度，循津岸欲叩漁莊，戶趁打槳丁沽入去，泊新市楊柳穿魚，訪舊跡葦蘆鷺鷥記韶華衫舞慘綠，謬訛枌榆曾住，指水驛頻檥芋廉船，早認取波萍風絮，爭三十八載重經路，有幾個朋交能遇感宿夢落屋孤蟾，撫商調楓林寒露，況晨星隨我照影，暮雲促君搜句，畫角人病翼引徽吟，更吟到冰絃清處，何時把釣竿便碧樹，待共參歌譜。琴賦廣陵散，曾寫丹青，洛陽塵莫嫌緇素。此詞誠不如夢窗鶯啼序之精悍，然於平鋪直敘之中，

頗見筆力，若能字斟句酌，則亦大聲之遺也。

讓谿草堂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孫承恩撰。承恩字貞父，華亭人。正德進士，歷官禮部尚書，兼掌詹事府。時齋宮設醮，承恩以帝惑於道流，獨不肯黃冠，遂乞致仕。卒，謚文簡。是編自其讓谿草堂稿中錄出者。秦樓月題鶴、點絳唇題孔雀、生查子題雁、卜算子題鷹，僅四闋，並藉物喻志，比興深微。生查子云：「江南澤國秋，野水連天淨。日落渚沙明，霜老蘋蒲冷。欲下復徘徊，顧侶聲斯應。皓月渡銀塘，照見雙樓影。」此雖不如東坡卜算子之高渾，而託意深遠則一。以其人存其詞，可也。

捧月樓詞二卷 小倉山房本

清袁通撰。通字蘭邨，錢唐人，是編首卷五十八闋，次卷六十二闋，其詞浮豔膚淺，全無氣格，慢詞尤不合體，製豔詞者，運意宜深沈，而筆力宜重大，而通詞則浮淺輕薄，致花尊者重神理而不在形骸，通詞但求字面而已，明清兩代之豔詞，合者甚少，即坐此故，製慢詞者，雅正為上，豪健次之，若賀鑄之濃麗，不易為也，而通則混而不辨，牽合補衲，蠹詞已甚，陳廷焯謂其所為詞，全不講究氣格，只求敷衍門面而已，並有門面亦敷衍不來處，非苛論也。

箏船詞一卷 嘉慶刊本

清劉嗣綰撰。嗣綰字簡之，號芙初，陽湖人，嘉慶進士，官編修，歸主東林書院，是編凡六十六闋，其詞雖清雅，而不能深厚，高陽臺秋日重過補蘿山房云：「蕉格臨書，苔文讀畫，閒門最好深深，空谷人家，殢他翠袖寒侵，商量多少營巢燕，占東風只有紅襟，替沈吟，花未闌珊，竹木蕭森。五湖憶著閒生計，怨鉛華流斷，芳訊都沈，一縷鶯波，箏閒圓到鷗心，闌干只合青騰倚，怕他時煙夢來尋，病愔愔，無限清愁，譜入瑤琴。」此學玉田生者，集中雅暢之作也。

松壽堂詞一卷（惜陰堂叢書本）

明楊循吉撰。循吉字君謙，吳縣人。成化進士，授禮部主事，以病歸。武宗駐蹕南都，召賦打虎曲，稱旨。易武人裝，侍御前，善為樂府小令。帝以倡優畜之，循吉以為恥，辭歸。是編自其松壽堂集中錄出者，凡十四闋。詞不深曲，而善寫景事。望海潮云：西湖翠柳風斜，有露絲烟縷，惆悵藏鴉。醉蓬萊云：新漲溶溶，梅開野店，來尋疏蔓，點蕩風和，看紙鳶遶廓。洞仙歌云：醞香飄十里，更著流鶯亂擲金梭，向林纖野芳，綮天宇淨，日映遊蜂，早攔住高陽狂客。瑞鶴仙云：微風林樾動，見雲暗豁堂，水禽鳴啄，輕雷度郊墅，作翻荷點點，雨如拳重。西江月云：雨腳如麻正密，波紋化暈初圓。陰陰四月熟梅天，仙舫朱簾高捲。並即事馳寫，不落纖巧者也。

貞一齋詞一卷（彊村叢書本）

元朱思本撰。思本字本初，號貞一，臨川人。嘗學道於龍虎山大、又嘗從吳全節居都下，博洽文雅，著于當時。蓋學道而又能文，如李清庵輩也。是編乃自吳鮑庵鈔貞一齋集本中錄出者，僅水龍吟、千秋歲、燭影搖紅三闋。水龍吟送閔道錄醮，玉隆竣事歸東湖；千秋歲壽程竹逸六十；燭影搖紅壽鄭梅庵，並為酬應之作。其不以詞重，明矣。存以備考可也。

默庵樂府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安熙撰。熙字敬仲，號默庵，藁城人。慕劉因之學，家居教授垂數十年。是編乃自善本書室藏鈔默庵文集中錄出者。酹江月二闋，太常引、石州慢、鵲橋仙各一闋，共五闋。酹江月登古容城有感（城陰則靜修劉先生故居）云：「天山巨網儘牢籠，多少中原人物。趙際燕陲空老卻，千仞巖巖蒼壁。古柏蕭森，高松偃蹇，不管飛冰雪。吞壇摩蟻，問君誰是豪傑。重念禹跡茫茫，狐兔荆棘，感慨悲歌發。累世興亡何足道，等是蠢蚊飛滅。湖海襟懷，風雲壯志，莫遣生華髮。中天佳氣，會須重口明月。」蓋次東坡韻也。詞主疏曠，此可見其槩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觀槿長短句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吳敏道撰。敏道字日南，號南華，又號射陽畸人，寶應人。不樂仕進，以布衣終。是編自其觀槿稿中錄出者，凡六闋。減字木蘭花云：「輕風浦溆，一箇白鷗飄不去。點破蒼煙，綠水紅蕖明鏡前。湊成兩箇，我共白鷗鷗共我。正好湖頭，跟定漁家舴艋舟。」醜奴兒令云：「山人只在山中住，又近東湖，又近西湖，湖上風來暑也無。盆池滿貯湖中水，半種茨菰，半種芙蕖，池上風生浪也無。」高尚之懷，優游之趣，閒雅恬適，物我相忘。讀其詞，如見其人。至于為詞為曲，亦不必苛論矣。

偲庵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楊旦撰。旦字晉叔，建安人，宏治進士，歷官太常卿，以忤劉瑾，謫知溫州。瑾誅，累擢至南京吏部尚書，轉北京吏部尚書。事蹟附載明史楊棨傳。是編自其偲菴文集中錄出者，僅九闋，並為帳詞，無足深論。歸朝歡云：東風綠遍蘇堤柳，一棹空江春雨後。客中送客若為情，傷多莫厭離亭酒。辭情雅暢，似非不知詞者，而囿於習氣，專事酬應，為可惜也。

全庵詩餘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胡文煥撰。文煥字德甫，號全庵，一號抱琴居士，錢唐人。是編自其游覽粹編中錄出者，凡十四闋，詞多平庸淺俗，殊無可取。文煥於萬歷中，設文會堂於杭州，廣刊四部典籍，並手輯琴譜古器具名詩家彙選諸書，又手輯襍著數十種，合梓行世，曰格致叢書，並彰彰在人耳目。其詞雖劣，自可存備一家也。

半軒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王行撰、行字仲止、自號半軒居士、又號淡如居士、別字楮園、長洲人、明初富人沈萬三、延之家塾、每一文成、輒酬白金、行麾去之、洪武初、延爲學校師、已而謝去、隱石湖、其二子役于京師、行往視之、涼國公藍玉、館之于家、數薦之、後玉被殺、行父子亦坐死罪、是編凡十四闋、自其半軒集中錄出者、如一江春水、如夢令、青山相送迎、並清雅可讀、踏莎行云、細草春沙、垂楊古渡、忘機可得如鷗鷺、平湖卻也慰人心、片颿不礙雲中樹、深入淺出、意興婉曲、惜其不多見耳、集多新調、則明人之通病也、

玉屑詞二卷 光緒刊本

清朱寫瀛撰、寫瀛字芷青、大興人、是編凡百闋、依小令中調長調之例、分別編次、長相思自題詞卷下半闋云、晚春時、早秋期、無限湘蘭沅芷思、餘音歌入詞、然其所製、頗傷浮淺、惟昭君怨秋懌訂卿明湖上書云、幾處蒼涼雲樹、幾陣慳怜風雨、獨坐已生愁、況經秋、誰遣鯉魚生翼、來遞遠人消息、飛夢答吟箋、到湖邊、意雖不深、尚有清淡之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道園樂府一卷附鳴鶴餘音詞一卷（殭村叢書本）

元虞集撰。集字伯生，號道園，崇仁人，仕至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事蹟具元史本傳。是編乃吳昌綬據道園學古錄及遺稿輯本，而朱氏特刊者，詞凡十八首。其鳴鶴餘音，乃集與全真馮尊師所作蘇武慢無俗念諸詞，馮尊師蘇武慢二十首，集十二首，別有無俗念一首，共三十三首。吳復以南詞本參校，其詳並見於後跋。集詩文最著，當時虞楊范揭號為四家，集詞雖不多，氣質剛健。輟耕錄云，吾鄉柯敬仲先生，際遇文宗，起家為奎章閣學院鑒書博士，以避言路居吳下，時虞邵菴在館閣，賦風入松詞寄之，今集中有風入松寄柯敬仲詞是也。詞云，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翦朝衣，御溝冰泮水挼藍，飛燕又呢喃，重重簾幙寒猶在，憑誰寄銀字泥緘，為報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則易為雅健矣。歸田詩話云，曾見機坊以此詞織成帕，張翥摸魚兒詞序云，元夕吳門姚子章席上，同柯敬仲賦，敬仲以虞學士書風入松於羅帕作軸，雖傳說不同，其為當時所珍貴可知矣。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云，虞道園詞筆頗健，似出仲舉之右，然所作寥寥，規模未定，不能接武南宋諸家，惟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二語，卻有自然風韻。頗[illegible]論人似近於苛。至蘇武慢無俗念諸首，多方外之言，不合詞體，亦不必以工拙論矣。

清庵先生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李道純撰。道純有道德會元，已著錄。道純乃元代羽士，其中和集多論造化之旨，道德會元則究述老子二篇，蓋其詩文詞中，皆不離外論道之言。是編即從中和集中錄出者，凡五十八闋，以聲色頹茂之詞體，而論三教一源之旨，其非正聲，無庸詳述，至論道得失，亦不得於此而評判也。然道純頗有著述，且時

興詞人往還，自可存以備考。其水調歌頭贈白蘭谷三首，首句皆用三元秘秋水，其第一首末句云，誰為白蘭谷安寢感羲皇。考白朴天籟集卷上，有水調歌頭二闋，題以三元秘秋水為首句，第一闋序云，丙戌夏四月八日，夜夢有人以三元秘秋水謂予，請三元之義，曰上中下也。恍惚玩味，可作水調歌頭句，恨秘字之義未詳。後從相國史公歡遊，如平生，俾賦樂章，因道此句，但不知秘字何意。公曰，秘即封也。甫一詞而寤，後三日成之，以識其異。第二闋序云，予既賦前篇，一日，舉似京口郭戴山，戴山曰，此詞固佳，但詳夢中所得之句，元者德謂水府，今止詠甲子及秋水篇事，恐未盡也。因請再賦，由此觀之，朴撰詞於先，而道純復贈以解之耳。跋謂託之於夢，殊非揣論。丙戌乃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也。

貞居詞一卷（彊村叢書本）

元張雨撰。雨字伯雨，一字天雨，別號貞居子，錢塘人。年二十餘棄家為道士，往來華陽雲石間，自稱句曲外史。是編據遂雅堂鈔本以刊者，凡五十三首，補遺二首。別有西泠詞萃本，詞首數正合，而次第則異，文字亦時有不同，可參校也。其詞清雅有餘，惜不能深入耳。觀其與仇山邨、虞道園、張小山、張仲舉諸人相倡和，則詞學切磋之功，亦未可泯。「木蘭花慢」和馬昂夫云：「想桐君山水，正睡雨聽淋浪，記短棹曾經，煙邨晚渡，石磴飛梁。無端故人書尺，便夢中顛倒我衣裳，此去釣臺多少，小山叢桂秋香。青蒼秀色未渠央，臺榭半消亡，擬拾隱羊裘，尋盟鷗社，投老漁鄉。何時扁舟到手，有一襟風月待平章，翻與浮丘仙伯，九皋聲外滄茫。」詞雖未臻上品，然以方外之士而遺辭造句，浸淫融化，不染道家之習，亦難得也。

純飛館詞一卷（天蘇閣叢刊本）

清徐珂撰。珂有大受堂札記，已著錄。是編為其詞集，不分卷帙。觀其所作，不宗一家，而清新婉雅，是其所長。論其全集，篇篇可取，其不能成為大家，亦坐於此。浣溪沙云：一曲清歌擲玉簫，款春明日是花朝，淚痕多處在重綃。樓外啼鶯牆外燕，夜來疏雨晚來潮，離人何處木蘭橈。得二晏之神髓者也。西窗燭云：柳條無力，暗織愁絲，芳心空付流水。尋巢休誤重來燕，問憶否雕梁，舊紅曾繫。認酒痕卻在羅襟，得似年時清淚。簫聲裊，紫陌斜陽，餘寒猶禁。閑曲花開未，便教此後東風準，怕寵柳嬌鶯，見人憔悴。忍思量，錦瑟年華，慣負鸞綃鴛綺。珂曰：纏綿深密，斯碧山之境也。珂嘗撰歷代詞選集評，及近代詞話、清稗類鈔，皆甚允當。蓋珂與朱孝臧、況周頤諸人相往還，耳濡目

染，具有典型也。

太素齋詞鈔 二卷 光緒刊本

清勤方鑄撰。方鑄字悟九，號少仲，新建人。道光舉人，官至河東河道總督。是編上卷六十二闋，下卷六十五闋。其詞用字精潔，造語圓融，意境悠遠，雖未入高渾之界，塙有宋人軌範也。浣溪沙云：曲折迴廊夜氣清，綠楊垂地鎖春晴。是誰纖影壓疏櫺，珠落粤煙龍腦熱，玉屏塵月鳳膏明，了無聲息落花輕。臨江仙云：惆悵踏歌楊柳渡，西風斜日潮平。小舟安穩布帆輕，一尊離別，我里短長亭。今夜淮東堤畔月，可憐空照淒清。戍樓蘆管動秋聲，澄湖煙水潤，天外望江城。竝文辭清豔，筆意高遠。俞樾敘其詞，謂少仲既歸道山，遂有刻其詞以行世者，而刻之不精，讀者憾焉。陳仲泉同年謀重刻之，乃出少仲所錄贈者，校讐一過，并補入原刻所未有者數篇云云。是別有原刻，早已行世，然以此本為完整也。

西村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朱樸撰。樸字元素，海鹽人，隱居西村。正嘉間，與文衡山諸人相酬答，是編從其西村集中錄出者，僅五闋，念奴嬌亦不完。其風入松云：武陵春酒不論錢，紅杏竹籬邊。畫橋一帶青青柳，蘭舟繫，瑪瑙坡前。陽樹數聲鸚鵡，誰家一簇秋千。朱闌玉板鷓鴣天，歌罷彩雲偏。杜鵑啼殺清明雨，樓臺鎖幾處新煙。沈醉折花歸去，路旁拾得遺鈿。蝶戀花下半闋云：李白桃紅梨雪編，摘盡櫻桃，花落鶯聲老。客至匏尊時共倒，醉來隨意眠芳草。西江月下半闋云：團扇打開花片，繡鞋蹴破苔紋，只愁飛去作行雲，撇下一天風韻。詞藻繽紛，清麗意境悠遠，惜其所傳甚少也。

玉山堂詞一卷　嘉慶刊本

清汪度撰。度字白也，上元人。是編凡七十五闋。其詞效法叔夏，偶有肖似之作，齊天樂讀山中白雲詞有懷玉田生下半闋云：而今芳草寒碧，問斜陽故國，鷗淚嘆瘦，秋雁雲孤，春鷗水濶，兩字才名依舊，塋魂在否，憑心曲香燒，指尖絲繡。長嘯山空，白雲留不走，堪為玉田之槃纔也。惟全體殊不能稱，蓋玉田所作，不獨清空流走，而且潛氣內轉，度未明此旨，故其詞不入於俗，即流於滑，然其令曲亦有清而蒨婉而雅者，如浣溪沙云：幾日清陰染碧苔，簾波如水瀉空階，一番惆悵一裴回，人跡疎於秋在樹，詩情濃似酒盈杯，未黃昏已掩柴扉。細膩清宛，亦宋人小令之形神也。

嵩睦山房詞一卷 原刊本

清汪全德撰。全德字小竹，江都人。是編凡五十闋，其詞疎脫瀟灑，氣機環流，惜其務致力於外表，而不能沈思於內景也。一葉紅秋窗坐雨云：閑閒門，有苔痕蘚色，人擬瀼西居。簟熟生涼，窗深近晚，沈沈清晝繙書。算此日新寒太早，漸風衣輕薄，而簾疏雁燕思歸，孤花抱病，秋恨何如。此也中巫遺宅，說城南市曲，曾種珊瑚，樹老無煙，草長過石，百年誰保林蔬，我欲移家滄海上，看連天雲水沒蓬壺。何苦秋心吟寂，私計榮枯，似不著力，而清雅可愛，盡得力於玉田生也。

王太傅詩餘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王越撰。越字世昌，濬縣人。景泰進士，官至兵部尚書，以功封威寧伯，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自其王太傅集中錄出者。浪淘沙八闋、滿庭芳五闋、風光好、醉江月各一闋，共十五闋。浪淘沙滿庭芳皆題圖之作。浪淘沙漁村落照云：江上白雲寒，流水潺潺，漁翁家住蓼花灣，到老不知城府路，無事相關。落日半銜山，倦鳥知還，瀲紅斜影畫圖間，收拾綸竿沽一醉，真箇清閒。又平沙落雁云：無地著烟霞，漠漠平沙，幾行征雁晚風斜，窗破一天秋意思，飛過漁家。切莫近蒹葭，莫宿蘆花，好來此處樂生涯，勝似夜寒邊塞上，驚起胡笳。沖淡清幽，宛轉如意，明詞中之勝境也。

箬谿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顧應祥撰。應祥字惟賢，長興人。宏治進士，授饒州府推官，歷廣東僉事，累遷刑部尚書，奏定律例，以事不悦於嚴嵩，遂以原官改南京，致仕，是編從其歸田詩選輯出者，凡八闋，應祥著述甚夥，而不以詞名家，然如蝶戀花云：浪跡寰區經已半，老去心平，肯把閒愁亂，鏡裏容顏驚漸換，無端白日黃雞喚，隨意青山俱可翫，屈指花前，幾箇當時伴，細切黃虀供午案，食前何必侯鯖饌，亦覺清切有味也。

雙辛夷樓詞二卷 光緒刊本

清李宗禕撰。宗禕一名向榮，字次玉，一字佛客，閩縣人，入貲為郎，卒年僅三十六，是編為續刻詞集，原刻名零鴻詞，林紓謂其詞出入濟南、海寧之間，聲響柔脆，嘗苦石帚、草窗梗澀，故其所填詞，無一折涉南宋。晚年亦自以此為病，云云，此皆溢譽之言，其實宗禕所作，粗鄙淺陋，不成體格，浪淘沙之睡著也淒涼，秋滿空牀，莫言無地訴肝腸，剪被錦衾重疊壓，夢出迴廊，踏莎行云，灘頭流水解相撩，替人朝夕頻嗚咽，菩薩蠻云，病骨不能支，懨懨春起遲，許多腸斷事，獨自低頭記，以少壯之人，而辭語淒斷如此，毋怪其享年不永也。

此山先生樂府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周權撰。權字衡之，號此山，處州人。受知於翰林學士袁桷，桷薦為館職，竟報罷。是編從元刊此山先生集本中錄出者，凡三十四闋。雖間有壽詞，而所作沈深簡雅，清平樂懷古云：殘山賸水，陌上多塵土，此也當時分漢楚，俯仰幾番今古。春雲野樹蒼茫，秋風荒草沙場，極目寒鴉歸外，數家籬落斜陽。滿江紅下半闋云：天一碧，雲如掃。白銀闕，誰能到。想蟾枝不凝，寒光皎皎。圓少缺多如有恨，素娥孤冷應須老。付狂夫一笑且徘細，尊中酒。皆蒼涼深鬱，具有典型。雖若念奴嬌之懷古，朝中措之寫景，並能以深曲之思，而出之以平穩，惟詞律不精，用韻紛襍，似為美中不足。然金元之際，詞律漸疏，亦未可專責一人也。

蘭軒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王旭撰。旭字景初，東平人，山東通志稱旭與同郡王構、及永平王磐，並以文章名世，天下號為三王。餘未詳。是編乃從大典蘭軒集本中錄出者，凡二十九首。壽詞殆居其半，然亦非不知詞者。其春從天上來云：綠鬢凋零，看幾度人間春蝶秋螢。天地為室，山海為屏，收浩氣入沈冥。便囊金探盡，猶自有詩筆通靈。謝紅塵，且游心汗漫，濯髮清泠。平生眼中豪傑，試屈指年來，稀似晨星。虎豹關深，風波路遠，幽夢不到王庭。任浮雲千變，青山萬古長青。醉魂醒，有寒鐙一點，相伴熒熒。覩于此，既可測其身世，而其詞亦有出塵之思，清新之概也。

九霞山人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顧起綸撰。起綸字更生，號玄言，江寧人。從父可學客之京師，代為祝釐應制之文，多稱帝意，以國學生累官鬱林州同知，致仕。是編從其九霞山人集中錄出者，僅念奴嬌、夢江南、女冠子三闋。念奴嬌和東坡，轉入清浚；女冠子效花間，流為淺薄。蓋起綸不以詞名，偶爾模擬，故不能冶於一爐也。

枝山先生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祝允明撰。允明字希哲，號枝山，又號枝指生，長洲人。宏治五年舉人，授興寧令，遷應天通判，謝病歸。是編從其枝山集中錄出者，凡三十六闋。詞多質實滯拙，蘇武慢十二闋，尤為不合。全書之中僅鳳銜杯一闋可讀耳。允明詩文書法有聲當時，著述亦夥，詩餘雖非其所長，以其人而存之，可也。

道山詞一卷（借陰堂藏書本）

明鄭棠撰。棠字叔美，浦江人。永樂中，官至翰林檢討。是編從其道山集中錄出者，凡九闋。詞多庸俗，不成體格。惟其沖澹之氣見乎辭，如醉蓬萊云：遙想清遊，儘多佳句，得意處但詩筒閒貯，荷花國數頃，有新蓮嘉味，應笑青門故侯瓜圃，摘寄添肴旅，抒寫曠懷，淺不嫌俗，然論其全體，不相稱也。

順庵樂府一卷（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康與之撰。與之字伯可，號順庵，滑州人。說郛引與之昨夢錄，注云：與之字叔聞，號退軒。疑別為一人，前目混之，恐非也。建炎初，上中興十策，未得用。以中王薦，適秦檜當國，乃附合求進，擢為臺郎。專以歌詞供奉。直齋書錄解題：長沙百家詞本順庵樂府五卷，康與之伯可撰。與之父倬，推章詭誕不檢，事見揮麈錄。

與之又甚焉。嘗挾吳下妓趙芷以遁。與蘇師德仁仲有隙，遂興蘇玭訓直之獄。玭，仁仲之子，而常同子正之壻也。與之受知於子正，一朝背之，士論不齒。周南仲嘗為作傳，道其實如此。所傳康伯可詞，鄙褻之甚。此集頗多佳語，陶定安世為之序，王性之、蘇養直皆稱之。而其人不自愛如此，不足道也。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云：渡江初，康伯可有聲樂府。

凡中興粉飾治具、及慈寧歸養、兩宮歡集、必假伯可之歌詠、故應制之詞爲多、書市刊本、皆假託其名、今得宮本、乃其壻趙善貢及其友陶安世所校定、篇篇精妙、汝陰王性之、一代名士、嘗稱伯可樂章、非近代所及、今有晏叔原、亦不得獨擅、蓋知言云、是順庵樂府、南宋時非一本矣、今逸亡佚、此爲輯本、凡三十五首、附錄可疑者七首、壽親養老新書二

之、劉隨如詞、用那裏暨三字、蓋本於康伯可詞、花庵唐宋諸賢絕妙詞選七、有蘇養直和康伯可鷓鴣天詞、今與之原作逸未見、則所佚者多矣、隨如、劉鎮號養直、蘇庠字也、與之論事權要、交友不終、其人品之不高可知矣、然其詞氣機駘蕩、旋轉自如、上元應制、見賞於朝廷、荷花、杜鵑、寄託其心志、舞楊花可謂新詞、卜算子有如樂府、風流子追跡東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可謂形肖、臨江仙補苴後主、自是聰明、所惜者少骨力耳、似亦不得以人廢言、而況當時樂章、多出其手、可以覘詞學之遞變乎、

鶴林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劉光祖撰。光祖字德修，號後溪，簡池人。登進士第。慶元初，官侍御史，改司農少卿，遷起居郎。終顯謨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直齋書錄解題長沙百家詞本鶴林詞一卷，簡池劉光祖德修撰。紹熙名臣，為御史，起居郎，晚以雜學士終。蜀之耆德，有文集，未見。花庵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云：劉德修蜀之名士，有鶴林文集，小詞附焉。是當時鶴林詞有二本，一為文集附刊本，一為長沙坊本。今二本俱佚，此從花庵輯出十首，翰墨大全輯出一首，共十一首，合為一卷。魏了翁鶴山集，劉左史光祖之生，正月十日，李夫人之生，以十九日，賦浪淘沙寄之，是與鶴山相往還也。詞僅十一首，殊難評定，草窗絕妙好詞，錄其洞仙歌敗荷一首，堪為完雅飄逸之作，又踏莎行云：

堋徑花寒，閉門春晚，恨長無奈春風短。起來消息探酴醾，雪條玉蕊都開遍。晚月魂清，夕陽香遠，故山別後誰拘管。多情於此更情多，一枝臭罷還重撚。不獨詞氣跌宕，亦姿態橫生矣。

沖虛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女子孫道絢撰。道絢號沖虛，張世南游宦紀聞卷八曰，黃公銖字子厚，富沙浦城人，與朱文公為交友。黃之母筆力甚高，世南嘗見黃親錄詞稾，今載于此。云，先妣沖虛居士，少聰明，穎異絕人，於書史無所不讀，一過輒成誦。年三十，先君捐棄，即抱貞節以自終。平生作為文章詩詞甚富，晚遭回祿，燬爇無餘，此詞數篇，皆膾炙在人者，因訪求得之，適子與景紹主簿見有好，且屢見索，敬書以贈。紹興三年中春二十有四日黃銖識云云，是道絢全集久燬于火，其子所錄，僅見六首，其餘散見羣書者三首，共九首，此本所據也。惟各書所載鄭文妻孫氏之詞，屢與道絢所作相混，故此本錄可疑者三首，附其後焉。其如夢令菩薩蠻諸首，文詞清秀，最似女子手筆，憶秦娥滴滴金二首，蓋老年所作。世南謂其筆力甚高，可於此徵之矣。雖不若漱玉斷腸之精妙，然在宋代閨秀詞中，自可備一家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洲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馬子嚴撰。子嚴字莊父，號古洲居士，建安人。花庵中興以來絕妙詞選誤以莊父為名，子嚴為字，而歷代詩餘詞人姓氏從之，非也。宋史藝文志著其岳陽志二卷，而詞集未傳。此本輯得二十七首，詠物為多，頗有寄託。詞末喜用重筆，如賀聖朝末云：花前一笑不須慳，待花飛休怨。鷓鴣天末云：兒家閉戶藏春色，戲蝶遊蜂不敢狂。水龍吟海棠末云：問因何卻久，一些香味，惹旁人恨。此皆煞尾用粗俗之筆也。考北宋之詞，最重收歛，如屯田雨霖鈴詞末云：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流，更與何人說。清真尉遲盃末云：有何人念我無憀，夢魂凝想鴛侶。凡此之類，不知者以為粗拙，而不知其詞前幽雅綢繆，非用重大之筆不足以束之，此正北宋詞人之大處。南宋但以雅字為標榜，明於此者蓋寡矣。子嚴時有此境，稍嫌輕而易露，殊不稱前也。

靜寄居士樂章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謝懋撰。懋字勉仲，號靜寄居士，其里居事蹟並未詳。花庵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云：謝勉仲有樂章二卷，吳坦伯明為序，稱其片言隻字，戛玉鏗金，醞藉風流，為世所貴。然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並未著錄，蓋散佚久矣。千頃堂書目復載靜寄居士樂章二卷，疑據花庵所云以補宋志，非真見其書也。此從各本輯得十四首。浪淘沙云：黃道雨初乾，霽靄空蟠，東風楊柳碧毿毿。燕子不歸花有恨，小院春寒。倦客亦何堪？塵滿征衫。明朝野水幾重山，歸夢已隨芳草綠，先到江南。又鵲橋仙七夕云：鉤簾借月，染雲為幌，杏花天云：餘酲未解扶頭懶，屏裏瀟湘夢遠。風入松云：換得河陽衰鬢，一簾煙雨梅黃，皆雅有遠神，辭無虛假，吳坦所謂非浮夸也。

橘山樂府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李廷忠撰。廷忠字居厚，號橘山，於潛人。淳熙八年進士，歷無為教官，旌德知縣，終夔州通判。花庵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云：李居厚長於四六，有樂府一卷，然多是獻壽之詞，所謂樂府一卷，是否單行，言未明塙，今佚。此從各本輯得十一首：壽詞六首，詠物二首，次和三首，多為酬應之作，與花庵所言正合。前目謂橘山四六中，有代人所作，特原本未及注明，遂不可辨。其說近是。代撰壽詞，自亦不免。然如水龍吟一首，似為旌德知縣時所作；滿江紅一首，似為夔州通判時所作，此可推知者也。詞多道諛，不足稱述，為文獻壽，尚且不可，而況於詞乎。以其長於四六，有聲當時，存其詞以備一家。

邃谷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戴冠撰。冠字仲鶡，信陽人，或云吉水人。正德進士，為戶部主事，嘉靖初，歷官山東提學副使。是編自其邃谷集中錄出者，和朱淑真斷腸詞二十九首，別作十五首。其和斷腸詞生查子去年元夜時，年年玉鏡臺及慢詞數首外，餘皆全和。自述云，始予得朱淑真斷腸詞於錢塘處士陳逸山，閱之喜其清麗，哀而不傷。癸亥正德十六年歲除夕，因乘興偏疑當作徧和之，且繫以詩，欲並白朱氏之心，非與之較工拙云云。今詞末繫以詩，似非原稿之本色，惟今本斷腸詞，以四印齋所刻為佳，而本校之，亦有可言。王本斷腸詞點絳脣後段第三句全闕，注云，雜俎本作鴛幃獨望休窮目。冠和作一川花柳奪人目，則目韻是也。柳梢青云，斜臥低枝，冠和作雪壓枝低，二者必有一誤。又月印寒池，注云，雜俎本作溪，鶯入新詞，注云，別作詩，冠和正作點，作詩，蝶戀花云，便做無情莫也愁人意，注云，雜俎本作苦，按毛刻改此，似嫌落韻，別本並作意，然冠和作歲歲今朝長是愁人苦，則冠所見本作苦，作意，兩者互校，可相參證。冠詞亦甚清麗，蓋得力於斷腸也。

醉經齋詞鈔一卷 光緒刊本

清張兆蘭撰、兆蘭字畹九、儀徵人、是編百四十闋、念奴嬌自題塡詞圖云、綺語不須心懺悔、多半空中傳恨、壯不如人、老之將至、窮達何須論、一枝詞筆、寫盡多少幽恨、其言如此、故所作多豔綺之篇、浣溪沙云、小院梧桐碧有情、綠苔紅點落花粧、茶烟嫋嫋上簾旌、花底睡酣蝴蝶影、枝頭啼暖鷓鴣聲、一天微雨做清明、詞語渾融、蓋源出花間也、踏莎行云、波心浣得斜陽溼、臨江仙云、蓼花紅溼處、蟹火一星圓、壺中天云、扁舟明月、夢魂隨浪飄蕩、疏影云、樓外花枝綽約、暗香隔一桁月影篩碎、浣溪沙云、滿屋名花香似麝、一簾春雨細如絲、海棠紅到半開時、燭影搖紅云、無限柔情、幾灣不斷春波溜、皆爲可誦之句、浪淘沙江行一闋、感今弔古、清曠跌宕、亦集中之

佳作也、

九曲漁莊詞二卷 建德周氏刊本

清沈濤撰。濤有論語孔注辨偽，已著錄。是編乃其所作之詞，共九十九闋。濤詞學源於陶樑，規撫南宋，嚴守執律，而無流滑之弊。雖小令稍近輕柔，而慢詞逼上，得白石、夢窗之神髓。清代詞人宗南宋者，十之六七，其闇合者固多，而貌似神遺者亦復不少。濤以經術名家，詞亦淵[雅?]甚正，不得以彼擬此，惜題詠之作太多耳。霜葉飛題介甫霜林覓句圖序云：「周清真霧迷衰草」，圖譜以為起韻，詞律以為非韻，然夢窗之「斷煙離緒」，玉田之「故園空杳」，「繡屏閒了」二闋亦皆是韻，則此句自當以四字為句用韻，惟圖譜以下句為九字亦非，蓋三字、六字，共說近是，亦明於聲律者也。

古山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桂華撰。華字子樸，安仁人，正德八年舉人。是編從其古山集中錄出者，共十四闋，幾全為贈送酬應之作。惟菩薩蠻「口占答何用明」云：「帝城三月鶯花繞，笙歌沸徹千家曉。半壁夕陽明，醉眠人未醒。城頭鳴畫鐸，(明詞綜作角)驚起南飛鵲。回首上林枝，行人腸斷時。」深穩堅密，似亦如詞法者。明詞綜獨選此首，有由來也。

穀庵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姚綬撰。綬字公綬，號穀庵，又號雲東逸史，嘉善人，英宗天順間進士，爲監察御史，憲宗成化初，爲永寧郡守，解官築室曰丹邱，人稱丹邱先生，是編從雲東集中錄出以刊者，共二十八闋，綬精於畫事，故時有題畫之作，詞殊平庸，惟蘇武慢追和虞道園八首，又前簡補遺四首，雖嫌荻露疏曠，然時有瀟灑之致，天成閒之詞，尚較爲可取者焉。

內臺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王廷相撰。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孝宗弘治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世宗嘉靖中，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累遷至左都御史，卒，謚肅敏，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自其內臺集中錄出以刊者，共六十二闋，其滿江紅懷賀水部，白苧贈人至藥，水調歌頭奉和夏桂洲談玄，又和答桂洲夏公論詩，又奉和夏桂洲論學，減字木蘭花和桂洲韻，皆談玄說道，評藝論文，徒傷詞體，亦奚益哉，蝶戀花云，春色魔人，長相思云，簾戶無人花作朋，道心生不生，用字未愜，擇顧不精，明詞蕪陋，至斯極矣。

休菴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盛於斯撰。於斯字此公，南陵人。值明季鼎革之時，散金結客，壹意著書。是編乃從其休菴集中錄出者，凡五十五闋。駁雜不純，雅俗隨意，至若混以曲語，不合聲律，則明人大抵如此，未可專責於斯一人也。然其悼亡別離諸作，一往情深，轉不覺其俗濫。明人之詞，不必苛論，若於斯者，自可留備一家也。

執齋詩餘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劉玉撰。玉字咸栗，萬安人。宏治進士，知輝縣，陞御史，以忤劉瑾削籍。瑾誅，起河南按察司僉事，官至刑部左侍郎，坐李福達獄，削籍歸，卒。隆慶初，謚端毅。是編從其執齋集中錄出者，僅青玉案、蓦山溪、瑞鶴仙三闋，並可誦讀。其青玉案舟中重九前一日云：扁舟短纜牽長溜，計歸程、何時候，雁聲北去頻回首，缺月將圓，涼風欲透，徙倚黃昏後。息息客裏將重九，登高閒卻題詩手，惆悵故人新別久，小院梧桐，長堤楊柳，何處黃花酒。蓦山溪一首，皆內深穩而外飄逸，宏治隆慶間殊不多覯，惜其傳詞太少也。

平山堂詩餘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劉應賓撰。應賓字思皇，沂水人，天啟進士，官安徽巡撫，旋擢都察院僉都御史。是編從其平山堂詩集中錄出者，凡八十首。木蘭花慢云：颯然不記出去，長相思云：煙雲護花朝暗，紅粉傳風雨惡，皆不成句。詞東風齊著力二首、水調歌頭、憶秦娥、臨江仙諸首，字句生硬，聲律殺亂，八首之中，難尋完璧矣。

秋蓼亭詞一卷 嘉慶刊本

清何文敏撰。文敏字功甫，荊溪人。是編凡四十闋，前有趙懷玉序一篇，吳錫麒題詩二首。懷玉序云：讀悼亡諸闋，使人增伉儷之重；讀壺中天，使人深蓼莪之悲；讀霜葉飛，使人觸羊左范張之感。今觀集中，霜葉飛哀周達邦、壺中天清明感舊、散步和興聞，又壺中天、惜餘春慢、浪淘沙、瑤花諸闋，皆悼亡之作，哀歎綢繆，讀之興感，全以情勝，不必束以詞格。趙序云云，不可盡謂為虛譽也。

順受老人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吳禮之撰、禮之字子和、號順受老人、錢塘人、花庵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云、吳子和有詞五卷、鄭國輔序之、今佚、此從花庵抄出十六首、全芳備祖輯得一首、共十七首、全芳備祖後集卷二荼蘼門引昭順老人浣溪沙詞二首、是否為順受老人之詞、殊難塙定、因附錄其後焉、禮之詞格不高、語多平率、偶有疎曠之致、

亦非詞中之本色、其瑞鶴仙云、風傳秋信至、顫葉葉庭梧、飄零階砌、鮮華迅水、況榮枯翻手、存亡彈指、誰論故紙、論古往英雄關智、在當時喚做功名、到此盡成閑氣、何謂生為行客、死乃歸人、世同驛邸、十步九計、空勞擾攘、兒戲忍都將有限光陰、縈絆逐無窮天地、我直須跳出樊籠、做箇俏底、花庵評曰、辭部意高、辭誠部矣、而意亦常人所具有、未得謂為高也、

玉斗山人詞一卷（彊村叢書本）

元王奕撰。奕字伯敬，玉山人。爲玉山教諭。是編據文瑞樓鈔本以刊者。凡二十七闋。沁園春云：耳目肺腸，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也不必君平不消詹尹，不疑何卜，不卜何疑。三徑歸來，一時有見，豈爲黃初與義熙。天下事，但行其可，自合乎宜。大哉用易乘時，縱烏喙那能食子皮。歎失若塞翁，失爲得本，贏如劉毅，贏乃輸基。大黠小癡，有餘不足，誰必彭殤早與遲。眼前物，縱銅山金屋，一瞑全非。詞顯超然之志，惟語句堅澀，究不合體。自辛劉以來，漸開其端，然氣不足以包舉者，則轉嫌瘦硬矣。奕之遜辛，即坐於此。中間和清真、稼軒、放翁諸闋，亦時有强勉湊合之弊。然如賀新郎舟下匡廬，及金陵懷古，沁園春過彭澤，水調歌頭過魯港丁家洲諸製，豈感懷悽愴，忠厚纏綿，亦不必以字句苛論矣。

養吾齋詩餘一卷（彊村叢書本）

元劉將孫撰。將孫字尚友，廬陵人。為延平教官，臨汀書院山長。將孫須溪之子，承家學，有父風。故當時有小須之目。是編從永樂大典養吾集中錄出者，凡二十闋。元鳳林書院草堂詩餘有憶舊遊一首，此本未載，已見況周頤書跋矣。將孫身丁國變，閒見悽愴，故詞情深鬱，音調蒼涼，摸魚兒題己卯元夕，即宋亡之

年，詞云：又怱怱一番元夕。無燈更愁風雨。人間天上無歸夢，惟有春來春去，愁不語。漫淚溼香綃，口草人何許。百年勝處。還更有琉璃，春棚月架，萬眼蝶羅否。風流事，孤負從來兒女。可憐薄命三五，千金無買無歡處，更說龍飛鳳舞，今又古，便賸有才情，無分登樓賦。春醪獨撫，也難覓阿瞞肯容狂客，醉裏試歌舞。又一首題甲申客路聞鵑，甲申為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上距宋亡五年，後半闋云：曾聽處，少日京華行路，青燈夢斷無語，風林颯颯雞聲亂，搖落壯心如土。今又古，任啼到天明，清血流紅雨，人生幾許，且贏得劉郎，看花眼慣，懶復賦前度。竝文情慷慨，格高骨健，其父所撰金縷曲，聞杜鵑云：十八年間來往，斷白首人間今古，據其自注，亦甲申作。蓋與將孫同賦矣。將孫滿江紅題云：偶檢康與之

伯可順庵詞，見其中隱括金銅仙人辭漢歌，自謂縛虎手，殊不佳，因改此調云云。順庵詞已佚，今有輯本，竝無此詞，知其所闕甚多。是將孫所作，不獨其詞足重，且又可供考證矣。

鏡山詩餘一卷 惜陰堂藏書本

明李汎撰。汎字彥夫，歙人，一云祁門人。宏治十八年進士，官工部郎中，出為思恩知府。汎有鏡山稿十三卷、詩餘一卷，是編即從其集中錄出詩餘，凡四十七闋。惟原本卷端但署歙李，而闕其名，據國史經籍志為李汎之作。千頃堂書目又作祁門人，與經籍志異。詞中時地，往往可考，如鷓鴣天作於正德十四年，小重山作於嘉靖五年，蘇武慢寄白岳山人六首作於嘉靖六年，至若漁家傲客寓梧州寺、臨江仙梧州寺挹清亭上作、天仙子梧州水井寺作，皆其為思恩知府時所撰也。清平樂晴洲泛步云：江邊露重，溼透寒鷗夢，何處清聲時一送，漁笛隔江閒弄，芳洲小試奇蹤，煙帷霧幙重重，天際亂雲飛去，滿江明月芙蓉。浣溪沙春歸云：報道東君昨夜歸，園林春散蝶蜂稀，綠陰深處雨霏霏，曉起流鶯無覓處，一雙啼過柳邊磯，磯頭惟有落花飛。皆委宛有情致，悠邈有遠神。其酹江月漢王陵、滿江紅阻風諸作，亦文氣駿邁，讀之神爽。餘多駁雜不純，題方廷實畫錢塘夢圖、填蝶戀花半篇，則又明人惡習，不足論矣。

扣舷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高啟撰。啟字季迪，長洲人，隱吳淞江之青邱，自號青邱子。洪武初召入纂修元史，授編修，擢戶部侍郎，坐為魏觀撰上梁文罪，腰斬于市，年甫三十有九。是編凡三十二闋。古今詞話云：青邱樂府大致以疎曠見長，蓋啟天資聰穎，故所作圓軼流麗，工力雖未臻兩宋，然在明初詞中自可名其家矣。共最著行香子詠芙蓉云：如此紅妝，不見春光，向菊前蓮後纔芳，雁來時節，寒沁羅裳，正一番風，一番雨，一番霜，蘭舟不采，寂寞橫塘，强相依暮柳成行，湘江路遠，吳苑池荒，恨月濛濛，人杳杳，水茫茫，可謂極清遠綢繆之致者矣。啟嘗題宮女圖詩云：女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世傳因此賈禍，蓋為傅會之說。然其沁園春詠雁云：須高舉，教弋人空慕，雲海茫然，託意高遠，而終不免於禍，此陳廷焯所以為之感歎也。

受辛詞二卷 咸豐寫刻本

清王蒓撰。蒓字小汀，甘泉人。是編上卷七十闋，下卷七十五闋，共一百四十五闋。蒓為鶴汀之子，王西御之弟子，受知於汪冬巢，而又與孔宥函、莊中白諸人相往還，詞學淵源，至為深遠。故其所作，憂玉敲金，圓潤明密，雅俗雜用，跡混形融。其蘭陵王自書詞稿一闋，淒涼哀歎，究轉綢繆。莊中白評其詞曰：因寓觸類，比事屬辭，王吳之步趨也；撫今追昔，琢句選聲，姜張之勝概也。今以集中晤莊中白話舊憶舊遊一首證之，詞云：又鶯飛草長，為轉花濃，春色誰看，怕上層樓望。有亂紅千片，遮斷青山，飄零燕泥身世。欲寄故巢難，但軟語商量，雙棲不定，何處梁間，茶烟禪榻畔，羨濛梁人在意態蕭閒。一曲家山破，把十年舊夢枕上驚殘。秋水南華無恙，派嘯海天寬，看劫外沙鷗，鏡中老我，雙鬢斑，雖未如白石中仙之沈深，而在有意無意之間，自有一片清氣，悠蕩搖曳，莊氏所稱，非盡虛也。

陶學士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陶安撰。安字主敬，當塗人。元至正初舉鄉試，授明道書院山長。入明，洪武初知制誥，兼修國史，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福王時追謚文憲。是編詞二十四闋，於跌宕之中，往往有淩厲之致。水調歌頭云：秋高興何遠，爽氣挹星河。雨晴山勢飛動，樓外雁來多。金縷曲云：最惜稽山無賀老，短燭照人孤影。江湖聚散如萍梗，笑談間雲霄滿足，一鞭馳騖。萬壑水晶天不夜，人在玉虛仙境。太常引云：江城六月雨聲寒，河漢倒雲端。又云：斷霞飛練遠，煙凝紫，山勢活如龍。浴罷倚長松，愛歸鳥孤飛半空。又云：長江雨歇，高天露下，星繞紫微垣。皆境闊氣爽，興會淋漓。惟若不甚經意，故完璧甚少，為可惜耳。

芳洲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黎廷瑞撰。廷瑞字祥仲，鄱陽人。宋度宗咸淳進士，官肇慶府司法參軍。是編從鄱陽五家集中錄出者，凡三十二闋。其大江東去題項羽廟、八聲甘州金陵懷古諸闋，字雕句琢，氣力沈雄。而清平樂鄂州云：秋懷驚肩，臥聽蕭蕭葉。四壁寒蛩吟不歇，舊恨新愁都說。疏疏雨打樓鴉，月痕猶在窗紗。一夜西風能緊，明朝瘦也黃花。詞語淒惋，別有深情，竝無斧鑿之痕。又水龍吟九日登城云：慨江南風景，一朝如許，教人恨王夷甫。對酒強推愁去，酒醒來愁還如故。青萍三尺，陰符一卷，土花塵蠹。試問黃花，花知余否，沈吟無語。拍闌干，空羨平沙落雁，滄波歸鷺。合以秦樓月梅花、商山四皓、首陽孤竹諸語觀之，似別有深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清江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貝瓊撰。瓊字廷臣，一字廷琚，崇德人，洪武初徵修元史，除國子助教。是編自其清江集中錄出者，凡十五闋。詞殊清雅妥宛，玲瓏四犯後段云：銀箏低按斜飛雁，尚依稀小窗深院，珠簾日午重重下，空鎖秋娘愁顰韻一束楚腰也定怕蕭郎再見，想夜深暗卜歸候，把燈花翦深情搖曳，頗似清真。梅溪水龍吟後半闋云：尚記銀屏翠箔，抱琵琶夜調新譜，芳年易度，沈腰寬盡，白頭如許，弱水三千，武陵一曲，重尋何處？柰無情杜宇，年年此日，到淮南路，纏綿哀怨，則又似中仙玉田，蓋淵源甚遠，頗饒古意，明初之詞，此得其正者矣。

有真意齋詞集四卷 道光刊本

清錢裕撰。裕字友梅，吳江人，是編一百七十五闋，詞多粗陋，似近于曲，如百字令云：未聞知識，夢中先辭雲雨。又云：腳跟未定，向人切莫誇口。南歌子云：月兒已到枕函邊，笑倩檀郎今夜早些眠。渡江雲云：還記着天南有箇儂否，如夢令云：悮着玉郎衣，笑似那家公子，公子權把鴛鴦調戲。重疊金云：命薄算桃花，儂顏偏學他，醉公子云：外設書兒王，內也無書寄。凡此之類，淺俗淫濫，不成體格，須知詞不忌俗，然筆端不凝重者，可不可輕試。裕嘗撰詞譜，詞韻亦疏淺，不足觀也。

定宇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陳櫟撰。櫟字壽翁，號定宇，休寧人。宋亡之後，隱居不仕。延祐甲寅，復出應試，中浙江鄉試，因病未及會試。事蹟具元史儒學傳。是編從裘杼樓藏抄陳定宇文集本中錄出以刊者。凡十六闋，賀壽詞十闋，代人贈和詞五闋，寄贈一闋，竝屬酬應，無可稱述。臨江仙題注戊午歲，浣溪沙題注戊午四月二十五日。清平樂題注壬戌四月十二日。考戊午為元仁宗延祐五年，即櫟中試後四年也。壬戌為英宗至治二年。時櫟年逾七十矣。宋亡隱居數十年，復仕于元，有虧氣節，而詞多干謁庸俗，尤為不當。雖有聲于儒學，而人品殊不高也。

漢泉樂府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曹伯啟撰。伯啟字士開，碭山人。至元中，薦除冀州教授。天歷初，官至陝西諸道行臺御史中丞。卒，謚文貞。是編據善本書室藏抄本以刊者。凡三十五闋，詞頗味曉，故有時不免於俗，然氣機流暢，亦不以俗為嫌也。南鄉子云：蜀道古來難，數日驅馳興已闌。石棧天梯三百尺，危關，應被旁人畫裏看。兩握不曾乾，倚暇飛流過石灘。到晚纔知身是我，平安，孤館青燈夜更寒。浣溪沙云：世態紛紛幾變更，天南地北又空名。一番華髮可憐生。旅食驚心三月到，浪花吹面一舟輕。中宵屈指計歸程。竝能於疏放之中，有宕往之致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集部 詞曲類

樂菴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吳存撰。存字仲退，鄱陽人。仁宗延祐初爲本路學正，調寧國教授。是編從鄱陽五家集本中錄出者，凡三十闋。詞雖間用生俗之語，而大體清潤雅暢。浣溪沙春閨送別云：花滿離筵酒滿瓶，摘花末語淚先零。杯行教醉莫教醒。今夜酴醾連理枕，明朝柳絮短長亭。一般杜宇兩般聽。詩輕意摯，情韻兼勝。滿江紅儀真次韻摸魚兒揚州諸闋，以蒼莽之調吐宛雅之辭，亦可玩味者也。

鐵豹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李萬年撰。萬年字維衡，號茫湖，江西豐城人。宏治時官至刑部尚書郎。此從其鐵豹存稿中錄出者，僅浪淘沙一首。其用韻首三句用潺珊寒，第七句用山，末句用閒，似和李後主者。第六句用蘭，第八句用南，與後主異，而第五句作青蛟壯氣全不協律，恐有譌誤。然僅有此首，存以備一家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半舫館賸稿填詞一卷 光緒刊本

清吳葆晋撰。葆晋字紅生，固始人，買陂塘詞注，謂家居固始之古蓼灣也。集共二十九闋，雖平而不流于滑，淺而不失其正，惟題詞太多，近于酬應，甚無謂也。葆晋與程春海、劉燕庭、龔定庵、徐星伯、吳荷屋、徐棣峰諸親友，頗有往還，逍遙倡和，時見詞注，所可取者，僅此而已。

順齋樂府一卷 疆村叢書本

元蒲道源撰。道源字得之，號順齋，世居眉州，後徙興元。元初為郡學正，仁宗皇慶中，官至國子博士，旋被名為陝西儒學提舉，不就。是編從善本書室藏抄順齋閒居叢稿中錄出者，凡二十八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間如木蘭花慢壽王國賓總管，清平樂壽趙總管，壽李平章，鷓鴣天壽楊同知，壽耶律總管，獻諛權要，有損品格，詞亦淺薄俗濫，殊無可取之處，存以備考而已。

趙待制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趙雍撰。雍字仲穆，孟頫仲子，以蔭守
昌國海寧二州，歷遷至集賢待制。是編
乃從趙待制遺稿中錄出者，凡十七首，
運意深遠，超逸雅正，不亞於其父也。木
蘭花慢云：悵悤悤賦別，回首望、一長嗟。
記執手臨流，遲遲去馬，浩浩平沙，此際
黯然腸斷，柰一痕明月，兩天涯。南去孤
舟漸遠，今宵宿向誰家。別來旬日未曾

過，如隔幾年華。縱極目層崖，故人何處，
淡落蒹葭。聚散古今難必，且乘風高詠
木蘭花。但領朱顏長好，不愁會少離多。
雖以過多二字借叶，而辭氣清純，淡而
能厚。許初跋趙仲穆自書樂府卷子，趙
待制作木蘭花慢詞，又別書樂府成帙，
以就正於王德璉，凡三十五首，而豔詞
特多。凭闌干水調歌頭二闋，頗以孤忠
自許，紛華足薄，而與亡骨肉之感，默寓

其中，意其父子之仕，當時亦實有不得
已者，良可悲也。其跋甚題德璉孟頫之
壻，凭闌干一題即集中江城子也。孟頫晚
年詩云：同學少年今已稀，重嗟出處寸
心違。雍水調歌頭之贏得朱顏老，孤負
好林泉，其父子以宋代皇族，屈身事元，
實有難言之苦。讀其詞者，當哀其志也。

静惕堂詞一卷（清名家詞本）

清曹溶撰、溶字潔躬、一字秋岳、號倦圃、嘉興人、明進士、考選御史、順治初、起河南道御史、督學順天、累遷戶部侍郎、左遷廣東右布政使、康熙中、舉博學鴻詞、以疾辭、薦修明史、亦不赴、是編凡二百四十八首、雖盡洗明人習氣、而沖和雅正、風骨甚高、漸次東前啟後矣、探春慢立夏日看汪園鶯巢云、湖雨斜收、錦帆

脉脉、閒遊一任疏散、弄酒臺荒、買歌金盡、白髮難教、且緩閒道臨風處、剩無數朦朧香軟、愁紅怨綠、平分韶光、還放輕暖、細數陽年花信、過老圃、商量翠幄重蔦、亂燕來時、杜鵑啼後、別占誰家池館、不向東君笑、似失路、琵琶天邊客裏攜伊、憑欄喚將春轉、規律謹嚴、辭語雅飭、竭是南宋軌範、雖未達精深純熟之境、詞風之一變也、朱彝尊序云、憶壯日從

先生南遊嶺表、西北至雲中、酒闌燈灺、往往以小令慢詞、更迭唱和、有井水處、輒為銀箏檀板所歌、念倚聲雖小道、當其為之、必崇爾雅、斥淫哇、極其能事、則亦足以宣昭六義、鼓吹元音、往者明三百祀、詞學失傳、先生搜輯南宋遺集、尊曾表而出之、數十年來、浙西填詞者、家白石而戶玉田、舂容大雅、風氣之變、實由先生云云、可知浙派之詞、蓋創於溶

而成於彝尊也、

蓼齋詞一卷（清名家詞本）

清李雯撰。雯字舒章，華亭人。明諸生。入清，以薦授弘文院撰文中書舍人，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是編凡百二十二闋。雯與陳子龍齊名，其小令仍襲明風，宗主花草。南鄉子云：涼雨似新秋，簾捲湘波不下鉤。看盡青山和黛溼，新愁，壓下雲屏角枕頭。常把帶圍收，銀蒜低垂寶篆浮。晴數松兒人不見，凝眸，濃綠陰晴燕子儔。雖不若陳子龍之精深，而筆端不纖弱也。其慢詞甚少，亦有可論者。風流子云：千山梅雨歇，翠微裏，冉冉碧雲歸。想煮蘭庭戶，昊天平暖，罷蠶時候，越嶺低迷。憑闌久，朱霞明粉壁，黃鳥度新枝。看水散荷珠，暗成別淚，箋餘蕉葉，寫起相思。登樓携手處，常牽惹，最是珍重聲遲。為數幾圍明月，應問歸期。念湘竹簾中，半殘梔子，海棠階下，細點螢兒。好箇惱人天氣，獨自難支。詞雖未盡工整，而氣韻和雅，似有宋賢遺意。清初之詞，婉變風氣由漸而積，此可留意者也。

鷗夢詞一卷 清名家詞本

清劉履芬撰。履芬字彥清，號泖生，江山人。以佐幕功敘補用知府，充蘇州書局提調，攝嘉定知縣。縣民有為豪憲捕殺者，知冤不能救，因大慟自刎死。是編凡六十九首，其令曲效法南部諸賢，慢詞亦駸駸入古。水龍吟自題寫秋心館圖云：春雲低掩文窗，薜蘿隨處宜秋色。閒階小雨，垂花門下，一燈明滅，蛩不成吟，蟬猶餘唱，句入怨切。更江鄉冷峭，白蘋風起，都併作愁來蹤跡，路到蓮山又隔，費平章長楊獻出，牆東斷夢，城西闌夜，綺懷消歇。後眼橫波，華年流水，從今怕說，判輕衫短帽，含情絮絮，老梁園客。詞雖未入深興，而清新雅飭，自為宋賢之軌範。蝶戀花云：幾日游蜂飛絮趁，乍見生憐，憔悴春人鬢。過後韶華如玉葬，朱顏不似當時俊，道是愁多蛾添損，別夢依依，雙頰添朝暈，閒到酴醾風有信，索他燕子歸無準，深美閎約，酷肖陽春。履芬子毓盤撰濯絳宧詞，及詞史，有聲于世，蓋得其家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藥房樂府一卷 疆村叢書本

元吳景奎撰。景奎字文可，蘭溪人。年三十，遊道萬戶劉貞為浙東憲府掾，嘗辟為從事。明年，貞去，景奎亦歸。久之，以部使者薦署興化縣儒學錄，以母老辭不就。是編自大典藥房樵唱本中錄出，凡詞十二首。骨幹甚高，偶有近宋之致，惟全體多不相稱也。最高樓寄謝國芳云：「西池草，和夢汎清暉，幾度見春歸。寒沙盟冷鷗先覺，秋江影落雁初飛。故園荒，松路遠，信音稀。笑逆旅、光陰忙似箭，更好染髭鬚何用躡鶩。夜杵搗寒衣。桃花流水應無恙，小山叢桂更時依。早歸來，新酒熟，剪成圍。」清切有味，雖淺近亦復可愛者也。

燕石近體樂府一卷 疆村叢書本

元宋褧撰。褧字顯夫，大都人。登泰定元年進士，累官監察御史，遷國子司業，進翰林直學士，兼經筵講官，卒贈范陽郡侯，謚文清。是編從梁氏兩般秋雨盦藏燕石集本中錄出者，凡四十闋。其精深幽麗，雕字琢文，如賀新郎下半闋云：「主人未鮮離愁苦。對涼秋、芭蕉巨葉，梧桐高樹。夢斷羅裙天如漆，一寸鄉心淒楚。點點是、寂寞情緒。明日孤舟成獨往，更難堪、長夜瀟湘浦。憑曲檻，且容與。」雕鏤而不傷氣韻，斯可貴也。其間亦有清新伏宕之詞，浣溪沙畢山卅城西小寺晚憩云：「落日吳江駐畫橈，招提佳處暫逍遙。海風吹雨酒全銷。曲沼芙蓉秋的的，小山叢桂晚蕭蕭。幾時容我夜吹簫。」融潤和潔，語意曉暢，細讀之，帶有剛氣，則又北人褧雅詞者之本質也。

世經堂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徐階撰。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進士，歷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謚文貞。是編自其世經堂集、少湖文集中分別錄出者，凡八闋，中多酬應之作，無可稱述。然如阮郎歸中秋無月云：廣寒宮殿鎖秋陰，咫尺隔層岑，乘槎蹤跡杳難尋，銀河幾許深。停玉笙，罷瑤琴，潛思淚滿襟。不懸光彩竟銷沈，愁孤此夜心。其哀世傷時，遷情晦跡，偽事權奸，卒行其志，亦可於詞中隱見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履菴詩餘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萬士和撰。士和字思節，號履菴，宜興人，嘉靖進士，隆慶初以禮部左侍郎引疾歸，起為南禮部尚書，不赴，卒，謚文恭。是編自其履菴集中錄出者，凡十首，殊不精整，然氣味沖澹，亦未可盡非也。蝶戀花秋夜云：獨坐不知身是客，雨送秋聲，暝色千山夕。數莖短髮那禁擲，一霎流光便成昔。休笑田園生計窄，新買南山，箇裏乾坤各。夢破松陰眠凝碧，從他雲染衣衫白。擇韻遣辭，雖未精潔，亦可以見其情志矣。

種蓮詩餘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朱憲𤅳撰、憲𤅳遼王植六世孫、植為太祖第十五子、封遼王、國於廣寧、旋改荊州者也、憲𤅳於嘉靖中襲王爵、以篤奉道教、為世宗所寵信、賜號清微忠教真人、隆慶初、坐罪、降為庶人、國除、是編自其種蓮集中錄出者、凡八闋、皆粗俗陳腐、且雜以素虎青龍丹井丹鑪之語、尤為猥雜不倫、其大江東去五首闋、並次東坡韻、所謂效顰學步、愈顯其醜者也、

來復齋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劉鐸撰、鐸字我以、號洞初、安城南里三舍人、萬曆丙午舉於鄉、越十年丙辰成進士、初任刑部主事、又奉使隴右、以事忤魏璫、出守揚州、復陷以盛蠱事、卒赴西市、是編自其遺集中錄出者、凡二十二首、辭彩清麗、筆力亦高、惟不能冶於一爐、為可惜耳、漁家傲瓜洲訪友云、小巷重重深幾許、綠楊路畔犬聲度、一葉輕舟尋酒去、花無數、等閒笑入桃源路、紅粉含顰嬌不語、多情未肯陽臺雨、檀板輕歌調鸚鵡、情欲訴、江雲黯淡金山暮、清純雅正之作也、其餘微具筆力者、如菩薩蠻云、此際有佳人、巫陽夢不成、見其操守者、如蝶戀花云、顧影自憐還自笑、梅花吹徹吳江曉、鐸崇尚氣節、矢志不阿、當其臨刑之際、逕斥璫逆、賦絕命詩以自顯其志、讀其詞、當敬其人也

蒲山漁唱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魏觀撰。觀字杞山，蒲圻人。元末隱居蒲山。太祖起兵下武昌，聘授平江學正。洪武初，建大本堂，奉命授太子說書，授諸王經，累遷至祭酒，出知蘇州府。後以遷治事被譖，伏誅。帝尋悔之，命致祭歸葬。遺集題蒲山漁唱，是編即從遺集中錄出者，僅水調歌頭三闋而已。其謫都昌，泊舟驛亭登眺有感，呈胡君茂云：湖光與山色，併作十分秋。驛亭時一登眺，無處著閑愁。渺渺洞庭春漲，鬱鬱匡廬空翠，吟攬復何求。眼底足清賞，賴有明月舟。概多士，成遠別，思悠悠。班家子弟珍重，休把筆輕投。遮莫石渠茆屋，渾似荒村野店，隨分且消憂。公論在天下，涇渭不同流。詞雖不工，然以蒼莽之調，而因清遠之筆，亦可玩味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瘦葉詞一卷 刊本

清潘承謀撰。承謀字省安，吳縣人。是編凡九十一首，附己巳消寒詞十五首、庚午消夏詞十二首。其詞富麗而能精工，雕琢而不傷氣，又生遭國變，故多離黍之感、變徵之音。消夏一編，詠物為影寄託遙深。垂楊秋柳云：隋宮夢覺，見冷煙漏月，一鉤痕小。倦眼惺忪，倩魂消瘦，離魂悄長堤。依舊郵亭道，送迎衰玉河秋窮，綰征輪千萬愁絲。算去多來少，知是流光換了，便蟬宇曳聲，別枝涼嫋。岸隔疏黃，酒懷撩亂，清霜曉。南朝粉黛，風雲歸盡，目斷蒼冥縹緲。甚柔條不繫春心，春易老。運意深遠，用筆邃密，若置夢窗四[illegible]稿中，幾不能辨識矣。

小玲瓏閣詞一卷 清名家詞本

清葉大莊撰。大莊字臨恭，號損軒，閩縣人。同治十二年舉人，官至江蘇知縣，署松江府海防同知。是編凡三十首。陳衍評其詞，謂詞宗南宋，最近夢窗、竹山。不知夢窗雖晦澀，而能生動飛舞；竹山雖雕琢，而能精研縝密。大莊極力摹仿，尚不能肖其形，況其神乎。觀其詞，似未成體格，衍論不足信也。以其明于樸學，故特存之，以備考焉。

懷湘閣詞鈔一卷 刊本

清女子濮文湘撰。文湘，溧水人，嬪于竇應朱氏。是編凡四十闋。蝶戀花云：月下清歌花下酌，昨夜看花，今夜看花落。一樣東風偏厚薄，春來春去全無著。蝴蝶亂衙蜂亂啄，賸蘂殘葩，不解憐纖弱。燕子無情鸚鵡惡，傷心敢向啼鵑說。其纖弱明媚，多此類也。惟聲律不密，混曲為詞，固不能追蹤李魏，即在清代閨秀之中，似亦未能比數也。

閒風館詩餘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馬朴撰、朴字敦若、同州人、萬曆四年舉人、官至雲南按察使、是編自其閒風館全集中錄出者、凡七十六首、其間雜以黃鶯兒、玉芙蓉、清江引等南北小令、原本如此、今亦未別白焉、所撰非淺即陋、非粗即俗、蓋詞與詩之曲諸體、雖有相通之處、而各具其本質、今任意牽合、不倫不類、全不知詞者也、

處實堂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張鳳翼撰、鳳翼字伯起、長洲人、嘉靖間舉人、是編自其處實堂集中錄出者、凡八闋、如云、好事盡教愁裏過、故情空滴心中血、昨夜一番新雨過、今朝六月作深秋、窗外芭蕉如許、管領一分寒暑、似皆可誦、然已鄰乎曲、而尋繹全篇、又不相稱、以其著作甚夥、故特存之、

眉庵詞一卷 楷陰堂叢書本

明楊基撰、基字孟載、姑蘇人、原籍嘉州、其大父仕江左、遂家吳中、洪武初、知滎陽縣、歷山西按察副使、是編從其眉庵集中錄出者、凡七十一首、樂府紀聞云、孟載少時見楊廉夫、命賦鐵笛詩、成、廉夫喜曰、吾意詩境荒矣、今當讓子一頭地、當時有老楊小楊之目、眉庵詞饒有新致、靜志居詩話、謂孟載詩、芳草漸于歌館密、落花偏向舞筵多、細柳已黃千萬縷、小桃初白兩三花、等語、試填入浣溪沙、皆絕妙好辭也、蓋天資明敏、故出語新俊、如清平樂云、欺煙困雨、拂拂愁千縷、曾把腰肢羞舞女、贏得輕盈如許、猶寒未暖時光、將昏漸曉池塘、記取春來楊柳、風流正在輕黃、點絳唇云、柳上眉邊、那時庭院初相遇、杜鵑啼處、驀地拋人去、浣溪沙云、煙澹澹中青草合、雨

絲絲裏綠陰多、園林佳趣是清和、又云、春縱不歸終不住、人重相見更相期、此時端的斷腸時、並清新圓潤、便媚柔和、明初詞中、可與青田青邱媲美矣、

東鷗草堂詞一卷　清詞名家本

清周星譽撰。星譽字畇叔，一字叔雲，祥符人，寓居山陰。道光庚戌進士，改庶吉士，由編修累遷至兩廣鹽運使，兼署廣東按察使。是編凡八十四闋，譚儀叙謂白石稼軒，去人不遠，未為允當之論也。星譽之詞，殊不為人所重，然喜用村辭入筆，使雅文人俗士，皆愜於懷，於清詞中自成一格，即譜以宋初慢曲，亦不得不以此為正宗。如蝶戀花云，夢又不成燈又黑，亂雅聲裏天如墨，臺城路云，不多時候窗兒黑，雨聲又催人起，不知者以此為粗俗，其實詞以白描為上也。鷓鴣天云，路入南橋客思閒，水鄉風景畫圖間，密蘆繞屋渾疑海，老樹遮門便當山。波似鏡，岸如環，清溪曲折小舟還，歸人暗識村前路，逢著垂楊便轉彎，讀之者以為雅詞，而不知其化俗無迹也。其源似出於屯田淑玉，最為詞中高境，稱之者少，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部

霞川花隱詞一卷（請名家詞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漢書札記，已著錄。是編為其所撰之詞，凡二百三十三闋。序謂始為詞也，在道光庚戌，所作於山水間為多。乙卯冬，嘗刪定為一編，名曰松下集。入都以後，感觸益多，篇什稍富，美人香草之旨，所不免矣。辛酉，粵賊陷紹，松下集已化焦土云云。此以霞川名者，序又謂霞川越地，而李氏世居其側者也。川之兩旁居人，頗植桃李，層絳間素，迤邐若霞，歌詩之興，斯時為多，故以自號，兼以名詞云。所作清雅秀麗，慢詞則效法姜張。高陽臺詠李花云：琢雪揄妍，裁冰比潔，路人爭說丰姿。上苑遙來，玉顏獨冠芳時。東風幾日無消息，惹昭陽、夕焰參差。況禁他、杜宇啼殘，燕子歸遲。纖桃稚杏紛相笑，柰輕英力弱，亂逐游絲。不信傾城，無言換取空枝。逐應戀

續笙歌夢，便山中落盡誰知。問能消幾度凭欄，幾度題詩。全守玉田軌範，以李花為喻，有世莫我知之慨，序所謂美人香草之旨者也。惟其詞雅衆居多，變化實少，傳詞甚夥，似宜稍為芟薙也。

漁樵笛譜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宋自遜撰、自遜字謙父、號壺山、南昌人、花庵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云、宋謙父文筆高絕、當代名流、皆敬愛之、其詞集名漁樵笛譜、戴復古石屏詞望江南序云、壺山宋謙父寄新刊雅詞、內有壺山好三十闋、自說平生、則其生前已刊版矣、今佚、是編輯得七首、附錄可疑者一首、壽山溪自述云、壺山居士、未老心先

懶、愛學道人家、辦竹几蒲團茗椀、青山可買、小結屋三間、開一徑、俯清溪、脩竹栽教滿、客來便請、隨分家常飯、若肯小留連、更薄酒三杯兩盞、吟詩度曲、風月任招呼、身外事、不關心、自有天公管、淺淡有情趣、雖不能謂為雅詞、然不覺粗鄙者、氣為之也、至若賀新郎後闋云、人到中年已後、雲雨夢、可曾常有、雪藕調冰花熏茗、正梧桐過雨新涼透、且隨分、一杯酒、則又吐屬清妙、雅俗泯跡者已、石屏詞自注云、壺山有催歸曲、贈僕甚妙、今已不傳、為可惜也、

曼香詞一卷 清名家詞本

清吳翌鳳撰。翌鳳字伊仲，號枚庵，吳縣人，諸生。是編凡百四十闋。喝火令云：何苦侵階，何苦滴芭蕉，何苦青鐙蕭慎徹夜響蕭蕭。此乃詞中流滑之調，不可為訓者也。然其小令，大體精美，其尤佳者，如秋葉香云：愁聽蟬吟高柳，人倚小樓時候，白雲飛去青山瘦，一抹晚霞紅湊。門前記得雙鳥栖，橫街口，闌干十二休垂手，今夜露涼依舊。造語精警，秀外慧中。其慢詞如天香詠龍涎香，水龍吟詠白蓮，摸魚子詠蓴，齊天樂詠蟬等類，乃清人效南宋詞者之俗套，然其淵源甚正，未可盡非。翌鳳自序云：再續夢窗之舊譜，一洗草堂之陋音，可以知其志趣矣。

退齋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趙汝茪撰。汝茪字參晦，號霞山，商王元份八世孫，善官子也。是編從各本輯得九首，其詞輕倩娉婷，雖失之柔媚，而風韻婉妙，自成佳構。如夢令云：小研紅綾牋紙，一字一行春淚，封了更親題，題了又還坼起，歸未，歸未，好箇瘦人天氣。戀繡衾云：柳絲空有千萬條，繫不住溪頭畫橈，想今宵也對新月，過輕寒何處小橋。玉蕭臺謝春多少，溜啼紅臉霞未消。別來胭脂慵傅，被東風偷在杏梢。其綢繆更巧，搖曳生姿，皆此類也。自與候鯖媲美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碧梧玩芳詩餘一卷（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馬廷鸞撰。廷鸞字翔仲，晚年自號玩芳病叟，樂平人。淳祐進士，咸淳中，拜右丞相。是編自大典碧梧玩芳集中錄出者，僅水調歌頭二首、齊天樂沁園春各一首，並爲酬應之作。沁園春爲潔堂壽一首，雜有俗濫頌語，而能擺脫瀟灑，可爲規範。詞云：楊柳依依，我生之辰，與公共之。歎裊娜章臺，歌翻輕吹，飄零灞岸，影弄斜暉，花蔫樓深，靈和殿古，人自淒涼，柳自垂。相逢處，記吾儂墮地，嘉定明時。何須夢得君知。便穩道人生七十稀。笑桓大將軍，枝條如此；陶潛處士，門巷歸兮。幾陣花飛，一池萍碎，又句先生把壽巵。年年好，祝東風萬縷，老翠雲齊。不避忌諱，自饒風韻，可爲壽詞之一格。然僅存四首，似終不以此重也。

郢莊詞一卷（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万俟紹之撰。紹之字子紹，郢人，鮑以文據其郢莊吟稿謁春詩，謂爲卨曾孫。是編據永樂大典本江湖後集卷十一輯得三首，大典殘帙寄字韻輯得一首，共四首。辭語雅麗，筆意高古，所存皆可讀也。蝶戀花春風云：啼鴂一聲雲樹晚，好夢驚回，蓬島旣行遍。無緒東風簾自捲，香芭雲壓荼蘼院。似有還無煙色展，絮暖魚肥，時復吹池面。扇影著花蜂蝶見，藥欄春靜紅塵遠。神情似在唐宋之間。江神子寄夢總一闋，亦可粗供考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師竹堂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王祖嫡撰。祖嫡字胤昌，信陽人。隆慶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遷國子司業。是編自其師竹堂集中錄出者。萬年歡二十八首，題為日、月、風、雲、雪、霜、春、夏、秋、冬、山、水、仁、義、禮、智、孝、弟、忠、信、琴、棊、書、畫、硯、筆、墨、紙，並為應制之作。前有奉旨擬撰詞曲長序，所以為鋪張敷沃之資，亦詞林罕見者也。其餘應天長一首、漁

父詞十二首、鷓鴣天一首，應制詞序謂詩變而為詩餘，惟宋人最工，然多託意閨闈，寄情花鳥，雅致俊才，得以自運，故悽婉流麗，能動人耳云云。似非不知詞者。漁父詞第七首云：柴門斜逕蓼花灣，江上悠然見遠山，鬢紫翠，枕潺湲，一葉煙波自往還。間有幽趣，可以踐跡玄真矣。

吹劍詩餘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范守己撰。守己字介儒，洧川人。萬曆進士，官至按察使僉事。是編自其吹劍集中錄出者，僅五首，並和前賢之韻。大江東去用蘇東坡韻，滿江紅用武穆韻，憶秦娥、眼兒媚並次朱淑真韻，虞美人次何仲默韻。仲默，大復字也。步和舊韻，偶一為之，原無不可，今每首次韻，自不免于補湊，且僅五闋，其不以詞重明

矣。錄以備一家耳。

簡齋詩餘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劉榮嗣撰。榮嗣字敬仲，曲周人，萬曆丙辰進士，授戶部主事，累遷至工部尚書。是編自其簡齋集中錄出者，凡十八首。踏莎行云：此身雖在亦堪驚，長才未展嗟空老。桃源流水浪痕香，紫桑叢菊霜華曉。青衫溼云：江南倦客，不堪重聽高柳衰蟬。木蘭花云：身同病柏樹頭枝，鬢似摧根霜下草。搗練子云：日暮天涼人落寞，砌間蟲語伴孤吟。秋老花黃宵更永，可能不醉倚闌干。皆集中可誦之句也。然淺鄙之處亦不少，如青衫溼云：笑時同笑，鬧時同鬧。一剪梅云：身在園中，園在書中。剛是春風，又是秋風。一篇之內，前後不倫，雅俗任心，瑕瑜互見，明人詞集，往往如此也。

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拙軒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張侃撰。侃字直夫，揚州人，監奔牛鎮酒稅，遷上虞丞。是編從永樂大典輯出秦樓月一首，感皇恩二首，月上海棠一首，共四首。大典拙軒集無之，蓋當時館臣未細輯也。感皇恩云：佳處記曾遊，十年重到，翠畫湖山最春早。紅梅幾樹，一夜東風開了。矮松倚竹外，依然好。五色醺酣，香團嬌小，消得金尊共傾倒。滿懷風味，前度何郎今老。能細詠影裏花應笑。周筆雖未精悍，而宛轉雅好，態度安閑，自成風格。惜其傳詞甚少也。

蕭閒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韓曑撰。曑字子耕，號蕭閒，餘未詳。直齋書錄解題蕭閒詞一卷，韓曑子耕撰，今佚。是編輯得長相思三首，浪淘沙二首，高陽臺一首，共六首。曑詞所存雖少，而雅潔秀麗。婷婷嫋娜浪淘沙豐樂樓云：裙色草初青，鴨鴨波輕，試花霏雨溼春晴，三十六梯人不到，獨喚銀箏。艇子憶逢迎，依舊多情，朱門只合鎖娉婷，卻逐彩鸞歸去路，香陌春城。遣語警動，運筆空靈，集中諸首，並可誦也。

薇垣詩餘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王濬初撰。濬初字啟哲，山陰人，萬歷乙酉舉人，旋官內閣，是編自其薇垣小草錄出者。僅憑天長杏花天、南鄉子、風入松四首。南鄉子云：家住在南洲，煙樹雲山映碧流，那更百花開處好，幽幽，無數紅芳檻外浮。樂事與誰儔，擬共佳賓一醉遊，乘興來時乘興去，休休，投轄還須十日留。尚有雅曠之致，若以精深妙遠論之，不足觀矣。

微波詞一卷 清名家詞本

清錢枚撰。枚字枚叔，一字實庭，號謝盦，仁和人。嘉慶四年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是編凡五十六闋，大都輕倩淺薄，雖時有俊語，終非本色，偶見麗辭，遠遜花卉。如鵲橋仙云：祇少個凭欄人也。洞仙歌云：第一是留他一分兒也。莫為春愁，似儂憔悴。江南憶云：顛笑忽如雷。清平樂云：影兒略比花肥。凡此之類，皆非詞中之語。枚與楊芳燦、袁通、楊夔生諸人相往還，毋怪其詞學之不深也。

瑞峰詩餘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盧維禎撰。維禎字瑞峰，號水竹居士，漳浦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戶部侍郎。是編自其醒後集中錄出者，僅千秋歲引、醉春風、臨江仙、感皇恩四首，並為題贈祝壽之作，非可以詞學論也，存以備考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花翁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孫惟信撰、惟信字季蕃、號花翁、開封人、嘗有官、棄去不仕、直齋書錄解題花翁詞一卷、孫惟信季蕃撰、今佚、是編輯得十一首、沈伯時云、孫花翁有好詞、亦善運意、但雅正中時有一二市井語、劉克莊云、季蕃倚聲度曲、公瑾之妙、今以所存論之、沈評最為精當、夜合花云、風葉敲窗、露蛩吟甃、謝孃庭院秋宵、鳳屏半掩、釵花映燭紅搖、潤玉暖、膩雲嬌、染芳情香透鮫綃、斷魂留夢、煙迷楚驛、月冷藍橋、誰念賣藥文蕭、望仙城路杳、鶯燕迢迢、羅衫暗摺、蘭痕粉迹都銷、流水遠、亂花飄、苦相思寬盡春腰、幾時重恁玉驄過處、小袖輕招、伯時所謂雅正者也、清平樂云、分付許多風致、送人行下樓兒、水龍吟云、禱告些兒、也都不是、求名求利、畫錦堂云、銀屏下爭信有人、真箇病也、天天、皆伯時所謂市井語也、惟信之詞、駁雜不純、此可明徵者已

五峯詞一卷（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翁孟寅撰。孟寅字賓暘，號五峯，錢唐人。四朝聞見錄云，孟寅其先本建之崇安人。祖中丞彥國，偽楚張邦昌僭帝時，嘗提兵勤王，為李綱之亞。父謙之，進士。孟寅首登臨安鄉書，是編自各書輯得五闋。其詞清秀雅麗，格高韻古，不得以其傳詞甚少而忽之也。阮郎歸云，月高樓外柳花明，單衣怯露零，小樓燈影落殘星，寒烟蘸水萍。歌袖窄，舞鬟輕，梨花夢滿城，落紅啼鳥兩無情，春愁添曉醒。燭影搖紅云，樓倚春城，鎖窗曾共巢春燕，人生好夢比春風，不似楊花健。舊事如天漸遠，奈情緣素絲未斷，鏡塵埋恨，帶粉棲香，曲屏寒淺，環佩空歸，故園羞見桃花面。輕烟殘照，下闌干，獨自疎簾捲。一信狂風又晚，海棠花隨風滿院，亂鴉歸後，杜宇啼時，一聲聲怨。所作擒縱開合，靡不如意，語淺情深，委婉曲折，至于吐屬清雅，猶其餘事。吳文英嘗有江神子送孟寅自鶴江還都一闋，又可徵其交朋切磋之功矣。

篁嶸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劉子寰撰。子寰字圻父，號篁嶸翁。花菴詞選云：居麻沙，早登朱文公之門，劉後村嘗序其詩行于世。是編從各本輯得十九首，江陰繆氏舊藏典雅詞本篁嶸詞僅存中間一葉，前後俱殘脫，而皕宋樓藏書志載汲古閣影宋本篁嶸詞，未知與繆藏相同否也。子寰詞雖不免于酬應，而精深蘊雅之作亦時時見之也。滿江紅風泉峽觀泉云：雲壑飛泉，漱根下懸流陸續，堪愛處石池湛湛，一方寒玉，暑際直當磐石坐，渴來自引懸瓢掬，聽泠泠清響瀉琮琤，勝絲竹，寒照膽，消炎燠，清徹骨，無塵俗，笑幽人忻玩滯留空谷，靜坐時看松鼠歡，醉眠不礙山禽浴，喚仙人伴我酌瓊瑤，餐秋菊。字字高朗，語語清妙，若見全書，必多佳製。馮取洽雙溪詞有和子寰金菊對芙蓉一闋，原作未見，知其散佚多矣。

秋佳軒詩餘十二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易震吉撰、震吉字起也、號月樓、上元人、崇禎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陞郎中、出為大名知府、歷嘉湖道江西參政副使、是編首數卷慢詞、中數卷引近、末數卷令曲、其大體區分如此、撰詞多至十二卷、明人詞集篇帙最富者也、詞派取法稼軒、欲於奔放之中露韶秀之態、雖未能至、亦明末詞中之一派也、其念奴嬌讀稼軒集用大江東去韻云、期思渡口來神兒、共詫天生神物、疊嶂西馳旋萬馬、壓倒東坡赤壁、婢子琵琶、兒童觱篥、那鮮陽春雪、絕與相望、如公應號詞傑、公豈僅僅詞人、八陵二聖、忠憤援胸發、陡把大聲呼海內、屬缺一飆吹滅、著作其餘、風流婉約、寫出心如髮、伊人安在、瓢泉猶照、秋月、此闋雖非集中上品、然心折稼軒、詞氣橫發、亦可粗知其大概矣、

玉壺山房詞一卷 清名家詞本

清改琦撰、琦字伯蘊、號香白、又號七薌、別號玉壺外史、其先西域人、祖為松江參將、遂為江蘇華亭人、琦初嗜詩、後專力於詞、郡中同人、刻淞東近課、曾刻詞一卷、嗣以全稿屬郭麐選存若干首、又復自為刪定、未及付梓而歿、友人之子刊之、此本所據也、凡百五十首、所作清麗雅正、有倫有脊、慶清朝慢云、杉颸嵐青、雪消渚綠、飛聲暗卷風濤、雲垂水立、鳳琶推手絃高、春在闌紅枝上、酬花奏鬱輪袍、杯光瀉、滿庭藻荇、畫出僧寮、誰譜識匡樂府、況酒痕前度、月色今宵、闌干影裏、曾倚清笛閒簫、點破舊時蘇壁、驚看龍子上烟霄、他年憶、冷吟竹塢、淺醉花朝、能於堅實之中、而有飛揚之勢、則亦宋賢之榘範也、其令兒曲、尤為清宛燮貼、高處直逼小山、琦善書畫、而詞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集部 詞曲類

亦猶之勝於湯貽汾矣。

有正味齋詞一卷 清名家詞本

清吳錫麒撰。錫麒字聖徵，號穀人，錢塘人。乾隆四十年進士，由編修官國子監祭酒。是編分竹月樓琴音、鐵撥餘音、江上尋煙語、紅橋鐵笛四部，共五百十九闋。錫麒駢文詩詞有聲當代，詞仍浙派，而大體清纖柔嫩，偶有激壯之作，非其本也。所撰內質空虛，敷衍門面，喜詠褻物，殊乏深情，甚至鼻、耳、齒、肩、臂、掌、乳、臍

諸部，亦多入詠，好弄筆端，雖多奚益。甚矣虛名之為害也。較可取者，則有寫景之作，如唐多令云：野綠自成春，陰濃晝不真。幾家茅屋結比鄰，竹樹二分嫌未足，須遠水，補三分。酒旆屢招人，漁榔轉一村，夕陽破網曬當門。土步魚肥新筍白，斟老丸，聚兒孫。寫道中村景，頗有野趣。若以精深遠大求之，則是編不足觀矣。

漢南春柳詞一卷 清名家詞本

清龍啟瑞撰。啟瑞有爾雅經註集證，已著錄。是編百闋，啟瑞長於小學、聲韻，而詞亦優柔閒雅，雖無曲折幽深之詣，而清新秀麗，自足名家。臨江仙云：「長日懨懨春倦裏，翠蛾深鎖無聊。畫樓人靜晚香燒。剌桐明月下，閒坐學吹簫。千里關山嫌夢短，悶懷難度今宵。隔簾花影柳絲搖。曉鐘聲數點，依約到明朝。」滿庭芳云：「燕入疏簾，鴉啼古樹，數峰相向斜陽。半林紅葉，依約染微霜。雲送征鴻自遠，河橋外，煙水微茫。登樓望，江城畫裏，孤鷺立寒塘。憑誰來領取，蘭敗蕙爽，梧院添涼。看新月嬋娟，又上宮牆。人靜寒生半臂，隨花影，繞遍迴廊。休嫌淡，西風菊徑，留得晚來香。」前者明麗於辭，後者其秀在骨，在生詞中，無生澀迂腐之弊者也。

處靜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翁元龍撰。元龍字時可，號處靜，四明人。杜清獻成之之客。朱氏詞綜以翁元龍、翁處靜為二人，非也。是編輯其所撰之詞，凡二十闋，杜評云：時可之作，如絮浮水，如荷濕露，縈旋流轉，似沾非著。今觀所撰，非盡虛也。水龍吟云：「畫樓紅濕斜陽，素妝褪出山眉翠。街聲暮起，塵侵燈戶，月來舞地。宮柳招鶯，水荭飄雁，隔年春意。黯梨雲散作，人間好夢，瓊簫在錦屏底。樂事輕隨流水，暗蘭消，作花心計。情絲萬軸，因春織就，愁羅恨綺。昵枕迷香，占簾看夜，舊遊經醉。任孤山剩雪殘梅，漸懶跨東風騎。」用意琢句，並細膩熨貼。齊天樂云：「種石生雲，移花帶月，詞旨亦極其屬對之工。可知其辭不虛造，語無泛設也。

蠙洲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李肩吾撰。肩吾字子我，號蠙洲，眉州人，魏鶴山之客，是編自名本輯得其詞十闋，所作俗而不淺，雅而不澀，其用當時語言入詞者，如抛毬樂云「春色三停早二停」，謁金門云「人又不來春且恰」，風入松云「百單五箇黃昏」，皆是也。其用尋常之語，而不覺其輕薄者，如謁金門云「可煞薄情如此，黠寄書渾不答」是也。其辭語雅麗者，如鷓鴣天云「杏花簾外鶯將老，楊柳樓前燕不來」是也。至若清平樂云「叮嚀記取兒家，碧雲隱映紅霞，直下小橋流水，門前一樹桃花」，則雅俗無迹，有自然之妙，若專以雅詞評論宋賢，則未免狹矣。

斷水詞一卷 清名家詞本

清樂鈞撰。鈞字元淑，號蓮裳，臨川人，嘉慶六年舉人，是編凡百六十九闋，乾隆四十八年至嘉慶十九年所撰者也。其名斷水者，自識云「少拾香草，頗昵么絃，長而悔之，每思焚棄，同調縱臾，謂非非雅，與指回向，增製日夥，如刀斷水，斯之謂矣。鈔撮成帙，取以為名」。鈞詞學膚淺，妄事效顰，疏薄之處，見而即知，鈞與吳

錫麒、劉嗣綰、郭麐等相往還，諸人皆徒負虛名，而實未精於詞，鈞雖能敷衍門面，入目尚佳，鈞並此而無之，其做可讀者，如三字令云「寒繡簟，倚雲屏，太娉婷，鴛袖廣，燕釵輕，乍回眸，還顧影，忌無情，風未起，日猶明，雨扉扃，花寂寂，草青青，曲闌邊，歸鳥過，響金鈴」，此明效花間者，已覺輕倩，其他更無論矣。

可軒曲林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黃人傑撰。人傑字叔萬，盱江人，事蹟未詳。是編從永樂大典及翰墨大全所輯者，凡七首。永樂大典所引者，皆從可軒集出也。然直齋書錄解題所載長沙坊本，有可軒曲林一卷，盱江黃人傑叔萬撰，則宋有單行之本也。為多應雜之作，惟滿江紅云小隊旌旗又催送，元戎領客，政十頃荷香微度，草烟橫碧，楊柳參差新合。翠水天上下，與齊色。傍野橋容與，繞重湖，嚴城側，花作陣，舟為宅，認羯鼓鳴笳，漸夜涼風進，酒杯無力。遙想漢中雞肋地，未應萬里回金勒。看便隨飛詔下南州，朝京國。尚覺精警雅正，餘並不足觀也。

餘波詞一卷 清名家詞本

清查慎行撰。慎行初名嗣璉，字夏重，後更今名，字悔餘，號初白，海寧人。康熙壬午，東巡，名至行在，賦詩，稱旨，入直南書房。明年，特賜進士出身，授編修。是編凡二百三十一首，慎行自序，始為詩，後為詞，受表兄朱竹垞之誘掖，故所作大體以清雅為宗，惜未能純淨深湛耳。慎行詩效宋體，雖不渾厚，然情趣悠然，嘉佳名句絡繹，而詞則異，是知能為詩者，不盡善於詞也。較之秋錦未遠，自不能及，然清初之詞，自野而正，自豔而雅，轉變之間，非一人之力，非一日之功，慎行所作，亦未可盡非也。

鉛山詩餘一卷 清名家詞本

清趙執信撰。執信字伸符，號秋谷，晚號鉛山老人，益都人。康熙十八年進士，授編修，累遷右贊善。以國恤觀演長生殿罷職，優游林下者五十年。是編凡七十二闋，小令為多。語殊清麗，雖非濃豔，而終傷淺。其微爲可取者，蝶戀花之「秋老家山紅萬疊，何意淹留，斷送重陽節。醉裏情懷空自結，彎環低盡湘簾月。總為相逢教惜別，明日風帆，亂落霜林葉。暮雨迷離氏外，欲寒花付與紛紛蝶」，此首頗有巧思，措語允當，然亦非上乘也。執信論詩與王士禛不合，其實執信詩詞，並不如士禛也。

雲松近體樂府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魏偁撰。偁字達卿，鄞人，官至石城訓導。是編自其雲松詩略中錄出者，凡十二首。雅飭蘊藉，其源似出於二晏。故令曲為多也。點絳唇之「幾樹殘香，情人不見愁難掃。海棠開了，曉雨濛濛小，煙柳鶯聲，宛轉傷春調。音書少，誰消懷抱，白髮催人老」；浣谿沙下半首之「織草有情和露長，好花無語任風飛。石闌徙倚對斜暉」，皆吐屬清雅，筆有餘妍，明人詞中所罕覯也。

畫梅樓倚聲一卷 清名家詞本

清湯貽汾撰。貽汾字雨生，武進人。以陰積官至樂清副將。不得於上官，歸寓居江寧。館同濟家。洪秀全攻江寧，貽汾集義勇守城。城破，殉焉。是編凡百六十一闋。貽汾善畫，而詞不足以稱之。所作雖多，祇覺其監濫而已。偶有精新之句，亦不足以掩其疵也。賀新涼云："奈如何難聲四起。"文理未安。滿江紅云："生憐殺藕絲腸細。"頗似詞餘，足證其詞學之不深矣。

瑶想詞一卷 清名家詞本

清王芑孫撰。芑孫字念豐，號惕夫，長洲人。乾隆五十三年召試舉人，爲華亭教諭。是編凡三十二闋，盡爲小令。浣溪沙云："不守辛蘇杜撰禪，不從周柳覓蹄筌，自爲鐵體者些般。筆力漸看成老硬，詩腸無奈自纏綿，花間一集費丹鉛。"其自述詞旨如此。觀其所作，殊不成格，麤體亦復纖浮。蓋不以詞重，偶爲之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定山堂詩餘一卷 清名家詞本

清龔鼎孳撰。鼎孳字孝升，號芝麓，合肥人。明進士，累官御史。入清，歷官至禮部尚書。是編凡二百零二闋，跋云：芝麓詞刻入定山堂全集者，分四卷，首卷題白門柳，次卷題綺懺，三卷之首，則題曰此卷以下，皆癸卯後香嚴齋存稿，別有一本名香嚴齋三十二芙蓉集，不分卷，為康熙壬子吳江徐電發所刻，合兩本勘之，如徐本所收，適當全集本前二卷及三卷之半，字句小有異同，如七夕菩薩蠻結句，不敢問流螢，一變何處星，徐刻本作不敢問雙星，流螢記畫屏，又如趙中穉善持君者，徐刻本均作內人，蓋徐本刊布尚早，全集則晚年所定，而白門柳綺懺諸名稱，亦為後來分卷時所題，非徐刻時所有也，是編乃據全集本合為一卷，故前有白門柳綺懺自題各一短篇也。鼎孳勢位優隆，聲氣愈廣，與汪蛟門、曹子顧、王西樵、阮亭、陳其年諸人，酬酢往還，鬥韻唱和，然激壯之詞，不及迦陵，雅豔之製，亦遜二王，蓋猶沿襲明風，未盡純正，而又自許甚深，務為高遠，中間用柳屯田、賀方回、周美成、史邦卿諸家之韻者甚夥，徒蹈效顰之譏，無當於詞體矣。

葵牕詞稿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周端臣撰。端臣字彥良，號葵牕，武林舊事云，御前應制。是編輯錄其詞，僅五闋。應制詞不見。袁易靜春詞木蘭花慢序云，九月一日，與彥良及南山上人遊張氏廢園，見海棠數枝，彥良屬予賦詞云云。彥良蓋即端臣也。以此觀之，端臣之詞，散佚多矣。袁易與張炎交最篤，亦與端臣相往還，故端臣明于聲律之學。其清夜遊、春歸怨，并注越調，蓋皆其自度腔，流傳甚少，為可惜也。木蘭花慢送人之官九華云，霽芳陰未解，乍天氣過元宵，訝客袖猶寒，吟窗易曉，春色無聊，梅梢尚留顧藉，滯東風未肯雪輕飄。知道詩翁欲去，遞香要送蘭橈。清標會上叢霄，千里阻，九華遙。料今朝別後，他時有夢，應夢今朝。河橋柳愁未醒，賴行人又恐越魂銷。留取歸來繫馬，翠長千縷柔條，立意新穎，善于擒縱，匪特規律謹嚴，其詞亦異尋常也。

碧瀣詞一卷 清名家詞本

清端木埰撰。埰字子疇，江寧人。優貢生。以薦除內閣中書，尋充會典館總纂，升侍讀。是編一百零一闋，埰自述詞學之淵源及其主旨，甚為詳悉。謂其受詞學於金偉君，熟讀碧山、草窗、蛻巖、君衡諸公集。曾言曰：古人明於音律，故所為不稍苟，亦有自製曲調者。今人既不知樂，當師古人意而慎守之，未可求自便，陽

奉而陰違也。集名碧瀣者，序謂初侍金先生，首熟碧山齊天樂一闋，吟諷既熟，作輒倚之。於諸名家，又篤嗜碧山，遂借以碧瀣自張其偏。露氣之下被者為瀣，以是為碧山之唾餘可也，為中仙之藥轉可也，可以閱名而知其旨矣。尤可證者，王鵬運校刊花外集，跋引埰釋碧山齊天樂詠蟬云：詳味詞意，殆亦黍離之感。宮魂字點出命意。乍咽還移，慨播遷也。西窗三句，傷敵騎暫退，燕安如故。鏡暗二句，殘破滿眼，而修容飾貌，側媚依然，衰世臣主，全無心肝，千古一轍也。銅仙三句，宗器重寶，均被遷奪，澤不下究也。病翼二句，更是痛哭流涕，大聲疾呼，言海島棲流，斷不能久也。餘音二句，遺臣孤憤，哀怨難論也。漫想二句，責諸臣到此尚安危利災，視若全盛也。其論甚精，可知其深於碧山詞矣。集中所作，詠

物為多，寄托深遠，亦淵源於花外。鵬運亟許賞之，非虛譽也。

詞鏡不分卷 巾箱本

清賴以邠、查繼超同撰。以邠字損春，仁和人；繼超字隨菴，海寧人。是編為填詞之譜，蓋出於南湖詩餘圖譜及以邠之填詞圖譜，以字數之多寡定小令、中調、長調而分列之。小令自十六字令迄接賢賓，凡八十八調；中調自賀聖朝迄魚游春水，凡六十四調；長調自東風齊着力迄寶鼎現，凡三十二調。所錄不盡唐宋名作，元羅壺秋、明楊慎、夏言、清顧貞觀（所引貞觀踏莎美人一首，下亦多參半闋，與今本彈指詞全異），詞旁以朱白圈分平仄，其可平可仄之字，則為半圈。句讀韻叶，附識句尾。全調凡若干句若干韻，又系詞末。蓋意主簡易，便于填製，格律平整，不求完備也。然張綖圖譜，據漏百出，觸目瑕瘢，明清之詞尤不可為規律，其謬妄自不待言。而十六字令眠月影一首，以為周晴川作；如夢令門外綠陰一首，以為曾元寵作；碧桃春南園春早一首，以為歐陽修作。並沿舊本之失，未加訂正。前附詞論，摭拾張玉田、楊升庵、徐天池、陳眉公、張世文、俞仲茅、劉公勇、賀黄公、彭駿孫、鄒程村、沈去矜、張砥中、李笠翁、毛稚黄、查奮山諸家詞話，又多為論者所習見也。是編初刊於乾隆癸卯，朱墨套印巾箱本，分為四卷。此為光緒壬午重刊巾箱本，雖仍套印，不分卷矣。

芙蓉山館詞一卷 清名家詞本

清楊芳燦撰、芳燦字才叔、號蓉裳、金匱人、受知於彭元瑞、以拔貢應廷試、補伏羌知縣、設計平亂、以功擢知靈州、不樂外吏、入貲為員外郎、與修會典、丁母憂歸、主衢杭及關中錦江諸書院、是編凡百九十四闋、慢詞未盡純雅、令曲喜為豔體、然天分甚高、時有可取、如河傳夏夜聞陽院歌聲有感云、宛轉、淒怨、路迢迢、隔斷紅牆綺寮、香喉一串可憐宵、惱人、翻六么、我亦康陵傳舊譜、箏琶鼓、紅豆當場數、到而今、恨飄零、空庭、倚欄和淚聽、又一首云、記否、紅袖、綺筵前、玉指纖纖攏絃、念奴嬌破想夫憐、纏綿、銷魂自去年、觸起前塵惆悵夢、江南弄、舊地風吹送、來花香、月影涼、思鄉、夜深人斷腸、竝衣豔綢繆、而收煞處亦不入輕淺、其臨江仙擬賀方回人日詞、亦流麗可喜、蓋芳燦之詞、錦布櫛施、故瑕瑜互見、若剪其榛蕪、亦可略覩其菁英矣、

竹眠詞一卷 清名家詞本

清黃景仁撰。景仁字漢鏞，一字仲則，自號鹿菲子，武進人。乾隆乙未，上東巡，召試二等，入四庫館議敘，得縣丞。時畢沅為陝西巡撫，景仁往訪之，途次解州，卒。是編凡二百三十闋，補遺二闋。景仁與王昶、洪亮吉、左輔諸人相往還，而天分高絕，詞中頗有奇語，善用經傳。如減蘭云，江山如此，博得青蓮心肯死。懷古悠

然，雁叫蘆花水拍天。負也樂云，天蒼蒼，野茫茫，一片秦時明月掛邊牆。滿江紅云，白浪驅人，負有效，西風剗夢態無跡。好事近云，一霎起驚飆，我與浪花頭白。高陽臺云，自我來思，于今又是三年。其精警處，皆此類也。全篇細密者，如醜奴兒慢云，日日登樓，一換一番春色，者似捲如流，春日誰道遲遲。一片野風吹草，草背白煙飛，顆牆左側，小桃放了，沒個

人知。徘徊花下，分明認得，三五年時，是何人挑將竹淚，黏上空枝。請試低頭，影兒憔悴，浸春池。此間深處，是伊歸路，莫學相思。寄託深微，駸駸入古。惟景仁資質聰穎，頗有不經意之處，此亦豪邁不羈者所難免也。

秋水詞一卷 清名家詞本

清嚴繩孫撰。繩孫字蓀友，號藕塘漁人，無錫人。以布衣應博學鴻詞試，會目疾，未能終卷。聖祖素重其名，擢置二等，授檢討，累官至中允。謝病歸，是編九十七首，附名家詞鈔攷訂滿庭芳佛手柑一首。又補遺二首，共九十九首。彈指詞納蘭詞，並有次秋水軒韻金縷曲，係用卷字韻起剪字韻止，顧貞觀稱其一韻累

百，皆淮南檇李二公與都亭諸搢紳韋布唱酬名作。今此集未載，或別有刊本也。其慢詞殊未成格，令曲不脫明風，効法花間，雖傷淺薄，而脫胎之處，時見精悍。鷓鴣天云：颯颯靈風不滿旗，濁河東下鎮如馳，荒雞啼斷還鄉夢，一葉連天獨去時。烟漠漠，雨絲絲，居人相望不相知，紫萸黃菊無情甚，腸斷年年贈別離。神情高遠，風骨遒上，蓋從花間出者。舉力重厚，自可免於輕淺之譏，不得盡謂為外疆中乾也。

秋崖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奚淢撰、淢字倬然、號秋崖、餘未詳。是編輯其所撰之詞、凡十首、華胥引一首、題曰中秋紫霞席上、題紫霞即楊守齋也、似亦明于聲律者、芳草南屏晚鐘一首、格調高古、宋末詞人喜寫西湖之景、西麓草窗梅淵所作、可證、題此亦非僅一首也、齊天樂壽賈秋壑、當時善頌者以數千計、夢窗亦有祝辭、未可以此而定其人品也、永遇樂云「一鴈斜陽、亂蛩衰草、天淨秋遠、獨立西風、星星鬢影、疑被蘖霜染、蹇儔何處、秋深湘水、隱約數峯青淺、想而今、亭亭皓月、共誰倚闌樓惋、瑤箱翠袞、玉奩芸剪、暗裏淚花偷濺、一日思量、十年瘦削、春色回眸減、琱鷺好在、文籠重許、醽酒試香、庭院正銷魂、餘霞散碧、暮鴉數點」、其堅明精密、頗似蘋洲漁笛譜也。

碧澗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利登撰、登字履道、號碧澗、金川人、是編從各本輯其所作之詞、凡十首、圓潤明密、儀態雅正、洞仙歌云「弄香吹粉、記前回酒困、綠露沈沈、轉花影、翠篆深隱、紅霧依人、荷月靜、新樣雙鸞交映、如今誰念省、短雨長雲、曾託琵琶再三問、最苦綠屏孤、夜入星寒、無處頓風流心性、又莫是偷香寄韓郎、到漏泄春風一枝花信」、與風入松、齊天樂、風流子、過秦樓諸作、皆宛轉流麗、雖間有淺俗之語、未足以為病也。

梅淵詞一卷（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張矩撰。矩字成子，號梅淵。絕妙好詞作張龍榮，查為仁、厲鶚箋云：龍榮字成子，號梅深，疑龍榮為矩別名。歷代詩餘分為二人，非也。是編搜輯其詞凡十二首，應天長十首，分寫西湖名勝，可與西麓、草窗並傳也。摸魚兒重過西湖云：又吳塵暗斑吟袖，西湖深處能浣。晴雲片片，平波影、飛趁櫂歌聲遠。回首喚、髣髴記春風共載，斜陽岸、輕携分短，悵柳窗藏橋，煙濃斷徑，隔水語音換。思量徧，前度高陽酒伴，離蹤悲事何限。雙峯塔露書空，親情共莫鴉盤轉，歸興懶悄，不似留眠水國，蓮香畔，燈簾暈滿，正蠹帙逢迎，沈煤半冷，風雨閒宵館。此又與夢窗鶯啼序異曲同工者也。

淳村詞一卷（惜陰堂叢書本）

明曹元方撰。元方字介皇，別號耘庵，海鹽人。崇禎癸未進士，隆武立，授吏部驗封司郎中。後兵敗還家，遂隱居峽石以終，自署樵李遺民。其詞音律差謬，平仄乖違，然有優游之趣，每寓家國之哀，觀於南鄉子七夕獨酌、沁園春自解諸詞，而可知也。漁家傲夢錢牧齋、瞿稼軒下半闋云：摧折英雄知無數，誰是偷生誰義赴，夢裏殷勤情欲訴，長恨賦，前朝遷說南中訣，言下猶有餘恨。又挽吳梅村云：報國文章君獨秀，金蓮歸娶印懸肘，少年知遇前無偶，時未久，黃昏鐘響收天酒，到處逢迎梅下走，園亭花木當窗牖，羅列鴛鴦行似柳，今安有，白楊蕭蕭君知否。語含諷刺，益可知其志趣矣。

青金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史遝撰、遝字良臣、一號清齋、金壇人、元末隱居、以教授自給、洪武初、為蒲城令、陞忻州守、後改廉州、是編自其青金集中錄出者、僅百字令三首、沁園春一首、共四首、竝酬答之作也、然如和王汝霖百字令云、新來詞翰、駭璚梧玉簟、爛然如雪、浩蕩波瀾無限意、慷慨為誰陳說、土苴功名、泥塗軒冕、偃蹇全孤節、傍人卻道、虎頭真是癡絕、遙想文物衣冠、正承恩天上、五雲宮闕、獨對青山捫蝨坐、靜閱世途周折、翠竹黃花、紅螺紫酒、林下秋容別、浩歌橫放、舉杯還問明月、疏曠之中、時露雅秀、亦非不能為詞者也、

在庵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譚宣子撰、宣子字明之、號在庵、餘未詳、是編輯錄其詞、凡十三首、附錄可疑者一首、宣子精於聲律、集中春聲碎鳴筱、西窗燭三首、皆其自度之腔、在南宋中、可與白石夢窗草窗玉田諸家竝論者也、詞亦灑脫流麗、工力甚深、漁家傲云、深意纏綿歌宛轉、橫波停眼燈前見、最憶來時門半掩、春不暖、梨花落盡成秋苑、疊鼓收聲帆影亂、燕飛又趁東風軟、目力漫長心力短、消息斷、青山一點和煙遠、其筆端靈活、情景交融、別有一種氣味、爲而事蹟不明、詞多散佚、為可惜也、

坦菴詞一卷 清名家詞本

清徐石麒撰。石麒字又陵，號坦菴，其先鄞人，後居揚州，不應有司試，好著書。是編合甕吟、且謡、美人詞三者為一也。甕吟四十首，且謡二十首，美人詞二十八首，以八十八首之詞，而美人詞竟居三之二。其好弄筆端，顯而易見。所作輕淺標露，然時有清新之製。踏莎行・龍潭道中云：雁影驚時，山痕斷處，白雲一段迷紅樹。馬蹄諳盡坂頭霜，沿溪覓向孤村駐。濁酒新篘，寒煙未煮，一杯持共西風語。滿山落葉做秋聲，一天涼月無砧杵。觀其形態，可謂雅潔矣，含旨未深，而轉嗜描寫，亦一理乎。石麒著作甚夥，尤長度曲，一門老幼盡知倚聲，自可存以備考也。

南溪詞一卷 清名家詞本

清曹爾堪撰。爾堪字子顧，號顧菴，嘉善人，順治壬辰進士，官侍講學士。是編二百三十闋，詞雖趨于濃豔，時見古雅之作。鷓鴣天・送客之金陵云：羅綺香殘舊院空，石城橋畔掛晴虹。柔情常在琴心裏，別意難消燭淚中。江水白，落花紅，小樓山色六朝同。莫愁家近頻來往，蘭槳輕隨燕子風。其神情似在賀晏之間。又西江月云：烏衣家家王謝，黃初字字徐劉。雙調望江南云：鷗浴似添濤外雪，林疎微映菊前黃。江城子云：一天征雁喚離愁。皆精巧之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百末詞一卷 清名家詞本

清尤侗撰。侗字展成，一字悔菴，號艮齋，晚號西堂老人，長洲人。順治戊子拔貢生，直隸永平府推官，康熙己未應博學鴻詞，授檢討，是編三百零六闋，其名百末者，自識云：漢人以百草花百草末造酒，號百末酒，予所作，亦花間草堂之末也，故以名之，此可知其為詞之旨趣矣，內無沈深之指，外求豔麗之容，喜弄筆端，纖浮不重，而僅談花草，明清間詞比比皆是，侗之所作，匪特失其精神，並喪其形貌，較之別家，益為下矣，其慢詞，皴拔弩張，叫囂喧嚷，無迦陵之力，而欲方軌齊驅，是亦難矣。

唐五代詞選三卷 光緒十三年刊本

清成肇麐撰。肇麐字漱泉，寶應人，同治癸酉舉人，直隸靈壽縣知縣，光緒時，辦軍西藏，義不屈，投署旁井殉之，贈太僕寺卿銜，謚恭恪，是編選錄唐五代之詞，蓋取諸花間尊前全唐詩歷代詩餘諸書也，上卷一百十八首，內以溫庭筠李後主所選為最多，中卷一百十七首，內以韋莊李珣所選為最多，下卷一百十二首，尤以馮延巳孫光憲所選為最多，濃豔雅正，其選旨也，然唐末詞人，筆力厚重，豔麗之語，敢於直書，似不得恣意刪汰，歐陽炯浣溪沙相見休言有淚珠，毛熙震浣溪沙晚起紅房醉欲銷二詞，亦可選也，若謂旨在雅正，選例精嚴，則呂巖楊貴妃王麗真耿玉真諸作，並以入錄，何也，凡斯之類，殊不斟酌，然花間無馮李之作，尊前又襍廁不倫，手此一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集部 詞曲類

編、可以兼覽、且韋廖與馮煦、相往還、亦非不知詞者、觀其所選溫韋馮李為最多、可以明矣、

國朝詞雅二十四卷原刊本

清姚階撰、階字莒汀、華亭人、諸生、是編選錄順康以至雍世之詞也、卷一吳偉業至王賓十六人、卷二梁清標至魏際瑞二十一人、卷三吳綺至吳瀠十七人、卷四丁澎至毛奇齡十九人、卷五陳維崧至張錫鐸十三人、卷六朱彝尊至高層雲九人、卷七彭孫遹至劉雷恒十五人、卷八李良年至鄭培二十四人、卷九錢芳標至湯思孝十三人、卷十汪懋麟至徐念肅十二人、卷十一佟世南至倪晉十三人、卷十二吳棠楨至張雲錦二十一人、卷十三成德至吳秉鈞二十二人、卷十四沈季友至徐懷仁十七人、卷十五周稚廉至朱霞十八人、卷十六黃之雋至周稚炳十八人、卷十七陳聶恒至俞艺十六人、卷十八張梁至王葉滋十七人、卷十九厲鶚至閔華十八人、卷二

十王又曾至汪筠二十三人，卷二十一朱芳藹至汪啟淑二十九人，卷二十二趙文哲至汪如藻三十人，卷二十三吳蔚光至范音四十九人，卷二十四閨秀方外伎尼乩仙等五十四人。詞自姜夔以來，屏浮豔，祛俗濫，雅音是飭，氣味醇深，故南宋選本，輒名雅詞。朱明復唱高調，轉染花草，姜張軌範，蕩焉不存。清初浙派，逈之南宋，階之所選，即本此旨。雖未盡純雅，而大體不離其宗也。所可議者，姓氏下略系小傳，而不詳，且不著年代，令人難于尋索。江浙為人文淵藪，詞才固多，所選網羅殆盡，而他省亦不乏名家，入選獨少，詳彼略此，未免偏枯。然清代作者之盛，睹然可見，則亦究述清詞者所當知也。

玉堂餘興六卷 桂洲集外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夏言撰。言字公謹，貴谿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歷官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謚文愍。事蹟具明史本傳。其詞集有二本，一在桂洲集中，一在賜閒堂稿中。桂洲集之詞，別題玉堂餘興，據政初則單行，嗣復改釐全集，合詞二百五十首；賜閒堂稿之詞，凡二集，合詞一百三十二首，兩本校之，除互見外，賜閒別出八十首，其間復有字句題目之異同。是編原有六卷，全乎桂洲集，其賜閒堂集之八十首，則附編為桂洲集外詞。言之所作，蓋盡於此矣。其詞激放，亦時有妍麗之作，蘇辛詞固如是也。惟激而不曲，非粗卽滑，妍而不深，有表無裏，言詞往往取貌遺神，不能合也。王世貞云：我朝以詞名家者，公謹最號雄爽，比之稼軒，覺少精思。其言是已。明詞綜引錢氏云：公謹

喜為長短句、當其得君專政、聲勢煊赫、長篇小令、草藳未削、已流布都下、互相傳唱、歿後未百年、黯然無聞、花間草堂之集、無有及桂氏名者、求如前代所謂曲子相公、亦不可得、可一慨也、此說蓋得情實、緣勢位以行其詞者、豈能享永久耶、

佩蘅詞一卷補遺一卷 光緒重刊本

清金泰撰、泰字政之、英山人、同治時入李鴻章幕、是編初為邊浴禮所校刊、時在咸豐辛酉、僅七十二首、光緒乙酉、浴禮子保樞復取洺州唱和詞燕筑雙聲及曩時郵筒往復蝕簡零箋、一一輯錄、得詞三十四闋刻為補遺、又以原版遠在京師、遂重鍥之、即是本也、泰師郭麐沈濤、而友邊浴禮、故詞學甚深、濤又以

飲水側帽相擬、平心論之、泰之詞品、高於頻伽、工力亦不在匏廬之下、空青有聲當時、以視是編、實亦伯仲之間耳、令曲雖不如飲水、而慢詞則過之、此其大較也、浣溪沙紀事云、指點朱樓大道旁、玉扃向晚叩西廂、一彎新月畫眉窗、肌雪酥融疑著粉、衫痕紅退尚生香、傾城却在未梳妝、芊緜清麗、用筆高古、其瑤華白秋海棠一首、可以嗣音草窗、蓋其

慢詞、準法南宋，而令曲原于花間小山、淮海飲水諸家也。

瑤華集二十卷補遺二卷 原刊本

清蔣景祁撰。景祁字京少，宜興人，諸生。康熙間舉鴻博，不遇，是編撰於康熙二十五年，其旨特尚存詞，然力求精審，其名瑤華者，取金荃蘭畹之旨，無他意也。入選範圍，斷自六七十年來詞人出處在交會之際，無不甄收，與倚聲集略同。以小令中調長調之名，殊無實據，乃以字數為編次，其詞人爵里，則繫之以表

分省隸人，以姓氏次，以籍貫通籍科分現官，詞集集名，故是編雖以字數為次而又以省隸人，體例最為嚴密，當時名家，如曹貞吉珂雪詞、徐釚菊莊詞、朱彝尊曝書亭詞、顧貞觀彈指詞等，悉為採錄，間亦雜入己作，其補遺二卷，自謂是書刻成，又獲見周青士所藏二十餘家因條其集中未備之調，別為一卷，又次其調之已見者，廣為一卷，可知其搜求

不遺餘力矣，其選擇詞之例，條列甚詳，於清初詞事，頗多采述，可以知詞風之昌盛，可以知詞家之派别，可以知詞人之議論，可以知詞集之存佚，尤為本書之精詣也。至于集中熟調，如滿江紅、滿庭芳、賀新郎等，所收獨廣，蓋當時風氣使然，無關得失也。

三百詞譜不分卷附詞韻一卷 康熙刊本

清鄭元慶撰。元慶字子餘，一字芷畦，歸安人，貢生。是編以譜為主，而自謂隱寓選詞之法，以字數之多寡，序列小令、中調、長調，凡詞三百首，合附見者，都七百四十八調，調名之下，臚舉異名，其同名異體，或字句不同者，別作某調第二體、第三體等，類其相似之調，或字句小有異同者，則附注於本詞之末，不別出矣。

以圈點為韻句，用角圈為可平可仄，其換頭疊韻處，旁注換韻疊韻而已。訂譜選詞，勢難相兼，混而一之，徒自紛擾。況尋譜填詞，已屬不易，而按其記注，前後探索，不亦累贅之甚耶。觀其所選，若楊慎之鵲練子，王世貞之望江南，劉基之蓦山溪，楊基之望湘人等，以為圭臬，是不獨不知譜，且不知詞矣。其選三百首者，自謂仿孔子删詩之法，愚妄至此，殊

可憫笑。又謂詞以諧聲為主，其有腔調不順，句讀無味者，概不入選，不知詞中拗句，皆聲調之流美者也。此尚不瞭，而言訂譜選詞，豈能當乎。後附詞韻一卷，亦本于沈去矜、李漁之作，無精詣也。

古今詞選十二卷 康熙刊本

清沈時棟選。時棟字城霞，號焦音，吳江人。是編選錄自唐以至並世之詞也。凡唐九人，後唐二人，石晉一人，前蜀三人，南唐四人，南平一人，後蜀四人，宋一百二十人，金五人，元九人，明二十八人，清百人。每卷就字之多寡，按調分次，又以作者之時代序其先後，凡一百九十九調，詞九百九十四首。其旨似在求精不求備也。夷考其實，殊不盡然。其謂詞中間有敗筆，雖名作亦不登選，如坡公大江東去，雖上下千古，膾炙齒牙，然公瑾當年，冀待小喬初嫁，而雄姿英發耶。其實東坡之意，亟寫公瑾之英俊，文章烘托，千變萬化，小喬初嫁，助其淋漓，安見其為敗筆也。又謂八聲甘州起用一字領句，結用中連撲魚兒，而末句第三字用仄方合，其說是矣，然唐宋之製，能歌

者多偶有變易，亦有其道，自宮譜亡佚，明清之詞，偭規越矩，而明清所撰，入選甚多，亦何說耶。又謂寒門不敢自居風雅，然俱能究心長短句，間有所取，亦近於嚴。此欲蓋彌彰之言也。舍古人名作，而廣取朋友家人之製，私心所在，百喙莫辯。綜觀所選，全無精詣，明人惡習，未能除也。

繪芳詞二卷 通行本

清況周頤輯。周頤有萬邑西南山石刻記，已著錄。是編專輯古今詠賦美人之詞。卷上自髮至指甲，若口齒唇舌眉目耳鼻之屬，凡六十二首。卷下自心至影，若腰背膝腹笑啼顰淚息唾噓呵之屬，凡四十五首，附尤侗詞餘黃鶯兒令詠乳足詞三首。其所自撰，則隱名周夔。全書輯者，則署王梅詞隱，蓋周頤於清亡

後，避地滬上所纂也。詠賦美人之作，自宋黃庭堅憶江南畫眉、周邦彥看花回美人眼二闋，為其權輿。南渡之後，劉過沁園春指甲足二詞出，後厥體繁興。明清之間，斯風大熾，學者當知花間雖美而筆力厚重，蓋文章游戲，一時遣興，而不知其不相合也。學者當知花間雖美，而筆力凝重，效顰者，轉入於輕佻纖巧，靡離其宗。讀是書者，應明其源流，別其

輕重，而知所警戒。若尤而效之，則入於岐途矣。然則是編亦未始不可存也。

湖州詞徵三十卷 嘉業堂本

清朱祖謀撰。祖謀字古微，晚改孝臧，字漚尹，別號上彊村民，歸安人。光緒時官至禮部左侍郎。清亡不仕。是編據陸氏吳興詞存而進退增刪之，先輯集十八家，為卷二十有四。次輯本五十二家，為卷六。其十八家者，張先、葉夢得、沈與求、劉一止、沈端節、倪稱、葛立方、葛郯、沈瀛、吳淵、吳潛、牟巘、周密、趙孟頫、趙雍、沈禧、

朱晞顏、陳霆也。並采善本，各注卷目之下。又盡考諸家姓氏爵里撰述，系以小傳，旁及詞話序跋箋證之屬，校讎精審，體例最善。湖州有詞鄉之目，得此一編，可以窺其全豹矣。又此為吳興劉氏所刊者，其先尚有一本，僅二十四卷，輯印於宣統末年。清亡之後，復有所得，因重為理董，并補前刻闕失，即是本也。

載雲館詞二卷 道光刊本

清喬載繇撰。載繇有妙華仙館詩，已著錄。是編為其所撰之詞，上卷六十九首，下卷五十八首，內附吳曰鼎喝火令和作一首、方文炳長亭怨慢和作一首。載繇嘗謂兩宋以後，詞體割裂，有明三百年來，唯誠意伯不亂於正，我朝自小長蘆芟纖刈氏，集長短句之大成，詞學昌明，罕有倫比，此可知其為詞之旨趣矣。載繇最喜草窗絕妙好辭，故全集清新雅飭，王敬之謂其詞於古在竹山、蛻巖間，王曉謂可以追蹤白石、玉田，皆友朋阿好之辭，不可為典要。其崇尚浙西，廣以南宋，則合於事情矣。是編為敬之勘定，然觀其所作，以視敬之，不獨無愧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國朝湖州詞錄六卷 嘉業堂本

清朱祖謀撰。祖謀有湖州詞徵，已著錄。此是編即續詞徵者，緣詞徵以明為止，此則斷代有清也。卷一凡三十人，卷二凡十七人，卷三凡十五人，卷四凡二十六人，卷五凡二十七人，卷六凡三十一人，都一百三十六人，詞四百九十三首。所收或自別集，或出叢鈔，存人存詞，兼有其旨。姓氏下各繫爵里著述。詞徵求備，此則貴精，雖小變其例，而大體則相同也。劉承幹跋謂深美如修能，隱秀如厲士、麗窗如立齋、陶齋，諶與西泠諸家方軌，即荔牆一帙，守律之謹，審韻之嚴，雖竹垞、樊榭、穀人三賢，容亦微有未逮，此亦明塙之言也。合以詞徵，則古今湖州一郡之詞才，究覽無遺矣。

國朝金陵詞鈔八卷附錄一卷 光緒刊本

清陳作霖撰。作霖字伯雨，江寧人，光緒元年舉人。是編以金陵詞人為主，選錄其詞，而斷代有清也。卷一張怡至何詠二十一人，卷二鄭宗彝至劉志鵬十人，卷三鄧廷楨至宗源瀚九人，卷四車持謙至汪士鐸十二人，卷五何兆瀛至汪嘉祥六人，卷六汪度至陳大鋐十五人，卷七濮文昶至傅鑫六人，卷八端木埰至顧孝瑊十二人，附錄一卷，閨秀紀映淮至陳作芝十六人，因詞存人，因人存詞，多逾百闋，少僅一首，其有全稿，抉擇從寬，姓名下略附爵里、著述，特未加箋證耳。金陵倚聲之學，自南唐二主以來，歷宋迄明，代有作者，增此一編，後先標映矣。

小遊仙館詞鈔一卷 同治刊本

清周尚文撰。尚文字樺香，象州人，咸豐戊午，代理閩建縣事。是編一百十首，有堅明之處，有流滑之處，雜而不淨，蓋宗法南宋，而未能融化于一也。其陌上花紀別云「斜陽綺陌，楊絲暗逐，馬蹄輕捺一挂鞦韆，可奈惜春人遠。綠雲縹緲紅霏冷，零落舞衣歌扇，艤藍橋有渡，絳河無浪，此情猶淺，是誰吹玉笛，相思喚起一縷離魂飛亂，燕約鶯期，孤負寸心雙眼，絲絲織就鴛鴦錦，贏得淚珠成串。」又何須拾取，春風詞筆，向花題怨，語雖不深，而情致纏綿，圓轉如貫珠，自為賞心之作。其水龍吟白蓮一闋，似亦胎息中仙也。

秦鄉詞一卷 刊本

清周郇雨撰。郇雨字叔贇，臨海人。是編六十九首，附鄞縣蔡鴻鑑東風第一枝原作一首。譚獻評其詞吐屬自然，情靈諧適，非膚大之言也。其平生苦節堅貞自守，時見于詞。醉花陰懷少卿眉生云：鎮日懨懨簾未捲，月冷酴醾院，悄悵隔江雲，盼得春來，幾度教相見。美人遲莫多芳怨，祇由闌行遍，心事託微波，一水盈盈，道是天涯遠。菩薩蠻題竹泉畫蘭為成太守云：涓涓流水鄰鄰石，靈根寄託何高潔，雨露九霄滋，折馨遺所思。年年風雪老，一洗閒花草，珍重暮雲天，山深將歲寒。此可知其志矣。若天與之年，正未可量。詞中有句云：年華逝水愁中度，算者番淒楚，何處不消魂，病酒傷春，腸斷靡蕪路。情辭淒咽，豈短壽之徵歟。

粵西詞見二卷 蕙風簃叢書本

清況周頤輯。周頤有萬邑西南山石刻記，已著錄。其撰是編，以粵西詩總集有張鵬展之嶠西詩鈔，梁章鉅之三管英靈集，而詞獨闕如，因就其所知裒而輯之，又擷其菁華，以少為貴。凡明冕蔣一家，清謝良琦迄倪鴻二十二家，閨秀何慧生一家，詞雖不及二百首，而其間頗有人所未見者。蓋以粵西地僻，易於隱沒，然則周頤所輯，匪特保存鄉邦文獻而已也。

勉熹詞一卷 光緒刊本

清周星貽撰。星貽字季貺，山陰人，籍祥符。福建知府。是編三十五首。譚儀謂所作婉篤微至，如衛洗馬渡江時，傾倒一世。令人怊悵不能自已。雖覺譽過其實，然清麗幽婉，精潔雅尚，是其質也。偶有豔作，亦本花間。如浣溪沙云，弱柳籠烟媚嫩晴，落紅庭院畫冥冥，風前凝立不勝情。飛絮時光新燕語，賣花門巷數錢聲。傷春情緒怕黃昏。其筆力雖遜南部諸賢，而氣味醇和，自為雅製，蓋祥符周氏詞派本純正也。

草堂餘意二卷 惜陰堂刊本

明陳鐸撰。鐸字大聲，號秋碧，下邳人，家居南京，正德中世襲指揮。是編分上下二卷，別以春意夏意秋意冬意四部。上卷春意八十三首，下卷夏意秋意各二十四首，冬意十六首。書中廣和草堂詩餘，故名草堂餘意。所和者，即引用原作者姓名，其本無名者，始識以陳大聲。此亦特創之奇例。然其間如夏意中之賀新郎和東坡也，冬意中之少年游和清真也。而皆書以己字，亦未可解。陳霆渚山堂詞話卷二云，江東陳鐸大聲，嘗和草堂詩餘幾及其半，輒復刊布江淮間。論者謂其以一人心力，而欲追襲摩賢之筆，妙徒負不自量之譏。蓋前輩和唐音者，胥以此故為大力所不許。大聲復冒此禁，何也。然以其酷擬前人，故其篇中亦時有佳句。頗婉約清麗，使其用為

已調宮必擅聲一時而以之追步古作遂蹈村婦門矣毛施之失蓋不善用其長者也況周頤謂其詞具澹厚之妙足與兩宋名家頡頏平心論之追和古作殊非正道偶一為之原無不可今廣和前作摹擬聲貌必有强己就人之弊故方楊和周終非周也然釋詞婉雅明麗瑞是能手雖伯溫青邱尚非其敵不能因其追和古作而貶之即與方楊和周詞槩之亦不在其下也

別腸詞選四卷 刊本

清趙式選式字去非諸暨人是編選錄古今之詞而採取並世之作卷一小令明月斜至荊州亭六十二調三百零六首卷二小令一落索至蘇幕遮六十九調三百十八首卷三中調臨江仙至魚游春水四十六調一百七十五首卷四長調意難忘至鶯啼序七十三調一百九十首所選隋唐五代宋元以外明人之中竟有方孝孺王守仁海瑞于謙各一首未知採自何處清初同時諸家若計南陽董以寧尤侗董斯張蔣平階鄒祇謨賀裳曹爾堪陳維崧吳偉業宋徵輿龔鼎孳王士禎等甄採不少而自作之詞亦按調附入熟調為夥蓋欲藉振古挈今之名而增一時壇坫之譽者也最可異者例中謂傍文依理則改其文添汰字數以就其律改易韻字以全其

韻、大明清之詞、律句自有不協、然採選
政者、克任意改竄、則鄰於妄矣、

見山亭古今詞選三卷原刊本

清陸次雲選、次雲有湖壖雜記、已見前目、是編選詞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小令、自十六字令至武陵春凡五十七調、三百十首、中卷中調、自太常引至江城梅花引、凡六十三調、二百九十三首、卷下長調、自滿江紅至鶯啼序、凡四十四調、百七十一首、所選自隋唐以迄並世、無不採錄、大概揚當香山等人之外、唐五

代諸家、多出於花間尊前、宋則歐柳蘇秦周辛陸黃諸家、初不盡為傑作、明則伯溫升庵文長眉公元美諸人、存作甚少、並世詞人、如王董尤陳吳丁諸家、以至次雲本人、所作獨多、雜廁唐宋諸賢之列、合古今為一爐、以自鳴其擅場、而不知其不能相合、書中雖無評箋、而有圈點、所圈點者、亦非賞心之佳句也、又書題與章晒字天節者同選、韓銓字子

衡者校詮乃次雲弟子也、

貞素齋詩餘一卷 疆村叢書本

元舒頔撰、頔字道原、績溪人、至元十四年、江東憲使辟為貴池教諭、秩滿調丹徒、二十七年、轉台州路儒學正、以道梗不赴、歸隱山中、入明不仕、是編據善本書室藏鈔華陽貞素文集本中錄出者、凡二十二首、粗淺俗累之句、往往而有、如沁園春云、閒處如何也堪吟詩也堪弄棋朝天子云、學騃妝癡、誰解其中意

虞美人云、紛紛兒女看燈去、並不似詞中之句、然如風入松而後偶成云、紗廚過雨晚涼生、枕簟不勝清、冰肌玉骨元無汗、香風回深院語流鶯、翠幌光搖絳蠟、畫堂暖瀉銀瓶、玉箏牙板按新聲、雲鬢寶釵橫、銀絲膾細江鯿脆、揚州月照我醉吹笙、舊事十年猶記、壯懷此日堪驚、精悲流麗、集中佳作、蓋頔詞未有所宗、故美惡不一、純駁不淨也、

可庵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舒遜撰。遜字士謙，績溪人，頔弟也。是編據善本書室藏鈔可庵搜枯集中錄出者。臨江仙、感皇恩、滿江紅、水調歌頭、木蘭花慢各一首。其水調歌頭、木蘭花慢，並壽其兄頔，有云"觥籌兄弟交錯，同是鬢髮皤皤，自喜衣冠奕世，未墜詩書如線，此外更何慚"。又云"爭似蒼蒼松柏，歲寒同保貞堅"，其志趣操守，與兄相似。感皇恩下半闋云"瑩照更殘，烏啼月落，悲壯山城數聲角。漫漫長夜，扣角長歌，方覺人生能有幾許行樂"，亦憂時感亂之言也。

韓山人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韓奕撰。奕字公望，平江人。生於文宗時，入明不仕。是編自明刊韓山人集中錄出者，凡二十八首。闕文甚多，且有不知調名者。所作清疏流宕，似原出於放翁。卜算子雨中云"急霰打窗紗，正是愁時候，無奈愁多著酒消，及被愁消酒"；又"滅又明燈還短，還長漏，為問梅花有甚愁也，似愁人瘦"。其輕盈流特，疏而能學，皆此類也。

清嘯集 二卷 本刊

清項以淳選。以淳字長孺，嘉興人。是編選詞，卷上謝克家憶王孫，至姜夔淒涼犯，六十九調，一百七十首。卷下程過滿江紅，至鄧亨見六州歌頭，五十一調，一百十六首。以南宋及元人為多。蓋取材於絕妙好詞、花庵詞選、草堂詩餘、樂府補題諸書也。揆其宗派，蓋以圓潤雅協為旨趣，故廣取南宋也。清初選詞約有二派，一則古今混合，以鳴擅場；一則並世名作，以為標榜。而以淳選詞，專取宋元名作，不染風氣，可謂獨具手眼者已。

詞壇妙品 十卷 原刊本

清張淵懿選。淵懿字硯銘，青浦人，順治舉人。是編淵懿選詞，田茂遇、鄒淵同評，錢芳標、蔡谿參閱。所收多一時名輩之作，如王士禛、董以寧、彭孫遹、鄒祗謨、性德、宋徵璧、龔鼎孳諸家為多，田茂遇、錢芳標二家詞亦分別列入，以調字之多寡而分卷。卷一至卷五小令，自十六字令至七娘子，凡一百三十七調；卷六卷七中調，自臨江仙至梅子黃時雨，凡六十七調；卷八至卷十長調，自滿江紅至鶯啼序，凡九十二調。各詞咸附淵懿及茂遇評語，要屬標榜，蓋亦風氣使然也。

陶園詩餘二卷 嘉慶刊本

清張九鉞撰。九鉞字度西，號紫峴，湘潭人，乾隆舉人，官江西南昌及廣東始興知縣。是編小題秋蓬詞，上卷一百三十四首，下卷七十八首。纖豔流蕩，而又時雜粗俗字句，數衍門面，尚屬不能，而欲求其內旨，不可尋矣。臨江仙題秦淮酒樓壁云：不到石城橋上路，驚人四度年華，春風吹過妥娘家。波喧纔睡鴨，柳嫩未藏鴉，自是江南狂杜牧，詩魂詞板生涯。六朝小住且須佳，淡煙朱雀草，香月冶城花。此首殊無精詣，然在集中已較為可取，其他更無論矣。積至二百餘首，雖多奚益。是編為楊芳燦、劉嗣綰所校訂，芙蓉、箏船詞品亦不高。迨乾嘉之際，此數人者，皆虛有詞名，而無實，不足重也。

浣花閣詞鈔二卷 寫刻本 續鈔一卷 刊本

清熊裕棠撰。裕棠有浣花閣詩鈔，已著錄。是編為其所撰之詞，自題詞集滿江紅二首，其次首云：箋裝鳥絲譜新曲，玉田相近猶記憶。曉風殘月，綺筵紅粉，窗外啼鶯驚午夢，樓頭晴日憐清影。只一般離緒滿關河，孤懷永。長短句，聲諧韻。絲竹感，情連景。是騷人風趣，苦吟低詠。蛺蝶成行春院靜，琵琶一曲秋江冷。更芳隄楊柳裊千絲，縈方寸。此可明其旨趣。蓋淮揚詞人往往染浙派之風氣，而宗法姜張也。其小令則[illegible][illegible]參以花尊，歸於南宋之騷雅，故終入宋格，而非唐末之風派也。

聽秋聲館詞一卷 刊本

清吳恩垛撰。恩垛字子可，錢塘人，振棫孫，年僅二十有三。是編凡四十五首，前有潘曾綬、曾瑩、徐琪諸家題辭。恩垛才情甚高，工力未及。朝中措云：「恨雨顰烟。」壺中天云：「記得讀雨吟風，評花賭酒。」此類句法，蓋自南宋來也。一剪梅云：「年來病骨太支離，苦事休提，恨事休提。」撲魚兒出都留別其兄云：「預記取怕後日重來，燕子無尋處。」又云：「斜陽雁影分吳越，只許夢兒來去。」以年方弱冠之人，而出語悽楚，短壽之徵。須知言為心聲，不得以善寫呻吟為能也。

無腔村笛二卷 刊本

清吳振棫撰。振棫字仲雲，號宜甫，晚號再翁，錢塘人。嘉慶進士，官至雲貴總督。是編上卷四十四首，下卷五十首。潘曾綬嘗題其孫吳恩垛聽秋聲館詞曰：「余與仲雲制軍為忘年友，制軍官滇時，曾以所著花宜館集見寄，中有無腔村笛二卷，深得南宋諸家奧窔」云云。謂振棫學南宋則是，謂其得南宋奧窔，則溢量之言也。振棫自述云：「南唐北宋，匪我所知，牧童橫笛，是我之師。」雖為謙辭，而實不知南唐北宋若也。菩薩蠻云：「柳翠絲而溼，綠到春無力，剗地晚風顛，落花飛上天。」其詞品似之。然喜為序注，如撲魚兒、尉遲杯、眉嫵、轆轤金井、瑣窗寒、尾犯、惜紅衣諸首，皆有之，頗可供異聞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桐華閣詞一卷 嘉慶刊本

清吳蘭修撰。蘭修字石華，嘉應人。嘉慶舉人，官信宜訓導。是編凡六十五首。寄為數篇，情文排惻，不必以字句論工拙也。減字木蘭花過秦淮作云：春衫乍換，幾日渡江風力軟，眉月三分，又聽蕭聲過白門。紅樓十里，柳絮濛濛飛不起。與問南朝，燕子桃花舊板橋。頗瀟灑有風致，其大江東去渡江至京口一闋，亦激壯可喜。蘭修詞不宗一家，故未能純淨，然在經生詞中，自可備數矣。

秋水軒詞一卷 光緒刊本

清女子莊盤珠撰。盤珠字蓮佩，陽湖人，莊有鈞女，同邑孝廉吳軾妻也。事具吳德旋初月樓稿，李兆洛舊言集中。是編凡八十八首，頗嫌柔嫩，而時有雅言。如浣溪沙云：曉枕暗占寒夜夢，殘燈猶勝去年花。菩薩蠻云：雪月與梅花，都來作一家。皆爲可誦之句。惟全書所言，工愁善病，時值盛年，而喜作衰颯之語，爲文之大忌也。浪淘沙云：風前扶病强樓頭，如道明年人在否，花替儂愁。清平樂云：若要心兒不轉，除非沒有黃昏。凡此之類，憂能傷人，盤珠卒年僅二十有五，殊可哀也。

竹石居詞草一卷川雲集一卷 光緒刊本

清童華撰、華字性充、號薇研、鄞人、道光進士、光緒間官至禮部侍郎、是編詞草三十五首、川雲集一百零八首、川雲集者、華自京奉使滇蜀往返紀程之作也、風蝶令灞橋云、柳積烟痕薄、山圍野色寬、石橋千尺水潺潺、送盡勞勞車馬出長安、縱目風塵外、無心去住間、漢唐離緒不相關、但覺朝來雪意近驢鞍、此首頗有情致、餘如雪梅香之寫雪山關、驀山溪之寫威甯州、亦能隨勢圓融、如見勝境、然自全部觀之、筆力雖具、而少所繩束、時入粗滑、為可惜耳、川雲集中所紀景象、尚可供參證也、

海棠巢詞稿一卷 嘉慶刊本

清李若虛撰、若虛字實夫、錢唐人、嘗入孫文靖幕、是編凡一百五十八首、若虛久在塞上、番邊景物、往往入詞、周靄聯題詩、時有參證、塞外名集、頗著于時、若論其詞法、則未可語於大方之家也、其附無調之詞三首、題曰自度曲、即可知其妄矣、

龜巢詞一卷補遺一卷彊村叢書本

元謝應芳撰。應芳字子蘭，武進人。至正中，薦授三衢書院山長，阻兵未能赴。明洪武中，歸隱橫山以終。自號龜巢老人。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編據善本書室藏鈔龜巢集中錄出者，凡五十一首。補遺十三首，書中著年號者，至正十六年撰壽山溪，十七年撰沁園春、滿庭芳，二十二年撰沁園春，二十八年撰江城子，明洪武九年撰水調歌頭，十三年追和前水調歌頭韻，此元明之際作詞可考者也。其洪武九年中秋言懷水調歌頭云，我骨縞如雪，月色皎中秋。照我三千白髮，都是亂離愁。猶喜松江西畔，張緒門前楊柳，堪繫釣魚舟。有酒適清興，何用上南樓。擐金甲，馳鐵馬，任封侯。青鞋布襪，且將吾道付滄洲。老桂吹香未了，明月明年重有，此曲為誰謳。長揖二三子，須為免菟裘。此可以明其志向，故十三年復和此韻。其後又和之，詞氣縱放，亦可於此闚徵其派別矣。

石門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梁寅撰、寅字孟敬、新喻人、元明之際、隱居教授、結屋石門山、是編據吳伯宛校唐鵝庵鈔本以刊者、凡三十三首、詞頗流麗、惟用字時見粗滑、然非不能為詞者也、八聲甘州記其近里夫妻分而又合者云、記年時波蕩兩鴛鴦、雌雄各分流、恨郎心似水、妾心如石、此恨難休、自古恩深似海、富貴等雲浮、何忍輕離別、翻愛為仇、君看江頭枯樹、縱春風虛過、根幹仍留、且牢蘿空谷、蓬户自綢繆、想秋胡未忘故態、怕無金相贈卻懷羞、歸來日、郎瞋妾怨、都合冰消、語淺而有情趣、至律懈韻寬、元明之間、漸成習慣、未可偏責一人也、又浣溪沙冬景云、錦樹分明上苑花、晴光宜日又宜霞、碧煙橫處有人家、綠似鴨頭松下水、白於魚腹柳邊沙、一溪雲影雁飛斜、清新雅正、

集中未可多見也、

竹窗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沈禧撰、禧字廷錫、歸安人、其事蹟不詳、勞鉞湖州府志、但云工長短句、有名於時而已、是編據知聖道齋藏明鈔本以刊者、凡五十五首、題詠為多、氣味清婉、浣溪沙詠澮川香徑春遊云、三月韶華景最幽、越羅初試換輕裘、采香徑裏作春遊、西子不來花自好、吳王去後水空流、感時懷古却生愁、語淺而情深也、其問亦有剛勁之作、沁園春追次文丞相題張巡許遠兩忠臣廟云、臨死不懼、臨危不驚、何礙何妨、縱刀鋸在前、鼎鑊在後、當斯之際、觀作尋常、天漢橋頭、睢陽城上、兩處成名一樣香、精忠操、何堪與比、出冶金鋼、江山幾見興亡、口野草平原總戰場、既區區忍死、偷生恃寵、欺孤虐寡、敢並遺芳、廟食從今、綱常不弛、功烈何如郭汾陽、千秋下、論二公節義、

天地難量、詞氣哀激、似亦高節之士也、

井華詞二卷 光緒刊本

清沈景修撰、景修字蒙叔、晚號寒柯、秀水人、同治拔貢、官分水教諭、是編首卷四十六闋、內附張鳴珂勸尋芳一闋、二卷四十八闋、內附譚獻和貂裘換酒、張景祁南浦原作各一闋、譚獻論其詞曰、諷井華詞、若游佳山水、一邱一壑、咫尺而萬里、若聆古琴、變宮變徵、出風而入雅、鄭文焯謂置諸碧山詞中、殆不能辨、許增謂其渠曲跌宕、即真行之頓折、引喻託興、即古律之柔厚、此皆友朋溢美之言、未可為典要也、然景修嘗許當時雅詞云、文采斐然、惜少拙致、此可知其為詞之旨趣矣、唐末北宋、並以重大見長、即南宋如白石之清空、玉田之圓溜、亦多用生澀之筆、否則清空入於飄易、圓溜轉為流滑、惜乎景修所作尚未能善用其拙也、然能明乎此、亦可知其深於詞學矣、

青崖詞一卷（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元魏初撰。初字太初，號青崖，宏州順聖人。少辟中書省掾吏，告歸。以薦授國史院編修，尋拜監察御史，官至南臺御史中丞。事蹟具元史本傳。是編從大典青崖集本錄出者，凡四十三首。其詞於疏放之中，具存法度。初從元遺山遊，故詞學淵源有自也。木蘭花慢送張夢符治書赴召云：正江南二月，春色裏、送君行。對芳草晴烟，海棠細雨，不盡離情。思量漢家城上，共當時、飛蓋入青冥。醉後嘉陵山色，馬頭楊柳秦亭。十年一別鬢星星，慷慨只平生。愛激濁揚清，排紛解難，肝膽崢嶸。此心一忠自信，更太平丞相舊知名。寄謝草堂猿鶴，移文未要山靈。此雖酬應之製，而氣剛文勁，縱橫合矩，亦可於是覘之矣。

小亨詩餘一卷（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元楊弘道撰。弘道字叔能，淄川人。其事蹟不見於史傳。前已嘗就小亨集考其身世，茲不詳錄。是編從永樂大典輯得其詞八首，所作頗為精整，惜無流宕之致。梅梢月歌女云：春到人間，嫩黃染長條，暖烟晴晝。未按舞腰，學畫粧眉，二八女兒纖瘦。緗桃穠李，攜佳伴、陳步障，青紅如繡。過微雨，年年好在，禁烟時候。嬌困如酣卯酒，應惱殺、翩翩燕朋鶯友。綠水灞橋，斜日章臺，雪絮亂飄襟袖。勸伊休管別離事，但贏取、青青依舊。再相見，清陰漸成數畝。此題殊豔，而詞亦堅穩，微嫌其生澀耳。其滿江紅有感一首，稍見疏散，蓋與元遺山相處，不覺形似，又以蒼莽之詞調，不得不用疏放之筆，然非其本色也。

耶律文獻公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金耶律履撰。履字履道，太祖八世孫，家廣寧，舉進士，蔭補承奉班祗候，累官尚書右丞，卒謚文獻。考文獻集、文淵閣書目著于錄，蓋明初尚有傳本，今佚。是編自永樂大典輯出虞美人、朝中措、念奴嬌三闋。念奴嬌一詞，頗精練。虞美人云：水收霜落雲中早，聲雁雲中道，夜來明月過西山，料得水邊石上不勝寒。黃塵壯裏人相看，未慣雲林眼。當年曾說探崆峒，怕有黃庭消息寄西風。又覺清新婉雅，蓋履非以詞名，偶一為之，無所宗法也。

益齋長短句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李齊賢撰。齊賢字仲思，號益齋，高麗人。是編自明刊益齋亂稿中錄出者。凡五十四首。其巫山一段雲詠瀟湘八景各二首，松都八景各二首，居三十二首。時有闕文，而瀟湘八景中煙寺晚鐘一首全闕，實僅五十三首也。所作長於羈旅，故寫景為多，志俗弔古，時見乎詞。水調歌頭過大散關云：行盡碧溪曲，漸到亂山中。山中白日無色，虎嘯谷生風。萬仞崩崖疊嶂，千歲枯藤怪樹，嵐翠自溟濛。我馬汗如雨，修徑轉層空。登絕頂，覽元化，意難窮。群峰半落天外，滅沒度秋鴻。男子平生大志，造物當年真巧，相對孰為雄。老去臥邱壑，說此詫兒童。能以奇崛之筆，寫驚險之勢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集部詞曲類

書林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袁士元撰。士元字彥章，鄞縣人。以薦授縣學教諭，尋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不赴。築城西別墅，自號菊村學者。是編自鈔本書林集中錄出。滿庭芳二首、瑞鶴仙、八聲甘州、青玉案、清平樂、賀新郎各一首，共七首。酬應之製居其六。惟賀新郎詠盆荷開歲復開云：「淡月黃昏裏，粉牆陰，盆池漾綠，荷花初吐。情似飛來雙屬玉，風動翩翩素羽。漫引得人人爭覩。拍手闌干驚欲起，口悵然竝立長凝佇。思往事，意容與。當年妙選登蓮署，正花開邀朋醉賞，尚留佳句。藏白收香今六載，還我風流檢府。最好口冰姿清楚。一點炎塵曾不染，縱盤根錯節仍如許。花為我，笑無語。」此首文句，尚為雅潔，尋其旨趣，無精詣也。

意香閣詞二卷 嘉慶刊本

清李澧撰。澧字望園，嘉興人。澧於李良年、李符為同族，自是浙西詞派。集中如天香詠龍涎香、水龍吟詠白蓮諸作，皆為效南宋者之常套也。故其族孫富孫序謂詞以石帚、玉田為宗，旁及稼軒、梅溪、夢窗、草窗諸家云云。其所守者，固如是也。然觀其所作，轉入淺滑，雜亂無章，不如秋錦未遑遠矣。其間合風派之作，如踏莎行落梅云：「第一番風，偏留不住。落花如雪，中庭舞。美人未肯斷春心，餘香長貼猶黏樹。索笑無從，招魂難據。佩環此後歸何處。小樓夢破角聲殘，微雲澹月相思路。」前段雖入於淺薄，而歇拍頗精深蘊雅，最得其正。惜全集未能解是，而所作太多，榛蕪不翦，偶有雅飭之句，亦不足以掩其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樓雲山館詞存一卷 同治寫刻本

清黃錫禧撰。錫禧字子鴻，甘泉人。是編凡五十首。其詞學原於吳讓之。讓之勉瓜室詞，從常州派出也。錫禧所撰，似不宗一家，而鄙於南宋慢詞，雖嫌清淺，而圓融溜亮，自足救其失也。令曲追蹤花尊，所作雖少，往往有深意。相見歡云：風絲搖漾篆鉤動新愁，記得夕陽人影共登樓。春夢短，更兒轉，好揚州，可恨落花偏逐水東流。又云：黃鸝啼上高枝，柳絲絲正是惱人天氣，可憐時花還好，人先老，損腰肢，孤負一春心事，有誰知。流麗綿邈，淺而入深，蓋其天分高，故落筆自不凡也。

雙溪醉隱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耶律鑄撰。鑄字成仲，遼東丹王九世孫，中書令楚材之子也。累官中書右丞相，卒，追贈懿寧王，謚文忠，事蹟具元史本傳。是編自善本書室藏鈔雙溪醉隱集本中錄出者，僅鵲橋仙、太常引、眼兒媚、木蘭花慢四闋。木蘭花慢闕文甚多。鵲橋仙、太常引亦各闕一字，蓋不以詞重也。鵲橋仙序云：關州得稼軒樂府全集，有西江月，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閒宜睡，或曰不若道宜笑宜狂宜醉，請足成之，今檢稼軒詞西江月示兒曹以家事付之，內云：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遊宜睡，遊此作閒，校者皆未及也。

燈昏鏡曉詞四卷 據印本

清宋謙撰。謙字己舟，候官人。謝章鋌謂其詞上攀溫李，下挹晏秦，正始之音。林紓謂與竹山為近，趣永而韻深，亦閑為稼軒，却無劍拔弩張之氣，故佳句尤多。陳衍謂詞宗北宋，所作多傷逝之音，皆其鄉友尊諛之言，不足信也。觀其所製，全無家法，慢詞雖多跌放，而氣不足以達之，故流為粗獷膚淺，令曲頗多豔體，亦不純正。惟減字木蘭花、武陵春數十首，雖筆力不大，然以情事哀豔，讀之增感歎也。

燹紅詞一卷 據印本

清宋伯魯撰。伯魯字子鈍，澧泉人。是編凡七十九首，沁園春注云，以下皆赴迪化途中作，謁金門雪夜注云，以下皆迪化作，浣溪沙注云，以下里居作，蓋分年編次也。慢詞殊不成格，令曲善為豔體，而寄託不深，時露輕薄，其在窮荒廣漠中所填之詞，雖間有可取，要非詞家本色也。

寓庵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李庭撰。庭原顯卿本金人，蒲察氏。入元改姓李氏，字顯卿。成宗時，拜平章政事。卒，謚武毅。是編自孔菊谷藏鈔寓庵集本中錄出者。水調歌頭二首、滿庭芳、水龍吟、望月婆羅門引各一首，共五首，盡爲酬應之作，蓋不以詞重，存以備考而已。

栢軒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凌雲翰撰。雲翰字彥翀，號栢軒，錢塘人。領至正九年鄉薦，授紹興路蘭亭書院山長，及平江路學正，皆不赴。退居吳興梅林村，號避俗翁。明洪武初，爲鄉人官外郡者飛舉里胥論門，不容辭避，追會到京，授四川成都教授，坐貢舉乏人，謫南荒以卒。前目及錢氏列朝詩選並入明代，違其旨矣。是編據吳伯宛重編西泠詞萃本，以刊者其和全真馮尊師蘇武慢十二首，又無俗念一首，本在前，吳氏依寫定道園樂府之例，移編於後，凡二十七首，然據瞿佑歸田詩話，稱雲翰以梅詞霜天曉角百首、柳詞柳梢青百首，號梅柳爭春，又歷代詩餘引詞品云雲翰漁家傲云云，則此非足本也。其詞雅麗深密，而詠物諸作，頗似南宋諸賢，木蘭花慢賦白蓮云，悵波翻太液，誰留

任粲珠仙、向水殿雲廊、玉容花貌、幾度爭鮮、人間延秋無記、指霓裳猶憶舞便娟、畫裏傾城傾國、望中非霧非煙、雁飛不到九重天、水調漫流傳、杏花老空負葯存心苦、藕斷絲連、西風環佩輕鮮有冰絃誰復記華年、留得錦書遺墨、魂消古汴宮前、清新倩美、寄托遙深、元明間之佳製也、又定風波賦崔鶯鶯傳云、翻殘金舊日諸宮調本、纔入時人聽、王國

維據之以證董解元西廂為諸宮調體例、則又可供參考證矣、

東山樂府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金吳激撰、激字彥高、建州人、宋宰相栻之子、米芾之壻、使金被留、累官翰林待制、皇統初、出知深州、卒、直齋書錄解題吳彥高詞一卷、明以後佚、是編據中州樂府陽春白雪詞品及永樂大典寄字韻所引、輯得十首、附錄可疑之青玉案青車碧二首、金詞以激與蔡松年並稱、當時號之者、稱吳蔡體、其實蔡非吳

之匹也、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論之曰金代詞人、自以吳彥高為冠、能於感慨中饒伊鬱、不獨組織之工也、其人月圓云南朝千古傷心事、猶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溼同是天涯、據歸潛志容齋題跋諸書所云、激以此詞得名、蓋剪用成語、全無痕跡、而思致深遠、感激豪宕、自為大家風

度，宜乎當時宇文叔通自愧不如也。其餘若春從天上來、風流子二首，章法精妙，蒼涼悲壯，亦非他家所可及也。

鶴泉山館詞一卷 復始堂刊本

清潘觀保撰。觀保字辛芝，吳縣人。咸豐舉人。是編一百零一首，朱以增序其詞云：鍊辭緻意，抽秘騁妍，深入溫李姜張之室，而能得意內言外之旨。後半卷情辭悽惻，伊鬱善感，則當劫火蒼黃之後，鏡掩釵分，繭摧玉折，情隨事遷，宜乎百端交集，黯然銷魂也。其謂深入溫李姜張之室，則未免過當。謂下半卷情辭悽

惻，則是也。吳縣潘氏之詞，令曲善效花間，往往筆端淺露，觀保亦然。慢詞時有宋賢軌範，惟嫌和古人之製太多耳。又觀保善言宮調，而實不知宮調。淒涼犯自注云，白石旁譜，此係仙呂調，起結皆注ㄙ，ㄙ合也，ㄅ五也，仙呂調清聲用五字住，商聲七調，惟太簇商亦用五字住，白石原詞於索字始注ㄙ，則陌字非韻矣。其謂陌字非韻，前人有言之者，至論

宮調旁譜之處，則大誤，白石此調注云，仙呂調犯商調，其譜ゟ、么乃上字，仙呂調當用上字住，非五字住也，么下之の，乃底拍之標識，非尋常所用之丂字，觀保竟分ゟ為二字，至可笑也，白石云犯商調者，謂犯雙調也，雙調乃夾鍾商，亦用上字住，故與仙呂調相犯，觀保謂為太簇商，太簇商宋人所謂中管高大石調也，當用一字住，亦不用五字住，是一誤而再誤，自許深于宮律，而又自度哀江南，則謬妄之甚者也。

復雅歌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鮦陽居士撰，直齋書錄解題，復雅歌詞五十卷，題鮦陽居士序，不著姓名，末卷言宮調音律頗詳，然多有調而無曲，書佚已久，今據陳說觀之，當時已不知其名氏矣，云序不云撰者，蓋序有題而文內無題，其為鮦陽居士撰，無可疑也，其體例雖與楊湜古今詞話楊繪本事曲相近，然亦論詞之工拙及音律，又據

明刻重校北西廂記引李邴調笑令云出復雅歌詞後集，是其書又分前後集矣，其可推證者，僅此也，是編輯得陳汝義一則，蘇軾二則，万俟咏三則，李邴一則，李清照一則，無名氏一則，論七夕故事一則，都十則，李清照一則，無名氏一則無事，論七夕故事一則無詞，較為完整者僅七則耳，蘇軾水調歌頭万俟咏鳳皇枝令二事，似有傳會之意，當在信

疑之間其最可措意者。諸蘇軾卜算子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也、回頭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肯棲、不偷安於高位也、寂寞吳江冷、非所安也。此詞與考槃詩極相似、張惠言譚獻頗取其說。王士禎謂為村夫子強作解事、令人欲嘔、平心論之、東坡此詞寓意深遠、居士所解、自可以備一說、女紅餘志謂為溫氏女超超而作、附會無理、此不勝於彼耶、且詩無達詁、詞亦宜然、當心領神會而得之。居士字箋句解、容有太過、要其審察此詞見識甚高、懇推其旨、不當漫相譏也、

古今詞話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楊偍撰、偍字景倩、餘未詳、其書亦久佚、苕溪漁隱叢話成於紹興十八年、已加稱引、證以草堂詩餘紹興間林外洞仙歌後所注、或與胡仔同時人也、清康熙間、沈雄著古今詞話八卷、其書見存、而歷代詩餘引古今詞話、多涉宋南渡後及元明人事、固非偍書、又非沈本、豈別有古今詞話歟、若然、則古今詞話有三也、也是園書目七、載古今詞話十卷未知即偍書否、今亦難覽言矣、是編輯得六十七則、其體例採輯五代以下詞林逸事、且側重冶豔故實、頗近唐宋說部、故所記諸多不實、詞人錯亂、情事不根、故漁隱叢話後集三十九、駁詰甚烈、精竭不移、撰其原因、蓋有二事、一則獲諸傳聞、未加考覈、一則有意演繹、殽亂聽聞、故是書可為諧談之資、而非所以

論詞，然如江致和許將諸人，並以事而存人，存詞，亦未可盡謂為無用，即以其無據之事實論之，亦可推知南宋論詞之風氣，元遺山所謂小說之言也。（見遺山文集三十六）

瞻園詞二卷（光緒甲辰刊本）續一卷（補刻本）

清張仲炘撰。仲炘字次珊，號瞻園，江夏人。以翰林為御史，轉給事中，遷通政司參議。庚子罷。是編凡二百零九首，續六十首。夏敬觀評之曰：跡其身世，有類屈原，其詞幽眇依黯，其情湮鬱，其音悲痛，者識且微，孤憤侘傺，不可訴語，其排徊於中，而不能自已者，亦騷人之旨也。其言似近塘後，然瑰奇綺麗，聲情縣邈，

守宋賢之軌度，寄深思於芳草，詞在當時，自可與半塘彊邨並列也。秋思耗依夢窗韻，題庚子秋詞云：哀蟬當風咽，甚臥簫吹動，塞雲寒色，秋興易悲，倦游多感，愁束腰圍，況頭白烏啼，避胡無計，自搔抑，盼去鴻，天四碧，料萬葉獻窗，月華低墜，詠到最高樓句，背鐙長憶，幽夕沾襟淚，滴寄醉歌，綵扇新飾，更堪漂泊，空江孤情，數莖髮白，賸一掬相思未灰，西望

嗟病羸、蕙帶客愁慣識、聽怨笛張徽、閒元前事記得、夢迷車塵路北、深情苦思、忠厚纏綿、集中所製、多此類也、

苕溪漁隱詞話二卷 詞話叢編本

宋胡仔撰、仔字元任、績溪人、以蔭授迪功郎、兩浙轉運使幹辦公事、官至奉議郎知常州晉陵縣、嗣卜居湖州、自號苕溪漁隱、撰叢話前後集、前目已著錄矣、叢話前集卷五十九、後集卷三十九、並論長短句、是編即摘此二卷以刊者、書中屢稱先君云云、謂其父舜陟也、家學淵源、於爲可見、其敭榷古今詞話諸節、頗為精塙、論作詞法云、凡作詩詞要當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不可偏也、又云、詞句欲全篇皆好、極為難得、並為不苟之言、然其間亦有可議者、其引雪浪齋日記云、荊公問山谷曾看李後主詞否、云曾看、荊公云、何處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東流為對、荊公云、未若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又細雨溼流光最好、按細雨夢回二句、乃中主

詞、細雨溼流光、乃馮延巳詞、並非後主詞也、仔細轉錄其文、未加深考、失之粗疏、即論李後主破陣子一節、亦襲志林之誤、然統觀全部、所引羣書、今多佚失、轉錄舊說、亦有創聞、不能謂無裨於詞學也。

睡香花室詞一卷秋碧詞一卷同心室詞一卷憶佩居詞一卷蝶園詞一卷花好月圓室詞一卷 標刊

清潘曾綬撰、曾綬字紱庭、吳縣人、道光舉人、官至內閣侍讀、許宗衡謂其所著詞六種、數百篇、自定僅存九十餘篇云云、是編逾百首、殆非其手定之本歟、曾綬少負文名、廣交英儁、年未艾即致仕、著書自娛、故其柢根柢甚深、其詞不宗一家、小令善事豔體、慢詞粗見疏朗、宗衡以脆清澀三者評之、雖為過當、然其間偶有佳製、亦未可一概論也、菩薩蠻云、蕊珠樓閣層層掩、綠紗窗外冰蟾斂、香冷翠衾單、東風惻惻寒、紫霞衫子薄、雙手搴紅萼、親折小花枝、熏香獨坐時、香豔其辭、沈深其旨、其法出自唐餘、又賀新郎送顧蘭塘落第南歸云、又唱陽關矣、好無聊落花飛絮、困人天氣、不信

奇才多蹭蹬，依舊半肩行李，念驛路迢迢千里，杯酒送君南浦別，更何時剪燭西窗裏，重握手，夢中喜，匆匆片語君須記，儻遠逢北來鱗羽，短書勤寄，回首秋風嗟蹭蹬，我也一般滋味，算都把文章遊戲，此後相思明月共，覺闌干十二連宵倚，壁海潤幾知己，所作雖非正軌，然真摯動人，不事修飾，頗似顧華峯也，惟多少壯之作，殊嫌稚弱，既非最後手定之稿，則亦不必苛論矣。

香禪精舍詞四卷（同治刊本）

清潘鍾瑞撰。鍾瑞字麟生，別字瘦羊，晚號香禪居士，諸生。是編每卷別有小題，卷一曰逍遙餘趣，卷二曰僵瑟音，卷三曰尋鷗閒語，卷四曰聽風聽水譜。鍾瑞嘗云，欲尋唐宋源流宮調旨要，可知其明于聲律矣。詞雖無所偏主，而用筆流麗，往往於運氣之中，自合法度，是其所長。其間亦時有謹嚴之製，西子妝登靈巖山云，芳草遺鈿，低峯寫黛，西子風流如畫，春光淡遠，與雲平，儘沈埋館娃宮瓦，當年豔冶，悵廊底鴛鴦曾躡，斂澄波只采香涇外，流餘脂膩，登臨者幾輩空鶻慣上琴臺把，算來今古幾斜陽，舊遊人已寒，吟社煙雲過也，更休問夫差殘霸，夢回頭，豪客來盤俊馬，婉雅曲折，全為宋人之椝矱，其悼亡及傷亂諸首，皆哀情鬱抑，讀之愴懷，自注引友朋詞集

及當時異事，亦可增廣見聞，惟嫌榛蕪不翦，轉掩其菁英耳。

蓮漪詞二卷 光緒刊本

清鄭由熙撰。由熙，字曉涵，歙縣人。光緒十三年張鳴珂序其詞，謂由熙十年前刻所著蓮漪詞兩卷，雕琢豔詞，蕩而不返，未盡善也。近乃悔其少作，復加芟改，存十之二，益以近製，仍分二卷，取徑於碧山玉田之間，偏近秋軒石帚，幽折疏宕，一洗穠纖之習，雖與清真尚隔一間，而已視世之摹繪綺靡者，判若霄淵矣。譚獻謂其詞出入辛姜，又謂與吳史姜辛把臂，雖許之太過，然幽婉曲折，雅俊清空，自是南宋之本色。甘州云：記槐陰清夏客傳杯，調冰正浮瓜，向高臺載酒，歌塵繞雪，詩思軒霞，夢雨空江孤櫂，帆影又天涯，今日登臨處，夕照昏鴉。憶否故人深夜，正徘徊月下，玉樹橫斜，蕎盈盈欲折，無奈是空花，悵淒涼巢泥自落，漸西風吹葉響窗紗，還凝想，是窺簾燕

認得還家、高亮明潔、秋思纏綿、餘若鎖窗寒、殘雪、邁陂塘春陰、亦紆曲鬱深美之作也、

疏齋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元盧摯撰、摯字處道、號疏齋、涿州人、仕至翰林學士、疏齋集久佚、是編從各本輯得共詞十七首、附錄一首、摯為至元大德間人、雖染元初詞派、微嫌疎放、而塢有精麗之作、如蝶戀花云、越水涵秋光、似鏡泛我扁舟、映我綸巾影、野鶴閒雲知此興、無人說與沙鷗省、回首天涯江路永、遠樹孤村、數點青山暝、夢過煮茶巖下聽、石泉鳴咽松風冷、氣味妍和、用筆高古、自是宋賢之渠矱、元初之詞、此可留意者也、黑漆弩題謂晚泊采石、醉歌田不伐洋嘔集黑漆弩云云、田不伐洋嘔集已佚、僅有輯本、存詞六首、無黑漆弩詞、因摯題而始知之、此又可供參證者也、

西巖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元張之翰撰。之翰字周卿，號西巖老人，邯鄲人。至元末知松江府事。是編據大典西巖集本錄出六十五首，又從大典補太常引二首、水調歌頭一首、賀新郎一首，共六十九首。詞氣疏曠，蓋元人之詞往往受遺山影響也。其唐多令和劉改之云：何處是滄洲，寒波不盡流，恰登舟便過城樓，一片錦雲三萬頃，常記得藕花秋。漁父雪蒙頭，此情知道不，說生來不識閒愁，青笠綠簑烟雨裏，吾與汝可同游。所作雖不如改之，然其瀟灑沖遠，亦為一派，粗獷之處，自所不免矣。

秋雁詞一卷 今刊

清鄭鴻荃撰。鴻荃字雨人，號休庵，臨桂人。觀察蜀中。其詞頗疏朗，蓋原於蘇辛也。鴻荃乃王鵬運妹倩，又與趙熙、朱孝臧相唱和，故詞學工力匪淺。惟精深曲達不及王、朱，而感時愴亂則同，亦不必較量於文字間也。解連環云：玉笙吹徹，甚時光又到，柳棉飛雪，看屋角蛛網添絲，正檀板金尊，侍酬佳節，綠樹陰中，養聽得一聲啼鴂，恁歡悰頓滅，錦字織書，萬斛愁疊，風回暗驚蜀折，便熏桃染李，亂紅霏血，不管他夢醒春閨，盼銘錦人還，淚珠猶熱，小語喁喁，祇娶武前頭難說，勸流鶯舊盟負了，再休弄舌。此蓋有所感耳，雖稍嫌膚露，而情思搖蕩，字句精警，自為集中上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華堂詞錄一卷 刊本

清潘鴻撰、鴻字義甫、仁和人、光緒舉人、是編凡三十五首、然況周頤薇首詞鈔卷十、據蕙中詞、別有齊天樂中秋夜用竹屋懷梅谿均一首、今本所無、檢譚書亦無之、周頤或別有所據也、鴻自序其更漏子云、金荃比興之辭、仿于十五、低徊要眇、哀樂感人、擬以寄懷、不殊意恉、蓋其令曲之旨趣如此、尚未達深美之境也、慢詞佳處、時一見之、念奴嬌紅葉甫云、水沈香燼、撥寒灰、賸有春心一縷、如此青袍芳草色、酒醒天涯何處、花擋含愁、蓬飄墮夢、握手渾無語、天風吹斷、隔叢迷認飛絮、鷓鴣莫話三生、一般憔悴、忍見輕紅語、寶鏡團圞休照影、空把柔情付與、究轉殘絲、叢殘蠹粉、那有傷春句、迴闌倚徧、夜來風露如許、苦情哀思、清新宕轉、宋、末諸賢之妙境也、

魏慶之詞話一卷 詞話叢編本

宋魏慶之撰、慶之字醇甫、號菊莊、建安人、嘗撰詩人玉屑二十卷、前目已著錄、是編即摘其末卷論詞以刊者、僅十五節、以人為綱、但轉取他書、不加裁制、其引漫叟者、漫叟詩話也、引漁隱者、苕溪漁隱叢話也、別引詞話二節、豈楊湜之書歟、宋人論詞之書、體例概有四種、專書論記、如楊偍楊繪之書是也、雜錄於筆記詩話之中、如貢父詩話能改齋漫錄之書類二也、選本附加評語、如花庵詞選、三也、附錄詩話之後、可分可合、如本書及苕溪漁隱叢話四也、是編所論聊備一格、故不足重視、然宋人論詞之書所存不多、此十餘節中、雖間與他書重複、亦可為參攷之資也、

天機餘錦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元無名氏撰、是編作者及卷數、並無可考、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著于錄、引見花草粹編者、凡十六首、蓋明萬歷間尚存也、此即依粹編所引輯為一卷、張先一首、柳永一首、沈會宗一首、元好問一首、周晴川一首、無名氏十一首、共十六首、蓋為元初之人所選、惜其傳詞甚少、未能詳察其體例、但以所存論之、無名氏諸詞、固可增廣識見、即柳耆卿之鳳凰閣、沈文伯之清商怨、二詞亦可補流傳之不足也、

曉夢春紅詞一卷 同治刊本

清潘介繁撰、介繁字椒坡、吳縣人、是編一百零二首、朱彝尊嘗言曰、小令宜師汴京以前、長調宜宗南渡以後、介繁所製、本乎此旨、最合詞學之軌則、吳嘉淦謂其詞以婉約綿麗為宗、而語有含蓄、其言非河漢也、醉太平云、東風玉簫、鵾絃六么、盈盈一帶牆高、是誰家綺寮深煙乍消、斜陽畫橈、阿儂慣弄春潮、采菱花春朝、其神頗似古樂府、慢詞亦駸駸入古、若能刪汰十首、則純淨無疵矣、吳縣潘氏之詞、此得其正者也、

遯庵樂府一卷 彊村叢書本

金段克己撰、克己字復之、號遯庵、絳之稷山人、哀宗七年進士、入元不仕、是編據邃雅堂藏鈔本以刊者、凡六十七闋、其中多國亡以後之作、感慨之音、並用甲子、蓋亦靖節之意也、詞中可以考見人事、有滿江紅過汴梁故宮一首、考宣宗貞祐二年、遷都汴京、哀宗天興元年、元兵圍汴、哀宗出奔河北、三年、金亡、時克己與弟成己、避居龍門山、則此詞當作於天興二年矣、故云百二山河俱失險、將軍束手無籌策、又云歎人生、此際動成長別也、滿庭芳山居偶成一首、蓋國亡初居龍門山所作、故云歸去來兮、吾家何在、結茆水際林邊也、望月婆羅門引序、謂癸卯元宵、與諸君各賦詞以為樂、因述昔年京華所見、酒酣擊節、將有墮開元之淚者、癸卯為元太宗十五年、距金亡近十年矣、故云回首處不見長安、江城子作於甲辰晦日立春、甲辰乃元太宗十六年、時克己近五十歲矣、故云四十九年強半在天涯、其餘可考見者甚多、與成己倡和、尤可參證、詞亦慷慨激越、與其弟合稱二妙、信不虛也、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並載段克己菊莊樂府一卷、豈以成己號菊軒而誤歟、抑克己別號菊莊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聲集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万俟詠撰。詠字雅言，碧雞漫志云：崇寧間，大晟樂府，周美成作提舉官，而製撰官又有七。万俟詠雅言，元祐詩賦科老手也。三舍法行，不復進取，放意歌酒，自稱大梁詞隱。每出一章，信宿喧傳都下。政和初，召試補官，寘大晟樂府製撰之職。新廣八十四調，患譜弗傳，雅言請以盛德大業及祥瑞事迹製詞實譜，有旨依月用律，月進一曲，自此新譜稍傳。雅言初自集分兩體，曰雅詞，曰側豔，目之曰勝萱麗藻。後召試入官，以側豔體無賴太甚，削去之，再編成集，分五體，曰應制，曰風月脂粉，曰雪月風花，曰脂粉才情，曰雜類，周美成目之曰大聲。直齋書錄解題長沙百家詞本大聲集五卷，万俟雅言撰，嘗遊上庠，不第，後為大晟府製撰，周美成、田不伐皆為作序，所云五卷，與漫志集分五體合，蓋每體一卷也。今佚，此從各書輯出二十七首，斷句二首，附錄可疑者二首，其間頗有異調，至可珍惜。王灼謂詠詞從柳而來，殊不知柳詞佳處，宋人亦不可及，以此貶詠，豈可信乎？詠恐譜不傳，故製詞實譜，而終於散失，豈當時所料及耶。

鏤空詞四卷 康熙刊本

清姚之駰撰。之駰字魯思，休陽人，康熙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是編前有洪昇、姚際恒二人之序。詞共二百十三闋，專事豔語。自題詞云：昔黃涪翁少時喜作纖淫小詞，法秀師呵之。涪翁曰：空中語耳。引此以自解也。又自謂所作以宛轉綿麗為趣，須知詞不忌豔，而豔有方也。唐末豔詞分為二類，高者託體房幃，用意深邃，不當作豔詞讀也。次者敘述綺懷，筆力沉重，使讀之者不厭其豔也。即宋人如小山、東山之輩，精緻細膩，不同凡響，詞雖豔而思無邪也。若之駰所作，竭力為豔體耳，尚安足重哉。菩薩蠻云：桃花巧學佳人面，佳人故惹桃花片。紅暈玉香腮，桃花醋面來。花輸人詳語，人面花應妒。我見卻憐花，莫教揉碎他。注云：唐人詞：一面發嬌嗔，碎挼花打人。描寫閨情，可稱絕妙，然得毋太悍妬耶。倉庚肉不可多得，此詞當是療病文詞。注語並不雅馴。然清初豔詞，卑劣者多，遂成風氣，又不必專責之駰一人也。

箕潁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曹組撰。組字元寵，潁昌人。六舉不第，著鐵硯編自勵。宣和三年，成進士。召試中書，換武階，兼閤門宣贊舍人，仍給事殿中，官止副使。是編從各本輯出三十五闋，附錄一闋。碧雞漫志云：元祐間，王齊叟彥齡，政和間曹組元寵，皆能文。每出長短句，膾炙人口。彥齡以滑稽語噪河朔。組潦倒無成，作紅窗迥及雜曲數百解，聞者絕倒。滑稽無賴之魁也。組之子知閤門事勛，字功顯，亦能文。嘗以家集刻板，欲蓋父之惡。近有旨下揚州毀其板。又云：今之士大夫學曹組諸人鄙穢歌詞。又云：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雖可笑，亦毋用笑也。魁詆詈可謂極盡能事矣。其紅窗迥赴試步行戲作慰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鄉迢迢，

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腳底，一日廝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博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對官樣鞋兒，夜間伴你。夷堅志載紹興中，曹勛使金，好事者戲作小詞，其後闋云：單于若問君家世，說與教知，便是紅窗迥底兒。蓋組得名在此詞，擅名亦在此詞也。細閱此本，組詞實有佳處，不盡如世所言也。如夢令云：人靜人靜，風弄一枝花影。點絳唇云：暮山無數，歸雁愁還去。青玉案云：落月蒼蒼關河曉，一聲雞唱，馬斷人起，又上長安道。婆羅門引云：南樓何處，想人在長笛一聲中。逗神思悠然，措語清妙，豈凡夫所能及耶。宋代文士，評論柳曹二家之詞，往往以短掩其長，未可盡信也。

藤香館詞一卷 印本

清薛時雨撰。時雨字慰農，一字澍生，晚號桑根老人，全椒人。咸豐間與其兄春蔡同登進士第，知嘉興，嗣授杭州知府，罷官，迭主崇文、尊經、惜陰書院。是編小名江舟欸乃，而藤香館其大名也。自序謂乙丑掛冠，由之江買棹出吳門，陟金焦，渡揚子江，返里。後西上至皖江，過彭蠡湖，達章江。度歲丙寅，自章江歸，再經里門，泛秦淮，涉黃埔，重入錢塘，往返七千里，舟中壹意倚聲，積成一冊，題曰江天欸乃云云，言其蹤跡至爲明晰。詞題經歷，可參證也。時雨與譚獻相往來，初非不知詞者，友朋題識，或許以辛柳，或許以張范，皆爲諛辭，不足置信。其風入松序云：西江購得汲古閣宋詞，舟中日日諷誦，如見蘇辛姜柳諸公銜杯按拍時也。則模擬甚雜，不宗一家，益可知矣。

其詞格不高，風韻不遠。金鴻佺讀其詞，謂時雨曰：此蔣心餘先生遺音也。時雨相視而笑曰：舟中適展閱忠雅堂集，豈君有先見之明耶。士銓詞流蕩自恣，不成體格，時雨更尊尚之，詞可知矣。

菊軒樂府一卷 疆村叢書本

金段成己撰。成己字誠之，號菊軒，克己弟也。哀宗正大元年進士，主宜陽簿。金亡不仕，與其兄避居龍門山。此據遂雅堂藏鈔本以刊者，而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並載成己遯齋樂府一卷，疑涉其兄克己號遯庵而誤也。詞凡六十三首，蹤跡與克己相同，故詞趣相近。若考其實事，則相得而益彰矣。詞格亦似其兄，微為收斂耳。克己、成己幼有才名，趙閑閑目之曰二妙，大書雙飛二字名其里。國亡俱不仕，時人目為儒林標榜，不僅以詞稱于時也。

滄江虹月詞三卷 光緒重刊本

清汪初撰。初字問樵，錢唐人。以輸貲為庫大使，嘉慶時，因襄四川軍務有功，先以縣丞補用，遂卒。初天資穎發，通敏精銳，詞殊清麗，婉雅頗似張郎中晏小山，最後浣溪沙十闋，集玉溪生句，亦頗自然，見賞於王昶，有由來也。惟慢詞氣力時虞竭蹶，蓋詩詞皆緣自性情，發於人者，可觀其氣著於竹帛，即謂之音氣機短促，豈天年不永之徵耶。

浣花詞一卷 景印手稿本

清查容撰。容字韜荒，號漸江，海寧人。性好遊，至滇，吳三桂延為上賓，容察三桂有異志，佯醉而出。是編五十六闋，詞中所述，並其遊蹤。喜為豔語，頗嫌輕側。少年遊云：鉄衣輕試，弓鞋微步，花底見檀郎。奴早身回，他猶膽小，險被捐濃粧。歸達阿母嗔遲問，何許太多忙，滿頰紅羞，雙蛾翠慼，小妹捉迷藏。淺薄若此，亦何柰取豔耶。集中可讀者少，惟經歷之處，時記風俗常語，如滿庭芳咏江即事，自注方言，女人拜謂之扶扶，亦呼蹁蹁，猺人嬌清平，自注黔俗云，清平豆腐楊老酒，黃絲姐兒家家有。俗又云，地無三里平。楊老自注，俗又云，水無三尺深。臨江仙大姑山神祠自注，山形似鞋，俗呼鞋山也。凡此之類，可供參稽，若舍本逐末，斯可取矣。

浩歌集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蔡柟撰。柟字堅老，號雲壑，南城人。直齋書錄解題長沙百家詞本浩歌集一卷，蔡柟堅老撰，宋志同，今佚。此從各書輯得攤破訴衷情二首，鷓鴣天、鳳棲梧、滿庭芳各一首，共五首。詞無精詣，然如鷓鴣天云：不知橋下無情水，流到天涯是幾時，亦可誦之語也。此本之前，附見張孝忠野逸堂詞鷓鴣天一首，僅見於永樂大典樞字韵所引，以詞太少，未可分編，且與浩歌集同列宋長沙本中，故附錄焉。張孝忠字正臣，歷陽人也。

沈文伯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沈會宗撰。會宗字文伯，餘未詳。是編輯錄其詞凡二十三首，附錄可疑者二首，極其婉妣流轉。其天仙子一首，傳賦賈耘老水閣者。詞云：景物因人成勝槩，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閒簾幕小闌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閒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苕溪漁隱詩曰：三間小閣賈耘老，一首佳詞沈會宗。即謂此也。

候蛩詞一卷 印本

清洪汝沖撰。汝沖字未冉，長沙人。是編共一百零二闋，聲律精審，詞亦雅馴。言律者多然，當分別觀之。暗香袖字注云：白石此忘字，以本詞後半闋證之，知當讀去聲。摸魚兒滿永注云：白石此處二字用去上，與諸家不同，音尤激越。所謂他日野處見之，甚為予擊節者，蓋指此也。說甚精塙。謂梅溪雙雙燕末句獨字應讀平聲，白石淒涼犯翦譜於索字始注翻，可知首句巷陌字非韻，曲字亦非叶，以駁萬紅友、戈順卿之說也。田陽臺路寒鐙半夜厭厭，當從宋本作寒鐙畔，三字句，且叶韻。其說皆可參證。至將遶佛閣分三段，蘭陵王分四段，又謂夢窗秋思耗，當作秋思，而原題荷塘上有毛字，涉香囊香字上半而誤為耗，說皆不可從也。

磻溪詞一卷　疆村叢書本

元丘處機撰。處機字通密，棲霞人，年十九為全真，學於寧海之山，師重陽王真人。元太祖名之，乃與弟子十八人往見於雪山，以不嗜殺人、及敬天愛民、清心寡欲為言，太祖深契之，賜宮曰長春，號長春子，卒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是編從晦木齋藏舊鈔磻溪集本中錄出者，一百三十四首，補遺二首，多在陝西磻溪作也。滿庭芳題序謂余自東離海上，西入關中，十五餘年，捨身求道云云，可以知其踪跡矣。詞頗清拔，然多言修道鍊心之事，自王荊公、張紫陽以來，詞雜仙佛，彌離其本，雖有可取之處，終不足以為訓也。又喜改調名，如浣溪沙改玩丹砂，浪淘沙改鍊丹砂，酹江月改無俗念等類，尤為南宋以來之惡習也。

吾盡吾意齋樂府二卷　乾隆刊本

清陳臯撰。臯字江皋，號對漚，錢塘人。是編上下卷，各七十五首，共百五十首。詞以南宋為宗，其間頗有可言，敍南宋旨。當知二事，夢窗詞凝質而實飛動，玉田詞似流滑而實精深。學夢窗不成則近於滯，學玉田不成則近於浮。識此二者，可與言南宋之詞矣。臯所作，或浮或滯，自不可免，然結體精整，措語雅飭，亦未可盡非也。臯與杭大宗、江賓谷相倡和，前有吳廷華、萬光泰、張四科、查禮諸人題辭，學者詞人往還踪跡，亦可推知者也。

魯齋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許衡撰。衡字仲平，號魯齋，河內人。被名為京兆提學，累官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加贈太傅開府儀同三司，魏國公。是編從明刊魯齋遺書鈔出者，沁園春、滿江紅各二首，鷓鴣天一首，共五首。沁園春東館路中，尚有闕文，其滿江紅河上作細一首，傳為被召時所作，嘗自言曰，生平為虛名所累，不能辭官，觀其所作，其心可表，衡道學湛深，原不以詞重也。

具茨詩餘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王立道撰。立道字懋中，無錫人，嘉靖十四年登進士第，官翰林院編修。此從具茨全集中抄出以刊者，瑞鶴仙一首，醉蓬萊一首，臨江仙二首，浣溪沙二首，錦堂月二首，共八首，並為祝壽諛詞，無可論述，存以備一家耳。

鐵盦詞甲藁一卷 道光刊本

清黃錫慶撰。錫慶字子餘，號鐵盦，甘泉人。是編一百五十一首，仿夢窗詞藁例，以甲乙，但僅見甲藁，餘未詳也。小令時有可讀者，長相思云：畫漫漫，雨潺潺，嫩綠成陰紅粉殘，枝頭淚不乾。相見歡云：花邊走，誰携手，恨難酬，準備一場春夢伴君遊。昭君怨云：怕上層樓高眺，樓外垂楊漸老，花也病厭厭，損芳年。錦堂春云：楊樓角幾灣碧水，門前一帶紅橋，東風送到傷春思，垂柳黯魂銷，燕子偷歸畫棟，鶯雛巧拍檀槽，月明如水人無語，空塵可憐宵，背淒涼宛轉，語淡情濃，惜全書未能稱是也。

秋澗樂府四卷校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王惲撰。惲字仲謀，汲縣人，世祖時，官至翰林學士，事蹟具元史本傳。秋澗樂府四卷，為秋澗大全集之卷七十四至七十七，元至治壬戌嘉興路學刊本，朱考臧錄出別刊者，又以舊寫本相勘，撰校記一卷附其後。烏韓承御述金宮故事，惲為賦春從天上來云：羅綺深宮，記紫袖雙垂，當日昭容，錦封香重，彤管春融，帝座一點雲紅，正臺門事簡，更捷奏清晝相同，聽鈞天，侍瀛池內宴，長樂歌鐘，回頭五雲雙闕，恍天上繁華，玉殿珠櫳，白髮歸來，昆明灰冷，十年一夢無蹤，寫杜娘哀怨，和淚把彈與孤鴻，澹長空，看五陵何似，無樹秋風。後段能於淡遠之中，寫黍離之感，最為詞中之勝境。集內多自製腔，而後庭花破子，實為北曲仙呂後庭花之濫觴，趙文敏亦有此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多一襯字、此與天淨沙翠裙腰諸調並為詞曲之轉變、此為究心元詞者所不可不知者也、又渾詞中、題序記事、頗資博聞、如木蘭花慢焦氏樂器、感皇恩與客讀辛殿撰樂府全集、李蘭英歌鷓鴣天、嚴伯昌歌黑漆弩、聖姑祠神、撇雪窩俗、並可供參攷也、

青山詩餘一卷（彊村叢書本）補遺一卷

元趙文撰、文字儀可、一字惟恭、號青山、廬陵人、宋景定咸淳間、嘗冒宋姓、三貢於鄉、後始復本姓、入學為上舍、宋亡、入閩依文天祥、元兵破汀州、與天祥相失、遁歸故里、後為東湖書院山長、選授南雄文學、是編從永樂大典青山集本中鈔出十闋為一卷、又從殘元本鳳林書院草堂詩餘及花草粹編輯得十四首、

為補遺一卷、其實花草粹編所引、本於翰墨大全、而大全所載為十二首、粹編僅引五首、尚闕七首、是今所傳青山詩餘、實為三十一首、此僅二十四首、未能謂為輯完也、七首之目、大全丙集十四、有臨江仙二首、（一為壽此山、有酒名如此堂、一為壽前人、卿臨）最高樓（壽劉介叔）洞仙歌（壽須溪、是年其子受鷺洲山長、）各一首、丁集有掃花遊（李仁山別墅）一首、庚集有八聲甘州（胡存齋陳泉府大卿）木蘭花慢（送趙按察）

洪歸古各一首、壽詞雖多、然欲求全則不可遺矣、文在文天祥幕府、而晚節不終、重叅元祿、誠不能無愧於心、然王沂孫王義山劉壎諸詞人、自宋入元、並為學官、似亦不必專責一人也、其鶯啼序春晚云、春還倒轉、為君起舞、寸腸萬恨、何人共說、十年暗洒銅仙淚、是當時滴滴金盤露、思量萬事成空、只有初心、英英未化為土、又有感云、腸斷江南、庾信最苦、有何人共賦、天又遠、雲海茫茫、鱗鴻似夢無據、怨東風不如人意、珠履散寶釵何許、想故人月下沈吟、此時誰訴、皆故國之思、淒涼宛轉、其志亦可哀矣、

水雲村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劉壎撰、壎字起潛、南豐人、宋亡時、年近四旬、至大辛亥、為南劍州學官、是編從南豐劉氏家刻水雲村稿本中錄出、以付刊者、共三十闋、其間在宋之詞可考者、如長相思客中一首、理宗三年作、謁金門題壁一首、度宗咸淳中作、意難忘用清真韻一首、咸淳九年作、入元以後之詞可考者、洞仙歌送劉春谷學正一首、成宗大德六年作、其餘諸首、或其題序及詞意、亦略可推其時地也、內有菩薩蠻和詹天游一首、天游名正、或云名玉字可大、郢人、官翰林學士、天游其別號也、嘗撰浣溪沙有不曾真箇也消魂之句、以此得名、壎與往來、即此可知、壎嘗撰隱居通議、頗多佚聞、重於士林、文章[illegible]雄放、詞亦如之、年老仕元、故其賀新郎詞云、莫笑劉郎老、老劉郎平生不是

山林懷抱，後世多責其無恥，然自宋入元諸人，往往為學官，亦不必專責懷也。元人詞中，懷作殊為雄濶，尤不得以人廢其言也。

歲寒咏物詞一卷 康熙刊本

清王一元撰。一元字畹仙，自號江左詞人。是編據其弟賚跋謂，畹仙二兄，庚辰下第，留滯都門，客窗歲暮，作咏物詞自娛，未匝月，已得二百餘闋，先梓其半云云。庚辰為康熙三十九年，詞共九十六闋，與跋中梓其半語正合。詞中評點，乃汪灝與一元弟賚所為也。有咏花卉者，如杜鵑花、繡毬花等類是也；有咏鳥獸者，如鸚鵡、蜂、貓等類是也；有咏美人者，如美人口、美人目、簾內美人、鏡中美人等類是也；有咏事物者，如料絲燈、漁叢門神、裙、淚、百花釀酒等類是也。每調咏物少則一種，多至九類，其體例如此。兩宋詞人，未有專以咏物名其詞者，偶有所述，則別具情歟，寄托遙深。北宋之中，如東坡之楊花，清真之梅花，一唱而三歎，觀物而知情矣。南宋以來，風流彌著，然

如梅溪之春雨雙燕，不即不離，情懷悱惻，至于白石咏梅，碧山之新月雪意蟬螢諸作，則又家國之哀，發其幽情者也。若一元所撰，則專事寫生，為物所役，尚安足重哉，以其文辭精巧，存以備檢閱耳。

廣陵倡和詞一卷 康熙刊本

清宋琬等撰。據龔鼎孳序謂，廣陵紅橋之集，初為四十六人，已而分散，其土著及四方之客，羈留於廣陵者，猶得十七人，限屋字韻，賦念奴嬌云云，倡和者，萊陽宋琬玉叔，嘉善曹爾堪子顧，新城王士祿子底，通州陳世祥善百，泰州鄧漢儀孝威，通州范國祿汝受，宣城沈泌方鄴，泰興季公琦希韓，丹徒談允謙長益，歙程邃穆倩，三原孫枝蔚豹人，如皋冒襄辟疆，漢陽李以篤雲田，宜興陳維崧其年，慈谿孫金礪介夫，江都宗元鼎定九，休寧汪楫舟次，共十七人。但集中所刊者，僅有七人，即王士祿炊聞詞，曹爾堪南溪詞，陳維崧烏絲詞，陳世祥含影詞，季公琦幽篁詞，鄧漢儀青簾詞，宗元鼎小香詞也。並限屋字韻，賦念奴嬌，每人十二闋，有互相次韻者，有一人次韻

至十二闋者，爭奇鬥勝，次和不休，牽合補湊，勢所必至，非製詞之正軌，且迭為評騭，亦有互相標榜之嫌，然詞學遞變可以推知，往來踪跡，益為明瞭，而況曹陳諸人，改造風氣者乎。

春華閣詞二卷　乾隆刊本

清江棣撰，棣字韡懷，號對琴，一號碧溪，儀徵人，廩監生，官刑部員外郎，是編首卷五十七闋，附刻友朋倡和之作二十一闋，末卷四十五闋，附刻三十闋，題序有王鳴盛、錢大昕、黃之雋、沈大成、張四科諸人，倡和有江昱、史承謙、謝墉諸人，棣嘗自評其詞曰，詞之一道，清超者不可到，渾成者尤不可到，少曾耽此，幸得玉田、夢窗者十之五六，得白石者十之二三，得清真者十之一二，其餘梅谿、竹屋諸家，皆各有所取，而小令則並摘南唐北宋之尤雅者，集益多師，要皆領其其神，而不欲襲其貌，而竊愧不能名一家，亦在此，此可謂有自知之明者矣，棣詞有沈著處，有曲拗處，有清越處，惜不能脫去蹊逕，以至于渾，較以倡和諸家，稍遜于史承謙、江昱，而高于陳皋、張

四科矣、

損花詞稿 二卷 康熙刊本

清李繼燕撰、繼燕字駿詒、自署東官參里、其事蹟未詳、是編前有錢唐沈用濟序一篇、則康熙間人也、首卷三十四闋、有林貽熊硃色批點、末卷三十六闋、有陳阿平硃色批點、後附月夜詠懷散曲一套、其令曲似少游、慢詞似宋末諸賢、調笑云、小橋盡處青山隔、驚起鷗鵠千百、則明效少游者也、解連環秋燕云、畫

堂情悄、漸踈梧向晚、玉階重掃、傍故人紅影參差、似惜別褰衣、幾回低道、暮雨催歸、更閱盡天涯芳草、悵回循負了、楊花滿院、此時懷抱、誰憐翠娥夢杳、自重溯去後、錦書難到、待託他秋社將歸、又只怕年時、一番寒早、柳外花邊、尚暗想玉堂輕渺、怎隄防繡簾半捲、便教忘了、柔情深意、隨筆究轉、一唱三歎、居然王碧山矣、惟上下批點、仍沿明人之陋習、

為可惜耳。

樵庵詞一卷樵庵樂府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劉因撰。因字靜修，容城人。至元中，徵授承德郎右贊善大夫，以母疾歸。尋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不起。卒，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樵庵詞一卷，二十三闋，據元刊靜修先生文集本也。樵庵樂府一卷，十一闋，據元刊靜修先生遺詩本也。共三十四闋。詞氣疏放跌宕，雖無雄渾之勢，而

有幽淡之趣也。其風中柳飲山亭留宿云：我本漁樵，不是白駒空谷。對西山悠然自足。北窗疏竹，南窗叢菊，愛村居數間茅屋。風煙草樹，滿意一川平綠，閒前溪今朝酒熟，幽禽歌曲，流泉琴筑，欲歸來，故人留宿。詞品云：每獨行吟歌之，不唯有隱士出塵之想，兼如仙客御風之遊矣。北盧學也。

雲峰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胡炳文撰。炳文字仲虎，號雲峯，婺源人，嘗為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不赴。元史儒學傳附載其父一桂傳中。是編據明刊雲峰文集錄出者。詞僅大酺、滿江紅、水調歌頭三首。炳文理學精通，詩餘原非其所長。其滿江紅贈吳又玄，亭調吳又玄得其伯父子雲太博易學游戲玄析字門論人窮達貴賤，累多奇中，詞內有云，易字分明書日月，口天真是談天口，豈太玄而後遂無玄，如今又，上言拆字，下暗合其姓字，則未免以巧見長矣。

養蒙先生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張伯淳撰。伯淳字師道，崇德人，宋末舉童子科，至元二十三年，以薦除杭州路教授，大德中，官至翰林侍講學士，謚文穆。是編據繡谷亭藏明刊養蒙集中第十卷以刊者。凡詞二十二首，壽詞居半，餘多贈寄之作，顧嗣立元詩選稱其近體率皆酬應之作，其詞亦此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牧庵詞二卷 彊村叢書本

元姚燧撰。燧字端甫，號牧庵，洛陽人。初以薦為秦王府文學，歷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集賢大學士，謚曰文。事蹟具元史本傳。是編從聚珍本牧庵集中錄出以刊者，首卷二十八闋，末卷十九闋，又轉錄程文海雪樓樂府附入感皇恩一闋為補遺，共四十八闋。燧高文典冊，名不虛傳，而詞不能稱之，豈學難兼長，抑性之所近，宜於彼不宜於此耶。燧受學於魯齋，論其文章，則有青出於藍之概，若詩餘則蹊徑殆相似矣。

勤齋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蕭㪺撰。㪺字維斗，奉元人，歷官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諡貞敏，事蹟具元史本傳。是編從善本書室藏鈔集本中錄出以刊者，鵲橋仙、太常引、浣溪沙、望月婆羅門引，各一首，共四首，而望月婆羅門引一首又闕五字，四首並為壽詞。㪺通經明道，號為醇儒，詩固非其所長，詞尤非所措意者，因其人而存其目可也。

瓢泉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朱晞顏撰。前日考元代有兩朱晞顏，其一為作鯨背吟者，其一為長興人，字景淵，即此人也。又以其始末不甚清晰，乃以瓢泉吟稾考之，則初以習國書被選為平陽州蒙古掾，又為長林丞，司煮鹽賦，又曾為江西瑞州監稅，蓋以郡邑卑吏終其身者。是編從章怡田校瓢泉吟稿中鈔出者，共四十闋，卷中原有浣溪沙、銀海清泉一調，菩薩蠻、鄉關散盡一調，芙蓉紅落一調，柳梢青、臨江仙、驀山溪、蘇武慢，各一調，並見宋朱希真樵歌中，不知何時錯入，故朱孝臧校刊是編，刪此七調也。其詞氣力遒勁，措語研鍊，雖少閒婉之致，然如念奴嬌、一萼紅諸首，可謂雅暢，在元人詞中，尚為有規矩者矣。

稼村樂府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王義山撰。義山字元高，豐城人，宋景定進士，知新喻縣，歷永州戶曹，入元，提舉江西學事。是編從明刊稼村類稿中鈔出者，僅九闋，附以樂語，九闋之中，壽詞四，自賀生辰詞一，惟水調歌頭永嘉歸舟、賀新郎二首可讀耳。所附樂語，雖為壽曲，實較散詞為有用，其間似分次第者，有致語，有勾遣花心、四角，分合歌舞詩有吳仙、諶仙、鶴仙、龍仙、柏仙等類，王母祝語，詩有萬年枝、長春花、菖蒲花、萱草花、石榴花、梔子花、薔薇花、芍藥花、宮柳花、蟠桃花等類，亦詩唱相間，其體例略似鄮峯大曲，與松隱、盤洲所作，並可旁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秋屏詞鈔一卷 健碧山房刊本

清吳貫勉撰。貫勉字尊五，江寧人，諸生。是編四十五闋，鑒定者，黃庭、尚允極也。題序者，陳鵬年、杜濬、朱彝尊、何嘉延、姚潛、申瑋、周而衍、黃庭也。小長蘆題云：「秋屏詞盡洗鉛華，獨存本色，居然高竹屋、范石湖遺音。此有井水飲處所必歌也。」以為盡洗鉛華則近似之，以為有竹屋、石湖遺音，有井水處皆能歌之，則譽過其實矣。貫勉之詞，雅則有餘，曲則不足。雅而直率，則徒爭字面矣；雅而究轉，則氣機跌宕矣。此學南宋詞者所當知也。故貫勉之詞，較以明末浮夸之習，則為雅矣；若較以浙西六家，則未純也。

圭峰先生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羅玘撰。玘字景鳴，號圭峰，南城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讀。正德初，累遷南京太常卿，擢南吏部右侍郎，引疾歸，卒，贈禮部尚書，謚文肅。是編乃自圭峰先生集中錄出以刊者，僅感皇恩、謁金門、好事近三闋，詞亦平順，無足稱述，蓋不以此名也。

了齋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陳瓘撰。瓘字瑩中，號了翁，沙縣人。元豐二年進士。徽宗朝，歷右司諫，權給事中。崇寧中以黨籍除名，編隸台州，移楚州。卒。靖康中，贈諫議大夫。紹興中，賜謚忠肅。瓘有了齋集，明以後佚。詞亦無別行本也。此乃從各書輯得二十三闋，而樂府雅詞載舒亶次瑩中菩薩蠻元韻詞，今亦不見其原作矣。瓘喜諧謔，其蝶戀花云：有箇胡兒模樣別，滿頷髭鬚，生得渾如漆。見說近來頭也白，髭鬚那得長長黑。下闕一句箇子鑷來，須有千堆雪。莫向細君容易說，恐他嫌你將伊摘。傳識鄭志全之長髭也。滿庭芳槁木形骸一首有云：誰知我春風一楊，談笑有丹砂。傳為青州劉跛子作也。又減字木蘭花云：世間藥院，只愛大黃甘草賤。急急加工，更靠硫黃與鹿茸。鹿茸吃了，却恨世間涼藥少。冷熱平均，須是松根白茯苓。此皆率爾操觚，無足輕重。然如卜算子云：身如一葉舟，萬事潮頭起。水長船高一任伊，來往洪濤裏。潮落又潮生，今古長如此。後夜開尊獨酌時，月滿人千里。用意湛深，揮灑如志，頗似古樂府，別有情味。不得以其偶有戲作，而貶其全體也。

盧溪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王庭珪撰。庭珪字民瞻，安福人。政和八年進士。紹興十、以詩送胡銓，坐訕謗流夜郎。秦檜死，許自便。孝宗召對內殿，除直敷文閣。直齋書錄解題載庭珪盧溪詞一卷，長沙百家詞本。詞綜云二卷，蓋已易其舊第，非長沙坊本之舊。今所傳者，多為鈔本，有吳訥四朝名賢詞本、及毛斧季校紫芝漫鈔本。是編即據毛本以校吳本，並以花庵詞選、歷代詩餘、欽定詞譜所引參訂之，共四十二闋，附錄可疑之鮮珮令一闋。庭珪詞筆力峭拔，措語緊鍊，氣象嚴肅，似其為人。真如謁金門所云，長留倚樓誰共聽，調高成絕品也。有鼓子詞二首，其點絳唇上元鼓子詞并口號云、鐵鎖星橋已徹，通宵之禁、銀鞍金勒，共追良夜之遊。況逢千載一時，如在十洲三島，有勞諸子，慢動三過。對此芳辰，先呈口號、萬家簾幙卷青煙，火炬銀花耀碧天，留得江南春不夜，為傳新唱落尊前。詞云、玉漏春遲，鐵闌金鎖星橋夜，暗塵隨馬，明月應無價。天半朱樓，銀漢星光射，更深也，翠娥如畫，猶在涼蟾下。此首有勾無遣。又醉花陰梅并鼓子詞云、人在花陰醉未歸，玉樓絲管咽春輝，請君暫聽花陰曲，為惜梅花當裏吹。詞云、玉妃謫墮煙村遠，猶似瑤池見，缺月挂寒梢，時有幽香，飛到朱簾畔。春風嶺上淮南岸，曾為誰魂斷，依舊瘦稜稜，天若有情，天也應須管。此則有口號、有詞、無勾放，注與九張機、趙令畤商調蝶戀花詞大同小異，可供參證者也。

儼山詞一卷（惜陰堂叢書本）

明陸深撰。深初名榮，字子淵，號儼山，上海人。宏治十八年進士，歷官詹事府詹事，贈禮部侍郎，謚文裕。是編自其儼山集中錄出者，共三十二闋。深頗有才氣，吐屬不凡。念奴嬌秋日送鄉同東坡云，春水穩，如天上坐，閒看浮漚興滅，浪淘沙寒夜齋居云，滴滴淚痕彈不了，一把相思，皆造語深妙，殊不易得。惟天仙子詠雪云，閑夜久，花輕不定，撲上窗兒如穿信，灞橋橋外望青山，高一陣，低一陣，雲時白了詩人鬢，是則是，遠近都難認，路入藍關人悄進，青帘斜壓酒罏空，擂不盡，題不盡，平沙留取飛鴻印，詞非不工，然未免近於流滑，詞曲不分，終未可為訓也。又集中有南鄉子四首，擬馮延巳，自注，南唐馮延巳細雨溼流光詞，余蚤歲亟愛之，因按腔廣為四首，蓋四十年前之作云云。按集中四首，細雨溼流光一首，乃延巳原作，細雨溼秋風一首，與延巳相同者四句，惟原作換韻，此改為一韻耳。是四首之中，細雨溼黃梅，細雨溼同雲，二首為深所作，細雨溼秋風一首改易原作，細雨溼流光一首，延巳所作，與題注似不相合，疑有誤也。

匏翁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吳寬撰。寬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八年賜進士第一，入翰林，歷官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蓋自其匏菴集中摘出者，共三十四闋。踏莎行癸亥歲除自壽云：一歲之中，吾生之始，年稱七字從今起。俗說添年是減年，不添不減那能此。天念疏慵，人憐委靡，詞林老大成何事。若教歸去更安閒，不知活到多年紀。詞雖不雅，亦實情也。全集中，注不如自壽之俗，亦能粗具規模。王昶明詞綜引寬採桑子云：織雲盡卷天如水，蘆荻風殘，松竹霜寒，更看前溪月滿山。畫船紅映金尊酒，子夜歌闌，緩吹輕彈，得意人生且盡歡。此詞不見集中。租又引耆舊續聞云：吳匏菴詞有繁花落盡留紅藥，新筍叢生帶綠苔，名句也。時有趙寬字栗夫，為匏菴所取士，詞名半江集，匏菴嘗曰，不過吳寬爭得趙寬。集中亦無繁花二句，疑非寬佚。所引耆舊續聞自非陳鵠之書，未詳所據。集中有醉蓬萊答趙栗夫一闋，可證吳趙往來之蹤跡也。

百夢紅詞二卷 光緒重刊本

清吳鼒撰。鼒字及之，又字山尊，號抑菴，全椒人。嘉慶進士，官侍講學士，晚主揚州書院。是編自署達園鉏菜叟。鼒晚年居揚州，鉏菜叟蓋其別號，達園其寓齋也。嘉慶二十年九月十日為鼒六十初度，汪端光等觴之湖上，端光并填一夢紅以為壽，鼒和之，因而專填此調，積久漸多，共得一百零七闋，言其大數，故名

百夢紅也。詞於伊鬱之中而搖曳動盪不盡，似其師吳錫麒之輕倩也。病中悼侍女徐桐云：命真妨，把如花纖質，加倍與淒涼，名虔無兄，偏憐僅母，弱姊嬌又先亡，卻尋與傾城體態，風雨劃，留得色兼香，絕好聰明，儘多心事，太短時光，真似風流國士，閱人閱磨難，漸減清狂，衆裏啼多，人間前胆小，澆愁時一傾觴，幸相逢依依有我，又呻吟誤了歡場，不愿春風再識，前恨難償，情真意真，不覺其詞之俗也。其湯池荷一篇，哀感頑豔，蓋亦悼桐而作。紅葉詞云：更憶桃花當然逝水無還。自注：詞中此等句，皆悼侍女徐桐也。可以互證。鼒嘗病，服歸芍，桐云芍藥是藥，何不園中看花去。詩頗精妙。鼒稱其知書解事者，信不虛誣，故哀之甚切也。

江湖長翁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陳造撰。造字唐卿，高郵人。淳熙二年進士，官至淮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其江湖長翁集，久無刻本，明崇禎間李之藻以淮南自秦觀而後，惟造有名于時，始與觀集同刻之於高郵。然所刻不全，詩詞亦未收。而永樂大典引造詞，僅菩薩蠻、洞仙歌、水調歌頭三闋，趙編輯取成卷，以備一家，即此本也。秦觀文詩詞三者，詞為最工，易三變之俗濫，開清真之宛雅，詞風大轉，厥功匪細。造詞非所措意，應時而已，文章亦不高於觀也。

山帶閣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朱曰藩撰。曰藩字子价，號射陂，寶應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烏程知縣，遷南京刑部主事，改兵部，轉禮部，歷員外郎中，官至九江知府。是編自其山帶閣集中錄出者，僅鷓鴣天、南柯子二首。鷓鴣天序宣城諸公惠茱謝之云：記得花開月滿樓，美人樓上撥箜篌。當時曾擲雲中樹，此日猶勤天際舟。持碩果，感離憂，青山又見御黎秋。侍臣最有相如渴，一守文園送白頭。與南柯子答孝符送梅一首，皆格律嚴整，語句精拔，其詞雖少，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憑几詞一卷山中詞一卷浮湘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顧璘撰。璘字華玉，吳縣人，寓居上元。宏治九年進士，歷官湖廣巡撫，加刑部尚書。璘有憑几、山中、浮湘諸集，各附以詞。是編分著其詞，而沿其舊名。憑几詞三十一闋，山中、浮湘各六闋，共四十三闋。憑几、浮湘，明為官湘中時所作也。璘詞雖嫌輕浅，而圓潤明暢，頗為親切。臨江仙雨中柬譚子羽云：抱病登樓無意緒，滿城寒雨濛濛。一尊何日與君同。春叢芳草碧，呼酒夕陽紅。堪恨賞心多不偶，依然柱却東風。扁舟歸興莫悤悤。江梅他（一作花）自落，別有海棠叢。情深語淡，讀之有味。故古今詞話謂其詞有承平氣象也。

葵軒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夏暘撰。暘字汝霖，貴谿人，言其從子也。是編據舊鈔本以刊者，三十九闋。南北曲附。其生查子自歎云：東流水不還，老去人難少。大藥豈能求，仙島何由到。光陰暮春留，晴雨難先料。忙裏且偷閒，花下金尊倒。頗有超然之致。又浣溪沙云：竹樹陰森護院牆。虛簷靜坐納新涼。南風時送藕花香。解悶難求千日醉，多愁空結九迴腸。鳴蟬聲裏易斜陽。詞極凄惋。惜全集不相稱也。菩薩蠻回文二首，殊非西軌（不合律），則明人之陋矣。

萬竹樓詞選一卷 同治刊本

清朱和義撰。和義字子鶴，一作紫鶴，自號么鳳詞人，吳縣人。是編六十八闋，附刻友朋倡和之作三闋。和義與戈載遊，又與姚燮、張文虎諸人相倡和，其篋室許德蘋亦以詞名。詞學淵源，最為明顯。北宋喜閱賀鑄回樂府，宋末之詞，亦所欣誦。詞學淵源，最為明顯。然其所作，殊不稱也。又喜自度腔，如返魂香、采茶春煮碧諸闋皆是，則近於岳矣。惟集中紀事，時有可采。夢橫塘序謂偶購賀方回詞集，而不得，就各選本中搜輯得百二十闋，編分兩卷，付梓。張文虎序亦謂昔年有以紫鶴所刊賀方回詞見貽者，則賀集已刊，殆無可疑，不見流傳，豈燬于兵火歟。霜葉飛詞注云，蕭山單玉輝元輔有周清真詞箋注，惜未刊，跋書雖不傳，亦可供詞學之談資也。

木南山館詞一卷 同治刊本

清梁履將撰。履將字洛觀，長樂人，嘗入貲為吳中縣丞，以亂不果行。是編乃履將歿後，其友謝章鋌輯刊者，共七十首。履將詞學得力於章鋌，章鋌雖喜言詞，而未能深醇，故履將所作，殊為淺薄，不成格局，蓋其工力未深也。水調歌頭新亭見墓祭者云，儂立斜陽，偶吊渠，倚春風暗笑，一樣有情，不畢竟傷春地，容易又悲秋。金縷曲送謝枚如之粵云，天意生才誤，君莫笑、離情太熱，酒腸太露。十載名場心未死，僕有六旬老父，君也有七旬老母，握管竟難餬八口，便讀書萬卷成何補，背君淚，對君語。憂能傷人，鬱鬱以死，亦可哀矣。

紅豆簾琴意一卷 光緒刊本

清陳克劬撰。克劬字子勤，丹徒人。宗起子也。宗起擅長經史，克劬善為詩詞。是編乃克劬詞集，共六十五闋，自言所製比興什之九，賦什之一。今觀全集，其言非無自也。溫韋之詞，同於風騷，合於比興。惟善用比興者，內深而外美，意廣而筆重，觀於花間即可知矣。克劬更漏子云：風不斷，雨吹亂，欲轉又還未轉。千遍數，時來傷懷，未明人怎捱。如夢令云：明月自懷中飛墮，密意殷勤許可，笑指影兒看，算尺和他三箇，真錯真錯，如此風光閒過。詞非不工，但覺意膚露而筆輕淺，未可侈言比興也。

夢玉詞一卷 道光刊本

清陳裴之撰。裴之字孟楷，號小雲，錢唐人。是編一百十五闋，附友朋倡和之作七闋。詞名夢玉者，以夢窗玉田為宗也。所作幽深精緻，曲折動宕，蓋其淵源純正也。時有滯處，則夢窗之迹也；偶見滑句，則玉田之迹也。化迹而入神，可以名其家矣。善乎戈載之言曰：夢窗之長在縝密者，跡之則以靈動之氣化縝積之痕，自不至于晦矣；玉田之長在清空，空者實之，則以宕往之神兼波折之妙，自不至于滑矣。惜乎裴之未盡能也。

寄廬詞存二卷 咸豐刊本

清錢國珍撰。國珍字子奇，江都人。是編前有莊忠棫序一篇，暢論清詞，國珍與黃春谷、汪冬巢、許海秋諸人相往還，汪莊二氏詞學精深，故國珍之詞亦蒼涼跌宕，神氣在稼軒、白石之間。集中如滿江紅蘆溝曉月、焦山春望、祝英臺近旅懷、踏莎行江村秋夜、買陂塘十剎海秋日觀荷、滿江紅衣鍾小亭力戰捐軀、金縷曲悲金陵、悲揚州、唐多令、齊天樂題汪潮生詞集，或淋漓慷慨，或迴婉淒涼，工力之深，於斯可見。中間雖偶有遊戲率爾之作，不足以損其全體也。

和漱玉詞潤南詞一卷 同治刊本

清女子許德蘋撰。德蘋字香濱，自號采白僊子。本揚州鄭氏，六歲失怙恃，養於從母，從母歸蘇州許某，早寡無子，以德蘋為己女，篤愛之，因改姓許氏。咸豐三年，歸朱和羲為簉室。洪楊之亂，兵士欲汙之，拒不從，遂殉焉。和漱玉詞五十四闋，潤南詞二十三闋，雖不若漱玉之精妙，殊無纖弱之態也。惟所據漱玉詞不知何本，五十四闋亦不足以盡之，然所和憶秦娥一首，通行本漱玉詞無之，實見於全芳備祖，孤雁兒即御街行，惟梅苑題孤雁兒，和詞從之，則其所據者亦堪留意之本也。

勉齋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鄭滿撰，滿字守謙，慈谿人，宏治舉人，官至濮州知府。是編自其勉齋遺稿中錄出者，僅五闋，尚有闕調闕字之處，又泛為酬應之作，蓋不以詞重也。

紫微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呂本中撰。本中原名大中，字居仁，壽州人。宰相公著曾孫，右丞好問長子，以蔭補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秦檜風御史蕭振劾罷之，提舉太平觀，卒，謚文清。學者稱為東萊先生。其詞集中不收，而樂府雅詞、花庵詞選、花草粹編諸書頗有徵引。又著雞漫志卷二論詞云：陳去非、徐師川、蘇養直、呂居仁、韓子蒼、朱希真、陳子高、洪覺範，佳處各如其詩，豈當時別有詞集單行歟，抑傳誦在人相為轉引也。此即從各書輯出者，凡二十六闋。其詞章句妥帖，工穩清潤。清平樂柳塘書事云：柳塘新漲，艇子操雙槳。閒倚曲樓成悵望，是處春愁一樣。傍人幾點飛花，夕陽又送棲鴉。試問畫樓西畔，暮雲恐近天涯。滿江紅幽居云：東里先生，家何在，山陰溪曲。對一川平野，數間茅

屋昨夜江頭新雨過門前流水清如玉抱小橋回合柳參天搖新綠疎籬下叢叢菊虚庭外蕭蕭竹歎古今得失是非榮辱須信人生歸去好世間萬事何時足問此春春釀酒何如今朝熟皆清以出塵淡而不薄本中直適忭時而又醉雅潤非剛柔之相異實心行以相成也

招山樂章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劉仙倫撰仙倫字叔擬號招山盧陵人花庵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云劉叔擬有詩集行於世樂章尤為人所膾炙吉州刊本多遺落今以家藏善本選集詩人玉屑二十一亦云招山之詞佳者絕多近世盧陵刊本余所有者皆不載莫如何也云云可知南宋所刊不止一本且互有增損今竝亡佚惟花庵選十七

首絕妙好詞選三首翰墨大全引七首共二十七首輯本所據又有可疑之折丹桂一首附錄於後仙倫之詞氣骨不高文雜鄙語繫裙腰云山兒矗矗水兒清船兒似葉兒輕風兒更沒人情月兒明廝合造送人行眼兒蔌蔌淚兒傾燈兒更冷青青遣逹著雁兒又沒前程一聲聲怎生得夢兒成菩薩蠻云猶自軟心腸為他燒夜香只有牡丹時如他歸

不歸訴衷情云客懷今夜家在江西身在江東江神子云不怕主人教你十分斟只怕酒闌歌罷後人不見春山青木蘭花慢云看來畢竟此花强祇是欠些香凡斯之類皆花庵所謂詞纖薄而意優柔者也其所以膾炙人口者亦以此故蓋詞薄而意柔則易入口最宜十七八女郎按紅牙板歌唱自屯田以來往往以此擅聲匪特仙倫一人已也

隨如百詠一卷（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劉鎮撰鎮字叔安號隨如南海人嘉泰二年進士花庵中興以來絶妙詞選云劉叔安兄弟皆以文名有隨如百詠刊于三山今佚此從各本輯得二十六首劉潛夫論其詞云麗不致褻新不犯陳周柳辛陸之能庶乎兼之其所褒美似嫌逾量然其詞翻陳出新處處獨造如浣溪沙之夜寒歸路噤魚龍柳梢青

之梳雲約翠殢雨嗔雲玉樓春之疏風淡月有來時流水行雲無覓處白頭空負雪邊春著意問春春不語踏莎行之春風吹聚眉尖綠臨江仙之心期花底誤眉恨柳邊添行香子之蝶弄鶯嘲江神子之回首湖山情味淡柳外歸鴉點點是離愁水龍吟之想畫欄倚遍東風閒負却桃花凡暖香吹月一簾花碎造句用事刻具心裁謝朔華於已披啟夕

秀於木振、此之謂矣、

支機集三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蔣平階、周積賢、沈億年撰、平階字大鴻、華亭人、官兵部司務、遷御史、積賢億年、皆平階弟子、積賢字奇玉、華亭人、億年字矩承、大梁人、是集為億年所編、卷首平階作、二卷積賢作、三卷億年作、中間師弟倡和、附錄亦夥、專事令曲、不製慢詞、億年所訂凡例云、詞雖小道、亦風人餘事、吾黨持論、頗極謹嚴、五季猶有唐

風、入宋便開元曲、故專意小令、冀復古音、屏去宋調、庶防流失、此可知其旨趣矣、三家所作平階為上、雖不能如花間之渾厚重大、而高嚴閒瀏亦明詞之上乘也、惟此風一啟、流弊遂滋、明末浮夸實坐於此、億年凡例又云、詞調本於樂府、後來作者各競篇名、則知調非一成、隨時中律、吾黨自製一二用廣新聲、其言如此、故集中天台宴、琅天樂、步珊珊

琵琶調諸首，皆逞意而新創，謬妄已極，不可論矣。

約園詞稿十卷 光緒重刊本

清趙起撰。起字子岡，武進人。道光鄉舉，以叙勞保至中書銜。咸豐中，洪楊軍逼常州，江督何桂清奏遣，起使兄子祿保勵衆固守，城陷，殉焉。是編分為十集，集有小序，各一卷，起手定也。首卷曰幽居篇，二卷曰舊雨吟，三卷曰前朐遊鈔，四卷曰雪舫吟，五卷曰後朐遊鈔，六卷曰燕城詠，七卷曰叢情編，八卷曰逝水歌，九卷曰幽蘭操，十卷曰唱晚詞。其孫承炳跋，謂起嘗治約園，林壑茂美，為一郡冠，園中浚池極廣，其餘佳勝，如幽居篇所詠十二峯二十四景，皆紀實也。春秋佳日，輒集賓朋，聯觴詠，課文史於其中，既雜蒔蘭菊，復廣蓄圖書，其有見於詞者，則如舊雨吟、幽蘭操，皆是人事不常，則逝水歌之作也，陶寫桑樸，則叢情編之咏也。嘗慫聘治江南鹺務，領綱運，歲

往來淮揚徐海諸郡，則前後朐遊鈔、雪舫吟、蕪城詠之類所由名也。至若唱晚諸詞，則在寇氛日逼，端居有憂，疑於杜陵諸將、蘭成哀江南之作，同此傷心矣。署檮曰約園者，大抵以此為詞之旨也。其言分類，至為詳晰。所作委宛幽雅，嫵媚有態。唱晚一集，用滿江紅、水調歌頭諸調，淋漓悲壯，蓋循其境勢，義氣鬱勃，肝膽照人，則又不必以詞之形迹論矣。

紅椒山館詞選二卷　道光刊本

清張興鏞撰。興鏞字金冶，號遠春，華亭人。是編前有趙懷玉序一篇，題曰原序，內署華亭張興鏞遠春著，同里姚椿子壽選。詞中並有圈識，按興鏞詞今所見者，有二刻本，一為遠春詞二卷，一為紅椒山館詞選二卷。遠春詞刊於嘉慶四年，編首趙序外，有袁枚、陸錫熊、那彥成、吳闓、吳約、姚階、汪大經、金德輿、朱文治、

嚴冠、嵇文煒諸人題詞，內署華亭張興鏞金冶詞，無圈點，兩本校之，知嘉慶時刻遠春詞，道光時姚椿就遠春刪選，並加圈識，即為此本。惟卷末二十二闋，舊本所無，則遠春詞刊後所撰也。然遠春詞趙序，亦題原序，考趙序首謂乾隆丁未八月，寓居桐鄉，有奴捧緘晨入於室，則華亭張君金冶所寄遠春詞，俯之以書，屬序於僕云云。乾隆丁未，至嘉慶己

未共十二年、皆乾嘉之間別有刻本歟、
興鏞為王昶弟子、又聆吳錫麒趙懷玉
之緒論、故與陶樑姚椿相往來、其詞學
似有根柢者、然格律不高、時露膚淺、其
滿江紅題趙春瀛鎖院詠物詩後一首
輕鬆粗陋、沁園春賦二字三字、尤為纖
巧、而謝章鋌竟錄王闋於詞話中、可謂
不知詞矣、

李氏花萼集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李洪等撰、洪、漳、泳、淦、淛兄弟五人之
詞合集、故以花萼為名、洪字子大、其弟
漳字子清、泳字子永、絶妙好詞箋云、泳
號蘭澤、嘗為溧水令、淦字子召、淛字子
秀、廬陵人、直齋書錄解題長沙百家詞
本李氏花萼集五卷、廬陵李氏兄弟五
人皆有官閥、花庵中興以來絶妙詞選
謂李氏家世、號淮甸儒族、兄弟皆以文

鳴、有李氏花萼詞五卷、其姪直偏為之
序、所云五卷、蓋人各一卷也、今佚此本
所輯洪二闋、漳泳各四闋、淦二闋、淛一
闋、共十三闋、附錄可疑者二闋、其間以
泳作為佳、然五人之詞、所傳太少、殊難
論定、存以備考而已、

趙子發詞一卷（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趙君舉撰。君舉字子發，餘並未詳。是編從各書輯得十七闋，附錄丁䫫之踏莎行、定風波二闋。其詞清麗宛轉，端是北宋小令本色。浣溪沙云：柳蔭搖搖趁岸移，鷺鷗點點過帆飛，船分水打嫩沙回，斷夢不知人去處，卷簾還有燕來時，日斜風緊轉灣西。阮郎歸云：馬蹄踏月響空山，梅生烟壑寒，水妃去後淚痕乾，天風吹珮蘭，紉香久，怕花殘，與君聊攄數一枝，欲寄北人看，如今行路難。與少年游、虞美人諸闋，皆文章爾雅，不落凡俗。采桑子、浪淘沙二闋，較為豔麗，亦不入於輕薄，其神情當在大小晏之間矣。

松窗詞一卷（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鄭域撰。域字中卿，號松窗，三山人。慶元二年，隨張貴謨使金，有燕谷剽聞二卷，記虜中事甚詳。詞僅存十一首，散見羣書，此本合輯為一卷。十一首中，念奴嬌五首，迹似辛劉，令曲則清豔有致。昭君怨梅花云：道是花來春未，道是雪來香異，竹外一枝斜，野人家。冷落竹籬茅舍，富貴玉堂瓊榭，兩地不同栽，一般開。淡淡之中有深意焉。畫堂春云：東風吹雨破花慳，客氈曉夢生寒，有人斜倚小屏山，蹙損眉彎。合是一釵雙燕，卻成兩鏡孤鸞，暮雲修竹淚留殘，翠袖凝斑。雅麗而有姿態，其工力皆不易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紫岩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潘牥撰。牥字庭堅，號紫岩，閩人。端平二年進士，廷對第三人，歷太學正，通判潭州。是編輯其所撰之詞五闋，而水龍吟僅存六句。附錄可疑之清平樂、鵲橋仙二闋於後。牥存詞雖少，其洞仙歌一闋感慨今古，淒涼哀斷，自為佳作。又南鄉子云：「生怕倚闌干，閣下溪聲閣外山。惟有舊時山共水，依然，暮雨朝雲去不還。應是躡飛鸞，月下時時整佩環。月又漸低霜又下，更闌，折得梅花獨自看。」不獨委宛曲折，體格甚高，而花庵謂牥以氣節聞于時，亦可於此詞覘其槩矣。

雙江詩餘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聶豹撰。豹字文蔚，號雙江，永豐人。正德進士，為平陽知府。嘉靖時召拜右僉都御史，累官太子太保。隆慶初，謚貞襄。是編從其雙江先生集中錄出，僅水調歌頭用東坡韻答戴子論儒論佛論道三闋。豹信王守仁之說，善言大道，而以詞體論之，所謂不倫不類者也。又次蘇韻，不知其為論學乎，抑為填詞乎，其亦不思也甚矣。

苑洛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韓邦奇撰。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三年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謚恭簡，是編自其苑洛集中錄出者，三十九闋。西江月春思云：殘雪已消往事，東風又報春愁，珠簾不卷玉香鉤，庭院遲遲春晝。細雨繁花上院，輕烟碧草汀洲，一聲啼鳥水東流，春在小橋楊柳。謁金門云：珠簾卷，簾外春愁無限，雨過荼蘼春色減，落紅鶯滿院。杖上燕，慵鶯懶，誰與韶光為伴，煙柳絲絲迷望眼，闌干空倚遍。雖不精深，而究雅成趣，正德嘉靖間，可取之詞也。

湘皋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蔣冕撰。冕字敬之，全州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歷官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卒贈少師，謚文定，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自其湘皋集中錄出者，共三十四闋。卜算子一首，盡致東坡缺月挂疎桐也。清平樂題風泉閣云：青山高處，更結高樓住，風色泉聲隨杖履，閱過幾番寒暑。臥山不減茅山，百年風景依然，華表桂頭留語，何妨兩地周旋。清新瀟灑，頗有情趣。惟集中壽詞太多，精撰亦少，為可惜耳。呂調陽謂湘皋樂府若碧水芙蕖，不假雕飾，而天巧自在，則譽溢其實矣。

歸雲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陳士元撰。士元字心叔，應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官至灤州知府。士元有歸雲集七十五卷，詩餘一卷，是編即取詩餘重刊者，共四十七闋。時有酬應之作，文筆亦多淺滑，往往似曲而非詞。然如長相思云「風悠悠，雨悠悠，風雨淒涼悲暮秋。佳人天際頭，望芳洲，隔芳洲，楓葉蘆花總是愁、蕭條獨倚樓」，與調笑令諸首，易流蕩為清爽，殊可讀也。

名山藏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葛芮撰。芮字東之，丹陽人，入清，康熙十四年舉於鄉，選長洲外翰，與魏叔子、侯朝宗交游。是編從名山藏集中錄出者，共四十一闋，賀新郎寄內一首，訴衷教子，家常瑣屑，皆有真趣，故不覺其粗俗也。令曲時有可取，惜全集不相稱也。釵頭鳳題注謂此調世傳陸放翁作，然押尾三字，必得成語方佳，不爾盡屬牽強，文離矣。雜劇載趙禮讓肥，戟有殺殺殺語見，而壯之實難其偶。忽憶螢芝集中賊賊賊句，天然湊合。云云，不知此種字句，用之於曲，則恰如其分，用之於詞則文未允愜，分寸之間，不可不辨，而芮自以為得意，可謂不知詞矣。芮為明末清初之人，染於舊習，詞曲不分，明詞敝陋，固有多端，此其一也。

東洲詞一卷 惜陰堂叢書本

明崔桐撰。桐字來鳳，海門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歷官南京禮部右侍郎。是編自其東洲集中錄出者，共三十二闋。除風入松詠四景閒居樂四首外，皆為酬應之作。明詞格律不高，而好悼詞致語，亦其中病之一端也。

龜溪二隱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李彭老李萊老撰。彭老字商隱，號篔房，淳祐中，沿江制置司屬官。萊老字周隱，號秋崖，咸淳六年，任嚴州知州。宋亡同隱龜溪，此為輯本。彭老詞二十一首，萊老詞十七首。彭老有天香宛委山房擬賦龍涎香、摸魚子紫雲山房擬賦蓴。樂府補題宛委山房賦龍涎香，調寄天香同賦者，有王沂孫、周密、王易簡、馮應瑞、唐藝孫、呂同老、李彭老、無名氏凡八人。紫雲山房擬賦蓴，調寄摸魚兒，同賦者五人，王易簡、唐珏、王沂孫、李彭老、無名氏，皆生際叔世，志同道合者也。彭老法曲獻仙音官圃賦梅、探芳訊湖上春遊，並繼草窗韻；一萼紅寄弁陽翁、踏莎行題草窗十擬後、浣溪沙題草窗詞，萊老亦有惜紅衣臺城路，並寄弁陽翁，青玉案清平樂，並題草窗詞，蓋二人與密

交最深也，彭老有壺中天登寄閒吟臺一首，寄閒乃張樞之別號，樞詞壺中天題云，月夕登繪幅堂與篔房各賦一解，而周密詞謂繪幅堂在湖上，彭老所稱吟臺，豈即此歟，又二人竝有寄題蘇壁山房詞，彭老調寄高陽臺，萊老調寄木蘭花慢，蘇壁山房，乃金應桂之所居，在西湖南山中，此皆可以徵見當時往來之蹤跡也，即以二人之詞論之，亦可比肩草窗矣。

寧極齋樂府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陳深撰，深字子微，吳郡人，嘗題所居曰清全齋，故又號清全，朱彝尊經義考引盧熊蘇州志稱深生於宋，宋亡，篤志古學，閉門著書，天曆間，奎章閣臣以能書薦，潛匿不出，則深至天歷間尚存也，是編從善本書室藏明鈔寧極齋稿本中錄出者，水龍吟，賀新郎，沁園春，齊天樂，西江月，虞美人，洞仙歌七首，其水龍吟寄白蘭谷，沁園春次白蘭谷韻，今傳

天籟集二卷，沁園春一首，屬於上卷，題為夜枕無夢，感子陵太白屬事，明日賦此，白詞執韻此作花，蛇嗟二韻，此倒易，奢頭此作邪，可以互校者也，白集中附和曹光甫僧仲璋李仁山諸詞，而不及深，考白樸自金亡後，移居金陵，金亡於宋理宗端平元年，元太宗六年，其時深尚未生，樸移金陵，當在至元間，二人雖

為同時、而深為模之後輩、往來蹤跡亦稀、殆以此故而未及之歟、

白雪遺音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陳德武撰、德武三山人、餘未詳、是編據知聖道齋藏明鈔本以刊者、詞共十五首、而百字謠第四詠弄花香滿衣一首全闕、實僅六十四首、其間亦多譌失、墨鳳閣鈔本作白雪詞、今以兩本校之、略舉數首、頗有異文、水龍吟第三首、指海為鑪、觀山為炭、鈔本指作枯、觀作睹、西江月第二首、人生迹似飛蓬、迹作宛、第七首、春去此愁何在、何作還、望海潮第二首、瓏山西拱、拱作峙、第二首、長安舉首何方、方作妨、第四首、鈔本有題云、寄別濤郡曾教諭子振、李訓導宗深、第六首、銀箏錦字莫教遲、箏作箋、木蘭花慢第三首、鸞箋莫厭頻傳、鸞作蠻、同四首、第四首、應憐此情恰□似梅天風雨正瀟瀟、作應憐此情何似恰梅天風雨正瀟瀟、梧桐月下吹簫、梧桐作碧梧、第五首、都□

口收拾錦囊閒、作都收拾入貯錦囊閒、口猗蘭不用對人彈、作猗蘭操不用對人彈、其餘異文甚夥、次第亦微有不同、亟當校訂者也、

舒學士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舒亶撰、亶字信道、明州慈谿人、治平二年進士、試禮部第一、神宗朝、為御史中丞、徽宗朝、累除龍圖閣待制、事蹟具宋史本傳、其集久佚、樂府雅詞、載其詞四十八首、此輯本依據於此、而參校以各選本、其附錄醉花陰送陸宣德一首、劉毓盤謂曾於范氏天一閣中、見舒學士集十卷、多此一闋、殊不足信、書序已言

之矣、亶詞思路幽絕、遣語新妙、其菩薩蠻云、畫船搥鼓催君去、高樓把酒留君住、去住若為情、西江潮欲平、江潮容易得、只是人南北、今日此尊空、知君何日同、又云江梅未放枝頭結、江樓已見山頭雪、待得此花開、知君來不來、風帆雙畫鷁、小雨隨行色、空得鬱金裙、酒痕和淚痕、皆立意新穎、造語奇俊、又虞美人寄公度云、芙蓉落盡天涵水、日暮滄波

起背飛雙燕貼雲寒、獨向小樓東畔倚闌看、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滿長安道、故人早晚上高臺、贈我江南春色一枝梅、含思幽遠、出語自然、其工力未可幾及、實與李定、同陷東坡於罪、有文無品、王士禎惜之、然亦不得以人廢其言也、又集中菩薩蠻二十首、其第十六首、題云湖心寺席上賦茶詞、而第十四首無題、考韋驤詞曾和此闋、題云、和舒信道水心寺會次韻、則第十四首、亦湖心寺會中作也、

王晉卿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王詵撰、詵字晉卿、開封人、選尚英宗女秦國大長公主、為利州防禦使、以黨籍貶均州、歷定州觀察使、開國公、駙馬都尉、贈昭化軍節度使、諡榮安、事蹟詳宋史王凱傳、詞無專集、是編輯出十二首、附錄二首、斷句五、其附錄燭影搖紅及喜遷鶯二首、固爲可疑、人月圓一首能改齋漫錄以爲李持正作、蝶戀花一首、草堂以爲秦觀作、亦在疑似之間也、黃庭堅評其詞云、晉卿樂府、清麗幽遠、工在江南諸賢季孟之間、謂之清麗幽遠、較爲近之、比於江南諸賢則近誣矣、蓋唐宋今曲、重厚輕薄、自不同也、西清詩話、許彥周詩話、謂詵得罪外謫、其歌姬轉春鶯、爲密縣馬氏所得、後訪知之、並聞其歌聲、賦詩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有足成之者云、回首

音塵兩沈絕、春鶯休轉上林花、今觀所存之詞、憶故人一闋、殆為轉春鶯而作歟。

宋景文長短句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宋祁撰、祁字子京、安州安陸人、徙開封之雍邱、天聖二年、與兄庠同舉進士、奏名第一、章獻太后以為弟不可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寘祁第十、時號大小宋、累遷知制誥工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卒、謚景文、詞無專集、輯得好事近、鷓鴣天、浪淘沙近、玉樓春、蝶戀花二首、共六首、附錄錦纏道玉漏遲二首、緣此二首始見草堂詩餘、不著撰人、而與祁玉樓春銜接其後、選本遂以為祁作、實不足據、故入附錄、六首之中、如好事近蝶戀花諸首、文筆入輕綺、承襲唐餘、而玉樓春紅杏枝頭春意鬧一語、名噪當時、有紅杏尚書之號、劉體仁詞繹云、一鬧字、卓絕千古、此贊美其句者也、李漁窺詞管見云、紅杏之在枝頭、忽然加一鬧字、此語殊難著解、爭鬥有聲之謂鬧、桃李爭春

則有之、紅杏鬧春、實未之見也、鬧字極
麤俗、且聽不入耳、非但不可加於此句、
併不當見之詩詞、此非駁其句者也、其
實唐末宋初之詞界、即重厚輕薄之不
同、宋初豔詞漸入輕巧、故爭奇鬥異於
字句之間、此詞鬧字、入唐不高、在宋自
奇、此乃時代之異、變遷之跡、劉李云云、
真所謂瘵趁任聲、抑揚失實者也、

北游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汪夢斗撰、夢斗字以南、號杏山、績溪
人、景定間、以明經魁解江東漕試、授承
節郎江東司制幹官、咸淳初、遷史館編
校、與葉李等上書劾賈似道、坐罪歸里、
宋亡、元世祖因謝昌言之薦、召赴京、抗
節不屈、未受官而歸、北游集即作於赴京
之際、詞僅六闋、從北游集中抄刊者、南
鄉子、朝中措、人月圓、金縷曲、摸魚兒、踏
莎行各一首、朝中措、摸魚兒、尚有闕文、
南鄉子初入都門云、西北有神州、曾倚
斜陽江上樓、目斷淮南山一抹、何由、載
淚東風灑汴流、金縷曲月夕賦感云、圓
到今宵依前好、詩酒不成佳興、身恰在
燕臺天近、一段淒涼心中事、被秋光照
破無餘蘊、卻不是訴貧病、摸魚兒過東
平有感云、吟情苦、滴盡英雄老淚、淒酸
非是兒女、西湖似我西湖否、只怕不如

西子、真有欲言難言之苦、其志亦可哀矣、

翠薇花館詞八卷 嘉慶刊本

清戈載撰、載有宋七家詞選、已著錄、按載詞卷數、各本不同、詞綜續編謂為三十九卷、萬竹樓詞注謂為三十卷、賭棋山莊詞話謂為二十七卷、聽秋聲館詞話謂為十卷、此則八卷、蓋其詞隨作隨刻、故參差不齊耳、載精於聲律、別撰詞韻、效法宋人、工力深密、故其所撰山亭宴秋晚游天平山、霜葉飛落葉、和吳清如、諸首、文字聲律、兩臻絕詣、一時交推、有由來也、惟載詞最多為三十九卷、最少為八卷、今既未能一一詳校、而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五、論之甚詳、今擇錄之、其言曰、戈寶士詞最多、然平庸少味、閱至十篇、便令人昏昏欲睡、因其室有餘貲、喜結納、才名易起、謂之好事則可、謂之名家、則不能也、卷首序與題詞數十篇、借光之多、已屬可笑、開卷

即有龍涎香、白蓮、蓴、蟬等題、此近來學南宋者、幾成例作、習氣愈覺可厭、且實士一貢生耳、而自十三卷以後、交游漸廣、攀援漸高、中丞、方伯、觀察、太守、司馬、明府、歷碌滿紙、所作無非應酬、虛聲愈大、心靈愈短、豈芝麓之於迦陵乎、豈愚山之於河右乎、抑何其不憚煩也、至為麟見亭河帥題鴻雪因緣圖前後合一百六十闋、多至四卷、觀其自述、知配合雕鏤、費盡苦心、然以花間蘭畹之手筆、加以引商刻羽之工夫、乃為鉅公譜紫華之錄、萃德政之碑也、言之不足、又長言之、若以為有厚幸焉、此真極詞場之變態矣、其言似嫌太過、然清代詞集之富、莫如陳其年、而載又過之、不知能傳之詞、雖一二首可也、載詞竟多至三十九卷、其榛蕪未剪、泥沙不除、明白可曉、謝所據本為二十七卷、故其所言與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本不盡相合、茲轉錄其說、以資參考、不獨二十七卷之本可見大概、即三十九卷之本、亦可以推知矣、

湘雨樓詞五卷 刊本

清張祖同撰。祖同字雨珊，長沙人，同治壬戌補行己未舉人。是編乃祖同逝後付刊者，實僅三卷，附以步清真詞一卷、湘絃離恨譜一卷，故為五卷。湘絃離恨譜者，悼亡室周孟儀也。集中時有闕文，其子式恭，謂有疑者未敢臆斷，以方罫代之，存其真也。而王闓運序，謂為非子刻父集所宜，當以所知見存焉，而加墨識其實。子刻父集，疑則闕之，亦未為不可也。祖同論詞，託興微眇，寄懷忠愛，意內言外，耐人咏思，先民正則也。又謂近人之詞，語佻意蕩，多鄰於曲，不可為訓，此可知其詞旨矣。祖同與易順鼎、王闓運相唱和，易王喜逞才使氣，而祖同所作，規矩繩尺，一一可尋，蓋源於美成，所得深邃，雖未入清真之室，而趨於雅正，亦大方之家也。

柯山詩餘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張耒撰。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第進士，元祐初，仕至起居舍人。紹聖中，謫監黃州酒稅。徽宗召為太常少卿，坐元祐黨，復貶房州別駕，黃州安置。尋復得自便，居陳州，主管崇福宮。卒。張右史集不附詞。此從樂府雅詞、梅苑、能改齋漫錄諸書輯得減字木蘭花、秋蕊香、少年遊、鷓鴣天、滿庭芳、風流子，六首，斷句十一。至詞統卷一所引阿那曲、荷花詞，皆七言絕句，故未收入。耒從東坡遊，又與元祐少游相切磋，故文學深邃，其詞雖流傳甚少，然如風流子云：芳草有情，夕陽無語，雁橫南浦，人倚西樓。又云：向風前懊惱，芳心一點，寸眉兩葉，禁甚閒愁。融舊如新，似淡而腴，工力不易至也。

則堂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家鉉翁撰。鉉翁號則堂，眉山人，以蔭補官，賜進士出身，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從大典則堂集本中錄出者。水調歌頭題旅舍壁一首，念奴嬌中秋紀夢送陳正言各一首，共三首。傳詞雖少，而氣力甚遒，其送陳正言云，逢人問我，為說肝腸如昨。前目論其生平，上雖不及文天

祥，而下比留夢炎輩，則皭然其不侔。讀此詞亦可以知其人矣。

李元膺詞一卷 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李元膺撰。元膺東平人，南京教官。紹聖間，李孝美作墨譜法式，元膺為序。蓋此時人也。是編乃從各本輯錄其詞，得九首。茶瓶兒一闋，文辭悽斷，傳為悼亡之作。鷓鴣天洞仙歌咏雨二詞，亦清婉綢繆。洞仙歌初春云，一年春好處，不在濃芳，小豔疏香最嬌軟。又云，但莫管春寒，醉紅自暖。用意新妙，造語奇警，惜傳詞

不多耳。

在軒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黄公紹撰。公紹字直翁，邵武人，咸淳元年進士，隱居樵溪。是編據邃雅堂抄本以刊者，詞共二十八首。厲鶚宋詩紀事錄瀟湘神端午競渡棹歌十首，以備一家。其實此乃詞而非詩。所作頗為清婉，雖不深曲，淡而有味，惟歷代詩餘載有青玉案一首，五年年社日停針線，爭忍見雙飛燕。今日江城春已半，一身猶在亂山深處，寂寞溪橋畔。征衫著破誰針線，點點行行淚痕滿。落日解鞍芳草岸，花無人戴，酒無人勸，醉也無人管。詞筌謂其語淡而情濃，事淺而言深，真得詞家三昧，非鄙俚者可比。今檢此本未載，蓋有遺佚也。

還初堂詞抄一卷 光緒刊本

清姚祖桐撰。祖桐字秋士，襄平人，隸漢軍，官兵部主事。是編四十四闋。其洞仙歌懷舊詞序云，桐派本皖城，支分燕市，懸弧越國，負笈楚黔，名勝之區，一身遍歷。行李所逮，萬里而遙，凡所經過，盡留夢寐。其家世本源，遊歷地域，於此可見。一生不遇，年未中壽，故寫憂散鬱，多見乎辭。惜工力未深，時露淺俗，而少年豔詩，亦嫌輕綺，固不能上比飲水，下逮冷紅，即較以冰蠶，亦遜其雅正也。

景石齋詞略一卷 光緒刊本

清姚詩雅撰。詩雅字仲魚，番禺人，孟縣令。是編共八十一闋，陳澧謂其詞似竹垞。今觀集中，亦不盡同，其閒時有奇警之語，減字木蘭花題黃山三十六峯長卷末段云：青山如此，何日置身圖畫裏，更約浮邱，一箇峯頭住一秋。其菩薩蠻寫珠江四時風景四首，亦五代南鄉子之遺意。中間如風來絃管急，水影燈光溼，花月共清涼，滿天星斗香。兩岸樹婆娑，夕陽紅處多，皆精豔可誦。惟沁園春恨、戀情、夢諸首，染南宋以來之惡習，令人生厭者也。

詩餘偶鈔六卷 光緒庚寅刊本

清王先謙選。先謙有尚書孔傳參正，已著錄。是編蓋仿浙六家詞之例，而選刻湘中六家詞也。雖無卷第，而每家一卷，實六卷也。六家詞者，善化孫鼎臣蒼筤詞、長沙周壽昌思益堂詞、新化李洽擣麈集詞、湘潭王闓運湘綺樓詞、長沙張祖同湘雨樓詞、巴陵杜貴墀桐花閣詞也。道咸以降，湘地詞人不受浙常派之影響，或別有所宗，或不主故常，此其所長也。此書選成，張祖同嘗評之，曰：六家之中，周李可謂善矣，孫亦自蒼秀，湘綺才大，鉄有天趣，而用韻極嚴，予於律無所參差，仲丹刻意為之，故時露斧鑿痕，學詞者從仲丹入，勿從仲丹出，可也。其言雖近道諛，而大體尚[illegible][illegible]。仲丹，杜貴墀字也。

中白詞二卷補一卷續補一卷 寒鉋簃本

清莊棫撰。棫有周易通義，已著錄。其序譚獻復堂詞，曰：夫義可相附，義即不深；喻可專指，義即不廣。託志房帷，睠懷身世，溫韋以下，有迹可尋。然而自宋及今，幾九百載，少游美成而外，合者鮮矣。又或用意太深，義爲辭掩，雖多比興之旨，未發縹緲之音。近世作者，竹垞擷其華而未芟其蕪，茗柯遡其源而未竟其委。

又謂自古詞章，皆關比興，斯義不明，體製遂舛，狂呼叫囂，以爲慷慨，矯其弊者，流爲平庸，風詩之義，亦云遠矣。此可見棫之詞旨也。所作沈思翰藻，綢繆忠厚，其蝶戀花云：城上斜陽依綠樹，門外斑騅，見了還相顧。玉勒珠鞭何處住，回頭不覺天將暮。風裏餘花都散去，不省分開，何日能重遇。凝睇窺君君莫誤，幾多心事從君訴。又云：百丈游絲牽別院，行到門前，忽見韋郎面。欲待回身釵乍顫，近前卻喜無人見。握手匆匆難久戀，還怕人知，但弄團團扇。強得分開心暗戰，歸時莫把朱顏變。皆寄託遙深，緋細悽楚。譚氏篋中詞，極爲稱譽，陳氏白雨齋詞話以爲高於蔣春霖，雖譽過實，然其詞遠宗溫韋陽春之法度，近導二張之旨，而光大之，自爲當時一大家也。

彊園詞一卷 補書本 广叢

清史念祖撰。念祖字繩之，江都人，官至廣西巡撫。是編一百零四闋，其詞氣骨甚遒，措語亦警鍊。虞美人云：老來遺悶愛高歌，歌到銅仙滴淚淚偏多。愁如山疊幾多重，恰似亂雲隨處處奇峯。秋蕊香云：睡裡雲鬟不攏，愁壓一肩衣重。賀新郎云：睡鴨尚知如許恨，料不盤心篆烟先死。不怕此身難化蝶，怕再生蝶又縈花恨。滿江紅云：無可柰何今夕酒，最難堪審重逢語。望江南云：共倚一窗常不語，別離半日又修書。鷓鴣天云：春色年年在苑西，鈿車辛苦碾春泥。風入松云：滿樹綠陰吏好，何須苦戀東風。此皆警闢之句。其小梅花讀王夕霞庚子秋詞有感一首，聲律宏邁，筆力振拔，似從于湖稼軒來也。蓋念祖之詞，出入辛劉二窗之間，惜其實而不空，質而不渾，殊少深厚之致耳。

聊復集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趙令畤撰。令畤字德麟，太祖次子燕王德昭元孫。元祐中，簽書潁州公事，坐與蘇軾交通罰金，入黨籍。紹興初，襲封安定郡王，同知行在大宗正事，薨，贈開府儀同三司。直齋書錄解題：聊復集一卷，安定郡王趙令畤德麟撰，長沙書坊所刻也。已佚。此從各書輯得三十六首、斷句二語。其所著侯鯖錄中，載有商調蝶戀花十二首，咏鶯鶯故事，先敘夾歌，首述其源，末東其事，敘文之末，皆有奉勞歌伴再和前聲二語。不特與轉踏異格，即與曾布水調歌頭咏馮燕事、董穎薄媚咏西施事，亦不盡同也。警世通言所載商調醋葫蘆小令十篇，咏蔣淑真刎頸鴛鴦會故事，蓋即仿此而作，後世戲曲之濫觴也。所作亦清超絕俗，情景低徊。蝶戀花云：欲減羅衣寒未去，不捲珠簾，人在深深處。紅杏枝頭花幾許，啼痕止恨清明雨。盡日沈煙香一縷，宿酒醒遲，惱破春情緒。飛燕又將歸信誤，小屏風上西江路。又云：卷絮風頭寒欲盡，墜粉飄香，日日紅成陣。新酒又添殘酒困，今春不減前春恨。蝶去鶯飛無處問，隔水高樓，望斷雙魚信。惱亂橫波秋一寸，斜陽只與黃昏近（此首亦見小山詞）。傳情寄興，沁人骨髓，二山之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冠柳集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王觀撰。觀字通叟，高郵人，或曰如皐人。嘉祐二年進士，累遷大理丞，知江都縣。觀又號逐客，能改齋漫錄：王觀學士嘗應制撰清平樂詞，高太后以為媟瀆神宗，翌日罷職，世遂有逐客之號。今集本乃以為擬李太白應制，非也。而耆舊續聞以為王仲甫，殆傳聞之誤歟。直齋書錄解題長沙百家詞本有冠柳集一卷，云王觀通叟撰，號王逐客，世傳霜凡鴛鴦其作也。詞格不高，以冠柳自名，則可見矣。其集已佚，此本輯得十五首，附錄可疑之感皇恩、紅芍藥二首於後。霜凡鴛鴦乃天香首敘此首，尚未佚去，而類編草堂詩餘及詞律皆題王元撰，則不攷自破矣。至謂詞名冠柳，可知其詞格不高，說殊不可信。宋代文士，最喜攻伐屯田，不知樂章集中，瑕瑜互見，不可一概論也。未能識柳，亦無怪其毀觀詞矣。冠柳之名，誠近自炫，然如慶清朝慢爲春日瑞青一首，豈常人所能及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洋嘔集一卷（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田為撰。為字不伐，不知何地人。宋史樂志云，蔡攸提舉大晟府，不喜從人歌樂，有士人田為者，善琵琶，無行。攸乃奏為大晟府典樂。文獻通考云，政和中，蔡京引任宗堯為大晟府典樂。宗堯方申漢津太少之議，時京子攸提舉大晟府，又奏田為為典樂。宗堯憤之。王國維謂田為先為製撰官，後為典樂也。白朴天籟集卷上水龍吟丙午秋到維揚途中一闋，注云，幺前三字用仄者，見田不伐洋嘔集。其集久佚，是編輯得六首。即以洋嘔名其集，然洋嘔之義殊不可曉，豈晚嘔之意歟。為詞不事側豔，委婉曲折，且在大晟府中，自多新調。若使其集尚存，當與清真集並重。今大聲集既佚，而此集亦僅存數首。永樂大典引盧疎齋集云，晚泊采石，醉歌田不伐黑漆弩，因次其韻。今水龍吟、黑漆弩並已佚去，最可惜也。

莊靖先生樂府一卷 彊村叢書本

金李俊民撰。俊民字用章，澤州人。承安五年以經義舉進士第一，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教授南還。後隱於嵩山，自號鶴鳴道人。元世祖以安車召見，仍乞還山。卒，賜謚莊靖先生。是編從汪魚亭藏鈔莊靖先生集本中抄出以刊者。依目一百零二首，自鷓鴣天第四首以下全闕，實僅六十九首，而鷓鴣天次首存上半，第三首亦有闕文。俊民人品甚高，其謁金門詠梅十二首，頗示己志。幽別梅下段云，今夜雲窗霧閣，明夜煙村水郭，紙帳天寒人寂寞，夢回聞雪落。用意深厚，措語圓融，惜其全集之中，壽詞太多耳。

拙軒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金王寂撰。寂字元老，薊州玉田人。天德二年進士，歷官中都路轉運使，謚文肅。是編從聚珍本拙軒集中錄出以刊者，共三十五闋。詞境高卓，句深字警。鷓鴣天云，秋後亭皋木葉稀，霜前關塞雁南歸，晚雲散去山腰瘦，宿雨來時水面肥。吾老矣，久忘機，沙鷗相對不驚飛。柳溪父老應憐我，荒却溪南舊釣磯。又一剪梅蔡州作，蓋在世宗大定二年出守蔡州時也。詞云，懸瓠城高百尺樓，荒煙村落，疏雨汀洲，天涯南去更無州，坐看兒童，蠻語吳謳。過盡賓鴻過盡秋，歸期杳杳，歸計悠悠，闌干憑徧不勝愁，汝水多情，却解東流。遣語精鍊，具見氣魄，可與遺山抗行矣。

蘭雪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元女子張玉孃撰。玉字若瓊，松陽人，又號張玉孃。少許字沈佺，既而父母有違言，玉不從，適佺屬疾，玉折簡貽佺，以死自誓。佺卒，玉遂以憂死。明嘉靖中，邑人王詔，乃為其作傳，以表其事，而引無鹽光為比，其事遂傳於人間。是編據孔氏微波榭傳錄小山堂抄本以刊者，共十六闋。詞殊清婉，漢宮春、燭影搖紅、元夕、蘇幕遮、春曉、玉樓春、春暮、南鄉子、清晝、法曲獻仙音、夏夜、玉女搖仙佩、秋情、蕙蘭芳引、小重山、秋思、浣溪沙、秋夜、賣花聲、冬景、憶秦娥、詠雪、玉蝴蝶、離情，並述四季，懷無限淒楚，其志可以表矣。

心泉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蒲壽宬撰。壽宬字心泉，泉州人，萬姓統譜謂其於咸淳七年知蒲州，蓋梅州之誤，因其蒲姓而亂也。書又作壽晟，或壽宬者，疑傳寫之誤也，其詳並見前目。是編從結一廬藏心泉學詩稿本抄出以刊者，共二十一闋。壽宬人品傳說不一，或謂其生平恬淡，或謂其陰險詐偽，今觀其詞云：塵埃外，蔬高趣，煙波上，談詩句，夢覺官情甜似蠟，老來況味酸如醋，惟我虛中元識破，笑人間日月無停杼。名與利，莫輕許，又漁父詞多至十八首，似倣玄真嚴壑而為者，豈壽宬少年妄誕，老而感悟，前後行迹迥若二人歟？

寶月集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僧揮撰。揮俗姓張氏，安州進士，出家後名仲殊，字師利，住蘇州承天寺、杭州吳山寶月寺。東坡所稱蜜殊者也。中吳紀聞：殊初為士人，嘗與鄉薦。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為僧。時時食蜜解其藥。人號蜜殊。此言出家之事，未知可信否。花菴詞選謂揮有集七卷。沈注為之序。今佚。此輯三十首，斷句十三，別有各書誤引四首，附錄於後。揮詞雖綺豔，而宛轉流走。東坡云：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花菴云：仲殊之詞多矣，佳者固不少，而小令為最，小令之中，訴衷情一調，又其最蓋篇篇奇麗，字字清婉，高處不減唐人風致也。今存訴衷情五首，而天籟集所云，僧仲殊奪錦標曲，不傳，為可惜也。

晁叔用詞一卷 校輯宋金元人詞本

宋晁沖之撰。沖之字叔用，一字用道，鉅野人。第進士，坐黨籍，隱居具茨山下。直齋書錄解題長沙坊刻百家詞中有晁叔用詞一卷。晁沖之撰。今佚。此為輯本共十六首。沖之於政和間作漢宮春詠梅獻蔡攸，攸以進其父京。曰：今日於樂府中得一人。因以大晟府丞用之，而王照新志又以為李漢老詞也。所作不事刻畫，淡而有味。其臨江仙云：憶昔西池池上飲，年年多少歡娛。別來不寄一行書，尋常相見了，猶道不如初。安穩錦屏今夜夢，月明好渡江湖。相思休問定何如。情知春去後，管得落花無。簡淨成句，語淺情深，頗似尹參卿也。

宋詞三百首不分卷 本刊

清朱孝臧選。孝臧有彊村語業，已著錄。是編專選宋詞三百首，以為士子誦習之資。清代選詞者衆矣，或務博貪多，或求精轉狹，但選詞無旨，艱於推尋。孝臧所錄，求於體格神致，而以渾成為主。北宋之清真、南宋之夢窗，所選特夥。蓋孝臧之意，當由夢窗之精實，以入清真之渾成，不取疎雋少檢、七寶樓臺之譏，言亦孝臧之詞旨也。學者若能循塗守轍於其中，而求神明變化於其外，則三百首豈云少哉。其中冠以宋徽宗燕山亭詞，又錄王沂孫獻仙音、姚雲文紫萸香慢諸首，殆別有所感歟。

左庵詞話一卷 本刊

清李佳繼昌撰。繼昌有左庵詩餘，已著錄。是編乃雜論古今詞篇，而以清空曲折為主，然所記殊無精詣，攷訂亦不塙實。以李白菩薩蠻、憶秦娥二闋為千古絕唱，而不知其非白作也。以浯翁詞多用土字，為不可學，而不知詞不忌俗也。謂東坡哨徧運化歸去來辭，非有大力量不能，而不知運化舊文，非詞之正也。蓋未能精深詞學，故所論膚淺。惟與王鵬運、鄭文焯、王闓運、張祖同、樊增祥諸人往來情事，略可藉此推知耳。

楓香詞一卷 刊本

清宋犖撰。犖字牧仲，號漫堂，又號西陂，商邱人。康熙間以任子入官，累擢江蘇巡撫，官至吏部尚書，加太子少師。是編共二十六闋。青玉案云：楓香橋是黃州路，曾岸幘扶笻去。一望霜天風景暮，空山流水，白雲紅樹，動我悲秋賦。於今塵夢高歌處，聊取嘉名錫癡語。蘭畹、金荃休見妒，花間低按，尊前輕度，總愧江楓句。此言其取名楓香之意也。朱彝尊序其詞，謂其所作咸可上擬北宋，一字未安，輒歷繙古人體製，按其聲之清濁，必盡善乃已。其言雖難盡據，然氣骨甚高，語句警策，未可非也。犖詩與王士禛頡頏，本無詞名，而在清初詞中，亦允當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海上餘弦詞一卷 刊本

清史悠咸撰。悠咸字澤山，山陰人。是編大題眠琴閣詞鈔，小題海上餘弦詞，共二十九闋。其詞喜為豔體，而筆端又不重大，時露纖巧之痕。浣溪沙四首，非不可讀，然與東山樂府，尚隔一層，遑論花間。解連環、金陵懷古、水調歌、黃鶴樓二首，全學東坡，而又不圓渾，往往聲嘶力竭。至若金縷曲、暗香諸詞，皆不成體格也。

坐花閣詩餘一卷（宣統刊本）

清吳之驎撰。之驎字鳴夏，號逸園，豐南人，附貢生。是編前有康熙同里汪鶴孫題序一篇，參閱佚，蓋其遺稿經咸豐兵燹之後頗有散失，此乃其曾孫蔭培據鈔本以刊者，共七十首，亦有闕文。詞頗清婉，惟平淺而不沈鬱，故淡而不腴，時雜粗硬之句，如行香子之「歎年方青，條壯矣，老終焉」，滿江紅云「任狂奴故態，不文而野」，竝非詞中語也。時見豔體，亦清初纖薄之派，善和藝香，又遜於藝香矣。

客亭樂府一卷（彊村叢書本）

宋楊冠卿撰。冠卿字夢錫，江陵人。據前目所考，冠卿當生於紹興八年，舉進士，知廣州，罷後僑居臨安。是編從永樂大典客亭類稿本中錄出者，共三十六首。渾圓瀏亮，篇篇可讀。水調歌頭哭張安國李謫仙云「曳杖羅浮去，遼鶴正南翔，青鸞為報消息，巖壑久相望，無奈漁溪欸乃，喚起蘋洲昨夢，風雨趁歸航，萬里家何許，天闊水雲長。歷五湖，轉湘楚，下三江，興亡千古餘恨，收拾付詩囊，更到然犀磯渚，不見騎鯨仙子，客意轉淒涼，舉酒酹江月，襟袖淚淋浪」，駿邁高爽之製也。

康範詩餘一卷（彊村叢書本）

宋汪晫撰，晫字處微，績溪人。晫嘗編曾子、成於寧宗慶元嘉泰間，又編子思子、逮度宗咸淳十年，其孫夢斗以二書同獻於朝，得贈通直考郎。是編乃從勞巽卿傳鈔四庫本康範集中錄出者，僅十二首。元至元十五年夢斗跋稱，有詠木犀樂府，末云可是東風當日欠商量，百紫千紅春富貴無半點，似渠香，因不得全篇，故不在集中也。晫明於儒術，詩餘非其所長，然卷末如夢令屬纊遺語云，一隻船兒沒賽，七十六年裝載，把柁更須牢，風飽蒲帆輕快，無礙無礙，匹似子猷訪戴，亦有趣之作也。

應齋詞一卷（彊村叢書本）

宋趙善括撰，善括號應齋，隆興人，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六代孫，據前目所考，以宗室登進士第，官終岳州漕帥佐。是編乃從大典應齋集中錄出者，共四十八首，詞多駿爽，和辛幼安摸魚兒云，新燕舞，猶記得雕梁舊日空巢土，天涯勞苦，望故國江山，東風吹淚，渺渺在何處，聲情哀激，亦似辛稼軒也。

定齋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蔡戡撰。戡字定夫，其先興化軍仙游人，襄四世孫，祖紳，紹興中，官左中大夫，始寓常州武進。戡幼承門蔭，補溧陽尉，後中孝宗乾道二年進士四科，官至寶謨閣直學士。是編從大典定齋集中錄出者，僅點絳脣百索、水調歌頭南徐秋宴諸將代老人作二首，錄存以備南宋一家焉。

丘文定公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丘崈撰。崈字宗卿，江陰軍人。孝宗隆興進士，除國子博士。光宗時，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歷知慶元府，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諡忠定。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乃朱孝臧據朱氏結一廬藏鈔本，共四八十首，而題曰丘文定公詞。按本傳明云諡忠定，乃孝臧何以改題文定，今從之。崈機神穎悟，慷慨忠烈，而其詞不似辛劉。然如水調歌頭登賞心亭懷古、秋日登浮遠堂作諸首，以蒼莽之調，寄回蕩之音，亦南宋初年可讀之詞也。四印齋刊本，末兩首如夢令闕，然頗有異文，可參校也。

省齋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廖行之撰、行之字天民、其先延平人、五季時、徙於衡州、登淳熙十一年進士、嘗官岳州巴陵尉、以親老乞歸、嗣授寧鄉主簿、未赴、是編據姚氏遂雅堂藏鈔本以刊者、共四十一首、詞雖淺而雅潔、惜壽詞太多耳、後與老叶、少與首叶、皆可證宋詞用韻甚寬也。

南湖詩餘一卷 附張樞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張鎡撰、鎡字功甫、號約齋、西秦人、居臨安、循王諸孫、官奉議郎直秘閣、鎡有玉照堂詞、朱彝尊稱之、今無傳本、此據知不足齋所刻南湖集、共七十八首、其中蘭陵王一闋、從詞綜衛錄、可知玉照堂詞、必與此本有異同也、鎡詞字句精整、而用筆流暢、在南宋詞中、雖未臻博大、而工麗可稱也、樞字斗南、又字雲窗、號寄閑翁、鎡諸孫、炎之父、仁和許增輯其詞於山中白雲卷首、朱孝臧從吳伯宛說附於此集、詞僅九首、亦精豔雅飭、數世詞學、源流可見、孝臧又得沈楨校二張詞、卌四撰為校記、附其後焉。

鶴林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吳泳撰。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元年進士。理宗時，歷官起居舍人，兼直學士院，權刑部尚書，終寶章閣學士、知泉州。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從永樂大典鶴林集本中錄出者，共三十二首，賀壽餞宴之事居三之二，所作亦淺俗不成體格，惟與魏鶴山吳毅夫往來蹤跡，可略供人參攷耳。

徐清正公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徐鹿卿撰。鹿卿字德夫，號泉谷，豐城人。嘉定十六年進士，官至禮部侍郎，以華文閣待制致仕，卒謚清正。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從明刊徐清正公存稿本中錄出者，僅十二首，酬賀詞居其大半，中間多有闕文，而滿江紅僅存上半闋，錄存以備一家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

東澤綺語債一卷清江漁譜一卷（彊村叢書本）

宋張輯撰。輯字宗瑞，號東澤，鄱陽人。據善本書室藏明鈔本二十三首。清江漁譜乃吳昌綬朱孝臧從永樂大典及陽春白雪輯得十三首。其閒東仙與沁園春相同，惟題序有詳略。共為三十五首。輯受詩法於白石道人，其詞清儁閒雅，亦似淵源白石。秦陸輔之詞旨錄其警句，悠悠歲月天涯醉，一分秋一分憔悴。落葉西風吹老幾番塵世。露侵宿雨，疏簾淡月，照人無寐。（疏簾淡月）算只藕花知我意，猶把紅芳留客。（念奴嬌）姜白石警句，波心蕩冷月無聲。（揚州慢）千樹壓西湖寒碧。（暗香）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疏影）牆頭換酒誰問訊，城南詩客。岑寂，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問甚時同賦三十六陂秋色。（惜紅衣）冷香飛上詩句。（念奴嬌）句法雖異，而氣味則同。統觀全詞，白

石清空縹緲之中，時有精拔之處。輯清雅有餘，渾厚不足，如疏簾淡月、落葉西風吹老幾番塵世，垂楊碧之千里江南真咫尺，醉中歸夢直，最得白石之神。惜其不多見耳。惟輯詞多倚舊腔，而以其篇末之語，別立新名，則未免好奇之過。清江漁譜，舊為專詞，與綺語債亦無大區別也。

默齋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游九言撰、九言字誠之、建陽人、由古田尉知光化縣、充荆鄂宣武參謀官、理宗端平中、特贈直龍圖閣、謚文靖、是編從鮑淥飲校補默齋遺稿本中錄出者、沁園春一首、赤棗子三首、共四首、殊不足觀、蓋其平生無意於詞、錄而存之、備一家耳、

臞軒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王邁撰、邁字實之、興化軍仙遊人、寧宗嘉定十年進士、調南外睦宗院教授、召試學士院、改通判漳州、淳祐中、知邵武軍、予祠卒、贈司農少卿、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從永樂大典臞軒集本中錄出者、水調歌頭、沁園春各一首、賀新郎三首、共五首、朱孝臧復輯五首為補遺、但輯自何書未著也、細考之、賀新郎摸魚兒、沁園春、念奴嬌四首出花庵詞選、南歌子一首出翰墨大全、然大全所載尚有邁之滿江紅二首、念奴嬌一首、水龍吟一首、瑞鶴仙一首、沁園春一首、賀新郎一首、共七首、此本失收、今一一補錄焉、

矩山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徐經孫撰。經孫初名子柔，字仲立，豐城人。理宗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歷官刑部侍郎、太子詹事，拜翰林學士知制誥，以忤賈似道罷歸。閒居十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惠。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從明刻矩山存稿本錄出者。水調歌頭、百字令、乳燕飛、鷓鴣天共四首。經孫作詞不多，此蓋偶一為之。然如水調歌頭致仕得請云：三十五年僥倖，四十三年仕宦，七十□歸休。又云：書數冊，棋兩局，酒三甌。此是日中受用，誰劣又誰優。寒則擁爐曝背，暖則尋花問柳，乘興狎沙鷗。鷓鴣天云：安分隨緣事事宜，平生快活過年時。長歌赤壁東坡賦，又詠歸來元亮詞。開八袠，望期頤，人生如此古猶稀。香飄金粟如來供，歲歲今朝薦酒卮。讀之令人羨其閒居自得，安享大年之樂也。

篔窗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陳耆卿撰。耆卿字壽老，號篔窗，台州臨海人。登寧宗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國子司業。是編從永樂大典篔窗集本錄出者，柳初新一首，鷓鴣天二首，共三首。前目謂篔窗集四篇，疑有誤也。

履齋先生詩餘一卷續一卷別集二卷 彊村叢書本

宋吳潛撰。潛字毅夫，號履齋，寧國人。嘉定十年進士第一。淳祐中，觀文殿大學士，封慶國公，改封許國公。以沈炎論劾謫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卒，贈少師。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正續二集，乃朱孝臧據姚氏邃雅堂藏舊鈔本，別集據江韻秋校錄宋本開慶四明志而改題者也。又據梅禹金編履齋遺集本，及至元嘉禾志，補水調歌頭二首。據景定建康志補滿江紅二首。附入續集，而以梅本及南昌彭氏知聖道齋南詞本，校姚本，附以校記。而江韻秋以意校別集若干字，亦編入焉。潛詞鋪縱放，雖無精鍊之處，而氣機流走，頗有法度，不致令人厭讀也。其賀新郎第三首，題曰寓言，據豹隱紀談，徐參政清叟，繳時瞻建寧妓唐

王詩云上國新行巧樣花一枝聊插鬢雲斜嬌羞未肯從郎意故把芳容故故遮吳丞相和以賀新郎詞然細閱潜詞與詩意亦不盡同疑豹隱僅記其一端當别有實事矣

彝齋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趙孟堅撰孟堅字子固自號彝齋太祖十一世孫其先以安定郡王從高宗南渡家於嘉禾之廣陳鎮至元嘉禾志載廣陳鎮在海鹽縣東北九十里則孟堅為海鹽人書題作嘉興人未詳孰是以宗室子登寶慶二年進士據其詩文集孟堅嘗為湖州掾入轉運司幕知諸暨縣而宋詩紀事謂其景定初遷翰林學士似又曾為朝官也是編從知不足齋藏鈔彝齋文編中錄出者共十一首題有蒼遠之致其風流子清逸萬象闌之望極思悠悠江如練蘋息浪紋收看帆卷帆舒往來征艇鷺飛鷺立遠近芳洲逝波不舍山常好衹白少年頭杜若滿汀離騷幽怨鷗邊去國煙浪遨遊可想見其襟抱矣

方是閒居士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劉學箕撰。學箕字習之，崇安人。閒居不仕，自號種春子，有堂曰方是閒，故又號方是閒居士。是編從善本書室藏鈔方是閒居士小稿本中錄出者，共三十八首。氣勢雄渾，頗似辛劉，其賀新郎和稼軒序云：聞北虜衰亂，諸公未有勸上修飭內治以待外攘者，書生感憤，不能已，用稼軒金縷詞韻述懷。詞云：國恥家讎何年報，痛傷神，遙望關河月，悲憤積，付湘瑟，人生未可隨時別，守忠誠不替，天意自能符合，誤國諸人今何在，回首怨深次骨，歎南北久成離絕，中夜聞雞狂起舞，袖青蛇長嘯光磨鐵，三太息，皆空裂，前日以為忠孝之氣，奕奕紙上，黏置之稼軒集中，殆不能辨，洵非虛譽，其唐多令登多景樓一首，蓋亦仿效劉龍洲安遠樓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

秋堂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柴望撰。望字仲山，江山人。嘉定紹定間為太學上舍，除中書，特奏名。淳祐六年，歲在丙午，正旦日食，望上丙丁龜鑑，逮下詔獄，尋放歸。景炎二年，薦授迪功郎、史館國史編校。宋亡後不仕而終，為柴氏四隱之一。是編從善本書室藏鈔秋堂集本錄出者，僅十二首，又從陽春白雪補一首，共十三首。望詞原名涼州鼓吹，自序謂美成伯可各自堂奧，俱號稱作者，姜白石一洗而更之，暗香疏影等作，當別家數也。余不敢望靖康家數，白石衣鉢或仿彿焉，故以鼓吹名，亦以自況云云。此非謙語，實有自知之明。緣其所撰，氣格近似白石也。念奴嬌云：登高回首，歎山河國破，於今何有，臺上金仙空已去，零落逋梅蘇柳，雙塔飛雲，六橋流水，風景還依舊，鳳笙龍管，何人腸斷

重奏、聞道凝碧池邊宮槐葉落、舞馬銜杯酒、舊恨春風吹不斷、新恨重重還又燕子樓高、樂昌鏡遠、人比花枝瘦、傷情萬疊、暗雪啼血襟袖、家國身世之哀見於辭矣、

本堂詞 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陳著撰、著字謙之、一字子微、號本堂、鄞縣人、理宗寶祐四年進士、官著作郎、出知嘉興府、忤賈似道、改臨安通判、是編從善本書室藏鈔本堂集本錄出者、一百二十三闋、末水龍吟已缺、實為一百二十二闋、其體格不高、而廣為壽詞、幾佔全書三之二矣、既與賈旨不合、而水龍吟代壽賈秋壑、真珠簾代壽秋壑母、徒為諛辭、未免點污筆墨、時又次和前人、其洞仙歌次韻蘇子瞻、本無不可、又和花蕊夫人、則為俗說所惑矣、

秋聲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衛宗武撰。宗武字淇父，自號九山，華亭人。理宗淳祐間，歷官尚書郎，出知常州。罷歸閒居。入元亦不仕。是編從永樂大典秋聲集錄出者。水調歌頭、木蘭花慢、水龍吟、天仙子、金縷曲、各一首，摸魚兒、酹江月、滿江紅、各二首，共十一首。所作似未能成格，然志慮純潔，讀其水調歌頭自適一首，亦可想見其孤高之趣也。

陵陽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牟巘撰。巘字獻之，吳興人。先世原籍蜀之井研，世居陵山之陽，巘父子才始著籍吳興。巘詩文稱陵陽集者，不忘本也。理宗時，登進士第，官至大理少卿。入元不仕。是編從汪伯沅校舊鈔陵陽集本錄出者。木蘭花慢、千秋歲、鷓鴣天、漁家傲、念奴嬌、賀新郎、滿江紅、各一首，水調歌頭二首，共九首。所作灑落可喜，惜壽詞太多耳。

須溪詞三卷 彊村叢書本

宋劉辰翁撰。辰翁字會孟，廬陵人，少登陸象山之門，補太學生。理宗景定三年廷試對策，忤賈似道，置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薦居史館，又除太學博士，皆固辭。宋亡，隱居不仕。辰翁詞，文淵閣集本分三卷，自望江南至聲聲慢為卷八，自漢宮春至鶯啼序為卷九，自沁園春至摸魚兒為卷十，而錢塘丁氏嘉惠堂藏舊鈔本，不分卷。朱孝臧即依分三卷，餘入補遺，更參校兩本，撰校記附其後焉。況周頤云：須溪詞風格遒上似稼軒，情跌宕似遺山，有時意筆俱化，純任天倪，竟能略似坡公，往往獨到之處，能以中鋒達意，以中聲赴節，世或目為別調，非知人之言。其說甚允。集中往往（僅）署甲子，蓋不忘故國之意。其蘭陵王一首，藉送春以悲宋，無限悽涼；又寶鼎現云：父老猶記宣和事，抱銅仙清淚如水。又云：腸斷竹馬兒童，空見說三千樂指。又云：燈前擁髻，暗滴鮫珠墜，便當日親見霓裳，天上人間夢裏，今昔之感，宛轉生悲，何異麥秀之歌，可以哀其志矣。

雙溪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馮取洽撰。取洽字熙之，號雙溪翁，一號雲月，延平人。是編從典雅詞本，而補以花庵中興詞選也。據目三十九首，自驀山溪以下十七首闕，僅存二十二首。補以花庵詞選中蝶戀花、西江月二首，共二十四首。集中與玉林倡和最多，玉林即黃叔暘之號也。叔暘中興詞選錄取洽詞五首，集中賀新郎黃玉林為風月次韻以謝，叔暘詞正有賀新郎題雙溪馮熙之交游風月之樓，集中念奴嬌次韻玉林見示，叔暘正有酹江月夜涼，集中木蘭花慢次韻奉酬玉林病中見示，叔暘正有木蘭花慢乙巳病中，集中摸魚兒和玉林為遺蛻山中桃花賦，叔暘正有為遺蛻山中桃夜作寄馮雲月，皆可參閱。其餘或有倡無和，或有和無倡者，蓋兩集俱非完帙也。惟叔暘詞有木蘭花慢、題馮雲月玉連環詞後，今本無之，而原目亦不載，知其遺佚甚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勿軒長短句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熊禾撰。禾初名鉌，字去非，號勿軒，又號退齋，建陽人。度宗咸淳十年進士，授寧武州司戶參軍。宋亡不仕，教授鄉里以終。是編乃從汪氏裘杼樓藏鈔勿軒集本錄出者，詞僅婆羅門引、沁園春、滿庭芳、瑞鶴仙四首。惟婆羅門引為送人之作，餘皆壽詞。禾著述甚夥，自可傳世，不必以詞重也。

詞論一卷 詞話叢編本

清張祥齡撰。祥齡，漢川人。是編從半篋秋詞錄出者。祥齡每言文學之興衰，由於天運之始終，此乃文學之遷變。然祥齡但知文學之變，而不知文學之所以變。蓋天運非可語於之學遷變之原委也。謂清真為詩家之李東川，堯章為杜少陵，蓋仍有浙派之旨橫亘胸中，不特不知清真，且不知堯章者。謂南唐二主、馮延巳之屬，固為詞家宗主，然是句萌，枝葉未備，小山、耆卿而春矣，清真、白石而夏矣，夢窗、碧山已秋矣，至白雲、禹寶告成，無可推從。其言亦似是而非也。

詞概一卷 詞話叢編本

清劉熙載撰。熙載有說文雙聲，已著錄，是編乃從其藝概中錄出者。熙載不善詞章，而喜批評，論詞固有獨得之處，然其間有似是而非者，亦有好奇而近於謬妄者。其言曰：李太白憶秦娥聲情悲壯，晚唐五代，惟趨婉麗，至東坡始能復古，後世論詞者，或轉以東坡為變調，不知晚唐五代乃變調也。其說最誤。李白之時，不能有如此成熟之長短句，其菩薩蠻、憶秦娥諸詞，南宋以來，始傳於世，其為偽撰無疑，詞為侑酒嘌唱之用，晚唐婉麗，是其正宗，東坡開拓詞境，自是別調，熙載云云，真所謂本末倒植者也。尤可笑者，莫過於論美成詞，其言曰：周美成詞，或稱其無美不備，余謂論詞莫先於品，美成詞信富豔精工，只是當不得箇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學之，學之則不知終日意縈何處矣。又曰：周美成律最精審，史邦卿句最警鍊，然未得為君子之詞者，周旨蕩而史意貪也。以為史貪，蓋因其喜用偷字，猶可說也。美成詞意旨最純，而謂其不貞而蕩，南宋以來知周詞者甚眾，而謂士大夫不肯學之，何所據而云然耶？如所說，花間、樂章豈可讀乎？熙載以為不倍論常情，不足以聳觀聽，而近世尤多為其所惑，甚矣世人之好怪也。

雙硯齋詞話一卷 詞話叢編本

清鄧廷楨撰。廷楨有說文雙聲疊韻譜，已著錄。是編乃從雙硯齋筆記中錄出者。論詞不多，而頗為允愜。論柳耆卿詞曰：昔東坡讀孟郊作詩云：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騷。吾於屯田詞亦云。其評不偏不倚，論稼軒詞有兩派，或一意迅馳，專用驕兵，或則獨繭初抽，柔毛欲腐，平欺秦柳，下轢

張王，亦為精湛之論也。其餘論東坡碧山，亦頗適宜，雖尊白石太過，要為知詞者也。

填詞淺說一卷 詞話叢編本

清謝元淮撰。元淮有養默山房詩餘，已著錄。詩餘內分三類，首為填詞淺說，次為海天秋角詞，末為碎金詞，此編即從詩餘中錄出為卷者。其言曰：自度新曲，必如姜堯章、周美成、張叔夏、柳耆卿輩，精於音律，吐辭即叶宮商者，方許制作。若偶習工尺，遽爾自度新腔，甘於自欺而欺人，真不足當大雅之一噱。其言誠

是。然其間論南北曲，論引子，論中原音韻，皆宜於言曲，而非所以語於唐宋之詞也。蓋詞自宮譜亡佚，堯章旁譜亦難卒讀，則依式填之，斯亦足已，即平頭合腳諸說，詞中亦不可太拘，元淮所論，往往詞曲混合，是其弊也。

詞綜偶評一卷 詞話叢編本

清許昂霄撰。昂霄有晴雪雅詞，已著錄。是編乃昂霄評閱詞綜，而為門人張載華所輯出者，其實各首評註，亦見晴雪雅詞，不過此僅詞題，雅詞則錄全詞，又雅詞流行不廣，此則易見耳。自來註詩者多，註詞者少，昂霄評語，雖無獨到之處，而善分段落，令人易於啟發，又時註典故，亦大有裨益於初學也。

雕菰樓詞話一卷 詞話叢編本

清焦循撰。循有易通釋，已著錄。是編乃從其易餘籥錄中摘出為卷者。循經學湛深，又明於詞曲，其謂研經與填詞，不特不相妨害，且有裨益，其事雖細，可以破俗人之惑。謂古人吟咏，自操土音，北宋如秦柳，尚有此種，南宋姜白石張玉田一派，此調不復存矣。詞當雅俗調齊，不廢土語，循之所論，可謂見其大矣。餘如論詞用韻，校張可久詞，亦皆精審，經生論詞，實事求是，自異於尋常詞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

介存齋論詞雜著一卷 詞話叢編本

清周濟撰。濟有晉略，已著錄。濟舊次詞辨十卷，一卷起飛卿，為正，二卷起南唐後主，為變，名篇之稍有疵累者，為三四卷，平妥清通，纔及格調者，為五六卷，大體紕繆，精彩間出者，為七八卷，本事詞話為九卷，庸選惡札，迷誤後生，大聲疾呼，以昭炯戒，為十卷。寫稿誤遺水中，又無副本，硐憶錄正變二卷，尚有遺落，即

通行之詞辨，是編即取詞辨，而附以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也。自二張詞選出，詞風丕變，張惕、董士錫，造微踵美，濟切磋於士錫，而其論益精，其言曰：初學詞求有寄託，有寄託，則表裏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託，無寄託，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又曰：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皆精妙之言也。其餘評溫韋，評秦柳，評蘇辛，評姜張吳王，

並有獨得之處，而非拾人牙慧者也。

瓶隱山房詞鈔八卷 道光刊本

清黃曾撰。曾字菊人，錢唐人，道光舉人，官香河知縣。清初詞家蔚出，朱陳有派，常州繼興，然往往持律不嚴，惟圖自便，雖有萬律詞譜，亦少遵依。曾書前有凡例，明句法，析陰陽，論借代，辨去上，詳對句，皆極精密。嘗謂國朝詞家，競推朱厲，而律均未協，設令窮年究聲，專精一藝，未必不能，特恐無此等身著作，白駒過隙，亦當為二公原之。其自負如此。其詞自己卯起，至丙午止，豔而雅正，而又不廢蘇辛之豪宕，蓋其詞旨如此也。惟刻畫甚深，時露痕跡耳。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中，選錄數首，並清豔可誦也。

寒松閣詞四卷 光緒刊本

清張鳴珂撰。鳴珂有說文佚字考，已著錄。是編為其詞集，前有各家序及題辭，內附友朋同和之作。鳴珂為黃燮清弟子，故以姜張為宗，所作清雅秀潔，惟時露輕浮，而無清空飄渺深厚曲宕之致。蓋徒襲南宋之貌，而不能得其神者。其師謂清潔澹雅，一空俗障，自是作者本色。然總欠醞釀沈著，味之殊少深趣，塙為是編之定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拙宜園詞二卷 檇李遠書本

清黃燮清撰、燮清字韻甫、初名憲清、字韻珊、屢上春官不第、因改名字、海鹽人、以知縣分發楚北、是編首卷一百十三闋、末卷一百十二闋、共二百二十五闋、燮清詞宗南宋、嘗論詞曰、詞宜細不宜麤、宜曲不宜直、宜幽不宜淺、宜沈不宜浮、宜蓄不宜滑、宜豔不宜枯、宜韻不宜俗、宜遠不宜近、宜言外有意、不宜意盡於言、宜寓情於景、不宜舍景言情、以上數條、合之則是、離之則非、合之則為雅音、通於風騷、離之則入於曲調、甚或流為播科打諢、鄙里歌唱矣、誠為篤實之論、其所作雖未達玉田行雲流水之境、而沈幽婉曲、措辭清雅、每詞收處、尤有言盡意不盡之妙、清代善效南宋詞者、亦一家也、

槿邨樵唱一卷 道光刊本

清夏崑林撰、崑林有槿花邨吟存、已著錄、詞集共八十五首、有豪快之作、有清雅之作、但豪快而不高健、清雅而不深渾、故或氣蕩而不收、語泛而淺薄、終不可與於作者之林也、

玉可盦詞一卷補一卷 張鴻侭寫印本

清徐琪撰。琪有香海盦已著錄，是編首卷皆琪少年之作，舊稿已佚而憶錄者，所補一卷，乃得諸其友倪茹者，其名玉可之意，琪嘗言十三齡時，倚聲至夜半，恍惚夢見一處，清溪屈曲，萬梅環繞，浮嵐疊翠，若隱若見，一縞衣麗人，徘徊水次，睹予至，持玉佩授予，且歌曰，花如許，花如許，持此縈羅裳，玉可比君溫潤，句最玲瓏處，琢愁腸，風露滿身香，醒而異之，以歌中玉可比君之語，遂顏其居曰玉可盦云。其詞工於言情，時有警句，如浣溪沙下段云，燕去簾空前夢杳，庭間花落客愁濃，傷心猶在信疑中，妙在呼愁欲出，初放即收，固有悠悠不盡之意，亦得詩人忠厚之旨也。蝶戀花云，夕陽滿地楊花影，亦自然美句，惟其全首往往不稱，故終不能成大家也。

噙椒詞一卷 光緒刊本

清劉毓盤撰。毓盤字子庚，江山人，以舉人服官陝西，罷後，任北京大學教授，是編為其所撰之詞，共七十九首，毓盤為譚獻弟子，故其詞學有淵源也。嘗自謂文不敢自信，詩亦是第二流，作者曲以吳癯庵為高，至於詞，可以獨尊，其自負如此。集中第一首菩薩蠻句云，花約夕陽遲，一齊紅幾時，頗為當時所傳誦，毓盤亦自矜喜，至謂毓盤自謂，凡集中之詞，皆能被之管絃，則一時狂放之言耳。集中多悼亡之作，故工於哀豔之語，又如金縷曲，題吳癯安茂才風洞山傳奇譜瞿忠宣事，語多豪放，其神味亦在于湖稼軒之間也。

有恒心齋詩餘二卷 有恒心齋全集本

清程鴻詔撰。鴻詔有夏小正集說，已著錄。此其詞集，首卷三十二闋，末卷二十七闋，共五十九闋。氣機流走，亦有新警之句，時犯浮蕩之病，爲可惜也。然興之所至，偶見佳篇，如江城梅花引荆州云：瀟瀟涼雨打輕舟，正新秋，李新秋，手把一樽，乘興醉芳洲。雁又不來天又遠，看時節，在荆州。聽水流，水流，水流不勝愁。雨乍收，雲乍稠，夢也夢也，夢不到，有西樓。只覺無端心事，上心頭。獨自閒花花不語，儘容與，一聲聲，數水籌。讀之令人悽絕也。

茗柯詞一卷 花雨樓本

清張惠言撰。惠言有周易虞氏義，已著錄。是編爲其所撰之詞，共四十六首。惠言經學湛深，而詞選一編，改易風氣，厥功甚偉。撰詞不多，而原本風騷，收放有法。惟溫韋之詞，託於房帷，寄慨無端。惠言雖寄旨遙深，而往往參以文章義法，故深美閎約，遜於二家。然比之浙派，則高遠矣。且惠言爲開派之人，自不得以尋常詞家論之矣。

采香詞二卷 曼陀羅華閣本

清杜文瀾撰。文瀾有古謠諺，已著錄。此其詞集首卷三十九闋，末卷四十三闋，共八十二闋。其詞字句精煉，而氣機流走，自是作家。臥廬詞話云：昔譚仲修謂蔣鹿潭、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為倚聲家老杜。斯言當矣。與蔣同時唱和而工力悉敵者，有秀水杜小舫，其采香詞二卷，八十二首，幾於首首可傳。讀蔣杜二公之詞，覺白石梅溪去今未遠，天挺二老於咸同之際，亦詞界之中興。以文瀾與春霖並稱，似乎言過其實，然蔣詞博大，杜詞精煉，各有所長，未可忽也。

紅豆樹館詞八卷補遺一卷 刊本

清陶樑撰。樑有紅豆樹館詩，已著錄。是編樑詞初有刊本，後乃合為八卷，附以補遺。樑之詞學受於王昶，復與吳穀人、郭頻伽、楊蓉裳、楊伯夔、劉芙初、顧南雅、倪米樓、樂蓮裳、孫蔚堂、史赤厓、張遠春、李子仙、高繼泉、陸春帆、孔元敬、董琴南諸人相倡和，故其詞學深邃。初以白石玉田為法，後專以竹垞與樊榭為規範，雖未臻幽遠之境，然春容大雅，自有南宋之風度。至其友朋所述古蹟風景，往往詳敘于題中，亦可供參證也。

板橋詞鈔一卷 板橋全集本

清鄭燮撰。燮有板橋家書，已著錄。是編為其自訂詞集，共七十八首，附錄其師陸震二首，以明其詞學之淵源。自序謂作詞四十年，屢改屢𨁂者，不可勝數，今茲刻本頗多仍舊。又謂少年遊冶學秦柳，中年感慨學辛蘇，老年淡忘學劉蔣，此其詞學經歷與遷變也。目秦柳之詞為遊冶，已屬不合，以劉蔣工力高於辛蘇，則尤見其淺薄。陳廷焯最愛其滿江紅金陵懷古二句，云碧葉傷心亡國柳，紅牆墮淚南朝廟，以為淒涼哀怨，然全首未相稱也。廷焯又謂板橋詞頗多握拳透爪之處，然卻有筆力，惜乎其未純也。若再加以浩瀚之氣，便可亞於迦陵。其年詞沈雄悲壯，是本來力量如此，又加以身世之感，故涉筆便作驚雷怒濤，所少者深厚之致耳。板橋餘未落筆時先有意為劉蔣金剛努目，正是力量歉處。論板橋詞最為塙切者也。

種芸仙館詞五卷 刊本

清馮登府撰。登府有三家詩異文疏證，已著錄。是編總名種芸仙館詞，內分花墩琴雅二卷、釣船笛譜一卷、月湖秋瑟二卷，共五卷。登府經學名家，以其餘事而為詞，居于嘉興，自承竹垞詞派，幽妍精潔，丰度雍容，又深於音律。其月湖秋瑟卷二中，如長亭怨慢、紅情、惜紅衣、惜瓊花、湘月諸調，或考證白石旁譜，或訂正詞綜、詞律，皆有獨到之見，可與梅邊吹笛譜共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小庚詞存四卷 道光甲午刊本

清葉申薌撰。申薌有閩詞鈔，已著錄。是編為其所撰之詞，首卷起嘉慶十年，迄道光七年，次卷起八年，迄十三年，三卷十四年，末卷僅寄園百詠，蓋亦十四年所作也。其詞淺薄，殊不足稱。申薌著有閩詞鈔、天籟軒詞選、天籟軒詞譜、本事詞諸書，雖不精密，實亦用力於詞學者，故存其目焉。

樵風樂府九卷 慢照樓刊本

清鄭文焯撰、文焯有說文引羣說故、已著錄、其詞有瘦碧、冷紅、比竹餘音、苕雅、諸集、晚年刪存合為定編也、文焯明於聲律之學、嘗著詞源斠律、正舊本圖表之誤、注八十四調之音、至為精審、於宋之詞人、不薄屯田、而於清真夢窗之詞研討最深、故其所撰、錬字選聲、飛沈起伏、處處允愜、語語搖蕩、清末詞人中一大家也、王闓運以詞評自負、獨尊文焯之詞、以為不及、其為當時推重如此、較之成容若、有過之無不及也、

玉洤詞一卷 寫刻本

清潘曾瑋撰、曾瑋字季玉、號玉洤、吳縣人、以廕生官道員、其詞先刊入同聲集者僅三十首、是編乃其自訂、共一百首、前有呂家書序、及題辭、自序謂弱冠即學為詞、當時儕輩相推許、輒自矜惜、及見張皋文翰風兩先生詞選、讀其所為序、乃悟向之所作、如滅燭夜行、雖馳逐畢生、不離幽室、今而後始識康莊云云、述其詞學之經歷也、然觀其所作、實出南宋、而於緣情造意、因物寓言之旨、尚未能融化無跡、比之二張、不如遠矣、

水雲樓詞二卷續一卷 雲自在龕叢書本

清蔣春霖撰。春霖字鹿潭，江陰人，屢不得志於有司，乃俛就鹽官以養母。同治七年冬，年五十一，擬赴衢州訪宗湘文，過吳江，泊舟垂虹橋，畢為其妾黃婉君而死。婉君亦以死殉。春霖幼有才名，有乳虎之號，嘗謂吾能詩匯難，特窮老盡氣無以嶄勝于古人之外。作者衆矣，吾寧別取徑焉。蓋謂取徑於詞也。其曰水雲者，取飲水憶雲以為名也。春霖中年，正值洪楊之亂，身世飄零，故多撫事感時之作，鬱勃沈深，精警雄秀，曲折頓宕，千狀萬態，有迦陵之放，而不粗獷，有秀水之雅，而能渾厚，有茗柯之深，而不專比興，有飲水之豔，而不覺軟弱，有憶雲之工，而骨肉勻稱。蓋擷諸家之英而鎔冶於一爐也。譚獻謂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為倚聲家老杜，洵非虛譽。觀其詞不特倚魏清代詞人，即置之兩宋之中，亦卓然一大家也。其木蘭花慢江行晚過北固山云：泊秦淮雨霽，又燈火送歸船，正樹擁雲昏，星垂野闊，暝色浮天。蘆邊夜潮驟起，暈波心月影蕩江圓。夢醒誰歌楚些，泠泠霜激哀絃。嬋娟不語對愁眠，往事恨難捐。看莽莽南徐，蒼蒼北固，如此山川。鈎連更無鐵鎖，任排空檣櫓自迴旋。寂寞魚龍睡穩，傷心付與秋煙。

撫古傷亂，圓融無跡矣。譚獻比之成容若、項蓮生，固非其倫，而陳廷焯置之莊中白之下，尤為不合。誠以常州而春霖不獨不為二張所囿，即秀水迦陵亦不足以牢籠水雲也。春霖生前嘗刻水雲樓詞于東臺，卷數未詳。咸豐十一年，杜文瀾又刊於曼陀羅華閣叢書中，釐為二卷，共一百零六首。殆春霖卒後，其友于漢卿搜其未刻之詞，合之宗湘文所藏未

刻詞、共四十九首、刊于嚴州、此本即重刻杜本及于宗本者、近時刊本、又不止百五十五首也、

衷碧齋詞一卷 排印本

清陳銳撰、銳有衷碧齋詩、已著錄、是編為其所撰之詞、僅三十九首、慢詞居多、銳初學詩詞於王闓運、嗣與王鵬運朱孝臧鄭文焯諸人相切磋、詞旨亦與舊異、力主柳耆卿周美成吳夢窗三家、故其集中所用諸調亦多本諸樂章集清真集夢窗四稿三書、其所作亦曲析幼眇、蓋其本源甚深、而又得其正也、是編本在全集之中、茲分出之、以明當時王朱鄭陳之詞、為一派焉、

心日齋詞集六卷 心日齋全集本

清周之琦撰。之琦有心日齋十六家詞選，已著錄。是編為其所著詞集，內分金梁夢月詞二卷、懷夢詞一卷、鴻雪詞二卷、退菴詞一卷。金梁夢月詞，入都後所作也；懷夢詞，悼亡之作也；鴻雪詞，經歷各地所作也；退菴詞，返還家園所作也。程恩澤評其詞聲律精嚴，為詞家第一，又謂之琦之詞純是起承轉合，竟可作詞中八股。黃燮清謂其詞渾融深厚，語語藏鋒，北宋瓣香，於斯未墜，皆備極推崇。蓋之琦之詞託體甚高，曲折頓宕，意致深純，浙西、常州之外，居然一大家也。世人與蔣春霖並稱，其實周、蔣二家不拘派別，是其相同，其餘不相似也。春霖天資特異，之琦工力甚深，蔣詞可謂大，周詞可謂精矣。

衆笑詞二卷 舒藝室全集本

清張文虎撰。文虎有史記札記，已著錄。是編為其所著之詞，分甲乙二卷，甲卷五十八首，乙卷三十首，共八十八首。文虎通小學，善校勘，明音律，以其餘暇而為詞，謂二十年前言長短句者，家白石而戶玉田，後乃蘇辛，不得為詞，今則俎豆二窗而祧姜張矣，鄙人興到涉筆，聊以自適云云，蓋不主一家也。觀其所作頗為工整，用字妥帖，經生詞中亦上品也。

南唐二主詞一卷 明呂遠刊本

南唐嗣主璟後主煜撰璟初名景通烈祖長子封齊王以癸卯嗣位戊午改稱國主去年號奉周正朔嗣遷南都薨改元三大保中興交泰煜字重光初名從嘉璟第六子封吳王辛酉嗣位於金陵乙亥降於宋封違命侯太宗登極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薨追封吳王璟煜事蹟並詳馬令陸游南唐書是編嗣主

四首後主三十五首末擣練子一首蓋爲明人輯補非其舊也謝新恩六首大半殘闕破陣子一首實非後主所作袁文甕牖閒評卷五云此決非後主詞也特後人附會爲之耳觀曹彬下江南時後主豫令宮中積薪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攜血肉以赴火其厲志如此後雖不免歸朝然當是時更有甚教坊何暇對宮娥也其說最塙鄭文焯亦辨其偽故

令本後主詞實不足三十五首若合選本輯之又不止此數矣直齋書錄解題南唐二主詞一卷中主李璟後主李煜撰卷首四闋應天長望遠行各一浣溪沙二中主所作重光嘗書之墨蹟在盱江晁氏題云先皇御製歌詞余嘗見之於麥光紙上作撥鐙書有晁景迂題字令不知何在矣餘詞皆重光作又於笑笑詞解云自南唐二主詞而下皆長沙

書坊所刻號百家詞云云今行諸本與直齋所言正合明遠於長沙坊本也中主詞僅四闋後主詞較多編者亦不依次第而虞美人浪淘沙二闋並入宋以後之作又爲宋人所傳誦故始虞美人終浪淘沙此編輯徽意可知者也所輯多據墨蹟致可珍貴墨蹟所出往往明注於其下中主詞注亦與直齋言合其餘引曹功顯節度者曹勛也宋史勛傳

以紹興二十九年，拜昭信軍節度使，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淳熙元年卒，贈少保，引孟郡王者，孟忠厚也。宋史外戚傳，孟忠厚以紹興七年封信安郡王，二十七年卒，引曹端伯者，曹詵也。詵亦紹興時人，以勳稱節度觀之，似編輯於紹興之末也。惟長沙本已收郭應祥笑笑詞，則百家詞刊行之時，當在嘉定端平間矣。集中間附詞

話，多出於苕溪漁隱叢話，末補臨江仙詞話者，疑呂本所增也。中主詞從容和雅，開宋初之風氣，後主詞概分二期，南面之時，富精豔之篇，入宋以後，多悲哀之作。寫樂放歡，言哀已歎，易綢繆為高渾，變溫婉為蒼涼，情不盡託於房帷，文不全藉於芳草，天性真摯，誠多懸體，然非不知比興也。其所用者，不似方城之深縮耳。雖為詞中別派，而詞境至此益大

矣。二主詞本傳有南詞本、侯文燦刻十家詞本，而清修詞譜屢稱二主詞原本，頗有異于今本，若惜未言其所據也。此為明萬曆中譚爾進校、呂遠刊者，除末搗練子一首及臨江仙所補詞話外，餘皆仍宋本之舊也。

陽春集一卷（侯氏刻名家詞本）

南唐馮延已撰。延已字正中，其先彭城人，唐末徙家新安，又徙廣陵，相嗣主璟，爲令陸游南唐書並有傳。直齋書錄解題陽春錄一卷，南唐馮延已撰，高郵崔公度伯易題其後，稱其家所藏最爲詳確，而尊前花間諸集往往謬其姓氏。近傳歐陽永叔詞亦多有之，皆失其真也。世言風乍起爲延已所作，或云成幼文也。今此集無有，當是幼文作。長沙本以寘此集中，殆非也。今本陽春集百十八闋，並有風乍起一詞，皆源於長沙本也。至與歐陽詞同者甚多，即鵲踏枝十四首論之，其誰道閒情拋擲久、幾日行雲何處去、庭院深深深幾許、六曲闌干偎碧樹四首，而集題有，而庭院深深一首，李易安謂爲歐陽公作，故人多信之。其實馮詞溪徑頗與宋初之詞相近，故多與宋詞相混。六一詞最爲叡亂，宋人亦不能辨識，易安之言，未可盡信。細審筆墨，風乍起一闋，竊是成幼文作。其與歐陽同爲自當別論者也。延已之詞，似其爲人，排斥異己，自信不疑，憂讒畏譏，思深意苦。香車繫在誰家樹，排斥之語也；不辭鏡裏朱顏瘦，自信之辭也；千言萬語黃鸝覺之喻也；淚眼倚樓頻獨語，意苦之言也。故其詞微而悽婉，淺而能脈，沈鬱頓挫，纏綿忠厚，不同溫韋之穠麗，亦異後主之悲放，故爲宋初詞人所宗，允得詞家之正者矣。集中時有舊校之語，廣引蘭畹集，其集不存，亦可珍惜。傳本所見有明抄本、墨風閣抄本、四印齋校刊本，可以互校。此爲侯文燦刻名家詞本，誤字雖多，然刊本行世，今當以此爲最早矣。

雲謠集雜曲子一卷 彊村遺書本

無名氏撰。是編共三十首，原為敦煌石室舊藏唐人寫卷子本，初董康從英京倫敦手錄一本，貽朱孝臧，孝臧已刊入彊村叢書矣，惟原本注云三十首，而僅存十八首，自傾盃樂以下皆缺佚，其後劉復從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又得一本，載其所輯敦煌掇瑣中，孝臧取校舊刊，除鳳歸雲前二首兩本重出外，餘悉為倫敦本所無，合之適符三十之數，因與友主共為參校寫定，孝臧逝世後，申江知好，因刊入其遺書之中，附列校記於後，即此本也。曰雲謠者，蓋取穆天子傳白雲之謠之意，曰曲子者，唐宋稱詞之常名也，其間如拋毬樂，與唐合，而竹枝、浣溪沙、漁歌子、天仙子等，亦為唐末通行之調，浣沙溪與南唐嗣主所作相同，宋張子野詞集始有雙疊天仙子，餘亦與唐詞不盡合，至若鳳歸雲、洞仙歌、內家嬌、拜新月諸調，宋樂章集、東坡樂府、清真集中並有之，而句讀韻協，亦有參差，柳青娘、喜秋天二調，詞中少見，然載於教坊記，亦可考也，因此推證，得二事焉，慢詞雖成於宋仁宗朝，而唐末已見端倪，花間之離別難、尊前之歌頭，皆其證也，疑唐教坊中，多有音無詞之曲，偶介人為詞，不著名氏，是其常情，唐末離亂，流行於世，編者以為家宴侑酒嘌唱之用，此一事也，五代之際，詞風大盛，北方以和凝為著，南方以西蜀南唐詞人為多，其餘諸國，詞不廣見，蓋因干戈擾攘，道路閻阻，選者失收，遂致湮沒，是編蓋由藏晦而復見者，此又一事也，至于錯字譌文，固由鈔胥之失，而樂人但聞同音，不求實字，亦其由也，集中如天仙子、喜秋天諸詞，渾樸純厚，高古難蹤，於

花間尊前之外、別有一種氣格焉、

金匳集一卷 彊村叢書本

舊題溫庭筠撰、案庭筠詞名金荃、非金匳也、是集一百四十二闋、依調以類詞、與尊前就詞以注調、正相比附、故菩薩蠻注云五首已見尊前集、明是集成於尊前之後也、卷首題金匳集、次行下題溫飛卿庭筠撰、故相傳為庭筠撰、而集中庭筠詞僅六十二首、餘有韋莊四十八首、張泌一首、歐陽烱十六首、其非庭筠

所撰、且為總集非專集、已為顯明、而末有漁父十五首、署張志和、曹元忠考李德裕集、尊前集、輿地紀勝諸書、以為張志和漁父詞僅五首、而此集多至十五首、竟無一首相同、因據直齋書錄解題有元真子漁歌碑傳集錄一卷、疑此集所載、當是同時諸賢唱和、或南卓柳宗元所賦者、本題漁父十五首和張志和、鈔本以為衍和字而去之、其說頗為近

理、則是集非庭筠所撰、尤塙實無疑、此蓋北宋人雜錄前賢之詞、以為酒邊嘌唱之用、金匳取香豔之意、與金荃不相涉也、其誤為庭筠所作者、疑此書各首皆著撰者之名字、後多失去、緣旨在嘌唱、不重作家、寫者不審、以書中第一首清平樂上陽春晚為庭筠詞、即漫移溫氏名字於前行、而不知其不相合也、渭南文集跋金匳集、謂飛卿南鄉子八闋

語意工妙、而不知為歐陽炯作也、聲畫集載高宗見黃庭堅所書張志和漁父詞十五首、因從而和之、而不知其非志和作也、宋人不尚考據、初無足異、然可知金匳集誤題溫庭筠漁父十五首誤著張志和、由來久矣、此本原為明正統辛酉海虞吳訥所編四朝名賢詞之一、而鮑淥飲從錢塘汪氏所借鈔者、歸安朱孝臧得之始刊行也、

范文正公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范仲淹撰、仲淹字希文、其先邠州人、後徙家江南、遂為吳縣人、大中祥符八年進士、歷官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卒、贈兵部尚書、謚文正、事蹟具宋史本傳、仲淹詞無專集、即文集亦多不附詞、惟歲寒堂本補編有四闋、蓋後人據選本輯出、初非全帙、觀泰東軒筆錄卷十一云、范文正守邊日、作漁家傲樂

歌數闋、皆以塞下秋來風景異為首句、頗述邊鎮之勞苦、歐陽公嘗呼為窮塞主之詞、今本僅存衡陽雁去一首、李冶敬齋古今黈卷八云、本事曲子、載范文正公、自前二府鎮穰下營百花洲、親製定風波五詞、其第一首云云、尋其聲律、乃與漁家傲正同、傳集無之、而本事曲子亦佚、若無治書、不可知矣、惜其僅引一首耳、龔明之中吳紀聞卷五云、范文

正與歐陽文忠公席上分題、作剔銀燈、皆寓勸世之意、文正云云、今本亦闕、當元忠錄取范集歲寒堂本補編憶王孫、蘇幕遮、漁家傲、御街行四闋、而以定風波、剔銀燈二闋為補遺、又以仲淹次子純仁忠宣公集和韓持國鷓鴣天一首附於其後、合為一卷、朱孝臧取以刊之、即此本也、仲淹漁家傲蒼涼悲壯、慷慨生哀、然發洩盡致、不若花間定西番之

渾厚也、御街行末段、搔首弄姿、嫵媚有態、然筆端纖巧、不若二毛豔體之重大也、至若蘇幕遮一首、前段以流麗之筆寫景、後段直率言情、可知宋初令曲、守唐末之規矩者、但以細密為能、細密則不能高渾、氣勢較大而自成一格者、徒以發越為貴、發越則不能含蓄、仲淹詞餘、雖僅存數首、亦可以覘其變矣、

南陽詞一卷（彊村叢書本）

宋韓維撰、維字持國、潁昌人、以蔭入仕、英宗朝、累除知制誥、神宗即位、為翰林學士、元祐初、拜門下侍郎、太子少傅致仕、紹聖中、坐元祐黨籍、謫均州安置、元符初復官、卒、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從善本書室藏鈔南陽集本中錄出者、西江月、踏莎行、減字木蘭花、浪淘沙、胡擣練令、共五首、附子華踏莎行一首、共西

江月亦呈子華者、子華未詳何人、其減字木蘭花、浪淘沙及附錄一首、闕文甚多、可讀者僅三首、考范純仁嘗和維鷓鴣天一首、見忠宣集、是編無鷓鴣天詞、則篇章亦不全也、然所作均淺薄庸俗、蓋不以詞名、存以備考而已、

臨川先生歌曲一卷補遺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王安石撰。安石字介甫，慶歷二年進士。神宗朝，累除制誥、翰林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荊國公，卒，謚曰文。崇寧間，追封舒王。是編從宋紹興刊臨川集本中錄出，共十八首。補遺乃據無著庵輯本共六首，朱孝臧別撰校記，附於其後。惟樂府雅詞及梅苑，載有甘露歌一首，此本列入，其實甘露歌詩而非詞，臨川集置於詩末，下連歌曲，後人遂誤認為詞，曹元忠跋已詳論矣。安石文章政事，並足名家，其慢詞桂枝香金陵懷古一闋，最為精悍，菩薩蠻、漁家傲、清平樂諸詞，清新婉雅，亦宋代小令之本色。惟安石無意於詞，偶一為之，其浪淘沙云，伊呂兩衰翁，歷徧窮通，一為釣叟一耕傭，若使當時身不遇，老了英雄，湯武偶相逢，風虎雲龍，興亡祇在笑談中，直至如今千載後，誰與爭功，詞頗清曠，而論理言事，漸越詞境，至望江南歸依三寶讚四首，以詞言佛，變離其宗，南部諸賢之風力盡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韋先生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韋驤撰。驤字子駿，錢塘人。皇祐五年進士，除知袁州萍鄉縣，歷福建轉運判官、主客郎中，出為夔路提刑，建中靖國初除知明州，旬日宮祠，以左朝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卒。是編從吳氏瓶花齋藏鈔韋先生集本中錄出者，共十一首，其減字木蘭花勸飲止貢二首，承宋初令曲流滑之風，不可為法者也。惟中間有菩薩蠻和舒信道水心寺會次韻一首，信道乃舒亶之字，舒學士詞亦已不傳，近人輯本有考樂府雅詞有亶菩薩蠻詞二首，一首題次張東道韻，別一首又見花草粹編卷三，與驤同韻次第正合，自無可疑。舒集既佚，故特著之，以供學者考覽焉。

紫陽真人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張伯端撰。伯端[illegible]天台人。熙寧間遊蜀，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說，因改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真人。治平間，訪扶風馬處厚於河東，以所著悟真篇授處厚，曰：願公流布此書，當有會意者。元豐初，趺坐而化，年九十九。悟真篇中有西江月詞十二首，朱孝臧刊之，以備宋詞一家，皆說理之語，修煉之辭，東晉談玄，詩皆平典似道德論，猶為不可，而況以詞寫金丹鉛汞乎。

龍雲先生樂府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劉弇撰。弇字偉明，安福人。元豐二年進士，復中詞科，知峨嵋縣，改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南郊，進大禮賦，除祕書省正字。徽宗立，改著作佐郎，實錄院檢討，事蹟具宋史本傳。前目已著其龍雲集矣，此乃朱祖本藏，取刊其集中之詞也。詞僅七闋，曰寶鼎現、洞仙歌、金明春、內家嬌、安平樂慢、佳人醉、惜雙雙令。弇文章詭趣摩雅，不以詞名家，而所存七闋亦雅暢可誦。復齋漫錄云：劉偉明既喪愛妾，而不能忘，為清平樂詞云：東風依舊，著意隋堤柳，搓得鵞兒黃欲就，天氣清明時候。去年紫陌青門，今朝雨魄雲魂，斷送一生憔悴，能消幾箇黃昏。與唐阿灰之詞有間矣。是七闋之外，尚有清平樂一闋，然花菴詞選以為趙令時作，存疑可也。

寶晉長短句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米芾撰。芾字元章，自稱海岳外史，又稱襄陽漫士，襄陽人，或云吳人。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恩，補校書郎、太常博士，出知無為軍，踰年，召為書畫博士，擢禮部員外郎。大觀二年，罷知淮陽軍。著有畫史、書史、寶章待訪錄、海岳名言、寶晉英光集等書，前目並已分别著錄。此從星鳳閣鈔寶晉英光集中摘出者，詞僅十六首。朱孝臧取蔣氏別下齋本校勘，別撰校記附於其後。襄陽書畫考，米元章甘露寺滿庭芳詞墨跡，為世所重，其警句云：輕濤起，香生玉塵，此作雪濺紫甌圓。推為獨絕。蓋芾天分甚高，故時有妙句，而詠茶詩詞，亦宋人之所長。惟苦不經意，其訴衷情、鷓鴣天、浪淘沙諸首，皆獻壽之詞，更不足重矣。

竹友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謝邁撰。邁字幼槃，臨川人。宋有長沙百家詞本竹友詞一卷，見直齋書錄解題。是編據知聖道齋藏明鈔本以刊首，共十六首，疑亦原出長沙本也。然考王之道相山居士詞，有對雪追和謝幼槃青玉案一首，是編并無青玉案，則非全帙可知。其詞雖不如溪堂之工，然其佚宕之處，亦殊可喜。時有豔詞，如江神子云：破瓜年紀柳腰身，嬾精神，帶羞瞋，手把江梅，冰雪鬬清新。不向鴉兒飛處著，留乞與，眼中人。水精船裏酒粼粼，斂香茵，駐行雲，舞罷歌餘，花困不勝春。問著些兒心底事，纔壓笑，又眉顰。如此嬌[illegible]筆力遒勁，頗似南部諸賢之作也。

畫墁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張舜民撰。舜民字芸叟，自號浮休居士，又號矴齋，邠州人。第進士，元祐初，除監察御史，徽宗朝，為吏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知同州，坐元祐黨，謫貶商州，卒。高宗追贈寶文閣直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從永樂大典畫墁集本中錄出者，江神子、朝中措、賣花聲各一首，[illegible]雜志又載別撰賣花聲一首，共四首。賣花聲題岳陽樓云：木葉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斂芳顏，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陽關。醉袖撫危闌，天淡雲閒，何人此路得生還，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忠厚纏綿，淒涼回蕩，前及用右丞之詩，從虛用香山之句，可謂融化無迹，傳詞雖少，皆可讀也。

北湖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吳則禮撰。則禮字子副，富川人，一作永興人，或云興國人，官至直秘閣、知虢州，晚居豫章，自號北湖居士。是編從知不足齋藏鈔北湖集本中錄出者，共二十七首。詞筆平庸，虞美人對菊云「鮮鮮未恨出闌遲」，自許平生於韻與秋期可以知其志矣。其與田不伐往來，亦可略供參攷也。

頤堂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王灼撰。灼字晦叔，號頤堂，遂寧人，紹興中嘗為幕官。是編據宋乾道刊本以重刊者，共二十一首。灼嘗撰碧雞漫志，詳論樂律文派別，後之考唐宋詞者多資取於是書，其工力匪淺鮮也。所作平穩妥帖，工力亦深。然論詞重學識，作詞重天資，若以碧雞漫志一書，而欲責其作詞如何之工，則又一隅之見矣。

虛靖真君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張繼先撰、繼先字嘉聞、貴溪人、是編據知聖道齋藏明鈔本以刊者、共五十首、內多先天後天之語、長生修煉之言、其點絳脣、祐陵問所帶葫蘆如何不開口、對御作、云、小小葫蘆、生來不大身材矮子兒、在內、無口如何怪、藏得乾坤、此理誰人會、腰間帶、臣今偏愛、勝掛金魚袋、此當說理論事、而以小詞言之、豈其當乎、

陽春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米友仁撰、友仁字元暉、一字尹仁、小字虎兒、自稱懶拙老人、襄陽人、芾子、世號小米、仕至敷文閣直學士、是編據聚珍版寶真齋法書贊本以刊者、共十八首、鮑廷博跋、謂元暉以墨戲繼武南宮、詞翰惜不傳於世、此卷為其自書小詞、南宋時藏金陀岳氏、錄存寶真齋法書贊中、云云、詞後竝有友仁識語、述年月事蹟甚詳、皆可參證、其詞往往於平雅之中、忽見質直之語、似為不倫不類、故就全詞觀之、殊無精湛之處也、

浮溪詞一卷彊村叢書本

宋汪藻撰、藻字彥章、德興人、崇寧進士、高宗朝、累官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兵部侍郎、兼侍講、拜翰林學士、出知外郡、奪職居永州、卒、是編從明刊浮溪文粹本中錄出者、點絳脣二首、小重山一首、共三首、點絳脣云、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箇霜天、閒却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於酒、知稼翁詞注、彥章出守泉南、移知宣城、內不自得、乃賦點絳脣詞云云、其說最塙、而能改齋漫錄玉照新志、並謂此詞在京師作、玉照新志且謂因此詞而被遷謫、則展轉傳聞之誤矣、浩然齋雅談云、汪彥章舟行汴河、見傍岸畫舫、有映簾而窺者、只見其額、賦詞云、小舟簾隙、佳人半露梅妝額、綠雲低映花如刻、恰似秋宵一半銀蟾白、今本無之、蓋有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苕溪樂章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劉一止撰。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宣和三年進士，紹興初，召試，除祕書省校書郎，歷給事中，進敷文閣待制，致仕。其宋有長沙百家詞本劉行簡詞一卷，其書蓋佚，是編據善本書室藏鈔苕溪集本中錄出者，共四十二首。其詞清新秀雅，有淡月疏梅之致。陳振孫云：一止嘗為曉行詞，盛傳京師，號劉曉行。集中喜遷鶯是也。詞云：曉光催角，聽宿鳥未驚，鄰雞先覺，迤邐煙村，馬嘶人起，殘月尚穿林薄。淚痕帶霜微凝，酒力衝寒猶弱。歎倦客，悄不禁重染風塵京洛。追念人別後，心事萬重，難覓孤鴻託。翠幌嬌深，曲屏香暖，爭念歲寒飄泊。怨月恨花煩惱，不是不曾經著。這情味，望一成消減，新來還惡，真能以淡語寫深情也。

赤城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陳克撰。克字子高，自號赤城居士，臨海人，僑居金陵。紹興中，為敕令所刪定官。赤城詞，宋有長沙百家詞本，見直齋書錄解題。其書已佚，是編據林元培校補舊鈔本以刊者，共四十闋，末首虞美人不知所出，永樂大典寄字韻引其鷓鴣天一首，則為此本所無，近人別有輯本較為詳悉。王灼碧雞漫志頗稱其詞。陳振孫曰：陳克詞格頗高麗，晏周之流亞也。周濟曰：晏氏父子，俱非其敵，以方美成，則又擬不以倫，其溫韋高弟乎？比溫則薄，比韋則悍，故當出入二氏之門。陳廷焯曰：陳子高詞，婉雅閑麗，暗合溫韋之旨，晁无咎、毛澤民、万俟雅言等，遠不逮也。今觀集中菩薩蠻諸闋，内有諷刺，外頗綺麗，全守唐五代之榘矱，周陳所言，洵不虛也。

阮戶部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阮閱撰、閱字閎休、舒城人、宣和中、知郴州、建炎初、以中奉大夫知袁州、是編據善本書室藏典雅詞本、以刊者感皇恩、踏莎行、減字木蘭花、錦堂春、共四首、而錦堂春又殘闕不完、按宜春遺事、有閱之洞仙歌贈宜春官妓趙佛奴一首、云趙家姊妹、合在昭陽殿、因甚人間有飛燕、見伊底盡道獨步江南、便江北也何曾慣見、惜伊情性好、不解嗔人、常帶桃花笑時臉、向尊前酒底見了須歸、似恁地能得幾回細看、待不眨眼兒覷着伊、將眨眼工夫看伊幾遍、此今本未載、今並錄焉、

華陽長短句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張綱撰、綱字彥正、金壇人、建炎初、官給事中、以秦檜用事、致仕、檜卒、起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卒、謚文定、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從善本書室藏鈔華陽集本中錄出者、共三十五首、所作頗典麗、惜生日之詞、幾及三之一、略近浮誇耳、

龜溪長短句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沈與求撰、與求字必先、德清人、政和五年進士、高宗時、官至知樞密院事、卒諡忠敏、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從明刊龜溪集中錄出者、浣溪沙二首、江城子二首、共四首、無可稱述、惟江城子二首、並和葉石林、可略供參考耳、

鄱陽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洪皓撰、皓字光弼、鄱陽人、政和五年進士、建炎三年、以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為大金通問使、既至金、金人迫使仕劉豫、皓不從、流遞冷山、復從燕京、凡留十五年、方得歸、以忤秦檜、貶官、安置英州、從袁州、卒、復官、諡忠宣、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據吳伯宛校補舊鈔鄱陽集本以刊者、共十七首、四笑江梅引序與容齋五筆所載、可以參閱、讀之令人愴懷、原闕一首、吳輯補成完璧、厥功匪細、自稱創獲、非虛誇也、皓幽居冰天雪地中、秉志不回、忠長精英、千秋不泯、讀其詞、想見其人、中間雖有闕佚、亦何傷也、

相山居士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王之道撰。之道字彥猷，號相山居士，廬州人。宣和六年進士，官歷陽丞。南渡後累官湖南轉運判官，以朝奉大夫致仕。後以其子藺官樞密使，追贈太師。是編據梅禹金藏明鈔本以刊者，共一百八十三闋。之道喜和古今詞韻，如追和馮正中、蘇東坡、黃魯直、秦少游、鄭毅夫、晁次膺、謝幼槃諸家，和同時詞韻者尤夥。如朱希真、張安國、張文伯、王仲之、魯如晦、董令升等人。其實和韻之詞，偶一為之，本無不可，若以此為事，則有強文就韻之弊矣。然之道忤秦檜，非和議，崇尚氣節，人品至高。其和張安國六州歌頭，雖稍有闕文，忠義之氣，流露行間，惟稍有闕之為可惜耳。

宋有石少宮宛詞本明山詞五見直齋書錄解題

宋徽宗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徽宗皇帝撰。是編據曹君直輯本以刊者，共十八首，惟月上海棠已非全詞。前錄徽廟御集序，其詞兩本互見，則內注校語。詞末則注明出處，並及實事，輯詞體例最善者也。徽宗天資學力，並邁常人，學術詞章，兩臻絕詣。集中如聒龍謠、金蓮遶鳳樓、滿庭芳諸詞，皆典重凝麗。追冊明達皇后、劉妃神主祔別廟諸作，皆為言情之作，納於詞中，自無不可。燕山亭、眼兒媚，皆北地所作。燕山亭後段云：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哀情哽咽，與李後主入宋之作，異曲同工也。惟眼兒媚一首，曹據花草粹編及宣和遺事二書，考南燼紀聞載徽宗北行事云：聞番人吹笳笛聲，嗚

咽如泣。帝與太上太后聞之，曰：與成化樂何如。時太上口占一詞，曰：玉京曾憶舊京華，萬國帝皇家，金殿瓊樓朝吟鳳管，暮弄龍琶，化成人去今蕭索，春夢繞胡沙，向晚不堪回首，坡頭吹徹梅花。少帝唱其詞，復和之，曰：宸傳百戰舊京華，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天傾地坼，忍聽琵琶。如今塞外多離索，迤邐繞胡沙，萬里邦家，伶仃父子，向晚霜花，歌不成曲。三人大哭而止。此當術法，蓋文集也。內玲瓏四犯一闋，不似徽宗手筆，亦可疑也。大晟府樂章闌于宋詞甚鉅，而徽宗全詞不見，為可惜耳。

飄然先生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歐陽澈撰。澈字德明，崇仁人。建炎初，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請誅黃潛善、汪伯彥，與陳東俱論死。後高宗悔之，追贈祕閣修撰，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從善本書室藏鈔歐陽修撰集本中錄出者。蝶戀花、小重山、虞美人各一首，踏莎行、玉樓春各二首，共七首。澈天性忠烈，而詞頗濃麗，然不足十首，亦難遽論定焉。

瀟山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朱翌撰。翌字新仲，舒州人，號瀟山居士，政和間進士，南渡後，寓家桐廬，為中書侍制，忤時宰，謫曲江，晚召還，卜居鄞，自號省事老人，是編從邵二雲藏鈔瀟山集本中錄出者，桃源憶故人、謁金門、點絳脣、朝中措、生查子，共五首，朱希真最賞其點絳脣有梅詞云，流水泠泠，斷橋橫路梅枝亞，雪花飛下，渾似江南畫，白璧青錢，欲買春無價，歸來也，西風平野，一點香隨馬，不為雕琢，自然大雅，耆舊續聞，謂翌十八歲為此詞，未知可信否，諸書以為孫和仲或朱希真所作，則展轉傳聞之誤也，又生查子詠摺疊扇，或以為張安國撰，耆舊續聞云，侍制公生查子詠摺疊扇，嘗親見藁本於公家，今于湖集亦載此詞，蓋張安國嘗為人題此詞於扇也，按今毛本于湖詞不載，蓋已刪去，實為翌作，非孝祥作也。

松隱樂府三卷補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曹勛撰。勛字功顯，陽翟人。宣和五年進士。南渡後，官至昭信軍節度使，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從盧氏抱經樓藏明鈔松隱文集本中錄出，有補遺一卷，乃無著庵據善本書室藏鈔松隱詞補錄也。首為法曲道情，始散序，終第五煞。法曲者，始於隋唐，有法曲部，宋因之。法曲亦是大曲，其所以名為法曲者，以其音調近正，而又隸於法曲部，不隸於教坊也。白居易霓裳羽衣歌自注，言法曲次第甚詳，其實自天寶以後，法曲與胡部大曲，殆分別甚微，名存而實亡，此則有攧遍，則與大曲混合，益顯明矣。集中又有長壽仙促拍，考宋史樂志般涉調有長壽仙大曲，則此為摘遍之體。王國維疑促拍即大曲中之催拍，按調中明言促拍者，勛詞是也，亦有不言而為促拍者，三臺是也。長壽仙與三臺，誠皆大曲，然尋常之詞，有促拍滿路花，而滿路花非大曲也。資暇錄云，三臺今之啐酒三十拍促曲，啐，送酒聲也。珊瑚鉤詩話云，樂部有促拍催酒，謂之三臺，是促拍者謂其拍破碎，詞源所謂非慢二急三拍也。勛嘗從徽宗北狩，又奉使至金迎韋仁太后，集中飲馬歌題云，此腔自虜中傳至邊，飲牛馬，即橫笛吹之，不鼓不拍，聲甚淒斷，聞兀朮每遇對陣之際，吹此，則鏖戰無還期也。此皆集中可珍之材勛為曹組之子，組以豔麗戲謔之詞聞於世，紹興中，勛使金，好事者戲作小詞，具後閒云，單于若問君家世，說與教知，便是紅窗迥底兒。蓋組有紅窗迥戲謔步行戲作慰足一首也。勛詞雖少戲謔之言，而濃艷則相近也。

屏山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劉子翬撰。子翬字彥仲，崇安人，嘗通判興化軍，移疾歸里，築室屏山以終。是編從明刊屏山集中錄出者，蓦山溪、滿庭芳各一首，南歌子二首，共四首，無可稱述，蓋其無意於詞。然如南歌子和章潮洲云：寵辱棋翻局，光陰鳥度枝，顏然徑醉是便宜，擬倩潭風吹綠漲瑤卮，可以想見其胸懷開曠矣。

浮山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仲并撰。并字彌性，江都人，紹興二年進士，晚丞光祿寺，得知蘄州。是編從大典浮山集本中錄出者，共三十二首，詞雖無特異之處，然頗為清勁，亦未可厚非也。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八論浮山集云：并嘗倅湖籍，中有所盼，為作生朝詞，好事者傳誦之，遂漏露，坐謫官，以其詞略曰：爾為瀆倫之詞，曾弗知畏天，其知畏吾法乎云云。今檢集中無此詞，惟有大聖樂令贈小妓一首，浪淘沙贈妓二首，蓦山溪有贈一首，然與直齋所記似不合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

澹齋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李流謙撰。流謙字無變，漢州德陽人。少以父良臣蔭補將仕郎，授成都府靈泉縣尉，調雅州教授，會虞允文宣撫全蜀，置之幕下，尋以薦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力匄補外，改奉議郎，通判潼州府事。是編從大典澹齋集本中錄出者，共二十五首。詞多淺俗蕪弱，存以備一家耳。

鄮峰真隱大曲二卷 彊村叢書本

宋史浩撰。浩字直翁，鄞縣人。紹興十四年進士。孝宗為建王，浩以司封郎中兼直講，即位，遷翰林學士知制誥，累官右丞相，致仕。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據史氏所傳錄四庫真隱漫錄，而孝感以天一閣藏鈔進呈底本校錄出者。卷一為採蓮舞、太清舞、柘枝舞，卷二為花舞、劍舞、漁父舞，其中如採蓮、採蓮舞、柘枝舞，自為大曲。劍舞蓋即劍器舞。劍器亦大曲也。王國維唐宋大曲考云：鄮峰真隱漫錄之太清舞，用太清歌；花舞用蝶戀花；漁父舞用漁家傲，均疊數曲而成，而無排遍入破之名。此亦轉踏之類。史浩徑編於大曲中，其實與大曲無涉。按此說非是。宋稱大曲者，有專名通名二類，專名者，合於純正大曲之遍數；通名者，集成非一遍也。碧雞漫志

云、凡大曲有散序、靸、排遍、攧、延遍省言正攧、入破、虛催、一省言袞實催、袞遍、歇拍、煞袞、始成一曲、與法曲相似、此專名也。夢溪筆談所謂大遍者、有序、引、歌、䥽、嗺、哨、催、攧、袞、破、行、中腔、踏歌之類、凡數十解、此遍名也。轉踏亦得稱為大曲、國維所云、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惟採蓮延遍在攧遍前、草堂詩餘注、今樂府諸大曲凡數十解、於攧前則有排遍、攧後則有延遍、與此異。據三袞之次推之、則先排遍、次攧、次延遍、次正攧、可斷言也。然浩既未分攧與正攧、則延遍之後有攧遍、亦與草堂注不相忤、猶之王灼省言延遍、又僅述二袞也。宋代作舞曲、猶如歐蘇之輩、往往僅作句放樂語、而不製歌詞、鄭僅董穎之流、則又止有歌詞、而無樂語、此則有歌詞、有樂語、且各曲之下、有搬演之狀、最為詳盡者也。又採蓮令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調、乃大曲摘遍、僅見於柳三變樂章集、故萬詞律詞譜、並謂無別首可校。是編採蓮舞中、正有此詞、其句格亦與柳合、又可補證詞譜律、訂正平仄矣。是編原與浩撰小詞、分卷而合編、今以大曲所關匪細、別抄著錄、並將朱孝臧回大曲校記、亦移置本書之末焉。

鄮峯真隱詞曲二卷 彊村叢書本

宋史浩撰。是編為其所製小詞，與其真隱大曲，同出真隱漫錄。朱孝臧謂真翁本不為倚聲專家，落腔失韻，增減文字，往往而有。其實浩詞雖不成體格，然流麗可喜，浩別撰大曲，亦非不知律者。孝臧以此編與大曲分卷而合編，但自今觀之，真隱大曲可供考證者研究，其小詞則惟體是編，故分析錄存，俾考閱者兩得其便焉。

蓮社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張掄撰。掄字才甫，號蓮社居士，履貫未詳。直齋書錄解題：蓮社詞一卷，張掄才甫撰。是編據善本書室藏鈔本，以刊者補逸春光好、壺中天慢二首，乃分從陽春白雪及武陵舊事輯出也。中多道情鼓子詞，應詔所撰。武陵舊事卷七：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駕幸聚景園，知閤張掄進柳梢青。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幸聚景園，掄進壺中天慢。九月十六日，幸緝華堂，掄進臨江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車駕過宮，太上邀官裏便背兒至冷泉堂，同至飛來峯，從苑小廝兒三十人打息氣唱道情。太上云是張掄所撰鼓子詞，皆其證也。勞巽卿跋以鼓子詞不當在蓮社詞中，且疑卷首九闋及陽春白雪一闋為蓮社詞之作，此說大誤。宋人應詔所撰小詞，多入詞集，不知勞氏何

所據而云然也、上九闋中第一首柳梢青、第四首臨江仙皆為應詔所撰、明見武陵舊事、又何所據而云非鼓子詞也、未能詳考、故所論皆非、論雖以詞章邀寵、如燭影搖紅云、今宵誰念泣孤臣、回首長安遠、忠義之情見乎辭矣、

南澗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韓元吉撰、元吉字无咎、潁川人、維之玄孫、以任子仕、歷龍圖閣學士、吏部尚書、嘗居廣信溪南、自號南澗居士、直齋書錄解題歌詞類、焦尾集一卷、韓元吉撰、長沙百家詞中之一也、其書已佚、是編據吳伯宛校補南澗甲乙稿本、以刊者、共八十首、多與辛稼軒陸放翁范石湖諸人相唱和、其詞字句安帖、氣清意遠、家國之感、時露毫端、最著之詞、為好

事近汴京賜宴聞教坊樂有感一首、金史交聘表云、大定十三年三月癸巳朔、宋遣試禮部尚書韓元吉、利州觀察使鄭興裔等、賀萬春節、按孝宗乾道九年、為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好事近當作於此時、詞云、凝碧舊池頭、一聽管絃淒切、多少梨園聲在、總不堪華髮、杏花無處避春愁、也傍野花發、惟有御溝聲斷、似

知人嗚咽、聲情悽切、最似鹿虔扆臨江仙也、

盤洲樂章三卷 彊村叢書本

宋洪适撰、适初名造、後更今名、字景伯、鄱陽人、皓之長子、紹興十二年中博學鴻詞科、官至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謚文忠、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從洪氏晦木齋刊盤洲集本中錄出者、詞多酬應之作、殊無精彩、惟首卷為番禺調笑、句降黃龍舞、句南呂薄媚舞、漁家傲引、四篇、番禺調笑、漁家傲引、蓋調笑轉踏之類、降黃龍、薄媚皆大曲也、不特大曲為舞曲、即調笑轉踏亦舞曲也、番禺調笑、有勾、破子、遣、漁家傲引、有勾、有詞、有破子、有遣、已似大曲、而句降黃龍舞及句南呂薄媚舞、並有勾、答、遣、雖其曲詞不傳、然就勾隊辭觀之、匪獨歌詠故事、而且搬演之矣、此可推知宋代曲舞之演變也、

漢濱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王之望撰、之望字瞻叔、穀城人、徙寓台州、紹興進士、孝宗朝累官參知政事、尋罷去、終知溫州、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從大典漢濱集本中錄出二十七首、又從詞綜補遺輯得練子三首、共三十首、之望操守不堅、其詞亦軟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

芸庵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李洪撰、洪字杞叟、據前目所考、洪為李正民之子、本揚州人、南渡後僑寓海鹽、又嘗移居湖州、官止知藤州、是編從大典芸庵集本中錄出、題路武人、未聞其審、其詞為木蘭花慢、滿庭芳、滿江紅、南鄉子、鷓鴣天、西江月、菩薩蠻各一首、浣溪沙三首、共十首、平庸淺薄、存以備考而已、

雲莊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曾協撰。協字同季，南豐人，肇之孫，纘之子也。據前目所考，紹興中進士不第，以世賞得官。初為長興丞，遷嵊縣丞，繼為鎮江通判，遷臨安通判。乾道九年，權知永州事，以卒。是編從大典雲莊集本中錄出者，共十四首，詞多淺薄不足稱，存以備一家耳。

澹軒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李呂撰。呂字濱老，一字東老，邵武軍光澤人。周必大嘗撰呂墓誌，稱其端莊自重，記誦過人。年四十，即棄科舉，至七十七而卒。是編從永樂大典澹軒集本中錄出者，共二十四首。其詞喜用成句，如臨江仙洞庭懷古云：湖水連天天連水，秋來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帝子有靈能鼓瑟，悽然依舊傷情。微聞蘭芷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全用唐詩，又集中調笑令笑飲、坐博、歌五首，可以推考宋人調笑轉踏之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

雪山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王質撰。質字景文，興國人，紹興三十年進士，官至樞密院編修，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是編乃從聚珍版雪山集本中錄出者，共七十五首，內有二首闕失調名。其詞平庸，然集中有無月不登樓及別素質二首，此兩詞調為各家譜律所未載。又八聲甘州懷張安國詞末自注云：安國死後，在淮南屢降，憑箕作詩詞，偶頌及結字，比生前愈奇偉，淮寧宰陸同，得遺墨尤多。前者可以補詞譜，後者可以廣佚聞也。

誠齋樂府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楊萬里撰。萬里字廷秀，廬陵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光宗朝歷秘書監，出為江東轉運副使，再召皆辭，寧宗朝以寶謨閣學士致仕，卒諡文節。是編從日本舊鈔誠齋集本中錄出者，雖僅八首，頗有可言。第一首為歸去來兮引，並不別著曲牌，前後凡四調，每調三疊，共十二疊，通用一韻。王國維戲曲考原云：其體於大曲為近，雖前此如東坡哨徧隱括歸去來辭者，亦用代言體，然以數曲代一人之言，實自此始。要之曾布董穎大曲，開董解元之先，此曲則為元人套數雜劇之祖，其關係之鉅可知矣。試就其所作論之，好事近七月十三日夜登萬花川谷望月作云：月未到誠齋，先到萬花川谷，不是誠齋無月，隔一林修竹。如今纔是十三夜，月色已如玉，未是秋光奇

絶、看十五十六、真奇人奇語也、

松坡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京鏜撰、鏜字仲遠、豫章人、紹興進士、使金還、擢工部侍郎、出帥蜀、慶元中、拜左丞相、卒、諡莊定、事蹟見宋史本傳、是編乃朱孝臧據彭氏知聖道齋藏明鈔本以刊者、尚未印行、又見吳騫手鈔本、亟校改若干字、別撰校記、附於其後、吳本缺水調歌頭四載分蜀閫一闋、滿江紅道骨仙風一闋、而水調歌頭次永康白使君韻詞後、又有奉陪永康白使君游春城再次韻一詞、是編無之、孝臧已錄全詞於跋中、鏜所作多節序及和韻之詞、無精彩也、

介庵琴趣外篇六卷補一卷（彊村叢書本）

宋趙彥端撰。彥端字德莊，魏王廷美七世孫，乾道淳熙間以直寶文閣知建寧府，終左司郎官。是編（直齋書錄解題[illegible]）乃朱孝臧據汪閬源藏舊鈔以刊者。毛刻本介庵詞一卷，與是編較之，毛本有而是編無者三十二首，孝臧因附列又補編，而是編增多四十餘首。其三十六首見趙師俠坦庵詞，毛跋謂曾見琴趣外篇，章次顛亂，贗作頗多，孝臧疑其雜見坦庵詞中，故有此語，以為彥端宦遊多在湘中暨閩山贛水間，坦庵蹤跡頗同，編者於二家詞未能一一抉別，似未可遽以贗作擯之，故仍依鈔本之舊焉。又毛謂介庵席上贈人清平樂，昔人稱為集中之冠，琴趣逸去，以為坊本亂真，而是編正有此詞，與毛見異。孝臧因別撰校記，附其末焉。且實琴趣外篇之名，明為宋代閩中書肆所刻，與著者詞集之詳略不盡同也。清平樂席上贈人一首，今在卷五中，詞云：桃根桃葉，一樹芳相接，春到江南三二月，迷損東家蝴蝶。殷勤踏取青陽，風前花正低昂，與我同心梔子，報君百結丁香。這詞達意，臻於妙境，謁金門波底夕陽（此本作斜陽）紅溼，為阜陵所賞，其詞中佳處多此類也。

醉翁琴趣外篇六卷 仁和吳氏景宋本

宋歐陽修撰。前目已收六一詞，修詞為仇人所亂，前人已屢言之。毛本删其不經之作，自以為是，而不知其不合也。蓋究述修詞者，皆知其旨，毛以己意删之，豈可據信為修詞原狀乎。以詞污蔑修者，宋有平山堂集，其書已佚，今所傳者有六一詞、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及是編三種。近體樂府亦已著錄。是編淫豔傷雅，混糅穀亂之作，不止望江南、醉蓬萊諸首，疑與宋人所謂平山堂集相似。至於琴趣之名，乃宋代閩中書坊編次詞集之通稱，如山谷琴趣、淮海琴趣、閒齋琴趣、晁氏琴趣、石林琴趣、介庵琴趣皆是也。此編原本蓋亦刻于閩中，前後並無序跋。考吳師道禮部詩話云，近有醉翁琴趣外篇凡六卷，二百餘首，所謂鄙褻之語，往往而是，不止一二也。前題東坡居士序，近八九語，所云散落尊酒間，盛為人所愛尚，猶小技，其上有取焉者，詞氣卑陋，不類坡作，益可以證詞之偽。吳語止此是編共二百零三首，較毛本六一詞多三十餘首，與吳氏所云二百餘首適合。然詩話明云前有偽東坡序八九語，此本所無，尚不得謂為完帙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

竹齋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沈瀛撰。瀛字子壽，吳興人。葉適序其文集，謂吳興沈子壽少入太學，名聞四方，仕四十餘年，絀於王官，再入郡三佐帥幕，公私憔悴，而子壽老矣。其平生業者文字，若性命在身，甲乙自著，累千百首云云。是編（直齋書錄解題竹齋詞一卷）據知聖道齋藏明鈔本以刊者，共八十六首，淺薄平濫，而喜論致知格物之理，尤非詞體所當言者。其插練子存神詞，減字木蘭花十首，修身養性之語，讀之令人悶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

玉蟾先生詩餘一卷續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葛長庚撰。長庚字如晦，閩清人。入道武夷山，初至雷州，繼為白氏子，名玉蟾。嘉定中，詔徵赴闕，館太乙宮，封紫清真人。是編從唐元素校舊鈔玉蟾集本中錄出者，百二十四首，續十一首，共百三十五首，內多餐霞鍊汞之語，非所以言長短句也。而撰作甚夥，徒為費辭，能改齋漫錄，白玉蟾居武夷山中，嘉定間詔徵赴闕，當過武昌，賦酹江月懷古詞，詞品謂其詞雄壯，有意效坡仙，雖為過譽，然在全書之中，此類之詞，較為可取者也。

方舟詩餘詞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李石撰。石字知幾，號方舟，資陽人，乾道中進士，以薦任太學博士，出為成都倅，仕至都官員外郎。是編從大典方舟集中錄出者，共三十四首，內多令曲，措詞婉妙淡遠，其臨江仙云：煙柳疏疏人悄悄，畫樓風外吹笙，倚闌聞喚小紅聲，熏香臨欲睡，玉漏已三更，坐待不來來又去，一方明月中庭，粉牆東畔小橋橫，起來花影下，扇子撲流螢，內則情懷抑鬱，寄託遙深，外則娉婷嫋嫋，如攬嬙施之袂，南宋小令中最可愛之作也。

澗泉詩餘一卷 彊村叢書本

宋韓淲撰。淲字仲止，號澗泉，世居開封，南渡後，其父流寓信州，因隸籍於上饒，以世亂閒居，清苦自守。是編乃朱孝臧據善本書室藏鈔本以刊者，都百九十七首，孝臧屢見傳鈔之本，略有同異，而調下輒摘詞中三數字標題，疑出後人臆注，乃別撰校記附其後。淲為維五世孫，元吉子，數代文章顯耀，當時淲詞委婉有情致，淡雅而濃厚，其工力之深可見矣。其父之詞亦清麗婉，寄託遙深，詞派既同，又並傳詞集，為南北宋之珠玉小山矣。

大還閣琴譜六卷 康熙年刻本

清徐谼撰、谼原名上瀛、別號青山、明亡、更名谼、號石汎、太倉人、性清介豪邁、嗜琴之外、兼習武事、曾兩舉武闈、射必洞中、李闖陷北都、谼悲憤之餘、棄琴仗劍詣軍門、請自効、以留爲佐貳、非所志、謝去、後遂以琴隱、嘉遯吳門、寓居蕭寺中、谼邃於琴理、曾破產徵琴、早歲與嚴天池、張渭川、施磵槃、陳星源諸人遊、諸人者於琴皆具精詣、而谼復能采擷英華、黜靡崇雅、故所造獨優、是書共六卷、所錄凡三十二曲、皆有聲無文、按琴中派別甚爲繁多、地分異派、人各異傳、如浙派尚文、吳楚則無文、各據理見、無肯或讓、平心而論、無文之說較爲近是、正如嚴道澈所云觀漢上之音、師涓能聽而得之、孔子鼓琴得其人、師襄始言爲文王操、可爲無文之證、文自文聲自聲、實爲兩事、尚文者取古曲、隨聲僞詞、牽強傅會、頗可不必耳、吳派創於道澈、青山繼之、遂衍爲大宗、此派論音、主冲澹恬逸、最忌華靡繁響、其意即使工拙不齊、決不令出聲牢瑣、陶冶性情、斯爲正軌也、谼撰是書、生前未付剞劂、以稿授其弟子夏溥、溥爲川湖總督蔡毓

榮幕客、蔡爲之付梓、溥序謂其師手是譜四十年、蓋一生精心結撰也、谼論琴祖述虞山嚴氏、所譜諸曲亦多本其音調而加以潤色、如洞天春曉、漢宮秋等、皆是其中得之秘傳者尤多、和陽春、即得之於施磵槃、而爲嚴氏松絃館所不載、瀟湘一曲、向爲婁東陳愛桐所獨擅、不輕傳世、而獨傳之張渭川、渭川頗自珍祕、後竟傳之谼、谼又傳之夏溥、溥遂得獨步一時、書中諸曲皆數經名家指授、較諸一般之譜、暉分久準、以訛相沿者、迥不相侔、各譜訂註精審、若音明晰、分數準確、句剔抹挑、辨其順逆、吟猱綽注、使之叶和、種種均頗有闡發、學者由此入手、可無陷入歧途之虞焉、卷前附琴況二十四則、專論琴聲、研微盡變、參綜扶玄、論撫彈、謂右之撫絃欲重而不虐、輕而不鄙、疾而不促、緩而不弛、左之按絃若吟若猱、圓而無礙、以綽以注、定而可伸、紆迴曲折、疎而實密、抑揚起伏、斷而復聯、取音精義盡於是矣、至論古時澹豔、謂爭而媚耳曰時、澹而會心曰古、又麤率非古朴、疎慵非冲澹、必寬裕溫龐、不事小巧、令人有遺世獨立之思、琴之爲音、孤高岑寂、不同絃索豔而可悅、清泉

白石、皓月、疎風、脩脩自得、使聽之者遊思縹緲、娛樂之心不知何去、斯之謂澹、噫、厥旨深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誠一堂琴譜六卷 康熙年刻本

清程允基撰、允基字寓山、新安人、與弟允培字景山、並精操縵、幼年受學陳楚白、後請書吳門、過夏于澗、師事之、遂得常熟正傳、後又從胡遠山游、盡其所能、遠山名洵、華亭人、以琴名、固亦熟操也、允基殫心學求、博訪師友、虛懷請益、用是所造獨優、書輯琴學與字學、略同、運腕用臂力、指節用堅實、一也、有輕重、有順逆、有向背結搆、一也、或欹或縱、或疎或密、一也、體骨遒勁、風致瀟灑、一也、高古純朴、超妙入神、一也、曾文傳琴約云、琴為聖樂、非以藝言、習琴之友、必期博雅端方、不可輕浮佻達、傳琴首嚴音律、兼重指法、習者須心悅誠服、然後授受分明、又須心堅志決、期於有成、琴為養性之具、非資糊口、取友為先、勿講酬儀、蓋粹然琴師也、是書據允基自序、謂係選所得於心、通其音之義、足以和人意氣、感發善心者、凡三十六曲、詳加釐訂、付之梓人、書共六卷、自魯風起、分宮商角徵羽為五卷、商角調、黃鐘調、邊宮調、蕤賓調、無射調、姑洗調為一卷、攷其所收、同大還閣者計十八曲、其中除徵羽一調落雁闕如、餘咸採入、為數

洽當全書之半、諸段字調、悉遵守之、此當為受自于澗者、其中瀟湘一曲、青山傳之于澗、得獨步一時、于澗後傳之允基、可謂直接薪火矣、允基此曲識語云、水雲聲二段、須低聲緩度、但使絃中有音、勿令指下帶煞、方為合式、泛音後跌蕩處、全憑活潑、而舒徐緊促、俱要神意安閒、有雲水容與之態、為妙、能洞識玄奧矣、餘如雉朝飛、烏夜啼等曲、奇音妙趣、皆本青山之製、琴川古調原無急音、此等曲皆在擯棄之列、經徐氏變通急徐、斟酌損益、至急之中、須具有頓挫、並能得安閒之致、於是蓋成名操、致琴譜之製、有明漸盛、集大成者、共推嚴天池、彼病時師編習繁聲、淫哇流蕩、而已獨幽閒寄致、追尋古調、使之趨於古淡清雅、青山繼之、音調指法、益臻精妙、諸派之中、吳遂稱最、譜中尚有六合遊一曲、比較罕傳、此曲一名騏氣、音調意味、迴異尋常、允基於洙水遇老琴師華甯然、華史可法幕客、謂鼓琴不可不習騏氣、彼以老不能傳、令求之胡遠山、遂得斯曲、允基尚著琴談一書、闡明指法、廣徵故實、稱精構焉、

琴箋一卷 藝圃搜奇本

明屠隆撰、隆字緯真、一字長卿、鄞縣人、舉萬曆五年進士、官至禮部主事、有由拳集、栖真館集、行世、隆為人倜儻不羈、令青浦時、日招名士飲酒賦詩、遊九峯三泖、以仙令自許、然不廢吏事、得民愛戴、後罷官歸、益縱情詩酒、詩文率不經意、一揮數紙、嘗戲命兩人對案拈二題、各賦百韻、咄嗟之間、二章立就、子婦沈氏與女瑤瑟、並能詩、隆有所作、輒和之、兩家兄弟合刻其詩曰留香草、可稱一門風雅也、是書所述、皆關琴事賞鑑及情趣種種、論琴為雅樂、可藉以養性修身、纔不善操、亦當備置、正如淵明所云、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音、非徒以絲桐為悅耳計也、按琴之為物、士大夫向視為修身理性之具、非可僅以藝言、其中趣味、常在琴外、受用不盡在聲色間、嗜古之士、多事蓄藏、甚至有石瓷攫木之製、非希琴音、祇似賞玩耳、書中歷舉琴色、斷紋、取材、及軫徽絃諸端、多係參據舊說、惟識見膚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出手臆撓、涉于妄誕者、如論琴材以桐木近寺觀聞鐘鼓聲者最佳、指吳越錢氏得天臺寺中對瀑布泉屋柱斲

琴事爲證、不知此乃空曠之地、易產佳木之故、與鐘鼓何涉、古有以木魚鼓腔晨夕近鐘鼓、可爲良材之說、已屬荒謬、此更不倫矣、蓋琴材貴桐、以其堅實、予烤或曝期以木液竭淨、故諺語有新爲桐舊爲銅之說、論琴室謂可於屋中地下埋置大缸、缸中懸銅鐘、上蓋板鋪、以之助鳴、此尤不經之甚、若云琴室須擇空曠清幽之地、使聲透澈而弗散漫、斯爲近理、更能覓高林巖洞地境清寂之區、拂絃一弄、塵慮盡消、斯爲至樂、又何事埋缸懸銅爲、直想入非非矣、書中記歷代製琴專家、如唐之雷文張越、宋之琴局及施木舟、元之朱致遠、明之錢塘高騰祝海鶴輩、可備掌故、又謂撫琴宜當春秋二候、對天氣澄和之夜之月、宜對巖桂江梅等清香而色不艷之花、宜臨松風澗響、宜焚水沉生香、洵爲高人雅興、要之、是書祇爲漫述琴趣、文人筆墨、隆國雅人、然非深知琴事者、彼尚有書箋帖箋畫箋諸作、大抵皆同一斯旨云、

琴曆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撰人闕、隋志有琴曆頭簿一卷、唐志有琴集曆頭拍簿一卷、均不著撰人、殆即是書、惟久已亡佚、清馬國翰由初學記太平御覽中輯出、遂以所引爲題、國翰字詞溪、號竹吾、山東歷城人、道光壬辰進士、曾任陝西洛川石泉等縣知縣、隴州知州、性嗜典籍、簿書之暇、殫心撰討、不遺餘力、晚歸林下、猶復矻矻孜孜、纂輯無虛日、於輯佚之學最爲有功、著有玉函山房輯佚書、目耕帖等、是書據所輯凡琴曲三十有八、皆僅具曲目、惟烏夜啼有註、曰宋臨川王義慶爲江州刺史、爲文帝所徵、家人大懼、妓妾聞烏啼聲思而成曲、其中首一目爲蔡氏五弄、按此實爲五曲、即游春、淥水、幽居、坐愁、秋思是也、廣博物志載、蔡邕雅好琴道、嘉平初、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弄、南曲有澗、冬夏常淥、故作淥水弄、中曲即鬼谷所居、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弄、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故作坐愁弄、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弄、又有長清、短清、長側、短側四目、按此爲嵇康作、謂之嵇氏

四弄與蔡氏五弄通稱九大弄又明君胡笳原爲二曲竟併作一目爲輯者之誤餘目中如雙鳳離鸞歸風送遠均屬名操西京雜記云慶安世年十五爲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爲雙鳳離鸞之曲又云趙后善爲歸風送遠之操中惟中暉清暢志清蟹行清看客清便僻清婉轉清六曲爲所罕見足資賅聞又攷是書所錄如琴操中之將歸猗蘭龜山等古操皆未著錄而首錄蔡氏五弄復及嵇中散殆爲六朝時人所撰云

枯木禪琴譜八卷 光緒癸巳刻本

清釋空塵撰空塵號雲閒道人又號枯木禪如皋人同光間卓錫姑蘇虎邱鮮吟咏精繪事自幼嗜琴自序謂初就學於菩提院牧村長老繼從羽士趙逸峯燕城丁綏安淮山喬子衡蒙其悉心指授研究義理卅年又謂攜琴訪道歷燕齊趙越凡善琴者必詣之一一聆納蓋亦久耽斯道者空塵雖主於蘇門而時往來江浙間名山古刹蹤跡殆遍從學之者甚衆是書即爲弟子僧起海俗錢發榮等所校訂付梓書凡八卷卷一論琴聲撮錄舊說其十六則即蝶庵十六法惟字句略事更易如改滑爲活等攷談琴之書自明以來互相輾轉抄襲令人惜然莫究所出且所更易常不及原始非僅妄自作聰甚且儼然以爲己有實屬可鄙之甚空塵惜未能免此其中述上絃調絃之法詳明可取如上絃次第先五至七再一至三此固爲定法必須如此者以一絃易急急則恐七絃有斷絕之虞也調絃初學散泛爲難先宜按以實音調應仙翁用大間大間者中隔兩絃也俱在九徽與上絃和應相似小間小間者中隔一絃也應在十徽惟

三絃應在十徽八分、方與散音五絃相和、語簡意賅、的屬當行、卷二論製曲、主先明題、神因題而合、調按節以成句讀、須音韻諧叶、無相奪倫、其中連間貫注、緩急跌宕、原無拘執、各出心裁、可謂洞識原委、領會竅秘者、所錄歷代聖賢名錄、一如舊譜、惟增僧覺道、智和、義海數人、意示有本也、卷三至卷八皆載曲譜、中為空塵生平所熟操二十餘曲、及自著數曲、空塵論琴、不守宗派、但主性情、故譜中間有增減、自稱以五知齋、自遠堂二譜為宗、孜琴譜之作、雖夥而出諸方外之手者則甚少、是書可謂鳳毛麟角矣、

治心齋琴譜錄要五卷 乾隆年刊本

清王善撰、善字元伯、號真侯、長安人、家世業琴、父叔均精嫺、善自幼即沈潛於此、契心律呂、力究四十餘年、深關手理數之微、非徒以記譜勤操為事者、乾隆間陝藩帥努蘭訪之、為奏曲、驚服、時年已古稀、遂命二子從之學、善性謙退、重操守、固一誠實君子也、是可謂能得琴之用者矣、是書共五卷、卷一錄琴像及字母指法、所論或採自前人、或出己見、極為着實、並於左右彈按之外、別舉兩手合用指法、俾不相淆亂、易於覽記、最便初學、卷二為音律損益、還相為宮、隔八隔六相生諸說、為善所精到、自序云歷來講樂者、非不精研細究、議論鑿鑿、而孜其所言、率多深渺難窮、於是反覆參稽、晝夜思維、詳究泛調、細按絲徽、以應律合音為驗、不以支離泛論為法、其中論琴律旋宮諸調、每宮各有何聲、取何絃為倡、以何絃取何律為均、至每律各為一宮、每宮各有五調、用律取音、亦各有法、一一製圖說明、其五調安絃圖中、於審調辨音、明確簡易、三準十二律諸調絃徽位次圖中自岳至

龣分上中下三準、徽分音律位次悉列、三準各具五聲之位、十二律[illegible]具足、諸調絃徽皆以統宗五調十二律絃徽七音相次圖中、謂先分五調散五音、次分三準、實按五音、其次自徽外以漸而上、其音由濁而清、順五音之序以相生、五調七絃音位以此推求、製為黃鐘均等五圖、以宮統調、以調統聲、並附歌訣、使一絃之中、三宮二十音七絃、各有定位、秩然不亂、添譜操曲、可以為式、此皆他譜之所未及、非深通律理者不能為也、卷三至卷五為曲譜、凡三十二操、諸譜琴操目次、皆以五音排列、如宮音某操、商音某操、茲以調統音、列為五均、每均何曲、每曲何音、目中皆予詳註、如平沙一操、書成三行、一行寫指法、二行寫音、三行寫律、學者按譜可知曲各有調、調各有音、此亦為他譜所不及、譜有自作曲四、曰幽澗泉、曰陋室銘、曰讀易、曰精忠詞、皆善讀其詞、有所愛好、即倚聲成譜、如善者可謂琴家中之具有發明與創見者矣、

五知齋琴譜八卷 雍正年刻本

清徐俊撰、俊字越千、揚州人、精操縵、秉承家學、抱其傳器、遊於公卿學士間、父祺、字大生、殫心徽音、畢生講求、所遺譜稿、未付剞劂、康熙間、俊遊皖江、獲交燕山周魯封、亦素具琹癖者、相與參訂、為之梓行、自稱茲譜考訂四十餘年、集海內新舊名譜名家藏本、參以己見、蓋為兩世所粹心致力者也、是書共八卷、卷一載琴譜諸論、及上絃調絃之法、大多參酌舊說、惟述指法、本諸徐氏萬峯閣訂正修補、輙有新見、以大指向徽曰毛、向身曰尸、仍遵古譜、又別仰毛作仛、此指固屬無何意趣、然若輕重得宜、亦殊清脆可聽、存以區別、可見精細、按琴譜製作、全賴乎指法之詳備、舍此實莫繇明瞭也、書中論鼓琴首尾須用緩、中間連絡兼緊、首緩字字有生發、尾緩字字

有結束，撫琴先須識題目，一曲有一曲之宮商節奏，琴中亦有腔調板眼，必須頓挫疾徐，貫串連絡，以至入慢收音，復起結尾，始終不懈，方為盡善，非潛心默會、講習年深者不克道此。又載歷代琴式及琴家名錄，自伏羲、神農迄嚴天池、徐青山輩均錄入。卷二至卷八為曲譜，所收凡三十三曲，各繫解題，惟皆因襲臆說，如張良進履、墨翟悲絲，荒誕附會，

多見淺陋耳。題下標註派屬及絃徽按應，於勾剔抹挑，區其順逆向背，並及徽之分數，勾使涵清，加句讀圈斷，以警渾彈，如塞上鴻，即由破碎零落中訂補而成，極盡參攷揣摩之事，甚為可取。書中有琴齋宜備八則，並附收琴修琴之法，深具心得，啟前人之所未逮。向來琴徽安置折疊分寸極難準確，此中指出自山至龍齦對折居中為七徽，以七徽至岳

山對折居中為四徽，以七徽至岳山三折，一折為五徽，再折為二徽，三折與岳山齊。四徽至岳山對折為一徽，五徽至七徽五折，從五徽取二折，則六徽，從二徽一折則三徽，後之八九等徽以七徽至焦尾與前折相同，個中竅秘，數語罄盡。又琴之護軫，向因用灰漆，極易剝落，主改用檀梨，可以堅久，取秋角為代甲、雁翎管尖為護指，亦屬善法。舊琴放久，

每斷紋折縱，多以瓦灰漆補之，所謂剖圍方竹杖，漆却斷紋琴是也。此中發明以鹿角灰取金銅細末修之，務使復返元，始得音靈透，不致徒為五柳先生所有也。復創製琹几，上嵌琴磚，開孔以容護軫，既免失跌之虞，又乏推移之勞，撫時平穩不移，詢稱巧思矣。

琴言一卷 學海類編本

元吳澄撰、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宋時嘗舉進士不中、至元間、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後數徵、皆至官、即推疾而去、至大元年召為國子監丞、陞司業、澄講學旦燃燭堂上、諸生受業、日昃退、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嘗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者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蓋澄之學出於饒雙峯、兼師程紹開、有折中朱陸意、後又謝去、俄復召進、泰定時充經筵講官、至治末、請老而歸、元統元年卒、年八十五、謚文正、學者稱草廬先生、澄貫通經傳、用力聖賢之學、居常以道統自任、著有孝經章句、三禮考註、易春秋禮記纂言、又校正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等、是書僅十則、為一卷、附指法譜、蓋澄養性適情之作也、書中所論、皆置琴動操取聲以及品德脩養之事、極稱精當、謂置琴案上、軫前須容掌、以便轉軫、身坐正對五徽、彈絃不得過四徽下、指不得浮漂、亦不得重滯、入絃欲淺、按絃欲實、又須理會手勢、注及甲肉、此實為鼓琴要規、歷明迄清、咸遵守而毋敢或踰者、蓋心口當五六徽之間、左右手往來上下、始游刃有餘、彈過四徽、取聲即索、若浮漂重滯、則病失濇澀、入淺按實、斯能盡法、此中之事、手勢最為緊要、琴中取音惟指是賴、須指節堅實、毫不苟且、使能得清脆之響、至甲肉之分、關乎剛柔、托、抹、勾、打必須甲肉相半、劈、挑、剔、摘又純然取之甲中也、又謂撫琴不可傴身疊足、搖首舞唇、須識得古人製曲意旨、勿徒取聲、此

亦緊要、固品固須高雅、識須卓超也、更謂遇知音升樓閣登山憩谷坐石游泉可彈對俗子娼優酒檻塵囂則當避藏之有好而邀之者、為之一鼓、否則囊琴自適而已夫琴雅道也、古云、琴者禁也禁邪歸正以和人心文人學士、輒以之理性修身故最忌麤俗、澄道學家自尤當齗齗於此焉所附指法譜、解說簡略不及用指之細、舊譜每多如是云

澄鑒堂琴譜 乾隆癸巳澄鑒堂重刊本

清徐常遇撰常遇字二勲別號五老人、廣陵人、平生潛心琴藝造境精絕、著有曲譜指法、探微洩奧、發古未盡子二曰禕字晉臣曰祐字周臣、並善操縵、禕尤卓優、嘗囊琴遨遊四方康熙辛壬間抵京師集報國寺、撫絃角藝四座傾倒聖祖聞其名召見暢春院祐禕對鼓數曲均邀賞賚、談琴者合稱江南二徐云所交多王公鉅卿歲丁酉年希堯以故誼詔之主白下索其曲譜并指法稿為付梓東書中自爲琴[illegible][illegible]

是書凡經三刻初刻於康熙壬午、或稱響山堂琴譜、丁酉年希堯再刻乾隆癸巳其孫依采又重刻分二卷自云以古譜指法究解甚簡、較訂未全、已避跡北山僧舍嚴加考訂審音辨調、附以己意、撰成斯帙、其言有右手彈欲斷絃以却輕浮、又欲用而得中、以[illegible]細分麤暴彈近岳山則過剛下四徽則過柔、故聲有高朗雄壯則欲剛輕揚淡蕩則欲柔融和溫雅則欲中和、或有過四五徽而彈者此琴之所大禁也、惟泛音則欲近岳山彈之左如蜻蜓點水之輕、右如斷絃

之重其聲方得清亮此泛音之要訣也大抵指頭不可離絃離絃則失手勢如挑七指靠于六勾四指靠于五則手勢雅而音聲實矣左手按如入木以求堅實必須用力不覺使指法文雅然後取音蓋音難概論有甲音有肉音有甲肉相半音甲音惟於大指甲上取用於二三四徽之間若用肉音則音不清矣肉音于大指節上取用于吟猱及走音則無煞聲甲肉相半音于甲指之傍取以半甲取其清半肉取其潤清潤相兼而音始妙至吟猱及走音要避甲取肉則

多溫潤之音而名指純肉惟取堅實而不浮則為妙用爾云極盡精妙堪稱斲輪老手矣所釋字母大體同於徐青山萬峯閣惟較之更為精晰詳盡且獨具卓識發明甚多如謂弓下指不可太剛太剛則暴指入絃不可太深太深則音濁不知者皆以指着絃而出過處前音妙于何取用夫正正則出前音隱隱不絶始稱妙訣公義取其聲之急速前重後輕一氣摘去名指練就堅勁衆響均和方得其趣也舊譜與芭有別謂大指于八徽彈而得聲即下九徽或吟或不

吟已不用彈名指隨按下十徽大指即爪起一聲曰掐起又如大指按九徽用彈一聲而名指隨按下十徽大指即爪起一聲曰對起殊不知此俱係掐也併合為一可免學者之惑其琴譜不分卷共錄三十七曲皆淳古淡泊之音氣味近於常熟學者書尊之為廣陵派云

天聞閣琴譜十六卷光緒二年成都葉氏刻本

清唐彝銘撰。彝銘字松僊，號古幽居士，陝西邠州人，幼嗜音律，後得唐琴，遂殫力研習，數年無間寒暑，晰夕撫弄，至忘寢食，惟苦乏師承，終覺茫昧。光緒初，彝銘筮仕入蜀，署篆江陽，遇曹稚雲。稚雲，杭州人，名琴師也，聲聞當代，於南北諸家宗派靡不嫻熟。延至署中，事以師禮，懇懇講求，盡其所學。後又獲交青城張孔山道士，亦精操縵，遂相與薈集明清以來諸名譜，審慎選擇，取精擷腴，其得解者存之，未盡解者去之，

裒次成書。友人成都葉介福，孔山弟子，為之付梓。書凡十六卷，外卷首三卷，附錄一卷。十六卷中計所採錄之書，有西峯琴譜、琴譜合璧、琴苑、大還閣、誠一堂、松風閣、德音堂、琴懷堂、五知齋、治心齋、春草堂、自遠堂等，復間載其師曹稚雲所授者、及張孔山之作，共百十三曲，其中一曲亦間收兩作，如高山錄春草堂，又錄張孔山作，關雎並錄春草堂、琴懷堂，蓋以各取所長也。卷首三卷，中卷上所錄說律字譜旋宮本義、十二調等，皆係本自梅華菴卷中，為學琴須知，中論

桐材及斲製方法，出琴苑。其論上弦和弦之法，則皆出自心裁，頗能合乎實際，如云凡上合樂琴弦必以笙笛定之，唐宋以來多定中律，均以工字定五弦，餘弦依五弦而上，若弦弦以管定，是笨伯矣。蓋合樂與眾樂齊作，金石與竹匏土革木之音，皆有一定，惟絲音緊慢無定，故必以匏竹之音定之。傳曰：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謂合樂也。凡上獨彈琴弦，不必泥以管定。上弦必需人吹管，亦不便，大都不離乎中呂均，蓋調在十二律高下之次，位居第六，最為得中，所云頗

可正以管定律之執拗焉。又附琴壇十二要、講琴捫匣、梓囊拂薦及弦軸龍齦等事。卷下載手勢指訣，字母源流等，皆錄自五知齋。附錄一卷，全錄誠一堂琴談紀事要之，此書主旨在取人之善，自不得以一家言視之也。

琴旨申邱一卷光緒己丑刻本

清劉人熙撰人熙瀏陽人官工部主事嗜音樂慕其鄉邱之稑律呂之學以邱氏所著律音彙攷論琹甚簡爰作是書名曰申邱即申邱之稑之義也人熙於叙意篇中謂邱君統論衆樂於琹為簡初學操縵未易貫通余惺妙旨之終閟特為引申且祛未寤校邱字穀士平生究心律呂道光間曾被聘設局縣中攷求文廟樂舞乃按律製器率衆肄習當時瀏陽之樂頗負盛名迨光緒戊子楚南人士官京朝者彔具書并具行事籲請從祀鄉賢又人熙是書即作於己丑正其鄉人倡發邱氏之學之日也是書分正體釋徵釋絃中琴表大琴表明準甄俗旋宮導和制器闡義同聲叙意共十三篇內分論琴制絃徵審音旋律之理無甚特見惟其釋絃篇中以考古者皆主三絃為宮之說以三絃為宮二應七為下羽一應六為下徵趣時者又以一絃為宮二至五絃為商角徵羽六絃為少宮七絃為少商是二說者水火相爭是丹非素漢唐以來未之能一邱氏即尊攷古之說人熙則以二說皆是三絃為宮者原本管子地員篇曰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所以是成羽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徵羽之數大於宮用徵羽之倍數故曰下徵下羽今之大古加重絃是也正樂也於大琴宜一絃為宮者史記所載律書曰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徵羽之數小於宮此五絃之本數也六用一之半數七用二之半數故曰少宮少商今所通用蘇杭之絃皆是也燕樂也於中琴宜又製中琴大琴二表以明之餘如明準制器諸篇中則為依據邱氏以排簫定律呂之說加以申叙而已又其同聲篇中謂左右張二琴剪小紙鳶加其上鼓左宮則右宮之鳶飛鼓右商則左商之鳶翔獨張

一琴、鼓宮宮躍、鼓商商翥、此又近於妄談云、

德音堂琴譜十卷 康熙辛丑刻本

清郭裕齋撰、其名不可攷、裕齋蓋字也、晉陽人、雅擅琴道、因遊武林、獲交汪天榮、天榮字蒨心、新安人、亦嗜琴、遂出所訂譜授之、天榮因校輯而付諸梓、是書共十卷、前四卷首列歷代聖賢名錄、自伏羲神農迄於韋子寅尹芝仙輩、凡百四十三人、此蓋依據楊表正對音捷要琴譜而增入馬明生蕭祐宋暕之王晉叔王剛秦珏楊英陶道真省涓智和以及表正尚未及錄之劉御王一德韋子寅尹芝仙輩、以意示此皆

古來操縵名手、第審其所舉、率為信筆掇拾、都無體例、如楊雄居柳子厚之後、李太白處嵇康之先、且其中遺漏尚多、殊無可取、攷錄載歷代彈琴聖賢、永樂琴書集成已及之、迨後皆輾轉抄襲、此當屬琴史之事、非詳莫徵、似此簡陋、實無謂也、次錄歷代琴式、自伏羲迄蕃吡利子、凡五十一式、各為製圖標名、實則盡憑揣臆而出者、次錄關於五音審辨論攷以及絃徽指法撫弄所宜所病、於諸家所論無甚異同、其述上絃、謂新絃要緊過夜、絃慢自和平、有聲音韻清脆

若初上不緊次早定然皮慢不嚮舊絃則又不宜太緊恐絃絕謂上絃不必依古琴置膝間可將琴豎橛上站立上之如此其絃易試用力少又減省工夫又述定絃調絃按徽開勾等等所述雖非創說實本體驗今日操縵仍遵守之指法字母所列較誠一堂大還閣皆為簡略舊譜固皆如是其中尸毛二字遵依古說以大指入絃向身內彈入為尸大指出絃向徽外彈出為毛如此者蓋以立法之初以彈琴為主故用大指向身內彈者謂尸為入向徽外彈者謂毛為出及嚴天池以凡用大指肉向徽外彈者謂擘為入大指甲向身內彈者謂托為出此蓋因抹勾用肉挑剔用甲而嚴氏以指之陰陽分別內外也又如所云名指按絃食中不可豎起致使吟猱不活彈法不可兩手翻覆扯鑽吟猱劈柴勾剔均為精語卷五以下為曲譜所收凡三十二曲多根據舊譜加以釐訂中收尹芝仙作崆峒引歸來曲夏峯歌蘇門長嘯爛柯行參同禊安樂窩共七曲蓋為所私淑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琴曲譜錄一卷 說郛本

宋僧居月撰居月錢塘人生平行蹟無考是書又名琴書類集首云凡諸調弄諸家譜錄分為三古若論琴操之始則伏羲上古明矣今並取堯制神人暢等諸典為上古秦始皇制詠道德等為中古蔡邕制遊春等五弄為下古並列之於左其所列自神人暢迄幽蘭操凡六十八目為上古琴弄名自詠道德迄飛天白雀凡五十五目為中古琴弄名自遊春迄鴻雁來賓凡百目為下古琴弄名致記載琴曲之書前有琴操琴歷今據以與琴操校無歌詩五曲之白駒無九引之思歸引琴引無河間雜歌二十一章之箕山操周太伯周金縢儀鳳歌龍虵歌崔子渡河操信立退怨歌曾子歸耕梁山操諫不違歌莊周獨處吟孔子厄三士窮霍將軍歌怨曠思惟歌如此居月當未見琴操以與今存太平御覽中琴歷諸曲校無雙鳳離鸞歸風送遠清調瑟調大遊小遊白魚歎臨汝侯子安之流漸涸雙燕離陽春弄悅弄連弄悅人弄連珠弄中揮清暢志清蟹行清看客清便僻清婉轉清

居月自又未見琴歷如此此書當係由諸書信手抄撮而成茲經細審所列紕誤之處匯勘如思親操為舜作此云堯岐山操為太王作此云文王箜篌引霍里子高作楚引龍丘高作而竟以之入中古神鳳梁甫一曲兩收稽氏四弄失載短側各目之下雖間註作者然脫遺過多實為可憾原古曲作者誰屬可云盡出傅會即琴操所錄亦多與經傳不合殊難一一糾正祇作故事姑言之而姑聽之可耳

萬峯閣指法閟箋 大還閣刻本

清徐谼撰谼號石汎原名上瀛號青山太倉人以名家子破產學琴從嚴天池施磵槃張渭川陳星源諸人遊奄有諸人之所長秉性清介明亡遂以琴隱遯居吳門蕭寺晚歲結茅穹窿蓬蒿滿徑不自知釜生魚甑生塵也所著大還閣琴譜繼松弦閣後取古淡清雅之音去纖靡繁促之響黜俗歸雅最為近古與天池並稱熟操二大師焉是書專為闡明指法而作內中所論皆獨自有得之言自稱舊日指法甚簡毫無精意示人茲以心得秘詮

明闡其旨殊為要訣按自曹柔作減字法傳用以來諸譜指法率皆簡略如右指八法擘托抹挑勾剔打摘皆僅註何指及出絃入絃而已學者實無繇明瞭其奧細谼於此詮釋精詳辨謬正訛示以捷徑其論尸要以大指豎起靠絃而出不可仰擘擘於琴面致聲粗厲重濁木必正出不可斜掃又不可太重使絃撲面常在一徽內出聲庶雅清健之音其必於三四徽外彈出最為弊病乙要以甲

尖從空懸落於絃中一下，而虛靈無礙，勺則以中指肉帶肉抵絃，重抵輕出，先肉後甲，始可得堅實中和之聲，另以肘腕平懸，令指得活潑之機，然後用甲尖正正剔出，則聲可清和。又左指按徽，必須取準，而徽之分數尤要。又必按絃堅實，法當用力不覺。其論吟猱綽注，謂于按絃取音在指按處往來搖動，上下不出三四分，先大後小，一轉一收，約四五餘轉即收于本位而止。才往來搖動，約過本位五六分，大于吟，而多急烈音，取淵大蒼老，善用吟猱者必使入絃不煞，為上。種種闡微抉奧，前無古人。餘各字亦均有精解。五知齋、澄鑒堂等譜指法咸本其說，影響於後世琴家者至為深遠，厥功偉矣。

山門新語二卷（光緒癸巳六聲草堂刻本）

清周贇撰。贇字子美，一字蓉裳，別號山門山人，寧國人。曾中同治甲子鄉榜，光緒丙戌春官報罷，授青陽訓導。所撰尚有史學驪珠、發蒙五字箴等。贇與祖及父均俱畸性，咸豐庚申春，太平軍據寧國，贇與父鳩合鄉人與之抗，父殁，遺命出乃祖於道光末所製五色神旗以壯軍威，抗守鳳岡，曾以少數敗敵。贇祖及父皆善言韵學，贇自言幼時讀字，輒讀去聲為二，而誤以其次聲為入聲，長而因思平聲有陰陽，則去聲亦有陰陽。經潛心封見，凡一字收平去兩韻者，平聲為陰，則其去聲必為陽；平聲為陽，則其去聲必為陰。因集字為六聲圖，殊不知此乃轉入平讀之誤耳。得有六讀之事，而贇即據是以相傳會，指琴律即為中國切音之成法，故是書亦名曰琴律切音。書共二卷，卷一為琴律十二圖說，卷二為音韵十論，切音分氣圖說、四聲分部合韵同聲譜、琴律分氣合聲說，立論極盡牙鑿附會之能。彼以論音須論氣，故以六氣分韻，每一音定其氣之出於何臟，六氣有肝心肺腎三

焦也此皆出於脾成吼字應黃鍾之宮於是按五音六律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得三十音而為韻母能包孕全韻之音然後音有定序切有定法蓋惟中國之音韻通乎律呂故中國之音母必原於琴律呂之制之出於中國以中國得天地之中氣也以三十韻母應二極列宿以同調分宮與日月交會之度相符為古來以天文分音之始以平聲應中土以仄聲應三洲為以地理論音之始以象數之奇耦多寡定六聲為以易理分音之始以五官四體為人之形五正變為

人之聲氣以成聲而理亦賦焉為以人倫分音之始似此荒誕不經之論不一而足直卜筮方技之流耳贊於書中論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講十幹十二支為天地之運帝王之紀乃忽指為兵戈天災刑罪殺傷羞辱器具之本義且於建元之歲進之後終咸豐之年兵革不息上諭僅批其引證尚為瞻洽頗於小學有裨而曰尚曰頗則其書可見矣噫贊之識亦可見矣

自遠堂琴譜十二卷 嘉慶年刻本

清吳灴撰灴字仕伯揚州人少受指法於同郡徐錦堂改維揚徐氏世以琴名如徐二勳父子及徐大生父子皆聲望卓著其澄鑒堂五知齋諸譜行世已久操縵之士奉為圭臬二勳有子二曰周臣晉臣均能光大家學享譽海內錦堂名依采即晉臣子也灴既獲從之學後得與徐越千同游越千名俊大生子也灴以揚人承其鄉先輩衣鉢可謂淵源有本矣維時當乾隆間揚州繁富甲天下一時名士薈集工琴之

士若金陵吳宮心蜻山吳重光曲江沈江門新安江麗田等皆彙集斯地灴又盡得與之講求研習遂卓然為名師嘉慶間松太道李廷敬延致幕中講授琴學時年已八十餘矣訂成此譜李為之付梓全書作十二卷卷一摘錄律呂正義之論絲樂者數篇為皇極定聲以示之準律識絃徽之理蓋鑒於琴與律呂管音生聲取分本自不同後人誤讀管子呂氏春秋諸書以十二律呂涵入琴音分配愈巧去之愈遠正義一書以五聲數論琴定一絃為倍徵之分可闢從

來言樂者之謬誤。書中首述明管音絃音全半應聲之不同，此蓋以絃之體實，賴人力鼓動而生聲，絃長則音緩，短則音急，長短緩急之閒，全半相應之理以生。管之體虛，假人氣沖觸而成音，與絃之體實者不同，故徑同者其全半不相應，求其相應，則徑亦必減半始可耳。次明管律絃度五聲二變取分之不同，此蓋以管律絃度首音與八音應聲取分不同，故其閒所生五聲二變之度分亦隨之而各異。次明絲樂絃音不可以十二律呂之度取分，以其與律呂管音所

生五聲二變之度分不同。次定絲樂絃音清濁二均之度分，備載五聲二變之清濁，以定絃音各分之等差。卷二節録王坦琴旨爲録要，作上下二卷。王書原本正義之旨，多所闡發，更製有圖說，分晰詳明，録此得籍以闡操聲器之原焉。卷三爲指法，就已往諸名家指法加以釐訂，取其切當，後附載陳氏樂書及琴學大全、太古遺音諸書所論手勢及上絃調絃之法。卷四至卷十二爲曲譜，計宮調宮音十曲，宮調徵音十三曲，宮調商音十四曲，宮調羽音十曲，宮調角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五曲，徵調宮音二曲，徵調商音三曲，商調宮音二曲，商調羽音一曲，外有文各調三十曲，共九十曲，可謂夥矣。其所採録，皆參據大還、萬松、松絃、德音、澄鑒、五知等書彙集而成，不作一家之言，不守宗派之見，可謂兼容並包者矣。

碣石調幽蘭一卷 古逸叢書本

梁丘公撰、據卷首小序稱、丘公字明、會稽人也、梁末隱於九疑山、妙絕楚調、於幽蘭一曲、尤特精絕、以其聲微而志遠、而不堪授人、以陳禎明三年、授宜都王叔明、隨開皇十年、於丹陽縣卒、無子傳之、其聲遂簡、云云、是書原流傳於日本、為唐人鈔寫卷子、光緒間、遵義黎庶昌奉使彼邦、睹之、遂景刻入古逸叢書、是書日本澀江全善、森立之同編經籍訪古志曾箸録、云原本京師某氏所藏、書法遒勁、字字飛動、審是李

唐人真蹟、今觀是刻、甚符所稱、至足珍視、卷首標題、曰碣石調幽蘭序一名倚蘭、按琴操謂古琴曲有十二操、二曰猗蘭操、其題下解曰、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過隱谷之中、見薌蘭獨茂、喟然歎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為伍、譬猶賢者不逢時、與鄙夫為倫也、乃止車援琴鼓之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自傷不逢時、託辭於薌蘭云、吳兢樂府古題要解載有碣石篇、名謂為晉樂、故此調當為漢唐以來之名操也、其譜前題曰幽蘭第五、尾又題曰碣石調幽蘭第五、並註曰、此弄宜緩消息彈之、此蓋即所云以其聲微而志遠、而不堪授人之故也、其曰第五者、當為琴譜叢抄之次第、譜中均直書字、此為未作減字法以前之式、致其中所謂宮商角徵羽文武、即今稱為正調之一二三四五六七絃、譜分四拍、即今四段、意其取聲與今絕異、按彈兩絃雙聲為多、此為古人於琴瑟不用單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證、指法間有異同、如蠲字與今之疊捐不同、今用於一絃作兩聲、而彼用於兩絃作一聲、末字與今譜之抹、豆字與今譜之逗、均不同、又按彈多不註明某徽某絃、殊為疎忽、然古琴譜傳於今者至稀、此實為魯靈光焉、卷後坿録楚調千金調等五十九曲目、其中如辭漢、招賢、悲風、拂隴頭、楚客吟、秋風、均頗罕聞、自為當時之所流行者云、

琴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唐趙惟暕撰原作三卷見唐志崇文總目陳氏書錄解題並著錄惟宋志惟暕作惟簡此當係因暕簡同音誤讀所致宋秘書目琴書作琴經此或為所見之本別有異名至暕各目時作暕此係手民之誤因字書中原無暕字也原書久佚是書為清馬國翰就太平御覽中輯出作一卷國翰字詞溪號竹吾歷城人舉道光壬辰進士曾任洛川知縣隴州知州性嗜輯佚終身殫心搜覓有玉函山房輯佚書為有清輯佚

鉅著其搜羅之完備卷帙之繁富堪推第一攷惟暕崇文目稱其為唐翰林待詔陳錄稱前進士滁州全椒尉其書內容崇文目謂略述琴製叙古諸典及善琴人姓名玉海謂述製琴律呂上古琴名弦法共十二篇今按馬氏所輯如昔者至人伏羲氏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始畫八卦削桐為琴自堯相傳善琴者八十餘人有八十餘様雖少有差大體相似皆長三尺六寸法朞之數也上圓而斂象天也下方而平法地也十三徽配十二律餘一象閏也本五絃宮商角徵羽也加二絃文武也至後漢蔡邕又加二絃象九星在人法九竅其様有異傳於四代所象鳳首翅足尾南方朱雀為樂之主也五分其身以三為上以二為下三天兩地之義也上廣下狹尊卑之象也中翅八寸象八風腰廣四寸象四時軫圓象陽轉而不窮也等條則是述製琴律呂與絃法者如琴高以琴養性初學於雞浮山後游四海或傳翕高非也師涓紂之樂官也善鼓琴感四馬嘘天仰秣或曰師曠傳雖二疑即是一等條則

是記善琴人姓名且兼及攷證之事者此外如云堯制神人暢舜彈五絃之琴可為叙古諸典者是書載有天寶間潁陽李氏處女於女仙人受琴清風弄等五十曲事則知惟暕為中唐以後人也秘書目又載琴心三卷亦惟暕撰葉德輝疑即一書所疑甚是

春草堂琴譜六卷 乾隆年刻本

清曹尚絅、蘇璟、戴源合撰、尚絅字炳文、號澹齋、璟、字琴山、源字蘭崖、皆杭州人、酷嗜琴藝、志同道合、為琴中密友、乾隆甲子、其友壺水閻沛年、字晴峯者、亦嗜琴、遂取三人稿付之梓、全書凡六卷、卷前冠載指法字樣、琴說、鼓琴八則、三篇、指法一篇、甚簡畧、止取自己所習用者述之、大體不出諸家所論、琴說為璟撰、其中述琴律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理、並舉其律數、辨以中呂後生黃鍾之說為非、後述明以黃鍾為宮之均、與以大呂為宮之均等等聲律如何配合、並就琴上絃位、分配律呂、而糾正俗呼諸調之誤、其論調琴之法、曰、琴分十三徽、其徽分之長短、與律呂相符、散絃為全律、七徽當全律之半、按之與散絃同、四徽又居半律之半、按之亦與散絃同、故謂之三準、以散絃而三分之、五徽為一分、九徽為一分、龍齦為一分、三分損一、則九徽乃本絃之生音也、宮絃按之得徵商絃按之得羽、角絃按之得變宮、徵絃按之得商、羽絃按之得角、五徽亦然、凡泛音皆在三分折半處、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實本同一音、其不同者亦屬相生者也、此為述宮調按泛聲聲位、於琴曲為用最多、琴學八則為源撰、論鼓琴之法、大要同於莊蝶菴十六法、及徐青山谿山琴況二十四論、但亦間有精到、如云按節合拍、須視曲之緩急、以定節之疾徐、彈琴須調氣、調氣之道在能換氣、氣換於音轉之時、而展宕於句段之末、音調先熟於心、呼吸直通於指、氣調則神暇、一切局脊之態自無矣、又須鍊骨、鍊骨之法、不僅於指上求之、有週身之全力焉、形必端、氣必肅、使筋骨有所凜而不懈、自是舒臂運腕、指節堅凝、與作書之法無異、久而自然、舉重若輕、觸指皆成金石聲矣、種種實為鼓琴祕訣、蓋斯藝要事、固全繫之於指上也、卷一迄卷五為琴曲、曰黃鍾均凡五曲、曰夾鍾均一曲、曰中呂均凡十五曲、曰夷則均凡二曲、曰無射均凡五曲、共二十七曲、各曲下皆註明所屬之音、意在分別五調五音、勿使舛錯、其中多有是正之處、如辨猗蘭之非商音、而為宮音、平沙之為宮音、而非角音等、卷六為戴源就人所共習之平沙一曲、製黃鍾、夾鍾、夷則、無射

四均宮音譜、蓋昔人用中呂均度此曲、茲將其移于黃鐘等四均、俾證明度譜既定宮音者不能易以他音而調可遞更此調可鼓是曲、他調亦可鼓是曲也、綜觀全書其於琴理頗具心得、且能看重實際焉、

蕉庵琴譜四卷 光緒三年刻本

清秦維瀚撰、維瀚字延青、號蕉庵、廣陵人、秉性沖澹、嗜古獨深、尤寢饋琴道、嘗蓄唐琴宋研、固風雅人也、咸豐間洪楊亂起、維揚三經兵燹、生產蕩然、遂攜琴渡江而南、奔走吳越之間、曾留蘇撫丁日昌幕、維瀚弱冠即精琴理、年逾五十、尚朝夕操習不倦、蓋亦深癖于琴者、光緒丙子歿、歿後其弟履亨與其門人僧小航校刻所遺琴譜、譜凡四卷、卷一首載琴式面背諸稱及琴制絃度徽分音律旋宮轉調清濁二均表、其說皆本諸律呂正義、稱述琴絃巨細所以分各絃全度之音、琴徽疏密所以節制各絃五聲二變之分、以協和其聲調、蓋由絃以定五音位次、絲綸巨細、至有關係、而徽之為用、按七絃之各分與全絃互相應和、以定五音之位、五音之位各有其分、某分所在、即應某聲、合七絃之五聲各分俱全、就一絃之各分五聲可備、又就各絃之全分而倍半分之、節節有五聲之正、節節有二變之位、又以清濁二均一十四調更絃之法、並某絃某律呂某聲字、詳列為表、以為調琴

之規、次載字母析註及指法、並上古舊指法、皆係逸錄五知齋者、卷二至卷四載曲譜、分宮音徵音商音羽音角音及外調、共三十四目、多為五知齋自遠堂諸譜所攷近世以來廣陵徐氏以琴名世維瀚殆以鄉人而奉其傳者也、各曲之下、根據舊說、載有釋題實則頗可不必深究其本源、只問堪否成樂已耳、昔人每斥普庵咒為非古、而以悲絲出墨翟、殊屬無謂、書中敘述曲之情趣意指、多自有得之言、更兼及鼓奏、如述風雷引以其音滔亮幽奇、宜於緊彈重彈、使

句句風雲、聲聲雷雨、彈時一氣貫串到底、須細辨勺乜方得入神、風雲雷雨自宛在目前、蒼江夜雨、其音似手龍吟、須以清泠和緩之調寫飄逸動蕩之勢、有若龍之昂霄而聳壑者然、指與在高其絃、堅其指、肅其神、練其氣、所載各曲、雖多為諸家舊傳、亦頗加參攷損益、自序云、以平日所習之琴曲、悉心參攷、去牴牾、綴簡要、務使合於中和雅正之遺、耽嗜垂三十年、略能窺其旨要、被之絲桐、當無音不合律之嫌、今審其所製、尚不失純樸恬雅之正云、

琴譜諧聲六卷 嘉慶庚辰刻本

清周顯祖撰、顯字乃甫、一字靜淵、金谿人、生當嘉道間、耽心樂事、寢饋有年、善琴蕭、尤精邃律呂之理、所撰是書、亦名聽真軒琴譜、通稱之曰琴蕭合譜、蓋指其中所載曲譜、有為琴蕭合奏而言也、書共六卷、有道光辛巳萍鄉劉鳳誥序、卷一曰音律統解、劉序云周君靜淵、書縱遊吳會江淮、得其故友楊存質琴解心好之、而不皆是之、自製音律統解、系以諸圖、今觀書中大旨謂堂上之樂以絲音為主、堂下之樂以竹

音為主、而絲樂所重、又惟琴瑟為樂最古、生聲最正、況具聲變之義者、尤莫如琴、按此言良是、琴音非惟最正、且聲調完備、一絃可得三四十聲、絃器之中可稱最優、又謂律學須本之樂記、以明其體、本之大司樂以達其用、參之漢志之三統、以詣其微、三統又以天統為綱、天統各絃七聲之分、皆應陽律一均、其清宮調各絃七聲之分、亦皆應陰呂一均、絃音宮調得與律呂相和為用者、止此一調、商調人統、惟五正聲陰陽得以相應為準、徵調地統、七聲有變徵一聲相

雜此外五正聲得絃度之正分者或雜入陰呂之音
其得陽分之音者又或值二變之位故周禮大司樂
三宮漢律歷志三統所取止此三調而三調又獨重
角宮一均今定絃以三絃為宮是也其轉絃皆視此
調為準云云按琴中之調統聲而為用七絃宮商角
徵羽為五散聲一二兩絃與六七兩絃則倍半相同
宮調者即三絃為宮以次推七絃為羽一二絃為倍
徵倍羽顯祖所論殆即此也卷二為依據律呂正義
十四均五十六調法並各絃各分聲律字色列為圖

表曰調均聲律表及諸調聲律表附樂法辨誤就歷
代律調之說一一抉疑訂謬獨具見地元元本本非
張目眩詞者可比卷三至卷六為曲譜而其首載琴
簫合譜合論十三則及簫製二式此即本書之特點
其中推論琴簫製造之原並探討古今簫式斟酌盡
善俾與琴合云琴聲簫所不易傳者有滾拂潑剌搯
撮等音吹時放活以帶度為妙或直讓過琴音所謂
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至上下進復退復等音反宜
字字傳寫然亦有宜讓過處惟琴曲精熟而後能達

簫之妙趣耳此蓋以琴為主使簫與之相就絃之高
低固定於簫而簫之聲韻則倚乎琴也亦可謂良工
心苦矣所收各曲大率傳自友朋或準諸舊譜惟皆
經顯祖刪易參訂其中秋塞吟滄海龍吟梅花三弄
風入松漢宮秋五曲為琴簫合譜字母與工尺並列
其跋滄海有云舊譜起調拂一至六大撮蓋拂二至
七至六小息耳一起已烟波浩淼要之作此最忌滑
熟安翔徐徊中而覺蒼涼滿目斯為近之所言極中
肯綮按彈此曲確可得此情景耳卷末附列已製采

真一曲采真者取莊子天運篇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句意跋云或謂莊子天運篇文境正如張樂洞庭無
首無尾未易捉摸竊嘗指而數之所謂奏之以人者
其事乎徵之以天者其聲律之應乎行之以禮義者
有序而不亂也建之以太清者太清聲氣之元建之
為主非主調乎于是以為莊叟之言固有繩墨可尋
特非塗郤守神不足以臻其妙耳予既私測其指趣
遂以遊心其間得夷則正弄十二段致自創琴曲有
清以還如尹爾韜莊臻鳳輩所製皆盛傳於世顧此

事至難，非摩習既久，心知其意，不克為之，顧祖不媿琴家矣。

希韶閣琴譜五卷 光緒四年刻本

清黃曉珊撰。曉珊號漱石山農，敦州人。工詩，善畫，兼習青烏岐黃術，旁及鐫篆、壬遁、星命、雜技，罔不通曉。尤盡心於琴。家先世蓄古琴一，幼即好之，苦無明師傳授。咸同間，粵亂起，投筆從戎，駐滬遇景山李處士，李故粹於琴，因就學焉。兵馬倥偬中無譜可據，僅賴指授，亦略得梗概。後抵懷城，游南山古剎，正援琴撫水仙操，有道人號鐵蓮者，倚廊而聽，既而笑之曰：「佳則佳矣，未盡善也。」於是轉請其一鼓。道人置琴席上，撫絃動操，覺和風滿座，衆山皆響，遂拜懇受業。道人即授以指法祕竅，留旬餘辭去。自是曉珊遂以琴名。後搜採指法名操，詳加釐定，輯為是譜。今觀茲譜全書卷首一卷，初集二卷，續集二卷。前有光緒五年曉珊自序，後有張惟儁跋。卷首為關於琴學雜論，皆為五音、十三徽、七絃考論，以及指法十要、指下十善、五功五能、上絃調絃諸法、字母左右手勢等，此皆選錄徐氏五知齋者。惟其中琴之象形一篇，五知齋德音堂均載之，為論琴頭腰及上下形式尺寸，而此竟於文

中增錄藏琴故事、殊覺不倫、琴書句多抄襲、不標所出、情近掠奪、最為可鄙、雖名家亦輒不免、書愚有清攷據風氣、龍蓋全代、惟於琴學未書影响、其因襲誇飾之處、甚於明人、能於其中小有發明者、即稱名手矣、即就是譜而論、非惟一切出於抄襲、即凡例亦皆抄錄、甚且一字不易、但於字母指法則小有發明、字母係抄錄五知齋、而於定吟下論藏吟之法、有謂長吟急吟大猱急猱、勢必上下走貫、至若細吟以及少息、手原暫可不動、將大指藏于四指之下、隱隱吟之、聲愈幽柔、而音愈沉潔、既無離玄之空、又無形迹之忙、云云、則為極具經驗心得、可補諸譜所未備、於左右手圖勢、係根據大還閣等書、而於勾剔撥按、增製詳圖、此亦為佳處可指者、其初集所收凡二十四曲、續集所收凡二十曲、共四十四曲、大多採自大還閣、五知齋德音堂等書、曲中注語跋文亦一併抄錄、間收雜曲、如耍罷髻金門詩漏等、惟所採尚稱完備、大曲如洞天、箕山、羽化、秋鴻、胡笳均載入云、

琴學正聲六卷 康熙乙未刻本

清沈琯撰、琯字秋田、號螺灣、古農、上元人、少嗜琴、長而益篤、自少至老、栖心幾四十年、畢所造臻於妙境、琯之學、受自新安羅子敬、羅則本乎李季寅、韓石畊、蓋所謂金陵派也、是書撰成於康熙乙未、據箸者自稱、為感於坊譜罣漏、久缺講求、嗜音者多、習理者寡、故早夜尋思、博求往籍、稽聲律以溯其源、訂指法以闢其晦、製曲伸暢操之旨、考音辨聲理之訛、今按其書共作六卷、於中討論指法聲律者最多、並撮錄古今論琴之書、其意蓋趨重琴理琴事、非同一般琴譜盡載曲操也、卷一首錄虞汝明古琴疏、謝希逸雅琴名錄、二書原在陶氏說郛中、琯即由之迻錄、次為攷古琴制、古琴辨、斲琴名家、凡三篇、亦皆抄輯爾雅風俗通以及趙希鵠洞天晴錄、屠隆琴箋等書、惟於本文之後、時附註己見、以為參證、非一味抄襲者比、其斲琴名家一篇、列自隋迄清凡三十六人、並及清之朱翔之、胡晉章、王繼明等、殊為可取、已

往似此之作，固甚少也。惜其中稍有疏漏，近如明之高騰、祝海鶴輩，即付闕如，是可憾耳。卷二述指法，獨具見解，於字母詮釋詳明。卷三論聲律弦徽諸理，其中有琴翼四章，經緯詳細註解，中論述五音相生、十三徽與五音分截為度部位，及七絃五音相疊而生一百五音之理，為瑄論琴所本，全書精粹亦即在此。琴翼者，為余穀齋所授，瑄於聲律求通，序中稱甲申歸自吳門，過石頭菴一叩余穀齋先生，曰審法察音聲律，固所當論，此樂之筌蹄也。酌古準今，是在親器窮理。先生出琴翼一編，以示由此按譜尋聲，披圖考訂，參證於經傳子史古今圖譜若干餘本，始獲知古今聲律之旨，少辨後人外謬之失，因為循理發明，妄加論正，蓋其書本文為余穀齋撰，瑄予註解也。其書又名聲律求通云。卷四論述五聲二變義理，竝採宋人詩餘，按相生相合正定易澂之法，訂五聲二變音考七章。卷五凡[illegible]篇，其琴理管窺、曲操[illegible]聞、無文琴論三篇，皆瑄作，多屬泛論，無甚精義。又三篇，為録逸居月琴曲譜録，薈輯古琴曲操歌辭及鄭樵古曲十二操辨。卷六為青山琴況及蘇軾雜書琴事二種，綜觀全書所論，厥有二端：一為論琴理，即本其琴翼中琴分三截，聲各有五，一百五音之說，予以闡發；一為攷琴事，即捜拾古今書籍所載，加以論訂。用意雖良善，第失之雜冗漫無統系為可議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琴疏一卷說郛本

明虞汝明撰汝明吳郡人博雅嗜古書法琴技並所精擅是書前有小序云少好書復好琴至老不衰近尤喜觀虞初夷堅家言中有琴事輒命毛先生志之名曰古琴疏始于伏羲終于六代凡若干則汝明此書盖由小說家言中搜集而成所具事蹟多已往言琴專書所不載故清官修古今圖書集成以及私家所撰如琴談琴學正聲等書均採錄之今觀其書自上古迄於六朝搜輯閎於琴事之遺聞瑣語雖所採閒涉荒誕不經然皆為往古佳聞快傳要為談琴者所不廢且夫上古之事易涉幻奧宋朱長文琴史取裁稱為盤潔而述古代琴家亦皆属神妙不可思議以之傳信史固不足以言據以之成佳話則自可存如所載張弘靜有古琴漆光盡退色如墨石銘曰落花流水一夕聞鼠聲甚急懼囓琴書命婢以大燭之見有斷絃繫得一鼠弘靜異之改名曰鼠畏虞炎會稽人少時至泰望山見獵人得一鹿向炎悲鳴炎買而放之後過山下遇一人贈以古琴忽不見背有芝英書不可辨後示沈約約覽久之曰土離塵曾獲貝遇丈惠至驃騎十女字也是時已為丈惠太子所重官至驃騎將軍矣沈嘆異久之盖土離塵鹿也曾獲貝贈也始悟其為放鹿報也二則皆極具趣味可以傳誦其中於人物有黃帝素女晏龍鄒屠氏帝相祝牧笛淑虞炎張弘靜等皆琴史所無又於中可得琴名頗夥如伏羲之丹維祖床委文衡華晏龍之蘭首義輔蓮明白民簡開垂漆賀濤之嘯魚恒壽宋太祖之靡玉柳文暢之春風等約有五十餘皆雅琴名錄所未收是均足以補其闕焉惜書終於六朝唐以後琴中固尚多佳事可採錄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研露樓琴譜四卷 乾隆丙戌刻本

清崔應階撰。應階字吉升，號拙圃，湖北江夏人。由廕生授順天府通判，雍正間擢山西汾州府知府，後歷任湖南、江蘇、山東、福建等省按察使、布政使，巡撫及閩浙總督、漕運總督等顯職。應階爲人明敏幹練，歷任封圻，多所興建，一生雖身居顯要，性極嗜琴藝。自序云曩在蘆溝，遇休甯程子湘皐，曾授關雎、欵乃等曲。及自晉返楚，獲交吾鄉王受白，鶴貌鷗心，寄情古雅，與余往來豫楚間幾三十年，得其秘傳十餘操，高古淡遠，不同凡響，倘所謂中州派者非歟。應階以佐貳起家，非比科甲，而竟能於政事之暇，殫心操縵，懃懃懇懇，就教名師，其風流雅韻，實爲難能。焉是書共四卷。卷首一卷，卷首載目録、指法。其指法本自松風閣，按松風閣指法原爲莊蝶庵所作，程穎庵子以改訂者，其短在過於簡畧，實不及萬峯閣、澄鑒堂之詮釋詳明，易使領悟也。卷一至卷四所收凡二十曲，自序云戊寅陳臯、吳門適受白郎君如熙來從余遊，是蓋其先人遺韻者，余因出向所録受白譜數卷，擇其雅俗共賞者凡二十曲，相與手訂，未竣，適移東藩，謬晉中丞，倏又九年矣。今政暇，揀出，復較命張子松孫録以付梓。據此，是書應階殆受自鄉人王受白，復與其子如熙合訂之。訂輯之年爲乾隆戊寅，刊刻則在乾隆丙戌也。彼自云爲中州派，攷琴學之中派別甚多，意趣逈然不侔，所謂熱派之清淡，金陵派之頓挫，蜀派之險音，吳派之含蓄，中州派、浙派之綢繆是也。實則聲音之道，能兼取各長，俾集衆妙，方爲全美，固不可過執成見也。書中塞上鴻曲云爲燕山唐松濤所授，又名龍灣散人，善中州琴數十曲，著作烏仙吟曲。雅朝飛一曲云是曲陳愛桐所授張渭川者，愛桐不授其嗣星源而授渭川，以渭川能盡其妙也。渭川既授於余，余亦不欲漫傳於世，因留譜焉。讀此則知王受白於琴，亦爲頗具源淵者矣。

雅琴名録一卷 説郛本

宋謝莊撰。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美容儀，善屬文，與王微並負盛譽，仕至中書令光祿大夫，泰始二年卒，宋長史琴史載其名，云史雖不言其善，故傳希逸作琴名，今所存古人名氏班班可識，意即希逸所撰也，非屬意於絲桐者，詎能惓惓於此哉。攷莊所撰琴書尚有琴論一卷，見宋志，琴譜三均手訣一卷，見崇文總目，惟隋唐志皆不載，二書且久佚，琴論郭茂倩樂府詩集曾引之，琴譜三均手

訣王伯厚嘗疑為偽託，然謂莊嫻於琴藝，固無不可焉。是書焦竑國史經籍志曾著録，今審其內容，僅列琴名，計大琴、中琴、小琴、頌琴、月琴、素琴、清角、鳳凰、號鐘、繞梁、綠綺、清英、蕉尾、怡神、寒玉、百納、響泉、韻磬、荔枝、冰清、春雷、玉振、黄鵠、秋嘯、鳴玉、瓊響、秋籟、懷古、南薰、大雅、松雪、浮磬、奔雷、存古、冠古、涉深、天球、混沌材、玲瓏、萬壑松、雪夜冰、玉澗鳴泉、石上清泉、秋塘寒玉、九霄環珮、洗凡、清絶、秋霄、雷石、悲風為數，凡五十。攷大

中小琴名並舉，見陳暘樂書，謂五絃之琴，小琴之制也，兩倍之而為十絃，中琴之制也，四倍之而為二十絃，大琴之制也云云，陳氏之前則止散見於樂記爾雅諸書。自頌琴至荔枝十六琴名亦見陳氏書中，其春雷、玉振、瓊響、松雪、浮磬、奔雷、存古、冠古、萬壑松諸名，皆見周密視聽抄。荔枝琴，樂書云荔枝性堅，文真色正，而音切，生於南閩，以芳實美味聞，裁之為琴，非古也，其自侍御史尉遲君與之始乎，尉遲與之所成，其斷自長樂

馮端乎，唐人馮宿述之以詔後世，是物不自異，宏之具在人乎。百納琴，樂書云唐沂公李勉素好雅琴，嘗取桐孫之精者雜綴為之，謂之百納琴，用蝸殼為暉，其間三面尤絶異，通謂之響泉韻磬焉。據此，是書當非莊作，想係元明間人所偽撰者也。按説郛一書，初雖纂於陶南村，而清順治間姚安陶珽復加編次，多所羼入，故其中杜撰偽標，所在皆有，是書或即其一也。

峯抱樓琴譜　道光年刻本

清沈浩撰。浩字文淵，號夢花，又號紫石山人，桐鄉人。天懷清曠，善吟詠，工書畫，尤注意琴學。年十五從人傳琴律，甫一月，已得精奥。後得友人贈以琴名中和，明潞王所置也。張而鼓之，音節清亮，自是益銳志斯道。有沈學善者，字遵生，杭州人，耽心琴事幾三十年，妙解安絃點繁，崇古。浩從之遊，數月，即盡得秘旨。如浩者，於琴亦可謂具有夙根者矣。後更欲訪平湖徐絅齋，叩求指授，未果，竟以病歿，年僅二十有一。其弟湋既梓其遺稿，復專琴譜爲兄所屬意，因輯所習二十餘曲，就正於徐絅齋。絅齋爲之去取點定，以付剞劂。絅齋名光燦，字鳳輝，絅齋其號也，隱居清溪，精粹琴理，以霹靂引曲獨步一時，且享壽最高。序是譜時在道光丙戌，其年已九十有四。是譜不分卷，首載目錄、指法，次宮音二曲、商音三曲、角音二曲、徵音四曲、羽音三曲、徵羽調一曲、㽔賓調一曲，共十六曲。前有道光乙酉沈增序、道光丙戌徐光燦序、道光五年沈學善序，後有道光乙酉弟淳跋。今審譜中所載宮音之靜觀吟、秋江夜泊，角音之列子御風、良宵引，徵音之關雎，羽音之春曉吟、漢宮秋，徵羽調之平沙落雁，㽔賓調之瀟湘水雲九曲，皆依據大還閣，其餘鷗鷺忘機、梅花三弄、水仙操、普庵咒等曲，則多本於五知齋、春草堂、自遠堂諸書。各曲皆具譜無文，惟四大景一曲附有文詞，此原爲遊戲小品也。據沈增序，謂浩所撫水仙、塞鴻、瀟湘、列子等十有餘曲，皆高古澹遠，一時絕調。徐光燦序亦謂於其所習之譜，知性情和平，興趣高雅云云。由是而知浩天性恬澹，散逸，故於琴接近青山。按琴中派別雖多，要皆憑人性情所嗜，淡遠者厭惡豪放，幽峭者輕視清明，此固天性使然，不可勉强。琴派之中，有所謂虞山、金陵、浙中、中州、西蜀、八閩、兩廣等等之別，皆各具理說，雖或失之偏執，然實以人地關繫之不同，所秉遂異，蓋爲自然之趨勢焉。

一經廬琴學二卷 道光乙巳刊本

清姚配中撰。配中字仲虞，安徽旌德人。治經邃於易，工書，依包慎伯法，求得隋以前十餘種唐碑之佳者六十餘種，朝夕弄管，寒暑無閒。此之外惟好琴，以琴自閑者幾二十年，得窺奥秘，是書撰於道光癸巳甲午間。據自序云：竊于舊譜有不安者，逆于耳，拂於心，深知其誤而未遑正也。閱王氏琴會辨論，詳明導我先路。癸巳甲午歲，讀書于棲真山麓，心無旁騖，日有餘暇，因即最所講求者詳說而條記之，貫通而約該之，不欲託諸空談也。全書分上下二卷，卷上論律呂宮調與絃徽之理，所論本自王坦琴旨，第一論管絃異同，以絃之取聲與管不同，但其數則一，俱各得自宮至清角之十二聲，並指出上下倍半相生之數；第二論體用一定之理數，以五聲十二調其立體為用有一定之理，一定之數，故將琴之七絃每絃細分之，各如其絃之數，而以宮數上生下生諸數布之于絃，各絃數之合某聲者，即命之為某聲，宮數上下相生所得之數有倍有半，而琴自一徽至焦尾，巨細之聲

遂因之而定；第三論羽角有清有濁，為吟猱一定之位，以五聲宮徵商各得兩聲，獨羽角有濁有清，各得三聲，蓋羽角之位，下有本聲之濁，上有本聲之清，故徵商但以聲為用，而羽角之位獨用吟猱，其自下吟而上也，由濁羽濁角引而至于正羽正角，其自上猱而下也，由清羽清角引而至于正羽正角，上下往來不出其位；其第四、第五、第六為論倍徵為京房六十律六十之所本，論徵商羽角四調與宮調相出入，論一絃為宮並行不悖，並製有律呂相生宮數下生上生一絃為徵一絃為宮諸圖，按琴旨原本諸律呂正義而加以推闡。此書本其說，前此吳仕柏之自遠堂即本其說于此，殆同出一揆。卷下為曲譜，凡十五曲，分宮調十二音，曰宮音凡三曲，曰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濁商濁羽濁角清羽清角等音各一曲，凡係舊譜均予注明，以示所本，不注者即為己譜。己譜之曲凡七，曰東皋舒嘯，曰立靡緩，曰小洞天，曰羽角變清，曰郢中歌，曰雲鶴遊天，曰清角遺音，並於十五曲均撰有題解。配中稱其製曲命名取義或本之古人，或一

時寄意皆非無謂而漫入之者秋夜吟懷秋情靡託爰為題解十五章一以導絲桐之趣一以抒鬱滯之思倚琴而歌自成唱和動盪血脈通流精神實正性用情之一助今觀其所譜亦頗獲古趣以儒者而事琴藝究不庸凡焉

廣陵散譜一卷 民國丁卯桐鄉馮水重刻本

明朱權撰權號臞仙又號涵虛子或稱丹邱先生太祖第十七子封寧獻王永樂時有人告其巫蠱誹謗事案探無驗乃得已自是日韜晦搆精廬一區鼓琴讀書其間終成祖世得無恙所著書有琴阮啟蒙一卷神奇秘譜三卷是曲即為神奇秘譜中所有近人桐鄉馮水由嘉靖刻風宣玄品中錄出重為付梓玄品為明徽王編係選刻琴譜列是曲於卷五中蓋即採諸臞仙者水於此曲曾試彈多遍凡遇無法考證之處註以待考其或明係錯誤及應加以詮釋者逐條辨正為辨誤一卷附刊於後又錄元耶律楚材彈廣陵散詩序及明郎瑛七修續稿所載此曲事並附刊以資參証於此曲研究最為有功是曲屬慢商調凡四十五段計開指一段小序三段俱名止息大序五段名井里申誠順物因時干時正聲十八段名取韓呼幽亡身作氣含志沉思返魂徇物衝冠長虹寒風發怒烈婦收義揚名含光沉名投劍亂聲十段名峻迹守質歸政誓畢終思同志用事辭鄉氣衝微行後

序八段、名會止息意、意絕、悲志、嘆息、長吁、傷感、恨憤、亡計、玫是曲、他譜有載者、不過數段、惟臞仙最備、臞仙謂此曲、傳自隋宮、語殊無據、蹟耶律詩序、述此曲彈奏源淵、亦祇謂唐乾符閒待詔王遨為季山甫鼓之、近代大定閒、汴梁留後完顏光祿者、命士人張研一彈之、泰和閒待詔張嵒之、亦彈此曲、每至沈思、峻迹二篇、緩彈之節、奏支離、未盡其善、獨棲巖老人混而為一、士大夫服其精妙、云云、玫棲巖老人、金苗秀實別號也、泰和閒、待詔翰林、與耶律楚材善、楚材每得新譜、必與之商推妙意而後彈、然此曲祇可謂盛行於金耳、[illegible]（為金元間人譜師）此曲舊云傳自嵇康、晉書康傳云、康嘗游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又云、康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康以此曲託諸古人所授、或別具隱衷、不欲明言、其靳固不與、臨刑喟嘆、是此曲果已絕傳、更有謂孝尼曾竊聽而得此、蓋臆想、況歷晉及唐、僅王遨一鼓、殊不足以為傳授之證、故此曲、祇可以金元以來名操視之、嵇康之作與否、可毋論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雜書琴事一卷 說郛本

宋蘇軾撰、軾字子瞻、自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人、幼承母訓、天才卓絕、弱冠試禮部、作刑賞忠厚之至論、主司為歐陽脩、極推服之、遂成進士、性倔强、好譏論、居官京師時、王安石方專政、銳意變法、軾痛詆之、為安石之黨所忌、對之多方抑置、設計傾陷、致終身於政治無所發展、元祐初稍見進用、旋以新法漸復、又遭放徙、晚年歸於渼泊、建中靖國元年卒、年六十六、軾才名震世、與父洵弟轍稱三蘇、而軾尤稱首、文章才落筆、四海即皆傳誦、固一代文宗也、是書係為陳季常雜書琴事、見東坡集陶南村節之以入說郛、書首軾自識云、元豐四年六月二日、陳季常處士自岐亭來訪予、携精筆佳紙妙墨求予書、會客有善琴者、求予所蓄寶琴彈之、故所書皆琴事、今觀書中所書琴事凡十三則、大抵皆掌故逸事與夫己所聞見、種種昔人每謂軾不能琴、今據書中書林道人論琴棊一則云、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游小靈隱、聽林道人論琴棊、極通妙理、余雖不通此二技、然以理度之、知

其言之信也、可為的證、按軾書作聽賢師琴詩、欲寄歐陽永叔、而永叔已亡、客復以問義海、海指其中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謂為絲聲皆然、何獨於琴、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謂八音宮角皆然、何獨於絲、以為軾未知琴、是則無可怪矣、然即永叔亦弗嫻琴藝、軾作醉翁操引有云、翁雖為作歌、而與琴聲不合、作歌尚不能合、遑論操縵、朱長文琴史列及永叔、蓋以其曾有學琴於友人孫道滋之言、實則皆可謂但解琴中趣者耳、書中記載安道不及阮千里一則云、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名、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不知何人所在、內兄潘岳每命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嘆其恬澹、不可榮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余以謂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達、讀此可知軾雖不能琴、而其胸襟曠達、了然無介蒂、無處而不自見焉、

古律呂考一卷觀象廬叢書本

清呂調陽撰調陽字竹廬彭縣人同治甲子舉人治學於經史六書地理靡不究心為蜀中耆儒惟立言不甚矜慎稍失夸張生平著述頗夥合曰觀象廬叢書此其一也是書旨在明古律呂度數大抵辯駁九九為宮三分損益之非古首列十二律圖以八十為黃鐘之宮據其所論謂聖人作樂審一以定和由是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所謂性即一也中也河圖之五十也太一也情即和也性之發也河圖之三八也太一之感而通也度數者十為體八為用以立之中聲而五聲十二律於是生也故以八乘十得八十者宮之數也乘九得七十二商之數也乘八得六十四角之數也乘七得五十六乘六得四十八徵羽之數也此五聲之正也乘五四十少宮也乘四三十二少商也二子聲也云云此蓋據河圖之數而立論按河圖洛書為宋道士陳摶所偽造久經考定江永論律呂亦嘗比附已為無聊今復據以推定度數可謂極盡附會穿鑿之能事且在理亦無如是之簡也其論三分損益更謂史遷所載古律數自應鐘以下每云三分二三分一此即三分損益之法依各律之數衍之黃鐘九寸三分二即九九八十一損三分為七十八益二為八十玉鐘七寸七分三分一七寸七分七十也益三分損一分七十二也可謂妙想天開之解矣夫中國律呂以黃鐘為八十一固亦假定之數餘則由八十一順逆損益而生三分損益損即三分之二益即三分之四以之乘除可得其數結果即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五十四以為徵七十二以為商四十八以為羽六十四以為角變徵數五十六有小數變宮四十二有小數此蓋為角與徵間羽與宮間相隔太遠彌補缺陷也何能僅加二減一即可也其又謂八十與八十一相近五十六與五十四相近其牽合誠費煞苦心後更論五聲十二聲四聲及律容鐘度琴度等亦多引入懸想歧說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棠湖塤譜一卷　民國辛酉石印本

吳潯源撰、潯源字叔子、棠湖其號也、河間人、是書撰成於光緒戊子、有自序、民國辛酉始付石印、潯源故解聲音、惟於塤學無師承、乃由苦心揣摩而得、其自序稱、幼即解音、頗耆絲竹、長而棄去、中年乃寓意于塤、予之學此、自媿師心、初本欲訪知者、數年竟無一遇、繼廼歎曰、見有是器、即規矩具陳、巧將焉往、遂於筆墨吟諷之餘、輙取一器、久而與古漸闇其窔、又久而與今漸會其通、致塤之一

器、向之專書、僅散見於諸古籍及史書樂志而已、潯源之作、尚為創始耳、今觀其書、首明制度源流、皆搜輯周秦以來古籍所載、略加申解、如舉應劭風俗通所云、塤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為六孔、謂其乃以前後左右為四孔、而吹孔與底孔正對為二通也、舉陳氏樂書所云、塤大者聲合黃鍾大呂、小者聲合太簇夾鍾、謂其為商一調而已、黃鍾為合、而太簇為四、大呂為五、而夾鍾為仩、皆高一調也、所云亦頗具妙悟、得其

實際、又詳舉黃鍾大呂二塤、體積寸分、俾合律呂成數、實則塤器簡單、吹奏多恃乎氣、其抑揚清濁之殊、常倚口之吹式、觀清會典所載吹塤法、合字俯脣吹輕、上字仰極重吹可知也、次明古律今字、列舉十二律所得之工尺高低十四音、次明指法吹法、具圖譜二、曰塤外五字指法圖譜、曰塤內七字運氣圖譜、塤外五字指吹孔以外五孔閉啟所得之字、塤內七字指吹奏俯仰用氣所發之七音、其註語有云、凡字過

仰與尺上等字不易辨屬、靈便爰附寄於前之偏孔、此乃偶悟獨得者、須以閉氣飄取之、一着滯象便成六字、與黃鍾清無別矣、蓋亦深得乎運氣之妙者也、次述移宮換羽之法、又次為論辨等等文字、末附五調曲律呂譜、於崑曲中摘取五調、各譜短支等、填註律字、仿琴譜減字、寫黃作田、太作仌、藉以為一隅之舉、意至美善、又著者嘗以黃鍾大呂二塤、猶有未盡、擬於黃鍾之下添設應鍾一塤、大呂之上添設夾鍾一塤、以應諸調之

巧變又主頊可獨奏謂其中實具七字並外五孔合得十二字於花間酒熟之時夜靜月明之候按譜而吹無不合律其低音較笛尚多一低凡惟高自尺伬而止至仜伬須以老配少耳豈特可以獨奏且罕有其匹焉其諸琴敵其靜歟云云塤器粗簡曷克敵琴然著者提倡古樂之功殊堪嘉尚云

顯陽琴譜四卷 乾隆十六年述德堂刻本

清李郊撰字叢周溵川人溵川即今河南商水也為邑望族以姿性孱弱父命習琴延名師於家傳授自序中述受學經過云聞雍邱李君襄玉乃揮撫名手音聲諧和調衍中州正派不惜重聘款請於家自雍正甲辰以至己酉歲經五更郊之琴學屬中州派其後孟復攻擊迄老弗輟子姪輩未毀齔者皆知調音邑人嗜琴者競求從學焉是書共四卷前有孝昌夏扶黃溴陽董榕大梁李志沆同邑黃陵雲諸人序後有門人王夢桃族兄琊等跋卷一為輯錄琴原琴體象形名稱以及宋明以來論琴文字大多採自太古遺音及文獻通考卷二為五音考辨及琴中五病十戒十四宜彈不宜彈和絃上絃撫弄手勢等雜論此皆琴家一般常談無何自己心得琴書中向多摭拾此類論說以為初學入門之徑固可更有藉以矜夸炫世者則殊為無聊此書於所摭錄皆標舉所出示不掠美較之其他儼然據為己有者品

為高曲云論指法字母尚有新見其謂悉從古法擘托亦古人之用即用大指向身内彈者謂擘為入向徽外彈者謂托為出也此之前如德音堂琴譜即守古法蓋皆不遵虞山嚴氏說也所列字母注釋雖云簡略但能扼要如云注自上而下隨彈隨走有注聲為注若走而無聲則謂至某音得音不得為注所云雖屬必然之理然固嘗為一般所疏忽者也郊論琴於操奏實際頗有精到如論和絃中之泛挑謂仍以右手食指挑起絃即以各手大指虛罨正徽處隨其挑聲着絃即起若蜻蜓點水之狀遇泛字亦然又謂吟猱抑按要渾融而無迹句打挑剔要有力而不滯遲速起伏要有節而不亂彼一生勤心自斯道爰具經驗獨到也卷三卷四為曲譜所收凡十二曲自序云余得琴八曲悉屬李君之口傳手授固未嘗見有譜也迨後李君旋里余恐久而易忘弗憚心力逐曲按其音律詳摹心法而譜八曲後又推廣四曲合訂乙十二曲今觀其每曲將其每句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為抬頭而段落點數皆為著明此法甚妙猶之說文之有一字一行極便初學觀覽郊論琴曲以音調為主故各曲均不載詞各曲前撰有題解皆因襲舊說無何足取云

陽春堂琴譜四卷續一卷萬曆年刻本

明張大命撰、大命字右衮、一字憲翼、福建建溪人、幼有古癖、蓄古收書、品絲弄竹、無不雅好、後專心於琴、據自序謂謝絶諸好、而獨以焦尾為唉痂之嗜、朝夕收古斷紋、及諸名家指法、十餘年於此道、業輯有琴經十四卷、因念琴之必需夫譜、猶車之不可廢而轅也、玄徽雅調、固在神解、而入室升堂必由印證、不辭歲月之勞、爰撰為琴譜數卷、玆琴經十四卷雖有鏤版、傳世甚稀、陽春堂為大

命所築琴室、因以名書、刻於萬曆庚辛間、後再刻、更名太古正音、再刻者流播較廣、此刻亦較罕見、分正集四卷、續集一卷、正集前有自序、續集前有續刻叙言、後有明中王宇及楊容光跋、正集卷一為琴學須知及諸要法、所述皆上絃定絃字譜手勢等、極合實際、不似一般崇尚虛論、妄自誇大之書、如楊表正琴譜大全、濫載聖賢名録、[illegible]附列己名、及十二配合卦氣、七要九德等雜論、書中論上琴之法云、凡上絃以絃入絨扣內、緊抽繩頭、臨岳之半、却以名指初夾絃繞入小指內、出名指外、又入中指內、却要緊擱定絃、以大指並琴着力急抽、以左手助絃令急、仍以左手品絃、看其聲緊慢得中、然後繞絃於鳳足、依此法上絃、則指不疼、雖以小指繞絃而用力却在食指之間、故小指得不疼、又云置琴於桌上、身坐對五徽之間、用手探琴岳山軫池處、[illegible]紫三指為則、古云彈指不過五徽、蓋欲其兩手取用之便也、云云、此法迄至今日、琴家尚遵守也、其字母指法、亦甚明備、

舊譜指法句皆簡略、無後來之詮釋詳晰也、於諸指法手勢具圖三十三、如鳴鶴將翔賓雁啣蘆等勢、皆摹繪精圖、藉資領悟、此舉固近想像、要亦不失求揣摩領會之良法也、卷二至卷四所載為曲譜、凡三十二曲、皆有譜無詞、續集所載凡十曲、皆附詞、續集叙言有云、忘詞則意趣高遠、其去古近、泥詞則膠柱調瑟、其去古遠、神悟之則詞可刪、象索之則詞可載、槩刪之、恐入門者索之有似捉影、味之竟同嚼臘、則不得已并其有詞

者附存之是大命以續集為啟蒙入門之作故附詞耳又正集自序中謂是書曲譜或出自名公指授或出自名譜刪裁今觀所譜大抵參酌臞仙已來諸家所有考校尚稱精稿不失良譜且併可窺見明人琴技焉

琴學問答一卷 琴學叢書本

揚宗稷撰宗稷字時百寧遠人精於操縵為執近琴學巨擘嘗獲受祕傳於古譜指法發明獨多清代琴學自虞山廣陵而後漸漸衰微士大夫畏其深奧奉為飾品撫絃引矣稀如晨星良可慨焉宗稷既負絕學遂廣事教授書襄張百熙辦大學堂築有琴室後又任北京大學琴學教師故弟子頗衆是書即為教授琴學時問答之作凡五十八條內中包括自琴學各派與彈奏曲調以及絃徽音理種種由淺及深無不賅備其答輕重急緩謂一曲之中先緩後急至收音又復從緩此通例也如全曲皆緩則毫精采與春蚓秋蛇何異所謂大曲必須三入慢與秋鴻八緊八慢皆可悟緩急之理至於彈欲斷絃按令入木二語各譜之所主張且有以輕為操琴之誚可知宜重不宜輕最切要者莫如慢而不斷緊而不亂八字論輕重則好輕彈者當以操琴為戒好重彈者當以扯鑽吟猱劈柴勾抹為戒則合於中道矣此最為折中近理其以輕緩微細為高古澹遠者直是不習琴耳其彈

琴唱弦唱聲字，謂古譜照彈，俗名為打譜，打譜遇為難時，彈之不能成節族，則惟有將所彈數句數字反復將節奏唱出，然後一彈即成，是為打譜不傳之秘訣，與唱戲唱曲為兩事，非以為人也，是以聲不必大，但取與弦音相合而止，此亦昔人所未道者，此蓋指打譜唱弦，其隨琴歌詠，自又為一事。宗稷於琴最有發明者，厥為用板，此法舊如琴簫合譜與古齋琴學入門等書皆曾倡之，然完成之者則為宗稷，因曲之有板，猶行之有經，令人無可排徊矣。其答用板有謂

虞書搏拊琴瑟以詠，註云搏拊以律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此為彈琴拍板最古之確證，且兼唱之確證。琴之古譜不註板者，非不知有板，似不知註板之法，古譜之直綠與有字，及五知齋之跌宕緊接入更等字，皆用板之義，春草堂再三說明宜用板而竟未註出，似不知註法，非不註也。琴簫合譜曾作一點一横，與崑曲譜相等，琴學入門仿之，惜未盡善，易於模糊。予學琴十二年，實只傳梅花一曲、秋鴻前七段之板，其餘琴鏡各曲之板，皆從自悟得來。琴鏡為宗稷

輯合諸家曲譜，仿四書五經旁訓例，於琴譜各旁加註弦數、指法、板眼、工尺，以便初學入門之用，於普及琴學最為有功。是書後尚附刊讀然與可琴譜書後，琴師黄勉之傳，彈琴詩三篇。勉之，金陵人，為廣陵正宗，宗稷之師也。

琴餘漫錄二卷 琴學叢書本

楊宗稷撰。宗稷字時百，自號九疑山人，寧遠人。弱冠即嗜琴，旋中輟，後得金陵琴師黃勉之教，以吟猱之法，藝遂大進。辛壬之際，居京師，閉戶弄絃，不聞外事，於琴學著述甚富，凡十數種，合稱琴學叢書，是書即其中之一也。宗稷所著述，舉凡訂譜、攷史，以及斲製、賞鑒，種種無不及，且為學極矜慎，識者闕之，疑者置之，非一班山人墨客矜誇示博，無所不通者可望及也。是書分二卷，自序云：戊午春，清江蔣君子堅、廬陵彭君祉卿自浙來，書言得松絃館琴譜，將謀影刊，以字多殘缺，錄寄數紙，屬為抄補，因得窺四庫所藏松絃館，並讀御製文，乃知琴學數百年盛衰升降之原，謹錄而存之。復以數年來所見所得者，筆之於書，蓋為一雜記隨筆性質之書。其云松絃館琴譜，並讀御製文，按松絃館琴譜二卷，明嚴澂撰，收入四庫全書，高宗撰文冠於其首，文之意在辯古樂今樂，以今樂中指法若勾剔抹挑者，十二律無是音，膺字如芘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之類，篆籀以來無是字，所譜之詩，毛鄭以來無是解，禮云士無故不撤琴瑟，蓋人人能之，今之琴譜人自為師，家自為學，琴工學之數年，至血指或不成聲，古之教者春誦夏絃，一時之課而已，則今譜之不可行，必非古樂。宗稷[illegible]於乾嘉以後士大夫習琴者寥若晨星，即因高宗此文所阻，錄之，俾見盛衰升降焉。是書雖云雜記隨筆性質，而議論皆獨具卓識，其論古今雅俗，謂朝廟樂章與私家琴譜，一為森嚴典禮，一為抒寫性靈，立意各殊，効用自別，原不必強之使同。又謂琴散泛按三音，一器而兼三器之用，上中下三準，一音而有三音之差，尤精者為按音，以每徽十分言之，一分有一音，一進一退，指之所過，皆有音，如進退至一徽，則合十音為一音，變化無方，迥非他樂器所能比，今止用散音以為古，則每絃僅一音，一六二七絃又同音，則七絃只得五音，恐古人製器如此之精，用器必不如此之拙，由此可知高讀古奏一字一聲之為無聊矣。書中於斲製琴法

發之歎式尺寸俱以營造尺為準實事求是不務虛論丁巳歲宗稷曾於湖南省公署中督工製琴一百四十張皆精妙遠出明琴上蓋宗稷時方提倡琴學於湖南學校中增科教授教授製琴以備用也如楊氏亦可謂能倡大其學者矣又書中云曾得古槐桑杉所製琴予以斷修非惟可彈且有異響於是證古材皆可為琴不必專桐是亦已往所未知者

琴鏡九卷 琴學叢書本

楊宗稷撰宗稷字時百號九疑山人寧遠人風雅嗜古幼習琴旋復中輟後得江寧黃勉之傳授執遂精進加以中年喪偶獨處寡歡凡所陶寫畢寄於琴故能窮盡幻奧卓然成名師焉是書皆宗稷所輯諸家曲譜惟於譜傍加註絃數板眼等為其特點自序謂予因子姪學琴仿坊刻四書五經旁訓例於琴譜各旁加三小行註明絃數指法板眼工尺雖極細微之聲有一聲必有一字以舊習板眼用圈點者減筆寫板字作反居於指法工尺兩行之中有聲之板則反字與聲字平列無聲之板則聲字空一格反字與空格平列務使聲之疾徐板之疏密一目瞭然如鏡臨物云云其名鏡者意以將無板之譜變為有板此譜與彼譜如對鏡參攷既可以鏡古人之得失更足以自鏡其得失也按琴譜加註板眼工尺與古齋琴譜琴學入門二書已發其端宗稷蓋即受其影響不過此更分行加註絃數指法益復精密耳是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據凡例云、全編三十餘曲、約分二十卷、今先以九卷二十二曲付手民、其餘洞天、箕山、胡笳、欸乃、塞上、鴻、猗蘭、挾仙遊、山居吟、鷗鷺忘機、石上流泉、高山、九還、坐忘、懷水仙、據梧吟、春山聽杜鵑等曲俟有餘力、再行續刻、據此則所刻約占半數、未刊之後半固尚多大曲也、今按是書九卷之外、另有卷首一卷、所載性指法說明及旋宮轉調徽分簡明表、泛音徽位簡明表、律呂旋宮徽分定位圖等、其中論指法、頗具精解、宗稷原無琴粹瑣言於上下進退吟猱、繪圖詳說、茲更反復闡述、抉其奧竅、於舊譜減字亦多訂正、如𠷎、嘉、光諸字皆定其指法、俾知所從、又所附圖表、明晰正確、可據以更正舊譜徽分外錯、其二十二曲大多皆錄自五知齋、誠一堂、自遠堂、春草堂、天聞閣琴譜、蕭合譜琴學入門等書、間採自己所藏抄本、凡例云刻本者、照原本不妄更一字、鈔本則小註間字多所刪汰、稍省繁文、今按其書、如鹿鳴、伐檀、秋聲賦等曲、原具文詞、亦並附載、全雖云不妄更一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而亦極盡改訂之力、決非率然直錄者[illegible]、宗稷自稱、謂本譜各曲苦於一人精力有限、常因一音一板、與原譜小註或直線參差、輒流連竟日、不能下筆、今以是譜與諸譜所據舊譜較、其苦心孤詣、隨處可見、信所稱不誣云、

琴學隨筆二卷　琴學叢書本

楊宗稷撰。宗稷字時百，湖南甯遠人，自號九疑山人。九疑在寧遠南，梁丘公曾隱於此，因取以爲號焉。生平耽心琴藝，寢饋凡數十年，所造精優。輓近琴家無能出其右者。著作亦夥，前後陸續付之梓，合稱曰琴學叢書，此書即其中之一也。宗稷著作每有發明，必反復伸解，不憚詞費，蓋意在普及，俾琴學可以家絃戶誦，其用心足嘉尚也。是書分二卷，前有己未自序，云壬子刊琴話，後續有所得，隨時筆記，積成卷軸，蓋爲讀書札記一類之作。宗稷琴學叢書中類此之作有三，一琴話，一琴餘漫錄，一即此。其中皆獨具心得卓識，並兼及考證之事。於琴學裨益至深，決非向來抄撮故事，弄奇炫世者可比。今觀書中論律呂與撫絃之關係，謂琴學不外理數聲音兩種，言理數者專求律呂，但略知布算，按圖索驥，薈萃群編，折衷一是，即可成書，雖不知操縵，亦不得謂非琴學，然琴者禁也，所以戒淫邪者，聲也，非律呂也。聲出於指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人所謂欲修妙音，先修妙指，伯牙移情海上，孔子見文於琴，此其精詣，苦心求之律呂乎，抑求之聲音乎。又謂儒家者流，纔學安絃，即有雅鄭古今之辨，橫亘胸中，或究心於黍尺，以紛其力，不知精於琴者，因器以明道，審音以調氣，鍊氣以通神，無所謂今古雅俗，更無所謂旋宮律呂，又進而取諸譬喻，謂琴學之有律呂，猶字學之有說文也。琴譜專論聲音，則碑板法帖也，習字者不可不知六書大義，然必謂鍾王顏柳不精小學，不可爲書家，且指某帖某字之偏旁與說文不合，持此議論，欲壓倒鍾王諸人，而自稱工書，可乎不可乎。諸所云云，實非爲否認律呂，以其另爲一專門之事，事操縵者，殊無深求其故之必要也。此種見解最爲闢透，已往言琴者，固多喜高談理數，竟似不如此，即不得爲名家，更不得詣絕境。今讀宗稷之言，其庶幾可以休矣乎。書中更進而論操縵實際，謂琴中聲律最繁，每絃有散泛實三音，泛實音各有三準，實音三準中又各有清濁七音，以旋

宮轉絃換調及不轉絃換調計之七絃凡數千聲是以徽分取音之難非連篇累牘不能盡其說然簡括言之不外五正二變之七聲七聲中二變不能多用連用三四聲即變為他調故七聲實止用五聲一六二七絃同聲則七絃實止五絃知音者不必苦索於徽分毫釐之間但取其與散聲相和者用之其不和者不用雖古譜有錯悞琴絃有鬆動琴徽有參差操縵時指下自有法度斷無乖戾不和之弊矣讀此則知其務求實際不尚

空談為何如也書中佳論尚夥不及一一錄舉又書中所述多偏近代琴家之事他日言琴史者必將有資於此書中於古琴發見尤為注意必詳記其形狀尺寸及發聲優劣宗稷故精於鑒賞及斲製平生所見極夥經斲製重修者又不知凡幾洵不媿專門名家矣

二香琴譜十卷 道光十三年梅華菴刻本

清蔣文勳撰文勳號夢庵吳縣人垂髫時聞長老言伯牙子期事心輒羨之遂思學琴年十六學於談詠人能彈平沙落雁再從師事韓古香遂大獲進益古香名桂武進人於琴為名家所傳弟子多負盛譽文勳外有上海徐渭仁紫珊文勳後又從戴長庚治律呂長庚字雪香休寧人著有律話文勳自序云初學琴於韓師欲傳其節奏指法而已及遇戴師於律呂之學得其一端始有以發明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操之音調箸之於譜無韓師之琴不得遇戴師無戴師之律不足以輯譜其時長庚極為傾心序中又云吳人之得交先生者何限而獨余得聞先生之緒論此直千載一時也當年伯牙之遇子期未必有此欣幸也其欽仰之誠可見實則長庚律話言律而牽涉天文地理五行八卦穿鑿傅會無何高明文勳蓋但嫺鼓琴一聞有律理可解則遂驚駭歎羨不已由此可見技藝與學理兼通之難也是書共十卷有自序三卷首列參攷琴目所舉凡

四十一種、其中亦多有不經見者、按琴譜中附載
考存琴書目者、此書尚爲開始、後與古齋天聞閣
以及枯木禪諸譜皆踵事爲之、頗可補著錄家所
不及也、卷一卷二曰學琴須知論述上絃調絃定
徽修指、以及字母指法、卷三卷四曰琴學粹言、爲
薈攷見存琴曲名目、歷代公私著錄琴譜、及斲琴
名手、以及有關琴學序跋詩錄等、又敘述琴派及
指法要秘種種、大勳於字母指法遵徐二勳氏、故
所根據爲嚮山堂指法、卷五卷六曰琴律管見、皆

論徽絃定位各調聲位辨調審音旋宮諸理、卷七
卷八卷九卷十曰琴譜審音、即爲曲譜所收凡三
十曲、凡例云皆古香師受之當世名家者、又據自
序二稱全吾易傳之王澤山、澤山傳之李玉峯、玉
峯傳之韓古香、書中之梧葉舞秋風、良宵引、漁歌
樵歌、春曉吟、平沙落雁、猗蘭、秋江夜泊、碧天秋思
靜觀吟、塞上鴻、山居吟、大雅、瀟湘水雲、搔首問青
天十五曲、即全吾易先生之真傳原譜、攷吾易名
陶嘉、興人、康熙間、供奉内庭、聖祖五次南巡、召對
奏平沙太平等曲、賜金褒美、陶自名其譜曰奏御
琴譜、今按是書所收有平沙而無太平曲、或已失
傳歟、

立雪齋琴譜二卷 光緒丙申重刻本

清汪紱撰。紱一名烜，字燦人，號雙池，婺源人。以家貧嘗為景德鎮畫盌傭，且傭且讀，後竟博極羣書，卓然為經師。其論學以宋五子為歸，因陸隴其著讀禮志疑，乃作參讀禮志疑，多得經意。生平著述頗夥，與同邑江永齊名。治經之外，尤精律呂，著有樂經律呂通解、樂經或問等書。是書成於雍正庚戌，迨光緒癸未始刊於安徽紫陽書院，名樂府外集琴譜，作四卷，署汪烜名。丙申再刊，以院刊校讎未精，此為同邑余家鼎所校正者。家鼎字伯茂，善操縵，其遠祖某園，紱弟子，而嫻於琴者。家鼎於此書校訂極為細心，指法徽位務使明確無誤。立雪齋之名，即家鼎所與，分其書作上下二卷。首載紱自序。卷上首載曰二百單三指掌、二十五調指掌、五調啟蒙三篇。二百單三者，以按音散音有一百單五聲，泛音另取九十八聲，通共二百零三聲。二十五調，即黃鐘、林鐘以迄仲呂之十二宮調，加以碧玉、義和、無媒等調。其中據十二律隔八相生之

理，闡明琴絃徽分位置，並採教坊所用工尺為之助解。其云指掌，以文為韻語，作為歌訣，使易誦習也。五調啟蒙為論徽絃起調並音調鼓彈發聲關係，頗有可取。如謂宮調之音沉重典雅，不欲多作吟猱，而瑣圓居多，急漫停適，平至十三徽外及[illegible]無字，虛絲清及一徽泛音，幽如神會。商調之音悲傷嘹喨，亦不欲多作吟猱，而嘗聽其餘韻徐歇，緩欲如思，急欲如訴，而商調以多緩為宜，失之於急則近殺，過為淫液，則恐商和云云。夫彈琴一道端賴乎指，而取音繁複，又較其他簡單樂器為多，且含蓄不盡，故常能從中窺見性情愛惡，世謂聽琴知意，良有以也。全書所載凡十六曲，古譜九曲，自製新譜七曲。古譜多經改訂，自製曰九聲誦讀書引、舞雩春詠、湘靈鼓瑟、塞上曲、西山採、大風唱。十六曲均附文詞，具古譜原無詞者，補之詞極雋雅可誦。溯自嚴道澂以古樂所傳惟聲，松絃館不載文詞，後世仿之，遂競尚無文，不知嚴氏[illegible]蓋以一[illegible]曲文多鄙俚，俗惡不堪寓目，故毅然刪除，設

使古樂皆綴雅詞，且歌且撫，非惟可增聲美，且助發越怡，又何害哉。綬自序云：士無故不徹琴瑟，所以養性怡情。先王之樂，惟淡以和，淡故欲心平，和故躁心釋。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蓋以其不足於中和之致也。今之彈家，余甚惑焉，恣意吟猱，遊成滌濫，煩聲促節，導欲增悲，是何必汙絲桐之韻，而勞人以危坐衣冠、焚香掃地歟。讀此則知綬蓋為儒者之琴焉。

律呂新義四卷附錄一卷 正覺樓刻本

清江永撰。永字慎修，安徽婺源人。為諸生數十年，博通古今，專心十三經註疏，舉凡古今制度及鍾律、声韻、輿地，無不探賾索隱，測其本始，尤精於三禮。康熙間嘗一遊京師，桐城方苞、荊谿吳紱皆於禮經自負功深，質以疑義，永從容置答，及乃大折服。休寧戴震，經學大師，所謂天地人之儒者，自稱其學術實本諸永。計其生平著述甚夥，如周禮疑義舉要、律呂闡微等，均收入四庫。是書久無傳本，金山錢氏守山閣曾刊律呂新論一卷，即此書之第四卷。光緒間合肥李瀚章始為鋟梓行世。書凡四卷，附錄一卷。前有光緒辛巳李瀚章序、乾隆丙寅永自序。卷首舉聖祖論樂五條，題名曰皇言定聲，每條下詳為引申，大抵主以黃鍾之宮應居中位，即其次序為商徵羽宮商角，非宮商角徵羽也，重在援據皇帝之說，以為論樂準繩焉。卷二引述管子、呂氏春秋諸古書最要之言，以發先儒之所忽畧，題名曰稽古。其言畧謂呂氏述黃帝令伶倫作律，取竹斷兩

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此三寸九分轉寫訛誤、當作四寸五分、為黃鍾九寸之半聲、意為造律之始、必以半黃鍾為本、譬諸琴猶絃之中徽也、又琴之正宮調、黃鍾不在大絃而在三絃、可以相證、又謂管子指九九之數為黃鍾小素、即半律、其損益相生、以宮上生徵、徵下生商、商上生羽、羽下生角、宮生徵不為損而為益、不為五下而為上生、之呂氏所言、以黃鍾至蕤賓為上生、林鍾至應鍾為下生、與管子正相符、永之意在駁正以黃鍾為三分損一、下生林鍾者、俾宮聲居於中也、卷三為證明河洛圖書、又蔡邕文笛雅樂文琴燕樂之調皆可互相為證、方圓冪積、勾股納音、皆與聲律相通、又蔡邕之笛、雅樂之琴、燕樂之調、皆可互相為證、題名曰象數[illegible]謂聲律實為起於象數、河圖洛書其本源、句股三角方圓冪積、皆具聲律之理、而六十干支納音與鈞調相配、琴十三徽聲出於兩儀三才五行、尤其顯著者、前人皆未究其本原、今皆以圖說盡發其覆、且及燕樂之理、與雅樂不異、論律用算法、方法正確、而涉及河洛圖書五行納音、實為錯誤無聊、卷四為論述造律制樂之事、名曰餘論、謂黃鍾之度可於人指求之、人掌後有三橫紋、從中指端至第二橫紋、必得九寸、一伸掌而可略矣、以指定律始於宋魏漢津、為合中指四指五指而得九寸、此則謂自中指至掌紋、說雖新穎、實出妄測、又謂聲律當以耳決、今人製琴笙簫笛長短大小不一、未嘗有黃鍾之管為之律度、而皆能和樂度曲、此皆以耳決者、

此說雖拘俗不碻、而近乎實際、綜觀永之論律、以算法以推律度、實為精密可取、而主河洛圖書納音、則誤入歧途、永通儒也、又何必炫詞於此而後為快哉、惟餘論中論候氣與陵犯之說可信、尚能袪其太甚者、附錄為晉鼂氏註書疏考誤及磬氏倨句解兩文、中亦多具精義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今樂録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陳釋智匠撰。智匠事蹟無可詳攷，原書隋志著録作十二卷，唐志作十三卷，久佚。此書係清馬國翰由太平御覽、初學記、吴淑事類賦等書輯出，合作一卷。國翰字詞溪，號竹吾，山東歷城人，道光十二年進士，歷任陝西諸州縣，晚歸下休，殫心輯佚之業，唐以前撰箸，編校之博，覽羣籍，搜求佚篇，成書凡七百餘卷，亦可謂勤矣。今觀書中所載，關於候氣謂信都芳代號知音，能以管候氣，觀雲色，嘗與人

对話，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則一扇動，並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焉。又謂隋文帝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晋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室之內，以本木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地氣至，與律冥符，則飛灰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飛灰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才飛少許者，帝異之云云。按候氣之說，以今日科學衡之，原為荒謬妄言，毫無根據，其說如於司馬彪續漢書記述甚詳，而今毛爽試之已不能應驗，信都芳復以輪扇埋地中以測氣，真想入非非矣。惟此二節與續漢書皆為候氣記載較古較詳者，隋書律歷志述候氣即據此書，其在當時為人重視，亦自可見。書中又載帝堯、許由、周文王、莊周等作歌故事，及晋宋以來王道

沖、陸機等所製歌曲，述其命名其意之故，於樂史裨益殊多。又於外國樂器記述詳明，如謂都曇鼓似腰鼓而小，以槌擊之也，答臘鼓、雞婁鼓正圓而首尾可擊之處平可數寸，諸如此敘，頗可效見外國樂製造情形。今據此所存數十節中，已可畧窺是書內容之豐富，故見重於彼時，當為一最完備樂書云。

樂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後魏信都芳撰。都芳字玉琳，河間人。北史藝術有傳，稱其少明算術，兼有巧思，每精心研究，或墜坑坎。後為安豐王延明召入賓館。有江南人祖暅者於邊境被獲，在延明家，舊明算曆，遂以諸法授芳。由是彌復精密。延明家有群書，欲抄集五經算事為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為樂書，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召之，不得已而見焉。保樂弟紹宗薦之於齊神武，為館客，授中外府田曹參軍。按是書隋志著錄作七卷，兩唐志作九卷，並云信都芳刪注。刪注蓋指其書原為與王延明共抄集，已復予以刪注也。書今已佚，此係清馬國翰從太平御覽中輯錄者。國翰字詞溪，號竹吾，歷城人，喜搜羅古籍，殫心研討，為近代輯佚大家。是書所得凡十二節，一節論律呂，謂黃鍾之律度三分寸而倍成一尺八寸，則雷霆之濁聲也；九寸而減餘四寸五分，則應中宮之清聲也。唯九寸是謂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聲。一節論古代樂，謂伏羲樂曰立基，神農樂曰下謀，黃帝樂曰雲門，解說所以命名之故。餘十節咸論樂器，有錞于、筑、笛、塤、雷鞀、柷、木鐸、金鐸等。其謂金為樂器有六，皆鍾之類，曰鍾，曰鎛，曰錞，曰鐲，曰鐃，曰鐸。鎛如鍾而大，錞錞于也，圜如碓頭，上大下小者，謂金錞和鼓，鐲鉦也，形如小鍾，軍行為鼓節，鐃如鈴而無舌，有柄而執之，鐸如大鈴。按古有稱大鍾為鏞，小鍾為鎛者，是名亦弗一定。錞鐲鐃鐸謂之四金，周禮云鼓人掌六鼓四金，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金錞和鼓，金鐲節鼓，鄭康成注，謂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以此相證可見是書頗有所據也。又謂笛者滌也，丘仲所作；塤者喧也，周平王時暴辛公燒土為之。此為據自風俗通與世本，惟謂筑一節中查之太平御覽，其隨調應律句下，尚有唐代編入雅樂也七字，馬國翰以都芳為魏齊間人，不應預及唐事，遂刪去未錄，意覺殊可不必。蓋此書雖為

都芳作，而多經後人竄混，存之有待稽攷，為是又御覽所收原有脱遺，如壎一節，燒土為之以下即止，而他節則皆詳舉其形製，此當為脱落無疑，全書真面殆已不可見矣。

鐘律緯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梁武皇帝撰。帝既作樂社大義，此則為專言鐘律者，隋志著錄作六卷，唐志即未載，蓋亡已久，此為清馬國翰字詞溪，號竹吾，歷城人，性嗜異書，每見輒手抄之，及成進士為縣令，廉俸所入，悉以購書，公務之暇，殫心搜討，後引退家居，益復孜孜不倦，於是乃得編校唐以前諸儒撰述，其名氏篇第列於史志，及他書可考者，廣引博徵，自羣經注疏音義，旁及史傳類書片記隻字，罔弗搜輯，分經史

諸子為三編，名曰玉函山房輯佚書，有清輯佚之學，此為重鎮，云是書為其中之一，攷武皇帝非獨妙擅詞翰，且精通音律，隋書律歷志云：梁初因晉宋及齊，無所改制，其後武帝作鐘律緯，論前代得失，又云：大業二年，乃詔改用梁表律調鐘磬八音之器，比之前代，最為合古，觀此其制作精善可知，今按書中有云：律呂京馬鄭蔡，至蕤賓並上生大呂，而班固律歷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夾鐘唯長三寸七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

鐘之聲成一、謂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無調、仲春孟夏正相長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為乖、按班說原本劉歆、所述文義每隱澀弗詳、今能抉發乖舛、足見細心、又云聊以餘日試推其旨、參校舊器及古夾鐘玉律、更制新尺以證分豪、制為四器、名之為通、四器絃間九尺、臨岳一寸二尺、黃鐘之絃二百七十絲、長九尺、以次三分損益其一、以生十二律之絃絲數、及絃長各以律本所建之月五行生壬始終之音、相次之理、為其名義、名之為通、通施三絃、傳推月氣、悉無差舛、即以夾鐘玉律命之、則還相中、又制為十二笛、以寫通聲、其夾鐘笛十二調以飲玉律、又不差異、所云雖間涉月令五行妄說、要亦饒具實驗精神、可備一代之制作者焉、

樂部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為清馬國翰從太平御覽中輯出、作一卷、國翰字詞溪、號竹吾、歷城人、以進士歷知陝中州縣、生平喜纂輯佚書、矻矻孜孜、不遺餘力、所輯曰玉函山房輯佚書、為數近六百種、皆久佚罕見秘籍、是書國翰謂當是隋季人所作、殊為失攷、今按書中首節載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等樂、列舉其樂器名稱種數、每部樂工人數及樂曲名目、其文首有樂志曰三字、今細審之、蓋抄錄隋書音樂志、且所錄尚有脫遺、如康國樂曲凡四曲、茲止錄三、殿農和正舞曲賀蘭鉢鼻始末二曲、脫遺奚波地農惠鉢鼻始前拔地惠地二曲、又按音樂志載大業中煬帝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為九部樂、此書無清樂西涼禮畢、當為失錄也、書中復載北狄樂、謂北狄樂皆馬上樂也、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後魏樂府始

有北歌即魏史所謂真人歌是也周隋代與西凉樂雜奏至唐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因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俞也云云未指何出今審其文為錄自唐書禮樂志惟其後所云吐谷渾又慕容別種知此歌是燕魏之際鮮卑歌歌詞虜音不可曉梁有鉅鹿公主歌是姚萇時歌詞華音與北歌不同梁樂府鼓吹又有大白淨王太子小白淨王太子企俞等曲隋歌吹有白淨王太子曲與北歌較之其音皆異云云此則為撰人自己銓解可藉以闚見當時外國樂歌情形攷中國音樂自漢張騫於西京傳摩訶兜勒曲以來漸漸輸入外樂迨隋鄭譯採龜茲琵琶之法以定雅樂琵琶遂為樂中主體隋九部樂止禮畢以出自晉太尉庾亮家無琵琶餘均備有亦足見其中衍變之跡矣

以六正五之齋琴學秘譜六卷 光緒丙戌寫定未刻本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孫寶撰寶字晉齋原籍甘肅寧夏人寄寓京師自幼性喜音樂酷嗜操縵然未能精習後隨父宦遊十餘省所至遍訪名流得所指授於是習琴之心愈篤晝夜不舍絃數探微索隱遂底於成道咸間以家貧教讀京師兼授琴藝弟子從遊者甚衆是書共六卷有光緒乙亥寶自序據稱是譜之作成於咸豐乙卯分為禮樂射御書數六卷未遇知音置之高閣二十餘年以家計蕭條弗克付諸梨棗同治癸甲間有琴友夢錫太守等助貲始寫成如干部今觀卷一為述律呂絃徽諸理惟多抄錄浦城祝氏與古齋故無可論只論節奏一節於句意節次二字至五字句節奏詳舉其聲之應急應慢連合處俾應徐者不至於急疾者不至於亂連者不至於急有助彈奏非[illegible]卷二首載五音琴圖十二七音琴圖十二名曰五音十二律七調逐絃徽位分數琴圖蓋繪圖以明七絃所具五音

十二律之絃位、其絃以吹笙定之、後載自伏羲神農琴圖迄蕃比利子檀悶李沂公百衲琴凡五十二、皆繪製精圖、詳指其聲調絃徽分數步位、用力至勤、卷三為修製琴法、卷四為按彈諸法、卷五為指法字母、皆逐錄與古齋琴譜、玩索是書寶之琴學、為頗受祝氏影響者、卷六為曲譜、所載凡二十一曲、據自序云、將諸家名譜所成之曲、有傳神會意、象聲言情、寫景朝夕摩撫數十曲、今按其中鷗鷺忘機、梧葉舞秋風、等舊譜、多本自五知齋春草堂、後有自製曲四、曰聖經譜、大學首章也、曰心經、即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也、曰陰符經、即黃帝陰符經、曰孤兒行、係取之沈德潛古詩源中者、四曲皆附載文詞、審其所製、雖非如何高手、要亦為嫺熟琴技者云、

琴鏡補三卷 琴學叢書本

楊宗稷撰、宗稷字時百、號九疑山人、湖南寧遠人、幼嗜琴、以乏師指導、旋中輟、後遇金陵黃勉之、名琴師也、授以秘法、大悟、自是盡通古譜、宗稷復抱闡明琴道之悪、所至提倡、曾襄張百熙辦大學堂、闢琴室以為研究、民初、請於湖南當局、於諸學校中設琴科、監製琴數百張、以資練習、後入晉、教授琴藝、故弟子遍宇內、實近代琴學巨擘也、是書為補琴鏡之作、琹鏡者、宗稷所箸、為輯合諸家曲譜、於譜旁加註絃數板眼等、使習者一目瞭然、如鏡臨物也、琴鏡共九卷、凡二十二曲、今此書只收二曲、曰離騷、胡笳、其編排之例、一如琴鏡、據自序云、離騷胡笳有詞之曲、最古雅者、惜詞與曲分而為二、予既合之、恐其散佚、蓋併合其譜與詞也、是書首載右左手指法、及上絃調絃法、宗稷所箸諸書、向未述及字母指法、兹補為習者易有遵循、特製简明字譜、其中述吟猱最精、謂吟有五吟、四吟、兩種、五吟者、從本位退下二分、復上至本位、又作兩退

復[illegible]唱絃則畧去首一退字，唱為復退復退復，曰吟，即如前法唱為退復退復，謂猱得音後就本位進二分，復本位再作兩遍為三進，復皆以復為才，乃才必在本位之上，于在本位之下。所述盡音與竅從未視為玄妙難明者，今皆有法可依，無煩摩索揣想矣。其述上絃之法亦簡明扼要，頗便初習。至離騷一曲，係據誠一堂復參用蓼懷堂自遠堂二家作二十段，宗稷跋云全曲皆成絃而歌之，宛然放逐孤臣顦顇行吟憂傷悲憤情景。宗稷復以離騷繼三百篇而為詞賦之祖，非叶古韻聲不能諧，作古韻摘要音註附于後。胡笳係採用五知齋作十八段，考此曲之詞為蔡文姬作，最為古雅，惜詞與譜分而為二，能絃不能歌，今宗稷將十八段即所謂十八拍歌詞合列，載歌載舞，漢魏遺音[illegible]重現，豈非大快事乎。末更附自製蜀道難新曲，並譜李太白之作也。

藏琴錄一卷 琴學叢書本

楊宗稷撰。宗稷字時百，寧遠人，以家近九疑，遂號九疑山人。嗜琴，叠得名家秘傳，加以專力攻研，晝寢與寢，生平喜蓄琴，臥室中一榻之外，别無他物，惟琴書羅列而已。是書係就所蔵五十三琴，標舉名稱，分述款式、修製年代、收藏經歷種種，殊有裨於賞鑒。自序云自戊申重習琴，月俸所餘，恣以置琴，典衣添債，習為常事。物華所好，辛亥前已得百琴。然旋得旋失，懸之壁間者卒未能與宋宣和之百琴堂、瞿靈巖之百琴軒、姚美顏所居曰半百琴齋。宗稷固好琴，嘗購破琴古材，重為修斲，每得文美音，輒趨逾古製。又所見既廣，故於賞鑒能獨具慧眼。他人以為棄物，入其手即成優品。故宗稷不僅為琴師，且為製琴專家矣。彼以為佳琴端賴製造與收藏，謂製造不精，收藏不合，名為唐宋材，實如唐宋柴。又謂琴以材為古，百年材製者即百年琴，千年材製即千年琴，如製造合法，百年之材製成，遠出千年名琴之上，予所蔵無上兩琴，是其明

徵、予尤有發明者、自伏羲以來、琴材皆用桐、人人知之、予著琹話亦以杉為不可用、後因破修古琴數十、其中杉製者竟居十之三四、且有最著名之古琴與最著名大家所製之琴、皆用杉、按無上兩琴、是書皆箸錄、即杉製、宗稷有琴工名秦華者、山西人、製琹頗具巧思、宗稷常稱許之、此兩琴即為秦製、聲大而遠、與衆琹異、宗稷曾攜之赴京師嶽雲別業琴会、蓑嚴佛氏著名唐琴九霄環佩與較其言、竟遠出其上、可見琴材固重要、而製造合法尤有関也、宗稷更嘗見古槐亦可為琴材、偶於京師市上得一琹、上書漢代古槐、槑之無聲、經其依法重斲、成音居然在唐宋琴上、遂名之曰漢槐、是書亦著錄、書中於所著錄、皆敘述詳盡、頗有資於考證、今不及一一舉云、

琹史補二卷續八卷 夢坡室刊本

周慶雲撰、慶雲字湘舲、號夢坡、烏程人、風雅好古、且雄於貲、尤喜琴、於琴書收藏最富、撰有琴書存目四卷、精審可傳、前所未有也、今復撰是書以補朱長文琴史、書前有寧遠楊宗稷序及自序、自序稱、摘錄琴人事畧、皆出於朱史之外者、上起伏羲、下逮近人、凡得六百餘京、編琴史補二卷、琴史續八卷、一以補朱史所失載、一以續朱史所不及、補編義例朱史是遵、續編以方外閨秀另列、按朱長文琴史自帝堯迄於趙閱道、所收凡一百四十六人、附見者九人、今慶雲所蒐、其補朱史者得一百十五人、附見者十一人、朱史之闕失帯詳於茲、可見補史止於徐衍、衍為熙寧人、故續史則起於宋徽宗、直及清末、得其搜輯用力之勤可知、是書可以覘知有宋以來琴學盛衰之跡、如楊宗稷序所謂、續朱史後、宋帝二、金帝三、明帝五、王四、清帝王無一人、且一代中求之大儒名臣、如晦翁、文山、椒山、書畫傳世如松雪、雲林者、亦邈不可得、自

直齋書錄解題以琴書論聲音者入雜藝類明史從之四庫採錄松絃館冠以御製闡琴諸文亦為傾于淫聲異端詭說宜不屑為者多也予嘗繆謂明史成而有清琴學寖微四庫成而有清琴學廣陵宗稷之言亦自具見地惟此書史中尚有故焉蓋有清攷據學風籠蓋全代好學深思之[illegible]士咸理首致力經義訓詁於琴視為藝術小道不足有為其不屑[illegible]宜也試觀是書所列於清初期尚有毛際可尤侗侗後則只有江永程瑤田等而又

皆為攻治律呂者因其[illegible]為經生本業也至文人中亦復寥寥無誰者蓋一時風氣使之如此惟閩粵則可得三十三人之多此其故士大夫已不屑為而閩中尚可藉以為養心理性之具焉

綠綺新聲三卷 明刻夷門廣牘本

明徐時琪撰時琪生平事蹟無攷稱終南山人蓋為一隱君子也萬曆間嘉興周履靖校輯夷門廣牘收入此書書凡三卷卷首繪南山先生理琴圖像及五指名稱圖卷一載指法要論琴學須知彈琴啟蒙指法十三徽律論右手左手字母指法及宮商角徵羽五意曲譜等中述琴制徽律皆沿襲舊說無何卓見惟論指法則獨具別裁指法要論中謂左手有吟

猱綽注為五音之統領右手輕重疾徐按八法之榮迴主之以宮則純肉揉而其音溫舒廣大洪圓方正主之以商則甲肉吟而其音堅剛清婉節操自守主之以角則綽上而行其音動挺若芒刺發生之象主之以徵則注下而走其音尖熖若烟銷火紅之容主之以羽則五指浮泛而變動不居五聲通暢又謂左手指法怕拘束拘束則不調宜舒暢則神安不散亂散亂則收拾不來右手指法不宜太重太重則傷於

剛不宜太輕，太輕則傷於柔。吟猱亦不可粗露醜陋，重輕亦不可造次云云。明人論指法率皆簡略，此能詳盡扼要，殊爲少見也。其右手左手指法減字解釋明晰，謂左手吟，大指甲肉相半按絃得聲，只在本徽呻吟圓淨，並詳述大吟、細吟、入吟、退吟、實吟諸指；謂猱以純肉按絃得聲，只在本徽作猱圓淨，並又詳述大猱、細猱、實猱、回猱；又謂遊吟若指按絃得聲遊揚而吟上，遊猱與遊吟同，遊吟以甲肉

相半按絃，遊猱以純肉按絃。至於述右手之擸擬、反擸、反擬、度、擂、滾、拂，皆極詳允，的是操縵老手之言，與楊表正輩鶩爲高論、肆意標榜者不可同日語矣。卷二、卷三爲曲譜，所收凡八曲，皆多習見者，計思賢、客窓、梅花、雙清、胡笳、欸乃、陌上、四思，只四思尚爲稀聞。各曲皆具文詞，與西峯琴譜及陽春堂皆不同塗徑，蓋撰者別具精詣云。

琴瑟合譜三卷 琴學叢書本

楊宗稷撰。宗稷字時百，號九疑山人，寧遠人。爲人風雅嗜古，淡薄名利，善操縵，畢生寢饋其間，造詣精絕。其師金陵黃勉之爲廣陵派名手，宗稷既受其學，更能發揮光大，爲近代琴學大師。生平著述甚夥，合輯成琴學叢書凡十種三十二卷，舉凡曲譜、指法、旋律、製琴以及琴史雜聞種種，無不及，且多獨具新解，超逾前人，罕有匹儔焉。是書爲叢書之一，撰述之意在使琴與瑟能合奏古譜，[illegible]其

所譜皆三百篇中者，以其皆應爲可絃可誦之歌也。是書卷一，述瑟絃律調、絃法、旋宮六十調、琴絃徽分、借調及製琴合琴法等，皆能合手實際，不同空論。其述製琴合瑟，略謂琴合瑟宜大聲，乃製一琴，絃間三尺六寸，首濶五寸四分，尾濶四寸五分，餘依瑟製，名曰春秋，惜宏亮有餘，透潤不足；後得古杉製成二琴，名曰無上，聲大而遠，始悟由尺度長大不同之故。所云雖屬理之固然，然楊氏細心體會，則不能得其治樂精神，蓋處處求諸實驗也。

卷二為七月琴譜、凡八章、此為因瑟譜而作、但註絃字聲字、又載製琴曲法、及熊氏瑟譜七月篇用律說、卷三為七月凡八章、鹿鳴凡三章、伐檀凡三章、皆瑟譜、其鹿鳴、伐檀琴譜、用已見琴鏡、吟猱指板聲字皆合、故不重舉、據自序述其製譜經過、及志願云、予按自遠堂鹿鳴琴譜、成瑟譜三章、傳習數人、與琴簫笙笛合奏、泠然可聽、又春草堂琴譜有伐檀一曲、音節亦古雅、可以入瑟、更為補瑟譜三章、熊氏瑟譜有七月八章、按月用律、每章一調、最宜於瑟、因仿自遠堂鹿鳴之法、製瑟曲八章、以一調不轉絃借彈八調、為瑟譜自來未有之創格、即依琴音製瑟譜八章、以一調不轉絃借彈、與鹿鳴、伐檀為琴瑟合譜一卷、倘能於琴瑟之外、按所譜音節及聲字、以數人分習塤篪排簫笙笛鐘磬諸器、則是編更可為全部雅樂之助云云、如楊氏、始可謂振興雅樂者、其視妄以一字一聲為古奏、使人掩耳而走者、為何如哉、

樂述三卷 北平圖書館藏傳抄本

清毛乾乾撰、乾乾字心易、別號匡廬山隱者、精天算之學、與壻謝廷逸、亦研究算學、隱於陽羨、相為師友、著述甚富、是書前有丁丑上蔡張沐序、己卯荆溪潘元豊序、及自序、全書共三卷、上卷為審音第一、論五聲十二律次序、度數、積實、及律管空容、成圜徑法、律管勾股求圜徑、律管孤矢驗圜徑等圖、又十二律倣河圖洛書配先後天八卦等圖、中卷為制器第二、述八音名數及琴瑟管籥簫箎等器律制圖說、下卷為播樂第三、述樂懸位次說、及宮縣、軒縣、判縣、特縣、歌吹舞等譜圖、又徵古第四、鈔錄易書詩三禮左國迄於明代鄭世子瞿棻川等說、其自序云、樂之亡自秦始、漢諸儒論律呂、定為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而天下後世遂靡然從之、而莫之正、至明李文利王邦直瞿棻川輩繼出、始知律呂升降之分、以黃鐘雖實為中、稍與造化之理不戾、然其所定分寸之數、皆未當也、獨瞿疑古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篇、辨析精明、一洗從前穿鑿之談、深得先王遺
意、余舊讀其書而有感焉、爲一編、大要本體意
而擴充之、云云、按藥川名九思、著有樂經以俟
錄、入四庫存目、此論律非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說、
律謂五音三分損益猶可、十二律三分損益則
不可、十二律三分損益是因宮商角徵羽三分
損益之說而誤用之、而隔八相生、是又因十二律
三分損益之說而誤成之者也、謂黃鐘爲十一
月、大呂爲十二月、太簇爲正月、以此挨推迄於

應鐘、爲十月、如以隔八爲說、則黃鐘生林鐘
是十一月而生六月、林鐘生太簇、是六月而生
正月、十二律以此相生有是理乎、觀其說其
爲妄誕顯然、可見、乾乾沿用其說、至謂七音
無變宮變徵、宮商角徵羽、一往不返、黃鐘迄蕤
賓爲七音、律有十二、音止得七、黃鐘蕤賓特其
兩端、而大呂與應鐘同、太簇與無射同、夾鐘
與南呂同、姑洗與夷則同、中呂與林鐘同、五
同二異、故曰七音、此說實爲妙想天開之論、

夫律呂五音之爲七音、實以角與徵間、羽與商
宮間其遠差相隔過遠、故增變徵變宮以爲
彌補、從角起三分損一而得變宮、從變宮起
三分益一而得變徵也、九思輩固皆未能明
乎此也、是書涉及河圖洛書八卦等說、於岐
塗、惟書中述制器殊爲完備可取、乾乾精
算術、與梅文鼎爲友、亦好學之士、惜騖爲
奇說、遂致怪妄而不實云、

皇明樂律書六卷 北平圖書館藏抄本

不箸編輯人名氏、書中或署王邦直撰者、蓋為輯錄其一部分、按邦直、字子魚、即墨人、箸有律呂正義行世、是書共六卷、卷一卷二為樂書、卷三為樂書附錄、卷四卷五為律書、卷六為律書附錄、其樂書論樂歌之節、鐃歌鼓吹樂舞之容、聖朝樂舞樂舞器服及八音制作種種、所論殊詳、引據書籍亦夥、由古迄唐宋、如經傳所載、以及鄭樵朱熹陳暘等之說、咸為採錄、聖朝樂舞一節、指明代所記為洪武永樂兩朝定武舞文舞之事、記述詳備、如云洪武間定武舞為平定天下之舞、舞士三十二人、皆左執干、干長三尺五寸、上闊一尺、下廣六寸、朱髹、上画雉羽、中畫升龍雲氣、右秉戚、戚長二尺五寸、朱紅漆柄、金裹戚斧、分為四行、每行八人、舞作發揚蹈厲、坐作擊刺之狀、皆冠黃金束髮冠、紫紛纓、青羅生色畫舞鶴花窄袖衫、白生絹襯衫、錦領紅羅銷金大袖窄袍、紅羅銷金裙、皂生色畫衣裕褋、白羅銷金汗袴、藍青羅銷金沿紅羅擁項、紅結子、紅東腰、塗金束帶、青絲大縧、錦臂鞲、雲頭皂靴、舞師二人、執旌以引之、旌長七尺五寸、朱紅漆柄、金龍吞口、懸五采羽九層、每層用塗金寶蓋、紅絲縧穿朱垂絲結子、皆冠黃金束髮冠、紫紛纓、青羅大袖衫、白絹襯衫、錦領、塗金束帶、綠雲頭皂靴云云、按明史樂志所載樂舞、極為簡畧、僅記舞人數目與執器姿狀而已、此於服飾種種、皆能詳記、頗可補明志之闕焉、附錄中為迻錄官書講樂事者、其律書錄王邦直之作、關於律呂圖解制度及五音之序種種、中間雜涉河圖洛書等謬說、王氏論律、本以卦氣定之、推步準之太元經、分寸準之呂覽、主李文利黃鐘九寸之說、固甚牽强無據也、附錄亦為候氣及律應天度律應中星等謬說、故是書、惟論樂制尚可取、殆為明季好事者薈抄而成者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律呂精義十卷 萬曆刻本

明朱載堉撰。載堉，鄭恭王厚烷世子也。字伯勤，號句曲山人，少年時自號狂生，又號山陽酒狂仙客。卒謚端清。其父厚烷因好樂學，載堉受其薰陶，終身耽心於斯，曾發明十二等律，前無古人。載堉以貴族而嗜學，秉性高潔，不慕榮祿，嘗懇辭王爵，朝廷為建坊以奬。卒年不可攷，生於嘉靖丙申，知其年逾七十，尚事撰述。與邢雲路輩多相往來論學，勤懇勇往精神，令人景仰。生平著述頗富，是書為其重要著述之一。全書分內外篇，據自序云：內篇主聲數者為本，外篇主辯論者為末，雖則祖述前賢，師法往古，然非宋已來律家常談也。其內篇之目，曰總論造律得失第一，不宗黃鐘九寸第二，不用三分損益第三，不拘隔八相生第四，不取圍徑皆同第五，新舊法參校第六，新舊律試驗第七，候氣辯疑第八，旋宮琴譜第九，樂器圖樣第十，審度第十一，嘉量第十二，權衡第十三。外篇之目有八，其大概皆古今樂律雜說，而為辯論附焉。今按其書最大價值，厥為所謂新法密律之事，即十二等律是也。彼初覺三分損益之說為不精確，以為律家三分損其一、三分益其一，曆家四分度之一、四分日之一，與夫方則直方五斜七，圓則徑一週三等率，皆舉大略而言，非精義也。經潛思有年，遂造成以十二律黃鐘為始，應鐘為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之新律。書中置有精算等率通圖，以明其義。致中國樂律建立於三分損益，為從古已來遵守之說，今朱氏竟於希望黃鐘還原上而發明等律，以之替代三分損益舊律，其說為千載定理，顛撲不破。清江永最推崇朱氏，有言曰：伶倫造律，后夔典樂，其神解耳聰雖絕人，亦未必能致思及此也。此固出於慕仰，如朱氏誠亦可謂樂中之聖矣。

樂經或問三卷 雙池叢書本

清汪紱撰紱字燦人號雙池婺源人初名烜家貧嘗傭於江西景德鎮爲畫盌之役後之閩中館楓嶺浦閭從遊者甚衆乾隆時以諸生終其學博綜儒經以宋五子爲歸生平著述多種有易書詩四書詮義孝經禮記樂經或問參讀禮志疑等紱初因朱子家禮而有禮記或問之撰[illegible]以樂與禮乃相爲經緯者遂撰是書其發凡云樂之制度大略散見于禮經之中今所可見者

在周禮則大司樂之官在儀禮則鄉射之升歌閒歌合樂射節在禮記則樂記一篇然此或言其官之職掌或言其所用之樂或言作樂之理而律呂聲音器數則又惟散見於漢儒諸家之傳注馬令頗蒐輯以成此書云云彼以樂經無傳乃就經書言樂者彙合成一書以見大略意至美善今按其書卷一首録舜典命夔章次録周禮大司樂末補述樂律五聲八音樂器舞後附或問如干條中明經義辨析精[illegible]於琴[illegible]

[illegible]徽之安置及上弦之法皆詳[illegible]其理紱因精於操縵著有立雪齋琴譜可稱儒家之琴[illegible]器數[illegible]詳自謂器數有所循則樂之理有所寓而可憑則樂教可以復興此意最爲正確樂固不尚空論非制爲實物無足以表現之也惟書中閒雜五行候氣諸說近於肤泛此固爲已往樂家所嗜談者[illegible]詳於琴琴徽安置及上絃之法皆闡述其理紱精操縵著有立雪齋琴譜可稱儒家之琴[illegible]卷二録樂記一篇於記文之

後詳釋章句發明指趣復撰或問多條於聲音性情相關之理多所發揮又録周子通書作樂章予以申解紱之意在補樂經故於此不憚煩瑣也卷三爲樂章曰工歌凡鹿鳴等十一篇曰笙歌凡南陔等九篇惟只具鵲巢采蘩采蘋三篇餘皆闕僅存其目此皆由紱援據舊譜斟酌而成頗具苦心後爲琴譜笙譜其述笙琴指法極爲完備頗足以資參孜末附大成樂譜以終綜觀全書於古樂能詳其

制度見諸實際爲可稱，非止備六經之數已爾。

今樂攷證十二卷　北京大學影原稿本

清姚燮撰。燮字某伯，一字復莊，鎮海人，同治甲子歿，年五十有九。燮治學範圍廣博，經傳子史靡不閱究，且精擅詞章，生平所著如胡氏禹貢錐指勘補、夏小正求是、漢書札記、駢体文榷、散体文酌及詩詞集、傳奇、今樂府選等，與是書無慮數百卷。今樂府選爲書凡五百卷，可謂集曲中之大成者矣。是書共十二卷。今樂云者，蓋指宋以來之雜劇、院本、傳奇而言，以別於古樂也。書中首二卷曰緣起，攷戲之始，雜劇、院本、傳奇名稱，部色，班，南北曲，今曲源流，西曲、小曲、山歌、陶真、連廂及齣、賓白、科第、諢、咢門、開場、打鋪、工尺、砌末、行頭、傀儡、舞說等，皆薈集明清諸家議論記載，如涵虛子、王驥德、胡應麟、方以智、毛奇齡等凡數十家，分綴其說於各條之下，藉以探求本原，非惟引據繁富，可稱觀止。姚氏生當經學研究正盛之時，能移其心力於此，實爲特具慧目者，焦里堂不得專美矣。又其書於小曲、山歌皆所攷證，視其與雜劇、傳奇相等，尤爲難能

焉。次雜第三卷，曰宋劇，為抄錄武林舊事中官本雜劇段數及陶氏輟耕錄所載院本名目。次第四卷至第十二卷，則為著錄元明清三代雜劇傳奇，計自關漢卿迄於黃憲清，所收凡五百十二家，二千零六十六本，內無名氏四百十九本，其數較輓近王國維曲錄為多，搜集之富，用力之勤，可見。考著錄劇曲之書，前有鍾嗣成錄鬼簿、徐渭南詞敘錄，皆為考元明劇曲者所必資。今姚氏復彙輯三代所有，成此總目，厥功殊不可沒焉。惜是書尚為未

定稿本，其中有待修訂補益之處尚多，此則有待於他日之專家矣。

泰律篇三卷外篇三卷　萬曆刊本

明葛中選撰。中選字見堯，河西人，充苑馬卿，喜談音律，與闕蓮勾、鍾伯敬、焦弱侯等為友，風雅士也。所著是書，前有萬曆戊午焦竑序及董應舉序，董序引中選之言曰：吾學得之黃鍾之宮三寸九分五比音之和，而悟所謂含少者，此法失自新莽諸儒修律之後，知黃鍾而不知黃鍾之宮，知三寸九分而不知五之誤為而，知和謬而不知和之說，髦弁承訛踵謬千載，吾忽然得之，推之而無不合，噓之

吸之而無不驗，而後乃見天地造化之不出吾聲吾氣五五。今按其書，蓋由字音以求合律，內中分專氣音、專氣聲、直氣聲。音定位，其論專氣音略謂音實有六，厥用惟五，其一以為和，今並譜之。五音為華，視五音如黑白可辨，用則名為和，實五音之中也，陽之靜，專陰正翕也，於時為樽[illegible]宮，得為長華紐，御以和子中，彼蓋將宮商角徵羽並所主所謂華音者，共為六音，各分內運、外運、內外運者，例如宮音之烘，洪為內，皆魂為外，每字之音又分疾

遲一音之中分配十二律及曉匣端透等聲母讀時依平上去入四聲讀音方式有所謂正昌通元張解合撮例如宮音仲呂蕤檳即為平上正音張口稱蹉即昌音解口中腔即通音合口充竅即元音撮口正昌通元各具四聲故每行有十六字有音無字者空之此音部之大概作用也其事氣聲作十二律聲各為疾比遲比蓋即以事氣音宮音内運疾音興映外運疾音亨欣皆等字合為宮商音内運疾音沆香蒿外運疾音頊軒歡等字合為商以之分為宮商角徵羽華六音華即和也六音復各具干支華音為之和直氣聲音定住者亦分宮商角徵羽和六音以事氣角音外運黃鍾疾遲之蒿好耗豪顛倒平上成好蒿耗以為直氣宮音出運餘皆以此例行成其正昌張解並如前例其言曰陽之動變專為直陰亦變翕為闢於時形之正圓者為隨圓作之裏者為舒數本不易而形易形易而任與俱易遂各占其數焉直氣者形分首末也角今出為首以為之長乃得宮之數宮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退居中以為之中乃得角之數華盡中端以為之和與角正相應諧好之一聲即黃鍾之宮也聲之元也音之長也氣之最洪也笙簫管籥其以此為則乎餘樂器必與此相得而音之劑量在是矣彼意律即據是而得其論殊失怪妄求律必於數人聲能合樂音固不能藉以定律也外篇為論音調及琴瑟等器引據尚稱周詳耳云

唐樂曲譜一卷 說郛本

宋高似孫撰。似孫字續古，淳熙進士，歷官校書郎，知處州。讀書以隱僻為博，為文多怪澀，詩尚可觀。著有子略、緯略、硯箋等。是書所收為太宗、高宗、明皇、代宗、德宗、文宗、武宗諸朝所製樂曲，列舉名目，綴注製作始末，以為參考意旨。美善弟觀其書內容，多與鄭樵通志所載相合，決非出似孫手，當為元明間人抄襲而成，偽託諸似孫者。今按書中所載亦甚脫畧，如太宗四曲只載三目，遺黃驄疊曲。攷唐書禮樂志云，帝之破竇建德也，乘馬名黃驄驃，及征高麗，死於道，頗哀惜之，命樂工製黃驄疊曲。四曲皆宮調也。是四曲皆為太宗時所製也。高宗七曲，曰景雲河清曲、善慶善樂、破陣樂、承天樂、一戎大定樂、公紘同軌樂、夷羌賓曲。按此與鄭氏通志所載相合，而禮樂志則云，高宗即位，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采古誼為景雲河清歌，亦名燕樂，有玉磬、方響、搊箏、筑、臥箜篌、大小箜篌、大小琵琶、大小五絃、吹葉、大小笙、大小觱篥、簫、銅鈸、長笛、尺八、短笛，皆一，毛員鼓、連鞉鼓、桴鼓、貝，皆二，每器工二人，歌二人，工人絳袍金帶烏鞾，舞者二十人，分四部，一景雲舞，二慶善舞，三破陣舞，四承天舞。景雲樂舞八人，慶善樂舞四人，破陣樂舞四人，承天樂舞四人。據此是景雲等四舞合稱景雲河清歌也。其後諸朝綴注亦多未能詳盡。通志所載原屬簡畧，此尤甚焉。攷其所載皆屬燕樂，燕樂之名始於隋唐。高宗以後製作漸廣，其中多雜胡部，皆用之於宴享。此書既不能詳記始末，又多脫遺，殊無可取云。

晉泰始笛律匡謬一卷 聚學軒叢書本

清凌廷堪撰。廷堪字次仲，安徽歙人。家貧，年十二，棄書學賈。二十餘始復讀書，慕其鄉江慎修、戴東原之學，於禮經用力最深，不輟寒暑二十餘載。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授知縣，改任寧國府教授，蓋為便於治學。終其身致力經術，著禮經釋例。又邃於樂，著燕樂攷原，期由燕樂以通古樂。有清諸儒古禮樂研究，凌氏稱最云。是書為鍼砭晉荀勗笛律而作。自序云：晉泰始末，荀公勗

嘗製笛律，乃以絲聲之律度，為竹聲之律度，悉毀前人舊作，而樂學益晦。幸晉朝箱笛之制，列和所對之辭，以及梁武四通十二笛，尚存於史志，可因此以考見其崖略。於是條分而件繫之云云。凌氏以為荀勗毀列和舊笛，改造笛律，最為錯誤，因和之舊律，與梁武帝之四通十二曲，皆可與後世樂工簫笛相合，為自然元聲，勗師心妄作，以欺世盜名也。書中據晉書宋書律志，分條攷證，精論甚多。如指和言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二語，謂此二語最精，樂之要領在是。列和習於器，故能言之。以燕樂攷之，七宮之笛長，七商之笛短，今樂工之笛實應燕樂之七商，故能合三絃，而不能琵琶也。按列和、魏明帝時人，世為笛師，迄於泰始，其年已耆耄，荀勗改律，問其所以，和非學者，亦如漢初制氏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者也。又和之造笛，率短一寸，七孔聲均，荀勗非之，必以七孔參差不勻，始能相應，謂[illegible]能應律，

凌氏則以為雖能應律，其如樂工不能用何。凌氏所據理見，以律管長短不齊，以京房律準考之，則皆以絲聲而定者。絲之七聲，參差不勻，可於琵琶三絃驗之。竹之七聲，率短一寸，可於簫笛驗之，此即與列和所言、梁武所製相合。荀勗固不知絲與竹原有異也。凌氏更攷之曰，絲聲之正律，與本律相應，千古如一也，近以竹聲考之，黃鐘之清聲不應本黃鐘，乃應本太簇，絲聲之黃鐘宮，以林鐘為徵

千古如一也、近以竹聲考之、則黃鐘之徵聲不應於林鐘、乃應於夷則、自京房以來、國家正律、儒者論樂、皆未實加考驗、淩氏論樂、意旨在推求漢魏以來樂之實、況此頗具歷史考證精神、蓋唐以後言樂、率根據史記淮南諸書、互相穿鑿、言愈多而愈晦也、

律呂新書解二卷 正德間刻本

明張敔撰、敔字叔成、饒州德興人、舉弘治辛酉江西鄉試、後仕為禮部員外郎、精於樂學、此書之外、尚有雅樂發微八卷、箸錄四庫全書存目、是書共二卷、前有郜寶序、後有徐充跋、充江陰人、亦嫻樂事、敔門人也、是書專為疏解蔡元定律呂新書而作、其凡例云、律呂新書乃西山蔡氏承朱子之命、研覃其積、始克成書、後學無以復加其說矣、但其大要以簡約為主、篇中悉用古書古語、而以己意附之、其他推說之汎濫、旁正之異同、有不盡載者、讀者往往苦於文義難通、而不終篇、此其所以歷三百餘年而未及施用也、故今所註、每章必提其綱、每節必疏其義、屬援引者必指其書、涉算數者必詳其法、至於辭旨邃深、訓詁難以盡通者、復為圖說論辯、以發明之、庶幾由淺近而造精微、因詳備而得簡約者矣、又云、本書於寸分釐毫絲忽、初秒之數、音調清濁高下之節、靡不悉備、至於名義形器肄習之類、則無一言

以及之。蓋樂之為道。以律呂為本。其他則末耳。況經傳言之詳矣。故今亦不敢汎論也云云。其意蓋專在疏通蔡氏所論律呂。按蔡氏論樂之說。截竹以擬黃鍾之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更迭以得十二中聲。深淺列之。以驗中氣。皆守候氣之法。荒渺不經。啟就其文以鮮則愈煩亂難曉矣。

徽言秘旨 順治壬辰刻本

清孫爾韜撰。爾韜初名璋。字紫芝。晚年號芝仙。別號袖花老人。浙江山陰人。賦性聰慧。幼而好音書。從華亭董若水暨琴師王本吾問琴。得悉指法之秘。比長任俠好遊。善綦弈劍彈琴賦詩。多蓄珍玩以自愉快。視一切家人生產及舉子業不屑為。所至必訪善琴者討論忘倦。時海內論琴咸推嚴天池。遂訪求之。懃懇盡得其指授。自是指法蒼古絶倫。追及推奏。迨後復旁通曲暢。無所不究。積二十年。乃遊京師。明懷宗厘正雅樂。作御製琴操。以宫為君。名五建皇極。商為臣。名百僚師師。角為民。名於變時雍。徵為事。名萬邦咸寧。羽為物。名繹來王。命中書舍人文震亨撰其辭。榜諭國門。募能諧樂府協律依詠作譜者。官以中翰。久無稱旨者。爾韜應之。召見撫琴。上加欣賞。命製皇極等譜。凡曲中所詠洪範風雷雨暘等詞。爾韜審音取法。以散泛滚拂撥剌輪帶寫其情狀。無不曲肖。極其要妙焉。明亡後。移家蘇門。獲與孫奇逢父子遊。是書即孫宗元為之付梓。宗元奇逢子也。書前有壬辰

孫宋元序、庚寅謝弘儀序、孫奇逢序及自序。全書分宮、商、角、徵、羽五音及黃鐘、姑洗、蕤賓、慢角、淒涼諸調，凡六十操。前載五音辯原、琴正議、字母論、審音確議及指法詳著。爾韜雖於琴遵嚴氏，而獨有所折中。其要在期於得性情之正，以防淫靡而已。故謂琴之為道，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得和，和其大聲不宣，詳而流漫，和其小聲不湮滅而不聞。書中於取聲字母指法特具卓識，於清初間可與婁東徐氏並馳驅焉。其字母論有云：十三徽內有中聲、半聲。中聲者，宮為聲氣之中，蓋自宮而下屬乎陰而未暢，自宮而上屬乎陽而始和，故宮在五音屬土，而為中聲也。從一絃而分四，此土之分旺，故其聲沉重而混融，因君之象而尊大也。半聲者，十三徽半律之聲，如黃鐘正聲九寸則黃鐘為徵，而用半聲林鐘為宮，則太簇為徵，而用半聲，以其不可長過於宮故也。安絃動操務要審音別律，不得相越毫釐。吟猱綽注，必遵字母，安頓妥洽。取音自然中矩，何至宮商迭亂而指法紊謬哉云云。此蓋務求能得雅正純粹，所謂實在功夫者，是書後經奇逢孫淦再校刻，名徽言秘旨訂。爾韜自製諸操如崆峒引、敲爻歌、據梧吟、蘇門長嘯、夏峯歌，並收入焉。

正文對音捷要真傳琴譜六卷 萬曆元年刻本

明楊表正撰表正號西峯山人閩之永安人僑寓金陵於琴負重名自序稱絲桐之妙苦志究心三十餘載方得樂隨適化趣從樂生不揣愚鹵旦夕索諸聖流源曲操祕譜精撰古意對正音文理明指要撮聚成類名曰楊氏正文對音捷要琴譜云云今按是書共六卷首載撰者撫琴小影及上絃法授次載聖賢名錄所收自伏羲神農迄於撰者及劉御王一德凡百三十人採輯[illegible]惟列及

己身並劉御其門人也王一德為校寫是書之人實為無聊之至如此標榜求譽有失品格次載琴學須知雜說及面背諸稱指下五功十善等說大多授採舊說第所採頗廣博為他書所不及述指法亦簡明扼要其於上琴定絃調絃入弄敘述最為明晰如云定絃先從七絃用名食指散挑七絃曰仙字左名指按五絃十徽右中指勾五絃曰翁字應是也若不應音或在十一徽十二徽下應翁字乃是五絃緊也宜在五絃軫退緩絨扣向身邊

再調按五絃十徽應翁字音是也若不退五絃宜在七絃軫上絨扣向身外緊緩再調按五絃十徽應和仙翁是也所述雖非琴中高深然為習之者初步所必知其應和仙翁調絃入弄云其法今只知云和琴而是不知法則也予法定音和畢再從容於七絃從順鼓撫聲音次第輪環並揮自然入妙表正於琴操指法蓋具深詣所收琴操凡六十五曲皆附文詞曲前詳載撰人事蹟其中如浩浩歌騰王閣相思曲等皆表正自作表正固好大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炫世為可鄙視但不失為一琴師也

琴瑟新譜四卷　琴學叢書本

楊宗稷撰。宗稷，字時百，別號九疑山人，湖南寧遠人。幼嗜操縵，得金陵黃勉之祕傳，深窺幻奧，於吟猱獨具妙法，凡諸古譜，咸可撫彈，海內傳盛名焉。宗稷於琴復力行提倡，每至一地，廣事傳授，期人人不離琴瑟，復古教化，用心尤堪欽佩。云是書之作，以元熊朋來瑟譜有唐開元鄉飲酒禮風雅十二詩而無琴譜，遂增補之，並就熊氏書中新舊諸譜及卷末祀孔樂章，皆為製成琴曲，全書共四卷，章目一依熊書。攷風雅十二詩譜，載於朱熹儀禮經傳通解，乃趙彥肅所傳，雅樂滅亡，僅有此一綫之延也。元熊朋來製有瑟譜，可謂絕學之傳，而琴譜之作，杳然無聞，只清劉陽邱之稑律音彙攷中有風雅十二詩譜，今宗稷參據熊書製成新譜，使此僅存雅樂得以重奏，厥功偉矣。書中於熊氏律調皆為改定，自序云熊氏雅律通俗譜例，定黃鐘宮為宗俗樂聲合字，與今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耳根習慣不同，施之於琴，全句能入聽者極少，若用今琴律定黃鐘宮為上字，亦難免如陳氏聲律通攷所謂拗澀，即去其二變律，易以上下律，雖不至過於拗澀，終使人掩耳而走，蓋以一字一音入琴，無論用散用按，或散按兼用，總覺聞之恐臥，乃知瑟常用中清雙聲，琴止用單聲，繁簡有別，是以宜瑟而不宜琴，因創為用琴一散一按之雙撮一聲，合詩譜之一字一音，於是按譜彈之，雖一琴獨奏，亦覺氣象雍容，別饒古韻，倘能數琴數瑟並奏，更可知其悅耳。是書於琴瑟合絃之法，記述甚詳，宗稷於古樂舊譜彈奏，皆經細心揣摩，謀所折中，以期不拗於古，不背於今，蓋此事求其完全面貌已不可能，能得其髣髴而不失於雅正，亦云可矣。

琴律譜一卷 刻本

清陳澧撰。澧字蘭甫，廣東番禺人。道光十二年舉人，河源縣訓導。早歲嗜詩文，嘗問詩於張維屏。後治經術，受學侯康。凡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駢文、填詞、書法，無不究心。中年乃專注於經，生平重要著述有聲律通考，爲攷求歷代聲調演變及律度，解釋疑惑，多所創見。切韻攷爲對切韻綜合剖晰，定類辨音，最爲精密。又有漢儒通義，意謂漢儒言義理無異於宋儒，宋儒輕蔑漢儒者非也，近儒專漢儒而不講義理亦非也，其意在會通宋漢云。爲學海堂學長數十年，至老主講菊坡精舍。光緒八年卒，年七十三。是書爲琴十二調定絃法，列舉黃鐘、大呂等十二宮七弦律呂五音。黃鐘宮，大弦黃鐘爲宮，二弦太簇爲商，三弦姑洗爲角，四弦林鐘爲徵，五弦南呂爲羽，六弦半黃鐘爲清宮，七弦半太簇爲清商。定弦之法，吹黃鐘管以定大弦，六弦乃按大弦太簇之位以定二弦，七弦按姑洗之位以定三弦，按林鐘之位以定四弦，按南呂之位以定五弦。大呂宮，大弦大呂爲宮，二弦夾鐘爲商，三弦仲呂爲角，四弦夷則爲徵，五弦無射爲羽，六弦半大呂爲清宮，七弦半夾鐘爲清商。定弦吹黃鐘管，先定大弦爲黃鐘聲，乃定大弦夾鐘之位以定二弦，七弦按仲呂之位以定三弦，按夷則之位以定四弦，按無射之位以定五弦，然後按四弦大呂之位改定大弦及六弦。以全製十二律管以定聲，極爲繁難，主只製黃鐘一管法，先定大弦爲黃鐘聲，此以大弦代律準也。按大弦以定諸弦畢，則按四弦大呂之位，可定大弦爲大呂聲矣。凡大弦不爲黃鐘聲者，皆倣此。按澧此法極簡便，得宜琴家欲叶律呂，此可以爲依矣。彼固精於律呂之學，所論備見聲律通考中，是書僅爲一琴調定弦表，以備琴家之需已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琴學發軔三卷 北平圖書館藏鈔本

原題鑑湖逸士撰、讀其書、知為蘇州人、殆隱君子也、書作三卷、首載琴面背諸稱圖、上古琴論、精義十、三徽七絃論弦、及上絃指法等論、所論雖多沿襲舊說、然亦時見扼要之言、為操縵者所不可廢、其論指、絃、音、意相合、謂絃有性、欲順而忌逆、欲實而忌虛、倚綽者注之、上者下之、則不順、按未重、動未堅、則不實、故遞指嚴、欲鬆、過絃尤須無迹、往來動蕩、上下活撥、音有律、或在徽、或不在徽、本有分數以成位、定令則涸而不明、和於何覺、及其篇中有度、句中有候、字中有旨、音理甚微、令則亂而無字、和又安尋、是以深於音律者、細辨其唫猱以叶之、綽注以度之、輕重緩急以節之、而務令宛轉成韻、曲得其情、音者、意也、意先乎音、而音隨乎意、將衆妙歸焉、故重而不虛、輕而不鄙、疾而不促、緩而不弛、若吟若猱、圓而無礙、以綽以注、定而能伸、紆迴曲折、疎而實密、抑而起、伏斷而復連、此音意之妙、此所云、皆深窺乎琴中之奧竅者也、音樂演奏、心身原須一貫、勿容有所分歧、於其中、可見心情安靜或急躁焉、而琴之撫弄、尤賴於指、故其相合最為緊要、一有雜情、心散意亂、不能成聲矣、卷二、卷三為曲譜、所收凡五十四曲、大抵出自五知齋、澄鑒堂、蓋揚州派也、所載名操甚多、惟於各曲下標舉作者、如陽春為師曠、高山流水為俞伯牙、此皆沿襲舊傳、毫無根據、殊覺無謂、至歸去來詞、將歸操之為尹芝仙作、漁樵問答之為楊表正作、皆屬近人、自須注之、俾明所以、大凡琴家於譜、皆喜託諸古人、藉增聲價、此最為鄙習、亟應予之改正云、

律話三卷　道光癸巳吾愛書屋刻本

清戴長庚撰。長庚字雪香，休寧人，生嘉道間，喜談音律，兼擅操縵，嘗疏箸琴譜三十餘種，吳縣口蔣文勲其弟子也，箸二香琴譜，自謂於律呂之學得其一端，遂發明曲操音調，故長庚於律學頗自負焉。是書分上中下三卷，前有道光十三年自序，云生草萊中，習知民樂，以為與史記律數暗合，尚存十之三四，於是取前賢棄下之數，併所謂妄增誤字者，間見通達者一一拈出，又取宋人十二詩譜姜白石歌曲譜，按笛六孔及琴七絃兩兩相校，以明史記律數一篇之不誤，云云。律數者，即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羽也，此即三分損益法，原為言律者之所本，而長庚據之以與民樂較探討其理，因無不可，但彼贅求[illegible]壽、舉尺干支五行以至內經之說，皆相與援引解釋，直陷入泥塗矣。其書上卷為論史記律數六調五音相生相合變律等，中卷為論十二旋宮、唐宋二十八調及樂譜，下卷論琴曲譜，釋反絃徵等說，大抵皆根據一義反復引申附會成說。琴家每喜談律，以示深淵，入於歧途而不覺，殊姑引書中洞庭秋思釋云：此操之名乃古樂府楚王子思歸歌，作此曲者用杜工部登岳陽樓詩吳楚東南坼乾坤日月浮一聯為骨，孟襄陽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句為腔，蓋作者私淑襄陽，辨香工部也。操中用仲呂巳為宮，以黃鐘子作流徵聲，三段用黃鐘二十餘聲吟猱綽注滯起居十之八九，所以狀流徵也。吳楚當子巳二位，而巳居東南，豈非吳楚東南四字乎。裂土為坼，洞庭楚之湖水名，楚分野上應巳位，同時裂土分封其地即坼字之義也。既用仲呂巳為首二兩段皆用應鐘亥發音，仲呂巳在月卦為乾，應鐘亥在月卦為坤，豈非乾坤二字之義乎。用應鐘亥發音而收音於太簇寅，十月建亥，日躔寅，正月建寅，日躔亥，五行家謂寅與亥合，豈非乾坤日月四字乎。而日升月降，萬古不息，浮字之義存焉。按全書實屬附會

讀此真令人舌撟不能下也、

琴音記一卷續篇一卷通藝錄本

清程瑤田撰、瑤田字易疇、安徽歙縣人、舉孝廉方正、官嘉定教諭、卒於嘉慶初年、年九十、好作深沈之思、與戴震金榜俱學於江永、篤志著述、凡義理訓詁、制度名物、聲律、象數、無不賅備、所著書總名曰通藝錄、是書即其中之一也、書分上下兩篇、上篇記泛音、彼以琴之長三尺有六寸、中布十三徽以表識泛音、泛音者指甫縆弦令不重按而輒彈之、當徽則磬然有聲、不及或過即咽而不發、鼓琴者咸以是為節、心嘗異之、及細審其音、則相錯而鳴於十三徽之外者固甚衆、遂中分之得音一、七徽也、三分之、得音二、五徽九徽也、四分之、得音三、重者一、其二四徽與十徽也、以至十八分之、合得音百五十有三、去其重、得音百有一、乃以朱寫於琴、識其處、及布籌分之、至於十八、而分得之度適如百有一音之數、度其琴之所識、與布算之分杪、皆無爽也、因而重之、至三十六、則百有一之音皆必有音來重之者、而百有二之外之音、乃孑然僅

存其數、然後知其可審而知者、皆六百三十音中之有重者、而其無重者音甚微、下篇則為所記數度、即自中分而遞分之、至於三十六、次第其所分、皆詳細演出、按程氏乃根據琴中能發之音、分析計算、務覈實解、其縝密周到、非惟一般琴家決不可及、求之樸學、亦殊罕匹、傳程氏受學江永、治學長於涵泳經文、不屑依傍傳注、精粹深入、為有清諸儒最、續篇述琴之律度、凡四篇、曰律度出於徽音之分絲竹同源、述曰史記律書生鐘分十二黃鐘

分數以為制律之根、至南呂後必立寸法、述曰律有倍半以資旋宮而倍半之理具於制律陰陽上下相生之先、述曰史記律書律數生黃鐘兩條解並正譌、大抵解釋十三徽雖不主於紀律、而必取於絲音初分之數、正所以為紀律之先聲、紀律以律為萬事根本、取於天運一周、不取於分之初數、而取於分之大成之數、試以琴徽管律合較、可於十三徽之相過相不及處、以為表識、閏徽知律毫髮不爽、後復就古籍所載、疏解闡發、俾明所以、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程氏真可謂見微知著之儒矣、

琴學纂要一卷 粤雅堂刊本

清何夢瑤輯夢瑤字報之南海人工琴客將軍福增格所福藏有曹廷棟琴學以其雖極淹貫而仍沿舊說主一弦為黃鍾仲呂在十徽右終屬可疑乃命夢瑤辨析其說因成是書按廷棟字楷人號六圃生雍隆間浙江嘉善人以畫名亦善鼓琴其所著琴學分內外篇內篇論律正變倍半之理及定徽轉調之法外篇則薈萃古今琴說而以己意斷其是非其自序有云論律者空言其理而不能

於用以指法授受者能施於用而不能究其理於是往往相左蓋其意欲以理與用兼通之焉夢瑤所輯只為內篇其書原分目凡二十二曰明律曰明聲曰變律曰半律曰旋宮曰取應曰定聲曰審度曰制絃曰定徽曰辨徽曰原徽曰定絃曰律位曰聲位曰變曰泛律曰原泛曰立調曰分調曰調絃曰譜辭夢瑤自序云其書規撫蔡書分內外二篇折衷前賢琴論其說甚辨而於正義似有未合者正義本管子淮南子之說以琴三絃為宮而曹以一絃為宮管律生聲之理正義謂氣旋折出至管口即得聲而曹謂出管口尚須加分乃得聲此其不合者也然既旋相為宮則一絃三絃無非宮矣絃音全半相應則下一律乃相應固無異說則亦不害其為同矣云云全書中所纂錄曹書約當十分之四且間為考辨故訂正之處甚多如制絃曹云律管巨細皆同琴絃巨細宜一其有不同者何故不知其不同者正其所以為同也蓋黃鍾九寸屬宮其數八十一三因得二百四十三絲三分

損益以為諸絃之巨細雖若不同然而衡其所得之量仍無不同如黃鍾九寸絲數九絃長九尺林鍾六寸絲數六絃當長六尺而亦得九尺則截其所餘三尺之絲數歸併六尺內則林之長六尺與黃之長九尺巨細仍同與十二管徑圍皆同若合一轍也何云管圍徑同則長短必異絃長短同則巨細必異一定之理也然管之長短異者其聲之高下朗然絃之巨細異者聲之高下不甚顯故復以緩急別之巨細一成不易緩急隨時可更兩者

不可偏廢然則絃之有巨細正取其不同不必强齊其不同以為同也況截三尺以歸併六尺徒虛言耳未嘗有是事也較曹說明切近理按曹書原據蔡元定律呂新書趙孟頫琴原等推衍成說根轉書曲多出臆想未足為通達之作何氏就其書節録而訂正之意亦可嘉可謂曹氏之諍臣焉

琴均調絃一卷 刻本

馮水撰水字叔瑩浙江桐鄉人嗜音律之學兼精操縵幼時從琴家王季湘遊妙擅指法其於音律箸有變徵定位考及此書前有自序畧云琴之轉調旋宮無論以一絃為宮三絃為宮而緊慢各絃皆可旋十二宮之調惟善通琴譜多不明律呂往往本為合律之調而命名反屬不經更有全不合乎律呂者以致操縵之家無所適補余乃就一絃三絃為宮者所轉之五均以及姜白石之側商調為之列表並註明各絃五音之位更於各譜中所謂外調者皆為逐條考證先說後表附之以圖云云其書意旨蓋在明琴絃轉韵也觀其目錄有一絃為黃鍾宮三絃為黃鍾宮說琴調旋宮祇合律呂不應律管說宮絃十徽八分角音應小間角絃散聲說製曲說等其論一絃三絃為宮云二者之說而詳考之皆可旋宮也主一絃為黃鍾者所轉各均為夾鍾仲呂夷則無射五均若主三絃為黃鍾均則五絃為仲呂均再緊二絃為無射均再緊

四絃為夾鍾均二四五絃不緊獨慢三絃一徽則一絃為宮為林鍾均與主一絃者所差只林鍾夷則耳而彼之三絃為仲呂此之五絃為仲呂彼之五絃為無射此之二絃為無射其絃雖異其理則同所云明晰切當洞見底蘊按旋律與定聲原為律可一定聲無一定即律有定絃聲無定絃也故十二律皆可以為宮自宋以來以一絃為宮謂為大不適宮以三絃為宮謂為宮居中央不知其說固皆為通也製曲說云製譜要義則須先明律呂次講七聲明律則一曲有一曲之律以何律為宮則此律之七音具矣有此七聲則聲音之高下備矣然後錯綜其聲以成調則此曲之鏗鏘定矣定前後之緩急則此曲之節奏成矣用律之法如春則夾鍾姑洗秋則夷則南呂取聲之法則商為淒清悲怨宮則寬大和平聲律一明則製譜之法全矣至曲為何均乃以律立宮也調為何音乃以音為用也或宮或商不僅起音畢曲處須有照應句句亦應關合則此調之音方能顯露否則模糊不

清既不辨調之宮商更安問均為何律乎云云此實為深明律理曲旨之言向來琴家僅知彈奏於音律則茫然莫解有所議論亦多錯謬視此為遜矣

卧雲樓琴譜八卷 康熙年刻本

清馬兆長撰兆長字供之號雲亭浙江山陰人幼酷嗜琴初自為彈習漸可出聲出與能琴者游求夫心手合一字必其音音必其調者實不一二覯後遇廣陵魯式龢師事之盡其所學遂得臻於妙境式龢名鼎習派近嚴天池尤擅指法嘗以松絃館一集段句徽數間僅存大畧學者雖以按譜成音自非析之莫窮其奥乃撰琴譜析微並及指法傳之于世攷近世以來琴學虞山以前有浙中以後有廣陵當清初間廣陵徐氏最負盛譽如徐大生越千父子之五知齋徐周臣晉臣昆仲之澄鑒堂再加魯式龢之所傳真可謂天下琴學推廣陵矣又廣陵一派原由虞山衍變而來故於譜亦主有聲無文惟指法有所改易蓋其意在矯正虞山聲味過於希澹之失也兆長是書悉遵魯氏所傳全書作八卷所收凡三十二曲其目與琴譜析微皆同惟增羽化秋鴻二曲按析徽目中原註有羽化秋鴻二曲嗣出字語此殆全受之魯氏者也又附指法二卷亦多本自析徽前有自序及蔡升京胡閑京二序兆長論琴有云天地有自然之籟人心亦必有自然之節不操縵則不能安絃琴之為道其領悟在神其運用在手苟用指一不當則宮商錯雜音韻模糊高下疾徐[illegible]俱失其致而變化益[illegible]指法之不知又遑問夫移我情者之為何物哉此固為潛心体察確然有得之言並可知[illegible]於指法之重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琴經十四卷 明萬曆己酉刻本

明張大命撰。大命字右袞，又字憲翼，福建建溪人。風雅嗜古書，蓄藏於音樂尤所精擅，中年以後專心操縵，撰有陽春堂琴譜及是書。琴譜自序有云：謝絕諸好，而獨以焦尾為吠痂之癖，朝夕收古斷紋及諸名家指法，十餘年於此道，業輯有琴經十四卷。今按是書前有自序及葉向高、劉大任序，後有陳五昌跋。書共十四卷，分文行忠信四集，各具子目，內容為薈集古今論琴之作，分類排纂，各冠小序，敘述淵源演變，可為一琴事總錄，體例亦稱佳善。文集子目為琴學淵源、操縵、指訣、字譜、流源、博古、名操，所收為五音十三徽考辨及五能十善、字母、名操等，名操採輯頗廣，所收凡三百餘操，復就性質區分類別，曰廟堂，收太平引、神人暢等；曰人事，收壓山吟、箕子吟等；曰幽憤，收履霜操、拘幽操等；曰僊羽隱逸，收華胥引、八極遊等；曰天文時令，收風雷引、霹靂引等；曰山外，收高山、岐山操等；曰花木，收幽蘭、猗蘭等；曰物類，收鳳凰來儀、雙鳳等，後終之以十二操、九引及五調諸曲。按此法至善，可籍以窺見琴曲涉及之範圍與情景。視居月琴曲譜錄以時代區分為多，前者無是作也。行集子目為歷代名琴、古琴辨、斷法、琴社，皆屬賞鑒製造之事，掇拾亦廣。忠集子目為大雅嗣音、琴雋，信集為琴窗雜記、格古要論、煞風景、琅環記，皆為關於琴之故事異聞，種種琴為銘讚賦詩。此二集性質髣髴廣汝明琴跡，惟較豐富，且多為古今圖書集成所不及收，故甚堪重視。為綜觀是書，頗具排比整理之功，如各篇所冠小序，兼標注所出，此為簿錄家法蓋銃有著作意旨，論琴之書，此為僅有，祇以流傳稀少，故鮮道及之者，實則為極可存之作云。

琴鏡釋疑一卷 蒔薰精舍印本

廣和欽撰。和欽鎮海人。精研樂藝。著有詩板聽論等書。嘗問琴於九疑山人楊宗稷。得所傳授。是書之作因楊氏所撰琴鏡。每有對之持異說者。撰此代為辯駁。首云。九疑山人楊時百先生選古琴譜著為琴鏡其要有四。曰定板。曰別吟。曰唱絃。曰注音。皆其創制他譜未之見也。此書出後。學者賴之。按譜試彈無不合節。惟一二探綆家頗持異說。謂定板則滯於腔。別吟則拘於法。唱絃則乖於調。注音則近於俗。余因心折琴鏡者。因就所知駁之。今觀書中最着意者。為定板與別吟二事。其論定板云。謂琴無板。直謂琴非樂也。樂之有板。準之古今中外。以及洞獠島夷。無或稍異。且每板時距。亦皆同律。此殆天定者。故有板則音采煥發。無板則音調錯亂。按節發聲。即是天籟。拍手而笑。頓足以衣。三代野人歌且擊壤。此真出於自然耳。音之長者固可間以數板。即音之短者亦可用板之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十六分之一。八分之一已非手指所能及。划十六分之一乎。故無論音之長短。調之緩急。皆可以板表之。論別吟於所謂長短。遊蕩。細畧。緩急。皆詳為製圖列舉。吟猱指法。次數。反復喻解。殆為楊書之箋注也。彼綜合楊氏最後定說。分述猱與吟之別有五。一。犭在本位之上。亍在本位之下。二。犭為進復。亍為退復。犭以一進復為一犭。虛進實復。故但以復為犭。亍以一退復為二亍。實退實復其退為亍。其復亦為亍。三。犭在本位。故皆用本音。亍除本位外。有進上一位。或退下一位者。故兼用他音四。犭以發勁為主。亍以圓轉為主。五。欲揚以連下聲則用犭。欲抑以連下聲則用亍。按楊氏吟猱之法。原得之金陵黃勉之。載其法於琴粹瑣言中。後撰琴鏡復為指法以說明之。最後則於琴鏡補中述為定說。蓋得黃法。更經多時體驗而後始定也。舊時述吟猱多謂在指按處往來動搖。上下出三四分。約四五餘轉。即收於本位而止。詞意含糊。不易明瞭。黃氏用吟定為五轉。用猱定為三轉。其進復退復有一定。如是學者有法可依矣。故琴學經黃楊二氏提倡之後。方法嚴密。人人可習。是書對於楊說能詳釋。所以有裨琴學匪淺云。

琴譜析微六卷　康熙壬申刻本

清魯鼎撰。鼎字式餘，揚州人。生當順康間，酷嗜琴藝，系箋繪事。自序稱浪跡吳門，獲與高人韻士游，花晨月夕，審音定訛，始知琴中真味。自嚴天池先生廣搜名譜，彙訂松絃館一集，得者比諸如意珠，殆非虛譽，益為私淑虞山者。書前自序之外，有康熙辛未王弘序，及壬申汪鶴孫序。書共六卷，所收凡三十二曲。前載指法二卷，字母詳備，解析明允。其中如云：木宜在一二徽間出聲，始得清脆；匕宜在二三徽之間出聲始覺清亮；夕入絃不可太深，勹宜中內相半。云：名指摘絃自六上連至一，或從按處起，則不必拘定七絃，取其急速一氣摘去也；豕三指相靠，以作斜勢，一齊着絃、經經一拂、曰潑，三指屈曲，其節食指稍出於中指、中指稍出於名指，亦作斜勢，一齊出絃，重重一掃，曰剌，拂宜輕，掃宜重，落指勻和，斯為盡善。云云。語簡意核，的為經驗着實之論。觀其所譜諸曲，作風頗近大還閣澄鑒堂，青山踵武天池，發揮光大，為熟操名師，固不待論。已而徐二勳父子於順康間最負盛譽於琴之指法，探微洩奧，極所未盡，海內推崇，尊之為廣陵派，與熟派並肩。鼎籍維揚，與二勳生同時，而齒輩稍居後，當必受有影響焉。各曲皆無文詞，此為虞山廣陵所共主，張右所謂古樂傳聲不傳文也。鼎於琴道，頗具修養，且能深明旨趣。其跋莊周夢蝶云：莊叟超然物表，所思輒多幻處，即如夢蝶一節，夢幻矣；夢蝶又幻之幻矣。琴中傳寫如化，覺音聲皆幻，落指盡成幻境。余謂人生皆屬夢幻泡影，此曲應為如來說法云云。此為能於彈奏之外，深窺妙旨，所謂心知其意也。又馬兆辰跋其箕山秋月云：古澹之趣，觸指而生，巢由佳妙處，先生已得其中三昧，余受其指法猶宗巢由也。考兆辰字拱之，號雲亭，浙江山陰人，著臥雲樓琴譜，受琴於鼎，有聲當時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樂器三事能言一卷 通藝錄本

清程瑤田撰、瑤田字易田、又字易疇、安徽歙縣人、乾隆庚申舉人、太倉州學正、受業於江永、治學勤懇、雞鳴而起、夜分就寢、數十年如一日、凡義理訓詁名物聲律、靡不窮究、著述頗富、有通藝錄行世、是書為其中之一、是書成於嘉慶七年、阮元撫浙、修葺文廟、校錄禮器樂器、徵聘瑤田來浙而問之、瑤田遂就所撰考工記鐘磬鼓三事文字、裒集成編、時瑤田年已七十有八矣、書中各篇、皆考釋周

禮考工記鳧氏為鐘、磬氏為磬、韗人三鼓諸事、為之製圖並解說章句、疏通證明、辨論精審、其中最重要者、厥為解說間字及辨論倨句之法、考工記鳧氏為鐘、有曰銑間、鼓間、鉦間、瑤田以為此間字即兩間之間字、其言曰、古鐘羨而不圜、故有兩欒、在鐘旁言其棱欒欒然、兩欒謂之銑、鍾是以有兩銑也、銑判鐘体為兩面、面之上体曰鉦、其下体曰鼓、鼓所以受擊者、証之言正也、鼓上為鐘之正体矣、体有兩面、故有兩鉦兩鼓也、凡物有兩、斯有

間、鐘有兩銑、兩鉦、兩鼓、於是乎有銑間、鉦間、鼓間也、又磬折倨句、舉所見考工記六事、以明其法、曰冶氏二、曰倨句外博、曰倨句中矩、韗人一、曰倨句磬折、車人一、亦曰倨句磬折、磬氏一、曰倨句一矩有半、即所謂磬折也、匠人一、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為淵、則句於矩、夫中矩者、折之正方者也、句於矩者、折之句於方者也、外博者、折之倨於方者也、句於矩、其句不得過矩之半、倨於矩而外博也、其博於外者、亦不得倨於矩之半也、倨句一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有半者、則倨於矩之半者也、合六事相較焉、而求其度、則磬之倨句為一矩、又益之以半矩矣、凡此諸端、皆發前人所未發、有清樸學、徽州一派、最稱精湛、所謂實事求是者、瑤田尤謹密、有逾戴氏東原焉、

樂詩攷畧一卷 廣倉學宭叢書本

王國維撰。國維字靜安，亦字伯隅，號觀堂，亦號永觀，浙江海寧人。初留學日本，習理科，後漸轉嗜文學。辛壬之際，從上虞羅振玉走日本，此後遂專研國故。曾居滬，為英人哈同編學術叢書。民國十四年任清華研究院教授，十六年五月初三日自沉於昆明湖。國維終身潛心典籍，精粹罕儔，成就宏大。綜其所詣，於文學、史學、古文字學均多有創獲，著述頗富，合刊曰觀堂全集。是書乃集合關於樂

學論文而成，凡七篇，曰釋樂次，曰周大武樂章攷，曰說勺舞象舞，曰說周頌，曰說商頌，曰漢以後所傳周樂考。其釋樂次，為論述古時天子、諸侯、大夫、士所用樂，根據礼記、周官、尚書、左傳諸經，反覆攷證，立論精碻。周大武樂章攷及說勺舞象舞，以樂記云：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考出武樂共六篇，皆在商頌，即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賚、般。勺舞、象舞皆為小舞，勺為文舞，

象為武舞，非大武、大夏之大舞。漢人以勺、象與大武為一，非是，二者蓋同名而異實也。所論精當，有裨樂史。說周頌、說商頌，考出周頌三十一篇，惟維清為象舞之詩，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賚、般為武舞之詩，餘則不能決定為舞詩。商頌為周中葉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者，其撰作時間當在周頌之後。漢以後所傳周樂攷，考漢以後古樂歌之亡佚，並謂詩樂二家，春秋之季已自分途，詩家習其義，樂家傳其聲。詩家之詩，士大夫皆習之，故能存；樂家

之詩，伶人世守之，故易亡。皆篤實不移之論。其中尤以商頌一篇最為超卓，舉出二證：一謂殷武「陟彼景山」，景山應在河南。商自般庚至於帝乙居殷虛，紂居朝歌，皆在河北，其造高宗寢廟，固不得遠伐景山之木。而宋居商邱，距景山甚近，且周圍別無名山，確當為宋詩。一，卜辭稱國都曰商，不曰殷，而頌則殷商錯出；卜辭稱湯曰大乙，不曰湯，而頌則曰湯、曰烈祖、曰武王，且其語句亦多與周詩相襲，故知決非商人之作。王氏治學以謹嚴著，觀此

益見又據此則今日所存古代詩歌實應起始於
周不可冒然肆語殷商也

樂說二卷 味經齋遺書本

清莊存與撰存與字方耕江蘇武進人乾隆十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歷充各省鄉試考官並提督學政官至禮部侍郎為學貫通六經悉有撰著於易以六日七分為經以馬班天官地理律曆各書志為緯能言諸儒所不能言有彖傳論著於書不分今古文文字同異而剖析經義深得孔序書孟子論世之意有尚書既見二卷書說一卷於春秋專主公羊董子雖畧采左穀及宋元諸家之說而無何邵公所譏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諸弊本趙氏汸春秋屬辭例櫽括其條正列其義以成一家之言有春秋正辭十二卷厥後從子述祖外甥劉逢祿等暢發其春秋遺緒遂衍為今文學派焉所撰是書分上下二卷首舉宋史燕樂志七字譜配古律法及毛氏竟山樂錄配古律法指其謬誤並載所定配十二律四清法依合四乙上尺工凡五六乙上尺字配黃鐘迄應鐘十二律復上下推衍為三十六聲云等聲皆具之不盡用唯用十六聲

黃鐘為宮之元聲、大呂為宮之定位、以元聲居定位、是為黃鐘之宮、以元間居定位是謂大呂之宮、宮商角謬當位、自得徵羽和、居其衡、徵與繆恒相易、以成七音、凡十聲、去和繆為七聲、去商為六聲、此古樂之方也、中聲之所止也、云云、次列佩玉七音兼十聲可全可去、上七下五成十二均、元聲定位經緯菶圖、次為成律合聲論、審一定和解、聲應生變解、六樂解、七律解、合樂解、瑟音論琴律攷、諸篇所論大抵拘於經籍、以為解釋、撰者原為今文

啟蒙大師、專求所謂微言大義、其於樂學本身、蓋非能深明其故者、如七律解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此盡屬歧談、無關樂學、然若以經學視是書、則自有其不沒之價值焉、

樂書正誤一卷 吳興張氏擇是居重刻宋本

宋樓鑰撰。鑰字大防，鄞人。隆興進士，歷知溫州。光宗時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繳奏無所迴避。未幾以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請還講筵，彭龜年攻侂胄，出知外郡，鑰奏留不得，尋告老。侂胄誅，起翰林學士，歷同知樞密院參知政事，卒謚宣獻。鑰通貫經史，文辭精博，是書自序作於嘉泰二年，時韓侂胄尚未伏誅，當為告老鄉居無事遣情而成者也。序畧云：近歲得陳禮部樂書，謂周禮止以圜鐘函鐘黃鐘為宮，如三統三正不過子丑寅而止。又謂古無四清聲，痛夷樂之入中國，必欲盡去之，頗與其它論樂者異。閑居無事，讀之盡二百卷，苦其舛錯無所考證。閩建昌陳史君刊此書與禮書並傳，取而校之，賴以改定者甚衆，又亦互有得失，併為質之經傳而是正之，尚三數百條云云。此蓋校勘陳暘樂書之作也。暘書於建中靖國初給筆札繕寫進儲祕府，慶元間建昌使君三山陳岐得陳氏家藏副本，命南豐主簿林子冲校刻之，即所謂郡本是也。鑰取而校之，為之正誤，以成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書。按暘書雖非如何精審之作，然全書為卷至二百，引據浩博，且為唐宋以來所傳樂書鉅著，固甚為重要。今觀鑰書正誤行列，極為整齊，校讎亦精。書中首舉卷次及板行字之次第，於所正誤，多具精到。如目錄一百六卷八音云當為一百七卷，則與一百八卷八音相近；一百七卷五聲云當為一百六卷，則與一百五卷五聲相近。此均以寫本校定者，惜今一般刻本皆尚未能改正也。又卷十勇者苦怯之下添入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十二字，卷三十六德再之下添入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十八字，亦均據寫本改定。校勘之學，迄於清代最為發達，辨舛正譌，多有創獲，鑰書當為其先路焉。又近有謂清代樸學導源趙宋者，由此觀之，所言或不為誣云。

樂律明真不分卷附樂律算題一卷 北平圖書館藏傳抄本

清戴武撰、武字紹舫、同光閒人、清之宗室也、潛心物理算學、嘗為會典館校訂樂律樂圖、度量權衡等、所著、是書之外、尚有樂律擬答二卷、排列算法四卷、據是書總序云、樂律之學古人實有未善者、遺漏者、誤會者、謬增者、如琴之設軫、瑟之拴絃、反不及俗樂之軸、得用、鐘之鑄花、磬之偏形、反不及平面正形、音亮、笙之工尺有餘有闕、且贅實管、壎之開孔、只設有五、不知用七、是皆古之未善也、三分損益、上下相生、本為略數、而反復推求、卒未得其環合、而天地自然確音之數、從無論者、管絃鐘磬配音之法、算術比例、皆無詳語、是皆古之遺漏也、凡音七級、回環倍半同音、乃出天地自然、定而不易、上古則定為六律、又增六呂、名為十二律呂、中古乃管、以第一音與第十三音為倍與半、而不言宮商之間、設有半音之管、且宮商排次度數短長、雜亂悖理、近古雖排次改清、仍用十二級全律、是皆古之誤會也、琴絃相準、不言同音而言仙翁、

十三徽分不言勻分而言十三月、琵琶四相、不言相軸之相、而言儀象之象、乃琴瑟之絃、有君有臣、有文有武、律呂之管、顓月吹灰、應于秉支、以及音調忌用五音相尅、妄達五行、强配八卦、皆為荒誕無憑、是皆古之謬增也、竊欲依天地自然之理、解其義、明其理、立其表、詳其算、錄其譜、考其書、著成詳明真切之書、使考音者如手底之觀珠云云、所具見解、極為超卓、雖持論失之簡率、樂律推算固當細密、然能準於物理算術、較妄言存古、不明算法、不通音理者、高出多多、更能於相生相尅、五行八卦、月候灰應等謬說、摒棄不談、認樂律為科學之事、此尤為難能也、是書不分卷、其分目頗繁、計分樂聲、音韻、均、籟、律調、宮歌、謳詠、詞、吟、唱、曲、腔、奏節、拍、工尺、宮商、律呂、正變、清濁、大小、高低、硬軟、尖圓、亮啞、長短、陰陽、剛柔、絃音、管音、簧音、匏音、絲音、土音、鐘音、磬音、木音、革音、瑤琴、徽、錦瑟、柱、月琴、品、琵琶、相、三絃、碼、胡琴、碼、洋琴、岳、笙、簧、序、横笛、膜、頭管、哨、瑣嗦、管、瓦壎、孔、瑟、中絃、胡琴、鼓、琵琶、面、各器絃

等、書中大旨、在明樂律原理俾如何援以製器、以求其用、蓋為一實事求寔著作也、其論律呂有云、管音律呂為本始之名、其度倍半不同音、而高一音、第七管得第一管之半、而聲不應、第八管得第一管九分之四、而聲相應、是度為六級、音為七級、絃音律呂為借配之名、其度倍半同音、音度同為七級回環、第八音得第一音絃長之半、而聲相應、其論音云、音共七級、即得七音、第八音同於第一音、而高一調、第九音同於第二音、而高一調、以至第十五音同於第八音、亦即同於第一音、而高二調、其兩音之顫動之數、相比如第一音顫動一次之工夫、則第八音必顫動二次、第十五音必顫動四次、第二十二音必顫動八次、是為七級回環倍半同音、其於製器八音俱備、闡述詳明、力求使一般製器者有所憑藉、所附樂律算題凡十五題、皆關製器算律之事、設題以為徵答、如武者可謂乎民樂家矣、

瑟譜十卷 影毛氏汲古閣抄本

明朱載堉撰、載堉字伯勤、恭王厚烷子、是書題山陽酒狂仙客、其別號也、原烷受學外舅何瑭、嗜曆算律呂、載堉復承父教、多所啟發、加以天才優越、更窮思潛討、成就宏偉、其十二等律之說、為曠古所未聞、是書前有載堉自撰小序、後有大序、皆嘉靖庚申所撰、蓋為成書之年也、小序述撰作之旨、畧云、古有大瑟五十絃者、伏羲氏初制也、厥後去其半、而為中瑟二十有五絃、復去其半而為小瑟、十有三絃、中瑟空侯、實乃一物、在周名瑟、在漢名空侯、所謂卧空侯也、近世云空侯非瑟者、監空侯也、小瑟與箏、亦乃一物、今之箏音節指法與古小瑟無異、惟豎空侯以五音為均、隔六絃相應、古瑟以七音為均、隔八絃相應、此其頗有不同、而太常雅瑟具十二律呂為均、用黃絃以間之、則謬甚矣、蓋惑於世本陳暘之說、及踵宋制之誤也、慨彼傳習已久、浹洽耳目、自非通儒達士、就究來源、故須旁引博證、以明斯旨、使強歌之聲不絕於世、廼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瑟譜十卷云云其旨蓋在辨明瑟為古雅樂而後來之空侯即中瑟箏即小瑟並歷指古今論瑟之闕失全書共十卷為目二十一瑟屬源流詳考二辨先儒釋清廟之瑟誤三辨韓子之妄四辨楊子之謬五辨劉熙段安節之鑿六辨世本陳暘之誤七辨後漢礼儀志之失八辨五音清濁之序九古有七音二變之說十瑟當以七音為均說十一旁合為和正合為同說十二撮八撮四正合旁合訣十三論琴瑟孰先孰後十四論琴瑟孰雅孰鄭十

五或問瑟空侯十六事類須知十七名賢故事十八名賢諸賦十九名賢諸詩二十古今樂論書中所論備極精審載堉固深嫻樂學者於制度發聲皆能準諸道理而不悖施於實際而弗礙其於古籍所載復能獨具精識啟蒙振瞶最可欽服如辨先儒釋清廟之瑟誤篇於一倡而三歎解云此言其指法也古人鼓瑟之法右手用三指左手用一指各帶鹿骨撥子一其四指以右手大指為主餘三指和之此之謂一唱三歎豈有一人三人之理

哉先儒不達一指倡之三指和之之義故有一人三人之說辨韓子之妄篇於以小弦為大聲以大弦為小聲二語解云蓋瑟音多擘擘音為主而鉤抹之音和之所擘者小而鉤抹者大斯乃小弦大聲大絃小聲矣古人彈瑟之法此尚可考其後於論七音二變與瑟當以七音為均均有闡發故是書可為論瑟書最詳練之作也

風水袪惑一卷月河精舍叢鈔本

清丁芮樸撰。芮樸字較甫，歸安人，生道咸間，性恬退，不事科舉，嗜學，於書無所不窺，布衣蔬食，終其身。其撰是書，蓋感於世間多有迷信術家風水之說，覓求吉地，妄冀福祉者，乃搜集經史中言葬之文，說明其事實，又對術家所持二十四向指南針、先天八卦以及青囊經、楊曾之書，皆詳究其來源，指出所以敷會成說之故，末附錄古今各家論風水不可信之文，意使世人盡袪其惑，勿作自愚，用意良深。書中繁徵博引，考辨詳確。如二十四向一條，謂撼龍經兩云地羅衹有坎山午丁之語，不言二十四向，舊唐書音樂志昭宗時，張濬謂宮懸之制，陳鎛鐘二十架，當十二辰之位，甲丙庚壬各設編鐘一架，乙丁辛癸各設編鐘一架，合為二十架，樹建鼓於四隅，當乾坤艮巽之位，以象二十四氣，則唐季始有此二十四字以稱方位，術家羅經即依此以倣為之者。又先天八卦一條，謂此宋儒之說，有明中葉士子專習周易本義，本義首載九圖，必明人習見易圖，所為無疑，此皆能燭照隱奸，使無所遁影。按堪輿之術，原為空中樓閣，渺茫無憑，一事固有驗與不驗兩端，其所傳當為驗者，故人率篤信而不疑。又其術自古相傳，寖成風習，讀六朝人箸作，即常見有占墓靈應之事，士夫倡行於上，愚民自效於下，如是地師乃得施其技矣。往往巨室之家，積年停喪待地，甚至因爭山興訟成仇者，誠可悲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地理三會集三卷 道光甲午餘姚汪氏刻本

明張亘撰亘字宗道明初池州人學養精粹擅堪輿為斯道大家所撰是書向為傳鈔未嘗梓行道光間餘姚汪應恭始為之校訂以付剞劂汪字梅村亦酷嗜斯道者也書前有汪應恭序及其子元方序又有亘所撰原序云司馬氏曰察地有三會理會意會神會理會者究二氣中和之妙察五行制化之微意會者山川背向來止聚散之情性神會者精神妙於意表而契於理先是書即本此三會作用發揮旨趣全書分上中下三卷凡三十七目大抵上卷論氣脈體向砂水等要旨中卷論張斂順逆星曜諸作用下卷則為下葬倒杖淺深之法其書遵依宋廖瑀之說即術家所謂楊曾廖賴四大家者也其審地最重乎氣如原氣篇云氣之來也因乎勢其止也隨乎形勢來則積形止則聚來貫不已而止蓄不散則積乃厚故曰主峰端聳而無破漏者此謂之積氣內而五吉成形外而諸山效靈專主於一不分於他此謂之聚氣按觀氣實為地學之權輿書中尚有化氣注氣運氣望氣等篇闡發其義可謂能推本求原者又如穴向篇論分金立向云分金之訣曰山水生氣聚精為星星紋為暈暈員為金員金分轉邊陰邊陽員金轉合半隱半明恰於此中乃証其穴心恰於此穴勿傷其暈紋去浮就實必於堅金故曰金井如此真辨析入微奧妙無窮較諸一般言形勢獨具精義必須深切體會不克明悉其所以也惟其講究偏救謂若遇地吉多病少者或平或鋤除其頑硬作其新彩以求效用此蓋以人工改造天然於理實不可通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八宅周書秘奧十二卷 崇禎年刻本

題黃帝撰蓋屬依託書不見著錄攷漢隋唐諸志所載相宅相地之書今皆不傳蓋術家務矜誇炫世故多改易以示神奇所致耳又術數之書好託名黃帝以示古遠如今所傳宅經等皆是是書共十二卷論八宅各自為卷八宅即八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各述其宮星方位推修造年月時日下手法十二年十二月修造吉凶法推煙火炁路布爻換象吉凶法推八路抽爻換象吉凶法及八宅移徙吉凶等後四卷

述宅元妻元塋元禳法按八宅之說由來已久其法為依文王八卦方位每卦管三山凡戌乾亥皆為乾宅壬子癸皆坎宅丑艮寅皆艮宅甲卯乙皆震宅辰巽巳皆巽宅丙午丁皆離宅未坤申皆坤宅庚酉辛皆兌宅名曰連山卦所謂二十四山也以九星生天延絕五禍六伏分列各方依五行而推之乾坤艮兌為西四宅坎離震巽為東四宅不可侵犯此皆屬五行相生相尅作用相生則吉相尅則凶也今按是書於修造獨詳故術家多以為據焉其言乾宅煙火布

爻換象云乾宅煙火炁路去中宮二十四步或五十三步下火巷宜坐丙任變氣陰入陽位便從下布一陽爻其乾屬金金生壬癸水故先造北屋坎宮又布一陽爻其坎屬水水能生木後立東震宮又布一陽爻通前煙火來路得成三陽爻乾卦三吉名為內卦外象然後木能生火次立南屋屬離又布一陰爻火化為土又於坤上立屋開門又布一陰爻土能生金後立西屋兌宮又布一陰爻兌宮收功得成六爻地此所云云蓋求五行互生無尅也其說頗具義理可

以存備一家不必以事情之有無以論存廢也

地理穿山透地真傳一卷 康熙戊戌刻本

清張鳳藻撰、鳳藻字九儀、浙江嚴州人、諸生、充廣西全州吏目、精通風鑑、一時省中大吏多挽之看驗、衙署又嘗赴部選、故踪跡遍南北、馬生平所著書尚有地理四彈子及地理砂水要訣等、是書前有德清徐元正、鄞縣仇兆鰲、山陰吳銓諸人序及自序、自序作於康熙五十七年、時鳳藻已八十五歲矣、書中所論皆遵賴布衣催官篇、命名穿山透地者、即由先識穿山虎方行透地龍、渾天開寶鏡、金水月相逢四句歌訣也、相傳郭氏葬經、楊救貧、蔣大鴻、幕講僧等人之說、謂為不足據、按催官派最重砂水、富貴貧賤吉凶生死、皆由此定、講究作法、其意明晰、穿透與秘訣、造化在手、任我推移、可以改天命、奪神工、書中載透地配合穿山法、即見公位斷、說謂據是以斷某房興某房敗、某房絕、其言有曰、地有五局、舉一局言之、餘盡如己、假如穿得二十四山、此處山頭結成大局、開穴放棺、透地得土龍、與外火來生內土、名曰生炁、曰食神、相逢得吉、便發科甲、作顯官、得火龍為外火來助內火、名曰比肩、曰旺神、相逢得吉、便發丁發財、白衣做官、得水龍與內水去尅外火、名曰妻才、曰奴砂、相逢亦吉、便發財帛人丁、為官祿厚、得水龍與內木出生外火、名曰洩炁、曰退氣、相逢不吉、便退財敗家、漸漸消條、得金龍與外火來攻內金、名曰煞炁、曰破鬼、相逢大凶、便出盜賊、犯人命、殺人、人殺絕滅、按此云云、亦就形勢立論、雖涉於神奇、而能言之成理、較諸空虛飄緲、悠謬無根之談、尚高一籌、其後備載所歷諸墓繪圖、解說其所以興敗之故、於地學中可稱佳構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地理不可學四卷 光緒丁亥刻本

是書未著撰人姓氏、前有自序、署曰方山逸人、於書中見知為袁姓、字莘農、葉縣人、其自序略稱生平功名學皆無成就、光緒庚午赴秋闈、寓于汴、有臨潁薛君、堪輿名家、與有獲鸞所長、後殫心竭慮、朝夕講究、深中肯要惜綮梗未未一日寤寐間、似有大士現身說法、乃恍然悟龍穴真象云云、術家之言往往如此、姑言姑聽可耳、撰者蓋亦一功名不就、改業地師以資生計者也、書分四卷、首載地理不可學十則、言斯道陰陽造化、神妙難測、不易精通、精通之後、又不易遇、輕財好禮之家、厚幣重聘、此於地師甘苦、盡情道出、第二卷中分十二章、曰辨明地理不可學、曰認龍、曰認穴、曰認砂、曰認水、曰認氣、曰立向、曰平洋平陽認龍、曰山中認龍、曰論氣運、曰辨龍辨砂、曰論覆驗舊塋、書中要語皆備具此十二章、其所憑據、大抵為葬經、催官篇、玉髓經、鐵彈子諸書、綜觀其說、以認氣為最要、以龍穴非氣無以貫串、砂非氣無以拱峙而峻拔、水非氣無以縈迴而環繞、故善觀龍穴者、必善觀氣、帝王之地、其氣五色、宰輔之地、其氣純一不雜、翰苑之地、其氣文明秀麗、公卿大夫之地、其氣祥瑞堪挹、以至富厚之地、其氣亦必蓬蓬勃勃、鬱鬱葱葱、按審看一地、其氣勢壯弱、固極關重要、祇是術家搬弄空虛、妄指禍福、為無聊也、其第二第三第四諸卷、皆記載生平所經歷墓地、及地理歌訣等、要之、是書大多依傍舊說、無甚特見、又言詞誇張、態度鄙陋、直一村學究口吻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風水二書形氣類則四卷 光緒刻本

清歐陽純撰。純字理菴，瀏陽人，為世族，好讀書，通儒術，尤精易數河洛。書中自序云：紬繹所聞父師之言，遠溯仙籍，近驗名塚，分晰龍格、沙水、脈絡、穴情、堂局、案對、官鬼、曜禽為十二類，綴成四卷，名曰風水二書形氣類則，蓋為統論一般者。今按書中要目有星體、龍法、望龍、四逆、三刼、峽脈、穴情、朝山、官鬼、禽曜、堂局、催官、急富、沙法、經星化炁、九星穴法、分房吉凶穴等。其論龍穴最重氣脈，謂入穴之脈便是真龍，有真龍

必有真穴，初學者以大幹大枝膠葛胸中，竟略於脈穴，以是得龍而不得脈，得脈而不得氣，至使真穴每審錯過，作四真歌以明此義，並為之繪圖詳說。又其論剝胎換骨頗具精識，云剝胎換骨是剝去粗頑換出秀嫩，統而言之曰過峽，曰跌斷，曰老龍抽出嫩枝，皆是。書云老龍抽出嫩枝柯，跌斷不嫌多，不字恐誤，老龍過嫩即結，何待跌斷之多也。蓋嫩枝而煞已盡矣，若跌斷又多，扯正幹之氣不來，龍氣怯矣，前去必無真穴。若嫩枝另起祖山，有關有帳，變成枝中之幹，

又與正幹同論矣。按此頗能補正舊說之不當。地理一事固多無稽之論，然能審情度理，發揮旨趣，不流入荒謬誕妄，則即可取也。是書雖言禍福而未入邪僻，故尚不失儒者之態云。

山洋指迷四卷　乾隆丁未刻本

明周景一撰。其生平事蹟，據山陰吳卿瞻序，稱為台州人，本業儒，而性躭山水，得青囊之秘，人以地仙稱。永樂間遊于越，館吳氏，數為指點善地。正統時辭歸，貽以是書，珍為家藏，遞傳弗失云云。按山陰吳氏為巨族，明清以來丁齒繁衆，其言或可信也。是書原有傳刻，但皆殘零不全。此為吳氏家藏全帙，並由吳卿瞻與友人吳門俞歸璞校勘疏註。吳俞皆好斯術，乾隆間同客甬江，乃為編輯，授諸梨棗。書共四卷，前有山陰姚雨方序，及吳俞二序。第一卷首論巒頭為本，為全編立言大旨；次論開面地步。開面以分斂仰覆向背合割八字察看，即必要分而不斂，仰而不覆，向而不背，合而不割，方為開面，反是則為不開面。地之真假，皆視開面有否為定也。地步以縱橫收放偏全聚散八字察之，即[illegible]要縱長橫廣，收小放大，局全而聚天也。第二卷分論開面，第三卷分論地步，後以開面地步包括形勢星辰，為山法諸篇結束。其饒減挨棄倒杖淺深四節，乃立穴定向之準繩，所以補莫法之未備。第四卷專論平洋。綜觀全書，以巒頭為本，極注重形勢，其言曰：巒頭真，理氣自驗；巒頭假，理氣難憑。學者必待巒頭精熟，地之真假大小，穴之吞吐浮沉，卓然有見于胸，然後講求理氣。按地學一道，原多空虛之論，而比較之中，言形勢者尚可[illegible]乎實際。其以陰陽順逆辨山水貴賤吉凶，則尤甚誕妄矣。是書於論平洋，極詳盡精到，論點穴亦明白曉暢，他書皆不能及耳。

入地眼十卷 道光間刻本

宋辜託撰據書中劉是到序云為南昌人生四歲而孤劉度豐城世皆稱為託長云得神龜點睛目光下徹入土數尺云云按是書從不見著錄劉序云云蓋得諸傳說不足置信術家之言多出依託撰者誰何可不必深究云書經久傳皆係寫鈔道光間南昌萬樹華始為校梓公之於世樹華字仁卿諸生精堪輿之術者全書共十卷分論天星及龍穴砂水向諸法其說與賴氏催官陳氏撥砂吳氏夾竹梅花葉氏理

氣三訣張氏山撣子琢玉斧皆相為表裏文詞間用語錄體以撰者為僧人而又取其淺顯易曉故也觀其所論多偏重形勢所謂巒頭是也按地理之術原有二事一為理氣一為形勢言理氣者純取八卦五星以定生剋言形勢者則專指龍穴砂水之相配又是書於向法論述特詳述立向翻卦法訣等[illegible]往者於此多忽畧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形勢[illegible][illegible]總以龍之生死穴之有無砂之粗秀水之曲直向之純疵為緊要[illegible]書中論砂法有云砂形吉而在於吉方則應驗愈速若凶砂而居吉位福未必全砂形吉生於凶方則休祥減力若凶砂而居凶位禍不旋踵龍向之吉而吉砂森列則富貴愈盛故撥砂之法全在作者善於體認形體方位理氣必運用精細撥吉則吉撥凶則凶云云斯道原多有運用其佳地獲福之說本無所謂惟能言之成理用備一家自亦可以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陽宅愛衆篇四卷 嘉慶五年刻本

清張覺正撰覺正字佩鳴信都人也自云少年時久病不瘥因以務讀後過熟陽宅者謂其宅坤門游年至東樓是禍土及遵其說改正病果獲瘳從此乃篤信斯術耽心研究得盡悉宅與焉所撰是書共四卷每卷之前皆有自序卷一論述相宅注旨河圖洛書八卦五行及東西四宅相生相剋之理卷二卷三述相宅定規門向吉凶靜宅靜動變化格動變化宅諸式卷四述修年月吉凶神煞等等其學說憑籍大

然為陽宅集成闡解大全陽宅大全及協紀辨方選擇集要等書及復引申詳解術家向好附會故皆輾轉曲譬務期成說而已考相宅之術源淵頗古漢志形法家即載有宮宅地形而黃帝宅經一書雖出後人依託傳流亦已甚久為後來相宅所根據綜其術不外游年與八宅游年即依八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位向各配九星九星即生氣天醫延年絕命五鬼禍害六煞伏位是也從中推求五行生剋陰陽配合之道其吉與凶敗之說固屬無稽然存之以備方技

一家自亦可以又觀其言五虛五實謂牆垣不完是一虛宅大人小是二虛門大宅小是三虛屋大木小是四虛宅大屋少是五虛牆院完全是一實宅小人多是二實宅大門中是三實宅小六畜多是四實道水獲抱歸東流是五實(注)頗具義理尚非甚荒誕也覺正是書於番卦九星紫白及宅之格式批解尤詳且文詞淺顯易明故術家多依據之焉

撼龍疑龍經批注校補四卷 光緒十八年刻本

清榮錫勲撰。錫勲字咨岳，醴陵人，諸生，種學積文，究心堪輿，游踪遍海內，所至公卿大夫皆優禮爭延，為卜吉地。光緒間命各省選熟習堪輿之人，以資委用，錫勲曾被召入內府。所著是書之外，尚有地理辨正翼。是書前有吳錦章、况桂馨諸人序及自序。其書蓋據高其倬批點及冠宗[illegible]註予以整理校補者，自序云：取二經反復體會，仿顧君廻瀾讀綱鑑法，每篇發為總論，以撮其要，仍將冠註依次編列，而高批則分疏各句中，以便一覽豁然云云。按撼龍疑龍二經，舊題唐楊筠松撰。術家相傳筠松名益，竇州人，掌靈臺地理，官金紫光祿大夫。廣明中黃巢犯闕，乃竊禁中玉函秘術以逃，後乃傳授其術。術家之言，殊無憑據，不足置信，然其書流傳已久，實為地學言形勢者之所宗焉。又按撼龍主旨在辨九星形體吉凶行度大法。九星者，即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左輔、右弼是也。疑龍主旨在辨枝幹行度結作大法穴象真偽，因撼龍重辨星體，故多從高山立論，如此易於熟悉形勢，其九星皆各別為說。疑龍則辨認枝幹，教人如何尋龍審穴，蓋以形勢難齊，不無疑似相間也。全書撼龍原作一卷，疑龍作三卷，榮勲合併為四卷，首附載高氏墓圖記及冠氏原序，末載朱子山陵議狀。觀榮勲所校補議論簡括明晰，多能發揮書旨，於九星各加論斷，反復剖解，究其徵奧，又復引經據史，刊謬拾遺，如統論篇於須彌昆侖之辨，歷引史記、漢書、閑國方略、聖武記等書，凡萬數千餘言，其用力之勤可知焉。

琴懷堂琴譜 康熙年刻本

清雲志高撰、志高字載青、號逸亭、廣東文昌人、少孤、甫六齡、為亂兵掠去、輾轉至京師、會稽周氏憫而撫之、初學書法、盡心摩習、久念此只可供人玩好、不足以陶養性情、遂移其志而學琴、晨夕從事、心手俱瘁、雖祁寒酷暑、未嘗稍輟、如是者有年、遂得大成、其平生顛沛流離、牢騷哀怨之懷、感慨不平之氣、莫不於琴焉寓之、後訊知母尚在粵、航海而返、得以重聚、母知其嗜琴、每命撫一二曲、憑几而聽、默默如也、志高語人曰、人心之感物、樂之所由生也、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愛心敬心感者、其聲和以柔直以廉、吾未得母以前、大抵皆噍殺之音、見母以後、嘽緩而發散、和柔而廉直、音之所感、心殆使之然乎、所語雖為母子久失得以重逢、而有所感發、而聲音感人之力、實亦如斯云、全書不分卷、分以宮、商、角、徵、羽、宮羽、商角、徵羽、黃鐘、太簇、姑洗、夷則等音調、凡收三十一曲、據自序

謂三十二操、豈剞劂時有脫落歟、自序云、閒嘗稽於古之所遺、或得四方之士、見聞所及、集古琴譜、得三十二操、余取而刪定之、辨其貞淫、別其同異、疏流溯源、合於大雅、若夫輕鬆脆滑、高潔清虛、幽奇古澹、中和疾徐、十六法、與五功、五謬、十善、十疵、鬥勾三聲之說、學者自取、流連不散、贅之簡端、但疏左右手、俾知所從入而已、持論頗高、較之一般琴工濫合雜言、誇示博雅、以致所謂九不祥、十四宜彈不宜彈等說、羅列滿卷、實高一籌焉、書中前列琴譜參訂姓氏十四人、中金陶吾易程允基寓山、皆康熙間琴學名家、吾易嘉興人、曾供奉內廷、聖祖南巡、進古琴、并太平奏萬國來朝琴譜、今是譜中、有萬國來朝一曲、當為所參稽、寓山、即誠一堂琴譜作者、其跋洞天春曉有云、乙酉仲春、予訪逸亭雲君於羅溪、雲君為鼓洞天一曲、妙指希聲、得心應手、靜聽久之、真令人神清氣瑩、塵滓盡消、其傾倒之意可見、寓山曾從夏于澗學、屬虞山一派、今審志高所譜諸曲、亦極盡古澹清雅之致、蓋

爲同一所趣云。

與古齋琴譜四卷 咸豐五年刻本

清祝鳳喈撰。鳳喈字桐君，浦城人。幼受指法於其兄秋齋。秋齋名鳳鳴，康貢生，性恬淡，工吟詠，日以琴樽書畫自娛。其教鳳喈也，以習琴必敦崇倫理，涵養性情，而後可期靜與古會，蓋一學養深邃君子也。鳳喈嘗遊宦江浙，裹琴自隨，所至名噪一時，問業者恒不遠千里而來，弟子頗眾。是書雖名琴譜，實爲專明理論及彈法製造之事，著者意以各家琴譜但主傳曲操而略此，未備。不知此乃務本之急，能明熟乎此，凡

取各譜曲，依按均可得，毋待於指授矣。故其四卷盡詳理義，不載譜詞。卷一曰弦律考實，其中專明絃律，如謂管律定音，不若絃律之合其自然；絃質內實，隨人手調，從絃本位彈動，按絃本位應聲，一絃可兼取各音，以明具各律，但安其一絃可明其各等之音律。如安以十二絃，而每列各位，尤明其具各音律也。絃以內實之質，隨調按而應聲，因其調按可上下，故其聲應得和同，是以絃設之度均等齊，以戮所準於三分損益其一之數位，統貫乎律呂陰陽以成調，以明

為絃律之所必然、所云雖係參諸舊說、然頗洞諳音律之理、非妄事虛論者可比焉、卷二曰材製、發微此蓋鑒於己往對古琴修治、雖有論述、每極渾括、偶繪圖式、但舉大概而已、終未能詳明其興義、是卷中專論辨擇良材、酌準尺度、由琴之面底裁製、以迄漆灰調塗推磨、岳齦高低湊應、刳腹試音、安暉準位、種種微細之處、皆依次論列、不憚煩瑣、并示以圖樣、且附及所需器具、琴書中似此著述、尚為罕觀、卷三曰學琴備要、此卷主旨在使學習按弹、故於提到絨到穿軫結繩頭安絃下指調和絃念工尺諸法、皆反復詳解、俾獲明瞭、可稱完備、其中附載製琴曲要略、謂製琴曲之法、主先明題神、因題而合用某調、用音以節成句讀、句末應收入某音為頓、而疊之句、不盡用韻、可叶以生音節、便是板拍、句讀停頓、其節之稍息、息復起、句以接之、起句節之音、與前句息之末、兩音必諧協、而無相奪倫云云、語淺意深、洞中三昧、卷四曰弾曲合解、盡屬指法字母、亦極為明允可循、是書能詳人之所忽、略人之所繁、反復解釋、不厭求詳、誠琴

書中不可多得之作也、

琴譜三卷 琴學叢書本

楊宗稷撰。宗稷字時百，別號九疑山人，湖南寧遠人。耽琴數十年，著琴數十事，晚夕撫摩不輟，於指法獨具私詮，發明孔多。平生著述亦夥，皆反復闡說琴理，沾溉後學，[illegible]匪淺鮮，輓近琴書之中，堪稱巨擘焉。是書刊於民國甲寅，時宗稷寄居京師。其中所收，為自撰幽蘭減字譜、雙行譜及流水簡明譜，凡三種，合稱曰琴譜。自序稱幽蘭歸自東瀛，向無減字，雙聲[illegible]石調，唐以後所未聞；流水音節特奇，減字未盡善，七十二滾拂，幾成廣陵散。予既作幽蘭減字，重修流水舊譜，是以付之剞劂，用廣流傳。按幽蘭一曲，為梁丘公撰，為唐人抄寫卷子本，流傳日本。清末遵義黎庶昌刻入古逸叢書中。古琴譜存於今日者，祇此一曲，至足珍貴。惟其譜係直書諸字，宗稷曾手抄以入所輯琴粹，今復照古譜不改一字一聲，成減字譜一卷，又以新減字與古譜字並列合行，為雙行譜一卷，使去今千三百餘年之古調，尚可重聆其節奏，快慰何似。此事固

未可言即為原譜，然能得其髣髴，亦難能可貴矣。據宗稷所攷，謂其中文義實極深奧，如以左手按某徽，連彈他絃四五句，後方彈此徽，亦有不註何絃，只註左手按某徽，連彈三四絃，皆用此徽，且往來彈五六句不換徽者；有言某指不動，隔六七句，然後用此指者；且此指不著明某徽，其徽又在上數句者；有左手不著一字，右手並不註明某絃，但[illegible]右手彈法十餘聲，令人自悟者。此種種處，非細心領略揣摩，不克為之。又其中指法，有與今日指法名同而實異者，如蠲字，今以一絃彈兩聲，幽蘭以兩絃彈一聲是也；有名異而實同者，卻轉、閒拘，今直作挑、勾等字，幽蘭則合數聲為一名也；有互見於各譜而必須折衷者，如半扶、全扶，用大還閣、誠一堂、五知齋、自遠堂，如撥如輪之法，則疏促而有琵琶聲，用理性元雅勾抹之法，則愈多愈分明而無俗韻。宗稷[illegible]原譜諸字，詳加攷索，以與今譜指法字母反復比較，折中參訂，務期不悖於古，切合於今，製成幽蘭古指法解，又新造減字六[illegible]，曰盡為

𦫯、曰尖為半扶、曰夾為全扶、曰穴為蠲、曰兲為五度蠲、曰𠮦為彈附于後、流水一曲向稱難操、操縵家對之無不望洋興歎、其第六段滚拂指法尤為繁難、宗稷既製幽蘭減字譜成、遂以之按彈天聞閣此曲、竟夕得其句讀、後得德音堂抄本其難操又百倍於天聞閣、因用原減字修訂原譜成簡明譜一卷、前人蕪雜不得其節奏者、一旦洞明洵稱快舉、按天聞閣此曲、為道士張孔山作、曾專為此曲作新減字七、宗稷亦附于後、即奋為大打圓、出為小打圓、圓為轉圓、奋為大綽、㨨為放開、猛為猛注、揺為擺揉、宗稷云第六段拂滚兼打圓數句予數年前彈之竟夕、以急拂滚合為一句、緊接打圓兩聲、頓覺融成一片、自謂得之而不敢深信、今全曲極難處、皆不外此節奏、足見當日妙悟非虛、如宗稷者可與言古樂矣

琴話四卷 琴學叢書本

楊宗稷撰、宗稷字時百、寧遠人、弱冠即嗜琴藝、後以無名師指導、竟舍去垂二十年、迨遇金陵黃勉之、傳授所謂吟猱之法、始豁然貫通、凡諸名譜咸可撫弄、音節靡不合拍、於是宗稷善琴之名滿天下、卓然為近代琴學大師、是編共四卷、內容皆關琴學雜事、為宗稷就羣書採輯、并參以己見者、據自叙稱原擬擇其與古琴考體例相合者為續古琴攷、然限於例則割愛者多、且偶有所見欲發明一二自鈔、其得失亦苦無歸宿、因更名曰琴話、古琴攷亦宗稷作、係抄錄古今圖書集成樂律典中言琴事者而成、攷琴書中記載故事者有朱長文琴史、程允基琴談諸書、餘則多見於唐宋以來類書、顧其中皆直錄故事、鮮有考訂、宗稷是編雖亦屬輯錄掌故逸聞、然能就事考覈、抒發新見、尤多己身經歷與夫鑒賞所得、故於其中頗可闚見楊氏琴學造詣焉、其謂琴曲略與六書相似、不外象形、諧聲、會意三端、孔子聞哭者聲甚悲、援琴鼓之

而音同、諧聲也、曾子不見貍首成殘形操、象形也、孔子操文王操而得其人、會意也、關雎之仁鴝聲雎鳩捕物聲、則以會意□會意而兼諧聲者也、平沙有雁聲、人人知之、秋鴻遇妙手對彈無意聽去隱隱有無數雁聲、然不能實指其聲在何處、鷗鷺忘機、與平沙秋鴻有數聲略同者、或鳥聲皆類於此、此外瀟湘之雲水聲、轉柁聲、漁歌之歌聲、櫓聲風雷之雷聲、滄海之龍聲、胡笳之笳聲、車輪聲、石上流泉之泉聲、皆諸聲之顯而易知者、洞天之絳節霓旌、離騷之行吟憔悴、其象形會意處、習之既久、亦嘗髣髴遇之、所論甚高、於撫琴能體會及此超踰古人矣、其於曲文謂古譜既皆有曲無文、後人刻譜者果能以詞見長、按譜填詞、依永和聲、誠為盛事、然亦宜註明某人填詞、庶不失古譜之真如此見解、頗得折中之道、蓋一般鄙俗琴工率以蕪詞俚語入譜、託古作者、實可哂也、楊氏復於諸琴譜中擇錄其敘述生平、自道所學甘苦、及追溯淵源者、以為琴家佚事、並攷證琴家生平時代及師友關係、於琴史裨益良多、惟觀其所據諸書、知撰者此時所見琴書尚不甚多、故每云得書之難、謂於都門搜求十稔、僅得太古遺音、伯牙心法等易見者十數種、噫讀書求書蓋尤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琴粹四卷 琴學叢書本

楊宗稷撰。宗稷字時百，號九疑山人，寧遠人，從江寧黃勉之受琴藝，得其秘傳，遂冠蓋一時。喜藏琴，入其室，榻以外無他物，故嘗以所得琴名其齋，著述甚富，合刊為琴學叢書，凡十種二十四卷，是書即其中之一也。書係彙抄數書而成，計抄平津館刊蔡中郎琴操二卷、古逸叢書中唐人卷子碣石調幽蘭一卷，又摘錄圖書集成樂律典琴部專攷古琴形式、聲音、製作、收藏姓名、年代、銘贊題跋者為古琴攷一卷，目中又載有琴譜二卷，凡收二十曲，正調十曲，變音變調十曲，皆係本自五知齋、識一堂、自遠堂、琴簫合譜等書及黃勉之所撰，惟未付刻，僅備其目，故稱四卷者，指所抄錄琴操等三書而言也。是篇之首冠以自撰瑣言數則，中述黃勉之所授指法，繪圖詳釋，並於不變調而變音之絃徽分註管色合字以為分別，其論指法吟猱，謂舊譜吟猱法皆四五餘轉，此用吟定為五轉，如以某徽某分作直線為本位，得音後自本位

綽上一二分，隨注下過本位一二分，再如此上過下過，即還上本位止，上下俱以腕力行之，審其音則先一聲微停，次二聲相連，又次二聲略分停頓。凡五聲用四轉者同此法，得音後即下隨上，隨下復上，至本位止，用猱定為三轉，得音後自本位注下二三分，急上至本位，再如法上下兩次而止，運指純用腕勁，如物有伸縮力，隨縮審音，則三聲緩急相等，連而不斷為佳。大致吟畧急，猱略緩，所論最能抉發奧秘。舊日論吟法多謂在按處往來慢動，不離徽位，先大後小，約四五轉即收，似此藏而不露，得音實難，故習者每為所囿，幾一動即了，殺不能成聲，今申明此法，古譜不患無聲矣。具於不變調而變音之曲，舉所習羽化、塞上鴻、山居吟三操，謂羽化本正調慢三絃一徽之調，一絃為宮，即管色合字之上字，二絃為尺字，三絃為工字，四絃為合字，五絃為四字，六七比於一二，以正調彈之，則三絃散聲於變調為凡字，屬變徵，變徵不能多用，故避三絃散聲，如須用工字，則於各絃實音取

之一絃十一徽於變調為角為工字於正調為乙字為變宮楊氏為輓近琴學大家寢饋斯道數十年劌鉥心神窮盡奥窔故能辨别明晰是書名琴粹者蓋當辛壬之際干戈滿地欲圖保存國粹之一端焉如楊氏亦可謂獨具深心者矣

琴聲經緯一卷 說郛本

宋陳暘撰暘字晉之福州人道曉音律著樂書二十卷徽宗時以趙挺之言上之朝初為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遂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後歷仕至禮部侍郎嘗與魏漢津論辨樂事漢津議樂用京房二變四清暘謂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黄鐘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黄鐘不可分其所著樂書與兄祥道所著禮書並行于世茲編為叙述各種琴聲之作謂古人之論琴聲有經有緯有從宮商角徵羽文武以上為經聲也黄鐘及大呂閏暉以上十三聲為緯也風雅聲陰陽聲武成聲吟詠聲跌話聲始息聲五音聲五調聲長樂聲胡笳聲止息聲吳聲蜀聲齊聲楚聲度絃摘聲感臑抑揚聲調絃蹴掠聲長彈掉搦聲楚清側聲雅質側聲蹴扶輪指聲宛美清聲高望遠側聲凡此二十四聲為從聲也按琴中各聲原由七絃十三徽互相縱擫得聲合得九十一聲此所述即宮商角徵羽五

正聲二變聲也、從聲者、從中可得之聲也、所舉頗稱完備、其分聲或以情境、或以地域、或以指法手勢、今觀其中、如歲騰蹬之幽蘭古譜、略同大撞小撞、齪近齊撮、鎖似疊捐、其中復講取聲之法、有木、有汎、有散、有末、有剔、有撥、有擘、有綽、有瑮、有齪、有倫、謂右食指第一横文向上歲撥二三絃、畢舉其食指合勢望天、是撥聲也、右指指食指第二横文向上下擊下絃、從寬至急、可十餘聲為瑮聲、按撥字見稽康琴賦摟擽撥捋、與古齊謂其即今之擘托抹挑也、今觀所解、頗有相合、瑮字為今鎖字、其謂可十餘聲、以之按萬峯閣指法於長鎖云、同絃上先抹挑、慢彈二聲、少息、加短鎖得七聲有用九聲者、覺太煩、勿用、是可證古今取聲多有異也、外餘各聲亦均具詳解、故是書於古今琴聲衍變異同、頗足以資參証焉

琴學八則　檀几叢書本

清程雄撰、雄字穎菴、燕山人、有荊軻朱亥之風、遇貧寒嘗為罄橐、喜騎射擊劍、冀為世用、不果、遂棄而學琴、得韓石耕、陝山岷西山人傳其玄奧、每撫琴一弄、幽微要眇、有遺世獨立之意焉、雄性既慷慨、品尤高潔、嘗有貴人延至酒闌樂罷、請鼓琴、艴然不悅、絕絃徑去、里人以百金求指授、擲金罵曰、若錢奴耳、奈何辱桐君、其視功名富貴蔑如也、康熙中嘗客遊江浙間、所交如朱竹垞、曹秋岳、孫豹人、王阮亭、毛稚黄、宋牧仲、皆當時文壇鉅擘、皆贈以詞、雄即以之製譜、曰抒懷操、又薈集諸家遺譜、參以己法、成松風閣琴譜二書、并入四庫、是書為雄於康熙甲子夏由南方返京師、道出山左、於遲長胡子懷署中、有倪汝明陳繪思問琴理、遂擇其淺者數則授之、俾使易習易知、書凡八則、一曰上弦、二曰置琴几、三曰和弦、四曰修指、五曰搭弦、六曰按徽、七曰發聲、八曰取音、雖云寥寥數則、然語語透闢、頗能宣微洩奧、窮其底蘊、其云上弦須略緊一分、而後按徽配合、不致大差、和弦必

取回音相合引而俱長無少參差修指右手貴去指甲之棱角淺不露肉深不露爪始能取音圓綻左手指甲亦須磨圓若能去至肉裡更妙搭弦勾一隨手搭二則第二聲别勾抹挑該是何弦皆可應指而得按徽於緊彈時必須一指捺住兩弦或至三弦始可接續出聲不致間斷所云雖屬麤迹實為操縵者不可或缺之知識繇此以領略則省却口授矣其發聲一則於用指尤多詳解云右手中食二指約用十之六名大二指約用十之四左手大指十分中約用六分名指約用三分中食二指各一分諸指中最有力者莫若大指過却之易於失音故凡劈宜剛而必帶柔意托宜柔而必帶剛意名指最無力打摘忌浮中食指雖有力然單用一指其力仍薄又宜加意凡勾宜重而實剔則脆而輕抹比勾之重者略微挑宜輕而更有情致左手大指綽必曲而至徽注直其節名指按徽極欲堅實宜將中食二指擠緊所云皆為指法中最緊要之處闡發明白可稱獨具秘[illegible]者焉

琴學入門二卷 同治六年刻本

清張鶴撰鶴字靜緲上海邑廟玉清宮道人也粟姿穎異詩書畫具鄙虔之絕而尤耽心琴學每遇知音輒與商訂古調有友常熟王嘯霞與有同好出浦城祝鳳喈所箸與古齋琴譜鶴讀之得悟音律之理會鳳喈以避兵來滬瀆蓋時當咸同間洪楊亂事正熾也鶴獲請教益備聞其議論自是所造遂臻精粹是書共二卷名入門者撰者意學者升堂入室必予以入道門而後得以進也上卷全係摘錄與古齋琴譜卷三學琴備要卷四彈曲合解諸條有琴體統稱琴面底前腹諸名搓到絨剅穿軫法結繩頭安絃法安絃次第橫琴設薦坐位身首頸肩手臂肘腕足膝各規下指調和絃法曲譜字解按譜鼓曲與義念工尺以及指法字母等所錄皆擇其緊要尤便初學者下卷原分二集茲僅刻第一集凡十二曲分為五調别以五音凡例云共計二十曲蓋並二集言也又云內風雲際會漁樵問答平沙落雁石上流泉陽關三疊古琴吟

六曲乃祝氏家傳私譜、攷浦城祝氏昆仲鳳鳴鳳喈並善操縵、鳳喈嘗宦游江浙所至以琴自隨名噪一時弟子甚衆今觀其所收十二曲中如挾仙遊梧葉舞秋風古琴吟圯橋進履等曲皆為初學所必習實不媿入門之名焉又於諸曲中揀擇數曲附填工尺板眼此為諸譜向來所無祝氏與古齋琴譜載念工尺法為所倡始其意以嘗為歌曲膾炙人口聽之易入耳念熟工尺緩急合節自得抑揚悠然之趣勝於指上用功有事半功倍之益

按此說極具理致先讀工尺後習手法則易於成調彼自負高明專此蔑視者實未嘗為初學計也後附擬刻第二集曲目八凡例中所云之風雲際會漁樵問答二曲即在其內目中又載琴絃徽五音定位琴說摘要鼓琴四則三目此當係擬摘錄春草堂琴譜者書中諸曲多有蘇琴山戴蘭崖跋語當與鶴儔同道友也

琴聲十六法一卷 檀几叢書本

清莊臻鳳撰此書或標名曰冷仙琴聲十六法云明冷謙撰附刻於曹溶所輯學海類編中攷謙字啟敬錢塘人洪武時官協律郎為明初人而是書十六曰徐一節曾引及嚴道徹詩幾回拈出陽春調月滿西樓下指遲句嚴萬曆時人其非謙作[illegible]明惟溶與臻鳳同為清初人而竟誤以此書為冷謙作實為疏忽之甚攷臻鳳字蝶菴揚州人善鼓琴與韓石耕為琴友著有琴學心聲毛稚黃序之有云蝶菴愛西湖山水命辰而來雙峯十二橋黝盡其名勝暇則屏居蕭寺臥起禪榻弄絃響答木葉紛墮冷風西來薄寒中衣蝶菴俯而思仰而嘯蓋幾不知天地之大蓮座之小而相忘於他鄉羈旅之中此非深有得者而能然耶其為人淡泊高潔可見程穎菴松風閣琴譜中所載指法即為臻鳳作程寓山琴訣中亦以此書與徐青山琴況二十四論並舉是此書在清初已屬精構矣今按是書所論凡十六法一曰輕二曰鬆三曰脫四曰滑五曰高六曰潔七曰清八曰虛九曰幽十曰

奇、十一曰古、十二曰澹、十三曰中、十四曰和、十五曰疾、十六曰徐、其中所論精到獨多、其論鬆曰、鬆即吟猱妙處、究將動蕩無滯無礙、不促不慢、以至恰好、謂之鬆、吟猱之巨細緩急、俱有鬆處、故琴之妙在取音、取音究轉、則情聯、鬆活則意暢、其趣如水之與瀾、其體如珠之走盤、其聲如哦詠之有韻、論脆曰、脆者健也、於沖和大雅中、促其兩手、而音不至於滯、兩手皆有脆音、第藏之不見、出之不易、右指靠絃則音滯而木、故曰指必甲尖、絃必懸落、在指不勁則音膠而格、故曰響如金石、動如風發、要知脆處即指之靈處、指之靈處自出于健、而指之健又出於脫、論虛與幽曰、下指功夫、一在調氣、一在淘洗、調氣則心自靜、淘洗則聲自虛、高雅之動、操使有幽韻、無論緩急、悉能安閒自如、風度益溢、纖無塵染、足覘瀟灑胸次、指下自然寫出一段風情、其於琴中精微玄妙之境、闡述周詳、盡其所極、學者能於此深加玩索、可以得之矣、

徽言祕旨訂 康熙三十一年刻本

清尹爾韜撰、爾韜字紫芝、晚年號芝仙、別號袖花老人、浙江山陰人、賦資聰慧、幼年病瘵、父使學琴自娛、一日即得師旨、蓋秉性相近也、後復精以鑽研、遂盡明指法音律之祕、比長、任俠好遊、一切家人生產及舉子業、夷然不屑為、所至必訪善琴者、與之討論、初善新聲、漸合古調、時明懷宗釐正雅樂、御製琴操、榜諭國門、募能譜樂府協律依詠作譜者、官以中翰、爾韜應之、召見仁智殿、命撫高山塞上鴻等曲、極加欣賞、遂命辦事殿中、爾韜作譜、凡御製操中所詠洪範風雷雨暘等詞、以散泛滾拂撥剌輪帶寫其情狀、無不曲肖、帝按譜撫絃、一一象旨、不覺失聲曰、仙乎仙乎、於是中外皆稱芝仙、即以為號云、爾韜以供職內庭、得睹祕籍所學彌邃、國變後遁迹山中、旋閩蘇門山水之勝、遂徙家焉、卒年七十有八、是書初名徽言祕旨、友人孫宗元梓於上黨、楊繩武梓於衛源、爾韜以其中尚多舛誤、臨終時屬門人孫淦為之較訂、淦奇達孫也、集其已刻未刻、共得七十三曲、邀友驂金

梓之、遂於書名上增訂字、是書首載爾韜傳畧、次審音確議、敘述古今音學術變情形、次原琴正議、論述聲樂源流、別其雅韻繁絃、俾明正始、以防淫邪、次五音辯、辯說五音指法所具意義、謂幽靜則有泛上泛下、虛罨虛帶也、秘訣則有撞猱、猱撞急緩喚音也、掐撥起別於對徵、一上二上、抄於引繇、疊挑重勾以正其謬、踏先倒退、以變其韻、分吟猱綽注甲甶之理、辯往來吼度游漾之音、所云頓中肯綮、所附指法及注解、多獨具心得之言、謂尸用甲音中指輕輕浮按老

絃、取音方亮、用肉音須將手掌帶測、大拇指仰面貼任子絃、輕輕劈起、不得過重、乇純甲音、手背帶直樹、將中指浮按老絃、托即有力、方得音、後將指動搖、取其餘韻、吟從綽猱從注、畧向徵上而作、如往徵下注搖、即是猱矣、其音猶吟哦之餘韻、非輕搖慢動之謂、才如猱狖之悲啼、隨聲向徵下注搖、非音後重搖連動輕大之謂、其中於進復吟猱、製作減字甚為完備、並列舉擬删指法、如千字實堪稱一家之言、後有代徵言一篇、為孫淦面受之爾韜者、於指法多所暢發

如云散音泛音右手宜去岳山近、實音右手宜去岳遠、滚拂等直去直來、何其大雅、圈䦨畫作一圈、俗惡特甚、種種、於習琴裨益殊多、書中所載諸曲、多為自己創製、如崆峒引、敲爻歌、據梧吟、爛柯行、參同契、五曲、為明懷宗以災疫頻仍、欲消沴戾、以弭天變、撰此命爾韜製譜、會遭國變、未及進御、迨從宋蘇門後、又製安樂窩歌、蘇門長嘯、夏峯歌等曲、皆為詠孫夏峯先生之遺老生活者也、

樂律考二卷 學壽堂叢書本

清徐灝撰、灝字子遠、廣東番禺人、少好吟詠、壯歲精擘經術、性恬淡、不求仕進、隱於幕府、生平著述甚富、有通介堂經說、四書孝經質疑、句股通義及是書、灝之治律呂多受陳蘭甫影響、嘗與蘭甫討論燕樂、而後撰是書、書作上下二卷、大旨在由燕樂以推考古代律呂、彼以從來談律呂者、以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惟其說不知起於何時、淮南天文訓史記漢書所次並同、歷久相傳、已成不刊之典、而唐之燕樂、乃以黃鐘為宮、夾鐘為商、仲呂為角、夷則為徵、無射為羽、二者不能相同、經製律以審其音、則舊次原有未諧、而燕樂實相密和、彼又見續漢志注引蔡邕月令章句曰、黃鐘為宮、以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則徵濁、律呂正義亦謂黃鐘為宮、其徵聲不應於林鐘、而應於夷則、當以夷則為黃鐘之徵、而無射為羽、加以隋志鄭譯曾云、考尋樂府鐘石律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於是灝以此三聲乃姑洗、林鐘、南呂而太簇亦徵有差、用夾鐘乃協、如此則燕樂之次為合於律呂矣、遂即以燕樂之律為古律四均二十八調雖非古音、[illegible]所用律呂實為古代遺法、以凌次仲所云燕樂之源、出於龜茲琵琶、為非是、並謂琵琶古作枇杷、見於釋名、風俗通、漢時早已有之、不待蘇祗婆之來始得其器、按如此之說、則過於牽強附會矣、謂燕樂七音合於律呂、當無不可、謂即古律、則自難定、蓋古樂既亡、後代所作與人聲固相協、究與古合否、則不可知也、灝於書中尚有一最得意之事、為仲呂可復生黃鐘、彼以自南呂以次諸律分下所餘、皆收為五聲、依三分損益之法求之、則仲呂居然復生黃鐘、不知律數推算愈多愈近、然終不能返原、灝竟收其餘數以成返原、此種削足適履辦法、殊為無聊云、

管色考一卷 正覺樓叢書本

清徐養原撰。養原字新田，又字飴菴，德清人。事親以孝聞，父母卒後，遂無意應舉，殫心經術，卓有心得，於算學、律呂尤具精詣。論律呂之作，此書之外，尚有律呂臆說、琴學原始、樂曲攷、荀勖笛律圖注數種，以道光五年卒，年六十有八。是書分緣起、管制、譜法、旋宮、銀字、中管、殺聲、用聲、辨異、笛制、攷誤等九節，旨在解釋管色性質及律呂工尺字譜。其緣起節中

錄舉遼史樂志所載云大樂聲各調之中，度曲協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又錄沈括夢溪筆談所載云於金陵丞相家得唐賀懷智琵琶譜一冊，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鐘、太簇、林鐘宮聲，弦中彈不出，須管色定弦云云，以為唐時已有管色之證。按唐書禮樂志已有銀字中管之名，當時用管定弦，已無疑問，惟工尺字譜，最先見於遼史樂志，繼見宋史樂志及沈括筆談、蔡元定律呂新書、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朱熹琴律說、張炎詞源所有簡字，則為一種工尺草書也。其筆跡清涸已不易辨認矣。後世學者於此所爭辨者在律呂與工尺相配，究應為何字，此問題蓋為最難。因宋以來載籍所言工尺皆屬燕樂，其與古雅樂原為二事，況古雅樂真度漢初叔孫通等即不能知，後世攷求，其難自甚。此書於管制舉錄榫編所載之頭管，頭管者指在胡部管音前也，唐宋調聲俱用此物，元明有簫笛

而管色乃漸廢。譜法一節，舉律呂新書燕樂篇云黃鐘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鐘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為清濁，其中呂蕤賓林鐘不可以上下分，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鐘用尺字，其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太簇夾鐘清各用五字。按此與宋史樂志合，以笛譬之，蓋為小工調，古雅樂當不如是也。其後諸節大抵皆引據載籍，辨證管色，雖非確論，尚具識解，至

養原以管色為求聲之善具，謂隋唐以後俗樂勝於雅樂，俗樂雖俗，不失為樂，雅樂雖雅，乃不成樂，則為着實之論，殊可取焉。

荀勖笛律圖注一卷 正覺樓叢書本

清徐養原撰。養原字新田，浙江德清人。讀書具卓識，於學術源流靡不通曉，偶為邑人評所箸書，錢大昕見之驚歎，嘗為浙撫阮元校勘尚書、儀禮，特精審。生平箸作甚富，舉凡經義、六書、聲律、算術無不及，毋善鼓琴，嘗自製譜，故養原於音律殫心講求，藉以娛母也。是書首錄晉書律曆志所載荀勖校笛律，云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文錄勖問協律中郎將列和笛律之辭。按荀勖以京房六十律之法已絕，乃依典記用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像，其制度備載晉律曆志中，養原錄出，予以剖斷，俾明其說，又特為補製笛像，云荀氏十二笛像蓋依笛之長短各為一圖，笛孔取則琴徽，疏密不均，今限於篇幅，不能悉寫其狀，但辨笛孔上下次第而已。後附表以十二笛當十二律，每笛七孔，每孔各

宮一律並三宮二十一變圖及律度等，三宮者，正聲下徵清角也。蕃原云，十二笛各有三宮，共三十六宮，而三十六宮仍止三宮，何則，古者以聲名調，不以律名調。聲以經之，律以緯之。又云，一笛具三宮，宮變而律不變，每笛應一律，律旋而宮不旋。致荀勗所製笛，原以長短應律，當笛長二尺四寸，笛律則有長至四寸者，且其孔疏密不等，以之較京房之準，似為簡便，以之定律，則尚有未協。清徐灝聲律攷，謂其密者二孔相並，一指不能協，二指又不能容，其疏者則相去太遠，而指不能及，正使言律和諧，尚猶不適於用，況無一音相協者乎，訛謬極是。以誤笛旋作旋廢，後世皆不能行焉。書後並附胡彥昇兩笛十二調譜，兩笛者，一黃鐘一大呂，意以黃鐘一笛七孔已得七調，但缺大呂、夾鐘、中呂、夷則、無射五調，即以大呂笛補之，如此十二律畢具，旋宮無缺，餘笛可不作也，為說亦殊有見，彥昇字竹軒，德清人，著有樂律表微，收入四庫全書。

樂譜集解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隋蕭吉撰。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隋書藝術有傳，稱其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江陵陷，歸于周，為儀同，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所著有金海、相經要錄、宅經、葬經、樂譜等。樂譜蓋即是書也。隋志、唐志均著錄，並作二十卷，惟今已佚，是書為清馬國翰從隋書律曆志中輯出者。國翰字詞溪，號竹吾，歷城人，道光十二年進士，歷仕陝中州縣，性喜輯佚，成書凡七百餘卷，名曰玉函山房輯佚書，唐以前撰述，凡可攷稽，片辭隻字，罔弗搜尋，是書所存，皆論書度之事，謂梁朝所定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按律曆志已指其說為謬，據武帝鍾律緯云，祖冲之所傳銅尺，其銘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所云中書，即荀勗，彼以此古物七品校勘之也。其非梁所定明甚。又謂梁表尺出於

司馬法梁朝刻其度於影表以測影案此即奉朝請祖暅所算造銅圭影表者也經陳滅入朝大業中議以合古乃用之調律以制鍾磬等八音樂器云云按案字以下四十三字為撰志人所云非吉語不應輯錄後又謂漢尺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冷道縣舜廟下得玉律度為此尺晉後尺晉氏江東所用按律度黃鍾九寸之說雖同而所需尺度有古今之異樹樂家於是遂生爭辯然古尺究為如何已不能知衆說紛紛晉宋兩代爭執

最烈隋書律曆志列有周尺晉田父玉尺梁表尺等凡十五等尺五代及宋則有王朴準尺和峴用尺等其多可見逮及清代始用算術推得古黃鍾九寸為今尺之七寸二分九厘古為夏尺今則營造尺尺度乃定然古書價值尚不在所述是非要以能見唐以前佚籍面目為可稱也

樂律義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後周沈重撰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博覽羣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初仕梁為都官尚書後高祖徵之入周保定末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鍾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凡所解釋咸為推服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末以年邁時請還梁許之隋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是書隋志箸錄作四卷唐志名鍾律作五卷原書久佚隋書律

曆志載其鍾律議一篇及三百六十律名目清馬國翰從中輯出為一卷國翰字詞溪號竹吾歷城人有清輯佚大家其鍾律議云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為一部以一部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數也以之分配七音則建日各至之聲黃鍾為宮太簇為商林鍾為徵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五音七聲於斯合備其次日建律皆依次

數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亦以次從以考聲徵氣辨識時序萬類所宜各順其節云云其後列舉三百六十律名目以十二月律分統或三十四律或二十七律各為一部三十四律每律直三十四分日之三十一二十七律每律直一日及二十七分日之三攷漢元帝時有京房造六十律各立名目其各律皆用三分損益法得之者蓋即由仲呂三分損益四十八次也其律名皆甚於陰陽五行之說殊為無謂迨宋錢樂之猶以為未足衍為三百六十律亦各立名目頭緒益紛實則即由六十律之後再三分損益三百次而得之也其意原在求精密完備以為律多則可任意廻旋不知樂中變調至如是之多耶至以六十表甲子三百六十表一年之日則更離奇不經矣重此書當為校定鍾律時所作可藉以窺見元朝人論律大概云

瑟譜一卷 北平圖書館藏抄本

清朱棠撰王鼎宜輯錄棠字丹麓浙江仁和人生當嘉道間擅精琴瑟據自序云少有琴癖略識勾挑既而隨父宦遊楚粵與夫燕趙齊魯及江之左右遍訪名師講求律呂參攷典籍註說購覓琴瑟遺譜務得其源以廣聞見茲將管見所及集訂成書名之曰拾遺瑟譜云云蓋亦篤嗜斯道甚久者是書為其門人王鼎宜受學時所輯錄書前有棠自序及鼎宜二序書中首輯古今瑟名蓋同於雅琴名錄古琴疏體例所輯蕃瑟等凡三十三名內容雖稍失麗雜有欠矜慎前此尚無如是之作故亟可存焉後為論鼓瑟及調絃之法並古今瑟圖大抵主宋姜夔說以二十五絃盡用反對以中絃為君不用之說其鼓瑟論云宋姜夔論定瑟制獨主禮圖二十五絃盡用之說凡瑟具五聲為一均凡五均其二變之聲則柱後折角而取之五均凡二十五聲十二律六十均四百二十聲深得瑟旨按姜氏即止用五音因而五之成二十五絃此蓋避難就易徒博鼓瑟之名而已謂即為古法

則不可也其述定瑟謂將二十五絃以柱架起分爲五排即五均每排五絃自一絃起按合四上尺工字色推移其柱以合之前其柱則清後其柱則濁和既叶乃爲第一排其第二排亦照前之字色高和一調是第二排之合四即是第一排之五六按此只是調琴法耳又述鼓瑟謂只用右手食中二指間四絃撮之以取同聲隨琴聲以成曲故曰琴瑟調和如琴曲操內有滾拂臨歷之指法瑟亦隨而滾拂臨歷之其左手隨右手之所在而浮按於絃柱後以配其勢若

曲有吟哦則左手稍於絃上按抑以俟其節則瑟之能事畢矣致瑟學失傳已久頗不及琴猶有士夫藉以爲修身理性之具迄今傳授弗絕故祭祀典禮雖與琴並列然設而不作徒供點綴若云追尋古奏實非易易今彼但能得其節奏以配琴響自亦足嘉已

嘯旨一卷　説郛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後有明都穆跋謂觀其命辭殆似出於唐人今審其書亦似出於唐人之手所述爲嘯歌樂書中之創著也其前序畧稱王母授南極真人真人授廣成子再數授至堯舜演之爲琴與嘯自后廷廢阮嗣宗得少分其后湮滅不復聞所稱誕妄不足信雜技之書往往託諸古人藉以自重焉惟書中所述多具精旨書分十五章曰權輿曰流雲曰深谿虎曰高柳蟬曰空林夜鬼曰巫

峽猿曰下鴻鵠曰古木鳶曰龍吟曰動地曰蘇門曰劉公命鬼曰阮氏逸韻曰正章曰畢章其權輿一章論嘯之始謂須精神內定心目外息身常足心常樂常定天氣正地氣和風雲朗暢日月調順然後調暢其出入息端正其脣齒之位安其頰輔和其舌端考擊於寂寞之間而後發所論雖失瑣屑要爲嘯歌必須之準備實深具道理焉其中有十二法爲外激內激含藏散越大沈小沈疋叱五太五少外激內激以至疋叱皆屬脣齒之事説明

如何使激氣遏氣極異奧妙作用如諸外激以舌約其上齒之裏大開兩脣而激其氣令其出大沈用舌如外激法用氣令自高而低大張其喉令口中含之大物含氣煌煌而雄者謂之大沈五太五少則為五音十二律五事以十二法應十二律之用致中國古樂雖云失傳士大夫鼓瑟鼓琴尚可得其髣髴而歌唱一事則已渺然無聞蓋輒以此為猥野不肯為伶人作歌多失卑靡求其深沉豪放甚難此書能專發嘯旨實為可貴云流雲至動地九章謂皆古之善嘯者聽而寫其聲者述其於何情景下特宜為之並備記所用之十二法十二律其述高柳蟬謂飄揚高舉繚繞縈徹咽中角之初清楚輕切既斷又續華林修竹之下特宜為之始於大沈次以五少激散越繫而令清終以小沈所述固詳盡然非口授恐終不易為也蘇門劉公命鬼阮氏逸韵三章為阮籍劉根傳授嘯技故事涉近神話存之為掌故可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琴譜指法省文 沚亭自删詩附刊本

清孫廷銓撰廷銓字道相別署沚亭灌長青州益都人少具夙慧讀書有神解長而博極羣書崇禎十三年舉禮部任知縣入清由推官歷仕至吏部尚書祕書院大學士在朝負清望康熙初告歸居山中晏坐著書撰有顏山雜記漢史億歸厚錄及是書據自序云休退之後去而學琴嘗窮日夜忘盥櫛以事之再歷寒暑方得四五矣又以癖病廢不復為顧古調不彈久矣今可能者舊譜流傳及末師手授耳手授則人殊按圖則家異一指之喻破碎枉撓失其家法煩手則入於淫聲猛起或識其北鄙寧復有絃外之音至精之理乎向嘗取古譜時師之法相膠戾者反復極意按之頗有所決擇其亂者去之俾歸於繁殺之中得數十事云云廷銓蓋於告歸後始研習琴事藉以養性也今按是書內容皆為字母指法分通名及右手發聲諸法左手取音諸法所舉殊完備銓釋亦詳

細審其說似得力於君芝仙然絕非沿襲毫無依傍實全憑經驗得來者書中述尸謂大指甲向身扣絃掌爪間有破竹分張之勢故曰劈毛大指螺向徽扣絃推托而得聲故曰托此為以入為尺出為毛不遵嚴氏說也其述厺弗歹雨謂滾名指輕摘七絃至一絃如一聲拂食指輕一絃至七絃如一聲有滾必拂有拂必滾若單用之其法少異即不名滾拂為捌為擂捌食指一連抹過數絃而得數聲擂名指一連摘過數絃而得數聲嚴鼓曰擂象其連聲而急作又分明不亂按清諸家譜即多不述捌擂再如述市皂敪謂剌名中二指輕拂雙絃而出得一聲凡撥剌取聲欲鬆脆須全指皆舒意執方得展放自然合聲拍然撥剌有聲即乘勢指下以拿撲絃然住其聲有肅括之意以下另起絕處逢生也按此諸字大還閣五知齋皆未嘗談及是書之完備可見其述左手卜ミラ才亦皆簡括易曉洵為■得之言往嘗論琴以

藝人重技文人重意二者迥然有別第文人自亦須畢生寢饋其間寤寐以求始克臻於精詣觀廷銓所述雖非如何精絕總皆得諸實際者非一般重意者之可比焉較諸墨客山人抄綴羣說以示風雅者自尤高出多多耳

杏莊太音補遺三卷 明嘉靖刻本

明蕭鸞撰。鸞字伯羽，號杏莊，陽武人，官興武指揮。嗜琴藝，自序云，為童子時，嘗退息操縵，以求安絃比閒徐門之傳，私淑雪窗王氏，極力精研，僅請遺響。既壯而宦，以逮謝政，一日莫能去左右，計五十餘年，文徐門即指錢塘徐氏，徐號宇沖和，精於操縵，洪武間最負盛譽，其曾祖字號雪汀，父夢吉號曉山，皆善琴，錄弟子甚衆，世稱浙操徐門云。鸞此書刻於嘉靖丁巳，有自序，時年已七十，蓋一生寢饋斯道也。又有嘉靖辛酉齊嵩序，嘉靖戊午桐城方夢陽、丁巳彭城黄大輿等跋，書分上中下三卷，首載琴面背諸稱、十三徽、七絃、攷律呂、約義、字譜、源流等，約義即述十二律、五聲、二變之事，無甚精義，字譜舉勾琴總字母，尚云詳備，又列曾氏識字古左手指法，詮釋頗詳，後來如西峯、陽春諸譜，均不能及也。所收凡六十二曲，其前載操縵引一曲，鸞調遊九華山，適人蹤，九華山樵者授以是曲，為初學操縵下手門徑，曲共三段，曰初和、大和、小和，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曲之先，用此和絃，則不致亂不成文，音響齟齬也。諸曲據自序云，甲寅歲出所藏與一二同志，裁酌去取，合徐門正傳者，故所收大抵皆徐氏之譜，各曲分宮意、商意、角意、徵意、羽意、復古調、黄鐘調、淒涼意、蕤賓意、姑洗意等，其曲皆以吟曲冠本曲前，如沖和吟之與陽春，孤芳吟之與梅花三弄等是。鸞云，曲必有吟，如風雷引彼所謂資益吟，善矣，如雉朝飛彼之所謂感懷吟，善矣，蓋其意以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相資有成，牧犢子老而不為時用，感懷傷亡，故作雉朝飛，用以自況，按此種體裁，萬曆以後諸譜尚存痕跡，迨嶶言秘旨即已不甚可見，入清各譜，則皆各自獨主成曲，故此書頗可據以攷見明初琴曲體裁焉。又其曲如滕六吟、君子吟、昭昭吟等，多為後世所罕傳，亦頗有資於研攷云。

琴學瑣言一卷 北平圖書館藏抄本

清朱棠撰。棠字丹麓，浙江仁和人，幼嗜音樂，嘗隨父宦游各省，獲名師指授，琴瑟兼精，是書為授其弟子王鼎宜序之云，以十二律呂視之，惜乎僅得黃鐘一律圖，余因丁艱北上，是以未得十二律呂全圖，是此書只具黃鐘一律也。書前凡例云，專述古法，務屏臆斷，然音律微妙，先儒間有誤解，難以概從，仍據古義相質，罔敢自恃特立己見。又云是書廣集衆說成書，故其中多錄全文，或詳為附註。今按其書，蓋皆參稽諸書而成者。書中全屬律圖，圖凡二十七首，為黃鐘元聲圖，據班固律歷志、蔡沈律呂新書製。謂黃鐘之管積八百一十分，容千二百黍。按漢志有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若水準其槩之語，千二百黍本此。此蓋言鑄鐘之法可以應黃鐘之聲也。蔡書云，黃鐘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積其實也，以此為律本，更云度量權衡皆以此而受法。故棠據此以製黃鐘元聲之管焉。次黃鐘萬事根本圖，此即以黃鐘為萬物根本，謂其有長有容有重，長以起度，容以起量，重以起權，說據舜典、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等書。按古說原為如此，實則以一切度量權衡咸起於黃鐘，就近代眼光視之，實有不符。蓋人類知識進化，其程度顯然不同，斷不能同時以為發明也。次為黃鐘起數用數約數等圖，皆據史記、漢書，其謂起數黃鐘數起於子，以子之一參積之，則子一而丑三，丑三而寅九，寅九而卯二十七，卯二十七而辰八十一，皆以三為法，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鐘大數等等，實皆肢說附會者也。其後更為十二律十二辰、小陰陽、大陰陽，以至律呂生娶諸圖，可謂集律呂雜說之大全矣。設讀者不察，自當如墜五里霧中也。雖然，其能裒輯舊說，詳製成圖，俾一覽了然，亦具相當心思，存之可耳。

操縵古樂譜一卷 明萬曆刊本

明朱載堉撰、載堉字伯勤、號句曲山人、又號山陽酒狂仙客、鄭恭王厚烷世子也、雖以王子而敝屣榮華、篤心嗜學、畢生精力、致力律呂之研求、父厚烷故喜談律學者、載堉受其影響、復加以屢年窮思潛討、且精通算學、用是得造絕境、曾發明十二等律、以代舊日三分損益之法、前無古人、是書為述琴瑟樂譜、首載古傳諸般操縵、即得道仙翁等曲、

琴家用以調絃者、彼以此為古操縵、謂琴以本律散聲為正、實音應者為應、散聲和者為和、瑟以本律大弦為正、左手小弦為應、右手大指隔八為和、彼復舉賡歌、以為學樂之始、製股肱喜哉九句琴瑟合譜、即為操縵、為學樂所必先習者、用笙為合、以笙之音與琴瑟最相合也、笙吹一長聲、琴彈十六聲、笙吸一長聲、琴彈十六聲、共彈三十二聲、笙極力長吹、待三十二聲畢方止、彼以為學琴學歌、先學操縵、為第一

要務、操縵失傳、則雅樂失傳、又以為學操縵必先學定弦、定弦之法用笙、謂凡琴弦散聲為本律之正音、第十徽實音為本律之母、能生散聲者也、第九徽實音為本律之子、散聲所生者也、笙吹合字、上第一弦、按十徽彈之、令與笙音相同、是為黃鐘、次吹四字、上第二弦、按第十徽彈之、令與笙音相同、是為太簇、次吹上字、上第三弦、按第十徽彈之、令與笙音相同、是為仲呂、次吹尺字、上第四絃、按第十徽彈之、令與

笙音相同、是為林鐘、次吹工字、上第五弦、按第十徽彈之、令與笙音相同、是為南呂、其第六弦第七弦散聲與第一弦第二弦散聲相應、此五聲為均之琴、定瑟用琴弦、列瑟十二律中聲十二律清聲圖、其一弦至十三弦用琴定、十四弦至二十五弦用所定之瑟十三弦定、蓋以笙定琴、以琴定瑟也、是書於瑟學發明獨多、此學廢傳已久、琴瑟直為連稱名詞而已、是書除詳述吹笙定瑟之法外、並指黃弦不可不彈、歷舉莊子、淮南、通典、通

志諸書，證明黄弦之必可彈。按黄弦即瑟之第十三弦，律屬黄清，染以黄色，俾易辨識，不知何時竟謂此弦為君，不敢彈，毫無理由也。後更製股肱喜哉九句詳譜，使善歌者長聲唱字，用琴瑟笙磬等器以相協和，蓋載堉意在倡興古樂，使士大夫家傳戶誦，日聞弦歌之聲。朱竹垞謂朱氏河間獻王之後，言禮樂者莫有過此者也，誠非虛譽云。

琴律一得二卷　光緒癸巳刻本

清劉沃森撰。沃森字黔生，南海人，諸生，博雅多藝，工書畫，尤精於聲律之學。凡來學絲桐者，輒喜與之分辨宮商，討論律呂。是書即為專論琴律之作，書前有自序及門人勞芹、傳澤、修等人序。其上下二卷，大約上卷統論聲律，下卷專論琴絃。其上卷論律呂，大抵以管子、律呂正義為宗，謂自古言琴者，皆就三絃為宮之調而論之，轉絃換調者，亦就三絃為宮一調而緊慢之，即不轉絃而換調者，亦止有以三絃為宮之仲呂均鼓黃鐘、夾鐘、夷則、無射等曲，而未見有以一絃為宮之黃鐘均鼓夾鐘、仲呂、夷則、無射等曲也。此尤為三絃為宮之為正宮調之確據也云云。即為闡發律呂正義之旨。彼又以彈琴者欲叶之律呂，則置十二律呂之管於側，調絃之際，以律呂正之，但其正聲應黃鐘均之正聲，則為黃鐘均，應大呂均之正聲，則為大呂均，三絃值宮聲以主調，則為宮調，值商聲以主調，則為商調，此見解極為合理。又書中箸者最得意自負者，厥為甚明仲

呂復生黃鐘之說，彼以黃鐘之度但平分三分損益，遂生而不定，每律每分之數所有奇零不盡之數，皆藏於內，而仲呂復生黃鐘之度，毫髮不差，若拘於數以論律，勢[illegible]纖毫不爽，書其言殊覺無謂，可謂妄費苦心者。夫中國樂律之倍半相生，三分損益，乃[illegible]之法，而自漢京房創六十律，以迄宋錢樂之同沈重等推衍為三百六十律，其旨趣蓋皆在於求能還原，不知損一益一之數，所得雖多愈近，但終不能返回黃鐘原數也，則又何必削足適履以為之哉。下卷論琴絃，據管子所云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云云，謂此即為琴絃五正聲之法，前人忽略以是二字，故絕無確解，所見[illegible]具[illegible]惜其後復據王坦琴旨論述三絃獨下一徽五絃獨上半徽之理，亦闡透得實，統觀劉氏所論，要皆能歸於正，尚無甚偏失驚奇之病云。

樂律心得二卷 初刻本

清安清翹撰。清翹字巽聖，號寬夫，垣曲人，乾隆庚戌進士，授陝西三水縣知縣，有政聲，於學嗜天算，旁及諸子百家，而折中於宋五子，致仕歸，潛心著述，有數學五書、周易比例、矩堂語錄等書。是書為所撰數學五書之一。卷一為論十二律為虛率及連比例為樂律之要等，卷二為論連比例斷比例與樂律及長短經圍三分損益隔八相生黃鐘之長等。其論十二律為虛率云，樂之有十二律，乃虛率，非實數也。蓋律起於黃鐘，猶之凡數皆起於一，所謂一者，如立天元一之一，乃虛率也，是故黃鐘即謂之一，其剖一為若干分，乃算術通分之法，人為之耳。論連比例為樂律之要云，十二律之相生，即連比例之理也，明連比例之理，於樂律之要盡之矣。蓋六律者，即連比例七率，而第七率得第一率之半，十二律者，即連比例十三率，而第十三率得第一率之半也。自黃鐘起至半黃鐘止，或自半黃鐘起至黃鐘止，依連比例術求之，循環無端，相生不已，樂律於是無餘蘊矣。按樂律研究實憑算學，明清

以來凡精言斯道者無不兼為算家蓋此事非同虛談附會可以成說須賴實際理致方可得其結果耳清翹雖生乾嘉間而未能與當時諸儒有所折中但據算以推其理根底切實故能盡情發揮開矇起瞶也其論黃鍾之長有云黃鍾不可以長短論也以長短論黃鍾二千年餘年講樂者之一大惑也尺不可以長短論而星則必均不均不可謂之尺也權不可以輕重論而衡則必平不平不可謂之權也古來諸家所言者律其實所爭者尺也尺與律最相近而實不同尺之分數乃平分之數律之分數乃連比例非平分也尺之比例乃線與線之比例而律之比例乃體與體之比例以此斷諸家之合與不合如視指上螺紋矣此最使論黃鍾者不得一決反復千言為之發醒焉

志樂輯略三卷 嘉慶刻本

清倪元坦撰元坦字畬香華亭人酷嗜儒術專撰儒學入門二曲集錄要老子參註等書是書共三卷卷一曰黃鍾之管曰律呂圖譜曰五音曰二變曰變律半聲曰度量衡卷二曰樂器曰樂儀曰律呂總論卷三曰古今源流曰師儒論正曰周樂舞節書前有陶山唐仲冕嘉興錢豫章二序皆作於嘉慶庚午唐序云州司馬畬香倪君抱古樂散佚之憂獨覃思研究博考儒先諸說而以恭簡為析衷提要鉤玄著志樂輯略三卷黃鍾之管其本也律呂圖譜其要也五音二變變律半聲度量衡樂器樂儀以至古今源流師儒論正周樂舞節一一具載焉今按其書內容大多抄撮諸家略具門類而已殊乏己見亦無何一定依據所謂折中恭簡亦只推重之耳撰者蓋為一儒士好論樂而固不知何所以為樂也觀其師儒論正篇中僅錄陳氏樂書及朱子所論二節其為疏略可見惟述樂器云詩之言樂字字的實如曰鼓瑟吹笙不是說又鼓瑟又吹笙蓋鼓瑟不能自和必吹笙以和

之曰如壎如箎益他音自為一節壎箎二音合為一節同氣也故比之兄弟曰鼖鼓維鏞以鼖大鼓鏞大鐘鼖起宮鏞收宮不可相離也曰吹笙鼓簧以凡竹音按其孔則無聲放其孔則有聲惟笙放其孔則無聲按其孔則有聲故謂之鼓是吹笙必鼓簧也亦具妙解但逍觀其書終為儒士之言莊雅而不求其實際也

泰律補一卷 雲南圖書館刻本

清閔為人撰為人字德修雲南保山人善研樂學讀鄉先輩葛中選所撰泰律善之以所具諸圖尚有闕遺乃為其補足[illegible]中選字見堯明萬曆間人充苑馬卿是書前有為人自序云泰律是周易精[illegible]尋氣音聲直氣聲音即乾之靜專動直四規四衡則周直之用也和音黄內一至四和合先天之乾兌離震順次加卦於其上以及正側之內外無一或差內宮外宮求氣應聲陰陽位置相當卦爻商也角者徵也羽也華也內內外外亦皆各合符節云云按中選之書蓋由字音以求合律所謂尋氣音有六即宮商角徵羽五音及華音五音為用華音為合一音之中分配十二律及曉匣影透等聲母依平上去入四聲讀之則得其音尋氣聲即以尋氣音各音字合讀而得其聲其中有所謂內運外運疾比遲比諸作用其說雖可通實近於怪妄為人所補為其和音應聲諸圖其為說云泰律一書宮商角徵羽皆有和音而音至大小其有和也如一杯之水觸物興波漸次歸中然和

音圖以宮商角徵羽為次者靜則經緯相交紀數大
小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故由宮而商徵而羽角為之
中若動而為用角從中起移角於東移徵於南商移
西羽移北宮移中天迴地旋專變為直翁變為闢陰
陽所以分動靜也一動一靜音韻之和如影隨形伶
州鳩所謂聲應相保曰和是也每一和轄宮商角徵
羽五音每音具六十四共具一千零二十四今泰律和
音圖僅存一百二十圖遺失九百有四故由大外四
而接補之應者聲之答也氣有盛衰聲有正側聲正
則應正聲側則應側每一應轄正側聲一十有五每
音具六十四應六之共具三百八十四應今泰律應
聲圖僅存二百八十圖遺失一百零四故由羽內羽
外十一而究補之中選之說原覺怪異驚人其與律
學相去已遠而為人則更加意引申真千古同調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簫譜一卷 北平圖書館藏稿本

清任兆麟撰兆麟字文田號心齋自署曰林屋山人震
澤人諸生舉孝廉方正學治經術嘗問學於錢大昕王
鳴盛著有夏小正注王鳴盛序之以為確當又嘗有弦
歌古樂譜述記等書是書為就閨秀沈纕江珠所作詩
詞製成簫譜書中有沈纕江珠二序皆作於乾隆己酉纕
二人皆兆麟女弟子也書為沈纕所手抄亦足珍貴纕
序云戊申冬過抱璞齋杜蘭出洞簫贈余余重其誼拜
受之花間月下以了寄興寫情未嘗不憶舊日紅橋夜
冷秋風時也獨余考古人樂書唯簫未聞有專帙林屋
先生嘗言之茲春三月先生過敝廬因請製譜請先生不
之辭閱月成一編見示云云今按書中首載今簫律圖
為依沈氏夢溪筆談所載樂譜管色製成列舉合四乙
上尺工凡等字合配黃鐘下四配大呂高四配太簇下
乙配夾鐘高乙配姑洗下上配仲呂高上配蕤賓尺配
林鐘下工配夷則高工配南呂下凡配無射高凡配應
鐘其中下上配仲呂高上配蕤賓則為兆麟所發明沈
氏筆談原載上配仲呂勾配蕤賓兆麟以為勾字當為

勾之誤、云勾字配蕤賓、嚮未深考、頃謁竹汀錢師於紫陽書院、以律學見詢、謂勾字不解、蕤賓管色無著、茲與鈕子非石推定律呂次第、蕤賓律當高上字分、竊意舊譜疑省作勾、傳寫誤作勾也、又按文獻通考、太常笛譜以仲呂次上穴、為蕤賓正徵、考之月中則又陵節失次矣、蕤賓高上是一定之分也、云云、按此發明最稱精識、故籍之中、魚魯帝虎、舛誤常在、非別心解、不易振落發蒙也、次為略說、採輯周官廣雅等書論簫之語、間為銓釋、並迻錄朱子風雅十二詩譜關雎三章、其簫譜則為

沈綬江珠所撰、鳳凰臺上憶吹簫詞二首、及沈纕撰截句三章、兆麟為之填製工尺、體制大率依朱子詩譜、簡略、蓋原為一時遣興之作、無何可以批評、只覺乾嘉諸老於鑽研經史之餘、尚具此雅興、令人羨慕不已也、

樂述可知七卷 北平圖書館藏抄本

清陳本撰、本字汝立、號筠亭、浙江仁和人、生當雍乾間、嗜儒術、尤好談樂學、所撰是書、蓋鑒於古今樂家多執成見、不遵經說、思有以釐正之、書前有自序及凡例、凡例云、是書條貫表裏、攷鑑同異、皆歷代樂臣所討論、儒先所譔次、孔子曰、述而不作、又曰、樂其可知、竊取見志、別於世之自闢町畦者、又云、是書嵩述衆說成書、故折衷處多引錄全文、或為附註、庶一覽悉其巔末、云云、是書乃薈集古

今論樂之作、而有所折衷、全書作七卷、其內容卷一卷二為律畜及附述、卷三卷四為律原及附述、卷五卷六卷七為律呂、律圖即由十二律呂配合諸圖、皆憑據史記、白虎通、杜氏通典、蔡氏律呂本原等書、律原即節錄國語、淮南子、朱子等所言律呂、則為班志以來諸書論律起數、約數積實、容黍之法、書中間有撰者意見、大抵遵守蔡元定之說、其言有云、五經惟易不言律、餘若周官、爾雅、管子、家語、三傳、國語、呂覽、史記、班書、范志、通典、律呂本

原儀礼經傳通解諸書源流一貫大樂㦹然自宋陳暘樂書不信二變歐陽之秀律通不信三分損益異說一倡效尤無已如李文利律呂元聲王廷相律呂論韓苑洛志樂張敔樂書雜義瞿九思礼樂考李文察古樂筌蹄王邦直律呂正聲季彭山律呂別說何瑭樂管管見劉濂樂經元義鄭世子律呂精義李之藻樂疏毛奇齡竟山樂錄等書人各為說盲瞽自矜證以聲器術立窮矣樣向來儒家論樂皆就經傳所載旁引曲解務求其通自以

為樂學奧秘此中盡具無須他求若欲別覓塗徑攷究是非則視為左道旁門[illegible]不能知第觀陳氏解律名云律有名解始見國語其訓釋大抵陰陽為義而已故朱子云十二律之名必有深指然國語漢志所言如此支離附合恐非本真律呂本原徒訓角為觸徵為祉陽氣施種於黃泉如斯之屬空煩其文而為辞費故陳氏於樂尚非過於迂謬者焉

天基聖節排當樂次一卷 說郛本

宋周密撰密字公謹號草窗吳興人工詩詞淳熙中官義烏令宋亡不仕自號泗水潛夫是書為陶宗儀由密所撰武林舊事中輯出舊事之作原為追記南宋盛時京師情況藉示黍離之感也天基聖節即萬壽節天基為聖節名此名逐朝更換如尚有天寧天中等是據舊事聖節條云今偶得理宗朝禁中壽筵樂次因列於此庶可想見承平之盛觀也今按所載首云樂奏夾鍾宮觱篥起萬壽永無疆引子上壽第

一盞觱篥起聖壽齊天樂慢至第十三盞諸部合萬壽無疆薄媚曲破凡十三盞各以樂器起奏皆載執事人名氏次云初坐樂奏夷則宮觱篥起上林春引子至第十盞諸部合齊天樂曲破凡十盞亦各以樂器起奏兼有舞技雜劇如舞頭舞尾雜劇君聖臣賢爨斷送萬歲聲雜手藝祝壽進香仙人等中閒於進雜劇前復加進念致語等時和恭陳口號八句次云再坐第一盞觱篥起慶芳春慢至第二十盞觱篥起萬花新曲破亦同前以樂起奏兼有雜劇如揚飯

斷送四時歡及美傀儡踢弄兒雜手藝永團圓撮美壽果放生舞鮑老巧百戲等次載祗應人分都管雜劇色歌板色拍板色簫色大鼓色舞旋色内中上教美傀儡雜手藝女厮撲築毬軍百戲百禽鳴等類共二百十六人皆載名氏觀此可知宋代宮中用樂情形又此皆屬燕樂宋樂曲因沿自唐代也又其中雜劇諸技皆為後世之濫觴焉

逸語八卷 明刊本

明賀隆撰隆字汝隆别號逸庵永嘉人生當明初閒性好典籍晚歲家居以所心得撰為是書弘治時其子倍為之鋟版行世書前有正統七年隆自序及弘治五年同邑謝暹序十二年同邑陳文旦序自序略稱黄鍾者萬事之本根也黄鍾為十二律之始而十二律又所以調陰陽制聲樂其他如度量權衡之作無不從此而出以至於天體日月之行度亦因不離於數學而數學又未始不本於黄鍾長短之諸數也檢閲諸書有載十二

律之數者多有不同而同者亦未測其如何反覆詳究得見其槩為之疏説先之以十二律之諸數而次之以十二卦遂月以配十二律所以見天地陰陽消長之理又繼之以天體日月每日所行之度數是亦陰陽之事大抵皆不出於黄鍾之外此固區區愚見也理為八卷云云書中首載龍馬出河兩儀生四象八卦及十二律呂陰陽相生諸圖説次各卷中所論皆據蔡元定律呂新書分舉要端予以銓解按蔡氏論樂原以儒者為世推重實非真能知樂者朱子序其書益以師弟關係過

於稱許、後世儒者論樂多相憑藉、即其所言已不能明瞭、遂附會穿鑿成說、入于歧途、今觀是書於律呂配月氣陽生陰生之說、載云黃鐘屬子為十一月、黃者中之色也、鐘者種也、陽氣潛萌於黃宮、萬物孳萌於子、而黃鐘子之氣也、其候東至、其卦乾之初九、故合於大呂、而下生林鐘焉、隆謂黃鐘為陽氣初成之律、蓋應鐘屬亥、而亥乃陰氣之盛極、則首陽生、故雖陽氣已生而未發達、故曰潛萌於黃宮也、然雖潛萌而已勝於初生之時、至冬至且成乾之一爻、故曰其卦乾之初九也、合於大呂者、大呂屬丑、黃鐘屬子、而子與丑合也、下生林鐘者、雖曰自子至未為隔八位、然丑亦與未對衝也、則其內容煩瑣、不實可知、樂律之學、歷來崇尚虛論、荒誕之處往往同於術數、但求能通、勿論是非、可為浩歎也、

觱篥格一卷 説郛本

唐段成式撰、成式字柯古、臨淄人、為西川節度使文昌子、以陸蔭為校書郎、博學彊記、多屬奇篇秘籍、終太常少卿、撰有酉陽雜俎、膾炙人口、是書為記觱篥格式之作、書中載云、本名悲篥、以角為之、後乃以笳為首、以竹為管、所法者角音、故曰角革、角長五尺、形如竹筒、鹵簿軍中皆用之、或竹木為皮、又有剝楊樹皮捲成觱篥、以竹為管而吹之、亦有用桃皮者、南蠻多用蘆葉捲吹云云、攷此器原出龜茲、以竹為管、以蘆為首、類似胡笳、以法角音、故發聲悲淒、唐李益詩有不知何處吹芦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句、又有謂可用於陳上以驚戰馬、自唐代傳來中國、在燕樂中居重要位置、唐書禮樂志載燕樂二十八調、絲有琵琶五絃箜篌箏、竹有觱篥簫笛、宋史樂志載、每春秋聖節三大宴、其第一皇帝升座、宰相進酒、庭中吹觱篥、以衆樂合之、則其已為領首器色焉、又周密所記南渡後典儀、賜筵初坐、每進盞必用觱篥起、而後歌唱丟藝、其

如此者、蓋以其發聲宏遠、猶同今之頭管、故能領導諸器也、其用桃皮捲成者曰桃皮觱篥、更有漆觱篥、雙觱篥之名、書中又載吹角三部、有長鳴、中鳴、長鳴曼聲激昂、中鳴尤更悲切、蓋悲切可使人起鄉思、激昂能驚馬也、又載胡角者、後漸用之橫吹、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則此器又復經改製以隨新聲、蓋經唐宋兩代已漸成為重要器色、為一般教坊所習用矣、此書記載出唐人、可以致見當時形狀格式、於研討樂器制度、頗有

資助焉、

琴操存目四卷　夢坡室刻本

周慶雲撰、慶雲字湘舲、浙江吳興人、風雅嗜古、且豪於貲、故蓄藏甚富、尤喜操縵、嘗延攬海內名家與之切磋揣摩、通其奧秘、撰有琴書存目、琴史補續等、於琴學文獻整理最為有功云、是書作四卷、前有自序及凡例、推述主旨在薈集古今琴曲名目、予以考訂、俾明斯學源流、統系意至佳善、其中區分四類、一曰譜辭俱逸、所收皆名曲、而其譜其辭均失傳者、凡得四百有二、大抵由琴操、琴疏等

書中擇錄、惟引書[illegible]為可議者、如采薇操許由製、傷殷操微子製、訓由操湯製、習武事而作、此皆載在僧居月琴曲譜錄、而此則據自古今圖書集成、豈不知其前尚有琴曲譜錄歟、二曰有辭無譜、共收七十六操、雖云非可彈奏、而詞采斐然、亦見琴曲文學優美、三曰有譜無辭、此多為古人寫意寄情之製、自嚴天池、徐青山提倡琴曲無文、以來天下翕然從之、所謂熟派論聲主清微淡遠、旨趣最推高尚、是書共得一百六十操、皆據自諸家

名譜、如松風閣、徽言秘旨、澄鑒堂等書、其最可稱述者、為就各曲之段落及宮調予以審定。蓋琴曲因派別不同、字句段落往往迥異、然固皆具美妙。此書擇通行名譜所載十數種、以為標準。又琴曲音調最無定名、同是一曲、起迄字句亦同、而此曰宮音、彼曰商音、甲曰徵音、乙曰羽音、所以如此、皆緣未審調性。此書於正調五音、側出外調諸譜、皆詳為審訂、並逐調分音用和絃法、各演一弄、載於卷首、以示定準。學者按法彈之、便能決定究屬何音何調。此最有助學者、從此於音調可無紊亂之虞矣。四曰有辭有譜、所收共二百十七首、於辭無無論曲之大小、盡載之、於譜則記其段數與音調。綜合是書所收琴操名目、凡八百五十五、亦可云夥矣。惜其中泰半今已不傳、令人惋歎。又是書未可僅以曲目視之、直可作琴辭總集讀焉。

梧岡琴譜四卷　明刻本

明黃獻撰。獻字仲賢、廣西平樂人。梧岡其別號也。宏治時為中官、精於操縵、所撰是書、前有自序及禮部尚書陳經序、皆作於嘉靖丙午、蓋晚年所成書也。自序云、弘治丙辰進入內府、時年方十一、蒙孝廟皇上命學琴書於司禮太監竹樓戴公門下、朝夕孜孜、頃刻無怠、而同遊者數人、獨余與王君說、陳君瑀、田君斌、蘭君永、王君陽、用獲成其業。余年踰六十餘、其志未嘗稍倦、而琴毋廢、知不忍自諱、恐泯其傳、乃託司禮宜軒王公輩助資刻其譜。此譜係門高弟張公助先生親傳。張公在英廟朝上詔取詣京師、奉旨授琴司禮梅東蕭公、我竹樓戴公輩數人、獨二公深得張公指法之妙云云。按所云、最足以見明代宮中琴藝傳習之盛。考有明諸帝、多嗜雅奏、宣宗、英宗均善撫琴、英宗嘗親授太監鼓琴、而諸王如寧獻王權及衡王厚燆琴技皆精粹、罕傳其得、如此、固有由矣。書共四卷、目分宮、商、角、徵、羽及復古、黃鐘、淒涼、蕤賓、清商各調、書

前載勾琴字母及指法全書所收凡四十二曲内容多同明代諸譜惟如飛冥引清都引等曲則較為稀少又中分奇品神品如商調有奇品古商意神品商意神品指法較為繁複此猶存古意可藉以攷見元明琴曲情况云

鐘律書一卷 漢學堂叢書本

漢劉歆撰歆字子駿後名秀字穎叔與父向領校秘書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略後世簿錄之學盖自歆始歆嘗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礼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大受儒者譏訕迨王莽篡位引為國師莽欲燿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之鐘律書即撰於是時也是書原無傳清黄奭由漢書律曆志玉海徐景安樂書及隋書牛弘傳中輯出奭字右原江蘇甘泉人少聰敏家世貨殖而奭獨嗜學具修重禮延江藩館其家師事之自是專精漢學著有爾雅古義又嘗輯子史佚籍曰漢學堂叢書是書即其一也書中首節所述為關於書之篇目云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效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宜靡不協同按律曆志云删其偽辭取正義著於篇是班固就劉歆之書加以删修然後取之也無如固本非樂家其所取之正義亦

殊為疑問耳、即如所云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為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又云、宮者中也、君也、為四音之綱、其聲重厚、如君之德而為重、商者章也、臣也、其聲敏疾、如臣之節而為敏、角者觸也、民也、其聲圓長經貫清濁、如民之象而為經、徵者、祉也、事也、其聲抑揚遞續、其音如事之續而為迭、羽者、宇也、物也、其聲低平掩映、自下而高、五音備成、如物之聚而為柳也、云云、實屬荒誕不經、大概後世納音以及君臣民事物釋五音諸歧說、皆由此泛濫、漢人固喜談陰陽五行、以子丑寅卯、木金水火、比附古籍、令人目眩神迷、穀偽儒也、復故意玄奧其說、以取悅人主、尤可鄙已

宮譜彙錄二卷　古愚叢書本

清汪汲撰、汲字葵田、別署古愚老人、海陽人、好讀書、廣事蓄藏、輯錄攷訂、孜孜不倦、時當乾嘉間、學風歸趨考據、汲或受其影響、惟所撰多屬纂輯、發明甚少耳、與江寧談泰為友、泰傳梅文鼎之學、天算家也、多為序其書、汲生平所撰凡十數種、合刊曰古愚叢書、是書分上下二卷、首冠以宮調總論、論述南北曲宮調分配十二月令之理、如云、今合南北曲所存燕樂二十三宮調諸牌名、審其聲音、以配十有二月、正月用仙呂宮仙呂調、二月用中呂宮中呂調、三月用大石調大石角、四月用越調越角、五月用正宮高宮、六月用小石調小石角、七月用高大石調高大石角、八月用南呂宮南呂調、九月用商調商角、十月用雙調雙角、十一月用黃鐘宮黃鐘調、十二月用羽調平調、如此則不必拘拘于宮調之名、而聲音意象自與四序相合、羽調即黃鐘調、蓋調闕其一、故兩用之、而子當夜半介乎兩日之間、於義亦宜也、閏月則用仙呂入雙角仙呂即正月所用、雙角即十月所用、合而一

之發、端於始、歸餘於終之義也、云云、按樂家書以五音與天地自然之聲有關、復涉及五行之說、如謂春月為木、其氣疏、其聲宜嘽緩駘宕、夏月為火、其氣坼、其聲宜洪亮震動、據此以配合宮調、殊屬無謂、夫樂調抒發情感、可有喜怒哀樂之異、實無關乎五行季候也、次卷上卷下皆載南北詞名、序云按九宮大成南北曲四聲二十八調內、宮聲道宮、商聲歇指調、羽聲般涉調、高般涉調、角聲歇指角五調失傳已久、今就所存燕樂二十三宮調諸名目、審其聲音、分配六律十有二月、總計其書所錄共一千七百二十七調、可謂夥矣、攷所謂燕樂二十八調者、載於宋史樂志、宮聲商聲羽聲角聲各七調、唐段安節樂府雜錄云、太宗朝挑絲竹為胡部、用宮商角羽、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是太宗朝即不用徵調也、迨後歷宋元明諸朝、又復失傳五調、遂只存二十三調矣、汲是書分錄宮調諸名目、並攷其異同、註其字句、於曲學研究殊有裨益云、

琵琶錄一卷 續談助本

唐段安節撰、安節臨淄人、成式子也、乾寧中官至朝議大夫、守國子司業、善樂律、能自度曲、是書錄琵琶事、首述琵琶原來、云琵琶法三才、象四時、風俗通云、琵琶近代樂家作、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五行、四絃象四時、釋名謂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曰琶、因以為名、攷琵琶一器、原出胡中、漢時已傳來中土、迨唐始盛行、唐書南蠻驃國傳云、貞元中、驃國進樂人、其工器有龍首琵琶、舊唐書音樂志云、琵琶四絃、漢樂也、初秦長城之役、有絃鼗而鼓之者、及漢武帝嫁宗女於烏孫、乃裁箏筑為馬上樂、以慰其鄉國之思、推而遠之曰琵、引而近之曰琶、是此器流傳由來已久、觀唐代燕樂諸器、以琵琶為主、通典云、燕樂以琵琶為主、故謂之琵琶曲、至此蓋已成樂部諸器之首矣、次為關於琵琶之紀事、皆唐代歌曲重要掌故、如記康郊云、郊書宿平泉別墅、值風清月朗、攜琵琶於池上、彈蕤賓調、忽芰荷間有物跳躍之聲、必謂是魚、及彈別調、即無所聞、復彈舊調

依前有聲遂如逸朗彈忽有一物躍出池岸視之乃一片方響有知者識是蕤賓鐵也以指撥精妙致律呂相應物類相感耳記楊志云安節門中有樂人楊志善能琵琶其姑尤妙本宣徽弟子後放出宮於永穆觀中住自惜其藝常畏人聞每至夜閣方彈楊志懇求教授堅不允且曰吾誓死不傳他人楊志乃賂觀主求寄宿竊聽仍繫脂皮腰帶以手畫帶記其節奏遂得一兩曲調明日攜樂器詣姑彈之姑大驚異楊志即告其事姑意乃回乃盡傳其能與之皆極興

味固不可以確否有無論也又如記駱供奉彈河滿子及僧本善教授康崑崙琵琶皆饒富風趣至足動人將來有集唐代樂藝故事者殆必有採於是書云

樂書要錄三卷 佚存叢書本

不詳撰人名氏日本天瀑山人刊入所輯佚存叢書題云史稱吉備真備靈龜二年為遣唐留學生入唐研覃經史該涉衆藝天平七年歸獻唐禮一百三十卷大衍曆經一卷大衍曆立成十二卷測影鐵尺一枚銅律管一部樂書要錄十卷絃纏漆角弓一張馬上飲水漆角弓一張露面漆四節角弓一張射甲箭二十隻平射箭十隻案樂書要錄之傳於皇國此時為始年代邈遠佚已過半今所存止第五第六第七三卷云云按是書中國久已佚傳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並載作十卷云武后撰似[illegible]屬官纂性質之書今僅存第五第六第七三卷蓋為殘本然唐代樂書所見能幾今尚流傳彼邦洵足貴已書中每卷之首載有子目卷五為述辨音聲審聲源七聲相生論二變義等多具的當之論如論變義云七聲者兆於冥昧出於自然理乃天生匪由人造凡情性內充歌詠外發即有七聲以成音調五聲二變經緯相成未有不用變聲能成音調者也故知二變者宮徵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子部

之潤色、五音之鹽梅也、變聲之充贊五音、亦猶暈色之發揮五彩、不知音者莫識其源、或云武王剋商自午至子、凡有七辰、故加以七音、所以儒者相傳皆云變徵變宮起自周武、若如所言、抑夏殷以前樂不成調、簫韶大夏、何以克諧、斯乃拘文守見之談、非知音達樂之說、至其論律、以十二月建聲、及以君臣民事物釋五音、皆為岐說、因為無謂、然為從來成說、不可即以此衡其價值也、卷六述紀律呂、謹權量審飛侯等、多據禮記、國語、漢書律曆志等書、無何足稱者、只

審飛侯一節、載漢律室圖、引據司馬彪續漢書志、信都芳樂書、蘇夔樂志、以為之解、記叙甚詳、其引樂書註圖法云、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緹、謂赤色黃也、染白練為之、三重室者、外室南戶、次室北戶、中室南戶、室皆上圓下方、各閉使密、勿得來風、外室之內、以布幔之、復以緹幔之、次室中室亦然、通壁三重、揚子謂之九閉、如此作者、令微風不起、纖塵不形、清靜閑居、外無聲振、用水平地、是名律室也、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

加律其上、葭莩灰抑其內端、用木為案、牀象圓斗澤淺、從律而小厚也、底中為孔、白霧粗重燒為灰末之似起塵、布羅上、不得堅實、抑當律孔內端、勿令外出、皆從律呂方位、四面置案、人伺居中、亦可同為一案、各作圓斗以生羅幔之人伺在外、凡置此案、平懸若水繩也、按候氣之法、原屬謬妄、樂理不足置信、只是書所收為最詳、記載足備參考、又樂書樂志二書、皆見唐志、今已久佚、賴此窺見大概、吉光片羽、亦足珍已、卷七為述律呂旋宮、識聲律法等、亦殊具理致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016
作者=
页数=809
SS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正文